

詞曰

碧紗窗。銀燭瑤花。有麗人兮。不御鉛華。妝鏡羞鸞。嬌眉斂翠。巧髻堆鶉。漏沉。沉爐煮新茶。語囁。囁。微。壓。胡麻。共飲流霞。月轉西樓。不記還家。右調折桂令

話說那日李嬌兒上壽。觀音巷王姑子請了蓮花。薛姑子來。又帶了他兩個徒弟。妙鳳。妙蓮。月娘知道他是個有道行的姑子。連忙出來迎接。見他戴着清淨小帽。披着茶褐袈裟。刺的青施旋頭兒。生得魁肥胖。大魚口。豚腮。進來與月娘衆人合掌問訊。慌的月娘衆人連忙行禮。見他鋪眉蒙眼。拏班傲勢。口裏咬文嚼字。一口一聲。只稱呼他薛爺。他便叫月娘是在家菩薩。或稱官人娘子。月娘甚是敬重他。那日大姑子楊姑娘都在這裏。月娘擺茶與他吃。菜蔬點心。擺了一大桌子。比尋常分外不同。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纔十四五歲生的。甚是清俊。就在他旁邊桌頭吃東西。吃了茶。都在上房內坐的。聽着他講道說話。只見書童兒前邊收下家活來。月娘便問道。前邊那吃酒肉的和尙去了。書童道。剛纔起身。爹送出他去了。吳大姑子因問是那裏請來的僧人。月娘道。是他爹今日與蔡御史送行。門外寺裏帶來的一個和尙。酒肉都吃的。他求甚麼長生藥方。與他銀子也不要。錢也不要。誰知他幹的甚麼營生。那薛姑子聽見便說道。茹葷飲酒。這兩件事也難斷。倒是俺這比丘尼還有些戒的。他漢僧們那裏管。大藏經上。不說的。如你吃他一口。到轉世過來。須還他一口。吳大姑聽了道。像俺們終日吃肉。却不知轉世有多少罪業。薛姑子道。似老菩薩都是前生修來的。福生花之舌大抵如此。享榮華受富貴。譬如五穀。你春天不下種。到那有秋之時。怎望收成。這裏說話不顯。且說西門慶送了梵僧進來。只見玳安悄悄說道。頭裏韓大孀使了他兄弟來請爹。說今日是他生日。請爹好歹過去坐坐。西門慶聽了。心裏想道。既是他的生日。隨便就去走走。即分付玳安備馬。使琴童先送一罈酒去。於是徑走到金蓮房裏。略一回身。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跟隨。徑往王六兒家

來下馬到裏面。就分付留琴童兒伺候。玳安回了馬家去。等家裡問。只說我在獅子街房子裏算帳哩。玳安應諾。騎馬回家去了。王六兒出來。與西門慶磕了頭。在旁邊陪坐。說道。無事請爹過來散心坐坐。又多謝爹送酒來。西門慶道。我忘了你生日。今日往門外送行去。纔來家。因向袖中取出一根簪兒遞與他。道。今日與你上壽。婦人接過來。觀看。却是一對金壽字簪兒。說道。到好樣兒。連忙道了萬福。西門慶又遞與他五錢銀子。分付你稱五分。交小廝有南燒酒買一瓶來。我吃。王六兒笑道。爹老人家別的酒吃厭了。想起來又要吃南燒酒了。連忙稱了五分銀子。使琴童兒拿瓶買去。一面替西門慶脫了衣裳。請入房裡坐的。親自頓好茶。與西門慶吃。又放小桌兒看牌。耍子。看了一回。纔收拾吃酒不題。單表玳安一百回以玳安結此回。不得不爲玳安一寫也。回馬到家。因跟和尚走的乏困了。一覺直睡到掌燈時候纔醒了。揉揉眼兒。見天晚了。走到後邊。要燈籠接爹去。只顧立着。月娘因問他。頭裏你爹打發和尚去了。也不進來換衣裳。三不知就去了。端的在誰家吃酒。玳安道。爹沒往人家去。在獅子街房裡算帳哩。月娘道。算帳沒的算恁一日。玳安道。算了帳。自家吃酒哩。月娘道。又沒人陪他。莫不平白的自家吃酒。自得眼見的就是兩樣話。頭裏韓道國的小廝來尋你做甚麼。玳安道。他來問韓大叔幾時來。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又不知弄甚麼鬼。玳安不敢多言。月娘交小玉拿了燈籠與他。分付你說家中。你二娘等着上壽哩。玳安應諾。走到前邊舖子裏。只見書童兒和傅夥計。坐着木櫃上。放着一瓶酒。幾個碗碟。一盤牛肚子。平安兒從外拿了兩瓶鮮來。正飲酒。玳安看見。把燈籠掠下。說道。好呀。我趕着了。因向書童兒戲道。賊村奴才。我那裏沒尋你。你原來躲在這裡吃酒兒。書童道。你尋我做甚麼。想是要與我做半日孫子兒。玳安罵道。穉穉小廝。你也回嘴。我尋你要與你耍笑。於是走向前。便與繩繞。一再不休。那書童用手推開。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出來的。把人牙花都磕破了。帽子都抓落了。人的傅夥計見他帽子在地下。說道。新一盞燈帽兒。交平安兒。你替他拾起來。只怕躓了。被書童拿過。往炕上只一掉。掉向別處去了。玳安道。賊村奴才。我鬥你鬥兒。你就惱了。不由分說。掀起腿。把他按在炕上。儘力往他口裏吐了一口唾沫。把酒推翻了。流在木櫃上。傅夥計恐怕濕了帳簿。連忙取手巾來抹了。說道。管情住回兩個頑惱。

了。玳安道：好淫婦。你今日討了誰口裏話。這等扭手扭腳。書童把頭髮都揉亂了。說道：要便要。笑便笑。臍刺刺的。屣水子吐了人恁一口。玳安道：你今日纔不喜要。笑你從前把人不知要。笑了多少。平安篩了一甌子酒。遞與玳安說道：你快吃了。接爹去罷。有話回來和他說。映前報仇玳安道：等我接了爹回來。和他答話。我不把奴才小厮不擺佈的。見神見鬼的。他也不怕。我使一些唾沫。也不是人養的。於是吃了酒。門班房裏叫了個小伴當。拿着燈籠。他便騎着馬。到了王六兒家。叫開門。問琴童兒。爹在那裏。琴童道：爹在屋裏吃酒哩。於是關上門。兩個走到後邊廚下。老馮便道：安官兒。你韓大嬸。只顧等你不見來。替你留下分兒了。就向廚櫃裡拿了一盤臘肉。一碟臘燒雞。兩碗壽麪。一素子酒。玳安吃了一回。上文又讓琴童道：你過來。這酒我吃不。咱兩個喝了罷。琴童道：留與你的。你自吃罷。玳安道：我剛纔吃了甌子來了。於是二人吃畢。甌安便叫道：馮奶奶。我有句話兒。說你休惱我。想着你老人家。在六娘那裏。替俺六娘當家。如今在韓大嬸這兒。又與韓大嬸當家。到家看我對六娘說。也不說。又是寫那老馮便向他身上拍了一下。說道：怪倒路死猴兒。休要是言不是語。到家裏說出來。就叫他惱我一生。我也不敢見他去。這裏玳安兒和老馮說話。不想琴童走到臥房窗子底下。悄悄聽覷。原來西門慶與那婦人對坐飲酒。婦人道：今天請爹來。却有一件事。想與爹商量商量。爹竟不嫌怠慢。來此坐坐。實萬分之幸了。西門慶道：你有話只管說。當時婦人要與西門慶說話。及至西門慶叫他說來。那婦人又含羞不說了。西門慶再三追問。婦人道：我家的現在家裏閑着。管着閒事。另設什麼事。終日在外面與幾個朋友。在那裏吃酒耍玩。有時家來。沒有和顏悅色。終是與人鬧氣。前日聽見人說。不知與那個因事爭吵。怕不的弄到衙門去。想爹在衙門裡。人也熟識得多。事情也不少。不拘什麼事。請爹爲我家的想個法子。比在舖子裏拘束一點。免得淘氣。也是爹的恩典了。西門慶道：衙門的事。不會熟悉。恐防辦不來。婦人道：衙門的事。不熟悉的。原辦不來。但是別樣事。只教可以管住他的身子。比在爹這裏。聽他自由。他便不時的來家。豈不好些。正說着。只聽窗外悉窣有聲。西門慶道：窗外是誰。婦人提了燈略去一照。却只見個影兒。但不見有人進來。遂放下了燈。對西門慶道：前夜裏有一狸兒。不知那裏抓到。

一個雀兒來在這窗子外撲跌許多功夫。那時夜已深了。燈已滅了。人都睡熟了。叫喚不應。想着單身起來。看看動靜。心中又害怕。不敢開門出去。志忑志忑。一夜未曾睡着。等到天明。趕忙去看。那知這個死雀兒。還掉在地上。這時窗外聲響已定。這狸兒來此作怪了。西門慶恐時候已遲。待要起身。婦人道。爹爹風吹得來。多坐歇兒。也不要緊。外面有人等着。何必急急兒。就要去了。西門慶遂對老婆說道。等你家的來。我打發他。和來保崔本。揚州支鹽去。支出鹽來賣了。就交他往湖州織了絲綉來。好不好。與六兒交合時必講買賣見六兒原利財而爲此西門亦止以財助之也老婆道。隨你叫他那裏。只顧去。閉着忘八在家裏。做甚麼。因問舖子却交誰管。西門慶道。我交賁四。且替他管着。王六兒道也罷。且交賁四看着罷。這裏二人說話。不想都被琴童兒窗外聽了。玳安從後邊來。見他聽覷。向身上拍了一下。說道。平白聽他怎的。趁他在此。咱們去來。琴童跟他到外邊。玳安道。這後面小衙衛裏。新來了兩個小丫頭子。我頭裏騎馬打這裏過。看見在魯長腿屋一個叫金兒。一個叫賽兒。都不上十七八歲。交小伴當。在這裡看看。咱們混一回子去。一面分付小伴當。你在此聽着門。俺們淨淨手去。等裏邊尋你。往小衙衛口兒上來叫俺們。分付了。兩個月亮地裏。走到小巷內。原來這條巷喚做蝴蝶巷。巷名分明點出裏邊有十數家。都是開坊子吃衣飯的。玳安已有酒了。叫門叫了半日纔開。原來忘八正和虔婆魯長腿。在燈下拿黃杆大等子秤銀子。見兩個兒神也似撞進來。連忙把裏間屋裏燈。一口吹滅。忘八認的玳安。是提刑所西門老爹的管家。便請坐。玳安道。叫出他姐兒兩個唱個曲兒。俺們聽。就去忘八道。管家你來的遲了一步兒。兩個剛纔都有人了。玳安不由分說。兩步就撞進裏面。只見燈也不點。月影中。無燈偏有月妙絕看見炕上有兩個戴白毡帽的。酒太公一個。炕上睡下。那一個纔脫裹脚。便問道。是甚麼人進屋裏來。玳安道。你這賊村奴才。聽的只一拳去。打的那酒子叫聲阿約。裹脚襪子也穿不上。往外飛跪。那一個在炕上扒起來。一步一跌也走了。玳安叫掌起燈來。罵道。賊野蠻流氓。他倒問我是那裡人。剛纔把毛摘盡了他的纔好。平白放他去了。好不好。拿到衙門裡。叫他且試試新夾棍着。衙門亦爲玳安嚇人之地可數魯長脚向前掌上燈。拜了又拜。說二位管家哥哥息怒。他外京人不知道。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因令金兒賽兒出來。唱與二位叔叔聽。只見兩個都

是一窩絲盤髻。穿着洗白衫兒。紅綠羅裙兒。向前道。今日不知叔叔來。夜晚了。二字自金蓮來。後至今不聞。沒曾做得準備。一面放了四乾菜。其餘幾碟。都是鴨蛋蝦米。熟鮮鹹魚。豬頭肉。乾板腸兒之類。玳安便喜着賽兒。玳安可謂賽蝴蝶。琴童便喜着金兒。玳安看見賽兒。帶着銀紅紗香袋兒。就拿袖中汗巾兒。兩個換了。少頃。篩酒上來。賽兒拿鍾兒。斟酒遞與玳安。先是金兒取過琵琶來。奉酒與琴童。唱個山坡羊道。

烟花寨。委實的難過。自不得清涼行坐。逐日家迎賓待客。一家兒吃穿。全靠着奴身一個。到晚來印子房錢。逼的是我。老虔婆他不管我死活。在門前站到那更深兒。夜晚。到晚來有那個問聲我。那飽餓。烟花寨。再住。上五載三年來。奴活命的。少來死命的。多。不由人眼淚如梭。石英樹上開花。那是我收圓結果。

金兒唱畢。賽兒又斟一杯酒。遞與玳安兒。接過琵琶來。纔待要唱。妙再唱便嚙蠟矣。忽見小伴當來。叫二人連忙起身。玳安

向賽兒說。俺們改日再來望你。說畢。出門來。到王六兒家。西門慶仍然坐着。老婆陪着吃酒哩。兩個進入廚房內。問老媽。爹尋我們來。老媽道。你爹沒尋。只問馬來了。我回說來了。再沒言語。兩個坐在廚下。問老媽要茶吃。每人呵了一甌子茶。叫小伴當點上燈籠。牽出馬去。西門慶暗起身。老婆道。爹好煖酒兒。你再吃上一鐘兒。你到家莫不又吃酒。西門慶道。到家不吃了。於是拿起酒來。又吃了一鍾。老婆便道。你這一去。幾時來走走。西門慶道。等打發了他們起身。我纔來哩。說畢。丫頭點茶來。漱了口。王六兒走到門首。西門慶方上馬歸家。却表金蓮同衆人在裏頭房裡。聽薛姑子徒弟兩個小姑子唱佛曲兒。忽想起頭裏月娘罵玳安說兩樣話。不知弄的甚麼鬼。因回去尋那金壽字簪兒。又沒了。叫春梅問。春梅說。頭先爹在屋裡來。向廚裏抽屜內翻了一回去了。誰知道那東西。放在那裏。金蓮道。那多咱進來。我怎就不知道。春梅道。娘正往後邊瞧薛姑子去了。爹戴着小帽兒。進屋裏來。我問着他。又不言語。一回身就出去了。已定拿了往院中那裏去了。等他來家。我好生問他。因又往後邊去了。不想西門慶來家。見夜深。也沒往後邊去。琴童打着燈。一直送到花園角門首。就往李瓶兒屋裡去了。琴童兒把衣帽交。送到後邊小玉收了。月娘看見。便問道。你爹來了。琴童道。爹來了。往前邊六娘房裏去了。月娘道。你看是有個槽。

道的。這里人等着就不進來了。李瓶兒慌的走到前邊。對西門慶說道。他二娘在後邊等着。你上壽。你怎的平白進我這屋裡來了。西門慶笑道。我醉了。明日罷。李瓶兒道。就是你醉了。到後邊也接個鍾兒。你不去。惹他二娘不惱麼。一力攛掇西門慶進後邊來。李嬌兒遞了酒。月娘問道。你今日獨自一個在那邊房子裏坐到這早晚。西門慶道。我和應二哥吃酒了。月娘道。可又來。我說沒個人兒。自家怎麼吃。說過就罷了。西門慶坐不移時。提起腳兒。還走到李瓶兒房裏來。原來李瓶兒只道他不來。和官哥在床上已睡下了。回過頭來。見是他。便道。你在後邊睡罷了。又來做甚麼。孩子纔睡得甜甜兒的。我這幾天狠不耐煩。好像這個湯藥吃下去。是不中用的。西門慶見李瓶兒病尚未愈。說道。何不再請幾個太醫來瞧瞧。李瓶兒因西門慶說請太醫。仍舊披衣起來。向抽屜內取出前日太醫所開的病案藥方。遞與西門慶瞧。西門慶接過來一看。只見上寫着醫經云。潮熱痰嗽咽乾盜汗。謂之虛勞。然虛勞分有熱無熱兩種。有熱者。心肺壅塞。傷於氣血。以致心神煩躁。頰赤頭疼。眼澁舌乾。神思昏倦。四肢壯熱。飲食無味。體骨痠疼。心忪盜汗。夫熱勞壯火。食氣虛火。煎熬真陰之所致也。如熱來復去。晝見夜伏。夜發晝止。是謂無火。熱動復止。倏忽往來。時發時息。是謂無水。心盛則熱生於外。心虛則熱收於內。此有熱之虛勞也。無熱者。屬氣血不足。臟腑虛寒。以致飲食不消。手足厥冷。時或嘔吐。發熱惡寒。骨節酸疼。面黃肌瘦。此症有內外真寒。內外真熱。有內真熱而外假寒。有內寒而外假熱者。若飲食難化。大便不實。腸鳴腹痛。手足逆冷。嘔吐時作。畏見風寒。此內外真熱之證也。若飲食喜冷。大便堅實。胸腹痞脹。手足煩熱。面赤嘔吐。不畏風寒。此內外真熱之證也。若飲食如常。大便堅實。手足逆冷。胸脹嘔吐。此內真熱而外假寒也。若飲食少思。吞酸暖氣。胸滿嘔吐。面赤畏寒。此內真寒而外假熱也。今病人血虛勞倦。五心煩熱。肢體酸疼。頭目昏重。心忪頰赤。口燥咽乾。發熱盜汗。減食嗜臥。是乃有熱虛勞之症。延久不治。漸成骨蒸。法當逍遙散主之。後開藥方。不過當歸芍藥。麥冬。茯苓。遠志。甘草。柴胡。白朮。五味子。地骨皮之類。西門慶看完。遂又說道。照這裏看來。你的身上。狠有幾分病。明日叫人別去請一個來瞧瞧。究竟此病什麼樣。卽如夜裏這孩子。要纏繞好。叫奶子抱去玩。你也得靜養靜養。自然比勞動好得多哩。

西門慶李瓶兒正在說話。可這孩子就醒了。一連三次。拍哄不着睡。李瓶兒交迎春拿博浪鼓兒哄着他。抱與奶子那邊睡去。其時已三更天氣。且說潘金蓮見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裏歇了。料想他今夜總不進來了。也不體察外邊事情。只得暗咬銀牙。關門睡了。金蓮自有金蓮之心事。月娘和薛姑子王姑子在上房宿睡。王姑子把整治的頭男胞衣并薛姑子的藥。悄悄遞與月娘。薛姑子叫月娘揀個壬子日。用酒吃下。不久氣血運動。營衛融和。就是胎氣。薛姑子交代明白。月娘連忙將藥收了。拜謝了兩個姑子。月娘又有月娘之心事。可歡可畏。又向王姑子道。我正月裏好不等着你。就不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倒說的好。這件物兒好不難尋。虧了薛師父。也是個人家媳婦兒。養頭次娃兒。可薛爺在那裏悄悄與了個熟老娘三錢銀子。纔得了。你替老人家熬礬水。打磨乾淨。兩盒鴛鴦新瓦。炮煉如法。用重羅篩過。攪在符藥一處。纔拿來了。月娘道。只是多累薛爺和王師父。於是每人拏出二兩銀子來相謝。說道。明日若坐了胎氣。還與薛爺一疋黃褐緞子。做袈裟穿。那薛姑子合掌道了問訊。多承菩薩好心。當言十日賣的。一担真。一日倒賣三担假了。正是。

若教此輩成佛道。天下僧尼似水流。

第五十二回

打貓兒金蓮品茗

鬪葉子敬濟輸金

詩曰

羞看鸞鏡惜朱顏。

托手香腮懶去眠。

瘦損纖腰寬翠帶。

淚流粉面落金鈿。

薄倖惱人愁切切。

芳心潦亂恨綿綿。

香消夜靜愁無奈。

幾度思量一惘然。

話說潘金蓮見西門慶與李瓶兒歇了。足惱了一夜。沒睡。懷恨在心。到第二日。打聽西門慶往衙門裏去了。老早走到後邊。對月娘說。李瓶兒背地好不說姐姐哩。說姐姐會那等虔婆勢。喬坐衙。別人生日。又要來管你。漢子吃醉了。進我屋裏來。我又不曾在前邊。平白對着人羞我。望着我丟臉兒。交我惱了。走到前邊。把他爹趕到後邊來。落後他怎的也不往後邊。還到我房裡來了。我兩個黑夜說了一夜話兒。只有心腸五臟。沒會倒與我罷了。死蕙蓮

技量固知爲蕙。蓮爲瓶兒前車。這月娘聽了如何不惱。因向大妗子孟玉樓說。你們昨日都在跟前看。一語已得全神。我又沒曾說他甚麼。小厮交燈籠進來。我只問了一聲。你爹怎的不進來。小厮倒說往六娘屋裏去了。我便說你二娘這裏等着。恁沒槽道。却不進來。論起來也不傷他。怎的說我虔婆勢喬坐衙。我還把他當好人。看成原來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裏看人去。疑心如此所裏看人。以謔言可畏乾淨是個綿裏針肉裏刺的貨。還不知背地在漢子跟前架甚麼。吾兒哩。怪道他昨日決裂的就往前走了。傻姐姐那怕漢子成日在你屋裏不出門。不想我這心動一動兒。一個漢子丟與你們。隨你們去守寡的。不過。又何嘗放想着一娶來之時。賊強人和我門裏門外不相逢。那等怎的過來。筆力直大妗子在旁勸道。姑娘罷麼。看孩兒的分上罷。自古宰相肚裡好行船。當家人是個惡水缸兒。好的也放在心裡。歹的也放在心裡。又對吳大舅好月娘道。不拘幾時。我也要對這兩句話。等我問他。我怎麼虔婆勢喬坐衙。金蓮慌的沒口子說道。好先生之言月娘道。不拘幾時。我也要對這兩句話。等我問他。我怎麼虔婆勢喬坐衙。金蓮慌的沒口子說道。何難姐姐寬恕他罷。言既如此。即不必說。與月娘矣。知常言大人不責小人過。那個小人沒罪過。他在背地調唆漢子。俺們這幾個誰沒吃他排說過。言又何必說。與月娘矣。知常言大人不責小人過。那個小人沒罪過。他在背地調唆漢子。俺們不覺。他還說的好話兒哩。說他的孩兒到明日長大了。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俺們都是餓死的數兒。是又你還不溜出。他還說的好話兒哩。說他的孩兒到明日長大了。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俺們都是餓死的數兒。是又你還不知道哩。吳大妗子道。我的奶奶那裡有此話說。月娘一聲兒也沒言語。常言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不想西門大姐平日與李瓶兒最好。常沒針線鞋面。李瓶兒不拘好綾羅緞帛。就與他。可殺好汗巾手帕兩二方。背地與大姐銀錢。不消說。當日聽了此話。如何不告訴他。李瓶兒正在屋裡與孩子做端午戴的絨線符牌。及各色紗小粽子。并解毒艾虎兒。只見大妗子走來。李瓶兒讓他坐。又交迎春拿茶。與你大姑娘吃。大妗道。頭裡請你吃茶。你怎的不來。李瓶兒道。打發他。爹出門。我趕早涼。與孩子做這戴的碎生活兒來。大妗道。有椿事兒。我也不是舌頭。敢來告你說。你沒曾惱着五娘。他對着俺娘。如此這般說了。你一篇是非。說你說俺娘虔婆勢喬坐衙。如今俺娘要和你對話哩。你別要說我對你說。交他怪我。又是一個學舌你須預備的話兒。打發他。這李瓶兒本來有病。勉強支持。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手中拿着那針兒。通拿不起來。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說不出話來。對着大妗子。眼淚說道。

幾千百斤氣力方寫得出來

大姑娘我那裏有個意見。昨晚我在後邊聽見小厮說他爹往我這邊來了。我就來到前邊催他往後邊去了。是誰說一句話兒來。你娘恁戲我一場。莫不我恁不識好歹。敢說這個話。沒使我就說對着誰說來。也有個下落。大姐姐道。他聽見俺娘說。不拘幾時要對這話。他就慌了。旁觀者清要是我。你兩個當面鑼對面鼓的對。不是李瓶兒道。我對的過他那嘴。頭子瓶兒心事只憑天罷了。他左右晝夜算計的。只是俺娘兒兩個。到明日終久吃他算計。了一個去。纔是了。當說畢。哭了。又是幾千百斤氣力。須寫得出此數句。大姐姐坐着勸了一回。只見小玉來請六娘大姑娘吃飯。李瓶兒丟下針。同大姐姐到後邊。也不會吃飯。回到房中。到在床上就睡着了。西門慶衙門中來家。見他睡。問迎春道。俺娘一日飯也沒吃哩。慌的西門慶向前問道。你怎的不吃飯。你莫非病重起來了。今天的藥吃過沒有。你對我說。又見他哭的眼紅紅的。只顧問你心裡怎麼的。對我說。李瓶兒連忙起來。揉了揉眼。說道。我害眼疼。不怎的。今日心裡懶待吃飯。並不題出一字兒來。守口如一。善為有寵不必爭耳。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有詩為證。

莫道佳人總是癡。惺惺伶俐沒便宜。只因會盡人間事。惹得閒愁滿肚皮。

大姐在後邊對月娘說。纔五娘說的話。我問六娘來。他好不賭身罰咒。望着我哭說。娘這般看顧他。他肯說此話。與大姑子說。我就不信。李大姐好個人兒。他怎肯說這等話。旁觀者清月娘道。想必兩個有些小節不足。哄不動漢子。走來後邊。沒的拿我墊舌根。我這裡還多着個影兒哩。一語已解大姑子道。大姑娘。今後你也別要虧了人。不是我背地說。潘五姐一百個不及他。為人心地兒又好。來了咱家。恁二三年。要一些歪樣兒也沒有。畫出瓶兒正說着。只見琴童兒肯進個藍布大包袱來。月娘問是甚麼。琴童道。是三萬鹽引。韓夥計和崔本。纔從關上掛了號來。爹說打發飯與他二人吃。如今兌銀子打包。後日二十是個好日子。起身打發他三個往揚州去。吳大姑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和二位師父。往他二娘房裡坐去罷。剛說未畢。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慌的吳姑子和薛姑子王姑子。往李瓶兒房裡走不迭。早被西門慶看見。問月娘。那個是薛姑子。這個賊胖禿。來我這裡做甚麼。非正人語。非提刑禮。月娘道。你好恁枉口拔舌。不當家化化的。罵他怎的。他惹着你來。你怎的知道他姓薛。明知之而容其來。家其愚為何如。西門慶道。你還不知

他弄的乾坤兒哩。他把陳參政的小姐，吊在地藏菴兒哩。和一個小夥勾當。他知情受了三兩銀子，事發拿到衙

門裡。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他嫁漢子還俗。他怎的還不還俗？好不好？以法爲戲耶，抑得拿來衙門裡。再拶他幾

拶。子月娘道：「你有要沒緊，恁毀僧謗佛的。他一個佛家弟子，想必善根還在。他平白還甚麼俗？你還不知他好不

有道行。一服生子善偷胞衣，故月娘喜也。月娘可殺。西門慶道：「你問他有甚麼道行？」月娘道：「你就休汗邪。又討我沒好口的罵你。因問幾時

打發他三個起身？」西門慶道：「我剛纔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他那里出五百兩。我這裏出五百兩。二十是個好日

子。打發他們起身去罷了。」月娘道：「線舖子卻交誰開？」不西門慶道：「且交賁四替他開着罷。說畢，月娘開箱子拿銀

子。一面兌了出來。交付與三人在捲棚內看着打包。每人又兌五兩銀子。交他家中收拾衣裝行李。不漏是未節前

只見應伯爵走到捲棚內，看見便問哥打包做甚麼？」西門慶因把二十日打發來保等往揚州支鹽去一節告訴

一遍。伯爵舉手道：「哥恭喜。此去回來，必得大利。」西門慶一面讓坐，喚茶來吃。因問李三黃四銀子幾時關？」伯爵道：

「也只在這個月裏就關出來了。他昨日對我說：如今東平府又派了二萬香來了。還要問你挪五百兩銀子。接濟

他這一時之急。如今關出這批銀子，一分也不動。都抬過這邊來。接着便來，借債秘決。西門慶道：「到你看見我打發揚州去

還沒銀子。問喬親家借了五百兩在裡頭。那討銀子來？」伯爵道：「他再三央及我對你說：一客不煩二主。你不接濟

他這一步兒，叫他又往那裡借去？」西門慶道：「門外街東徐四舖少我銀子。我那裡挪五百兩銀子與他罷？」伯爵道：

「可知好哩。正說着，只見平安兒拿進帖兒來說：夏老爹家差了夏壽說請爹明日坐坐。」西門慶看了柬帖道：「曉得

了。伯爵道：「我有樁事兒來報與哥。你知道李桂兒的勾當麼？」他沒來。西門慶道：「他從正月去了。再幾時來？」一語上回無數暗描

了。伯爵道：「我並不知道甚麼勾當。」伯爵因說道：「王招宣府裏第三的。原來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女婿。從正月往東

京拜年。老公公賞了一千兩銀子。與他兩口兒過節。與姪婿之禮，乃曰賞可動。你還不知六黃太尉這姪女兒生的，怎麼標。致上

畫兒。只畫半邊兒。語也。沒恁俊俏相的。已刺一人之心矣。故急急尋文嫂也。你只守着你家裏的罷了。每日被老孫祝麻子小張闌三

四個標着。在院裏就把二條卷齊家那小丫頭子齋香兒梳籠了。又在李桂兒家走。王三官則云第三的齋香兒則云小丫頭子李桂兒則云在他家走走字

見口 把他娘子兒的頭面都拿出來當了氣的他娘子兒家裏上吊不想前日老公公生日他娘子兒到東京只
一說老公公慌了將這幾個人的名字送與朱太尉朱太尉批行東平府着落本縣拿人昨日把老孫祝麻子與
小張開都從李桂兒家拿的去了李桂兒便躲在隔壁朱毛頭家過了一夜今自說來及你來了西門慶道我
說正月裏都標着他走這裏借人家銀子那裏借人家銀子那祝麻子還對着我搗生鬼方知賞燈夜文字針線之妙
搗眼熟不知名姓之鬼非伯
平爵說畢伯爵道我去罷等住回只怕李桂兒來你管他不管他又說我來申作你西門慶道我還和你說李三
你且別要許他等我門外討了銀子來再和你說話此語蓋必管李桂兒
事也看者試想便知伯爵道我曉的剛走出大門首只見李桂
姐轎子在門首又早下轎進去了伯爵去了四字妙桂姐
來伯爵方去西門慶正分付陳敬濟交他往門外徐四家催銀子去只
見琴童兒走來道大娘後邊請李桂姐來了是乾女
身分西門慶走到後邊只見李桂姐身穿茶色衣裳也不擦臉用
白挑線汗巾子搭着頭雲髻不整花容黯淡與西門慶磕着頭哭起來說道爹可怎麼樣兒的一語得神恁造化低的
營生正是關着門兒家裏坐禍從天來一個王三官兒又一語
得神俺們又不認的他平白的祝麻子孫寡嘴領了
來俺家討茶吃一推祝
孫二人俺姐姐又不在家依着我說別要招惹他那些兒不是俺這媽越發老的詔刀了再推就
老鴿就
是來宅裏與俺姑娘做生日的這一日你上轎來了就是了兩就是口強
辭窮如畫見祝麻子打旋磨兒跪着從新又回去對
我說姐姐你不去待他鍾茶兒却不难為罵了人他便往爹這里來了交我把門插了不出來逼辭
如畫誰想從外
邊撞了一夥人來把他三個不由分說都拿的去了王三官兒便奪門走了我便走在隔壁人家躲了家裏有個
人牙兒纔使保兒來這裏接的他家去到家把媽嚇的魂兒都沒了只要尋死今日縣裡皂隸又拿着票喝囉了
一請早起去了如今坐名兒只要我往東京回話去爹你老人家可不憐見救救兒却怎麼樣兒的娘也替我說
說兒西門慶笑道機詐
如畫你起來因問票上還有誰的名字桂姐道還有的齊香兒名字齊香兒在他家使錢他便
該當俺家若見了他一個錢兒就把眼睛珠子吊了若是沾他沾身子兒一個毛孔兒裏生一個天疱瘡月娘對
西門慶道也罷省的他恁說剷刺的你替他說說罷西門慶道如今齊香兒拿了不曾桂姐道齊香兒他在王

皇親宅裡躲着哩。西門慶道：「既是恁的，你且在我這裏住兩日。我就差人往縣裡替你說去，就叫書童兒，你快寫個帖兒，往縣裏見你李老爹，就說桂姐常在我這裏伺候看怎的，免提他罷。書童應諾，穿青絹衣服去了。不一時，拿了李知縣回帖兒來。書童道：「李老爹說：『多上覆你老爹，別的事無不領命。』這個却是東京上司說去。西門慶聽了，本縣拿人，縣裏只拘的人到。既是你老爹分上，我這裡且寬限他兩日，要免提，還往東京上司說去。西門慶聽了，只顧沉吟，說道：「如今來保一兩日起身，東京沒人，去月娘說也罷。你打發他兩個先去，存下來保，替桂姐往東京說了這勾當，交他隨後邊趕了去罷。你看嚇的他那腔兒。」乾女認那桂姐連忙與月娘、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隨使人叫將來保來，分付二十日你且不去罷，教他兩個先去。你明日且往東京，替桂姐說這勾當來。見你翟爹如此這般，好歹差人往衙裡說說。桂姐連忙就與來保下禮，慌的來保頂頭相還，說道：「桂姨，我就去。西門慶一面教書童兒寫就一封書，致謝翟管家前日曾巡按之事，甚是費心，又封了二十兩折節禮銀子，連書交與來保。桂姐便歡喜了，拿出五兩銀子來，與來保做盤纏。說道：「回來俺媽還重謝保哥。西門慶不肯，還了桂姐。教月娘另拿五兩銀子，與來保盤纏。桂姐道：「也沒這個道理。我央及爹這裏說人情，又教爹出盤纏。西門慶道：「你笑話。我沒這五兩銀子盤纏了，要你的銀子。那桂姐方纔收了，向來保拜了又拜，說道：「累保哥好歹明早起身罷，只怕遲了。來保道：「我明日早五更就走道兒了。於是領了書信，又走到獅子街韓道國家。王六兒正在屋裏縫小衣兒，哩打窗眼，看見是來保。文心忙道：「你有甚說話，請房裏坐。他不在家，往裁縫那裏討衣裳去了。便叫錦兒，還不往對過徐裁家叫你爹去。你說保大爺在這裏來保道：「我來說聲。我明日還去不成，又有椿孽障鑽出來，當家的留下教我往東京，替院裏李桂姐說人情去哩。他剛纔在爹跟前再三磕頭禮拜，央及我明早就起身了。且教韓夥計和崔大官兒先去。我回來就趕了來。因問嫂子你做的是甚麼。王六兒道：「是他的小衣裳兒來保道：「你教他少帶衣裳到那邊去。」為段蓋揭財欺是出紗羅緞綉的窩兒裏，愁沒衣裳穿。正說着，韓道國來了，兩個唱了喏。因把前事說了一遍。因說我到明日揚州那裏尋你們。韓道國道：「老爹分付教俺們馬頭上投經紀王伯儒店裡下。」如說過

世老爹曾和他父親相交他屋裡房屋寬廣下的客商多放財物不耽心你只往那裏尋俺們就是了來保又說
媳子我明日東京去你沒甚鞋脚東西捎進府裏與你大姐去王六兒道沒甚麼只有他爹替他打的兩對簪兒
之物並他兩雙鞋起動保叔捎進去與他於是將手帕包袱停當遞與來保一面教春香看菜兒篩酒婦人連
忙丟下生活就放桌兒來保道嫂你休費心我不坐我到家還要收拾行李明日早起身王六兒笑嘻嘻道耶
嗟你怎的上門怪人家夥計家自恁與你饒行也該吃鍾兒因說韓道國你好老實真兒不穩你也撒撒兒讓保
叔坐只相沒事的人兒一盤子是拿上菜兒來斟酒遞與來保王六兒也陪在旁邊與初見武二之金蓮一
照兩六兒相對在此三人坐定
吃酒來保吃了幾鍾說道我家去罷晚了只怕家裏關門早韓道國問道你頭口僱下了不曾來保道明日早僱
罷了舖子裏鑰匙并帳簿都交與賁四罷了省的你又上宿去家裏歇息歇息好走路兒韓道國道夥計說的是
我明日就交與他王六兒又斟了一甌子說道保叔你只吃這一甌兒再不敢留你了來保道嫂你既要我
再盪熱着些那王六兒連忙歸到壺裏教錦兒炮熱了傾在壺內雙手遞與來保說道沒甚好菜兒與保叔下酒
來保道嫂你好說家無常禮拿起酒來與婦人對飲一吸同乾方纔作辭起身王六兒便把女兒鞋脚遞與他說
道累保叔好歹到府裏問聲孩子好不好我放心些兩口兒齊送出門來試問看官此一段為何乃點
出來係韓道國結親之由也不說來保到家
收拾行李第二日起身東京去了單表這吳大舅前來對西門慶說有東平府行文書來派俺本衙兩所掌印
千戶管工修理社倉題准旨意限六月工完陞一級違限聽巡按御史查參姐夫有銀子借得幾兩工上使用待
關出工價來一一奉還西門慶道大舅用多少只願拿去吳大舅道姐夫下願與二十兩罷一面同進後邊見月
娘說了話教月娘拿二十兩出來交與大舅為美與
愿作彌又吃了茶因後邊有堂客就出來了月娘教西門慶留大舅
大廳上吃酒正飲酒中間只見陳敬濟走來與吳大舅作了揖就回說門外徐四家銀子拜上爹還要再讓兩日
兒西門慶道胡說我這裏等銀子使照舊還去罵那狗第子孩兒為詞葉
子作引敬濟應諾吳大舅就讓他打掃坐下陪
着吃酒不題且說後邊大姑子楊姑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伴桂姐在月娘房裏吃酒先是郁

大姐唱了一回張生遊寶塔。放下琵琶。是女先孟玉樓在傍斟酒遞菜兒與他吃。說道：賊才轉麼的唱了這一日。

又說我不疼你。潘金蓮又大筋子夾塊肉放在他鼻子上。戲弄他頑耍。生寫桂姐因叫玉簫姐。你拿過郁大姐琵琶

來。等我唱個曲兒。與姑奶奶與大姑子聽。月娘道：桂姐。你心裏熱刺刺的不唱罷。桂姐道：不妨事。現爺娘替我說

人情去了。我這回不焦了。孟玉樓笑道：李桂姐倒還是院中人家娃娃。做臉兒快頭裏一來時。把眉頭蹙蹙着。焦

的茶兒也吃不下去。這回說也有笑。也有當下桂姐輕舒玉指。頓撥冰絃。唱了一回。正唱着。只見琴童兒收進家

活來。月娘便問道：你大舅去了。琴童兒道：大舅去了。吳大姑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們活變活變兒。琴童道：爹往

五娘房裏去了。這潘金蓮聽見就坐不住。趨趨着脚兒。只要走。又不好走的。月娘也不等他動身。就說道：他往你

屋裡去了。你去罷省的你欠肚兒。親家是那潘金蓮。嚶。可兒的起來。口兒硬着。那脚步兒。且是去的快。品寫

玉却如此來到房裏。只見西門慶手中拿着酒金老鴉扇兒。向窗前蹲着一個白獅子貓兒。引鬪他作耍子。被潘

金蓮奪過扇子來。把貓兒儘力打了一扇。鞭子打出牕外去了。這裏西門慶問道：你在月娘房裡吃酒。正好暢暢

心兒。爲何就進來了。潘金蓮道：先是郁大姐唱了一回張生遊寶塔。後來李桂姐接過琵琶也唱了一回。實在唱

得好聽。本要多聽息兒。被李桂姐灌了幾鍾酒。已經醺醺醉了。因聽琴童說。爹已回來了。恐有什麼事。乘個空兒

獨自一個。兒黑影子裏一步高一步低。不知怎的。走了。西門慶道：今日李桂姐。心上有事。情着。倒還有這些心

思。唱曲兒。潘金蓮道：他的事。已經爹許他。說人情。他自然十分放心了。遂叫春梅。你有茶倒甌子。我吃。那春梅點

了茶來。金蓮吃了。又對春梅道：你去好好的泡煮一甌兒。我今日不知甚麼緣故。口中焦渴得緊。想必多灌了幾

鍾的酒。西門慶道：前天衙門裏送來的幾瓶芽茶。琴童拿進來。沒有金蓮道：拿是拿進來的。放在什麼地方。也記

不清楚。於是叫春梅找尋出來。就將這個芽茶。泡得一甌濃濃的。放在金蓮面前。金蓮道：我聽得有人說過。這茶

的東西。要是蘇州惠泉。福州武彝。纔是最好的。其餘也不必說了。西門慶道：這個雖不是惠泉武彝的茶。但是味

厚香清。也不能說他是歹貨。當下金蓮接連吃了數甌。覺得精氣有些清爽。說道：此時不知後邊的酒。散了不會

倘若還沒有散。我再叫。郁大姐。唱幾齣曲兒。解解悶哩。西門慶道。我前與應伯爵幾個弟兄結盟之時。設席同飲。酒席上。狠有幾個會唱曲的。現在我還記着。我來唱與你聽。你歡喜麼。潘金蓮道。什麼不歡喜聽。只叫多謝你了。於是西門慶。先把謝希大唱的殿前歡離思二曲。唱道。

夜啼鳥。柳枝和月翠扶疏。綉鞋香染莓苔露。搔首踟躕。燈殘瘦影。孤花落。流年度。春去佳期。誤離鸞。有恨。過雁無書。

月籠沙。十年心事付琵琶。相思懶看圍屏畫。人在天涯。春殘。豈惹花情寄。鴛鴦帕。香冷茶糜。架舊遊臺榭。曉夢。窻紗。

潘金蓮連聲說。唱得好聽。西門慶又把孫天化唱的賣花聲四時樂。唱道。

琴瑟簫鼓東風暖。是處園林景物妍。一春常費買花錢。東郊游玩。西湖筵賞。樂陶陶。滿斟頻勸。澄澄碧照添波浪。青杏園林煮酒香。浮瓜沉李雪冰涼。紗厨簾罩。旋荔新釀。樂陶陶。淺斟低唱。簫簫鞍馬秋雲冷。一帶西山錦畫屏。風流兩字幾飄零。東籬瀟灑。淵明歸去。樂陶陶。故園三徑。陰風四野彤雲密。繚繞長空瑞雪飛。銷金帳裡笑相偎。毡簾低放。滿斟瓊液。樂陶陶。醉了還醉。

西門慶不待潘金蓮贊好。遂又接唱慶東原九曲道。

燒丹竈。洗藥瓢。清閒幾個人知道。閑吹風簫。愁消鸞飄。書忘雁遙。他得志笑閑人。他失志閑人笑。門長閉。客任敲。山童不喚陳搏覺。袖中六韜。鬢邊二毛。家裏箆瓢。他得志笑閑人。他失志閑人笑。殺三士。囚二桃。不如五柳莊前傲。文魔賈島。詩窮孟郊。酒困山濤。他得志笑閑人。他失志閑人笑。潘金蓮插嘴道。聽你唱來。只是笑笑。究竟有多少的笑。西門慶不去理會。唱道。

閑情放。壯氣豪。英雄不把窮通較。江中斬蛟。雲間射鵰。塞外舞刀。他得志笑閑人。他失志閑人笑。難開眼。懶折腰。白雲不應蒲輪召。解綬漢朝。策蹇灞橋。携杖臨臯。他得志笑閑人。他失志閑人笑。

依山洞結草茅。清風兩袖長舒嘯。江邊問樵山中訪。交野外聽鶉。他得志笑閑人。他失志閑人笑。繁華夢。貧賤交。膏粱不改林泉調。紛紛紫袍。區區綠袍。戀戀綈袍。他得志笑閑人。他失志閑人笑。蒼頭哨。驢馬驕。銜轡只到長安道。家門儘教。齏鹽慢熬。荊花休焦。他得志笑閑人。他失志閑人笑。山容瘦。木葉凋。西風要算風光好。蒼煙樹杪。殘雪柳條。紅日花梢。他得志笑閑人。他失志閑人笑。

西門慶唱完。說道：這九曲是應伯爵唱的你道好聽不好聽。潘金蓮道：聽是好聽的。只怪不懂裏面意思。便了你唱了一晚的笑笑。也該歇息歇息。西門慶看看窗外鷄鳴。東方漸白。就不去睡。遂即梳洗。換了衣裳。那知韓道國崔本。又早外邊伺候。西門慶出來燒了紙。打發起身。交付二人兩封書。一封到揚州馬頭上。投王伯儒店裏。這一封就往揚州城內找尋苗青。問他的事情下落。快來回報我。如銀子不勾。我後邊再教來保措去。崔本道：還有蔡老爹書沒有。西門慶道：你蔡老爹書。還不曾寫。教來保後邊措了去罷。二人拜辭上頭口去了。不在話下。西門慶冠帶了。就往衙門中來。與夏提刑相會。道及昨承見招之意。夏提刑道：今日奉屈長官一叙。再無他客。發放已畢。各分散來家。只見一個穿青衣皂隸。騎着快馬。夾着毡包。走的滿面汗流。到大門首問平安。此是提刑西門老爹家。平安道：你是那裏來的。那人即便下馬。作揖說：我是督催皇木的。安老爹差來。送禮與老爹。俺老爹與管磚廠黃老爹。如今都往東平府胡老爹那裏吃酒。順便先來拜老爹。看老爹在家不在。平安道：有帖兒沒有。那人向毡包內取出。連禮物都遞與平安。平安拿進去。與西門慶看。見禮帖上寫着春綢二端。湖綿四斤。香帶一束。古錢一圓。分付包五錢銀子。拿回帖打發來人。就說在家拱候老爹。那人急急去了。西門慶一面預備酒菜。等至日中。二位官員喝道而至。乘轎張蓋甚盛。先令人投拜帖。一個是侍生安忱拜。一個是眷生黃葆光拜。却都是一樣的補掛。烏沙皂履。下轎揖讓而入。西門慶出大門迎接。至廳上叙禮。各道契闊之情。分賓主坐下。黃主事居左。安主事居右。西門慶主位相陪。先是黃主事舉手道：久仰賢名芳譽。學生拜遲。西門慶道：不敢辱承。老先生先施枉駕。容當踵叩。敢問尊號。安主事道：黃年兄號泰宇。取履泰定而發天光之意。黃主事道：敢問尊號。西門慶道：學生賤

號四泉。因小莊有四眼井之說。

四井者市井也。明

安主事道。昨日會見蔡年兄。他與宋松原都在尊府打攪。

寫出

意之。西門慶道。因承雲峯尊命。又是敝邑公祖。敢不奉迎。小价在京。已知鳳翁榮選。未得躬賀。又聞幾時起身。府上來。安主事道。自去歲尊府別後。到家續了親。過了年。正月就來京了。選在工部。權員主事。欽差督運皇木。前往荆州。道經此處。敢不奉謁。西門慶又說。盛儀感謝不盡。說畢。因請寬衣。令左右安放桌席。黃主事就要起身。安主事道。實告我與黃年兄。如今還往東平胡大府那裏赴席。因打尊府過。敢不奉謁。容日再來取擾。西門慶道。就是往胡公處。去路尚遠。縱二公不餓。其如從者何。學生不敢具酌。只備一飯在此。以犒從者。於是先打發轎上攢轎。廳上安放桌席。珍羞異品。極時之盛。就是湯飯點心。海鮮美味。一齊上來。西門慶將小金鍾。每人只奉了三盃。連桌席抬下去。管待親隨家人吏典。少頃兩位官人拜辭起身。安主事因向西門慶道。生輩明日有一小東。奉屈賢公。到我這黃年兄同僚。劉老監莊上一叙。未審肯命駕否。西門慶道。既蒙寵招。敢不聽命。說畢。送出大門上轎而去。只見夏提刑差人來邀。西門慶說道。我就去。一面分付備馬。走到後邊。換了冠帶衣服。出來上馬。玳安翠童跟隨。排軍喝道。逕往夏提刑家來。到廳上。叙禮。說道。適有工部督催皇木安主政。和磚廠黃主政來拜。留坐了半日。方纔去了。不然也來的早。說畢。讓至大廳上面。設放兩張桌席。讓西門慶居左。其次就是西賓倪秀才。座間因叙話。問道。老先生尊號。秀才道。學生賤名倪鵬。字時遠。號桂巖。現在府庠備數。在我這東主夏老先生門下設館。教習賢郎。大先生舉業。友道之間。實有多愧。說話間。兩個小優兒上來。磕頭。彈唱飲酒不提。且說潘金蓮從打發西門慶出去。直睡到晌午。方纔起來。又懶待梳頭。恐怕後邊人說他。月娘請他吃飯。也不吃。只推不好。大後晌纔出房門。來到後邊。月娘因西門慶不在。要聽薛姑子講說佛法。演頌金剛科儀。在明間內安放一張經桌兒。焚下香。薛姑子與王姑子兩個對坐。妙趣妙鳳兩個徒弟立在兩旁。接念佛號。大姑子楊姑娘。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和李桂姐。衆人一個不少。都在跟前圍着他坐的。聽他演誦。先是薛姑子道。

蓋聞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遊水絕歸源之路。畫堂綉閣。命盡有若長空。

金蓮輩

極品高官。祿

絕猶如作夢西門黃金白玉空爲禍患之資。紅粉輕衣總是塵勞之費。妻孥無百載之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俱虛幻化亦假。一朝枕上命掩黃泉。青史揚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項。其中被兒女爭奪。綾錦千箱。死後

無寸絲之分。青春未半。而白髮來侵。賀者纔聞。而吊者隨至。苦苦氣化清風。塵歸土。點點輪迴。喚不回。改頭換面無遍數。

南無盡虛空遍法界。過去未來。佛法僧三寶。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王姑子道。當時釋迦牟尼佛。乃諸佛之祖。釋教之主。如何出家願聽演說。薛姑子便唱五供養。

釋迦佛梵王子。捨了江山雪山去。割肉喂鷹鵠巢頂。只修的九龍吐水混金身。纔成南無大乘大覺釋伽尊。王姑子又道。釋伽佛既聽演說。當日觀音菩薩如何修行。纔有莊嚴。百化身。有大道力。願聽其說。薛姑子正待又唱。只見平安兒慌慌張張走來說道。巡按宋爺。差了兩個快手。一個門子送禮來。月娘慌了說道。你爹往夏家吃酒去了。誰人打發他。正說着。只見玳安兒回馬來家。放進毡包子說道。不打緊。等我拿帖兒對爹說去。教姐夫且請那門子進來。管待他些酒飯兒着。這玳安交下毡包。拿着帖子。騎馬雲飛的走到夏提刑家。如此這般說。巡按宋老爺送禮來。西門慶看了帖子上。寫着鮮猪一口。金酒二尊。公帛四刀。小書一部。下書侍生宋喬年拜。連忙分付。到家交書童。快拿我的官銜雙摺手本回去。門子答賞他三兩銀子。兩方手帕。拾盒的每人與他五錢。玳安來家。到處尋書童兒。那裏得來。急的只牛回磨轉。陳敬濟又不在。交傅夥計陪着人吃酒。玳安旋打後邊。討了手帕銀子出來。又沒人封自家在櫃上。彌封停當。叫傅夥計寫了大小三包。因向平安兒道。他就不知往那去了。平安道。頭裏姐夫在家時。他還在家來。落後姐夫往門外討銀子去了。他也不見了。玳安道。別要題。已定種種小厮在外邊胡亂行走去了。正在急忙之際。只見陳敬濟與書童兩個。疊騎着驢子纔來。被玳安罵了幾句。教他寫了官銜手本。打發送禮人去了。玳安道。賊疏疏小厮。仰擲着掙了合蓬着丟。爹不在家裏不看。跟着人做甚麼去了。

爹又沒使你和姐夫門外討銀子。你平白跟了去做甚麼。看我對爹說不說。書童道：你說不是。我怕你。你不說。就是我的兒。玳安道：賊狗入的秫秫小厮。你賭幾個真個。走向前。一個潑脚撒翻倒。兩個就籬碌成一塊了。那玳安得手。吐了他一口唾沫。纔罷了。說道：我接爹去。等我來家和你算帳。騎馬一直去了。兩寫書童玳安相罵見二人同籠而一春在一秋實也月娘

在後邊打發兩個姑子。吃了些茶食。又聽他唱佛曲兒。宣念佛子。那潘金蓮不住在旁先拉玉樓不動。又扯李瓶兒。又怕月娘說。月娘便道：李大姐。他叫你。你和他去。不是省的。急的他在這裏。恁有刮劃。沒是處的那李瓶兒。方纔同他出來。被月娘瞅了一眼。說道：拔了蘿蔔皮。寬交他去了。省的他在這裏跑。兔子一般。原不是聽佛法的。

敬濟門葉又是如此上場特與上文作對蓋此回是雙關文字也這潘金蓮拉着李瓶兒走出儀門。因說道：大姐。你好幹這營生。你家又不死人。平白

叫如子家中宣起卷來了。都在那裏圍着他怎的。月娘之惡數語道盡咱們出來走走。就看看大姐在屋裡做甚麼哩。於是一

直走出大廳來。只見廂房內點着燈。大姐和陳敬濟正在裏面絮語。說不見了銀子。被金蓮向窗格上打了一下。說道：後面不去聽佛曲兒。兩口子且在房裏拌的甚麼嘴兒。陳敬濟出來看見二人。說道：早是我沒曾罵出來。原來是五娘六娘來了。請進來坐。金蓮道：你好胆子。罵不是。針尖相對進來見大姐正在燈下納鞋。說道：這咱晚熱刺刺

的還納鞋。因問你兩口子嚷的是些甚麼。陳敬濟道：你問他爹。使我門外討銀子去。他與了我三錢銀子。就教我替他捎銷金汗巾子來。想不到那裏。袖子裏摸銀子沒了。不曾捎得來。來家他說我那裏養老婆。和我厮罵了這

一日。急的我睹身罰呪。不想丫頭掃地。地下拾起來。他把銀子收了不與。還教我明日買汗巾子來。你二位老人家說。却是誰的不是。那大姐便罵道：賊囚根子。別要說嘴。你不養老婆。平白帶了書童兒去做甚麼。剛纔教玳安

甚麼不罵出來。想必兩個打夥兒養老婆去來。去到這樣晚纔來。你討的銀子在那裏。金蓮問道：有了銀子不會。大姐道：剛纔了頭掃地。拾起來。我拿着哩。金蓮道：不打緊處。我與你些銀子。明日也替我帶兩方銷金汗巾子來。

李瓶兒便問姐夫。門外有也。捎幾方兒與我。敬濟道：門外手帕巷有名主家。專一發賣。各色改樣銷金點翠手帕。汗巾兒。隨你要多少。也有你老人家要甚顏色。銷甚花樣。早說與我。明日都替你一齊帶的來了。李瓶兒道：我要

一方老黃銷金點翠穿花鳳的敬濟道。六娘老金黃銷上金不現。李瓶兒道。你別要管我。我還要一方銀紅綾銷江牙海水嵌八寶兒的。又是一方閃色芝蔴花銷金的。兒爲人敬濟便道。五娘你老人家要甚花樣。金蓮道。我沒銀子。只要兩方兒勾了。要一方玉色綾瑣子地兒銷金的。敬濟道。你不是老人家。白刺刺的要他做甚麼。金蓮道。你管他怎的。戴不的等我往後有孝戴。敬濟道。那一方要甚顏色。金蓮道。那一方我要嬌滴滴紫葡萄顏色。四川綾汗巾兒上銷金點翠花樣錦同心結方勝地兒一個。方勝兒裏面一對兒喜相逢。兩邊圍干兒都是纓絡珍珠碎八寶兒。敬濟聽了說道。耶嚒耶嚒。再沒了賣瓜子兒開箱子打噴嗽。鎖碎一大堆。金蓮道。怪短命。有錢買了稱心貨。隨各人心裏所好。你管他怎的。李瓶兒便向荷包裡拿出一塊銀子兒。遞與敬濟說連你五娘的。都在裏頭了。金蓮搖着頭兒說道。等我與他罷。李瓶兒道。都一答兒。交姐夫捎了來。那又起個答兒。敬濟道。就是連五娘的。銀子還多着哩。一面取等子稱稱。一兩九錢。李瓶兒道。剩下的就與大姑娘捎兩方來。大姐連忙道了萬福。又找上。金蓮道。你六娘替大姐買了汗巾兒。把那三錢銀子拿出來。你兩口兒鬪葉兒。賭了東道罷。少便叫你六娘貼的兒出來。明日等你爹不在。買燒鴨子白酒咱們吃。敬濟道。既是五娘說。拿出來。此句即是寫大姐大姐遞與金蓮。金蓮交付與李瓶兒收着。拿出紙牌來。燈下大姐與敬濟鬪。金蓮又在榜替大姐指點。登時贏了敬濟三場。忽聽前邊打門。西門慶來家。金蓮與李瓶兒纔回房去了。寫盡心事敬濟出來迎接。西門慶回了話。說徐四家銀子。後日先送二百五十兩來。餘者出月交還。西門慶罵了幾句。酒帶半醺。也不到後邊。徑往金蓮房裏來。正是

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机半句多。

第五十三回 應伯爵塢內誑春嬌 潘金蓮園中遇愛婿

詩曰

青樓曠日珠簾映。紅粉春粧寶鏡催。已得清閒聽曉曉。相將遊戲繞池臺。
坐時衣帶縈纖草。行處裙裾掃落梅。更道明朝心事了。相期共鬪管絃來。

話說那日西門慶在夏提刑家吃酒。見宋巡按送禮。他心中十分歡喜。夏提刑亦敬重。不同往日。攔門勸酒。吃至三更天氣。纔放回家。潘金蓮等候。西門慶進門。接着說道：「前夜不曾睡着。天亮就出去了。今日也該早些兒回來。不提防。挨到這個時候。又見西門慶酒帶半醺。連忙設放衾枕。春梅點茶吃了。打發上床歇息。不料西門慶一忽兒就睡熟了。潘金蓮見西門慶已經酣睡。推他不醒。想着月娘那邊。薛姑子王姑子還未家去。看看時刻未遲。逕向月娘房裏走來。那月娘見潘金蓮走到門前。起身接進。薛姑子王姑子也合掌問訊。大家坐下。月娘道：「今日甚風吹到這裏來。說說話兒。遂向薛姑子王姑子問道：「世上的人都說是有天堂地獄。到底這句語是真的假的。薛姑子道：「那裏是假的。天有三十三天。上天是大羅天。天上有七寶山。山上七寶宮。宮內七寶台。有上中下三界。上界是釋迦牟尼圓始佛祖所治。中界是觀音大士文殊彌勒所治。下界是幽冥教主大覺禪師所治。又有三千世界。有小鐵圍山繞之。名叫小千世界。有中鐵圍山繞之。名叫中千世界。有大鐵圍山繞之。名叫大千世界。此三千世界之中。有百億須彌山。構之者。罪花凋落。信之者。福種萌生。月娘道：「莫非地獄也是真的麼。王姑子道：「地下分爲八大地獄。如劍樹刀山之類。最下爲阿鼻地獄。闊八萬四千有旬。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沈淪無間。潘金蓮道：「前日來了一個和尚。說甚麼有長生不老的仙方。你是女師父。可也有仙方麼。薛姑子道：「製丹鍊汞。乃是道家所爲。但釋家亦間有之。不過丸丹之要。非凡人所當聞見。第一丹名叫丹華。服之七日成仙。第二丹名叫神符。服之百病皆愈。第三丹名叫神丹。服之百日成仙。第四丹名叫還丹。服之亦百日成仙。第五丹名叫餌丹。服之三十日成仙。第六丹名叫鍊丹。服之十日成仙。第七丹名叫柔丹。服之五日成仙。第八丹名叫伏丹。服之卽日成仙。第九丹名叫寒丹。服之亦卽日成仙。潘金蓮道：「怪道。爹那日子見了這個和尚。狠敬重他。要向他求這一個仙方。月娘見潘金蓮只管說仙方。恐露出自己的心事來。就將別個話兒岔開。對潘金蓮說道：「我此刻記起來了。你說要買一條好的裙子。現在買了沒有。潘金蓮道：「我昨日見李桂姐穿的。那玉色線摺羊皮挑的金抽銀黃銀條紗。」

裙子倒好看。說是裏邊買的。倒不知多少銀子。將來去買一條就是了。正說着。聽得雞已叫了。說時候不早。潘金蓮與薛姑子王姑子月娘等。作別起身。回到自己房中。就寢。一宿晚景。題過次日。西門慶早辰。到衙門中。回來。有安主事黃主事。那裡差人來。下請書。二十三日。在磚廠劉太監莊上設席。請早去。西門慶打發來人去了。從上房叫了粥。正出廳來。只見寬頭的小周兒。扒倒地下磕頭。西門慶道。你來的正好。我正要寬頭哩。於是走到翡翠軒小捲棚內。坐在一張涼椅兒上。除了巾幘。打開頭髮。小周兒鋪下梳篦家活。與他寬頭櫛髮。觀其泥垢。辨其風雪。跪下討賞錢。說老爹今歲必有大遷轉。髮上氣色甚旺。西門慶大喜。寬了頭。又叫他取耳。指捏身上。他有滾身上一弄兒家活。到處都與西門慶滾捏過。又行導引之法。把西門慶弄的渾身通泰。賞了他五錢銀子。教他吃了飯。伺候着官哥剃頭。西門慶就在書房內。倒在大理石床上。就睡着了。那日楊姑娘起身。王姑子與薛姑子要家去。吳月娘將他原來的盒子。都裝了的燕酥茶食。打發起身。兩個姑子。每人又是五錢銀子。兩個小姑子。與了他兩疋小布兒。管待出門。薛姑子又囑咐月娘。到壬子日。把那藥吃了。管情就有喜事。月娘道。薛爺你這四字直貫。去。至瓶兒死日八月裡。到我生日。好來走走。我這裡盼你哩。薛姑子合掌問訊道。打攪菩薩這裡。我到那日已定來。於是作辭。月娘衆人。都送到大門首。月娘與大姑子回後邊去了。只有玉樓金蓮瓶兒。西門大姐。李桂姐。抱着官哥兒。來花園裡遊玩。李瓶兒道。桂姐。你遞過來。等我抱罷。桂姐道。六娘不妨事。我心裡要抱抱哥子。玉樓道。桂姐。你還沒到你爹新收拾書房裡瞧瞧哩。到花園內。金蓮見紫薇花。開得爛熳。摘了兩朵。與桂姐戴。於是順着松牆兒。到翡翠軒。見裡面擺設的床帳屏兒。書畫琴棋。極其瀟灑。床上絹帳銀鈎。冰簟珊瑚枕。西門慶倒在床上。睡思正濃。傍邊流金小篆。焚着一縷龍涎。綠窗半掩。窗外芭蕉低映。潘金蓮且在桌上掀弄他的香盒兒。玉樓和李瓶兒都坐在椅兒上。西門慶忽翻過身來。看見衆婦人都在屋裏。便道。你們來做甚麼。金蓮道。桂姐要看看你的書房。我們引他來瞧瞧。那西門慶見他抱着官哥兒。又引開了一回。忽見畫童來說。應二爹來了。衆婦人都亂走不迭。往李瓶兒那邊去了。應伯爵走到松牆邊。見桂姐抱着官哥兒。便道。好呀。李桂姐在這裏。故意問道。你幾時來。那桂

姐走了。說道：罷麼。怪花子又不關你事。問怎的。伯爵道：不關我事也罷。你且把哥子與我抱抱。於是撲過來。被桂姐用手只一推。罵道：賊不得人意的蠢才。若不是怕說了哥子。我這一扇靶打的你。西門慶走出來。看見說道：怪狗才。看說了孩兒。因教書童。你抱哥兒送與你六娘去。那書童連忙接過來。奶子如意兒。正在松牆拐角邊伺候。接的去了。伯爵和桂姐兩個站着說話。問你的事怎樣了。桂姐道：多虧爹這裏可憐見。差保哥替我往東京說去了。伯爵道：好好也罷了。如此你放心些。說畢。桂姐就往後邊去了。伯爵道：你過來。我還和你說話。桂姐道：我走走就來。於是也往李瓶兒這邊來了。伯爵與西門慶唱喏坐的。西門慶道：昨日我在夏龍溪家吃酒。大巡宋道長那人差人送禮。送了一口鮮豬。我恐怕放不的。今朝旋叫厨子來卸開。用椒料連豬頭燒了。你休去。如今請謝子純來。咱們打雙陸同享了罷。一而使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你說應二爹在這裡。琴童兒應諾去了。伯爵因問徐家銀子討來了。不曾。西門慶道：賊沒行止的狗骨禿。明日纔先與二百五十兩。你教他兩個後日來。少的我家裡湊與他罷。伯爵道：這等又好了。怕不得他今日也買些鮮物兒來。孝順你。西門慶道：倒不消教他費心。說了一回。西門慶問道：老孫祝麻子兩個都起身去了。不曾。伯爵道：自從李桂兒家拏出來。在縣裡監了一夜。第二日。三個一條鐵索。都解上東京去了。到那裡沒個清潔來家的。你只說成日圖飲酒吃肉。好容易吃的菓子兒。似這等苦兒。也是他受。路上這等大熱天。着鐵索扛着。又沒盤纏。有甚麼要緊。西門慶笑道：怪狗才。充軍擺站的。不過誰教他成日跟着王家小厮。只胡撞來。他尋的苦兒他受。伯爵道：哥說的有理。蒼蠅不鑽沒縫的雞蛋。他怎的不尋我和謝子純。清的只是清。渾的只是渾。正說着。謝希大到了。唱畢。坐下。只顧搨扇子。西門慶問道：你怎的走恁一臉汗。希大道：哥別題起。今日平白惹了一肚子氣。大清早辰。老孫媽媽子走到我那里。說我弄了他去。恁不合理的。老潑婦。你家漢子。成日標着人在院裡。大酒大肉吃。大把家搨了銀子錢家去。你過陰去來。誰不知道。你討保頭錢。分與那個一分兒使也怎的。交我扛了兩句。走出來。不想哥這里呼喚。伯爵道：我剛纔和哥不說。新酒放在兩下里。清自清。渾自渾。當初咱們怎麼說來。我說跟着王家小厮。到明日有一失。今日如何撞到這網裏。怨恨不的。

人西門慶道：王家那小厮有甚大氣概。腦子還未變全，養老婆還不勾俺們那咱撒下的。羞死鬼罷了。伯爵道：他會見過甚麼大頭面目。比哥那咱的勾當題起來，把他誑殺罷了。說畢，小厮拏茶上來吃了。西門慶道：你兩個打雙陸，後邊做着水麵等。我叫小厮拿來，咱們吃。不一時，琴童來放桌兒，畫童兒用方盒捧上四個小菜兒，又是三碟兒蒜汁，一大碗猪肉滷，一張銀湯匙，三雙牙筋，擺放停當。三人坐下，然後拿上三碗麵來，各人自取澆瀾，傾上蒜醋。那應伯爵與謝希大，拏起筋來，只三扒兩囓，就是一碗。兩人登時吃了七碗。西門慶兩碗還吃不了，說道：我的兒，你兩個吃這些。伯爵道：哥今日這麵是那位姐兒下的，又好吃，又爽口。謝希大道：本等瀾打的停當，我只是剛纔吃了飯了，不然我還禁一碗。兩個吃的熱上來，把衣服脫了，見琴童兒收家活，便道：大官兒，到後邊取些水來，俺們漱漱口。謝希大道：溫茶兒也好，熱的盪的死蒜臭。少頃，畫童兒捧茶至，三人吃了茶，出來外邊松牆軒，各花台邊走了一遭，只見黃四家送了四盒子禮來。平安兒撥進來，與西門慶瞧一盒鮮烏菱，一盒鮮荸薺，四尾冰湃的大鱈魚，一盒批把果。伯爵看見說道：好東西兒，他不知那裏翻的送來。我且嘗個兒着，一手搗過了好幾個。遞了兩個與謝希大，說道：還有活到老死，還不知此是甚麼東西兒哩。西門慶道：怪狗才，還沒供養佛，就先搗了吃。伯爵道：甚麼沒供佛，我且入口無賊着。西門慶分付：交到後邊收了，問你三娘討三錢銀子賞他。伯爵問是李錦送來，是黃寧兒，平安道：是黃寧兒。伯爵道：今日造化了這狗骨禿了，又賞他三錢銀子。這裏西門慶看着他兩個打雙陸不題。且說月娘和桂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在後邊吃了飯，在穿廊下坐的，只見小周兒在影壁前探頭，舒腦的。李瓶兒道：小周兒，你來的好，且進來，與小大官兒剃頭。他頭髮都長了。小周兒連忙向前，都磕了頭，說：剛纔老爹分付交小的進來，與哥兒剃頭。月娘道：六姐，你拏曆頭看看，好日子，歹日子，就與孩子剃頭。金蓮便叫小玉取了曆頭來，揭開看了一回，說道：今日是四月二十一日，是個庚戌日，金定、婁、金、狗當直，宜祭祀，官帶出行，裁衣沐浴，剃頭修造，動土宜用。午時好，日期。爲一壬子日月娘道：既是好日子，教丫頭熱水，你替孩兒洗頭，教小周兒慢慢哄着他剃。小玉在旁替他用汗巾兒接着頭髮，纔剃得幾刀兒，這官哥兒呱呱的

打了兩下。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還要糾纏不了麼？」大家笑了一回。桂姐慢慢纔拿起琵琶，橫担膝上，起朱唇，露皓齒，唱黃鶯兒道：

誰想有這一種減香肌，憔悴損，鏡鸞塵鎖無心整，脂粉倦勻花枝，又懶簪空教黛眉蹙，破春山恨。伯爵道：「你當初好來，如今就爲他，就些驚怕兒，也不該抱怨了。」桂姐道：「汗邪了，你怎的胡說？」

最難禁，瞧樓上面角，吹徹了斷腸聲。

伯爵道：「腸子倒沒斷，這一回來，提你的斷了線，你休提了。」被桂姐儘力打了一下，罵道：「賊囊刀的，今日汗邪了，你只鬼混人的。」又一段又接唱集賢賓道：

幽窗靜悄，月又明，恨獨倚幃屏，驀聽的孤鴻，只在樓外鳴，把萬愁又還題醒，更長漏永，早不覺燈昏香燼，眠未成，他那里睡得安穩。

伯爵道：「傻婦兒，他怎的睡不安穩？又沒拏了他去，怎的在家裏睡覺兒哩？你便在人家躲着，逐日裏着羊皮兒，直等東京人來，一塊石頭方落地。」桂姐被他說急了，便道：「爹，你看應花子，不知怎的，只發訕，我。」伯爵道：「你這回纔認的爹了。」桂姐不理他。此處是兩番問答。彈着琵琶，又唱雙聲疊韻道：

思量起，思量起，怎不上心，無人處，無人處，淚珠兒暗傾。

伯爵道：「一個人慣溺尿，一日他娘死了，守孝打舖在靈前睡，晚了，不想又溺下了，人進來看見，褲子濕，問怎的來？」那人沒的，回答只說：「你不知，我夜間眼淚打肚裏流出來，了，就和你一般。」爲他聲說不的，只好背地哭罷了。又是一樣

桂姐道：「沒羞的孩兒，你看見來，汗邪了你哩。」我怨他，我怨他，說他不盡，誰知道，這裏先走避，自恨我當初不合他認真。

伯爵道：「傻婦兒，如今年程三歲小孩兒，也哄不動，何況風月中子弟？你和他認真，你且住了，等我唱個南曲兒，你聽。」反插伯爵唱風月事，我說與你聽，如今年程，論不得假真，個個人古怪，精靈個個人久慣，牢成。寫盡世情倒將計活埋。

把睛。紅。暗。頂。老。虔。婆。只。要。圖。財。這。小。妮。子。終。日。裡。柳。鬱。胸。懷。訴。不。清。苦。似。投。河。愁。如。覓。井。幾。時。得。把。這。恨。海。填。完。就。變。驢。變。馬。也。不。幹。這。營。生。當。下。把。桂。姐。說。的。哭。起。來。了。又是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扇。子。笑。罵。道。你。這。擱。斷。腸。子。的。狗。才。生。生。兒。吃。你。把。人。就。瀉。殺。了。因。叫。桂。姐。你。唱。不。要。理。他。謝。希。大。道。應。二。哥。你。好。沒。趣。今。日。左。來。右。去。只。欺。負。我。這。乾。女。兒。你。再。言。語。口。上。生。個。大。疔。瘡。那。桂。姐。半。日。拿。起。琵琶。又。唱。簇。御。林。道。

人。都。道。他。志。誠。

伯。爵。纔。待。言。語。被。希。大。把。口。按。了。又是說。道。桂。姐。你。唱。休。理。他。桂。姐。又。唱。道。

却。原。來。厮。勾。引。眼。睜。睜。心。口。不。相。應。

希。大。放。了。手。伯。爵。又。說。相。應。倒。好。了。又是心。口。裏。不。相。應。如。今。虎。口。裏。倒。相。應。不。多。也。只。三。兩。炷。兒。桂。姐。道。白。眉。

赤。眼。你。看。見。來。伯。爵。道。我。沒。看。見。在。樂。星。堂。兒。裏。不。是。連。西。門。慶。衆。人。都。笑。起。來。了。桂。姐。亦。笑。可。知桂。姐。又。唱。

山。誓。海。盟。說。假。道。真。險。些。兒。不。爲。他。錯。害。了。幾。番。病。負。人。心。看。伊。家。做。作。如。何。教。我。有。前。程。

伯。爵。道。前。程。也。不。敢。指。望。他。到。明。日。少。不。了。他。個。叟。招。宣。了。罷。桂。姐。又。唱。琥。珀。貓。兒。墜。道。

日。疎。日。遠。何。日。再。相。逢。枉。了。奴。痴。心。甯。耐。等。想。紗。窗。風。雨。夢。難。成。薄。情。猛。拚。今。生。和。你。風。拆。鸞。零。

又。續。其。尾。聲。云。

冤。家。下。得。忒。薄。倖。割。捨。的。將。人。孤。零。那。世。裏。的。恩。情。翻。成。做。畫。餅。此。處。桂。姐。一。唱。直。照。後。月。兒。家。

唱。畢。謝。希。大。道。罷。罷。叫。書。童。兒。接。過。琵琶。去。等。我。酌。勞。桂。姐。一。杯。酒。兒。消。消。氣。罷。伯。爵。道。等。我。哺。菜。兒。我。本。領。兒。不。濟。事。拏。勤。勞。准。折。罷。了。桂。姐。道。花。子。過。去。誰。理。你。你。大。拳。打。了。人。這。回。拏。手。來。摸。摸。當。下。謝。希。大。一。連。遞。了。桂。姐。三。杯。酒。拉。伯。爵。道。咱。們。還。有。那。兩。盤。雙。陸。打。了。罷。於。是。二。人。又。打。雙。陸。西。門。慶。遞。了。個。眼。色。與。桂。姐。就。往。外。走。伯。爵。道。哥。你。往。後。邊。去。捎。些。香。茶。兒。出。來。頭。裏。吃。了。些。蒜。這。回。子。倒。反。惡。泛。泛。起。來。了。西。門。慶。道。我。那。裏。得。香。茶。來。伯。爵。道。哥。你。還。哄。我。哩。杭。州。劉。學。官。送。了。你。好。少。兒。你。獨。吃。也。不。好。西。門。慶。笑。的。後。邊。去。了。桂。姐。也。走。出。來。在。

太湖石畔推摘花兒戴也不見了。伯爵與希大一連打了三盤雙陸。等西門慶白不見出來。問畫童兒。你爹在後邊做甚麼哩。畫童兒道。爹在後邊就出來了。伯爵道。就出來有些古怪。因交謝希大你這裏坐着。等我尋他尋去。那謝希大且和畫童兒兩個下象棋。原來西門慶只走到李瓶兒屋裡。一回身就出來了。在木香棚下。看見李桂姐就同到藏春塢。假山上聽那樹上鶯哥兒弄舌。聽了一回。李桂姐問道。前日求爹差保哥往東京去。說這件事。究竟不知什麼樣。多虧爹可憐見。許我辦這個事。倘若有些差池。又不知要愁到什麼地步了。西門慶道。你且放心。好歹總有個信息。何必自己先苦惱起來。不想應伯爵不見了。西門慶就到水亭兒上。尋了一遭。尋不着。打滴翠巖小洞兒裏穿過去。到了木香棚。抹過葡萄架。到松竹深處藏春塢。隱隱聽見有人談話。又不知在何處。這伯爵慢慢躡足潛踪。在外面只顧聽覷。聽見桂姐的聲音。在假山上。同西門慶不知講什麼話兒。被伯爵猛然大叫一聲。走近前來。看見西門慶。桂姐道。你兩個有話不道外邊來說。却弄到這裏。沒有人聽見了。麼。李桂姐道。怪囊刀子猛的進來。唬的我一跳。伯爵道。快些說了罷。好容易也得值那些數兒。是怕有人來聽見。我就來了。且過來說一句話兒。我聽聽。西門慶道。怪狗才。快出去罷了。好好的在這裏說話。休來鬼混。那應伯爵道。賊婦兒。你央及我央及兒。不然。我就喫喝起來。連後邊嫂子們都嚷的知道。你既認做乾女兒了。好意教你躲住兩日。兒。你又在這裏講什麼話。惹些是非不成。桂姐道。去罷。應怪花子。伯爵道。我去罷。纔走到那個松樹兒底下。又回來說道。你頭裏許我的香茶在那裏。西門慶道。怪狗才。等住回。我與你就是了。又來纏人。那伯爵方纔一直笑的去。桂姐道。好個不得人意的囊刀子。這西門慶和那桂姐兩個也就下了假山。一同出來了。有詩爲証。

綠楊樹上鶯啼急。翠竹陰中燕語頻。閒來欲訴心中事。多被旁人混不清。

那西門慶同桂姐二人出來。桂姐向他袖內掏出好些香茶來。往後邊去了。西門慶方要走到李瓶兒房裏去。被伯爵問他要香茶。西門慶道。怪花子。你害了痞。如何只鬼混人。每人搯了一撮與他。伯爵道。只與我這兩個兒。繇他繇他。等我問李家賊婦兒要。正說着。只見李銘進來磕頭。伯爵道。李日新在那裏來。你沒曾打聽得他們的

事怎麼樣兒了。李銘道：俺桂姐虧了爹這裏。這兩日縣裏也沒人來催。只等京中示下哩。伯爵道：齊家那小老婆子出來了。李銘道：齊香兒還在王皇親宅內躲着哩。桂姐在爹這裡好。誰人敢來尋。伯爵道：要不然也費手。虧我和你謝爹。再三央勸你爹。你不替他處處兒。教他那裏尋頭腦去。李銘道：爹這裏不管。就了不成。俺三嬸老人家。風風勢勢的。幹出甚麼事。伯爵道：我記的這幾時。是他生日。俺們會了你爹。與他做生日。李銘道：爹們不消了。到明日事情畢了。三嬸和桂姐。愁不請爹們坐坐。伯爵道：到其間俺們補生日就是了。因叫他近前。你且替我吃了這鍾酒着。我吃了這一日。吃不的了。那李銘接過銀靶鍾來。跪着一飲而盡。謝希大叫琴童。又斟了一鍾與他。伯爵道：你敢沒吃飯。桌上還剩了一盤點心。謝希大又拏兩盤燒頭肉和鴨子。遞與他。李銘雙手接的。下邊吃去了。伯爵用筯子又撥了半段鱗魚與他。說道：我見你今年還沒食這個哩。且嘗新着。西門慶道：怪狗才。都拏與吃了。又留下做甚麼。伯爵道：等住回吃的酒闌上來。餓了我不會吃飯兒。你們那裏曉得。江南此魚。一年只過一遭兒。吃到牙縫裏。別出來多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說。就是朝廷。還沒吃哩。不是哥這裏。誰家有。奉承得不倫沒理一至於此正說着。只見畫童兒拿出四碟鮮物兒來。一碟烏菱。一碟荸薺。一碟雪藕。一碟枇杷。西門慶還沒曾放到口裏。被應伯爵連碟子都擲過去。倒的袖了。謝希大道：你也留兩個兒我吃。也將手搥一碟子烏菱來。只落下藕在桌子上。西門慶搯了一塊。放在口內。別的與了李銘吃了。分付畫童。後邊再取兩個枇杷來。賞李銘。李銘接的袖了。纔上來拿箏彈唱。唱了一回。伯爵又出題目。叫他唱了一套花葯欄。三個直吃到掌燈時候。還等後邊。拿出綠荳白米水飯來吃了。纔起身。伯爵道：哥。我曉得。明日安主事請你。不得閒。李四黃三那事。我後日會他來罷。西門慶點頭兒。二人也不等送。就去了。西門慶教書童看收家仗。就歸後邊。孟玉樓房中歇去。了一宿無話。到次日早起。也沒往衙門中去。吃了粥。冠帶騎馬。書童玳安兩個跟隨。出城南三十里。逕往劉太監莊上來赴席。不在話下。潘金蓮趁西門慶不在家。與李瓶兒計較。將陳敬濟輸的那三錢銀子。又教李瓶兒添出七錢來。教來興兒買了一隻燒鴨。兩隻雞。一錢銀子下飯。一壘金華酒。一瓶白酒。一錢銀子菓餠涼糕。教來興兒媳婦整理端正。金蓮對着月娘說。

大姐那日聞牌贏了陳姐夫三錢銀子。李大姐又添了些。今治了東道兒。請姐姐在花園裡吃。吳月娘就同孟玉樓李嬌兒孫雪娥大姐桂姐衆人。先在捲棚內吃了一回。然後拿酒菜兒。在山子上臥雲亭下棋投壺吃酒耍子。月娘想起問道。今日主人怎倒不來坐坐。月娘大姐道。爹又使他往門外徐家催銀子去了。也好待來也。不一時。陳敬濟來到。向月娘衆人作了揖。就拉大姐一處坐下。向月娘說。徐家銀子討了來了。共五封二百五十兩。送到房裡。玉簫收了。於是傳杯換盞。酒過數巡。各添春色。月娘與李嬌兒桂姐三個下棋。玉樓衆人都起身。向各處觀花玩草。耍子。惟金蓮獨自手搖着白團紗扇兒。往山子後。芭蕉深處。納涼。因見牆角草地下一朵野紫花兒可愛。便走去要摘。不想敬濟有心。一眼瞧見。便悄悄跟來。在背後說道。五娘。你老人家尋甚麼。這草地上滑漬漬的。只怕跌了你。教兒子心疼。那金蓮扭回粉頸。斜睨秋波。帶笑帶罵道。好個賊短命的油嘴。跌了我。可是你就心疼。哩。誰要你管。你又跟了我來。做甚麼。也不怕人看着。因問你置的汗巾兒怎了。敬濟笑嘻嘻向袖中取出遞與他。說道。六娘的都在這裡了。又道。汗巾兒買了來。你把甚來謝我。於是把臉子挨的他身邊。被金蓮舉手只一推。不想李瓶兒抱着官哥兒。并奶子如意兒跟着。從松牆那邊走來。見金蓮手擎白團扇。一動不知是推。敬濟只認做撲蝴蝶。忙叫道。五媽媽。撲的蝴蝶兒。把官哥兒一個耍子。慌的敬濟趕眼不見。兩三步就鑽進山子裡邊去了。金蓮恐怕李瓶兒瞧見。故意問道。陳姐夫與了汗巾。不曾。李瓶兒道。他還沒有與我哩。金蓮道。他剛纔袖着對着大姐。不好與咱的。悄悄遞與我了。於是兩個坐在芭蕉叢下。花臺石上。打開分了兩個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這答兒裡。到且是蔭涼。天下偏有此等不巧的事因使如意兒。你去叫迎春屋裡。取孩子的小枕頭。并涼蓆兒來。就帶了骨牌來。我和五娘在這裡。抹回骨牌兒。險筆故作你就在屋裡看罷。如意兒去了。不一時。迎春取了枕蓆。并骨牌來。李瓶兒舖下蓆。把官哥兒放在小枕頭兒上。躺着。教他頑耍。他便和金蓮抹牌。抹了一回。交迎春往屋裡。拿一壺好茶來。不想孟玉樓在臥雲亭上。看見點手兒。叫李瓶兒說。大姐。姐姐。你說話兒。李瓶兒撇下孩子。教金蓮看着。那金蓮記掛敬濟。在洞兒裡。那裡又去顧那孩子。趕空兒。兩三步走入洞門口。教敬濟說。沒人。你出來罷。敬濟便叫婦人進。

來。裡面長出這些大頭香菇來了。那婦人真的入到洞裏去。瞧這香菇。不料被敬濟騙了。一騙李瓶兒走到亭子上。月娘說。孟三姐和桂姐投壺輸了。你來替他投兩壺兒。李瓶兒道。底下沒人看孩子哩。玉樓道。左右有六姐在那裡。怕怎的。月娘道。孟三姐你去替他看看罷。李瓶兒道。三娘。累你亦發抱了他來罷。教小玉你去就抱他的。蓆和小枕頭兒來。那小玉和玉樓走到芭蕉叢下。孩子便躺在蓆上。登手登脚的大哭。並不知金蓮在那裏。只見旁邊一個大黑貓。見人來。一溜烟跑了。爲後文響玉樓道。他五娘那裏去了。耶啞耶啞。把孩子丟在這裡。吃貓說了他了。那金蓮連忙從雪洞兒裏鑽出來。說道。我在這裏淨了淨手。誰往那去來。那裏有貓來說了他。白眉赤眼兒的。那玉樓也更不往洞裏看。只顧抱了官哥兒。拍哄着他。往臥雲亭兒上去了。小玉拿着枕蓆。跟的去了。金蓮恐怕他學舌。隨屁股也跟了來。月娘問孩子怎的哭。玉樓道。我去時。不知是那裏一個大黑貓。蹲在孩子頭跟前。月娘道。乾淨說着孩兒。李瓶兒道。他五娘看着他哩。玉樓道。六姐往洞兒裏淨手去來。金蓮走上來說。三姐。你怎的恁白眉赤眼兒的。那裏討個貓來。他想必餓了。要爛吃哭。就賴起人來。李瓶兒見迎春拿上茶來。就使他叫奶子來。喂哥兒。陳敬濟見無人。從洞兒鑽出來。順着松牆兒。轉過捲棚。一直往外去了。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一生跳出是非門。

月娘見孩子不吃。只是哭。分付李瓶兒。你抱他到屋裏。好好打發他睡罷。於是也不吃酒。衆人都散了。原來陳敬濟也不會與潘金蓮得手。歸到前邊廂房中。有些咄咄不樂。正是。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第五十四回 潘金蓮推開墻兒 吳月娘拜求子息

詞曰

小院閒階玉砌。墻隈半簇蘭芽。一庭萱草石榴花。多子宜男愛插。休使風吹雨打。老天好爲藏遮。莫教變作杜鵑花。粉褪紅銷香罷。右調應天長。

話說西門慶赴黃安二主事之席。乘着馬。跟隨着書童玳安四五人。來到劉太監莊上。早有承局報知。黃安二主事忙整衣冠。出來迎接。那劉太監是地主。也同來相迎。西門慶下了馬。劉太監一手挽了西門慶。笑道。咱三個等候的好半日了。老丈却纔到來。西門慶答道。蒙兩位老先生見招。本該早來。實爲家下有些小事。反勞老公公久待。望乞恕罪。三個大打恭。進儀門來。讓到廳上。西門慶先與黃主事作揖。次與安主事。劉太監都作了揖。四人分賓主而坐。第一位讓西門慶坐了。第二就該劉太監坐。劉太監再三不肯道。咱忝是房主。還該兩位老先生是遠客。安主事道。定是老先兒。西門慶道。若是序齒。還該劉公公。劉太監推却不過。向黃安兩主事道。斗胆占了。便坐了第二位。黃安二主事坐了主席。一班小優兒上來磕了頭。左右獻過茶。當值的就遞上酒來。黃安二主事起身。安席坐下。小優兒拿檀板琵琶絃索。簫管上來。合定腔調。細細唱了一套宜春令。青陽候。烟雨淋。唱畢。爲瓶兒病也劉太監舉杯勸衆官飲酒。安主事道。這一套曲兒做的清麗無比。定是一個絕代才子。況唱的聲音嘹亮。響遏行雲。却不是個雙絕了麼。西門慶道。那個也不當奇。今日有黃安二位做了賢主。劉公公做了地主。這纔是難得哩。黃主事笑道。也不爲奇。劉公公是出日紫禁。日觀龍顏。可不是貴臣。西門老丈堆金積玉。彷彿陶朱。可不是富人。富貴雙美。這纔是奇哩。四個人哈哈大笑。當值的斟上酒來。又飲了一回。小優兒又拿碧玉洞簫。吹得悠悠咽咽。和着板眼。唱一套沽美酒。桃花溪。楊柳腰的時曲。唱畢。衆客又贊了一番歡樂。飲酒不題。且說陳敬濟因與金蓮不會得手。終日怏怏不已。見西門慶吃酒。到晚還未來家。依舊閃入捲棚。後面探頭探腦張看。原來金蓮被敬濟鬼混了一場。也覺得無聊。正在無人處。手托香腮。沉吟思想。不料敬濟三不知走來。黑影子裏看見了。就大着胆。悄悄走到背後。與金蓮說道。我前世的娘。起先吃孟三兒那冤家打開了。幾乎把我急殺了。金蓮不提防吃了一嚇。回頭看見是敬濟。便罵道。賊短命。閃了我一閃。快走開去。有人來撞見怎了。敬濟那裏肯走。被金蓮儘力推開。回身就走到自己房裏去了。這裏陳敬濟無精打彩。呆立了一回。正要再往花園裏邊間玩。只聽得隔牆外習習的響。又有人說話。敬濟留心聽着。却是書童玳安拿着冠帶拜匣。都醉醺醺的。嚷進來。門來。敬濟一見書童玳安。就

向前問道。那邊酒席還未散麼。到了這時。爹還沒回。玳安道。今日劉太監請酒百般殷勤。且都是會吃酒的你一杯。我一杯。正吃得十分高興呢。敬濟道。今日請的是那幾位客。玳安道。就是黃安二位主事。此外也沒什麼外人。今日爹也覺得開懷。酒是吃了不少。恐怕要醉哩。裏邊月娘聽見。外邊有人說話。知道是西門慶回家。忙着小玉來看。那小玉出來。見是書童玳安。同陳敬濟說話。回身走到房中。說與月娘知道。月娘知玳安已回。就叫他進來。問道。爹爲着怎的。這時光還沒回來。玳安道。爹在那裏正散席哩。隨後想就來了。我兩人怕晚了。拿着冠帶拜匣先來了。月娘道。爹既就回了。你把這些拜匣物件。到裏邊放着。出去外邊伺候。就是玳安答應了。忙把冠帶拜匣放好。隨即出來等着。不多時。西門慶下馬。進門已醉了。直奔到月娘房裏來。就倒在月娘床上要睡。月娘因要他明日進房。應二十三壬子日。服藥行事。便不留他道。今日我身子不好。你往別房裏去罷。西門慶笑道。我知道你嫌我醉了不留我也罷。別要惹你嫌。我去了。明晚來罷。月娘笑道。我身子真有些不好。不是假的。誰嫌你。明晚來罷。西門慶就往潘金蓮房裏去了。金蓮正被敬濟鬼混不休。溜回房中。眠在炕上。一見西門慶進來。忙起來笑迎道。今日吃酒。這咱時纔來家。西門慶也不答應。遂即坐下。潘金蓮道。你今日的酒。真吃醉了。你進門我就起來迎接。什麼緣故。連回話兒都沒有。西門慶道。你倦昏昏眠在炕上。你想着誰來。金蓮自覺心虛。也不做聲。只對西門慶笑着。向後邊叫春梅點茶去了。能使敬濟文字在西門處結是大奇大奇當晚打發西門慶上床安睡。不消說得。且表吳月娘次日起身。正是二十三壬子日。梳洗畢。就教小玉擺着香桌上。邊放着寶爐。燒起名香。又放上白衣觀音經一卷。月娘向西飯依禮拜。拈香畢。將經展開。念一遍。拜一拜。念了二十四遍。拜了二十四拜。圓滿然後箱內取出丸藥。放在桌上。又拜了四拜。禱告道。我吳氏上靠皇天。下賴薛師父。王師父。這藥仰祈保佑。早生子嗣。告畢。小玉盪的熱酒。傾在盞內。月娘接過酒盞。一手取藥調勻。西向跪倒。先將丸藥嚥下。又取末藥。也服了。喉嚨內微覺有些腥氣。月娘閉着氣。一口呷下。孝哥如此得來又拜了四拜。當日不出房。只在房裏坐的。西門慶在潘金蓮房中起身。就叫書童寫謝宴帖。往黃安二主事家謝宴。書童去了。就是應伯爵來到。西門慶出來。應伯爵作了揖。說道。哥哥昨在劉太監家吃

酒幾時來家。西門慶道：「承兩公十分相愛，灌了好幾盃酒，歸路又遠，更餘來家，已是醉了。這咱纔起身。」玳安拿出早飯，西門慶正和伯爵同吃，又報黃主事安主事來拜。西門慶整衣冠，教收過家活，出迎。應伯爵忙迴避了。黃安二主事一齊下轎，進門，厮見畢，三人坐下一面，捧出茶來吃了。黃安二主事道：「夜來有襲西門慶道，多感厚情。正要叩謝兩位老先生，如何反勞台駕先施。」安主事道：「昨晚老先生還未盡興，爲何就別了？」西門慶道：「晚生已大醉了，臨起身，又被劉公公灌上十數盃葡萄酒，在馬上就要嘔，耐得到家，睡到今日，還有些不醒哩。」笑了一番，又吃過三盃茶，說些閒話，作別去了。應伯爵也推事，故家去。西門慶回進後邊，吃了飯，就坐轎，答拜黃安二主事去。又寫兩個紅禮帖，分付玳安備辦兩副下程，趕到他家面送。當日無話。西門慶來家，吳月娘打點床帳，等候進房。西門慶進了房，月娘就教小玉整設餚饌，盪酒上來。兩人促膝而坐。西門慶道：「我昨夜有了盃酒，你便不肯留我，又假推甚麼身子不好。這咱搗鬼。」月娘道：「這不是搗鬼，果然有些不好，難道夫妻之間，怎地疑心？」西門慶吃了十數盃酒，又吃了些鮮魚鴨臘，便不吃了。月娘叫收過了，小玉點上茶來。西門慶隨便吃了，脫衣上床，枕上綢繆，被中纏綿，言不可盡。這也是吳月娘該有喜事，兩下似水如魚，便得了子了。此結胎正是

花有並頭蓮並蒂，帶宜同挽結同心。

次日西門慶起身梳洗，月娘備有羊羔美酒雞子腰子之物，與他吃了，打發進衙門去。西門慶衙門散了回來，就進李瓶兒房看哥兒。接寫官哥幻化者萬孽自難存李瓶兒抱着孩子，向西門慶道：「前日我有些心愿，未曾了。這兩日身子有些不好，坐淨桶時，常有些血水淋得慌，早晚要酬酬，心愿你又忙碌碌的，不得個閒空。」西門慶道：「你既要了愿時，我叫玳安去接王姑子來，與他商量做些好事，就是了。」便叫玳安分付接王姑子。玳安應諾去了。書童又報：「常二叔和應二爹來到。」已爲借銀伏線西門慶便出迎相見。應伯爵道：「前日謝子純在這裏吃酒，我說的黃四李三的那事，哥應付了他罷。」西門慶道：「我那裏有銀子，應伯爵道：「哥前日已是許下了，如何又變了卦？」哥不要瞞我，等地財主，說個無銀出來，隨分湊些與他罷。」西門慶不答應，他只顧呆了臉。看常時節，寫心事蓋門西慶尙不知局也常時節道：「連日不曾來看哥。」

兒長養麼。西門慶道：生受注念，却纔你李家嫂子，要酬心愿，只得去請王姑子來家，做些好事，應伯爵道：但凡人家富貴，專待子孫掌管，養得來時，須要十分保護，譬如種五穀的，初長時，也得時時灌溉，纔望個秋收。小哥兒萬金之軀，是個掌中珠，又比別的不同。小兒郎二歲有闕，六歲有厄，九歲有煞，又有出痧、出痘等症，哥不是我口，直論起哥兒，自然該與他做些好事。廣種福田，若是嫂子有甚愿心，正宜及早了當，管情交哥兒無災無害。好養說話間，只見玳安來回話道：王姑子不在庵裏，到王尚書府中去了。小的又到王尚書府中，找尋他半日，纔得出來。與他說了，便來了。西門慶聽罷，依舊和伯爵常時說話兒。一處坐地，書童拿些茶來吃了。伯爵因開言道：小弟蒙哥哥厚愛，一向因寒家房子窄隘，不敢簡褻，多有疎失。今日稟明了哥，若明後日得空，望哥同常二哥出門外花園裏，頑耍一日。少盡兄弟孝順之心。常時節從旁贊道：應二哥一片獻芹之心，哥自然鑒納，決沒有見却的理。西門慶道：若論明日，到沒事，兄不該生受。伯爵道：小弟在宅裏，箸子也不知吃了多少下去。今日一盃水酒，當的甚麼。西門慶道：既如此，我便不往別處去了。伯爵道：只是還有一件，小優兒小弟便教了，但郊外去，必須得兩個唱的去，方有興些。西門慶道：這不打緊，我叫人去叫了吳銀兒與韓金釧兒就是了。伯爵道：如此，可知好哩。只是又要哥費心不當。西門慶一面就叫琴童分付去叫吳銀兒、韓金釧兒。明日早往門外花園內唱，琴童應諾去了。不多時，王姑子來到廳上，見西門慶道：個問訊，動問施主。今日見召，不知有甚分付。老身因王尚書府中有些小事去了，不得便來。方纔得脫身。西門慶道：因前日養官哥許下些愿心，一向忙碌碌，未曾完得。托賴皇天保護，日漸長大。我第一來要酬謝佛恩，第二來要消災延壽。二要用字，愚人因此請師父來商議。王姑子道：小兒萬金之軀，全憑佛力保護。老爹不知道，我們佛經上說：人中生有夜叉羅刹，常喜害人，令人無子，傷胎奪命，皆是諸惡鬼所為。又映如今小兒要做好事，定是看經念佛，其餘都不是路了。西門慶便問做甚功德好。王姑子道：先拜卷藥師官哥，經待回向後，再印造兩部陀羅經，極有功德。西門慶問道：不知幾時起經。王姑子道：明日到是好日，就我庵中完愿罷。西門慶點着頭道：依你依你。王姑子說畢，就往後邊見吳月娘和六房姊妹，都在李瓶兒房裏。王姑子各打

了問訊。月娘便道：「今日央你做好事，保護官哥。你幾時起經頭？」王姑子道：「來日黃道吉日，就我庵裏起經。」小玉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因對王姑子道：「師父，我還有句話，一發央及你。」王姑子道：「你老人家有甚話，但說不妨。」李瓶兒道：「自從有了孩子，身子便有些不好，明日疏意裏邊帶過一句，何如行的去？」我另謝你。」戲王姑子道：「這也何難，且待寫疏的時節，一發寫上，就是了。」正是

禍因惡積非無種，禍自天來定有根。

第五十五回 應伯爵隔花戲金釧 任醫官垂帳診瓶兒

詞曰

美酒斗十千，更對花前芳樽肯放手中間。起舞酌花花不語，似解人憐。不醉莫言還，請看枝間已飄零一

片減嬋娟。花落明年猶自好，可惜朱顏。分出右浪淘沙

却說王姑子和李瓶兒、吳月娘商量，來日起經頭停當。月娘便拿了些應用物件，送王姑子去。又教陳敬濟來分付道：「明日你李家丈母拜經，奇保佑官哥。你早去禮拜禮拜，敬濟推道：『爹明日要去門外花園吃酒，留我店裏照管着別人去罷。』原來敬濟聽見應伯爵請下了西門慶，便想要乘機和潘金蓮弄鬆，因此推故。月娘見說，照顧生意，便不違拗他，放他出去了。便着書童禮拜調撥已定，單待明日起經。且說西門慶和應伯爵常時節談笑多時，只見琴童來回話道：「唱的叫了。吳銀兒有病，去不得的。」已為瓶兒引韓金釧兒答應了。明日早去西門慶道：「吳銀兒既病，再去叫董嬌兒罷。」常時節道：「郊外飲酒，有一箇儘勾了，不消又去叫說畢，各各別去，不在話下。」次日黎明，西門慶起身梳洗畢，月娘安排早飯吃了，便乘轎往觀音菴起經。書童飛安跟隨而行。王姑子大門迎接，西門慶進菴來，北面皈依參拜，但見

金仙建化，啓第一之真乘。玉偈演音，集三千之妙利。寶花座上，裝成莊嚴世界。惠日光中，現出歡喜慈悲。香烟繚繞，直透九霄。仙鶴盤旋，飛來祗樹。訪問緣絲，果然稀罕。但思福果，那惜金錢。正是：辦箇至誠心，何處皇

天難感。願將大佛事。保祈殤子彭簪。一語道盡痴心

王姑子宜讀疏頭。西門慶聽了。平身更衣。王姑子捧出茶來。又拿些點心餅菓之物。擺在桌上。西門慶不吃。單呷了口清茶。使上轎回來。留書。童禮拜。正是

願心酬畢喜勿勿。感謝靈神保佑功。更願皈依蓮座下。却教關煞永亨通。

回來紅日纔半竿。應伯爵早同常時節來請。已爲借鈔安根西門慶笑道。那裏有請吃早飯的。我今日雖無事故。也索下午纔好去。應伯爵道。原來哥不知出城二十里有個內相花園。極是華麗。且又幽深。兩三日也遊玩不到哩。因此要早去。盡這一日工夫。可不是好。常時節道。今日哥既沒甚事故。爾來早邀。便索去休。西門慶道。既如此。常二哥和應二哥先行。我乘轎便到了。應伯爵道。專待哥來。說罷。兩人出門。叫頭口前去。又轉到院內。立等了韓金釧兒。坐轎子同去。應伯爵先一日。已着火家來園內。殺雞宰鵝。安排筵席。又叫下兩個優童。隨着去了。西門慶見三人去了多時。便乘轎出門。迤邐漸近。舉頭一看。但見

千樹濃陰。一灣流水。粉牆藏不謝之花。華屋掩無邊之景。武陵桃放。漁人何處識迷津。庾嶺梅開。詞客良辰聯好句。端的是天上蓬萊。人間闔苑。

西門慶贊歎不已。道。好景致。下轎步入園來。應伯爵和常時節出來迎接。園亭內坐的。先是韓金釧兒磕了頭。纔是兩個歌童。磕頭吃了茶。伯爵就要遞上酒來。西門慶道。且住。你們先陪我去瞧瞧景致來。一面立起身來。攙着韓金釧兒。同走。伯爵便引着慢慢的步出迴廊。循朱欄。轉過垂楊邊。一曲茶蘼架。蒼過太湖石。松風亭。來到奇字亭。亭後是繞屋梅花三十樹。中間探梅閣。閣上名人題詠極多。西門慶備細看了。是俗人目下事又過牡丹臺。臺上數十種奇異牡丹。又過北是竹園。園左有聽竹館。風來亭。匾額都是名公手跡。右是金魚池。池上樂水亭。凭朱欄。俯看金魚。却像錦被也。是一片浮在水面。一篇金魚賦西門慶正看得有趣。伯爵催促。又登一個大樓上。寫聽月樓。樓上也有名人題詩。對聯也是刊板砂綠嵌的。總是西門眼中俗情如掬下了樓。往東一座大山。山中八仙洞。深幽廣闊。洞中有石

棋盤壁上鐵笛銅簫似仙家一般。出了洞登山頂。一望滿園都是見的。西門慶走了半日。常時節道。恐怕哥勞倦了。且到園亭上坐坐。再走不遲。西門慶道。十分走不過一分。却又走不得了。多虧了那些擡轎的一日。趕百來里多路。特下註脚大家笑了。讓到園亭裏。西門慶坐了上位。常時節坐東。應伯爵坐西。韓金釧兒在西門慶側邊陪坐。大家送過酒來。西門慶道。今日多有相擾。怎的生受。伯爵道。一盃水酒。哥說那裏話。三人吃穀數盃。兩個歌童上來。西門慶看那歌童。生得

粉塊捏成白面。胭脂點就朱唇。綠糝糝披幾寸青絲。香馥馥着滿身羅綺。秋波一轉。憑他鐵石心腸。檀板輕敲。遮莫金聲玉振。正是但得傾城與傾國。不論南方與北方。

兩個歌童上來。拿着鼓板。合唱了一套時曲。字字錦羣芳綻。錦鮮須知論人熱處已足下即寫瓶兒死矣故此點破唱的嬌喉婉轉。端的是繞梁之聲。西門慶稱贊不已。常時節道。怪他是男子。若是婦女。便無價了。西門慶道。若是婦女。咱也早叫他坐了。決不要他站着唱。伯爵道。哥本是在行人說的話。也在行。衆人都笑起來。三人又吃了數盃。伯爵送上令盆。斟一大

鍾酒。要西門慶行令。西門慶道。這便不消了。伯爵定要行令。西門慶道。我要一個風花雪月。一令已盡下文情事第一是我。第二是常二哥。第三是主人。第四是釧姐。風花雪月至今誰是第一誰是第二誰不是第一誰可嘆但說的出來。只吃這一盃。若說不出。罰一盃。還要講一個笑話。講得好。罷休。不好。從頭再講。如今先是我了。拏起令鍾。一飲而盡。就道。雲淡風輕。近午天。如今該常二哥

了。常時節接過酒來吃了。便道。傍花隨柳過前川。如今該主人家了。應伯爵吃了酒。呆登登講不出來。西門慶道。應二哥請受罰。伯爵道。且待我思量。又遲了一回。被西門慶催逼得緊。便道。洩漏春光有幾分。春梅振衣矣西門慶大

笑道。好個說別字的論起來。講不出該一盃。說別字又該一盃。共兩盃。伯爵笑道。我不信。有兩個雪字。便受罰了。兩盃。衆人都笑了。催他講笑話。伯爵說道。一秀才上京。泊船在揚子江。到晚叫艄公泊別處罷。這里有賊。艄公道。怎的便見得有賊。秀才道。兀那碑上寫的。不是江心賊。艄公笑道。莫不是江心賦。怎便識差了。秀才道。賦便。賦。有

些賊形。一語罵盡却西門慶笑道。難道秀才也識別字。常時節道。應二哥該罰十大盃。伯爵失驚道。却怎的便罰十

些賊形。一語罵盡却西門慶笑道。難道秀才也識別字。常時節道。應二哥該罰十大盃。伯爵失驚道。却怎的便罰十

盃常時節道。你且自家去想。明原來西門慶是山東第一一個財主。却被伯爵說了賊形。可不罵他了。西門慶先沒理會。到被常時節這句話提醒了。伯爵覺失言。取酒罰了兩盃。便求方便。西門慶笑道。你若不該一盃。也不強你。若該罰時。却饒你。不的。伯爵滿面不安。又吃了數盃。聽着常時節道。多嘴。西門慶道。再說來。伯爵道。如今不敢說了。西門慶道。胡亂取笑。顧不的許多。且說來看。伯爵纔安心。又說孔夫子西狩得麟。不能發見。在家裏日夜啼哭。弟子恐怕哭壞了。尋個牯牛。滿身掛了銅錢。哄他。那孔子一見。便識破道。這分明是有錢的牛。犯更妙却怎的做得麟。說罷。慌忙。俺着口跪下道。小人該死了。實是無心。西門慶笑着道。怪狗才還不起來。金釧兒在旁笑道。應花子成年說嘴。麻犯人今日一般也說錯了。又點伯爵大爹別要理他。說的伯爵急了。走起來把金釧兒頭上打了一下。說道。緊自常二那天殺的詔刀。還禁的你這怪賊婦兒來插嘴插舌。兩對不想這一下打重了。把金釧兒疼的要不得。又不敢哭。眨着眼睛。待要使用性兒。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可成個人。嘲戲了我。反又打人。該得何罪。伯爵一面笑着。攙了金釧兒說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恁嬌。輕輕盪得一盪兒。就待哭。你不要哭。明日買件物兒送你。金釧兒揉着頭。聽了他一眼罵道。怪花子。我不要你的物。你買來送你家媽媽子去。自然有用的。伯爵說笑道。我家媽媽子。我自然買與他。你很有趣。我也要買一件送你。又道。哥。我還有個笑話兒。一發奉承了列位罷。一個小娘。因那肚皮大了。有人教道他。你把裙子拴緊。肚皮敢就小了。那小娘真個依下。把裙子牢牢拴着。不多時。拴得疼了。不好過。眨着眼睛。立在門前。一個走過的人看見了。說道。這小淫婦兒。倒像粧霸王哩。這小娘正沒好氣。聽見了。便罵道。怪囚根子。俺蕭何粧不過。誰這裏粧霸王哩。借金釧一解却說畢。一座大笑。連金釧兒也撲哧的笑了。少頃。伯爵飲過酒。便送酒與西門慶完。西門慶道。該釧姐了。金釧兒不肯。常時節道。自然還是哥。西門慶取酒飲了。道。月殿雲梯拜洞仙。令完。西門慶便起身。更衣散步。伯爵一面叫擺上。添換來。轉眼却不見了。韓金釧兒。伯爵四下看時。只見他走到山子那邊。薔薇兒底架下。正打沙窩兒。溺尿。伯爵看見了。連忙折了一枝花枝兒。輕輕走去。蹲在他後面。伸手去挑弄他。韓金釧兒吃了一驚。尿也不會溺完。就立起身來。連褲腰都濕了。情理必至不防常時節從

背後又影來猛力把伯爵一推撲的向前倒了一交險些兒不會濺了一臉子的尿更奇。伯爵扒起來笑罵着趕了打。西門慶立在那邊松陰下看了笑的要不的連韓金釧兒也笑的打跌道。應花子可見天理近哩。於是重新入席飲酒。西門慶道。你這狗才剛纔把俺們都嘲了。如今也要你說箇自己的本色。伯爵連說有有有一財主撒屁幫閒道。不臭。財主慌的道。屁不臭不好了。快請醫人幫閒道。待我聞聞滋味看。假意兒把鼻一嗅。口一嚶。道。回味略有些臭。還不妨。說的衆人都笑了。常峙節道。你自得罪哥哥。怎的把我的本色也說出來。衆人又笑了一場。伯爵又要常峙節與西門慶猜枚飲酒。韓金釧兒又彈唱着奉酒。衆人歡笑不在話下。且說陳敬濟探聽西門慶出門。便百般打扮的俊俏。一心要和潘金蓮弄簪。又不敢造次。只在雪洞裏張看。還想婦人到後園來。等了半日不見來。耐心不過。就一直逕奔到金蓮房裏來。喜得沒有人看見。走到房門首。忽聽得金蓮嬌聲低唱了一句道。莫不你纔得些兒。便將人忘記。因知婦人唱曲。便接口道。我那敢忘記了你。搶進來對金蓮說道。昨日丈母叫我。去觀音菴禮拜。我一心放你不下。推事故不去。今日爹去吃酒了。我絕早就在雪洞裏張望。望得眼穿。並不見有一個俊影兒。因此拚着死。整得進來。金蓮道。村說嘴的。你且禁聲。牆有風。壁有耳。這裏說話不當穩。便寫出驚心。說未畢。窗縫裏隱隱望見小玉。手拿一幅白絹。漸漸走近屋裏來。又忽地轉去了。金蓮忖道。這怪小丫頭。要進房。却又跑轉去。定是忘記甚東西。知道他要再來。慌叫陳敬濟。你速去休。這事不濟了。敬濟沒奈何。一溜烟出去了。果然小玉因月娘叫金蓮描畫副裙。拖送人。沒曾拿得花樣。因此又跑轉去。這也是金蓮造化。不該出醜待的小玉。拿了花樣進門。敬濟已跑去久了。金蓮接着絹兒。尙兀是手顫哩。以此一漸映後文。却以此一漸映前文。許多不杜之漸也。話分兩頭。再表西門慶和應伯爵常峙節三人吃的酩酊方纔起身。伯爵再四留不住。忙跪着告道。莫不哥還怪我那句話麼。可知道留不住哩。西門慶笑道。怪狗才。誰記着你話來。伯爵便取箇大甌兒。滿滿斟了一甌。遞上來。西門慶接過吃了。常峙節又把些細果供上來。西門慶也吃了。便謝伯爵起身。與了金釧兒一兩銀子。叫玳安又賞了歌童三錢銀子。分付我有酒。也着人叫你說畢。上轎便行。兩箇小厮跟隨。伯爵叫火家收過家活。打發了歌童騎頭。口同金釧兒轎

子進城來不題。一絲不漏西門慶到家已是黃昏時分。就進李瓶兒房裏歇了。次日李瓶兒和西門慶說自從養了孩子身上只是不淨。早晨看鏡子。兀那臉皮通黃了。飲食也不想。走動却似閃朧了腿的一般。倘或有些山高水低。丟了孩子。叫誰看管。西門慶見他吊下淚來。便道。前次叫來的醫。吃了藥。並不見好。這回我去請任醫官來看你脈息。吃些丸藥。管就好了。便叫書童寫箇帖兒去請任醫官來。書童依命去了。西門慶自來廳上。只見應伯爵早來謝勞。西門慶謝了相擾。兩人一處坐地說話。不多時。書童通報。任醫官到。西門慶慌忙出迎。和應伯爵厮見。三人依次而坐。書童遞上茶來。吃了。任醫官便動問。府上是那一位貴恙。西門慶道。就是第六個小妾身子有些不好。勞老先生仔細一看。任醫官道。莫不就是前日得哥兒的麼。西門慶道。正是。不知怎麼生起病來。任醫官道。且待學生進去看看。說畢。西門慶陪任醫官。進到李瓶兒屋裏。就床前坐下。叫丫頭把帳兒輕輕揭開一縫。先放出李瓶兒的右手來。用帕兒包着。閣在書上。任醫官道。且待脈息定着。定了一回。然後把三箇指頭。按在脈上。自家低着头。細玩脈息多時。纔放下。李瓶兒在帳縫裏。慢慢的縮了進去。不一時。又把帕兒包着左手。捧將出來。閣在書上。任醫官也如此看了。看完了。便向西門慶道。老夫人兩手脈都看了。却斗膽要瞧瞧氣色。西門慶道。通家朋友。二字直但看何妨。就叫揭起帳兒。任醫官一看。只見臉上桃花紅綻色。眉尖柳葉翠含顰。文後那任醫官略看了兩眼。便對西門慶說。夫人尊顏。學生已是望見了。大約沒有甚事。還要問箇病源。纔是箇望聞問切。西門慶就叫嫺子。只見如意兒打扮的花花哨哨走過來。向任醫官道。箇萬福。把李瓶兒那口燥唇乾。睡不穩的病症。細細說了一遍。那任醫官即便起身。打箇恭兒道。老先生。若是這等。學生保的沒事。大凡以下人家。他形神粗鹵。氣血強旺。可以隨分下藥。就差了些。也不打緊的。如宅上這樣大家。夫人這樣柔弱的形軀。怎容得一毫兒差池。正是藥差指下。延禍四肢。以此望聞問切。一件兒少不得的。前日王吏部的夫人。也有些病症。看來却與夫人相似。學生診了脈。問了病源。看了氣色。心下就明白得緊。到家查了古方。參以己見。把那熱者涼之。虛者補之。停停當當。不消三四劑藥兒。登時好了。那吏部公也感小弟得緊。不論尺頭銀兩。加禮送來。那夫人又有梯己謝意。吏部

公又送學生一箇匾兒。鼓樂喧天。送到家來。匾上寫着儒醫神術四箇大字。近日也有幾箇朋友來看。說道。寫的是甚麼顏體。一箇箇飛得起的。况學生幼年曾讀幾行書。因為家事消乏。就去學那岐黃之術。真正那儒醫兩字。一發道的着哩。幾乎又爲竹山之續西門慶道。既然不妨。極是好了。不瞞老先生說。家中雖有幾房。這是這箇房下。極與學生契合。學生偌大年紀。近日得了小兒。全靠他扶養。怎生差池的。全仗老先生神術。與學生用心兒調治他速好。學生恩有重報。縱是咱們武職。比不的那吏部公須索。也不敢怠慢。任醫官道。老先生這樣相處。小弟一分也不敢望謝。就是那藥本也不敢領。西門慶聽罷。笑將起來。道。學生也不是吃白藥的。近日有箇笑話兒。講的好。有一人說道。人家貓兒。若是犯了癩的病。把烏藥買來喂他吃了。就好了。旁邊有一人問。若是狗兒有病。還吃甚麼藥。那人應聲道。吃白藥。吃白藥。可知道白藥是狗吃的哩。總寫開眼不以爲意。光景而貓狗又攜帶官哥那任醫官拍手大笑道。竟不知那寫白方兒的是什麼。又大笑一回。任醫官道。老先生既然這等說。學生也止求一箇匾兒罷。謝儀斷然不敢。又笑了一回。起身。大家打恭到廳上去。正是

神方得自蓬萊島

脈訣便從少室君

偶爲採芝騎白馬

時緣度世訪豪門

繪圖真本金瓶梅

第五十六回 西門慶兩番慶壽旦

苗員外一諾贈歌童

詞曰

師表方眷遇。魚水君臣。須信從來少。寶運當千。佳辰進五。嵩嶽誕生元老。帝遺早安宗社。人仰雍容廊廟。願歲共祝眉壽。壽比山高。右調喜遷鶯後

却說任醫官看了脈息。依舊到廳上坐下。西門慶便開言道。不知這病症。端的何如。任醫官道。夫人這病。原是產後不慎調理。此處方講脈理因此得來。目下惡路不淨。面帶黃色。飲食也沒些要緊。走動便覺煩勞。依學生愚見。還該謹慎保重。如今夫人兩手脈息虛而不實。按之散大。這病症都只爲火炎肝腑。土虛木旺。虛血妄行。若今爲不治。後邊一發了。不的說畢。西門慶道。如今該用甚藥纔好。任醫官道。只用些清火止血的藥。黃柏知母爲君。其餘再加減些。吃下看住就好了。西門慶聽了。就叫書童封了一兩銀子。送任醫官做藥本。任醫官作謝去了。不一時。送將藥來。李瓶兒屋裏煎服。不在話下。且說西門慶送了任醫官去。回來與應伯爵說話。伯爵因說今日早晨。李三黃四走來說。他這宗香銀子急的緊。再三央我來求哥。好歹哥哥看我面。接濟他這一步兒罷。西門慶道。既是這般急。我也只得依你了。你叫他明日來兌了去罷。一面讓伯爵到小捲棚內。留他吃飯。伯爵因問李桂兒。還在這裏住着哩。東京去的也該來了。一語緊接西門慶道。正是我緊等着。還要打發他往揚州去。恐怕也只在早晚到也。說畢。吃了飯。伯爵別去。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回來。伯爵早已同李智黃四。坐在廳上等。見西門慶回來。都慌忙過來見了。西門慶進去換了衣服。就問月娘。取出徐家來的二百五十兩銀子。又添兌一百五十兩。叫陳敬濟拿了。回到廳上。兌與李三黃四。因說道。我沒銀子。因應二哥再三來說。只得湊與你。我却是就要的。李三道。蒙老爹接濟。怎敢遲延。如今關出這批銀子。一分也不動。就都送來。於是兌收明白。千恩萬謝去了。伯爵也就要去。十兩頭被西門慶留下。正坐的說話。只見平安兒進來。報說。來保東京回來了。伯爵道。我昨日就說也該來了。不一時。來保

進到廳上。與西門慶磕了頭。西門慶便問你見霍爹麼。李桂姐事情怎樣了。來保道。小的親見霍爹。霍爹見了爹的書。隨即叫長班拿帖兒與朱太尉去說。小的也跟了去。朱太尉親分付說。既是太師府中分上。就該都放了。因是六黃太尉送的。難以回他。如尚未到者。但免提。已拿到的。且監些時。他內官性兒。有頭沒尾。等他性兒坦些。也都從輕處就是了。伯爵道。這等說。連齊香兒也免提了。造化他了。來保道。就是祝爹他們也只好打幾下罷了。罪料是沒了。一面取出霍管家書遞上。西門慶看了。說道。老孫與祝麻子做夢也不曉的。是我這裡人情。如弟兒不伯爵道。哥。你也只當積陰隲罷了。來保又說。霍爹見小的。好不歡喜。問爹明日可與老爺去上壽。小的不好回說不去。只得答應敢要來也。霍爹說。來走走也好。我也要與你爹會一會哩。西門慶道。我到也不會打點自去。既是這等說。只得要去走一遭了。因分付來保。你辛苦了。且到後面吃些酒飯。歇息歇息。遲一兩日。還要趕到揚州去哩。來保應諾去了。西門慶就要進去。與李桂姐說知。向伯爵道。你坐着。我就來。伯爵也要去尋李三黃四。乘機說道。我且去着。再來罷。一面別去。西門慶來到月娘房裡。李桂姐已知道信了。忙走過來與西門慶月娘磕頭。謝道。難得爹娘費心。救了我這一場大禍。拿甚麼補報爹娘。月娘道。你既在咱家。恁一場。有些事兒不與你處處。却爲着甚麼來。桂姐道。俺便賴爹娘可憐。救了。只造化齊香兒那小淫婦兒。他甚相干。連他都饒了。他家賺錢賺鈔。帶累俺們受驚怕。俺們倒還只當替他。說了個大人情。不該饒他纔好。已不自認情矣西門慶笑道。真造化了這小淫婦兒了。說了一回。桂姐便要辭了家去道。我家媽還不知道這信哩。我家去說聲。免得記掛。再同媽來與爹娘磕頭罷。西門慶道。也不留你。你且家去說聲。月娘道。桂姐你吃了飯去。桂姐道。娘。我不吃飯了。一面又拜辭。西門慶與月娘衆人。臨去。西門慶說道。事便完了。你今後這王三官兒也少要招攬他。了心桂姐道。爹說的是甚麼話。還招攬他哩。又要招攬他。就把身子爛化了。就是前日也不是我招攬他。月娘道。不招攬他就是了。又平白說誓怎的。映月一面叫轎子。打發桂姐去了。西門慶因告月娘說。要上東京之事。月娘道。既要去。須要早打點。省得臨時忙促急。西門慶道。蟒袍錦綉金花寶貝。上壽禮物。俱已完備。倒只是我的行李不曾整備。月娘道。行李不打緊。西

門慶說畢。就到前邊看李瓶兒去了。到次日。坐在捲棚內。叫了陳敬濟來。看着寫了蔡御史的书。交與來保。又與了他盤纏。叫他明日起早。趕往揚州去不題。倏忽過了數日。看看與蔡太師壽誕將近。只得擇了吉日。分付琴童。玳安書童。畫童四個小厮。跟隨各各收拾行李。不月娘同玉樓金蓮衆人。病矣瓶兒將各色禮物。並冠帶衣服。應用之物。共裝了二十餘扛。頭一日晚。各妻妾衆人。擺設酒筵。和西門慶送行。吃完酒。就進月娘房裡歇宿。次日。把二十扛行李。先打發出門。又發了一張通行的馬牌。仰經過驛遞。起夫馬迎送。各各停當。然後進李瓶兒房裏來。看了官哥兒。與李瓶兒說道。你好好調理。要藥。叫人去問任醫官討。我不久便來家看你。那李瓶閣着淚道。路上小心保重。直送出廳來。和月娘玉樓金蓮打夥兒送了出大門。西門慶乘了涼轎。四個小厮騎了頭口望東京進發。迤邐行來。免不得朝登紫陌。夜宿郵亭。一路看了些山明水秀。相遇的無非都是各路文武官員。進京慶賀壽誕。生辰。扛不計其數。寫太師約行了十餘日。到了東京。進了萬壽城門。那時天色將晚。趕到龍海街牌坊底下。就投霍家屋裏去住歇。那霍管家聞知。西門慶到了。忙出來迎接。各叙寒暄。吃了茶。西門慶叫玳安將行李一一交盤進霍家來。霍謙交府幹收了。就擺酒和西門慶洗塵。不一時。只見剔犀官桌上。擺上珍羞美味來。只好沒有龍肝鳳髓罷了。其餘般般都有。便是蔡太師自家受用。也不過如此。當值的拿上酒來。霍謙先滴了天。然後與西門慶把盞。西門慶也回敬了。兩人坐下。糖菓案酒之物。流水也似遞將上來。爲太師酒過兩巡。西門慶便對霍謙道。學生此來。單爲與老太師慶壽。聊備些微禮。孝順太師。想不見却。只是學生久有一片仰高之心。欲求親家預先稟過。但能得拜在太師門下。做個乾生子。便也不枉了人生一世。不知可以啓口麼。霍謙道。這箇有何難哉。我們主人雖是朝廷大臣。却也極好奉承。今日見了這般盛禮。不但拜做乾子。定然允從。自然還要陞選官爵。西門慶聽說。不勝之喜。飲幾多時。西門慶便推不吃酒了。霍管家道。再請一杯。怎的不吃了。西門慶道。明日有正經事。不敢多飲。再四相勸。只又吃了一杯。霍管家賞了隨從人酒食。就請西門慶到後邊書房裏安歇。排下暖床綃帳。銀鉉錦被。香噴噴的一班小厮扶持。西門慶脫衣上床。獨宿。西門慶一生不慣。那一晚好難捱過。到天明。正待起身。那霍

家門戶重重掩着。直挨到巳牌時分。纔有個人把鑰匙一路開將出來。又稱隨後纔是小厮拿手巾香湯進房來。西門慶梳洗完畢。只見翟管家出來。和西門慶相見坐下。當值的就托出一個朱紅盒子來。裏邊有三下來樣美味。一把銀壺。斟上酒來。吃早飯。翟謙道。請用過早飯。學生先進府去。和主翁說知。然後親家搬禮物進來。西門慶道。多勞費心。酒過數盃。就拿早飯來吃了。收過家活。翟管家道。且權坐一回。學生進府去。便來。翟謙去不多時。就忙來家。問西門慶說。老爺正在書房梳洗。外邊滿朝文武官員。都同候拜壽。未得厮見哩。學生已對老爺說過了。如今先進去拜賀罷。再的住回人雜。學生先去奉候。親家就來罷了。說畢去了。西門慶不勝歡喜。便叫跟隨人拉同翟家幾個伴當。先把那二十扛金銀緞疋。抬到太師府前。一行人應聲去了。西門慶卽冠帶。乘了轎來。只見亂哄哄。挨肩擦背。都是大小官員來上壽的。西門慶遠遠望見一個官員。也乘着轎進龍德坊來。西門慶仔細一看。却認的是故人揚州苗員外。不想那苗員外也望見西門慶。兩個同下轎作揖。叙說寒溫。原來這苗員外。也是一個財主。也是一個他身上也現做着散官之職。兩個向來結交在蔡太師門下。那時也來上壽。三個恰遇了故人。當下兩個忙匆匆。路次話了幾句。問了寓處。分手而別。百忙西門慶來到太師府前。只見

堂開綠野。閣起凌煙。門前寬綽。堪旋馬。閤闥鬼峨。好駐旂。錦綉叢中。風送到畫眉聲巧。金銀堆裏。日映出琪樹花香。左右活屏風。一個個。夷光。紅拂。滿堂死寶。玩一件件。周鼎。商彝。室探明珠十二。黑夜裏。何用燈油。門迎珠履。三千白日。間盡皆名士。罵盡九州四海。大小官員。都來慶賀。六部尙書。三邊總督。無不低頭。正是除却萬年天子貴。只有當朝宰相尊。

西門慶恭身進了大門。翟管家接着。只見中門關着不開。官員都打從角門而入。西門慶便問。爲何今日大事。却不開中門。草翟管家道。中門曾經官家行幸。因此人不敢走。西門慶全翟謙進了幾重門。門上都是武官把守。一些兒也不混亂。是西門見了翟謙。一個個都欠身。問管家從何處來。翟管家答道。舍親打山東來拜壽。老爺的說罷。又走過幾座門。轉幾個灣。無非是畫棟雕梁。金張甲第。隱隱聽見鼓樂之聲。如在天上一般。是西門西門慶又

問道這裏居民隔絕那裏來的鼓樂喧嚷氣霍管家道這是老爹叫的女樂一班二十四人都曉得天魔舞霓裳舞觀音舞但凡老爺早膳中膳夜宴都是奏的如今想是早膳了西門慶聽言未了又鼻子裏覺得異香馥馥樂聲一發近了是西門霍管家道這裏與老爺書房相近了脚步兒放鬆些西門氣轉個迴廊只見一座大廳如寶殿仙宮廳前孔雀仙鶴種種珍禽又有那瓊花曇花佛桑花四時不謝開的閃閃爍爍應接不暇西門慶還未敢闖進請霍管家先進去了然後挨排排走到堂前是西門只見堂上虎皮交椅上坐一個大猩紅蟒衣的是太師了屏風後列有二三十個美女比六房一個個都是宮樣粧束執巾執扇捧擁着他霍管家也站在一邊西門慶朝上拜了四拜蔡太師也起身就絨單上回了個禮這是初相見了落後霍管家走近蔡太師耳邊暗暗說了幾句話下來西門慶理會的是那話了大力宏才又朝上拜四拜蔡太師便不答禮這四拜是認乾爺因此受了西門慶開言便以父子稱呼道孩兒沒恁孝順爺爺今日華誕特備的幾件菲儀聊表千里鷺毛之意願老爺壽比南山蔡太師道還怎的生受便請坐下當值的拿了把椅子上來西門慶朝上作了個揖道告坐了就西邊坐地吃茶霍管家忙跑出來叫抬禮物的都進來須臾二十扛禮物擺列在階下揭開了涼箱蓋呈上一個禮目大紅蟒袍一套官綠龍袍一套漢錦二十疋蜀錦二十疋火浣布二十疋西洋布二十疋其餘花素尺頭共四十疋獅蠻玉帶一圍金鎖奇南香帶一圍玉杯犀杯各十對赤金攢花爵杯各八隻明珠十顆又另外黃金二百兩進上蔡太師做贄見禮蔡太師看了禮目又瞧見抬上二十來扛心下十分歡喜說了聲多謝便叫霍管家收進庫房去了一面分付擺酒款待西門慶因見他忙冲冲就起身辭蔡太師太師道既然如此下午早來罷西門慶又作個揖起身出來蔡太師送了幾步便不送了西門慶依舊和霍管家同出府來霍管家府內有事也作別進去西門慶竟回到霍家來脫下冠帶已整了午飯吃了一頓回到書房打了個盹寫盡纏繞一片精神迎合之處恰好蔡太師差舍人邀請赴席西門慶謝了些扇金着先去了即便重整冠帶又叫玳安封下許多賞封做一拜匣盛了跟隨着四個小厮復乘轎望太師府來蔡太師那日滿朝文武官員來慶賀的各各請酒自次日爲始分做三停第一日是皇

親內相。第二日是尙書顯要衙門官員。第三日是內外大小等職。只有西門慶一來遠客。二來送了許多禮物。蔡太師倒十分歡喜。因此就是正日。獨獨請他一個。見西門慶到了。忙走出軒下相迎。西門慶再四謙遜。讓爺翁先行。自家屈着背。輕輕跨入檻內。蔡太師道。遠勞駕從。又損隆儀。今日畧坐。稍表微忱。西門慶道。孩兒戴天履地。全賴爺翁洪福。些小敬意。何足掛懷。兩個喁喁笑語。真是父子一般。不謂起先層層寫來的。一個太師却如此抹殺。二十四個美女。一齊奏樂。府幹當值的。斟上酒來。蔡太師要與西門慶把盞。西門慶力辭不敢。只領了一盞立飲而盡。隨即坐了桌席。西門慶叫書童取過一隻黃金桃杯。斟上一杯。滿滿。走到蔡太師席前。雙膝跪下道。願爺翁千歲。蔡太師滿面歡喜道。孩兒起來。接過便飲個完。西門慶纔起身。依舊坐下。那時相府華筵。珍奇萬狀。都不必說。西門慶直飲到黃昏時候。拿賞封賞了諸執役人。纔作謝告別道。爺翁貴冗。孩兒就此叩謝。後日再不敢來求見了。出了府門。仍到翟家安歇。次日要拜苗員外。着玳安跟尋了一日。却在皇城後李太監房中住下。玳安拿着帖子通報了。苗員外出來迎道。學生正想個知心朋友講講。恰好來得湊巧。就留西門慶筵宴。西門慶推却不過。只得便住了。當下山餚海錯。不計其數。又有兩個歌童。生的眉清目秀。頓開喉音。唱幾套曲兒。西門慶指着玳安琴童。向苗員外說道。這班蠢材。只會吃酒飯。怎地比的那兩個。苗員外笑道。只怕伏侍不的老先生。若愛時。就送上。也何難。西門慶謙謝。不敢奪人之好。飲到更深。別了苗員外。依舊來翟家歇。那幾日內。相府管事的。各各請酒。留連了八九日。西門慶歸心如箭。便叫玳安收拾行李。翟管家苦死留住。只得又吃了一夕酒。重叙姻親。極其眷戀。次日早起。辭別望山東。而一路水宿風餐。不在話下。且說月娘家中。自從西門慶往東京慶壽姊妹們望眼巴巴。各自在屋裏做些針黹。通不出來閒耍。只有潘金蓮打扮的如花似玉。喬模喬樣。丫鬢髻裏。或是猜枚。或是抹牌。說也有笑。也有往的。通沒些成色。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只想着陳敬濟。每日只在花園雪洞內。耍來耍去。指望一時湊巧。此處又將二人一寫映後不能謹於始耳。敬濟也一心想着婦人。不時進來尋撞。撞見無人。便說說笑笑做一處。只恨人多眼多。不敢大胆無禮。正是

雖然未入巫山夢，却得時逢洛水神。

一日吳月娘、孟玉樓、李瓶兒同一處坐地。只見玳安慌慌跑進門來，見月娘眾人，磕了頭，報道：「爹回來了。」月娘便問如今在那裏。玳安道：「小的一路騎頭口，拿着馬牌先行，因此先到家。爹這時節也差不上二十里遠，近了月娘道：『你會吃飯沒有？』玳安道：『從早上吃來，却不會吃中飯。』月娘便分付整飯伺候。一面就和六房姊妹同夥兒到廳上迎接。正是：

詩人老去鴛鴦在，公子歸時燕燕忙。

妻妾們在廳上等候多時。西門慶方到門前下轎了。衆妻妾一齊相迎進去。西門慶先和月娘厮見畢，然後孟玉樓、李瓶兒、潘金蓮依次見了。各叙寒溫，落後書童、琴童、畫童也來磕了頭，自去廚下吃飯。西門慶把路上辛苦，并到翟家住下。感蔡太師厚情，請酒，并與內相日日吃酒事情，備細說了一遍。却不說出新做乾子事來因問李瓶兒：「孩子這幾日好麼？你身子吃的任醫官藥，有些應驗麼？」我雖則往東京，一心只吊不下家裏。李瓶兒道：「孩子也沒甚事。我身子吃藥後，略覺好些。」月娘一面收好行李，及蔡太師送的下程，一面做飯與西門慶吃。到晚又設酒和西門慶接風。西門慶晚夕就在月娘房裏歇了。兩個是久早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懽愛之情，俱不必說。次日陳敬濟和大姐也來見了。說了些店裏的帳目。不應伯爵和常時節打聽的來家，都來探望。西門慶出來相見畢，兩個一齊說：「哥一路辛苦。」西門慶便把東京富麗的事情及大師管待情分備細說了一遍。兩人只顧稱羨不已。當日西門慶留二人吃了一日酒。常時節臨起身，向西門慶道：「小弟有一事相求，不知哥哥可照顧麼？說着只是低了臉，半含半吐。」西門慶道：「但說不妨。」常時節道：「實爲住的房子不方便，待要尋間房子安身，却沒有銀子。因此要求哥哥周濟些兒。日後少不的加些利錢送還哥。」西門慶道：「相處中說甚利錢？只我如今忙忙的那討銀子？且待韓夥計的貨船來家，自有個處說罷。」常時節應伯爵作辭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苗員外自與西門慶相會，在酒席上把兩個歌童許下，不想西門慶歸心如箭，不會別的他，竟自歸來。苗員外還道：「西門慶在京，差伴當來翟家問，纔曉得西門慶家去。」

了。苗員外自想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我既許了他，怎麼失信？於是叫過兩個歌童分付道：我前日請山東西門大官人，曾把你兩個許下他。我如今就要送你到他家去。你們早收拾行李。那兩個歌童一齊跪告道：小的們伏侍的員外多年，員外不知費盡多少心力，教的俺們這些南曲，却不留下自家歡樂。怎地到送與別人說罷。撲簌簌吊下淚來。那員外也覺悽然不樂，說道：你也說的是。咱何苦定要送人？只是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那孔聖人說的話，怎麼違得？也知孔聖人違不得如今也由不得你了。待咱寫書一封，差人送你去，教他好生看覷你就是了。兩個歌童違拗不過，只得應諾起來。苗員外就叫那門館先生寫着一封書信，寫那相送歌童之意，又寫個禮單兒。把些尺頭書帕封了。差家人苗實齋書護送兩個歌童往西門慶家來。兩個歌童洒淚辭謝了員外，翻身上馬，迤邐同望山東大道而來。有日到了清河縣，三人下馬訪問，一直逕到縣牌坊西門慶家府裏投下。却說西門慶自從東京到家，每日忙不迭送禮的，請酒的，日日三朋四友，以此竟不會到衙門裏去。那日稍閒無事，纔到衙門裏，升堂畫卯，把那些解到的人犯，同夏提刑一一審問一番，審問了半日，公事畢，方乘了一乘涼轎，幾個牢子喝道，簇擁來家。只見那苗實與兩個歌童已是候的久了，就跟着西門慶的轎子，隨到前廳跪下。稟說：小的是揚州苗員外，有書拜候老爹，隨將書并禮物呈上。西門慶連忙說道：請起來。一面打開副啓，細細看了，見是送他歌童，心下喜之不勝，說道：我與你員外意外相逢，不想就蒙你員外情投意合，酒後一言，就果然相贈。又不憚千里送來，你員外真可謂千金一諾矣。難得難得。兩個歌童從新走過，又磕了四個頭，說道：員外着小的們伏侍老爹，萬求老爹青目。西門慶道：你起來。我自然重用。一面叫擺酒飯，管待苗實，並兩個歌童。一面整辦厚禮，綾羅細軟，修書答謝員外。一面就叫兩個歌童在于書房伺候，不想韓道國老婆王六兒，因見西門慶事忙，要時常通個信兒，沒人往來，算計將他兄弟王經，纔十五六歲，也生得清秀，送來伏侍西門慶，也是這日進去。又照管王六兒西門慶一例收下，也叫在書房中伺候。西門慶正在廳上分撥，忽伯爵走來，西門慶與他說知苗員外送歌童之事，就叫玳安裏面討出酒菜兒來，留他坐，就叫兩個歌童來唱南曲。那兩個歌童走近席前，並足而立，手執檀板，唱了一套新水令小園

昨夜放江梅蓋送鴻迎燕乃春時而春梅已欲放矣西門韶華將盡守備府中春色將來矣此文字太過接處果然是響遏行雲調成白雪。伯爵聽了歡喜的打跌。贊說道：哥的大福。偏有這些妙人兒送將來。也難爲這苗員外好情。西門慶道：我少不得尋重禮答他。一面又與這歌童起了兩個名。一個叫春鴻。一個叫春燕。又叫他唱了幾個小唱兒。二人吃了一回酒。伯爵方纔別去。正是

風花弄影新鶯囀。俱是筵前歌舞人。

第五十七回 西門慶捐金助朋友 常時節得鈔傲妻兒

詩曰

清河豪士天下奇。意氣相投山可移。濟人不惜千金諾。狂飲甯辭百夜期。

雕盤綺食會衆客。吳歌趙舞香風吹。室中亦有三千士。他日酬恩知是誰。吳盡天 下萬世

話說西門慶留下兩個歌童。隨即打發苗家人回書禮物。又賞了些銀錢。苗實領書磕頭謝了出門。後來不多些

時。春燕死了。止春鴻一人。送去已往迎不得將來矣正是

千金散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

却說常時節自那日求了西門慶的事情。還不得到手。房主又日夜催逼。恰遇西門慶從東京回家。今日也接風。明日也接風。一連過了十來日。只得個會面。常言道：見面情難盡。一個不見。却告訴誰。每日央了應伯爵。只走到大官人門首。問聲說不在。就空回了。回家又被渾家埋怨道：你也是男子漢。丈夫人。房子沒閒住。吃這般懊惱氣。你平日只認的西門大官人。今日求些周濟。也做了瓶落水。說的常時節有口無言。呆瞪瞪不敢做聲。到了明日。早起身。尋了應伯爵。來到一個酒店內。便請伯爵吃三杯。伯爵道：這却不當生受。常時節拉了坐下。量酒打上酒來。擺下一盤薰肉。一盤鮮魚。酒過兩巡。十弟兄如此所爲酒肉弟兄也常時節道：小弟向求哥。和西門大官人說的事情。這幾日還不能會面。房子又催逼的緊。昨晚被房子聒絮了一夜。耐不的。五更抽身。專求哥趁着大官人還沒出門時。慢慢的候他。不知哥意下如何。應伯爵道：受人之托。必當終人之事。我今日好歹要大官人。助你些就是了。兩個又

吃過幾盃。應伯爵便推早酒不吃了。常時節又勸一盃。算還酒錢。一同出門。徑奔西門慶家裏來。那時正是新秋時候。金風薦爽。西門慶連醉了幾日。覺精神減了幾分。正遇周內相請酒。便推事故不去。自在花園藏春塢。和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五個尋花問柳。頑耍不快活。勝筵常時節和應伯爵來到廳上。問知大官人在屋裡。滿心歡喜。坐着等了好半日。却不見出來。只見門外書童和畫童兩個抬着一隻箱子。都是綾絹衣服。氣吁吁走進門來。亂嚷道。等了這半日。還只得一半。就廳上歇下。應伯爵便問你爹在那裏。書童道。爹在園裏頑耍哩。伯爵道。勞你說聲。兩個依舊抬着進去了。不一時。書童走出來道。爹請應二爹常二叔少待。便來也。兩人又等了一回。西門慶纔走出來。二人作了揖。便請坐的。伯爵道。連日哥吃酒忙。不得些空。今日却怎的在家裏。西門慶道。自從那日別後。整日被人家請去吃酒。醉的不了。通沒些精神。今日又有人請酒。我只推有事不去。伯爵道。方纔那一箱衣服。是那裏抬來的。西門慶道。目下交了秋。大家都要添些秋衣。方纔一箱。是你大娘子的。還做不完。纔勾一半哩。常時節伸着舌道。六房嫂子。就六箱了。好不費事。小戶人家。一疋布也難得。事心哥果是財主哩。西門慶和應伯爵都笑起來。伯爵道。這兩日杭州貨船。怎的還不見到。不知買賣貨物如何。這幾日不知李三黃四的銀子。曾在府裏頭關了些送來與哥麼。西門慶道。貨船不知在那裏担關着。書也沒捎封寄來。好生放不下。李三黃四的。又說在出月纔。應伯爵挨到身邊坐下。乘間便說。常二哥那一日。在哥席上求的事情。一向哥又沒的空。不會說的。常二哥被房主催逼慌了。每日被嫂子埋怨。二哥只埋做一團。沒個理會。如今又是秋涼了。身下皮襖兒。又當在典鋪裡。哥若有好心。常言道。救人須救急時無省的他。嫂子日夜在屋裡絮絮叨叨。況且尋的房子住着。也是哥的體面。因此常二哥央小弟特地來求哥。早些周濟他罷。西門慶道。我會許下他來。因為東京去費的銀子多了。本待等韓夥計到家。和他理會。如今又恁地要緊。伯爵道。不是常二哥要緊。當不的他。嫂子聒絮。只得求哥早些便好。西門慶躊躇了半晌道。既這等也不難。且問你要多少房子纔勾住。伯爵道。他兩口兒。也得一間門面。一間客坐。一間床房。一間廚竈。四間房子。是少不得的。論着價銀。也得三四錠多銀子。哥只早晚湊些。教他

成就了這樁事罷。西門慶道：今日先把幾兩碎銀與他拿去買件衣服，辦些家活，盤攪過來，待尋下房子。我自兌銀與你成交，可好麼？兩個一齊謝道：難得哥好心。西門慶便叫書童去對你大娘說，皮匣內一包碎銀，取了出來。書童應諾，不一時，取了一包銀子出來，遞與西門慶。西門慶對常時節道：這一包碎銀子，是那日東京太師府賞封剩下的十二兩，你拿去向雜用，打開與常時節看，都是三五錢一塊的零碎紋銀。常時節接過，放在衣袖裏，就作揖謝了。西門慶道：我這幾日不是要遲你的，你又沒會尋的，只等你尋下，待我有銀，一起兌去便了。常時節又稱謝不迭。三個依舊坐下，伯爵便道：多少古人，輕財好施，到後來子孫高大門閥，把祖宗基業一發增的多了。也須問其如何來者，苗青之物可濟人乎？慳吝的積下許多金寶，後來子孫不好，連祖宗墳土也不保。可知天道好還哩。西門慶道：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靜的，怎肯埋沒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個人堆積，就有一個人缺少了，因此積下財寶，極有罪的。爲財字一哭正說着，只見書童托出飯來，三人吃畢，常時節作謝起身，袖着銀子，歡喜走到家來。剛剛進門，只見渾家鬧吵吵，嚷將出來，罵道：梧桐叶落，滿身光棍的行貨子，出去一日，把老婆餓在家裏，尙兀自千歡萬喜到家來，可不害羞哩。房子沒的住，受別人許多酸渥氣，只叫老婆耳朵裏受用。那常二只是不開口，任老婆罵的完了，輕輕把袖裏銀子摸將出來，放在桌兒上，打開瞧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閃閃響當當，無價之寶，滿身通麻了，恨沒口水噴你下去。你早些來，時不受這淫婦幾場氣了。又爲財字一哭那婦人明明看見包裏十二、三兩銀子，一堆喜的搶近前來，就想要在老公手裡奪去。常二道：你生平會罵漢子，見了銀子，就來親近哩。我明日把銀子買些衣服穿，自去別處過活，再不和你鬼混了。那婦人陪着笑臉道：我的哥，端的此是那裡來的這些銀子？常二也不做聲。婦人又問道：我的哥，難道你便怨了我，我也只是要你成家。爲銀子今番有了銀子，和你商量停當，買房子安身，却不好，倒恁地喬張致，我做老婆的，不曾有失花兒，憑你怨我，也是枉了。常二也不開口。那婦人只顧饒舌，又見常二不瞅不睬，自家也有幾分慚愧，禁不得吊下淚來。爲銀子常二看了歎口氣道：婦人家不耕不織，把老公恁地潑罵，那婦人一發吊下淚來，兩個大都閉着口，又沒個人勸解，悶悶的坐着。常二尋思道：婦人家也是難

做受了辛苦埋怨人也怪他。不的。我今日有了銀子，也不保他人，就道我薄情，使大官人知道，也須斷我不是。可憐就對那婦人笑道：我自要你，誰怪你來？只你時常聒噪，我只得忍着出門去了，却誰怨你來？我明白和你說。這銀子原是早上耐你，不的，特地請了應二哥，在酒店裏吃了三盃。非此亦不一能可歎一同往大官人宅裏等候，恰好大官人正在家，沒曾去吃酒，虧了應二哥許多婉轉，纔得這些銀子到手，還許我尋下房子，免銀與我成交哩。這十二兩是先教我盤攪過日子的。那婦人道：原來正是大官人與你的，如今不要花費開了，尋件衣服過冬，省的耐冷。常二道：我正要和你商量。十二兩紋銀，買幾件衣服，辦幾件家活，在家裏，等有了新房子，搬進去，也好看些。只是感不盡大官人恁好情。後日搬了房子，也索請他坐坐，是婦人道：且到那時，再作理會。正是

惟有感恩并積恨 萬年千載不生塵

常二與婦人說了一回，婦人道：你吃飯來沒有？常二道：也是大官人屋裡吃來的，你沒曾吃飯，就拿銀子買了米來。婦人道：仔細拴着銀子，我等你就來。可憐常二取拷老，望街上買了米，拷老上又放着一塊羊肉，拿進門來。婦人迎門接住道：迎門接住與前進門關將出來喜怒顏色躍然紙上妙筆也這塊羊肉，又買他做甚？常二笑道：剛纔說出許多辛苦，不爭這一些羊肉，就牛也該宰幾個請你。婦人笑着，常二罵道：狠心的賊，今日便懷恨在心，看你恁的，奈何了？我常二道：只怕有一日，叫我一萬聲，哥任你肚子餓得疼疼的，我也只不管你哩。試試手段，看那婦人聽說，笑的往後邊打水去了。

當下婦人做了飯，切了一塊羊肉擺在桌兒上，便叫哥吃飯。常二這我纔吃的飯，不要吃了，你餓的慌，自吃些罷。那婦人便一個自吃了，收了家活，打發常二去買衣服。常二袖着銀子，一直奔到大街上來，看了幾家，都不中意，只買了一件青杭絹女襖，一條綠袖裙子，一件月藍色袖衫兒，一件紅綾襖子，一件白綢裙兒，共五件，又自己貼身的買了一件鶯黃綾襖子，一件丁香色綢直身，又幾件布草衣服，共用去六兩五錢銀子，打做一包，背到家中，叫婦人打開看看。婦人看了，便問多少銀子買的？常二道：六兩五錢銀子。婦人道：雖不便宜，却值這些銀子，一面收拾箱籠放好，明日去買家活。確有當日婦人懽天喜地過了一日埋怨的話都吊在東洋大海去了。一篇柴米夫妻的文字

不在話下。再表應伯爵和西門慶兩個。自打發常時節出門。仍舊在廳上坐的。西門慶因說起。我雖是個武職。恁的一個門面。京城內外。也交結許多官員。近日又拜在太師門下。那些通問的書柬。流水也似往來。我又不得細工夫料理。我一心要尋個先生在屋裏。叫他替我寫寫。省些氣力也好。只沒個有才學人的。你看有時。便對我說。伯爵道。哥。你若別樣。却有要這個到難。第一要才學。第二就要人品了。又要好相處。沒些說是說非。翻唇弄舌。這就好了。伏若是平平才學。又做慣搗鬼的。怎用的他。小弟只有一個朋友。他現是本州秀才。應舉過幾次。只不得中。他胸中才學。果然班馬之上。就是人品也。孔孟之流。他和小弟通家兄弟。極有情分。曾記他十年前。應舉兩道策。那一科試官。極口贊好。不想又有一個賽過他的。便不中了。後來連走了幾科。禁不的髮白鬢斑。如今雖是飄零書劍家裏。也還有一百畝田。三四帶房子住着。西門慶道。他家幾口兒。也勾用了。却怎的肯來人家坐館。應伯爵道。當先有的田房。都被那些大戶人家買去了。如今只剩得雙手皮哩。西門慶道。原來是賣過的田。算甚麼數。伯爵道。這個是算不的數了。只他一個渾家。年紀只好二十左右。生的十分美貌。又有兩個孩子。纔三四歲。西門慶道。他家有子美貌渾家。那肯出來。伯爵道。喜的是兩年前。渾家不守本分。跟了個人。走上東京去了。兩個孩子。又出痘死了。如今止存他一口。定然肯出來。西門慶笑道。恁地說的他好。都是鬼混。你且說他姓甚麼。伯爵道。姓水。銀瓶落水。故必歸水。他才學果然無比。哥若用他時。管情書柬詩詞。一個個增上哥的光輝。人看了時。都道西門慶大官人。恁地才學哩。西門慶道。你都是吊慌。我却不信。你記的他書柬兒。念來我聽。看好時。我就請他來家撥問。房子住下。只一口兒。也好看承的。伯爵道。曾記得他捎書來。要我替他尋個主兒。這一封書。略記的幾句。念與哥聽。

書寄應哥前。別來思。不待言。滿門兒托都康健。舍字在邊。傍立着官。有時一定求方便。羨如椽。往來言疏。落筆起雲煙。

西門慶聽畢。便大笑將起來道。他既要你替他尋個好主子。却怎的不捎書來。到寫一隻曲兒來。又做的不好。可知道他才學荒疎。人品散蕩哩。伯爵道。這到不要作准他。只爲他與我是三世之交。自小同上學堂。先生曾道應

家學生子和水學生子一般的聰明伶俐。後來一定長進。落後做文字。一樣同做。再沒些妬忌。極好兄弟。故此不拘形迹。便隨意寫個黃鶯兒曲兒。況且那隻曲兒。也到做的有趣。西門慶道。別的罷了。只第五句是甚麼說話。伯爵道。哥不知道。這正是拆白道字。尤人所難。舍字在邊。旁立着官字。不是個館字。若有館時。千萬要舉薦。因此說有時定要行方便。哥你看他詞裏。有一個字兒。是閒話麼。只這幾句。穩穩把心窩裏事。都寫在紙上。可不好哩。西門慶被伯爵說的他恁地好處。到沒的說了。一對勝子妙絕只得對伯爵道。到不知他人品如何。伯爵道。他人品比才學尤高。前年他在一個李侍郎府裏坐館。那李家有幾十個丫頭。一個個都是美貌俊俏的。又有幾個伏侍的小厮。也一個個都標致的。那水秀才連住了四五年。再不起一些邪念。後來不想被幾個壞事的丫頭小厮。見他似聖人一般。反去日夜括他。那水秀才又極好慈悲的人。便口軟把不定了。因此被主人逐出門來。闖動街坊。人人都說他無行。其實水秀才原是坐懷不亂的。若哥請他來家。憑你許多丫頭小厮。來來去去。你看水秀才亂麼。伏重再不亂的。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單管說慌。吊皮鬼混人。前日敝同僚夏龍溪請的先生倪桂岩。曾說他有個姓溫的秀才。水秀才總是溫秀才之影也且待他來時再處。正是

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

第五十八回 開緣簿千金喜捨 戲雕欄一笑回真

詩曰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巍。前佛不復辨。石身一莓苔。惟有古殿存。

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公為領兵徒。咄嗟西施開。

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諸天必歡喜。鬼物無嫌猜。

話說那山東東平府地方。向來有個永福禪寺。起建自梁武帝普通二年。開山是那萬廻老祖。怎麼叫做萬廻老祖。因那老祖做孩子的時節。纔七八歲。有個哥兒從軍邊上。音信不通。不知生死。他老娘思想大的孩兒。時常在

家啼哭。忽一日孩子問母親說道：娘這等清平世界，咱家也儘挨得過，爲何時時吊下淚來？娘你說與咱，咱也好分憂的。二句哭盡天下父母老娘就說：小孩子你那裏知道？自從你老頭兒去世，你大哥哥到邊上去，做了長官，四五年信兒也沒一個，不知他生死存亡，教我老人家怎生吊的下。說着，又哭起來。那孩子說：早是這等，有何難哉？娘如今哥在那裏？咱做弟郎的，早晚間走去，找尋哥兒，討個信來，回覆你老人家，却不是好？那婆婆一頭哭，一頭笑起來，說道：怪呆子，你哥若是一百二百里程途，便可去的，直在那遼東地方去，此一萬餘里，就是好漢子，也走四五個月纔到哩。你孩兒家，怎麼去的？那孩子就說：曠若是果在遼東地，終不在個天上。我去尋哥兒就回也。只見他把布鞋兒繫好了，把直裰兒整一整，望着老娘拜個揖，一溜煙去了。那婆婆叫之不應，追之不及，愈添愁悶，也有隣舍街坊，婆兒婦女，前來解勸，說道：孩兒小，怎去的遠？早晚間自回也。因此婆婆收着兩眶眼淚，悶悶坐的，看看紅日西沉，那婆婆探頭探腦，向外張望，只見遠遠黑寂寂影兒裏，有一個小的兒來也。那婆婆就說：靠天靠地，靠日月三光，若俺的小兒子來了，也不枉了俺修齋吃素的念頭。只見那萬回老祖，忽地跪到跟前，說：娘，你還未睡哩，咱已到遼東，找尋哥兒，討的平安家信來也。婆婆笑道：孩兒，你不去的正好，免教我老人家掛心。只是不要吊慌，哄着老娘。那有一萬里路程，朝暮往還的，孩兒道：娘，你不信麼？一面卸下衣包，取出平安家信，果然是他哥兒手筆，又取出一件汗衫，帶回漿洗，也是婆婆親手縫的，毫厘不爽。因此哄動了街坊，叫做萬回。日後捨俗出家，就叫做萬廻長老。果然道德高妙，神通廣大。曾在後趙皇帝石虎跟前，吞下兩升鐵針，又在梁武帝殿下，在頭頂上取出舍利三顆。因此勅建永福禪寺。特爲永福寺，開衆人將散矣。做萬廻老祖的香火院，正不知費了多少錢糧，正是

神僧出世神通大。

聖主尊隆聖澤深。

不想歲月如梭，時移事改，那萬回老祖，歸天圓寂，就有些得皮得肉的上人們，一個個多化去了。只有幾個債賴和尚，養老婆吃燒酒，其事兒不弄出來，不消幾日兒，把袈裟也當了。鐘兒磬兒都典了。殿上椽兒磚兒瓦兒，換酒吃了，弄的那雨淋風刮，佛像兒倒的，荒荒涼涼，將一片鐘鼓道場，忽變作荒煙衰草。三十四年，那一個肯扶衰起

廢小小一不想有個道長老原是西印度國出身因慕中國清華打從流沙河星宿海走了八九個年頭纔到中華區處眼炎涼迤邐來到山東就卓錫在這個破寺裏面壁九年不言不語真個是

佛法原無文字障 工夫好向靜中尋

忽一日發個念頭說道呀這寺院倒塌的不成模樣了這些蠢狗才賸的禿驢止會吃酒啖飯把這古佛道場弄得赤白地豈不可惜到今日咱不做主那個做主咱不出頭那個出頭一語哭盡天況山東有個西門大官人居錦衣之職他家私巨萬富比王侯前日餞送蔡御史曾在咱這裏擺設酒席他見寺宇傾頽就有個鼎建重新的意思若得他爲主作倡管情早晚間把這好事成就也咱須去走一遭當時喚起法子徒孫打起鐘鼓舉集大衆上堂宣揚此旨那長老怎生打扮但見

身上禪衣猩血染

雙環掛耳是黃金

手中錫杖光如鏡

百八明珠耀日明

開覺明路現金繩

提起凡夫夢亦醒

麗眉紺髮銅鈴眼

道是西天老聖僧

長老宣揚已畢就叫行者拿過文房四寶寫了一篇疏文好長老真個是古佛菩薩現身於是辭了大衆着上禪鞋戴上個斗笠子一壁廂直奔到西門慶家裏來且說西門慶送過了應伯爵走到吳月娘房內把應伯爵薦水秀才的事體說了一番就說道咱前日東京去多得衆親朋與咱把盞如今少不的也要整酒回答他今日到空閒就把這事兒完了罷當下就叫了玳安分付買辦啜飯之類又分付小廝分頭去請各位一面拉着月娘走到李瓶兒房裏來看官哥李瓶兒笑嘻嘻的接住了就叫嫺子抱出官哥兒來只見眉目稀疏就如粉塊粧成笑欣欣直攬到月娘懷裏來月娘把手接着抱起道我的兒恁的乖覺長大來定是聰明伶俐的又向那孩子說兒長大起來恁地奉養老娘哩李瓶兒就說娘說那裏話假若兒子長成討的一官半職也先向上頭封贈起那鳳冠霞帔穩穩兒先到娘哩西門慶接口便說兒你長大來還擇個文官不要學你家老子做個西班出身雖有興頭却沒十分尊重勿與他聽見正說着不想潘金蓮在外邊聽見不覺怒從心上起就罵道沒廉耻弄虛牌的臭娼棍偏你

會養兒子也不會經過三個黃梅。四個夏至。又不曾長成十五六歲。出痘過關。上學堂讀書。還是個水泡。與閻羅王合養在這裏的。一瓶兒怎見的就做官。就封贈那老夫人。二瓶兒怪賊蠢才。沒廉耻的貨。怎的就能够掙個文官。不要像你。三瓶兒西門姑爺。甚而語愈急矣正在嘮嘮叨叨。喃喃喃喃。一頭罵。一頭着惱的時節。只見玳安走將進來。叫聲五娘道。爹在那裏。金蓮便罵怪尖嘴的賊根子。那個曉的你什麼。爹在那裏。怎的到我這屋裏來。他自有五花官誥的太奶奶。老封婆。八珍五鼎奉養他的。在那裏。那裏問着我討。那玳安就曉的不是路了。望六娘房裏就走。走到房門前。打個咳嗽。朝着西門慶道。應二爹在廳上。西門慶道。應二爹纔送的他去。又做甚。玳安道。爹出去便知。西門慶只得撇了月娘李瓶兒。走到外邊。見伯爵正要問話。只見那慕緣的道長老。已到西門慶門首了。高聲叫阿彌陀佛。這首西門老爹門首麼。那個掌事的管家。與吾傳報一聲。說道。扶桂子保蘭孫求福有福。求壽有壽。得東京慕緣的長老求見。原來西門慶平日原是一個撒漫使錢的漢子。又是新得官。哥心下十分歡喜。也要幹的好事。保佑孩兒小厮們却曉得。並不作難。一壁廂進報西門慶。西門慶就說。且叫他進來。看不一時。請那長老進到花廳裏。面打了個問訊。說道。貧僧出身西印度國。行脚到東京汴梁。卓錫在永福禪寺。面壁九年。頗傳心印。止爲那殿宇傾頹。琳宮倒塌。貧僧想起來。爲佛弟子。自應爲佛出力。因此貧僧發了這個念頭。前日老檀越餞行。各位老翁時。悲憐本寺廢壞。也有個良心美腹。要和本寺作主。那時諸佛菩薩已作證。盟貧僧記的佛經上說得好。如有世間善男子善女人。以金錢喜捨莊嚴佛像者。主得桂子蘭孫。端嚴美貌。日後早登科甲。蔭子封妻之報。一語故此特叩高門。不拘一百五千。求老檀越開疏發心。成就善果。就把錦帕展開。取出那募緣疏簿。雙手遞上。不想那一席話兒。早已把西門慶的心兒打動了。不覺的歡天喜地。接了疏簿。就叫小厮看茶。揭開疏簿。只見寫道。

伏以白馬駝經開象教。竺勝衍法啓宗門。大地衆僧。無不皈依佛祖。三千世界。盡皆闡若裝嚴。看此瓦礫傾頹。成甚名山勝境。若不慈悲喜捨。何稱佛子仁人。今有永福禪寺。古佛道場。焚修福地。起建自梁武皇帝。開山是萬廻祖師。規制恢宏。彷彿那給孤圍。黃金鋪地。雕鏤精製。依稀似祇洹舍。白玉爲階。高閣摩空。旃檀氣直接九

霄雲表層基巨地。大雄殿可容千衆禪僧。兩翼巍我。盡是琳宮紺宇。廊房潔淨。果然精舍洞天。那時鐘鼓宣揚。盡道是寰中佛國。只這緇流濟楚。却也盡塵界人天。那知歲久年深。一瞬時移事換。莽和尚縱酒撒潑。毀壞清規。歎道人懶惰貪眠。不行打掃。漸成寂寞。斷絕門徒。以致淒涼。罕稀瞻仰。兼以蛇鼠穿蝕。那堪風雨漂搖。棟宇摧頹。一而二。二而三。支撐靡計。墻垣倒塌。日復日。年復年。振起無人。晨鐘朱紅欄榻。拾來煨酒煨茶。合抱棟梁。拿去換鹽換米。風吹羅漢金消盡。兩打彌陀化作塵。吁嗟乎。金碧焜炫。一旦爲灌莽荆榛。雖然有成。有敗。終須否極泰來。幸而有道。長老之虔誠。不忍見梵王宮之廢敗。發大弘願。遍叩檀那。伏願感起慈悲。盡興惻隱。梁柱椽榑。不拘大小。喜捨到高。題姓字。銀錢布幣。豈論豐贏。投櫃入疏簿。標名仰仗。着佛祖威靈。福祿壽永。永百年千載。倚靠他伽藍明鏡。父子孫個個厚祿高官。爪隄綿綿。森列三槐五桂。門庭奕奕。輝煌金阜錢山。凡所營求。吉祥如意。疏文到日。各破慳心。謹疏。

西門慶看畢。恭恭敬敬放在桌兒上面。對長老說。實不相瞞。在下雖不成個人家。也有幾萬產業。忝居武職。不想偌大年紀。未曾生下兒子。有意做些善果。去年第六房賤內。生下孩子。咱萬事已足足了。偶因餞送俺友。得到上方。因見廟宇傾頹。實有個捨財助建的念頭。蒙老師下顧。那敢推辭。拿着飛毫妙筆。正在躊躇之際。應伯爵就說。哥你既有這片好心。爲姪兒發願。何不一力獨成。也是小可的事情。西門慶拿着筆笑道。力薄力薄。伯爵又道。極少也助一千。西門慶又笑道。力薄力薄。那長老就開口說道。老檀越在上。不是貧僧多口。我們佛家的行經。只要隨緣喜捨。終不強人所難。但憑老爹發心。便是此外親友。更求檀越吹噓吹噓。西門慶說道。還是老師體量少也。不成就寫上五百兩。楊家物乎花家物乎抑苗家物乎開了兎毫筆。那長老打個問訊。謝了。西門慶又說。我這裏內官太監。府縣倉巡。一個個都與我相好的。我明日就拿疏簿去。要他們寫。寫的來。就不拘三百二百一百五十。管情與老師成就。這件好事。當日留了長老素齋。相送出門。正是。永福寺修理停當單等金箔矣

慈悲作善豪家事 保福消災父母心

西門慶送了長老轉到廳上與應伯爵坐地道。我正要差人請你。你來的正好。我前日往東京多謝衆親朋友們與咱把盞。今日安排小酒與衆人回答。要二哥在此相陪。不想遇着這個長老鬼混了一會兒。一團恭敬忽換此二字五百兩水消矣

伯爵便說道：好個長老。想是果然有德行的。他說話中間連咱也心動起來。做了施主。西門慶說道：你又幾時做施主來。疏簿又是幾時寫的。應伯爵笑道：哥你不知道。佛經上第一重的是心施。第二法施。第三纔是財施。大掃

實是神喝。難道我從旁攪擾的不當個心施。西門慶笑道：二哥只怕你有口無心哩。喝兩人拍手大笑。應伯爵就說小弟在此等待客來。哥有正事。自與嫂子商議去。當時西門慶別了伯爵轉到內院裏頭。仍見那潘金蓮嘮嘮叨叨沒精打采。不覺的睡魔纏擾。打了幾個噴嚏。走到房中倒在象牙床上睡去了。李瓶兒又爲孩子啼哭。自與孀子丫鬢在房中坐地。看着官哥。只有吳月娘與孫雪娥兩個看着整辦下飯。西門慶走到面前坐的。就把道長老慕緣與自己開疏的事備細說了一番。又把應伯爵要笑打觀的話也說了一番。歡天喜地。大家嘻笑了一會。那吳月娘畢竟是個正經的人。不慌不忙說下幾句話兒。到是西門慶頂門上針。正是

妻賢每至雞鳴警。 欸欸深情藥石言。

月娘說道：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兒。你又發起善念。廣結良緣。豈不是俺一家兒的福分。只是那善念頭。怕他不多。那惡念頭。怕他不盡。哥你日後那沒來由。沒正經。沒要緊。沒搭煞。貪財好色的事體。少幹幾樁兒。却不利下些陰功。與那小孩子。自然日後容易長成些。古人有句話說得好。心田留與子孫耕。總之積惡與子孫。還不如積善與子孫。善有善報。有道皇天不負善心人。西門慶道：你的醋話兒又來了。我想行些善事。也要得當的。倘若被這些和尚姑子騙了去。那個也是枉然。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帛營求。咱有這許多家私。廣爲善事。就使多用些銀子。也沒甚要緊。難道就減我潑天的富貴。不過這種事業。恐防未必有益哩。月娘笑道：狗吃熱屎。原道是個香甜的。生血弔在牙兒內。怎生改得。正在笑間。只見王姑子回了薛姑子。提了一個盆兒。直闖進來。朝月娘打問訊。又向西門慶拜了拜。說老爹。你倒在家裏。月娘一面讓坐。看官聽說。原來

這薛姑子不是從幼出家的少年間曾嫁丈夫在廣成寺前賣蒸餅兒生理。又是金蓮舊稿不料生意淺薄與寺裏的和尚行童調嘴弄舌眉來眼去那寺裏的和尙常有些饅頭齋供拿來進奉他又那應付錢與他買花開地獄的布送與他做衣他丈夫那裏曉得以後丈夫得病死了他因佛門情熱就做了個姑子專一在士夫人家往來包攬經懺又有那些不長進的婦人叫他牽引聞得西門慶家裏豪富侍妾多人思想拐些用度因此頻頻往來有一隻歌兒道得好。

尼姑生來頭皮光朝朝日日抄化忙三個光頭好像師父師兄并師弟只是鏡鉞鐘磬响了當。

薛姑子坐下就把小盒兒揭開說道咱們沒有甚麼孝順拿得施主人家幾個供養的菓子兒權當獻新月娘道要來竟自來便了何苦要你費心只見潘金蓮睡覺聽得外邊有人說話又認是前番光景便走向前來聽看李瓶兒在房中弄孩子因曉得王姑子在此也要與他商議保佑官哥因而同走到月娘房中大家道個萬福各各坐地西門慶因見李瓶兒來又把那道長老募緣與自家開疏捨財替官哥求福的事情又說一番不想惱了潘金蓮抽身竟走喃喃呢呢竟自去了那薛姑子聽了就站將起來合掌叫聲佛阿老爹你這等樣好心作福怕不到壽年千歲五男二女七子團圓只是我還有一件說與你老人家這個因果費不甚多更自獲福無量大老檀越你若幹了這件功德就是那老瞿曇雪山修道迦葉尊散髮舖地二祖師投崖飼虎給孤老滿地黃金也比不得你功德哩西門慶笑道姑且坐下細說甚麼功果我便依你薛姑子就說我們佛祖留下了一卷陀羅經專一勸人生西方淨土因為那肉眼凡夫不生尊信故此佛祖演說此經勸人專心念佛竟往西方永永不落輪迴那佛祖說的好如有人持誦此經或將此經印刷抄寫轉勸一人至千萬人虔心持誦獲福無量況且此經裏面又有護諸童子經兒如有人家生育男女必要從此發心方得易長易養災去福來如今這副經板現在只沒人印個施行老爹只消破些工料印上幾千卷裝釘完成普施十方那個功德真是大的緊西門慶道這也不難只不知這一卷經要多少紙札多少裝釘多少印刷有個細數纔好動作薛姑子又道老爹你那裏去細細算他止消

先付九兩銀子。叫經坊裏印造幾千萬卷。裝釘完滿。以後一攪夥算還他就是了。正說得熱鬧。又是一個姑子。只見陳敬濟要與西門慶說話。尋到捲棚底下。剛剛湊巧。遇着了潘金蓮。憑欄獨惱。猛抬頭見了敬濟。就是貓兒見了魚。鮮飯一般。不覺把一天愁悶。都改做春風和氣。兩個見沒有人來。就執手談心。說了許多纏綿不盡的話。又恐怕西門慶出來撞見。連算帳的事情。也不提了一雙眼。又像老鼠兒防貓。左顧右盼。要做事。又沒個方便。只得溜煙出去了。正文如此幾句且說西門慶聽了薛姑子的話頭。不覺又動了一片善心。就叫玳安拿拜匣取出一封銀子。准准三十兩。便交付薛姑子與王姑子。即便同去經房裏。與我印了五千卷。待完了。我就算帳我他。正話間。只見書童忙忙來報道。請的各位客人都到了。少不的是吳大舅。花大舅。謝希大常。時節這一班。西門慶忙整衣出外。迎接陞堂。就叫小厮擺下桌兒。請衆人一行兒。分班列次。各叙長幼坐的。不一時。大魚大肉。時新菜品。一齊兒捧將出來。只見酒逢知己。形跡都忘。猜枚的。打鼓的。催花的。三拳兩謔的。歌的。歌唱的。唱。頑不盡。少年場光景。說不了醉鄉裏日月。正是

秋月春花隨處有。賞心樂事此時同。

第五十九回 潘金蓮打狗傷人 孟玉樓周貧磨鏡

詞曰

愁旋釋。還似纖。淚暗拭。又偷滴。曠怒着丫頭。強開懷。也只是恨懷千疊。拼則而今已拚了。忘只怎生便忘得。又還倚欄杆。試重聽消息。右帝臺春後

話說當日西門慶陪親友飲酒。吃的酩酊大醉。走入後邊往雪娥房裏來。凡入雪娥房中必有冷局情事。故此一句乃雪娥正顧竈邊看收拾家伙。聽見西門慶往房裏去。慌的兩步做一步走。先是郁大姐在他炕上坐的。一面攬掇他往月娘房裏。和玉簫小玉一處睡去了。原來孫雪娥也住着一明兩暗三間房。一間床房。一間炕房。西門慶也有一年多。沒進他房中來。聽見今日進來。連忙向前。替西門慶接衣服。安頓中間椅子上坐的。一面揩抹涼蓆。收拾鋪

床添香焚鼎。走來遞茶與西門慶吃了。攙扶上床。脫靴解帶。打發安歇。一宿無話。到次日廿八。乃西門慶正生日。剛燒畢紙。只見韓道國處差胡秀到了門首。下頭口左右稟知西門慶。就叫胡秀到廳上。磕頭見了。問他貨船在那里。胡秀遞上書帳說道。韓大叔在杭州。置了一萬兩銀子緞細貨物。現今直抵臨清鈔關。缺少稅鈔銀兩。未曾裝載進城。西門慶看了書帳。心內大喜。分付棋童看飯來。胡秀吃了。叫他往喬親家爹那里見見去。就進來對吳月娘說。韓夥計貨船到了臨清。使後生胡秀送書帳上來。如今少不的把對門房子打掃。卸到那里。尋夥計收拾開舖子發賣。月娘聽了。就說你上緊尋着。也不早了。西門慶道。如今等應二哥來。我就對他說。不一時。應伯爵來了。西門慶陪着他在廳上坐。就對他說。韓夥計杭州貨船到了。缺少個夥計發賣。伯爵就說。哥恭喜。今日華誕的日子。貨船到。決增十倍之利。喜上加喜。哥若尋賣手。不打緊。我有一相識。却是父子往的朋友。原是緞子行賣手。連年運拙。開在家中。今年纔四十多歲。眼力看銀水。是不消說。寫算皆精。又會做買賣。此人姓甘。名潤。字出身。現在石橋兒巷住。倒是自己房兒。西門慶道。若好。你明日叫他見我。正說着。只見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先來。磕頭不一時。雜耍樂工都到了。廂房中打發吃飯。只見伺候的節級。拿稟來回話。說小的叫唱的。止有鄭愛月兒不到。他家鴛鴦說。收拾了纔待來。被王皇親家人攔住宅裏唱去了。先作一身分却
是出林太太小的只叫了齊香兒董嬌兒洪四兒三個收拾了。便來也。西門慶聽見他不來。便道。胡說。怎的不來。便叫過鄭奉問。怎的你妹子我這里叫他不來。果係是被王皇親家攔了去。那鄭奉跪下便道。小的另住。不知道。西門慶道。他說往王皇親家唱。就罷了。敢量我拿不得來。便叫玳安兒近前分付。你多帶兩個排軍。就拿我個侍生帖兒。到王皇親家宅內。見你王二老爹。就說我這裏請幾位客吃酒。鄭愛月兒答應下兩三日了。好歹放了他來。儻若推辭。連那鴛鴦都與我鎖了。墩在門房兒裏。這等可惡。一面叫鄭奉。你也跟了去。那鄭奉又不敢不去。走出外邊來。央及玳安兒。說道。安哥。你進去。我在外邊等着罷。一定是王二老爹府裏叫。怕不還沒去哩。有累安哥。若是沒動身。看怎的。將就叫他好好的來罷。玳安道。若果然往王家去了。等我拿帖兒討去。若是在家藏着。你進去對他媽說。教他快收拾。一答兒來。俺就替他回。

護兩句言語兒。爹就罷了。你們不知道他性格。他從夏老爹宅裏定下。你不來。他可知惱了哩。這鄭奉一面先往家中說去。玳安同兩個排軍一名節級也隨後走來。且說西門慶打發玳安去了。因向伯爵道。這個小淫婦兒。這等可惡。在別人家唱。我這里叫他來。他不來。伯爵道。小蠢才。他曉的甚麼。他還不知你的手段哩。西門慶道。我倒見他酒席上說話伶俐。叫他來唱兩日試他。心倒這等可惡。伯爵道。哥。今日揀這四個粉頭。都是出類拔萃的尖兒了。李銘道。二爹。你還沒見愛月兒哩。伯爵道。我同你爹在他家吃酒。他還小哩。這幾年倒沒會見。不知出落的怎樣的。李銘道。這小粉頭子。雖然好個身段兒。光是一味粧飾。伏後唱曲也會怎生趕的上。桂姐一半兒。爲月兒將桂姐一引爹這裏是那裏。叫着敢不來。就是來了。虧了你。還是不知輕重。正說着。只見胡秀來回話道。小的到喬爹那邊見了來了。伺候老爹示下。西門慶叫陳敬濟。後邊討五十兩銀子。令畫童寫一封書。使了印色。差一名節級。明日早起身。一同下坐。與你鈔關上錢老爹。叫他過稅之時。青目一二。須臾。陳敬濟取了一封銀子來。交與胡秀。胡秀領了文書并稅帖。次日早同起身。不在話下。忽聽喝的道子响。平安來報。劉公公與薛公公來了。西門慶忙冠帶迎接。至大廳見畢禮數。請至捲棚內。寬去上蓋蟒衣。上面設兩張交椅坐下。應伯爵在下。與西門慶關席陪坐。薛內相便問。此位是何人。西門慶道。去年老太監會過來。乃是學生故友。應二哥。薛內相道。却是那快要笑的應先兒麼。應伯爵欠身道。老公公還記的。就是在下。須臾。拿茶上來吃了。只見平安走來稟道。府裏周爹。差人拿帖兒來說。今日還有一席來遲些。三字直叫老爹這裏先坐。不須等罷。西門慶看了帖兒。便說我知道了。薛內相因問西門大人。今日誰來遲。西門慶道。周南軒那邊邊有一席。使人來說。休要等他。只怕來遲些。薛內相道。既來說。咱虛着他席面。就是。正說話間。王經拿了兩個帖兒進來。兩位秀才來了。西門慶見帖兒上一個是倪鵬。一個是溫必古。就知倪秀才舉薦了同窗朋友來了。連忙出來迎接。見都穿着衣巾進來。且不看倪秀才。只見那溫必古。年紀不上四旬。生的端莊質樸。絡腮鬚。儀容謙仰。舉止溫恭。未知行藏如何。先觀動靜。若是有幾句單道他好。雖抱不羈之才。慣遊非禮之地。功名偃蹇。豪傑之志已灰。家業凋零。浩然之氣先喪。把文章道學。一併送還。

了孔夫子將致君澤民的事業及榮身顯親的心念都撒往東洋大海和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隨方逐圓不以廉恥爲重峨其冠博其帶而眼底宛若無人關其論高其談而胸中實無一物三年叫案而小考尙難

豈望丹桂之高攀廣坐啣杯遜世無悶且作岩穴之隱相

秀才

西門慶讓至廳上叙禮每人遞書帕二事與西門慶祝壽交拜畢分賓主而坐西門慶道久仰溫老先生大才敢問尊號溫秀才道學生賤字日新號葵軒也愛日西門慶道葵軒老先生又問貴庠何經溫秀才道學生不才初學易經一向久仰大名未敢進拜昨因敝同窗倪桂岩道及老先生盛德敢來登堂恭謁西門慶道承老先生先施學生容日奉拜只因學生一個武官粗俗不知文理往來書柬無人代筆前者因在敝同僚府上會遇桂崖老先生甚是稱道老先生大才盛德正欲趨拜請教不意老先生下降兼承厚賜感激不盡溫秀才道學生非才薄德謬承過譽茶罷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有薛劉二老太監在座薛內相道請二位老先生寬衣進來西門慶一面請寬了青衣請進裡面各遜讓再四方纔一邊一位垂首坐下正叙談間吳大舅范千戶到了叙禮坐定不一時玳安與同答應的和鄭奉都來回話道四個唱的都叫來了西門慶問可是王皇親那裡玳安道是王皇親宅內叫還沒起身小的要拿他搗子墩鎖他慌了纔上轎都一答兒來了西門慶卽出到廳臺基上站立寫出只見四個唱的一齊進來向西門慶磕下頭去那鄭愛月兒穿着紫紗衫兒白紗挑線裙子腰肢嫵娜猶如楊柳輕盈花貌娉婷好似芙蓉豔麗正是

萬種風光無處買

幾生清福實難消

西門慶便向鄭愛月兒道我叫你如何不來這等可惡敢量我拿不得你來那鄭愛月兒磕了頭起來一聲兒也不言語笑着同衆人一直往後邊去了到後邊與月娘衆人都磕了頭看見李桂姐吳銀兒都在跟前各道了萬福說道你二位來的早李桂姐道我們兩日沒家去了因說你四個怎的這咱纔來董嬌兒道都是月姐帶累的俺們來遲了收拾下只顧等着他白不起身鄭愛月兒用扇兒遮着臉只是笑不做聲月娘便問這位大姐是誰

家的董嬌兒道：娘不知道。他是鄭愛香兒的妹子。鄭愛月兒纔成人，還不上半年光景。月娘道：可倒好個身段兒。說畢，看茶吃了。一面放桌兒，擺茶與衆人吃。潘金蓮且揭起他裙子，撮弄他的脚看，說道：你們這裏邊的樣子，只是恁直尖了，不像俺外邊的樣子。趨俺外邊尖底停勻。你裏邊的後跟子，大月娘向大妗子道：偏他恁好勝，問他怎的。一回又取下他頭上金魚撒杖兒來瞧。因問你這樣兒，是那裏打的。鄭愛月兒道：是俺裏邊銀匠打的。須臾擺下茶。月娘便叫桂姐、銀姐，你陪他四個吃茶。不一時，六個唱的做一處，同吃了茶。李桂姐、吳銀兒，便向董嬌兒四個說：你們來花園裏走走。董嬌兒道：等我們到後邊走走就來。李桂姐和吳銀兒，就跟着潘金蓮、孟玉樓出儀門，往花園中來。因有人在大捲棚內，就不會過那邊去。只在這邊看了回花草，就往李瓶兒房裏看。官哥兒官兒心中，又有些不自在，睡夢中驚哭，吃不下爛去。李瓶兒在屋裡守着不出來，看見李桂姐、吳銀兒和孟玉樓、潘金蓮進來，連忙讓坐。桂姐問道：哥兒睡哩。李瓶兒道：他哭了這一日，纔睡下了。玉樓道：大娘說請劉婆子來看他，看你怎的不使小厮請去。李瓶兒道：今日他爹好日子，明日請他去罷。正說話中間，只見四個唱的，和西門大姐小玉走來。大姐道：原來你們都在這裡。却叫俺花園內尋你。玉樓道：花園內有人，咱們不好去的。瞧了瞧兒，就來了。李桂姐問洪四兒：你們四個在後邊做甚麼。這半日纔來。洪四兒道：俺們在後邊四娘房裏吃茶來。潘金蓮聽了，望着玉樓、李瓶兒笑，問洪四兒：誰對你說，是四娘來。董嬌兒道：他留俺們在房裡吃茶，他們問來，還不曾與你老人家磕頭。不知娘是幾娘，他便說我是你四娘哩。金蓮道：沒廉恥的小婦奴才，別人稱你便好，誰家自己稱是四娘來。這一家大小，誰與你，誰數你，誰叫你，你是四娘。漢子在屋裏，看待得一點兒好，得了些顏色兒，就開起染房來了。若不是大娘房裏，有他大妗子，他二娘房裏，有桂姐，你房裏，有楊姑奶奶，李大妗有銀姐在這裏，我那屋裏，有他潘姥姥，且輪不到往你那屋裏去哩。玉樓道：你還沒會見哩。今日早晨起來，打發他爹往前邊去了。在院子裏呼張喚李的，便那等花哨起來。金蓮道：常言道：奴才不可逞，小孩兒不宜哄。又問小玉：我聽見你爹對你奶奶說，要替他尋丫頭，說你爹昨日在他屋裏，見他只顧收拾不了，因問他：那小淫婦就趁勢兒對你爹說，我終日不得

個閒收拾屋裏。只好晚夕來這屋裏睡罷了。你爹說不打緊。到明日對你娘說。尋一個丫頭與你使便了。真個有此話。小玉道。我不曉的。敢是玉簫聽見來。金蓮向桂姐道。你爹不是俺各房裏有人。等閒不往他後邊去。莫不俺們背地說他。本等他嘴頭子不達時務。慣傷犯人。俺們急切不和他說話。正說着。綉春拿了茶上來。正吃閒。忽聽前邊鼓樂响動。荆都監人都到齊了。遞酒上座。玳安兒來叫四個唱的。就往前邊去了。那日喬大戶沒來。先是雜耍百戲。吹打彈唱。隊舞纔罷。做了個笑樂院本。割切上來。獻頭一道湯飯。只見任醫官到了。冠帶着進來。西門慶迎接至廳上。叙禮。任醫官令左右毡包內。取出一方壽帕。二星白金來。與西門慶拜壽。說道。昨日韓明川說。纔知老先生華誕。恕學生來遲。西門慶道。豈敢動勞車駕。兼又謝盛儀。外日多謝妙藥。彼此拜畢。任醫官還要把盞。西門慶辭道。不消了。一面脫了大衣。與衆人見過。就安在左首第四席。與吳大舅相近而坐。獻上湯飯。并手下擗盒。任醫官謝了。爲瓶兒病也。令僕從領下去。四個唱的。彈着樂器。在旁唱了一套壽詞。西門慶令上席分頭遞酒。下邊樂工。呈上揭帖。劉薛二內相。揀了韓湘子。度陳半街。陸仙會。雜劇。官哥死孝哥亦復幻化。纔唱得一摺。只見喝道之聲漸近。平安進來稟道。守備府周爺來了。西門慶慌忙迎接。未曾相見。就請寬盛服。周守備道。我來要與四泉把一盞。薛內相說道。周大人不消把盞。只見禮兒罷。於是三人交拜畢。纔與衆人作揖。左首第三席。安下鍾筋。下邊就是湯飯。割切上來。又是馬上人兩盤點心。兩盤熟肉。兩瓶酒。周守備謝了。令左右領下去。然後坐下。又爲春梅地步呼吸消息。一面觥籌交錯。歌舞吹彈。花擗錦簇。飲酒正是。

舞低楊柳樓頭月 歌罷桃花扇底風

吃至日暮。先是任醫官隔門去的。早。西門慶送出來。任醫官因問尊夫人貴恙。覺好了。西門慶道。拙室服了良劑。已覺好些。這兩日不知怎的。又有些不自在。明日還望老先生過來看看。說畢。任醫官作辭上馬而去。落後又是倪秀才溫溫才起身。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送出大門。說道。容日奉拜請教。寒家就在對門。收拾一所書院。與老先生居住。連寶眷都搬來一處方便。學生每月奉上束修。以備菽水之需。溫秀才道。多承厚愛。感激不盡。倪秀才

道。此是老先生崇尚斯文之雅意矣。打發二秀才去了。西門慶陪客飲酒。吃至更闌方散。四個唱的都歸在月娘房內。唱與月娘大姪子楊姑娘衆人聽。西門慶還在前邊。留下吳大舅應伯爵。復坐飲酒。看着打發樂工酒飯吃了。先去了。其餘席上家伙都收了。又分付從新後邊拿菓碟兒上來。叫李銘吳惠鄭奉上來彈唱。拿大杯賞酒與他吃。應伯爵道。哥今日華誕設席。列位都是喜懽。李銘道。今日薛爺和劉爺也費了許多賞賜。落後見桂姐銀姐又出來。每人又遞了一包與他。只是薛爺比劉爺年小快頑些。不一時。畫童兒拿上菓碟兒來。應伯爵看見。酥油鮑螺就先揀了一個放在口內。如甘露酒入口而化。說這倒好吃。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倒會吃。此是你六娘親手揀的。伯爵笑道。也是我女兒孝順之心。已爲觀戲一回下線說道。老舅。你也請個兒。於是揀了一個放在吳大舅口內。又叫李銘吳惠鄭奉近前。每人揀了一個賞他。正飲酒間。伯爵向玳安道。你去後邊。叫那四個小淫婦出來。我便罷了。也叫他唱個兒與老舅聽。再遲一回兒。便好去。今日連遞酒。他只唱了兩套。休要便宜了他。那玳安不動身。說道。小的叫了他們。在後邊唱與姪子和娘們聽哩。便來也。伯爵道。賊小油嘴。你幾時去來。還哄我。因叫王經你去。那王經又不動。伯爵道。我使着你們都不去。等我自去罷。正說着。只聞一陣香風過。覺有笑聲。四個粉頭都用汗巾兒搭着頭出來。伯爵看見。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恁乖。塔上頭兒。心裏要去的情。好自在。性兒不唱個曲兒與俺們聽。就指望去。好容易連轎子錢。就是四錢銀子。買紅梭兒米。買一石七八斗。你家鴛鴦和你一家大小。吃一個月。董嬌兒道。哥兒。恁便益衣飯兒。你也入了籍罷了。洪四兒道。這咱晚七八有二更。放了俺們去罷。齊香兒道。俺們明日還要起早往門外送殯去哩。伯爵道。誰家齊香兒道。是屋簷底下開門的那家子。伯爵道。莫不就是王三官兒家。前日被他連累你那場事。多虧你大爹這裏人情。替李桂兒說。連你也饒了。這一遭。雀兒不在那窠兒罷了。說齊香兒笑罵道。怪老油嘴。汗邪了你。恁胡說。伯爵道。你笑話我老。我偏要你這四個小淫婦兒。一齊唱曲。唱到天明。還不勾擺布哩。洪四兒笑道。哥兒。我看你這張油嘴。將來要生疔瘡哩。伯爵道。我的兒。你怎的乖巧。會說話兒。又道。鄭家那賊小淫婦兒。吃了糖。五老座子兒。白不言語。有些出神的模樣。敢記掛着那孤老兒在家裏。點明

心董嬌兒道。他剛纔聽見你說。在這里有些怯床。伯爵道。怯床不怯床。拿樂器來。每人唱一套。你們去罷。我也不留你了。西門慶道也罷。你們兩個遞酒。兩個唱一套。道他聽罷。齊香兒道。等我和月姐唱。當下鄭月兒琵琶。齊香兒彈箏。坐在交床上。歌美韻。放嬌聲。唱了一套。越調鬪鶻。鶻夜去明。來爲訪月兒一回出題董嬌兒遞吳大舅酒。洪四兒遞應伯爵酒。在席上交杯換盞。倚翠偎紅。正是

舞回明月墜秦樓。 歌遏行雲迷楚館。

當下酒進數巡。歌吟兩套。打發四個唱的去。西門慶還留吳大舅坐。又叫春鴻上來。唱了一套南曲。纔分付棋童備馬。拿燈籠送大舅。大舅道。姐夫不消備馬。我同應二哥一路走罷。西門慶道。既如此。教棋童打燈籠送到家。吳大舅與伯爵起身作別。西門慶送至大門首。因和伯爵說。你明日好歹上心。約會了那甘夥計。來見我。批合同。我會了喬親家。好收拾那邊房子卸貨。伯爵道。哥不消分付。我知道。一面作辭。與吳大舅同行。棋童打着燈籠。吳大舅便問。剛纔姐夫說收拾那裏房子。伯爵道。韓夥計貨船到他新開個緞子舖。收拾對門房子。叫我替他尋個夥計。大舅道。幾時開張。咱們親朋。少不的作賀作賀。須臾出大街。到了伯爵小齋。口上。吳大舅要棋童打燈籠。送你應二爹到家。伯爵不肯。說道。棋童你送大舅。我不消燈籠。進巷內就是。了一面作辭。細分路回家。棋童便送大舅去了。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唱錢去了。回後。邊月娘房中歇了一夜。細到次日。果然伯爵領了甘出身。穿青衣。走來拜見。講說買賣之事。西門慶叫將崔本來。會喬大戶。那邊收拾房子開張舉事。喬大戶對崔本說。將來凡一應大小事。隨你親家爹這邊。只顧處。不消多較。當下就和甘夥計批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得利十分爲率。西門慶三分。喬大戶三分。其餘韓道國甘出身。與崔本三分均分。一面修蓋上庫。裝畫牌面。待貨車到日。堆卸開張。後邊又獨自收拾一所書院。請將溫秀才來。作西賓。專修書柬。回啓往來士夫。每月三兩束修。四時禮物不缺。又撥了畫童兒小厮伏侍他。西門慶家中宴客。常請過來。陪侍飲酒。俱不必細說。不覺過了西門慶生辰。第二日早晨。就請了任醫官來看李瓶兒。又在對門。看着收拾楊姑娘先家去了。李桂姐吳銀兒還沒家去。吳月娘買了三錢。

銀子螃蟹午間煮了請大姑子李桂姐吳銀兒衆人圍着吃了一回只見月娘請的劉婆子來看官哥兒吃了茶李瓶兒就陪他往前邊房裏去了劉婆子說哥兒驚了要住了孀又留下幾服藥月娘與了他三錢銀子打發去了孟玉樓潘金蓮和李桂姐吳銀兒大姐都在花架底下放小桌兒鋪毡條同抹骨牌賭酒頑耍孫雪娥吃衆人贏了七八鐘酒不敢久坐就去了又點衆人就拿李瓶兒頂缺金蓮又叫吳銀兒桂姐唱了一套當日衆姊妹飲酒至晚月娘裝了盒子相送李桂姐吳銀兒家去了潘金蓮吃的大醉歸房因見西門慶夜間在李瓶兒房裏歇了一夜早晨又請任醫官來看他惱在心裏知道他孩子不好進門不想天假其便黑影中躡了一腳狗屎到房中叫春梅點燈來看一雙大紅緞子鞋滿面子都沾污了登時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叫春梅打着燈把角門關了拿大棍把那狗沒高低只顧打打的怪叫起來李瓶兒使過迎春來說俺娘說哥兒纔吃了老劉的藥睡着了叫五娘這邊休打狗罷潘金蓮坐着半日不言語寫一面把那狗打了一回開了門放出去又尋起秋菊的不是來看着那鞋左也惱右也惱因把秋菊喚至跟前說這咱晚這狗也該打發去了只願還放在這屋裏做甚麼是你這奴才的野漢子你不打發出去叫他恁遍地撒屎把我恁雙新鞋兒連今日纔三四日兒躡了恁一鞋幫子屎知道我來你也該點個燈兒出來你如何恁推髒裝憨兒的春梅道我頭裏就對他說你趁娘不來早喂他些飯關到後邊院子裏去罷他伴打耳聾的不理我還拿眼兒瞧着我婦人道可又來賊膽大萬殺的奴才我知道你在這屋裏成了把頭把這打來不作准因叫他到跟前瞧躡的我這鞋上的齷齪哄得他低頭瞧提着鞋拽巴兜臉就是幾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願溫着抹血忙走開一邊婦人罵道好賊奴才你走了叫春梅與我探過來跪着取馬鞭子來把他身上衣服與我扯去好好教我打三十馬鞭子便罷但扭一扭兒我亂打了不算春梅於是扯了他衣裳婦人叫春梅把他手扯住兩點般鞭子打下來打的這丫頭殺豬也似叫那邊官哥纔合上眼兒又驚醒了又使了綉春來說俺娘上覆五娘饒了秋菊罷只怕說醒了哥哥那潘姥姥正歪在裡間炕上聽見打的秋菊叫一砧碌子扒起來在傍邊解勸見金蓮不依落後又見李瓶兒使過綉春來說又走向前

奪他女兒手中鞭子。說道：「姐姐少打他兩下兒罷，惹得他那邊姐姐說：『只怕謊了哥哥，爲驢扭棍不打緊，倒沒的傷了紫荆樹。』」金蓮緊自心裡惱，又聽見他娘說了這一句，越發心中擻上把火一般。以下寫逆子之機如此須臾紫漲了面皮，把手只一推險些兒不把潘姥姥推了一交，便道：「怪老貨，你與我過一邊坐着去，不干你事來勸甚麼甚麼。」紫荆樹驢扭棍單管外合裡應。潘姥姥道：「賊作死的短壽命，我怎的外合裡應。我來你家討冷飯吃，教你恁頓摔我。金蓮道：『你明日只管撇着我走，怕他家拿長鍋煮吃了我。』」潘姥姥聽見女兒這等擦他，走到裡邊屋裡，嗚咽咽哭去了。隨着婦人打秋菊，打勾二三千馬鞭子，然後又蓋了十欄杆，打的皮開肉綻，纔放出來，又把臉和腮頰，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爛。李瓶兒在那邊，只是雙手握着孩子耳朵，腮邊墮淚，敢怒而不敢言。西門慶在對門房子里，與伯爵崔本甘夥計吃了一日酒散了，逕往玉樓房中歇息。到次日，周守備家請吃補生日酒，不在家。李瓶兒見官哥兒吃了劉婆子藥，不見動靜，夜間又着驚說，一雙眼只是往上吊吊的，因那日薛姑子王姑子家去，走來對月娘說：「我向房中拿出他壓被的一對銀獅子來，要叫薛姑子印造佛頂心陀羅經，趕八月十五日嶽廟裡去捨那薛姑子就要拿着走，被孟玉樓在旁說道：『師父你且住，大娘你還使小厮叫將賁四來替他兌兌多少分兩，就同他往經舖裡講定個數兒來。』每一部經多少銀子，到幾時纔好，你叫薛師父去，他獨自一個怎弄的來。」玉樓能爲嚴州作地月娘道：「你也說的是一面使來安兒，叫了賁四來，向月娘衆人作了揖，把那一對銀獅子上天平對了，重四十一兩五錢。月娘分付同薛師父往經舖，印造經數去了。潘金蓮隨即叫孟玉樓，咱送送兩位師父去，就前邊看看大姐姐。他在屋裡做鞋哩，兩個携着手兒，往前邊來。賁四同薛姑子王姑子去了，金蓮與玉樓走出大廳東廂房門，只見大姐姐正在簷下納鞋，金蓮拿起來看，却是沙綠寧紬鞋面。玉樓道：「大姐姐，你不要這紅鎖線子，爽利着藍頭線兒，却不老作些。你明日還要大紅提跟子。」大姐姐道：「我有一雙是大紅提跟子的，這個我心裏要藍提跟子，所以使大紅線鎖口。金蓮瞧了一回，三個都在廳臺基上坐的，玉樓問大姐姐：『你女婿在屋裡不在？』大姐姐道：「他不知那里吃了兩鐘酒，在屋裏睡哩。」孟玉樓便向金蓮道：「剛纔若不是我在旁邊說着，李大姐姐怎吟帳行貨，就要把銀子交姑子。」

拿了印經去。經也印不成。沒腳蟹行貨子。藏在那大人家。你那里尋他去。早是我說。叫將賁四來。同他去了。金蓮道。恁有錢的姐姐。不換他些兒是傻子。只相牛身上拔一根毛兒。你孩兒若沒命。休說捨經。隨你把萬里江山捨了。也成不的。如今這屋裏。只許人放火。不許俺們點燈。大姐聽着。也不是別人。偏染的白兒不上色。偏他會那等輕狂使勢。大清早晨。刁聳着漢子。請太醫看他亂他的。俺們又不管。每常在人前。會那等撇清兒說話。我心裏不耐煩他。爹要便進我屋裏。誰耐煩。叫我攪撥往別人屋裏去了。俺們自恁好罷了。背地還嚼說俺們。那大姐。偏聽他一面詞兒。不是俺們爭這個事。怎麼昨日漢子不進你屋裏去。你使丫頭在角門子首。叫進屋裏。推着孩子。你便絮絮叨叨。說個不了。你道沒有人得知。使着自己的性兒。出一逕顯你那乖覺。叫漢子歡喜你。那大姐就沒的話說了。昨日晚夕。我進屋裏。躡了一腳狗屎。叫丫頭趕狗。也曠起來。使丫頭過來說。謊了他孩子了。俺娘那老貨。又不知道。走來勸。甚麼的驢扭棍。傷了紫荊樹。我惱他那等輕聲浪氣。叫我噉了他兩句。他今日使性子家去了。去了罷。叫我說。他家有你這樣窮親戚。也不多。沒你也不少。玉樓笑道。你這個沒訓教的子孫。你一個親娘母兒。你這等說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惱人的腸子。單管黃貓黑尾。外合裏應。只替人說話。吃人家碗半。被人家使喚。得不的人家一個甜頭兒。千也說好。萬也說好。想着迎頭兒。養了這個孩子。把漢子調唆的。生根也似的。把他便扶的正兒。把人恨不的躡到泥裏頭。還躡今日恁的天。也有眼你的孩兒。也生出病來了。正說着。只見賁四往經舖裏交了銀子。來回月娘話。看見玉樓金蓮和大姐。都在廳臺基上坐的。只顧在儀門外立着。不敢進來。來安走來說道。娘們閃閃兒。賁四來了。金蓮道。怪因根子。你叫他進去不是。纔乍見他來。來安兒說了。賁四低着头。一直後邊見月娘李瓶兒。說道。銀子四十一兩五錢。眼同兩個師父。交付與翟經兒家收了。講定印造綾壳陀羅五百部。每部五分。絹壳經一千部。每部三分。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還找與他十三兩五錢。準在十四日早拾經來。李瓶兒連忙向房裏。取出一個銀香球。來叫賁四上天平。兌了十五兩。李瓶兒道。你拿了去。除找與他。別的你收着。換下些錢。到十五日。廟上捨經。與你們做盤纏。就是了。省的又來問我要。賁四

於是拿了香球出來。李瓶兒道：「四哥，多累你。賁四躬身說道：『小人不敢。走到前邊，金蓮玉樓又叫住問他銀子交付與經舖了。賁四道：』與他講明白，共一千五百部經，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剛纔六娘又與了這件銀香球。玉樓金蓮瞧了，瞧沒言語。賁四便回家去了。玉樓向金蓮說道：『李大姐，像這等都枉費了錢。他若是你的兒女，就是榔頭也撞不死他。若不是你兒女，莫說捨經造像，隨你怎的，也留不住他。信着姑子甚麼。爾兒幹不出來。』」先爲官哥一引兩個說了一回，都立起來。金蓮道：『咱們往前邊大門首走走去。因問大姐：』你去不去。大姐道：『我不去。』潘金蓮便拉着玉樓手兒，兩個同來到大門裏首站着。因問平安兒：『對門房子都收拾了。』平安道：『這咱裏昨日爹爹看看，就都打掃乾淨了。後邊樓上堆貨。昨日教陰陽來破土。樓底下還要裝廂房三間。上庫閣緞子門面打開。一溜三間，都教漆匠裝新油漆。在出月開張。玉樓又問那寫書的溫秀才：』家小搬過來了不曾。平安道：『從昨日就過來了。今早爹爹分付，把後邊那一張涼床拆了與他，又搬了兩張桌子，四張椅子與他坐。』金蓮道：『你來見他老婆，怎的模樣兒。』平安道：『黑影子坐着轎子來，誰看見他來。』正說着，只見遠遠一個老頭兒，斯琅琅搖着驚闌，葉過來。潘金蓮便道：『磨鏡子的過來了。』教平安兒：『你叫住他，與俺們磨磨鏡子。』我的鏡子這兩日都使的昏了。分付你這囚根子，看着過來，再不叫俺們出來，站了多大會兒。怎就有磨鏡子的過來了。那平安一面叫住磨鏡老兒，放下擔兒。金蓮便問玉樓道：『你要磨，都叫小厮帶出來。』一答兒里磨了罷。于是使來平安兒：『你去我屋裏，問你春梅姐，討我的照臉大鏡子。兩面小鏡子兒，就把那大四方穿衣鏡也帶出來，教他好生磨磨。玉樓分付來安：』你到我屋裏，教蘭香也把我的鏡子拿出來。那來安兒去不多時，兩隻手提着大小八面鏡子，懷裏又抱着四方穿衣鏡出來。金蓮道：『臭小囚兒，你拿不了。做兩遭兒拿。如何恁拿出來。一時丁當了我這鏡子，怎了。』玉樓道：『我沒見你這面大鏡子，是那裡的。』金蓮道：『是人家當的，我愛他，且是亮。安在屋裏，早晚照照。因問我的鏡子：』只三面。玉樓道：『我大小只兩面。』金蓮道：『這兩面是誰的。』來安道：『這兩面是春梅姐的，揷出來也教磨磨。』金蓮道：『賊小肉兒，他放着他的鏡子不使，成日只擱着我的鏡子，照弄的恁昏昏的。共大小八面鏡子，交付與磨鏡老叟，教他磨。當下絆在坐。』

架上使了水銀。那消頓飯之間，都磨淨的耀眼爭光。婦人拿在手內，對照花容，猶如一汪秋水，相似有詩爲証。

蓮萼菱花共照臨。

風吹影動碧沉沉。

一池秋水芙蓉現。

好似嫦娥傍月陰。

婦人看了，就付與來安兒收進去。玉樓分付平安，問舖子裏傳夥計櫃上，要五十文錢與磨鏡的。那老子一手接了錢，只顧立着不去。玉樓教平安問那老子，你怎的不去，敢嫌錢少？那老子不覺眼中撲簌簌流下淚來，哭了。老無靠形平安道：俺當家的奶奶，問你怎的煩惱？老子道：不瞞哥哥說，老漢今年痴長六十一歲，在前丟下個兒子，親影如此。平安道：尙未娶妻，專一浪遊，不幹生理。老漢逐日掙錢養活他，又不守本分，常與街上搗子要錢。逆子待父母如此。昨二十一歲，尙未娶妻，專一浪遊，不幹生理。老漢逐日掙錢養活他，又不守本分，常與街上搗子要錢。逆子待父母如此。昨日苦了禍，同拴到守備府中當土賊，打了二十大棍歸來，把媽媽的裙襖都去當了。媽媽便氣了一場病，打了寒睡在炕上半個月。老漢說他兩句，他便走出來，不往家去，教老漢日逐找尋他，不着個下落，待要賭氣不尋他。老漢恁大年紀，止生他一個兒子，往後無人送老。石人落淚。有他在家，見他不成，人又要惹氣，似這等乃老漢的孽障。有這等負屈，金蓮沒處告訴，所以淚出痛腸。玉樓叫平安兒，你問他，你這後婆兒，今年多大年紀了？老子道：他今年五十五了。男女花兒沒有，如今打了寒纜好些，只是沒將養的，心中想塊蠟肉兒吃。老漢在街上，恁問了兩三日，白討不出塊臘肉兒來，甚可嗟歎的了。潘姥姥氣死金蓮亦不問矣。孟玉樓道：不趕緊，我屋裏抽屜內有塊臘肉兒哩，卽令來安兒，你去對蘭香說，還有兩個餅錠，叫他拿與你來。金蓮叫那老頭子問：你家媽媽兒吃小米兒粥不？吃老漢子道：怎的不吃？那裏有，可知好哩。金蓮也叫過來安兒來，你對春梅說，把昨日你姥姥捎來的新小米兒量一升，就拿兩根醬瓜兒出來，與他媽媽兒吃。以己母遺之物贈人不能養其母不一返思直猶狗矣。那來安去不多時，拿出半腿臘肉兩個餅錠，二升小米，兩個醬瓜兒，叫道：老頭子過來，造化了你。你家媽媽子不是害病想吃，只怕害孩子坐月子，想定心湯乞。那老子連忙雙手接了，安放在擔內，望着玉樓，金蓮唱了個喏，揚長挑着擔兒，搖開驚閨葉去了。平安道：二位娘，不該與他這許多東西，被這老油嘴，設智騙的去了。他媽媽子是個媒人，昨日打街上走過去，不是常時在家不得來。金蓮道：賊囚根子，你早不說，做甚麼來。平安道：罷了，也是他造化，可可二位娘出來，看見叫住他，照顧

了他這些東西去了。正是

閑來無事倚門楣。恰見驚聞一老來。豈獨纖微能濟物。無緣滴水不應該。

第六十回 西門慶贈巾訪愛月 李瓶兒睹物哭官哥

詩曰

楓葉初丹樹葉黃。河陽愁髻恰新霜。鬼門徒憶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

路杳雲迷愁漠漠。珠沉玉殞事茫茫。惟有淚珠能結雨。盡傾東海恨無疆。

話說孟玉樓和潘金蓮在門首打發磨鏡叟去了。忽見從東一人帶着大帽眼紗。騎着驢子。走得甚急。逕到門首下來。慌的兩個婦人往後走不迭。落後揭開眼紗。却是韓夥計來家了。平安忙問道。貨車到了不曾。韓道國道。貨車進城了。稟問老爹。卸在那裏。平安道。爹不在家。往周爺府裏吃酒去了。叫卸在對門樓上哩。你老人家請進裏邊去。不一時。陳敬濟出來陪韓道國。入後邊見了月娘。出來廳上。拂去塵土。把行李搭連。叫王經送到家去。月娘一面打發出飯來與他吃了。不一時。貨車纔倒。敬濟拿鑰匙開了那邊樓上門。就有卸車的小脚子。領籌搬運。一箱箱都堆卸在樓上。十大車緞貨。直卸到張燈時分。崔本也來幫扶完畢。查數鎖門。貼上封皮。打發小脚錢出門。細早有玳安往守備府報西門慶去了。西門慶聽見家中卸貨。吃了幾杯酒。約掌燈以後。就來家。韓夥計等着見了。在廳上坐的。就把前後往回事說了一遍。西門慶因問錢老爹書下了。也見些分上。不曾。韓道國道。全是錢老爹這封書。十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小人把緞箱兩箱併一箱。三停只報了兩停。都當茶葉馬牙香。櫃上稅過來了。通共十大車貨。只納了三十兩伍錢鈔銀子。老爹接了報單。也沒差巡攔下來查點。就把車喝過來了。所以名錢老爹也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因說到明日少不的重重買一分禮謝他。於是分付陳敬濟陪韓夥計。崔大哥坐後邊。拿菜出來。留吃了一回酒。方纔各散回家。王六兒聽見韓道國來了。分付丫頭春香錦兒。伺候下好茶好飯。等的小晚上。韓道國到家。拜了家堂。脫了衣裳。淨了面目。夫妻二人各訴離情一遍。韓道國悉把買賣得意一節。告訴老

婆。老婆又見搭連內沉沉重重許多銀兩。因問他替己又帶了一二百兩貨物。酒米卸在門外店裏慢慢發賣了銀子來家。來保一過不言可知老婆滿心歡喜道。我聽見王經說。又尋了個甘夥計做賣手。咱們和崔大哥與他同

又為拐財一回作影

分利錢使。這個又好了。到出月開舖子。韓道國道。這裏便着了人做賣手。南邊還少個人立庄置貨。老爹一定還

要派我去。老婆道。你看貨才料。自古能者多勞。你不會做買賣。那老爹託你麼。常言不將辛苦力。難得世間財。你

外邊走上三年。你若懶待去。等我對老爹說了。自明教姓甘的和保官兒打外。你便在家賣貨就是了。韓道國道。

外邊走熟了。也罷了。老婆道。可又來。你先生迷了路。在家也是閒說。擱上酒來。夫婦二人飲了幾杯。闊別之酒。

收拾就寢。久別乍逢。不必細說。次日。却是八月初一日。韓道國早到房子內。同崔本甘夥計。看着收拾裝修土庫。

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見貨物卸了。家中無事。忽然心中想起。後來兜地上心來者也要往鄭愛月兒家去。暗暗使玳安兒送

了三兩銀子。一套紗衣服與他。鄭家鴛鴦聽見西門老爹來請他家姐兒。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連忙收下禮物。

沒口子向玳安道。你多覆上老爹。就說他姐兒兩個。都在家裏伺候老爹。請老爹早些兒下降。玳安走來家中。書

房內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約午後時分。分付玳安收拾着涼轎。頭上帶着披巾。身上穿青韓羅暗補子直身。粉

底皂靴。先走到房子看了一回。裝修土庫。然後起身。坐上涼轎。放下斑竹簾。來琴童玳安跟隨。留王經在家。止

叫春鴻背着直袋。遙往院中鄭愛月兒家。正是

天仙機上整香羅。

入手先拖酒一窩。

不獨桃源能問渡。

却來月窟訪嫦娥。

却說鄭愛香兒打扮的粉面油頭。見西門慶到。笑吟吟在半門裏首迎接進去。到了明間客位。道了萬福。西門慶

坐下。就分付小厮琴童把轎回了家去。晚夕騎馬來接琴童跟轎家去。止留玳安和春鴻兩個伺候。少頃。鴛鴦出

來拜見。說道。外日姐兒在宅內多有打攪。老爹來這裏。自恁走走罷了。如何又賜將禮來。又多謝與姐兒的衣服。

西門慶道。我那日叫他怎的。不去。只認王皇親家了。俗態鴛鴦道。俺們如今還怪畫嬌兒和李桂兒。不知是老爹

生日。叫唱。他們都有了禮。只俺們姐兒沒有。若早知時。決不答應王皇親家唱。先往老爹宅裏去了。落後老爹那

裏又差了人來。慌的老身背着王家人，連忙攙掇姐兒，打後門上轎去了。西門慶道：「先日我在他夏老爹家酒席上，就定下他了。他若那日不去，我不消說的就惱了。怎的他那日不言不語，不做喜歡，端的是怎麼說？」俗語「擲子道：小奴才，沒見過大天面，那裏好生出去供唱去。到老爹宅內，見人多，不知說的怎樣的。他從小是恁不出語，嬌養慣了，你看甚時候纔起來。老身纔催促了幾遍，說老爹今日來，你早些起來，收拾了罷。他不依，還睡到這咱晚，纔是拾高月兒香溫玉軟，不是桂姐可比。不一時，丫鬟拿茶上來，鄭愛香兒向前遞了茶吃了。搗子道：請老爹到後邊坐罷。」鄭愛香兒就讓西門慶進入鄭愛月兒的房外，明間內坐下。拿絕西門慶看見上面楷書愛月軒三字，點坐了半日。誇絕忽聽簾櫳响處，鄭愛月兒出來，不戴髻髻，頭上挽着一窩絲杭州纜，梳的黑漆漆光油油的烏雲，雲髻堆鴉，猶若輕烟密霧。上着白藕絲對衿仙裳，下穿紫綃翠紋裙，脚下露紅鸞鳳嘴鞋，步搖寶玉玲瓏，越顯那芙蓉粉面，正是

若非道子觀音畫 定然延壽美人圖

愛月兒走到下面，望上不端不整，與西門慶道了萬福，就用洒金扇兒掩着粉臉，坐在旁邊。西門慶注目停視，比初見時節越發齊整，不覺心搖目蕩，不能禁止。不一時，丫鬟又拿一道茶來。這粉頭輕搖羅袖，微露春纖，取一鍾雙手遞與西門慶，然後與愛香各取一鍾，相陪吃畢，收下盞托去。請寬衣服，房裏坐。西門慶叫玳安上來，把上蓋青紗衣寬了，搭在椅子上，進入粉頭房中，但見瑤窗綉幕，錦褥華裯，異香襲人，極其清雅，真所謂神仙洞府。人跡不可到者也。描房正是描月兒如此一番，寫來豈兩房中可鎖者乎。彼此攀話調笑之際，只見丫鬟進來，安放桌兒，擺了許多精緻菜蔬，先請吃荷花細餅。鄭愛月兒親手揀攢肉絲捲，就安放小泥金碟兒內，遞與西門慶吃。須臾吃了餅，放了家伙，去就鋪茜紅氈條，取出牙牌三十二扇，與西門慶抹牌，抹了一回，收過去，擺上酒來。但見盤堆異菓，酒泛金波，十分齊整。姊妹二人遞了酒，在旁筭排雁柱，欸誇鮫綃，愛香兒彈箏，愛月兒琵琶，唱了一套兜的上心來。恰端的詞出佳人口。有裂石繞梁之聲，唱畢，促席而坐，拿骰盆與西門慶搶紅猜枚，飲勾多時。鄭愛香兒推更衣出去了，獨有愛月兒陪着西門慶吃酒。西門慶袖中露出白綾汗巾兒，愛月兒道：「曉得你有香茶，想必在這裏，便要打開。」西門慶道：「不

是香茶是我逐日吃的補藥。我的香茶不放在這裏面。只用昏包着。於是袖中取出一包香茶。桂花餅兒。遞與他。那愛月兒不信。還伸手往他袖子裏一掏。還掏出個紫縐紗汗巾兒。上拴着一副揀金挑牙兒。拿在手中觀看。甚是可愛。說道。我見桂姐和吳銀姐。都拿着這樣汗巾兒。原來是你與他的。西門慶道。是我揚州船上帶來的。不是我與他。誰與他的。你若愛。與了你罷。到明日再送一副與你姐姐。說畢。西門慶遂與愛月兒睡了一回。直至三更。方纔回家。到次日。吳月娘打發他往衙門中去了。和玉樓金蓮李嬌兒。都在上房坐的。只見玳安進來。取尺頭匣兒。往夏提刑送生日禮去。月娘因問玳安。你爹昨日坐轎子往誰家吃酒。吃到那早晚纔回來。想必又往韓道國家望他那老婆去。原來這賊囚根子。成日只瞞着我。替他幹這繭兒。玳安道。不是他漢子來家。爹怎好去的。然則不來家。已直供出矣。月娘道。不是那裏。却是誰家。那玳安又不說。只是笑。取了緞匣送禮去了。潘金蓮道。你問這賊囚根子。他怎肯實說。我聽見說蠻小厮。昨日也跟了去來。只叫蠻小厮來問。就是。一面把春鴻叫到跟前。金蓮問你昨日跟了你爹轎子去。在誰家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直說。如今你大娘就要打你。那春鴻跪下。便道。娘休打小的。待小的說就是了。小的和玳安琴童哥三個。跟俺爹從一座大門樓進去。轉了幾條街巷。到個人家。只半截門兒。都用鋸齒兒鑿了。門裏立着個娘。打扮的花花黎黎的。金蓮聽見笑了。說道。囚根子一個院裏。半門子也不認的。趕着粉頭。叫娘。娘起來。又問道。那個娘。娘怎麼模樣。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我不認的。他像娘。每頭上戴着。這個假壳。進入裏面。一個白頭的阿婆出來。望俺爹拜了一拜。落後請到後邊。又是一位。年小娘。娘出來。不戴着假壳。生的瓜子面。搽了嘴唇。紅紅的。陪着俺爹吃酒。金蓮道。你們都在那裏坐來。春鴻道。我和玳安琴童哥。便在阿婆房裏。阿婆陪着俺。每吃酒。并肉兜子來。把月娘玉樓笑的了不得。因問道。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那一個像似在咱家唱的。玉樓笑道。就是李桂姐了。月娘道。原來摸到他家去來。李嬌兒道。俺家末半門子。金蓮道。只怕你家新安了半門子。是。的。問了一回。西門慶來家。就往夏提刑家拜壽去了。却說潘金蓮房中。養的一隻白獅子。貓兒。渾身純白。只額兒上帶龜背一道黑。名喚雪裏送炭。又名雪獅子。又善會口。啣汗巾子。拾扇兒。西門慶不在。

房中。婦人晚夕常抱他在被窩裏睡。又不撒尿尿在衣服上。呼之即去。揮之即止。婦人常喚他是雪賊。每日不吃牛肝乾魚。只吃生肉。調養的十分肥壯。毛內可藏一雞蛋。甚是愛惜。他終日在房內。用紅絹裹肉。令貓撲而抓食。歷歷叙來。這日也是合當有事。官哥兒心中不自在。連日吃劉婆子藥。略覺好些。李瓶兒與他穿上紅緞衫兒。安頓在外間炕上。頑耍迎春守着。娘子便在旁吃飯。不料這雪獅子正蹲在護炕上。看見官哥兒在炕上。穿着紅衫兒。一動動的頑耍。只當平日哄喂他肉食一般。猛然望下一跳。將官哥兒身上皆抓破了。只聽那官哥兒呱的一聲。倒抽了一口氣。就不言語了。手脚俱風搖起來。慌的奶子丟下飯碗。撲抱在懷。只顧唾曦與他收驚。那貓還來趕着他要抓。被迎春打出外邊去了。如意兒實承望孩子搗過。一陣就好了。誰想只顧常連。一陣不了一陣搗起來。忙使迎春後邊請李瓶兒去。說哥兒不好了。風搖着哩。娘快去。那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正是

驚損六葉連肝肺。嚇壞三毛九孔心。

連月娘慌的兩步做一步。逕撲到房中。見孩子搗的。兩只眼直往上吊。通不見黑眼睛珠兒。口中白沫流出。呶呶猶如小雞叫。手足皆動。一見心中猶如刀割相似。連忙撲抱起來。臉脛着他嘴兒。大哭道。我的哥哥。我出去好好兒。怎麼就搗起來。迎春與奶子。悉把被五娘房裏貓所嚇一節說了。那李瓶兒越發哭起來。說道。我的哥哥。你切不可爲這死貓兒害了。月娘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面叫將金蓮來。問他。說是你屋裏的貓嚇了孩子。金蓮問是誰說的。月娘指着是奶子和迎春說來。金蓮道。你看這老婆子。這等張嘴。俺貓在屋裏。好好兒的臥着。不是你每怎的把孩子嚇了。沒的賴人起來。瓜兒只揀軟處捏。俺這屋裏是好纏的。月娘道。他的貓。那得來這屋裏。迎春道。每常也來這邊屋裏走跳。金蓮接過來道。早時你說每常。那的不抓他。可今日兒就抓起來。你這丫頭也跟着他。恁張眉瞪眼兒。說黑道白的。將就些兒罷了。怎的要把弓兒扯滿了。可兒俺每自恁沒時運來。於是使性子抽身往房裏去了。利口看官聽說。潘金蓮見李瓶兒有了官哥兒。西門慶百依百隨。要一奉十。故行此陰謀之事。馴養此貓。必欲嚇死其子。使李瓶兒寵衰。教西門慶復親於己。就如昔日屠岸賈養神熬。害趙盾丞相一般。又明插一

證正是

花枝葉底猶藏刺。人心怎保不懷毒。

月娘衆人見孩子只顧搖起來。一面熬姜湯灌他。一面使來安兒快叫劉婆去。不一時。劉婆子來到。看了脈息。只顧跌腳說道。此遭驚嚇重了。難得過了。快熬燈心薄荷金銀湯。取出一丸金箔丸來。向鍾兒內研化。牙關緊閉。月娘連忙拔下金簪兒來。撬開口灌下去。劉婆道。過得來便罷。如過不來。告過主家奶奶。必須耍灸幾醮纔好。月娘道。誰敢欺。必須等他爹來問了。不敢灸了。惹他來家喫喝。李瓶兒道。大娘救他命罷。若等來家。只恐遲了。若是他爹罵。等我承當就是了。月娘道。孩兒是你的孩兒。隨你灸。我不敢主張。當下劉婆子把官哥兒眉攢序根。兩手關尺。并心口共灸了五薰。放地睡下。那孩子昏昏沉沉。直睡到日暮時分。西門慶來家。還不醒。那劉婆見西門慶來家。月娘與了他五錢銀子。一溜烟從夾道內去了。可殺西門慶歸到上房。月娘把孩子風搐不好。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連忙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問孩兒那的風搐起來。李瓶兒滿眼落淚。只是不言語。問丫頭奶子都不敢說。西門慶又見官哥手上皮兒去了。灸得滿身火艾。心中焦燥。又走到後邊問月娘。月娘隱瞞不住。只得把金蓮房中貓驚嚇之事說了。劉婆子剛纔看說。是急驚風。若不針灸。難得過來。若等你來。只恐怕遲了。他娘母子自主張。叫他灸了孩兒身上五薰。纔放下他睡了這半日。還未醒。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三尸暴跳。五臟氣冲。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直走到潘金蓮房中。不絲分說。尋着雪獅子。提着腳走向穿廊。望石臺基輪起來。只一摔。只聽响啷一聲。腦漿迸萬朵桃花。滿口牙零噙碎玉。正是

不在陽間擒鼠耗。却來陰府作狸仙。

潘金蓮見他拿出貓去摔死了。坐在炕上。風紋也不動。書待西門慶出了門口。裏喃喃罵罵道。賊作死的強盜。把人扭出去殺了。纔是好漢。一個貓兒。礙着你怎的。也是走的來摔死了。他到陰司裏。明日還問你要命。你慌恁的。然則武大并一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強盜。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裏。因說。奶子迎春。我叫你好看着孩兒。怎的叫貓之不若矣。

貓嚇了他，把他也抓了。又信劉婆子那老淫婦，平白把孩子灸的怎樣的。若好便罷，不好把這老淫婦拿到衙門裏，與他兩按。李瓶兒道：「你看孩兒緊自不得命，你又是恁樣的孝順是醫家，他也巴不得要好哩。」李瓶兒只指望孩兒好來，不料被艾火把風氣反於內，變為慢風。月娘可發理屋入室罪實難辭劉婆子又踴禍轍吾將百割此等壞事婦人也內裏抽擒得肝胃兒皆動，屎皆出，大便屙出五花顏色，眼目忽睜忽閉，終朝只是昏沉不省，奶也不吃了。李瓶兒慌了，到處求神問卜，打卦

皆有凶無吉。月娘瞞着西門慶，又請劉婆子來家跳神。殺又求請小兒科太醫來看，都用接鼻散試之。若吹在鼻孔內，打鼻涕，還看得；若無鼻涕出來，則看陰陽守他罷了。岐黃爲此言自全者無數於是吹下去，茫然無知，並無一個噴涕出來。

越發晝夜守着哭涕不止，連飲食都減了。看到八月十五日將近，月娘因他不好，連自家生日都回不了，不做親戚內眷，就送禮來，也不請家中止。有吳大妗子、楊姑娘、并大師父來相伴。那薛姑子和王姑子兩個，在印經處爭

分錢不平，又使性兒彼此互相揭謊。百忙中點醒愚人使佛者十四日，賁四同薛姑子催討，將經卷挑將來，一千五百卷都完了。

李瓶兒又與了一吊錢，買昏馬香燭。十五日，同陳敬濟早往岳廟裏進香紙，把經看着，都散施盡了。走來回李瓶兒話，喬大戶家一日一遍，使孔嫂兒來看。細又舉薦了一個看小兒的，鮑太醫來看，說道：「這個變氣天吊客，忤治

不得了。」白已自與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灌下藥去，也不受，還吐出了，只是把眼合着，口中咬的牙格支支响。李瓶兒通宵衣不解帶。此處着此語傷盡天下孝子心晝夜抱在懷中，眼淚不乾的，只是哭。西門慶也不往那裏去，每日衙門中來家，

就進來看孩兒。那時正值八月下旬，天氣點明八月一絲不紊瓶兒以八月來也李瓶兒守着官哥兒，睡在床上，桌上點着銀燈，丫鬢養娘都睡熟了，覷着滿窗月色，更漏沈沈，果然愁腸萬緒，離思千端。正是人逢喜氣精神爽，悶來愁腸睡多，但見

銀河耿耿，玉漏迢迢，穿窗皓月，耿寒光透戶，涼風吹夜，氣譙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敲別院，寒砧千搗，將殘

千搗起，畫簷前叮嚙，鉄馬敲碎思婦情懷，銀臺上閃爍燈光，偏照佳人長嘆，一心只想孩兒好，誰料愁來睡

夢多。當下李瓶兒臥在牀上，似睡不睡，夢見花子虛從前門外來，身穿白衣，恰似活時一般，見了李瓶兒，厲聲罵道：「廢

賊淫婦你如何抵盜我財物與西門慶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兒一手扯住他衣袖夾及道好哥哥你饒恕我則個花子虛一頓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醒來手裏扯着却是官哥兒的衣衫袖子分明說官哥爲子虛化身與後孝哥爲西門化身作一遙對章法讀此二句益信連喊了幾口道怪哉怪哉聽一聽更鼓正打三更三點李瓶兒嚇的渾身冷汗毛髮皆豎到次日西門

慶進房來就把夢中之事告訴一遍西門慶道知道他死到那裏去了此是你夢想舊境只把心來放正着休要

理他如今我使小使拿轎子接了吳銀兒來與你做個伴兒再把老馮叫來伏侍兩日玳安打院裏接了吳銀兒

來那消到日西時分那官哥兒在奶子懷裏只搗氣兒了慌的奶子叫李瓶兒娘你來看哥哥這黑眼睛珠兒只

往上翻口裏氣兒只有出來了沒有進去的這李瓶兒走來抱到懷中一面哭起來叫丫頭快請你爹去你說孩

子待斷氣也可可常時節又走來說話必於忙中插一開筆文字直是千倍百個告訴房子兒尋下了門面兩間兩層大小四間只要三

十五兩銀子西門慶聽見後邊官哥兒重了就打發常時節起身說我不送你罷改日我使人拿銀子和你看去

急急走到李瓶兒房中月娘衆人都在房裏瞧着那孩子在他娘懷裏一口口搗氣兒西門慶不忍看他走到明

間椅子上坐着只長吁短嘆寫的出真是生龍活虎那消半盞茶時官哥兒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時八月廿三日申時也已活

了一年零兩個月合家大小放聲大哭那李瓶兒搗耳撓腮一頭撞在地下哭的昏過去半日方纔甦醒攙着他

大放聲哭寫得叫道我的沒救星兒心疼殺我了甯可我同你一答兒裏死了罷我也不久活在世上了我的拋

閃殺人的心肝撇的我好苦也那奶子如意兒和迎春在旁哭的言不得動不得寫得西門慶即令小厮收拾前

廳西廂房乾淨放下兩條寬櫬要把孩子連枕席被褥擡出去那裏挺放那李瓶兒賊在孩兒身上兩手摟抱着

那裏肯放口口聲聲直叫救星的冤家嬌嬌的兒生揭了我的心肝去了撇的我枉費辛苦乾生受一場再不得

見你了我的心肝月娘衆人哭了一面在旁勸他不住西門慶走來見他把臉抓破了滾的寶髻鬚烏雲散亂

便道你看蠻的他既然不是你我的兒女乾養活他一場他短命死了哭兩聲丟開罷了如何只顧哭下去又哭

不活他你的身子也要緊後如今擡出去好叫陰陽來看這是甚麼時候月娘道這個也有申時前後玉樓道我

頭裏怎麼說來。他管情還等着這個時候纔去。原是申時生。還是申時死。日子又相同。都是二十三日。只是月分

差些。圓圓的一年零兩個月。李瓶兒見小厮每伺候兩旁。要擡他。又哭了慌。擡他出去。那麼的大媽媽。你伸手摸

他身上還熱哩。寫得出叫了一聲我的兒。你叫我怎生割捨的你去。坑得我好苦也。一頭又撞到在地下。哭了一回。

衆小厮纔把官哥兒擡出。停在西廂房內。月娘向西門慶計較。這對親家那裏。並他師父廟裏說聲去。西門慶道。

他師父廟裏。明早去罷。一面使玳安往喬大戶家說了。一面使人請了徐陰陽來。批書。又拿出十兩銀子。與賁四。

叫他快擡了一付平頭杉板。令匠人隨即僱造了一具小棺。柳兒就便入殮。喬宅那裏一聞來報。喬大戶娘子。隨

即坐轎子來。進門就哭。月娘衆人又陪著大哭了一場。告訴前事一遍。不一時。陰陽徐先生來到看了。說道。哥兒

還是正申時永逝。月娘分付出來。叫與他看看黑書。徐先生將陰陽秘書瞧了一回。說道。哥兒生於政和丙申六

月廿三日申時。卒於政和丁酉八月廿三日申時。月令丁酉。日坐壬子。犯天地重喪。本家要忌。忌哭聲。親人忌

入殮之時。蛇龍鼠兔四生人。避之則吉。又黑書上云。壬子日生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他前生曾在兗州蔡家

作男子。曾倚刀奪人財物。明說子虛來西門家之故并瓶兒之孽吃酒落魄。明說子虛前身不敬天地六親。橫事牽連。明說子虛遭氣寒之疾。臥床蓆

穢污而亡。明說子虛今生為小兒。亦患風癩之疾。十日前。被六畜驚去魂魄。又犯土日太歲。先亡攝去魂魄。托生往鄭

州為男子。後作千戶。壽六十八歲而終。須臾。徐先生看了黑書。請問老爹。明日出去。或埋或化。西門慶道。明日如

何出得。閏三日。念了經。到五日。出去墳上埋了罷。徐先生道。二十七日丙辰。合家本命。都不犯。宜正午時掩土。批

畢書。一面就收拾入殮。已有三更天氣。李瓶兒哭着。往房中尋出他幾件小道衣。道髻鞋襪之類。替他安放在棺

槨內。傷心慘目釘了長命了。合家大小又哭了一場。打發陰陽去了。次日。西門慶亂着。也未到有衙門中去。夏提

刑打聽得知。早晨衙門散時。就來吊問。又差人對吳道官廟裏說知。到三日。請報恩寺八衆僧人。在家誦經。亦是

寺僧念經。吳道官廟裏。并喬大戶家。俱備拆桌三牲來祭奠。一番吳大舅。沈姨夫。門外韓姨夫。花大舅。都有三牲祭

桌來燒紙。又一番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峙節。韓道國。甘出身。賁第傳。李智黃四。都門分資。晚夕來與西門慶

伴宿。又一番寫九家總打發僧人去了。叫了一起提偶的。明說世人先在哥兒靈前祭畢。然後西門慶在大廳上放桌席。

管待衆人。那日院中李桂姐、吳銀兒、并鄭月兒三家。都有人到來上紙。又找三家李瓶兒思想官哥兒。每日黃懨懨連

茶飯兒都懶待吃。題起來。只是哭涕。把喉音都哭啞了。西門慶怕他思想孩兒。尋了拙智。白日裏分付奶子丫鬢

和吳銀兒相伴他。不離左右。晚夕。西門慶一連在房裏歇了三夜。枕上百般勸解。薛姑子夜間。又替他念楞嚴經。

解冤咒。勸他休要哭了。他不是你的兒女。都是宿世冤家債主。明說子虛矣陀羅經上所說的好。昔日有一婦人。生產

孩兒三遍。俱不過二歲而亡。婦人悲啼不已。抱兒江邊。不忍拋棄。感得觀世音菩薩。化作一僧。謂此婦人曰。不用

啼哭。此非你兒。是你生前冤家。三度托生。皆欲殺汝。你若不信。我交你看。將手一指。其兒遂化作一夜叉之形。向

水中而立。報言汝曾殺我來。我特來報冤。明說出下虛矣今因汝常持佛頂心陀羅經。善神日夜擁護。所以殺汝不得。我

已蒙觀世音菩薩受度了。從今永不與汝爲冤道畢。遂沉水中不見。不該我貧僧說。你這兒子。必是宿世冤家。托

來你蔭下。化力化財。要惱害你身。明言子虛轉世爲你捨了此佛頂心陀羅經一千五百卷。有此功。行他害你不得。故此

離身。然則銀絲反成禍種到明日再生下來。纔是你兒女。李瓶兒聽了。終是愛緣不斷。但題起來。輒流涕不止。死已有因矣須臾。過

了五日。到廿七日早晨。僱了八名青衣。白帽小童。大紅銷金棺。與旛幢。雪蓋。玉梅。雪柳。圍在前首。大紅錦旌。題着

西門家男之柩。作擊吳道官廟裏。又差了十二衆青衣。小道童來。遶棺轉咒。作擊生神玉章。動清樂送殯。衆親朋陪西

門慶穿素服。走至大街東口。將及門上。纔上頭口。作擊西門慶恐怕李瓶兒到墳上悲痛。不叫他去。只是吳月娘李

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大姐家裏。五頂轎子。陪喬親家母。大妗子。和李桂兒。鄭月兒。吳舜臣。媳婦。鄭二姐。往墳頭去。

墳頭去者十人留下孫雪娥。吳銀兒。并兩個姑子在家。與李瓶兒做伴兒。留下做伴者四人李瓶兒見不他去。見棺材起身。送出

到大門首。趕着棺材大放聲。一口一聲。只叫不來家虧心的兒。爍叫的連聲氣破了。不防一頭撞在門底下。把粉

額磕傷。金釵墜地。寫得出慌的吳銀兒與孫雪娥。向前攙扶起來。勸歸後邊去了。到了房中。見炕上空落落的。只有

他耍的那壽星。博浪鼓兒。還掛在牀頭上。想將起來。博浪鼓一轄小小物事。用入文字。便令無窮血淚。皆向此中。酒出。真是奇絕文字。拍了桌子。又哭個不了。吳

銀兒在旁扯着他手勸說道。娘少哭了。哥哥已是拋閃你去了。那裏再哭得活。你須自解自嘆。只顧煩惱。無心人如畫

雪娥道。你又年少青春。愁到明日養不出來也。怎的這裏牆有縫。壁有眼。俺每不好說的。他使心用心。反累己身。

他將這孩子害了。教他一還一報。問他要命。不知你我被他活埋了幾遭了。只要漢子常守着他便好。到入屋裏

睡一夜兒。他就氣生氣死。早是前者。你都知道。漢子等閒不到我後邊。纔到了一遭兒。你看他就背地裏。唧喳成

一塊。對着他姐兒。每說我長。道我短。俺每也不言語。每日洗眼兒。看着他。這個淫婦。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死哩。有

事人又李瓶兒道。罷了。我也惹了一身病在這裏。不知在今日明日死。和他也爭執不得了。隨他罷。一語直至碧落黃泉無分訴處

正說着。只見孀子如意兒。向前跪下。哭道。小媳婦有句話。不敢對娘說。今日哥兒死了。乃是小媳婦沒造化。只怕

往後爹與大娘。打發小媳婦出去。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那裏投奔。李瓶兒見他這般說。又心中傷痛起來。便道

快老婆。孩子便沒了。我還沒死哩。總然我到明日死了。你在我手下一場。我也不叫你出門。往後你大娘生下哥

兒小姐來。叫你接了奶。就是一般了。你慌亂的是甚麼。那如意兒方纔不言語了。如意又自有心事。又安如意後文之根李瓶兒良久。又

痛哭起來。真是悲從中來雪娥與吳銀兒兩個。又解勸道。你肚中吃了些甚麼。只顧哭了去。一面綉春後邊。拿了飯來。擺

在桌上。陪他吃。那李瓶兒那生嚙得下去。只吃了半甌兒。就丟下。不吃了。西門慶在墳上。叫徐先生畫了穴。把官

哥兒。就埋在先頭陳氏娘懷中。抱腰葬了。那日喬大戶。并衆親戚。都有祭祀。就是新蓋捲棚。管待飲酒。一日來家。

李瓶兒與月娘。喬大戶娘子。大妗子。磕着頭。又向哭了。喬大戶娘子說道。親家誰似奴養的孩兒。不氣長短命死

了。既死了。累你家姐姐。做了望門寡。勞而無功。親家休要笑話。喬大戶娘子說道。親家怎的這般說話。孩兒們各

人壽數。誰人保的。後來的事。常言先親後不改。親家母又不老。往後不愁沒子孫。須要慢慢來。親家少要煩惱了。

說畢。作辭回家去了。親家休矣西門慶在前廳。叫徐先生洒掃。各門上都貼辟非黃符。死者煞高三丈。向東北方而去。

遇日游神。冲回不出。斬之則吉。親人不忘。西門慶拿出一疋大布。二兩銀子。謝了徐先生。管待出門。晚夕。入李瓶

兒房中。陪他睡。夜間百般言語。溫存。見官哥兒的戲耍物件。都在跟前。恐怕李瓶兒看見。思想煩惱。都令迎春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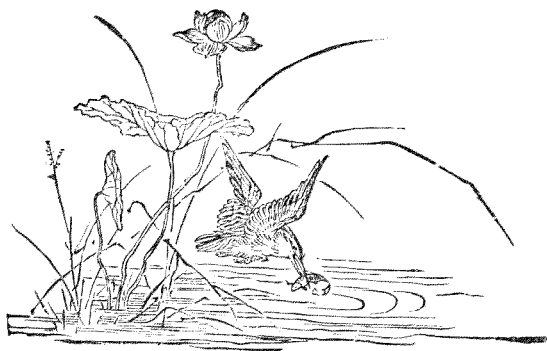
到後邊去了。隨手收拾博浪鼓如
撕金扇一樣草法正是

思想嬌兒晝夜啼 寸心如割命懸絲

世間萬般哀苦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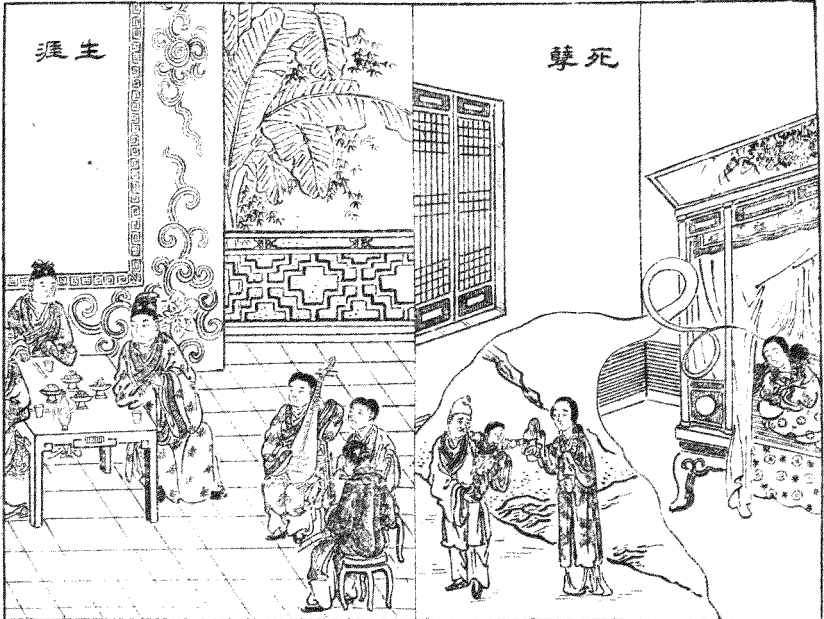
除非死別共生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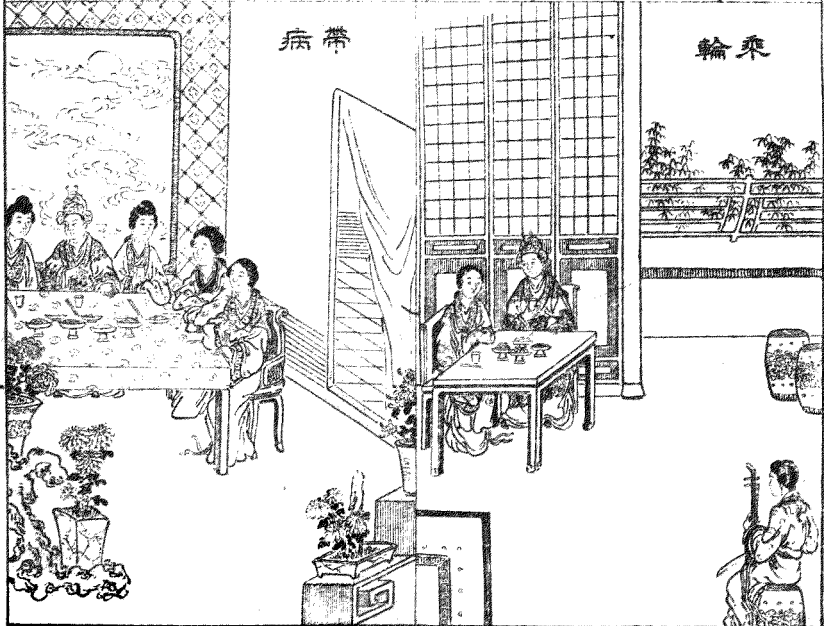
生涯

孽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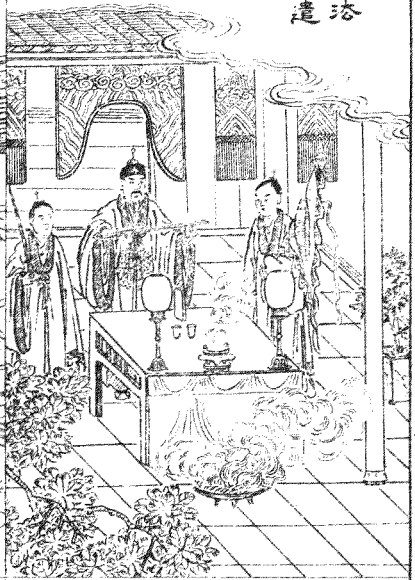


病帶

輪乘



遺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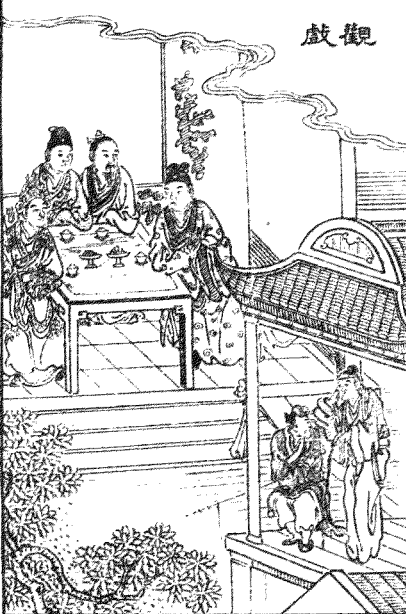
大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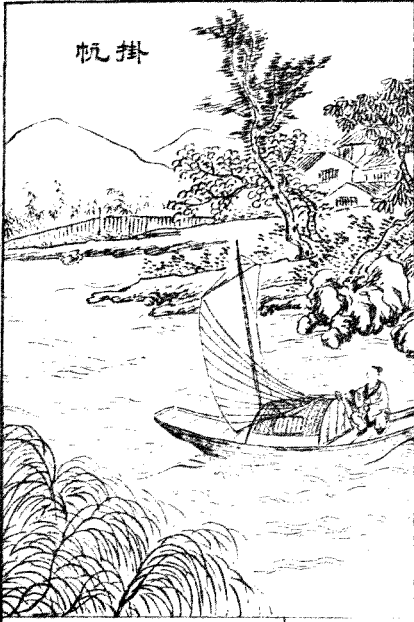
真傳



觀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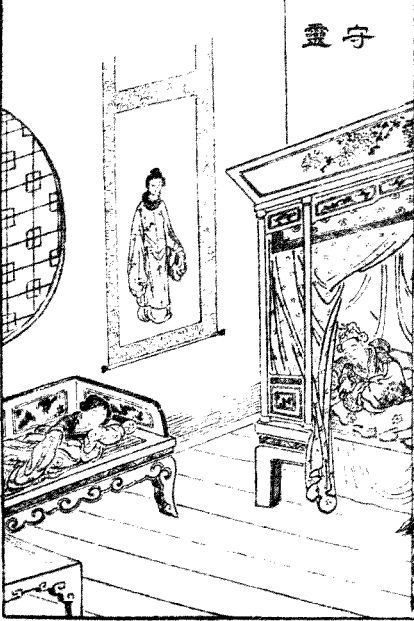
帆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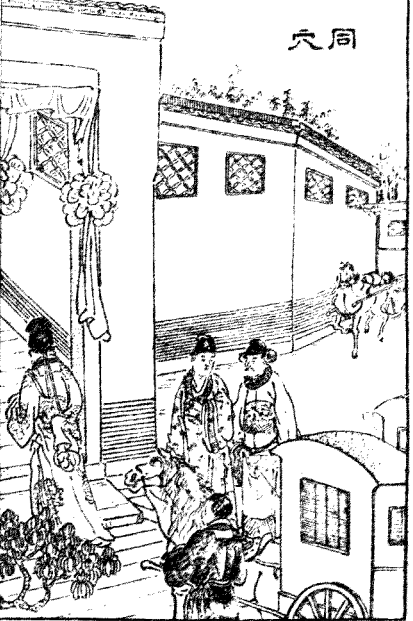
約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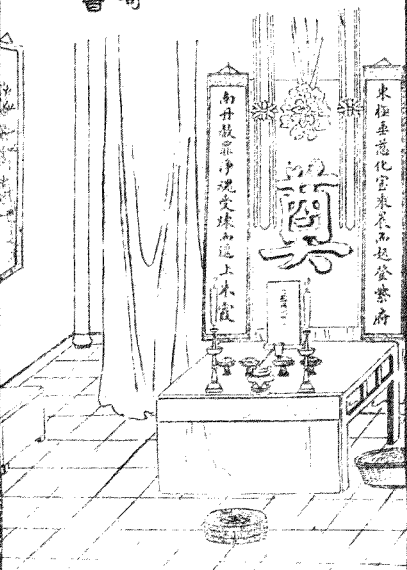
守靈



同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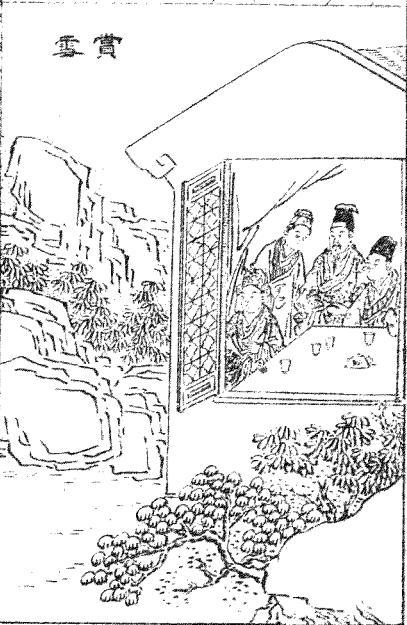
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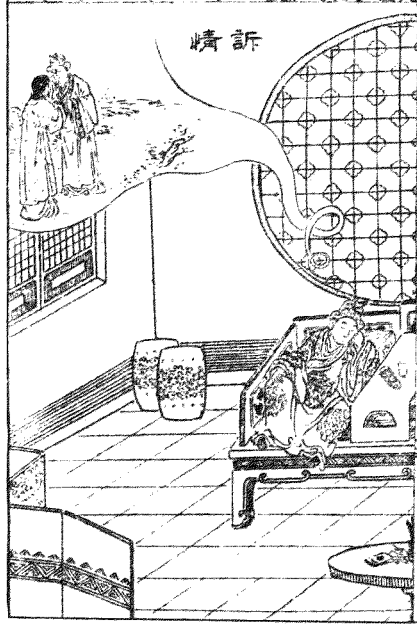
發牒



賞雲



訴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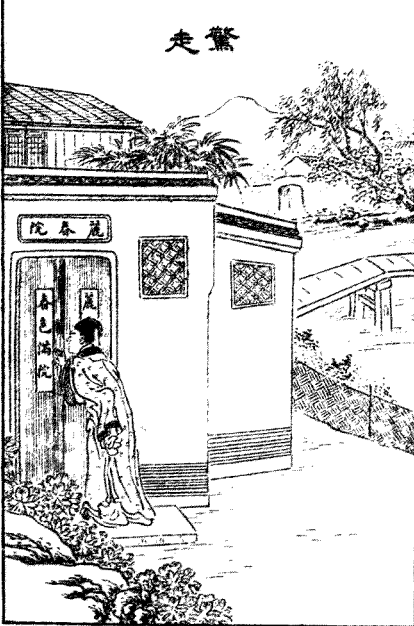
訪客



啣戲



走驚



調和





第六十一回 李瓶兒病纏死孽 西門慶官作生涯

詞曰

倦睡懶懶生怕起。如癡如醉如慵。半垂半捲舊簾櫳。眼穿芳草綠。淚襯落花紅。追懷當年魂夢斷。為烟為雨為風。淒淒樓上數歸鴻。悲鴻三兩陣。哀緒萬千重。辭亦佳 側動人 右調臨江仙

話說潘金蓮見孩子沒了。每日抖擻精神。百般稱快。指着丫頭罵道。賊淫婦。我只說你日頭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錯了的時節。你班鳩跌了彈。也嘴答谷了。椿凳折了。靠背兒沒的倚了。王婆子賣了磨。推不的了。老鴿子死了粉頭。沒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李瓶兒這邊屋裏。分明聽見。不敢聲言。背地裏只是涕淚。着了這暗氣。暗惱。又加上煩惱憂戚。漸漸精神恍惚。夢魂顛倒。每日茶飯都減少了。自從葬了官哥兒第二日。吳銀兒就家去了。老馮領了個十三歲的丫頭來。五兩銀子。賣與孫雪娥房中使喚。改名翠兒。不在話下。這李瓶兒一者思念孩兒。二者着了重氣。把舊病又發起來。照舊下淋不止。西門慶請任醫官來看。討將藥來吃下去。如水澆石一般。越吃越旺。那消半月之間。漸漸容顏頓減。肌膚消瘦。而精彩手標。無復昔時之態矣。正是肌骨大多無一把。如何禁架許多愁。一日九月初旬。天氣淒涼。金風淅淅。李瓶兒夜間獨宿房中。銀床枕冷。紗窗月浸。悽惻之極不覺思想孩兒。欲歎長歎。恍恍然恰似有人彈的窗櫺响。李瓶兒呼喚丫鬟。都睡熟了。不答應。乃自下床來。倒着弓鞋。翻披綉襖。開了房門。出戶視之。彷彿是花子虛抱着官哥兒叫他。夢帳分明 一絲不錯新尋了房兒。同居。任李瓶兒還捨不的。西門慶不肯去。雙手就抱那孩兒。被花子虛只一推。跌倒在地。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嚇了一身冷汗。嗚嗚咽咽。只哭到天明。正是有情豈不等。着相自家迷。晨鐘 棒喝有詩為證

織織新月照銀屏。人在幽閨欲斷魂。翻悔當年迷本性。須知今日是愁根。

那時來保南京貨船又到了。使了後生王顯上來。取車稅銀兩。西門慶這里寫書。差榮海拿一百兩銀子。又具羊

酒金緞禮物謝主事。就說此貨過稅。還望青目一二。家中收拾鋪面完善。又擇九月初四日開張。就是那日卸貨。連行李共裝二十大車。那日親朋遞果盒掛紅者。約有二十多人。夏提刑也差人送禮花紅來。喬大戶叫了十二名吹打的樂工。雜耍撮弄。西門慶這里。李銘、吳惠、鄭春、三個小優兒彈唱。甘夥計與韓夥計都在櫃上發賣。一個看銀子。一個講說價錢。崔本專管收生活。西門慶穿大紅冠帶着。燒罷紙。西門官從此處來。因應冠帶燒紙。各親友遞菓盒把盞畢。後邊廳上。安放十五張桌席。五菓五菜。三湯五割。從新遞酒上坐。鼓業喧天。在坐者有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吳道官、倪秀才、溫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還有李智黃四、傅自新等衆夥計主管。并街坊隣舍。都坐滿了席面。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了一套。南呂紅裙襖。混元初生。太極爲錢字一描。須臾酒過三巡。食割三道。下邊樂工吹打彈唱雜耍百戲。過去。席上觥籌交錯。應伯爵、謝希大、飛起大鍾來。杯來盞去。飲至日落時分。把衆人打發散了。西門慶只留下吳大舅、沈姨夫、韓姨夫、溫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從新擺上桌席。留後坐。那日新開張。夥計攢帳。就賣了五百餘兩銀子。西門慶滿心歡喜。晚夕收了鋪面。把甘夥計、韓夥計、傅夥計、崔本、黃四、連陳敬濟都邀來。到席上飲酒。吹打良久。把吹打樂工也打發去了。止留了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應伯爵吃的已醉上來。走出前邊解手。叫了李銘問道。那個紫包髻兒清俊的小優兒。是誰家的。李銘道。二爹元來不知道。因說道。他是鄭奉的兄弟鄭春。前日爹在他家吃酒。請了他姐姐愛月兒了。伯爵道。真個。怪道前日上紙送殯。都有他。于是歸到酒席上。便問西門慶道。哥。你又恭喜。又招了。小舅子。忙中有錯。信然信然。西門慶笑道。怪狗才。休要胡說。一面叫過王經來。斟與你應二爹一大鍾酒。伯爵向吳大舅說道。老舅。你怎麼說。這鍾罰的我沒名。西門慶道。我罰你這狗才一個出妄言。伯爵低頭。想了一想兒。呵呵笑了道。不打緊處。等我吃。我吃死不了人。又道。我從來吃得不得。酒。你叫鄭春上來唱個兒。我聽。我纔罷了。一絲不。放空。當下三個小優一齊上來彈唱。伯爵令吳惠、李銘下去。不要你兩個。我只要鄭春單彈着箏兒。只唱個小小曲兒。我下酒罷。謝希大叫道。鄭春。你過來依着你應二爹唱個罷。西門慶道。和花子講過。有一個曲兒。吃一鍾酒。叫玳安取了兩個大銀鍾。放在應二面前。那鄭春款接銀箏。低低唱。

清江引道。

一個姐兒十六七。見一對蝴蝶戲。香肩靠粉牆。春筍彈珠淚。喚梅香。趕他去別處飛。黃綳幼婦

鄭春唱了。請酒。伯爵纔飲訖。玳安又連忙樹上。鄭春又唱。

轉過雕欄。正見他斜倚定茶藤架。伴羞整鳳釵。不說昨宵話。笑吟吟。拈將花片兒打。千脈

伯爵吃過。連忙推與謝希大。說道。罷。我是成不的。成不的。這兩大鍾。把我就打發了。謝希大道。傻花子。你吃不得。

推與我來。我就是你家有毛的蠻子。伯爵道。傻花子。我明日就做了堂上官兒。少不的是你替。西門慶道。你這狗才。到明日只好做個詔武。伯爵笑道。傻孩子。我做了詔武。把堂上讓與你就是了。西門慶笑令玳安兒拿磕爪來。

打這賊花子。謝希大悄悄向他頭上打了一個响爪兒。說道。你這花子。溫老先生在這里。你口裏只恁胡說。伯爵道。溫老先生他斯文人。不管這閒事。溫秀才道。二公與我這東君老先生。原來這等厚。酒席中間。誠然不如此也。

不樂悅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自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寫得入化故妙沈姨夫向西門慶說。姨夫不是這等。請大

舅上席。還行個令兒。或擲骰。或猜枚。或看牌。不拘詩詞歌賦。頂真續麻。急口令。說不過來吃酒。這個庶幾均勻。彼此不亂。西門慶道。姨夫說的是。先斟了一杯與吳大舅起令。吳大舅拿起骰盆兒來說道。列位。我行一令順着數

去。遇點要個花名。花名下要頂真。不拘詩詞歌賦。說一句。說不來。罰一大杯。我就是一起。

一擲一點紅。紅梅花對白梅花。春梅一得雙之春梅直貫弄

吳大舅擲了個二多。一杯飲過酒。該沈姨夫接擲。沈姨夫說道。

二擲並頭蓮。蓮漪戲彩鴛。金蓮直貫至不憤吹簫之金蓮蓋得意殺也

沈姨夫也擲了個二。飲過兩杯。就過盆與韓姨夫行令。韓姨夫道。

三擲三春李。李下不整冠。瓶兒珠沉玉碎矣

韓姨夫擲完。吃了酒。送與溫秀才秀才道。我學生奉令了。

繪圖真本金瓶梅 第六十一回 李瓶兒病纏死孽 西門慶官作生涯

四擲狀元紅紅紫不以爲褻服。玉樓玉兒自是尊貴

溫秀才只遞了一杯酒吃過該應伯爵行令伯爵道我在下一個字也不識不會頂真只說個急口令兒罷。

一個急急脚脚的老小左手擎着一個黃豆巴斗右手擎着一條綿花叉口望前只管跑走一個黃白花狗

咬着那綿花叉口那急急脚脚的老小放下那左手提的那黃豆巴斗走向前去打那黃白花狗不知打關

過那狗狗鬪過那手。忽用此作一間

西門慶笑罵道你這賊絞斷腸子的天殺的誰家一個手去鬪狗來一口不被那狗咬了伯爵道誰叫他不拿個

棍兒來我如今抄化子不見了拐棒兒受不的氣了謝希大道大官人你看化子自家倒了架說他是化子西門

慶道該罰他一鍾不成個令謝子純你行罷謝希大道我也說一個比他更妙。

牆上一片破瓦牆下一疋驢馬落下破瓦打着驢馬不知是那破瓦打傷驢馬不知是那驢馬踏碎了破瓦

伯爵道你笑話我的令不好你這破瓦倒好你家娘子兒據我看就是個驢馬我就是個破瓦俺兩個破磨對瘦

驢謝希大道你家那杜蠻婆老淫婦撒把黑豆只好喂猪哄狗也不要他。白嚼入肚又一笑兩個人鬪了回嘴每人斟了一

鍾該韓夥計擲韓道國道老爹在上小人怎敢占先西門慶道順着來不要遜了於是韓道國說道。

五擲臘梅花花裏遇神仙。愛姐貞操俱見

擲畢該西門慶擲西門慶道我要擲個六。

六擲滿天星星辰冷落碧潭水。月娘直貫入雲理手之夢又西門死期至矣

果然擲出個六來應伯爵看見說道哥今年上冬管情加官進祿主有慶事。亦算反照於是斟了一大杯酒西門慶一

面李銘等三個上來彈唱頑耍至更闌方散西門慶打發小僮兒出門看收了家伙派定韓道國甘夥計崔本來

保四人輪流上宿分付仔細門戶。結轉生涯就過那邊去了一宿晚景不題次日應伯爵領了李智黃四來交銀子說

此起只關了一千四百五六十兩銀子不勾還人只挪了三百五十兩銀子與老爹等下起關出來再找完不敢

遲了。伯爵在旁，又替他說了兩句美言。西門慶叫陳敬濟來把銀子兌收明白，打發去了。銀子還擺在桌上。西門慶因問伯爵道：「常二哥說他房子尋下了，前後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他來對我說，正值小兒病重，我心裏亂，就打發去了。不知他對你說來不曾？」伯爵道：「他對我說來，我說你去的不是了。他乃郎不好，他是亂亂的，有甚麼心緒，和你說話。你且休回那房主兒，等我見哥，替你題就是了。」西門慶道：「也罷，你吃了飯，拏一封五十兩銀子。今日是個好日子，替他把房子成了來罷。剩下的，叫常二哥門面開個小舖兒，月間賺幾錢銀子兒，就勾他兩個兒，盤攪了。」伯爵道：「此是哥下願他了，不一時放桌兒擺上飯來。西門慶陪他吃了飯道：「我不留你，你拏了這銀子去，替他幹幹這句當去罷。」伯爵道：「你這裏還叫個大官和我去。」西門慶道：「沒的扯淡，你袖了去就是了。」以下西門一段，雖是結得妙，一回之案，却亦作者有意，言如西門等小人，尙知揮金助友，況不願爲西門者乎？真是調侃，世人不少。伯爵道：「不是這等說。今日我還有點小事，實和哥說。家表弟杜三哥生日，早晨我送了些禮兒去，他使小廝來請我，後晌坐坐，我不得來回你話，叫個大官兒跟了去，成了房子，好叫他來回你話的。」西門慶道：「若是恁說，叫王經跟你去罷。」一面叫王經跟伯爵來到了常家。常時節正在家，見伯爵至，讓進裏面坐。伯爵拿出銀子來，與常時節看說：「大官人如此如此，叫我同你今日成房子去。我又不肯閒，杜三哥請我吃酒，我如今了畢你的事，我方纔得去。」常時節連忙叫渾家快看茶來，說道：「哥的盛情，誰肯一面吃茶，畢了房中人來，同到新市街，兌與賣主銀子，寫立房契。伯爵分付與王經歸家，回西門慶話，剩了銀子，叫與常時節收了。他便與常時節作別，往杜家吃酒去了。」西門慶看了文契，還使王經送與常二收了，不在話下。正是

求人須求大丈夫，濟人須濟急時無。一切萬般皆下品，誰知恩德是良圖。

第六十二回 西門慶乘醉誇豪富 李瓶兒帶病宴重陽

詞曰
蜚聲泣露驚秋枕，淚濕鴛鴦錦。獨臥玉肌涼，殘更與恨長。陰風翻翠幌，雨濕燈花暗。畢竟不成眠，鴉啼金井寒。右調菩薩蠻

忽然一日。韓道國舖中回家。睡到半夜。他老婆王六兒與他商議道。你我受他照顧。掙了些錢。也該擺席酒兒。請他來坐坐。况他又丟了孩兒。只當與他釋悶。他能吃多少。彼此好看。就是後生小郎看着。到明日南邊去。也知財主和我親厚。直照揚州胡秀酒後一鬧比別人不同。韓道國道。我心裏也是這等說。明月初五日。是月忌。不好。到初六日。安排酒席。叫兩個唱的。具個柬帖。等我親自到宅內。請老爹散悶坐坐。我晚夕便往舖子裏睡去。王六兒道。平白又叫什麼唱的。只怕他酒後。要來這屋裏坐坐。不方便。隔壁樂三嫂家。常走的一個女兒。申二姐。年紀小小的。且會唱。他又是督目的。請將他來唱唱罷。要打發他過去。還容易。韓道國道。你說的是一宿晚景。不提。到次日。韓道國走到舖子裏。央及溫秀才。寫了個請柬。兒親見西門慶聲喏畢。說道。明日小人家裏。治了一杯水酒。無事請老爹貴步下臨。散悶坐一日。因把請柬遞上去。西門慶看了說道。你如何又費此心。我明日倒沒事。衙門中回家就去。韓道國作辭出門。到次早拿銀子。叫後生胡秀。買飯。菜蔬。一面叫廚子整理。又拿轎子接了申二姐來。王六兒同丫鬢伺候。下好茶好水。單等西門慶來到。等到午後。只見琴童兒先送了一罈葡萄酒來。然後西門慶坐着涼轎。玳安王經跟隨。到門首下轎。頭戴忠靖冠。身穿青水緯羅直身。粉底皂靴。韓道國迎接入內。見畢禮數。說道。又多謝老爹。賜將酒來。正面獨獨安放一張交椅。西門慶坐下。不一時。王六兒打扮出來。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回後邊看茶去了。須臾。王經拿出茶來。韓道國先取一盞。舉的高高的。奉與西門慶。然後自取一盞。傍邊相陪。吃畢。王經接了茶盞下去。韓道國便開口說道。小人承老爹莫大之恩。一向在外家中。小媳婦承老爹照顧。明說王經又蒙抬舉。叫在宅內答應。感恩不淺。前日哥兒沒了。雖然小人在那裏。媳婦兒因感了些風寒。不曾往宅裏吊問的。恐怕老爹惱。今日一者請老爹解解悶。二者就恕俺兩口兒罪。西門慶道。無事。又叫你兩口兒費心。說着。只見王六兒也在傍邊坐下。因向韓道國道。你和老爹說了。不道國道。我還不曾說哩。西門慶問道。是什麼。王六兒道。他今日要內邊請兩位姐兒來伏侍老爹。我恐怕不方便。故不去請。隔壁樂家常走的一個女兒。叫做申二姐。諸般大小時樣曲兒。連數落都會唱。我前日在宅裏見那一位郁大姐。唱的也中中的。還不如這申二姐唱的好。叫

我今日請了他來。唱與爹聽。未知你老人家心下何如。若好。到明日叫了宅裏去。唱與他娘們聽。西門慶道。既有女兒。亦發好了。你請出來我看。不一時。韓道國叫玳安上來。替老爹寬去衣服。一面安放桌席。胡秀。拳。菓。菜。有酒。上來。王六兒把酒打開。盪熱了。在旁執壺。道國把盞。與西門慶安席坐下。然後纔叫出申二姐來。西門慶睜眼觀看。見他高髻雲鬢。插着幾枝稀稀花。翠淡釵梳。綠襖紅裙。顯一對金蓮。躑躅桃腮粉臉。描兩道細細春山。望上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便道。請起。你今青春多少。申二姐道。小的二十一歲了。又問你記得多少。唱。申二姐道。大小也記百十套曲子。西門慶令韓道國。旁邊安下個坐兒。與他坐。申二姐向前行畢禮。方纔坐下。先拿箏來。唱了一套秋香亭。然後吃了湯飯。添換上來。又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落後酒闌上來。西門慶分付把箏拿過去。取琵琶與他。等他唱小詞兒。我聽罷。那申二姐。一還要施逞。他能彈。能唱。於是輕搖羅袖。款跨皺綃。顛開喉音。把絃兒放得低低的。彈了個四不應山坡羊。唱完了。韓道國叫渾家。滿斟一盞。遞與西門慶。王六兒因說申二姐。你還有好鎖南枝。唱兩個與老爹聽。那申二姐就改了調兒。唱鎖南枝道。

初相會可意人。年少青春不上二旬。黑漆漆兩朵烏雲。紅覆覆一點朱唇。臉賽天桃如嫩筍。若生在畫閣蘭堂。端的也有個夫人分。可惜在章台出落做下品。但能勾改嫁從良。勝強似棄舊迎新。

初相會可意嬌。月貌花容。風塵中最少。瘦腰肢一捻堪描。俏心腸百事難學。恨只恨蹉跎抽身不早。常則怨席上樽前。淺斟低唱。訴懷抱。一覷一個真。一看一個飽。雖然是一現曇花。權且將悶解愁消。

西門慶聽了。這兩個鎖南枝。正打着。他初請了鄭月兒。那一節事。來心中甚喜。王六兒滿滿的又斟上一盞。笑嘻嘻說道。爹你慢慢的飲。申二姐這個纔是零頭兒。他還記的好些小令兒哩。到明日閒了。拿轎子接了。唱與他娘們聽。管情比郁大姐唱的高。西門慶因說。申二姐。我重陽那日。使人來接你。去不去。申二姐道。老爹說那裏話。但呼喚。怎敢違阻。西門慶聽他說話伶俐。心中大喜。不一時。收杯換盞之間。王六兒恐席間說話不方便。叫他唱了幾套。悄悄向韓道國說。叫小厮玳安兒。送過樂三。二嫂家歇去罷。臨去拜辭。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一包兒三錢銀子。

賞他買絃。申二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約下。我初八日使人請你去。王六兒道：「爹只使王經來對我說。等我這里叫小厮請他去說畢。」申二姐往隔壁去了。韓道國與老婆說知，也就往舖子裏去了。只落下老婆在席上陪。西門慶擲骰飲酒，吃了一回。兩個看看吃的醉意起來，西門慶起身更衣，就走入裏邊去了。王經便把燈燭移出來。在前半間，和玳安琴童兒做一處飲酒。那後生胡秀在廚下偷吃了幾碗酒，打發廚子去了。走在王六兒隔壁，供養祖先堂內地下鋪着一領蓆，就睡着了。睡了一覺起來，忽聽見婦人房裏有人說話，又見板縫裏透過燈亮來。只道西門慶去了。韓道國在房中宿歇，暗暗用頭上簪子刺破板縫中糊的紙，往那邊張看。見那邊房中亮騰騰點着燈燭，不想西門慶對老婆正在誇耀自己的豪富。只聽那婦人說道：「前家的承老爹莫大恩典，打發出去做生意。現在回來，手頭多了幾個錢，自然比前頭活動了好些。况他在外邊歷練歷練，見過大天面，也不像在家裏的時候了。西門慶道：「這些算得什麼？我的家財豪富，清河縣內是獨一無二的，依靠我過日子的，在我這里吃飯，人也不計其數，就是這許多舖子裏夥計，那一個不賺我銀錢，不感我抬舉？這是你也都曉得的。只怕你家裏將來有了錢，就起厭心哩。」老婆道：「那忘八七個頭，八個胆，他敢厭他？靠那裏過日子哩？」西門慶道：「你既一心在我身上，他又爲我辦事，等這遭打發他和來保起身，亦發留他長遠在南邊，做個買手置貨罷。」必講生意是大章法老婆道：「等走過兩遭兒，却叫他去省的閒着在家做甚麼？」他說倒在外邊走慣了，一心只要外邊去。你若下顧他，可知好哩。他若一經在家裏閒着，兩口兒怎能設度活？他的生計求爹的恩典，都要靠在爹的身上。隨你把他安插在那里就是了。我若說一句假，把我不值錢身子就爛化了。」西門慶道：「我兒，你快休賭誓，兩個在裏邊說話，都被胡秀聽得明白。」韓道國先在家中不見胡秀，只說往舖子裏睡去了。走到緞子舖裏，問王顯榮海說：「他沒來。」韓道國一面又走回家，叫開門，前後尋胡秀，那裏得來？只見王經陪玳安琴童三個在前邊吃酒。胡秀聽見他的語音來家，連忙倒在蓆上，又推睡了。不一時，韓道國點燈尋到佛堂地下，看見他鼻口內打鼾，鼻口一齊打呼假睡如畫用腳踏醒，罵道：「賊野狗死囚，還不起來。」我只說先往舖子裏睡去，你原來在這里，挺得好覺兒，還不起來，走去。那胡秀起來，推揉了揉眼。

閉閉昏昏。就往舖子裏去了。韓道國打發胡秀出去。轉身走入裏邊。西門慶見韓道國進來。說你到那里去了。來連人影兒都不見。韓道國道。小人往舖子裏料理些事情。這里失陪多時。恕俺的罪罷了。遂叫丫頭重篩煖酒。再上佳肴。西門慶又吃了幾鍾。談些閒話。方纔起身。上馬。玳安王經琴童三個跟着。到家中。已有二更天氣。走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睡在床上。見他吃的酣酣兒的進來。說道。你今日在誰家吃酒來。西門慶道。韓道國家請我。見我丟了孩子。與我釋悶。他叫了個女先生。申二姐來。年紀小小。好不會唱。強似那郁大姐。等到明日重陽。使小厮拿轎子來接他來家。唱兩日。你們聽。就與你解解悶。你緊心裏不好。休要只顧思想他。說着。就叫迎春來脫衣裳。要在李瓶兒房中睡。李瓶兒道。你沒的說。我夜裏兩三次要起來。况丫頭替我煎藥。吵得你睡不着。你往別人屋裏睡去罷。你看着我成日好模樣兒。我只有口遊氣兒在這里。我不過不說罷了。西門慶道。你有病怕冷靜。我來陪值你。我心裏捨不得你。如之奈何。李瓶兒瞧了他一眼。笑了笑。兒。誰信你那虛嘴掠舌的。我到明日死了。你也捨不的。我罷。說死者自未必死。也不知出口成讖矣。又道。只怕等我明日好好兒。你就捨得我。捨不得他了。西門慶坐了一回。說道。罷罷。你不留我。等我往潘六兒那邊去罷。李瓶兒道。原來你去省的。屈着你那心腸兒。他那裏正等的你。火裏火發。你不去。却忙惚兒來。我這裏纏深深西門慶道。你怎說我又不去了。李瓶兒微笑道。我哄你哩。你去罷。於是打發西門慶過去了。李瓶兒起來。坐在床上。迎春伺候他吃藥。拿起那藥來。止不住撲簌簌。香腮邊滾下淚來。長吁了一口氣。方纔吃了那盞藥。子虛因氣如何正是

心中無限傷心事

付與黃鸝叫幾聲

不說李瓶兒吃藥睡了。單表西門慶到了潘金蓮房裏。金蓮纔叫春梅罩了燈。上床睡下。忽見西門慶推開門進來。便道。我兒又早睡了。金蓮道。稀奇那陣風兒。刮到我這屋里來。喜出望外因問你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來。西門慶道。韓夥計打南邊來。見我沒了孩子。一者與我釋悶。二者照顧他外邊走了。這遭請我坐坐。金蓮道。他便出在外邊。你在家。又照顧他老婆了。西門慶道。夥計家那里有這道理。婦人道。夥計家有這道理。只怕齊腰拴根着線

兒了。你還搗鬼哄俺們哩。俺們知道的不耐煩了。你生日賊淫婦他沒在這里。你悄悄把李瓶兒壽字簪子。此處王六兒之簪補出文字直黃貓黑尾偷與他。却叫他戴了來施展。大娘孟三兒這一家人子。那個沒看見。吃我問了一句。千里荆門神鬼出沒之致他把臉兒都紅了。他沒告訴你。今日又摸到那裏去。賊沒廉恥的貨。一個大擗爪長淫婦。喬模喬樣。描的那水鬢長長的。搽的那嘴唇鮮紅的。倒相人家那血毛。甚麼好老婆。一個大紫腔色黑淫婦。我不知你喜歡他那些兒。噴道忘八舅子。也招惹將來。一早一晚。叫他好往回傳話兒。西門慶堅執不認。笑道。怪小奴才兒。單管只胡說。那裏有此勾當。今日他男子漢陪我坐。他又沒出來。婦人道。你拿這個話兒來哄我。誰不知他漢子是個忘八。又放羊又拾柴。一徑把老婆丟與你。圖你家買賣。要賺你的錢使。你這傻行貨子。只好四十里聽銃响罷了。論起來。鹽也是這般鹹。是醋也是這般酸。是賊沒羞的貨。你早是個漢子。若是個老婆。就養遍街頑遍巷。幾句說的。西門慶睜睜的只是笑。就叫春梅點了茶來。西門慶吃了茶。聽得潘金蓮還是曉曉不休。心裏不耐煩。立起身來。出了房門。就走到月娘那邊去了。潘金蓮只道是西門慶哄着他。假意出去。就會進來。不想等了多時。果然不見個影兒。遂叫春梅出外去看。回話說已到後邊去了。此時潘金蓮自覺懊悔。不該絮絮叨叨。把這許多話兒奚落他。又想他心兒上喜歡的多得哩。那里來喜歡我。就叫春梅掩上房門。又吩咐春梅。他若再來推門。不許放他進來。春梅答應着。也去睡了。這里西門慶從潘金蓮房裏出來。走到月娘房中。其時月娘因李瓶兒丟了孩子。成日哭泣。現在已經弄出病來。倘有不測。如何是好。正在燈前獨坐思想。還未去睡。只見西門慶似醉非醉。似怒非怒的走進房來。說道。今日誰家請你吃酒。爲何這息纔回來。我看你臉上酣酣兒洵洵兒的。莫非酒後與人家合氣不成。西門慶道。並沒有與人家合氣。今日韓夥計打南邊來。得知我丟了孩子。心裏不好過。特地備了許多酒菜。寫了柬兒再三請我。我原說夥計家不在這個上頭。何必又要費心。他說酒席已經備下了。定要請過去坐坐。解解悶兒。我因推托不過。就去走遭。他又叫了小小的女先生。名叫申二姐。唱了幾套曲子。那時我也開懷。韓夥計又把盞般勤。不知不覺。吃得有些醉了。月娘道。你回來以後。李大姐房裏去過不曾。西門慶道。我已去了來。見他倦睡床

上丫頭還在那里煎藥。我坐了一時就出來了。月娘道：你日間衙門裏有事，又有許多應酬，沒有功夫閒着，也顧不到自家的事。但我看李大姐的病，很有些重實哩。他自從孩子丟了，成日哭泣，不顧自己的身子，任憑你怎樣解勸，都解勸不轉來。我看你明日也要安慰安慰他，叫他自己靜靜心兒，耐耐氣兒，倘若把這些氣惱，弄到自己的身上，想來也犯不着了。況李大姐性情是柔軟的，志氣是高傲的，人家有些氣惱，還解得開，偏又他都放在心裏。這個你也應該知道他的。西門慶道：我就與他說去。月娘道：今夜他已睡了，你何苦又去纏他？時已不早，你也好往那邊去了。西門慶遂又走到潘金蓮房外，見門已關閉，便叫春梅開門進來。是夜仍在潘金蓮房裏安歇，暫且不題。又早到重陽令節，西門慶對吳月娘說：韓夥計前日請我一個唱的，申二姐生的人材又好，又會唱。我使小廝接他來，留他兩日，叫他唱與你們聽。又分付廚下收拾餚饌菓酒，在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內安放，大八仙桌與合家宅眷慶賞。重陽合家一總行見影零矣不一時，王輕轎子接的申二姐到了，入到後邊，與月娘眾人磕了頭。月娘見他年小生的好模樣兒，問他套數，也會不多。諸般小曲兒，倒記的有，好的一面打發他吃了茶食，先叫在後邊唱了兩套。然後花園擺下酒席，那日西門慶不曾往衙門中去，在家看着栽了菊花，請了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大姐，都在席上坐的。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在旁斟酒伏侍。申二姐先拿琵琶，在旁彈唱。那李瓶兒在房中因身上不方便，請了半日纔來，拾似風兒刮倒的一般。寫病只如此寫強打着精神，陪西門慶坐。眾人讓他酒兒，也不大吃。西門慶和月娘見他面帶愁容，眉頭不展，說道：李大姐，你把心放開，叫申二姐彈唱曲兒，你聽。玉樓道：你說與他，叫他唱甚麼曲兒，他好唱。李瓶兒只顧不說。正飲酒中間，忽見王經走來說道：應二爹常二叔來了。西門慶道：請你應二爹常二叔在小捲棚內坐。我就來。王經道：常二叔叫人拿了兩個盒子在外頭。西門慶回月娘道：此是他成了房子，買禮來謝我的意思。月娘道：少不的安排麼？管待他，怎好空了他去。你陪他坐去。我這裏分付看菜兒。西門慶臨出來，又叫申二姐，你唱個好曲兒，與你六娘聽。寫出鍾愛一直往前邊去了。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隨你心裏說個甚麼曲兒，叫申二姐唱，就是了。辜負他爹的心厚，爲你叫將他來，你又不言語，催逼的李

瓶兒急了。半日纔說出來。你唱個紫陌紅塵罷。那申二姐道。這個不打緊。我有。於是取過箏來。頓開喉音。細唱了一套。唱畢。吳月娘道。李大姐。好甜酒兒。你吃上一鍾兒。李瓶兒又不敢違阻。拿起鍾兒來。咽了一口兒。又放下了。寫病只如此寫坐不多時。一陣熱熱的來。又往屋裏去了。不題。寫病只如此寫且說西門慶到了小捲棚。翡翠軒。只見應伯爵

與常時節在松牆下。正看菊花。原來松牆兩邊。擺放二十盆。都是七尺高。各樣有名的菊花。也有大紅袍狀元紅。紫袍金帶白粉西施黃粉西施滿天星醉楊妃玉牡丹鵝毛菊鴛鴦花之類。西門慶出來。二人向前作揖。常時節即喚跟來人。把盒兒搬進來。西門慶一見。便問。又是甚麼。伯爵道。常二哥蒙哥厚情。成了房子。無可酬答。叫他娘子製造了這盒螃蟹。并兩隻爐燒鴨兒。邀我來和哥坐坐。西門慶道。常二哥。你又費這個心。做甚麼。你令正病纔好些。你又禁害他。伯爵道。我也是恁說。他說道。別的東西兒來。恐怕哥不稀罕。西門慶令左右打開盒兒。觀看。四十個大螃蟹。都是剔剝淨了的。裏邊釀着肉。外用椒料薑蒜米兒團粉裹就。香油煤醬油醋造過。香噴噴酥脆好食。又是兩大隻院中爐燒熱鴨。西門慶看了。即令春鴻王經撥進去。分付拿五十文錢。賞拿盒人。因向常時節謝了。琴童在旁掀簾。請入翡翠軒。坐。伯爵只顧誇獎不盡。好菊花。問哥是那里尋的。西門慶道。是管磚廠劉太監送的。這二十盆。就連盆都送與我了。反重在盆是市井人愛花伯爵道。花到不打緊。這盆正是官窰雙籬鄧漿盆。都是用絹羅打用脚躡過泥。纔燒造這個物兒。與蘇州鄧漿磚一個樣兒做法。如今那里尋去。誇了一回。只誇盆是市井幫閒西門慶喚茶來吃了。因問常二哥幾時搬過去。伯爵道。從兌了銀子。三日就搬過去了。昨日好日子。買了些雜貨兒。門首把舖兒也開了。就是常二嫂兄弟替他在舖裏看銀子兒。西門慶道。俺們幾時買些禮兒。休要人多了。再邀謝子純。你三四位。我家裏整理菜兒。抬了去。休費煩常二哥一些東西。叫兩位妓者。咱們替他煖煖房。要一日。常時節道。小弟有心。也要請哥坐坐。算計來不敢請。地方兒窄狹。只怕褻瀆了哥。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那里又費你的事起來。如今使小厮請將謝子純來。和他說說。即令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伯爵因問哥。你昨日叫那兩個去。西門慶笑道。叫將鄭月兒和洪四兒去罷。伯爵道。哥。你是個人。你請他就不對我說聲。我怎的也知道了。比李桂兒風月如何。西

門慶道：通城的女子誰及他伯爵道。他怎的前日你生日時，那等不言語抵扭的，也是個乖巧賊小淫婦兒。西門慶道：等我到幾時再去着也。携帶你走走，他們極會打的好雙陸。你和他打兩貼雙陸。伯爵道：等我去。混那小淫婦兒，休要放了他。西門慶道：你這歪狗才，不要惡識他。便好。正說着，謝希大到了，聲喏畢，坐下。西門慶道：常二哥如此這般，新有了華居，瞞着俺們，已搬過去了。咱們人隨意着些分資，休要費煩他絲毫。我這里整治便當，叫小厮抬到他府上。我還叫兩個妓者，咱要一日。何如？謝希大道：哥吩咐每人出多少分資，俺們都送到哥這里來就是了。還有那幾位，西門慶道：再沒人。只這三四個兒，每人二星銀子就夠了。伯爵道：十分人多了。他那里沒地方兒。正說着，只見琴童來說：吳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你大舅這里來坐。不一時，吳大舅進入軒內，先與三人作了揖。然後與西門慶叙禮坐下。小厮拿茶上來，同吃了茶。吳大舅起身說道：請姐夫到後邊說句話兒。西門慶連忙讓大舅到後邊月娘房裏。月娘還在捲棚內與衆姊妹吃酒聽唱，聽見說大舅來了，爹陪着在後邊說話哩。一面走到上房見大舅，道了萬福，叫小玉遞上茶來。大舅向袖中取出十兩銀子，遞與月娘，說道：昨日府裏纔領了三錠銀子，姐夫且收了這十兩。餘者待後次再送來。西門慶道：大舅你怎的這般計較，且使着慌怎的。大舅道：我怕遲了姐夫的。西門慶因問倉廩修理的也將完了。大舅道：還得一個月終完。西門慶道：工完之時，一定撫按有些獎勵。大舅道：今年考選軍政在邇，還望姐夫扶持。大巡上替我說說。還十兩者爲此西門慶道：大舅之事都在於我。說畢話，月娘道：請大舅前邊同坐罷。大舅道：我去罷。只怕他三位來，有甚麼話說。西門慶道：沒甚麼說。常二哥新近問我借了幾兩銀子，買下了兩間房子，已搬過去了。今日買了些禮來謝我。我節間留他們坐坐。大舅來的正好，于是讓至前邊坐了。月娘連忙叫廚下打發菜兒上去。琴童與王經先安放八仙桌席端正。西門慶旋叫開庫房，拿出一饅夏提刑家送的菊花酒來，打開。映碧甃清，噴鼻香。未曾篩，先撥一瓶凉水，以去其蓼辣之性。然後貯於布飯內篩出來，醇厚好吃。又不說葡萄酒。金釵將謝矣，只覺自生子加官一回，直寫至清明節，俱是冷氣。換人我最不耐，讀西門既死以後，又更不耐讀西門未死以前。叫王經用小金鍾兒斟一杯兒，先與吳大舅嘗了。然後伯爵等每人都嘗訖，極口稱羨不已。須臾大盤大碗擺將上來，衆人吃了一頓。

然後纔拿上醇螃蟹并兩盤燒鴨子來。伯爵讓大舅吃。連謝希大也不知是甚麼滋的。這般有味。酥脆好吃。西門慶道。此是常二哥家送我的。大舅道。我空癡長了五十二歲。並不知螃蟹這般造作。委的好吃。伯爵又問道。後邊娘子都嘗了。管兒不會。西門慶道。房下們都有了。伯爵道。也難為我這常嫂子。真好手段兒。常時節笑道。賤內還恐整理的不堪。只叫列位哥笑話。吃畢螃蟹。左右上來斟酒。西門慶令春鴻和書童兩個在旁。一遞一個歌唱南曲。應伯爵忽聽大捲棚內彈箏歌唱之聲。便問道。哥。今日桂姐在這里。不然。如何這等音樂之聲。西門慶道。你再聽。看是不是。伯爵道。李桂姐不是。就是吳銀兒。西門慶道。你這花子。單管只瞎說。倒是個女先生。伯爵道。不是。郁大姐。西門慶道。不是他。這個是申二姐。申者伸也。郁者鬱也。鬱仇得志。白虹空吐。所謂鬱也。眼見冰山形消。白日前此悶鬱一朝吐氣。能不謂之伸哉。年小哩。好個人材。又會唱。伯爵道。真個這等好。哥怎的不摔出來。俺們瞧瞧。就唱個兒。俺們聽。西門慶道。今日你衆娘們大節間。叫他來賞重陽頑耍。偏你這狗才耳朵尖。聽的兒。伯爵道。我便是千里眼。順風耳。隨他四十里。有蜜蜂兒叫。我也聽見了。謝希大道。你這花子兩耳朵。似竹簽兒也似愁聽不見。兩個又頑笑了一回。伯爵道。哥。你好歹叫出他來。俺們見兒。俺們不打緊。叫他只當唱個與老舅聽也罷了。你要就古執了。西門慶吃他逼迫不過。一面使王經領申二姐出來。唱與大舅聽。不一時。申二姐來。望上磕了頭起來。旁邊安放交床兒。與他坐下。伯爵問申二姐。青春多少。申二姐回道。屬牛的。念二歲了。又問會多少小唱。申二姐道。琵琶箏上套數。小唱也會百十來套。伯爵道。你會許多唱也勾了。西門慶道。申二姐。你拿琵琶。唱小詞兒罷。省的勞動了你。說你會唱四夢八空。夫一夢一空已全空矣。况一夢兩空。天下安往。非夢亦安往。非

空然而不夢亦不空。又不可不知金瓶。點題每在曲名小令。是又一大章法。 你唱與大舅聽。分付王經書童兒。席間斟上酒。那申二姐款跨。絞綃微開。檀口慢慢唱着。衆人飲酒不題。且說李瓶兒歸到房中。坐淨桶。霎時似尿的一般。只顧流。將起來。登時流的眼黑了。起來穿裙子。忽然一陣旋暈。向前一頭撞倒在地。饒是迎春在旁。攙扶着。還把額角上磕傷了皮。和奶子搗到炕上。半日不省人事。慌了迎春。忙使綉春快對大娘說去。綉春走到席上。報與月娘衆人。月娘撇了酒席。與衆姐妹慌忙走來看視。見迎春奶子兩個攙扶着他。坐在炕上。不省人事。便問他。好好的。進屋里端的怎麼來。就不好了。迎春

揭開淨桶與月娘睡。把月娘讓了一跳。說道：他剛纔只怕吃多了酒助趕的他血旺了，流了這些。玉樓金蓮都說：他何曾大吃酒來。一面煎燈心薑湯灌他。半晌甦醒過來。纔說出話兒來。月娘問李大姐：你怎的來？李瓶兒道：我不怎的。真妙道：坐下桶子起來穿裙子。只見眼兒前黑黑的一塊子。就不覺天旋地轉起來。絲不的身子就倒了。月娘便要使來安兒請你爹進來。對他說：叫他請任醫官來看你。是李瓶兒又嗔叫請去。休要大驚小怪。打攪了他吃酒。亦是不知皆是寫瓶兒病甚一時諸人。倉皇之態爲下文請醫算命等一影也。月娘分付迎春打鋪。叫你娘睡罷。月娘于是也就吃不成酒了。分付收拾了家伙。都歸後邊去了。西門慶陪侍吳大舅衆人。至晚歸到後邊。月娘房中。月娘告訴李瓶兒跌倒之事。西門慶慌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睡在炕上。面色蠟渣黃了。扯着西門慶衣袖哭泣。寫得西門慶問其所以。李瓶兒道：我到房裏坐淨桶。不知怎的。只顧似尿也一般。流將起來。不覺眼前一塊黑黑的起來穿裙子。天旋地轉。就跌倒了。西門慶見他額上磕傷一道油皮。說道：丫頭都在那里。不看你怎的跌傷了面貌。李瓶兒道：還虧大丫頭都在跟前。和奶子搗扶着。我不然。還不知跌的怎樣的。西門慶道：我明早請任醫官來看你。當夜就在李瓶兒對面床上睡了一夜。病重第一日次日早晨往衙門裏去。旋使琴童請任醫官去了。直到晌午纔來。西門慶先在大廳上。陪吃了茶。使小廝說進去。李瓶兒房裏收拾乾淨。薰下香。然後請任醫官進房中。診畢脈。走出外邊廳上。對西門慶說：尊夫人脈息。比前番甚加沉重。七情傷肝。肺火太旺。以致木旺土虛。血熱妄行。猶如山崩而不能節制。若所下的血紫者。猶可以調理。若鮮紅者。乃新血也。學生搗過藥來。若稍止。則可有希望。不然難爲矣。作商近來常套也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學生必當重謝。任醫官道：是何言語。你我交厚。又是明用情分。學生無不盡心。西門慶待畢茶。送出門。隨即具一疋杭絹。二兩白金。使琴童兒討將藥來。名曰歸脾湯。乘熱吃下去。其血越流出不已。西門慶越發慌了。又一個醫生。又請大門口胡太醫來。胡太醫說是氣沖血管。熱入血室。亦取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又一個醫生。月娘見前邊亂着請太醫。只留申二姐住了一夜。與了他五錢銀子。一件雪絹。比甲兒并花翠。裝了個盒子。就打發他坐了轎子去。間細花子繇自從那日開張。吃了酒去。偏照聽見李瓶兒不好。使了花大嫂。買了兩盒。

禮來看他。見他瘦的黃憊憊兒。不比往日時。兩個在屋裏大哭了一回。為子虛哭。纔是故哭。人亦有可殺之道。月娘後邊擺茶。請他吃了。韓

道國說。東門外住的一個看婦人科的趙太醫。又是一指下明白。極看得好。前歲小媳婦也有些病。是他看來。老

爹請他來。看看六娘。管情就好哩。西門慶聽了。就使琴童和王經兩個。疊騎着頭口。琴童者瓶兒人也。王經者道國所薦也。故兩用之。往門外

請趙太醫去了。西門慶請了應伯爵來。和他商議道。第六個房下。甚是不好的重。如之奈何。伯爵失驚道。這個嫂

子貴恙。說好些。怎的又不好起來。西門慶道。自從小兒沒了。着了憂感。把病又發了。昨日重陽。我接了申二姐。與

他散悶頑耍。他又沒好生吃酒。誰知走到屋中。就暈起來。一交跌倒。把臉都磕破了。請任醫官來看。說脈息比前

沉重。吃了藥。倒越發血盛了。伯爵道。你請胡太醫來看。怎的說。西門慶道。胡太醫說是氣沖了血管。吃了他的。也

不見動靜。又將兩醫一描。今日韓夥計說門外一個趙太醫。名喚趙龍崗。專科看婦女。我使小厮請去了。把我焦愁的了

不得。生生為這孩子不好。白日黑夜。思慮起這病來了。婦女人家。又不知個回轉。勸着他又不依你。叫我無法可

處。正說着。平安來報。喬親家爹來了。寫得六親會皇之甚。便是瓶兒龍眷益張。西門慶一面讓進廳上。同伯爵叙禮坐下。喬大戶道。聞得六

親家母有些不安。特來候問。西門慶道。便是一向因小兒沒了。着了憂感。身上原有些不調。又發起來了。蒙親家

懸念。喬大戶道。也曾請人來看。不曾。西門慶道。常吃任後溪的藥。昨日又請大街胡先生來看。吃藥越發轉盛。今

日又請門外專看婦人科趙龍崗去了。喬大戶道。咱縣門前住的何老人。又是一個醫生。大小方脈俱精。他兒子何岐軒

現今上了個冠帶醫士。又帶出一個冠帶醫生。親家何不請他來看看親家母。西門慶道。既是好。等趙龍崗來看過。再請他來

看看。喬大戶道。親家依我愚見。不如先請了何老人來。再等趙龍崗來。叫他兩個細講一講。就論出病源來了。然

後下藥。無有不效之理。上文兩醫次第接來。此處兩醫一總接去。章法不板。西門慶道。親家說的。是一面使玳安拿拜帖兒。和喬通去請。那消半

晌。何老人到來。與西門慶喬大戶等作了揖。讓于上面坐下。反是老人先到。錯落之甚。西門慶舉手道。數年不見你老人家。不覺越發蒼髯皓首。喬大戶又問令郎先生肄業盛行。何老人道。他逐日縣中迎送。他不得閒。倒是老拙常出來看病。伯爵道。你老人家高壽了。遠這等健朗。何老人道。老拙今年癯長八十一歲。老兒壽何長。瓶兒壽何短。是名何老人也。叙畢話。看茶上來。

吃了小厮說進去須臾請至房中就床看李瓶兒脈息旋攙扶起來坐在炕上形容瘦的十分狼狽了但見他面如金紙體似銀條看看減褪神標漸漸消磨精彩隱隱耳虛聞磬响昏昏眼暗覺登飛六脈細沉一靈標渺喪門吊客已臨身扁鵲盧醫難下手

何老人看了脈息出到廳上向西門慶喬大戶說道這位娘子乃是精神冲了血管起然後着了氣惱氣與血相搏則血如崩方點不知當初起病之由是也不是西門慶道是便是却如何治療正論間忽報琴童和王經請了趙先生來了何老人便問是何人西門慶道也是夥計舉來一醫者你老人家只推不待他看了脈息你老人家和他講一講好下藥不一時趙太醫從外而入西門慶與他叙禮畢然後與衆人相見何喬二老居中讓他在左伯爵在右西門慶主位相陪吃了茶趙太醫便問列位尊長貴姓喬大戶道俺二人一姓何一姓喬伯爵道在下姓應老先生想就是趙龍崗先生了趙太醫答道龍崗是賤號在下以醫爲業家祖現爲太醫院院判家父現充汝府良醫祖傳三代習學醫術每日攻習王叔和東垣勿聽子藥性賦黃帝素問難經活人書丹溪家要丹溪心法潔古老脈訣加減十三方千金部效良方壽域神方海上方無書不讀藥用胸中活法脈明指下玄機六氣四時辨陰陽之標格七表八裏定關格之沉浮風虛寒熱之症候一覽無餘弦洪數石之脈理莫不通曉小人拙口鈍詞不能細陳何老人聽了道敢問看病當以何者爲先趙太醫道古人云望聞問切神聖功巧學生先問病後看脈還要觀其氣色就如子平兼五星一般纔看得准庶乎不差若止講病人便令筆墨皆穢止講醫人却是筆墨枯澁看他時情景如畫非借此罵岐黃流也西門慶道既是如此請先生進去看看西門慶即令琴童後邊說去又請了趙先生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陪他進入李瓶兒房中那李瓶兒方纔睡下安逸一回又攙扶起來靠着枕褥坐着這趙太醫先診其左手次診右手便叫老夫人抬起頭來看看氣色那李瓶兒真個把頭兒揚起來趙太醫叫西門慶老爹你問聲老夫人我是誰當答之是搗鬼西門慶即叫李瓶兒你看這位是誰那李瓶兒抬頭看了一眼卽開聲說道他敢是太醫趙先生道老爹不妨事還認得人哩認得卿乃認得鬼如何不妨事豈借卿以搗子虛乎西門慶道趙先生你用心看重重謝你一面看視了半日

說道：「老夫人此病，休怪我說。據看其面色，又診其脈息，非傷寒，只爲雜症，不是產後。定然胎前。」近世西門慶道：「不是此疾。先生你再仔細診一診。」趙先生又沉想了半晌，道：「如何面色這等黃多，管是脾虛泄瀉，再不然是經水不調。」西門慶道：「實說與先生，房下如此這般，下邊月水淋漓不止，所以身上都瘦弱了，有甚急方妙藥？」我重重謝你。」趙先生道：「如何？我就說是經水不調，不打緊處。小人有藥。」近世西門慶一面陪他來到前廳，喬大戶何老人問他甚麼病源。趙先生道：「依小人講，只經水淋漓。何老人道：『要用何藥治之？』趙先生道：『我有一妙方，用着這幾味藥材吃下去，管情就好。聽我說。』」

甘草、甘遂、與鋼砂、藜蘆、巴豆、與芫花、薑汁調着生半夏，用烏頭杏仁天麻，這幾味完齊，加葱蜜和丸，只一搥，清晨用燒酒送下。

何老人聽了便道：「這等藥，恐怕太狠毒，吃不得。」趙先生道：「自古毒藥苦口，利子病，怎麼吃不得？」西門慶見他滿口糊說，因是韓夥計舉薦來，不好罵他，稱二錢銀子，也不送，就打發他去了。因向喬大戶說：「此人原來不知甚麼，何老人道：『老拙適纔不敢說，此人東門外有名的趙搗鬼，專一在街上賣杖搖鈴，哄過往之人。他那里曉的甚麼，病源因說，算弄人此疾。』」老拙到家撮兩帖藥來，遇緣若服畢，經水少減，胸口稍開，就好用藥。只怕下邊不止，就難爲矣。說畢起身，西門慶封白金一兩，使玳安拿盒兒討將藥來，晚夕與李瓶兒吃了，並不見分毫動靜。」第二日吳月娘道：「你也省可與他藥吃，他飲食先阻住了，肚腹中有甚麼兒，只是拿藥淘碌他。」前者那吳神仙算他三九上，有血光之災，今年却不整二十七歲了，你還使人尋這吳神仙去。」神仙來却不依他，神仙去却又尋去。叫替他打算，算那祿馬數上如何。

只怕犯着甚麼星辰，替他禳保禳保。」西門慶聽了，旋差人拿帖兒往周守備府裏問去。那裏回說：「吳神仙雲遊之人，來去不定，但來只在城南土地廟下，今歲從四月裏，往武當山去了。要打數算命，真武廟外有個黃先生，打的好數。」未見黃真人先，有黃先生妙。一數只要三錢銀子，不上人家門。西門慶隨即使陳敬濟拿三錢銀子，逕到北邊真武廟門首。

黃先生家門上貼着抄算先天易數，每命卦金三錢，陳敬濟向前作揖，奉上卦金，說道：「有一命煩先生推算，寫與

他八字女命年二十七歲正月十五日午時這黃先生把算子一打就說這個命辛未年庚寅月辛卯日甲午時理取印綬之格借四歲行運四歲己未十四歲戊午四十四歲丁巳三十四歲丙辰今年流年丁酉比肩用事歲傷日干計都星照命又犯喪門五鬼災殺作吵夫計都者陰晦之星也其像猶如亂絲而無頭變異無常大運逢之多主暗昧之事引惹疾病主正二三七九月病災有損小口凶殃小人所算口舌是非主失財物或是陰人大爲不利抄畢數敬濟拿來家西門慶正和應伯爵溫秀才坐的見了抄數來拏到後邊解說與月娘聽見命中多凶少吉不覺

眉間搭上三黃鎖 腹內包藏一肚愁

第六十三回 潘道士法遣黃巾士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詩曰

玉釵重合兩無緣 魚在深潭鶴在天 得意紫鸞休舞鏡 傳言青鳥罷啣錢

金盆已覆難收水 玉軫長籠不續絃 若向靡蕪山下過 遙將紅淚灑窮泉

話說西門慶見李瓶兒服藥無效求神問卜發課皆有凶無吉無法可處初時李瓶兒還抖擻着梳頭洗臉下炕來坐淨桶次後漸漸飲食減少形容消瘦那消幾時又過幾時把個花朵般人兒瘦弱得黃葉相似也不起炕了只在床褥上鋪墊草紙恐怕人嫌穢惡教丫頭只燒着香西門慶見他臆膊兒瘦得銀條相似只守着在房內哭泣衙門中隔日去走一走李瓶兒道我的哥你還往衙門中去只怕誤了你公事我不妨事只吃下邊流的虧若得止住了再把口裏放開吃些飲食兒就好了你男子漢常絆在我房中做甚麼西門慶哭道我的姐姐我見你不好心中捨不得你李瓶兒道好傻子只不死死將來你攔的住那些旋又道我有句話要對你說我不知怎的但沒人在房裏心中只害怕恰似影影綽綽有人在眼前一般夜裏要便夢見他拏刀弄杖和我厮嚷孩子也在他懷裏我去奪反被他推我一交說他又買了房子來纏了好幾遍只叫我死只不好對你說西門慶聽了說道人死

如燈滅。這幾年知道他往那里去了。此是你病的久。神虛氣弱了。那里有甚麼邪魔魍魎。家親外祟。我如今往吳道官廟裏。討兩道符來。貼在房門上。看看有邪祟沒有。說畢。走到前邊。即差玳安騎頭口。往玉皇廟討符去。走到路上。迎見應伯爵和謝希大。忙下頭口。伯爵因問你往那里去。你爹在家裏。玳安道。爹在家裏。小的往玉皇廟討符去。伯爵與謝希大。到西門慶家。因說道。謝子純聽見。嫂子不好。嚇了一跳。敬來問安。西門慶道。這兩日身上瘦的。通不相模樣了。去的我上不上。下不下。却怎生樣的。伯爵道。哥。你使玳安往廟裏做甚麼去。西門慶悉把李瓶兒害怕之事。告訴一遍。只恐有邪祟。教小厮討兩道符來。鎮壓鎮壓。謝希大道。哥。此是嫂子神氣虛弱。那里有甚麼邪祟。伯爵道。哥。若遣邪也不難。門外五岳觀潘道士。因吳道士引他受的是天心五雷法。極遣的好邪。有名喚着潘提鬼。常將符水救人。哥。你差人請他來。看看。看嫂子的房裏。有甚麼邪祟。他就知道。你就教他治病。他也治得。西門慶道。等討了吳道官符來。看在那里住。沒奈何。你就領小厮騎了頭口。請了他來。伯爵道。不。打緊。等我。天可憐見。嫂子好了。我就頭着地。也。走。說。了一。回。話。吉凶事無所不用其奉承者伯爵和希大起身去了。玳安兒討了符來。貼在房中。晚間李瓶兒還害怕。足一對西門慶說。死了的他剛纔和兩個人來拿我。見你進來。躲出去了。西門慶道。你休信邪。不妨事。昨日應二哥說。此是你虛極了。說門外五岳觀。有個潘道士。好符水治病。又遣的好邪。我明日早。教應二哥去。請他來看你。有甚麼邪祟。教他遣遣。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請他早。早來。那厮他剛纔發恨而去。明日還來拿我哩。你快些使人請去。西門慶道。你若害怕。我使小厮擎轎子。接了吳銀兒。和你做兩日伴兒。李瓶兒搖頭兒說。你不要叫他。只怕誤了他家裏勾當。月娘與桂姐不然西門慶道。叫老馮來伏侍你兩日兒。如何。李瓶兒點頭兒。這西門慶一面使來安。往那邊房子裏。叫馮媽媽。又不在。鎖了門出去了。對一丈青說。下等他來。好歹教他快來宅內。六娘叫他哩。西門慶一面又差了玳安。明日早起。你和應二爹。往門外五岳觀。請潘道士去。俱不在話下。又第次日。只見王姑子。跨着一盒兒粳米。二十塊大乳餅。一小盒兒十香瓜茄。來看。潘經帳者插入王姑子一段一時情景如火又借王姑子消瓶兒財帳觀瓶兒與銀囑時便知李瓶兒見他來。連忙教迎春。搗扶起來坐的。怕死王姑子道了問訊。李瓶兒請他坐下。道。王師父。你自印經時去了。影邊兒

通不見你。我恁不好，你就不來看我看兒。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通不知你不好。昨日大娘使了大官兒到庵裏，我纔曉得。又說印經哩。你不知道。我和薛姑子老淫婦合了一場好氣，與你老人家印了一場經，只替他趕了網兒。背地裏和印經的，打了五兩銀子夾帳。我通沒見一個錢兒。你老人家作福，這老淫婦到明日墮阿鼻地獄。爲他氣的我不好了。利在則然，一毫非假。把大娘的壽日都誤了。沒曾來。李瓶兒道：他各人作業隨他罷。你休與他爭執了。王姑子道：誰和他爭執甚麼。李瓶兒道：大娘好不惱你哩。說你把他的受生經都誤了。因印經却誤了，受生經一笑。王姑子道：我的菩薩，我雖不好，敢誤了他的經在家整誦了一個月。昨日圓滿了。妙絕，白愧。今日纔來。先到後邊見了他，把我這些屈氣告訴了他一遍。我說不知他六娘不好，沒甚麼。這盒粳米和些十香瓜、幾塊乳餅與你老人家吃粥兒。大娘纔叫小玉姐領我來看你老人家。小玉打開盒兒，李瓶兒看了說道：多謝你費心。王姑子道：迎春姐，你把這乳餅就蒸兩塊來。我親看你娘吃些粥兒。迎春一面收下去了。李瓶兒分付迎春擺茶來。與王師父吃。王姑子道：我剛纔後邊大娘屋裏吃了茶，煎些粥來。我看着你吃些。不一時，迎春安放桌兒，擺了四樣茶食，打發王姑子吃了。然後拿上李瓶兒粥來一碟，十香甜醬瓜茄一碟，蒸的黃霜霜乳餅兩盞，粳米粥一雙小牙篋。迎春擎着，奶子如意兒在旁，擎着甌兒，喂了半日。只呷了兩三口粥兒，咬了一些乳餅兒，就搖頭兒不吃了。教拿過去罷。王姑子道：人以飲食爲命，恁煎的好粥兒，你再吃些兒才好。李瓶兒道：也得我吃得下去。迎春便把吃茶的桌兒撥過去。王姑子揭開被，看李瓶兒身上，肌體都瘦的沒了，嚇了一跳。說道：我的奶奶，我去時你好些了，如何又不好了。就瘦的恁的樣了。如意兒道：可知好了哩。娘原是氣惱上起的病。知心者方能，又接續香火。爹請了太醫來看，每日服藥，已是好到七八分了。只因八月內，哥兒着了驚慌不好，娘晝夜憂感，那樣勞碌，連睡也不得睡。實指望哥兒好了，不想沒了。成日哭泣。又着了那暗氣，暗惱在心裏，就是鐵石人也禁不住的。怎的不把病又發了。是人家有些氣惱兒，對人前分解，分解也還好。娘又不出語，着緊問還不說哩。借如意兒說出。王姑子道：那討氣來。你爹又疼他，你大娘又敬他，左右是五六位娘，端的誰氣着他。奶子道：王師父，你不知道。因使綉春外邊瞧瞧，看關着門不曾。早爲如意起花樣，以便下文守，當時生色一語，非寫瓶兒也。俺娘

都因爲着了那邊五娘一口氣。他那邊貓抓了哥兒手，生生的誑出風來。爹來家那等問着。娘只是不說。落後大娘說了，纔把那貓來摔殺了。他還不承認。拏我們煞氣。八月裏哥兒死了。他每日那邊，指桑樹罵槐樹。百般稱快。

又補

俺娘這屋裏分明聽見。有個不惱的。左右背地裏氣。只是出眼淚。因這樣暗氣暗惱。纔致了這一場病。天知道罷了。娘可是好性兒。好也在心裏。歹也在心裏。姐妹之間。自來沒有個面紅面赤。有件稱心的衣裳。不等別人

有了。他還不穿出來。補得傷心亦是自尋苦吃。若仍做花二娘誰人管伊也。這一家子那個不叨貼娘些兒。可是說的。饒叨貼了娘的。還背地不

道是。人情可恨在此。王姑子道。怎的不道是。如意兒道。想五娘那邊潘姥姥來一遭。遇着爹在那邊歇。就過來這屋裏。和

娘做伴兒。臨去。娘與他鞋面衣服銀子。甚麼不與他。五娘還不道是。索性令如意暢言。之。又爲攪打安根。李瓶兒聽見。便嗔如意兒。你

這老婆。平白只顧說他怎的。我已死去了的人。隨他罷了。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厚。金蓮不及瓶兒在此。王姑子道。我

的佛爺。誰知你老人家這等好心。天也有眼。望着哩。你老人家往後來還有好處。李瓶兒道。王師父還有甚

麼好處。一個孩兒也存不住了。我如今又不得命。身底下弄這等疾。就是做鬼。走一步也不得個伶俐。鬼又如何。走又如何。是伶俐。輪迴幻海確有此想。我心裏還要與王師父些銀子兒。望你到明日我死了。你替我在家請幾位師父。多誦些血盆

經懺懺。我這罪孽。王姑子道。我的菩薩。你老人家忒多慮子。你好心人。龍天自然加護。正說着。只見琴童兒進來。

對迎春說。爹分付把房裏收拾收拾。花大舅便進來看娘。在前邊坐着哩。王姑子便起身說道。我且往後邊去。走。李瓶兒道。王師父你休要去了。與我做兩日伴兒。我還和你說話哩。總是怕死。故獨親王尼。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不去。不

一時西門慶陪花大舅進來看問。見李瓶兒睡在炕上。不言語。花子由道。我不知道。昨日聽見這邊大官兒去說。

纔曉得。明日你嫂子來看你。竟是李千由。花瓶兒矣。那李瓶兒只說了一聲。多有起動。就把面朝裏去了。往事不堪回首深。悲孽鏡高懸也。花子

由坐了一回。起身到前邊。向西門慶說道。俺過世老公公。在廣南鎮守。帶的那三七藥。曾吃了不曾。不拘婦女。凡

崩漏之疾。用酒調五分末兒。吃下去即止。大姐他手裏曾收下此藥。何不服之。西門慶道。這藥也吃過了。昨日本

縣胡大尹來拜。我因說起此疾。他也說了個方兒。稼炭與白鷄冠花煎酒服之。只止了一日。到第二日流的比常

崩漏之疾。用酒調五分末兒。吃下去即止。大姐他手裏曾收下此藥。何不服之。西門慶道。這藥也吃過了。昨日本

縣胡大尹來拜。我因說起此疾。他也說了個方兒。稼炭與白鷄冠花煎酒服之。只止了一日。到第二日流的比常

更多了。花子由道：「這個就難爲了。姐夫你替他看下一副板兒，預備他罷。」明日教他嫂子來看他，說畢起身去了。奶子與迎春正與李瓶兒墊草紙在身底下，只見馮媽媽來到。插入老兩消瓶兒色字，觀後聽老馮莫不是這話，可知與李夫人不肯回臉之意同也。向前道了萬福。如意兒道：「馮媽媽貴人，怎的不來看看娘。昨日爹使來安兒叫你去，說你鎖着門往那里去來。」馮婆子道：「說不得我這苦成日往廟裏修法，早辰出去了，是也直到黑，不是也直到黑。來家偏有那些張和尚李和尚王和尚，如

意兒道：「你老人家怎的有這些和尚。早時沒王師父在這里。」那李瓶兒聽了微笑了一笑兒，說道：「這媽媽單管只撒風。」此後風直撒矣。如意兒道：「馮媽媽，叫着你還不來，娘這幾日粥兒也不吃，只是心內不耐煩，你剛纔來到，就引娘笑

了一笑兒。你老人家伏侍娘兩日，管情娘這病就好了。」馮媽媽道：「我是你娘退災的博士，又笑了一回，因向被窩裏摸了摸他身上，說道：『我的娘，你好些兒也罷了。』又問坐淨桶還下的來。」迎春道：「下的來倒好。」前兩遭娘還掙着

俺們搗扶着下來。這兩日通只在炕上舖墊草紙，一日兩三遍，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看見馮媽媽說道：「老馮，你也常來這邊走走，怎的去了就不來。」婆子道：「我的爺，我怎不來。因這兩日醃菜的時候，掙兩個錢兒，醃些菜在

屋裏，遇着人家領來的孽障，好與他吃。不然，我那裏討閒錢買菜來與他吃。」忙中偏有閒筆。西門慶道：「你不對我說，昨日俺莊子上起來，撥兩三畦與你，勾了。」婆子道：「又敢纏你老人家說。」過那邊屋裏去了。西門慶便坐在炕沿上，迎春在旁薰薰芸香，西門慶便問你今日心裏覺怎樣。又問迎春：「你娘早晨吃些粥兒不曾。」迎春道：「吃的倒好。」王

師父送了乳餅蒸來，娘只咬了一些兒，呷了不上兩口粥湯，就丟下了。」西門慶道：「應二哥剛纔和小厮，門外請那潘道士，又不在了。明日我教來保再請去。」李瓶兒道：「你上緊着人請去。那厮但合上眼，只在我跟前纏。」西門慶道：「此是你神弱了，只把心放正着，休要疑猜他。請他來替你，把這邪祟遣遣，再服些藥，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奴已是得了這個拙病，那裏好甚麼。」奴指望在你身上團圓幾年，也是做夫妻一場，誰知到今二十七歲，先把冤家死了，奴又沒造化，這般不得命，拋閃了你去。若得再和你相逢，只除非在鬼門關上罷了。說着一把拉着西門慶手，兩眼落淚，哽哽咽咽，再哭不出聲來。」所爲孽也。那西門慶又悲慟不勝，哭道：「我的姐姐，你有甚話只願說。」

兩個正在房裏哭。忽見琴童兒進來說。有要事稟爹。明日十五。衙門裏拜牌。畫公座。大發放。爹去不去。班頭好伺候。西門慶道。我明日不得去。拏帖兒回了夏老爹。自己拜了牌罷。琴童應諾去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依我還往衙門去。休要誤了公事。我知道幾時死。還早哩。西門慶道。我在家守你兩日兒。方對得你。你把心來放開。不要只管多慮了。剛纔花大舅和我說。教我早與你看下副壽木。冲一冲。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點頭兒。便道也罷。你休要信着人。使那慈悲錢。將就使十來兩銀子。買副熟料材兒。把我埋在先頭大娘墳傍。只休把我燒化了。就是夫妻之情。早晚我就搶些漿水。也方便些。描你偌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哩。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如刀剜肝胆。劍刺身心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說的是那里話。我西門慶就窮死了。也不肯虧負了你。一番西門慶死別正說着。只見月娘親自拏着一小盒兒鮮蘋果進來。說道。李大姐。他大姑子那里送蘋果兒來。你吃。因令迎春刷洗淨了。拏刀兒切塊來。你娘吃。李瓶兒道。又多謝他大姑子掛心。并大姑子亦不可漏其筆力爲何如不一時。迎春旋去皮兒。切了。用甌兒盛貯。拏了一塊與他放在口內。只嚼了些味兒。還吐出來了。月娘恐怕勞碌他。安頓他。面朝裏就睡了。西門慶與月娘都出外邊商議。月娘道。李大姐。我看他有些沉重。你須早早與他看一副材板兒。省得到臨時馬提老鼠。又亂不出好板來。西門慶道。今日花大哥也是這般說。適纔我略與他題了題兒。他分付休要使多了錢。將就拾副熟板兒罷。你偌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倒把我傷心了。這一會。我說一發等請潘道士來看。看板去罷。月娘道。你看沒分曉。一個人形也脫了。關口都鎖住。勺水也不進。還指望好。咱一壁打鼓。一邊磨旂。幸的他好了。把棺材就捨與人。也不值甚麼。西門慶道。既是恁說。就出到廳上。叫將賁四來。問他誰家有好材板。你和姐夫兩個。拏銀子看一副來。賁四道。大街上陳千戶家。新到了幾副好板。西門慶道。既有好板。卽令陳敬濟。你後邊問你娘要五錠大銀子來。你兩個看去。那陳敬濟忙進去。取了五錠元寶出來。同賁四去了。直到後晌纔來回話。說到陳千戶家。看了幾副板。都中等。又價錢不合。回來路上。撞見喬親家爹。說尙舉人家有一副好板。原是尙舉人父親。在四川成都府做推官時帶來。預備他老夫人的。兩副桃花洞。他使了一副。只剩下這一副。牆磕底蓋堵頭俱全。共大

小五塊。定要三百七十兩銀子。喬親家爹同俺們過去看了。板是無比的好板。喬親家與做舉人的講了半日。只退了五十兩銀子。不是明年上京會試。用這幾兩銀子。他也還捨不得賣哩。西門慶道。既是你喬親家爹主張。兌三百二十兩抬了來罷。休要只顧搖鈴打鼓的。陳敬濟道。他那里收了咱二百五十兩。還找與他七十兩銀子。就是了。一面問月娘又要出七十兩銀子。二人去了。比及黃昏時分。只見幾個閒漢。用大紅毡條裹着。抬板進門。放在前廳天井內。打開西門慶觀看。果然好板。隨即叫匠人來。鋸開裏面。噴香。每塊五寸厚。三尺五寸寬。七尺五寸長。看了滿心歡喜。此等歡喜奇絕又找尋了伯爵到來看。因說這板也看得過了。伯爵喝采不已。說道。原說是姍綠板。大抵一物必有一主。嫂子嫁哥一場。今日消受這副材板。勾了。比屋帶何如不意俱勞謬獎分付匠人你用心。只要做的好。我老爹賞你五兩銀子。匠人道。小人知道。一面在前廳。七手八脚。連夜攢造。伯爵囑來保。明日早五更。去請潘道士。他若來。就同他一答兒來。不可遲滯。說畢。陪西門慶在前廳。看着棺材。到一更時分。纔家去。西門慶道。明日早些來。只怕潘道士來的早。伯爵道。我知道。作辭出門去了。一路寫伯爵夾在中間倉皇忙亂過真數開骨相俱出却說老馮與王姑子。晚夕都在李瓶兒屋裏相伴。只見西門慶前邊散了。進來看視。要在屋裏睡。李瓶兒不肯說道。沒的這屋裏齷齪齷齪的。他們都在這里不方便。你往別處睡去罷。西門慶又見王姑子都在這里。遂過那邊金蓮房裏去了。李瓶兒歡迎春把角門關上。上了拴。教迎春點着燈。打開箱子。取出幾件衣服首飾來。放在旁邊。先叫過王姑子來。與了他五兩一錠銀子。一疋紬子。等我死後。你好歹請幾位師父。與我誦血盆經懺。王姑子道。我的奶奶。你忒多慮了。天可憐見。你只怕好了。李瓶兒道。你只收着。不要對大娘說。我與你銀子。一句直照牆頭寄物深深埋恨此日方吐一字蓋前此寄放之物月娘則此日之物雖暫為瓶兒一日之有即無非月娘之物異日皮襖尚能助玉姐之體况有矣今後瓶兒之物瓶兒豈不自知亦必為月娘有乎既必為月娘有瓶兒自己之柔腸乎故知與王姑子五兩即算取月娘五兩與之不令其知真大痛也只說我與了你這疋紬子做經錢。王姑子道。我知道。於是把銀子和紬子收了。先囑王姑子總是怕死又喚過馮媽媽來。向枕頭邊也拿過四兩銀子。一件白綾襖。黃綾裙。一根銀掠兒。遞與他說道。老馮。你是個舊人。我從小兒跟你到今。屏殘風冷矣千古傷心我如今死了去。也沒甚麼。這一套衣服。并這件首飾兒。與你做紀念兒。這銀子你收着。到明日做個棺材本兒。你放心。那邊房子。等我對你爹說。你

只顧住着。只當替他看房兒。他莫不就攆你不成。瓶兒以色事西門者也。一旦身死。諸色皆空。故自亦不敢。馮媽媽一手接了。

銀子和衣服。倒身下拜。哭着說道。老身沒造化了。有你老人家在。一日與老身做一日主兒。你老人家若有些好

歹。那里歸着。二段李瓶兒又叫過奶子如意兒。與了他一襲紫袖襖兒。藍袖裙。一件舊綾披襖兒。兩根金頭簪

子。一件銀滿冠兒。說道。也是你奶哥兒一場。哥兒死了。我原說的。教汝休撇上奶去。實指望我在一日。占用你一

日。不想我又死去了。我還對你爹和大娘說。到明日我死了。你大娘生了哥兒。就教接你的奶兒罷。這些衣服與

你做紀念兒。你休要抱怨。傷心那奶子跪在地下。磕着頭哭道。小媳婦實指望伏侍娘到頭。娘自來沒會大氣兒

呵着。小媳婦還是小媳婦。沒造化。哥兒死了。娘又病的這般不得命。好歹對大娘說。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死活

只在爹娘這里答應了。出去投奔那里。直吐深心。後文俱見。說畢。接了衣服首飾。磕了頭起來。立在傍邊。只顧揩眼淚。一段如

李瓶兒一面叫過迎春。綉春來。跪下。囑付道。你兩個也是你從小兒在我手裏答應一場。我今死去。也顧不得你

們了。你們衣服都是有的。不消與你了。我每人與你這兩對金裹頭簪兒。兩枝金花兒。做一念兒。大丫頭迎春。已

是他爹收用過的。出不去了。我教與你大娘房裏拘管。這小丫頭綉春。我教你大娘尋家兒人家。你出身去罷。省

的觀眉說眼。在這屋裏。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我死了。就現出樣兒來了。你伏侍別人。還相在我手裏。那等撒嬌

撒癡。好也罷歹也罷了。誰人容你的。那綉春跪在地下哭道。我娘。我就死也不出這個門。癡情確。有如此。李瓶兒道。汝看

傻丫頭。我死了。你在這屋裏伏侍誰。綉春道。我守着娘的靈。李瓶兒道。就是我的靈。供養不久。也有個燒的日子。

你少不的也還出去。綉春道。我和迎春都答應大娘。李瓶兒道。這個也罷了。這綉春還不知甚麼。那迎春聽見李

瓶兒囑付他。接了首飾。一面哭的言語都說不出來。一段迎春繡春。正是

流淚眼觀流淚眼。 斷腸人送斷腸人。

當夜李瓶兒。都把各人囑付了。到天明。西門慶走進房來。李瓶兒問。買了我的棺材來了。沒有。西門慶道。昨日就抬了板來。在前邊做哩。且冲冲你。你若好了。情愿捨與人罷。李瓶兒因問。是多少銀子買的。休要使那枉錢。西門

慶道沒多。只百十兩來銀子。李瓶兒道也還多了。豫備下與我放着。西門慶說了回出來。前邊看着做棺材去了。吳月娘和李嬌兒先進房來。看見他十分沉重。便問道。李大姐你心裏却怎樣的。李瓶兒擋着月娘手。哭道。大娘我好不成了。月娘亦哭道。李大姐你有甚麼話兒。二娘也在這裏。你和俺兩個說。李瓶兒道。奴有甚話兒。奴與娘做姐妹這幾年。又沒曾虧了我。實指望和娘相守到白頭。不期我的命苦。先把個冤家沒了。如今不幸。我又得了這個拙病。死去了。我死之後。房裏這兩個丫頭。無人收拘。那大丫頭已是他爹收用過的。教他往娘房裏伏侍。娘小丫頭。娘若要使喚留下。不然。尋個單夫獨妻。與小人家做媳婦兒去罷。省得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也是他伏侍奴一場。奴就死口眼也閉。奶子如意兒。再三不肯出去。大娘也看奴分上。也是他奶孩兒一場。明日娘生下哥兒。就教接他奶兒罷。一段月娘說道。李大姐你放寬心。都在俺兩個身上。說凶得吉。若有些山高水低。迎春教他伏侍我。綉春教他伏侍二娘罷。如今二娘房裏丫頭。不真實做活。早晚要打發出去。教綉春伏侍他罷。奶子如意兒。既是你說他沒投奔。咱家那里占用不下他來。就是我有孩子沒孩子。到明日配上個小厮。與他做房家人媳婦也罷了。李嬌兒在傍便道。李大姐。你休只要顧慮。一切事都在俺兩個身上。一段嬌兒却是嬌兒自言。綉春到明日過了你的事。我收拾房內。伏侍我。等我擡舉他就是了。李瓶兒一面叫奶子和兩個丫頭過來。與二人磕頭。那月娘由不得眼淚出來。不一時。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都進來看他。李瓶兒都留了幾句姐妹仁義之言。一段玉樓金蓮雪娥玉樓樓然玉樓與瓶兒莫逆亦非所為玉樓深淺得宜總是玉樓深心非淺人可測落後待的李嬌兒、玉樓、金蓮、衆人都出去了。獨月娘在屋裏守着。他李瓶兒悄悄向月娘哭泣道。娘到明日好生看養着。與他爹做個根帶兒。休要似奴粗心吃人暗算了。又囑月娘寫得一時衆人思怨深淺都出月娘獨用兩番月娘道。姐姐我知道。看官聽說。只這一句話。就感觸月娘的心來。後次西門慶死了。金蓮就在家中住不牢者。就是想李瓶兒臨終這句話。正是

惟有感恩并積恨 千年萬載不生塵。

正說話間。只見琴童分付房中收拾焚下香。五岳觀請了潘法官來了。月娘一面看着。教丫頭收拾房中乾淨。伺

候淨茶淨水。焚下百合真香。月娘與衆婦女都藏在那邊床屋裏聽觀。不一時。只見西門慶領了那潘道士進來。怎生形相。但見。

頭戴雲霞五岳冠。身穿皂布短褐袍。腰繫雜色彩絲縑。背橫松紋古銅劍。兩隻脚穿雙耳麻鞋。手仗五明降鬼扇。八字眉兩個杏子眼。四方口一道絡腮鬚。威儀凜凜。相貌堂堂。若非霞外雲遊客。定是蓬萊玉府人。

潘道士進入角門。剛轉過影壁。將走到李瓶兒房穿廊臺基下。那道士往後退訖兩步。似有呵叱之狀。默語數四。如方纔左右揭簾。進入房中。向病榻而坐。運雙睛努力。以慧道神目一視。仗劍手內。揜指步罡。念念有詞。早知其意。知有鬼也走出明間。朝外設下香案。西門慶焚了香。這潘道士焚符喝道。值日神將不來等甚。噴了一口法水去。忽

階下捲起一陣狂風。彷彿似有神將現于面前一般。寫得人心如見。却不是牛鬼蛇神。潘道士便道。西門氏門中有李氏陰人不安。

投告于我案下。你即與我拘當坊土地。本家六神。查考有何邪祟。即與我擒來。毋得遲滯。良久。只見潘道士瞑目凝神。端坐于位上。據案擊令牌。恰似問事之狀。良久乃止。證明子虛化官哥。公案在此一問。出來。西門慶讓至前邊捲棚內。問其所

以。潘道士便說。這位娘子。惜乎爲宿世冤仇。訴于陰曹。非邪祟也。不可擒之。明說死孽。西門慶道。法官可解禳得麼。潘

道士道。冤家債主。須得本人。雖陰官亦不能強。天理當然。因見西門慶禮貌虔切。便問娘子年命若干。西門慶道。屬羊的二十七歲。潘道士道也罷。等我與他祭祭本命星壇。看他命燈如何。便是後天誠何益哉。西門慶問幾時祭。用何香紙祭物。

潘道士道。就是今晚三更正子時。用白灰界畫。建立燈壇。灰壇。以黃絹圍之。圍。鎮以生辰壇斗。壇。祭以五穀棗湯。祭物

不用酒脯。只用本命燈二十七盞。命燈。上浮以華蓋之儀。華蓋。餘無他物。官人可齋戒青衣。壇內俯伏行禮。貧道祭之。

鷄犬皆關去。不可入來打攪。西門慶聽了。忙分付一備辦。停當。就不敢進去。只在書房中沐浴齋戒。換了青衣。

留應伯爵也不家去了。細陪潘道士吃齋饌。到三更天氣。建立燈壇完備。潘道士高坐在上。下面就是燈壇。按青

龍白虎。朱雀玄武。上建三臺華蓋。上。周列十二宮辰。周。下首纔是本命燈。下。共合二十七盞。先宣念了投詞。西門

慶穿青衣俯伏階下。左右盡皆屏去。不許一人在左右。燈燭熒煌。一齊點將起來。那潘道士在法座上。披下髮來。

仗劍口中念念有詞。望天罡取真煞。布步訣。躡瑤壇。正是三信焚香三界合。一聲令下一聲雷。但見晴天月明星燦。忽然地黑天昏。起一陣怪風。正是

非干虎嘯。豈是龍吟。彷彿入戶穿簾。定是催花落葉。推雲出岫。送雨歸川。雁迷失伴作哀鳴。鷓鴣驚羣尋樹杪。姮娥急把蟾宮閉。列子空中叫救人。

大風所過三次。忽一陣冷氣來。是獅子街房子內病中結成。者是喬皇親花園內投胎者。把李瓶兒二十七盞本命燈。盡皆刮滅。潘道士明明在法

座上。見一個白衣人。子虛別來無恙。領着兩個青衣人。從外進來。手裏持着一紙文書。呈在法案下。潘道士觀看。却是地

府勾批。上面有三顆印信。嚇的慌忙下法座來。向前喚起西門慶來。如此這般說道。官人請起來罷。娘子已是獲

罪于天。無所禱也。二句乃普淨座前定案。本命燈已滅。豈可復救乎。只在旦夕之間而已。那西門慶聽了。低首無語。作孽人滿

眼落淚。哀告道。萬望法師搭救則個。潘道士道。定數難逃。不能搭救了。就要告辭。西門慶再三款留。等天明早行

罷。潘道士道。出家人草行露宿。山栖廟止。自然之道。西門慶不復強之。因令左右取出布一疋。白銀三兩。作經懺

錢。潘道士道。貧道奉行皇天至道。對天盟誓。不敢貪受世財。取罪不便。推讓再四。只令小童收了布疋。作道袍穿

就作辭而行。吳神仙收布。梵僧收布。道士今亦收布。所云布施即無不收乎。一笑。囑咐西門慶。今晚官人切忌不可往病人房裏去。恐禍及汝身。慎之慎之。

得渡言畢。送出大門。拂袖而去。發脫道士。筆墨乾淨。西門慶歸到捲棚內。看着收拾燈壇。見沒救星。心中甚慟。向伯爵不覺

眼淚雙出。向伯爵落淚。伯爵道。此乃各人稟的壽數。到此地位。強求不得。哥也少要煩惱。因打四更時分。四更說道。哥

汝也辛苦了。安歇安歇罷。我且家去。明日再來。西門慶道。教小厮擎燈籠送你去。即令來安取了燈。送伯爵出去。

關上門進來。那西門慶獨自一個。坐在書房內。掌着一枝蠟燭。心中哀慟。口裏只長吁氣。尋思道。法官教我休往

房裏去。我怎生忍得。寧可我死了也罷。又渡下文。須厮守着和他說句話兒。于是進入房中。見李瓶兒面朝裏睡。聽見

西門慶進來。翻過身來。便道我的哥哥。一個我的哥哥。你怎的就不進來了。因問那道士點得燈怎麼說。西門慶道。你放

心。燈上不妨事。李瓶兒道。我的哥哥。兩個我的哥哥。你還哄我哩。剛纔那厮領着兩個人又來在我跟前鬧了一回。說道。

你請法師來遣我。我已告准在陰司。決不容你。發恨而去。明日便來拏我也。西門慶聽了兩淚交流。放聲大哭道。

我的姐姐。你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我實指望和你相伴幾日。誰知你又拋閃了我去了。寧教我西門慶口眼

閉了。倒也沒這等割肚牽腸。那李瓶兒雙手摟抱着西門慶脖子。嗚嗚咽咽。悲哭半日。哭不出聲。瓶兒先說道。我

的哥哥。三個我奴承望和你白頭相守。誰知奴今日死去。趁奴未閉眼。我和你說幾句話兒。你家事大。孤身無靠。

又沒幫手。的哥哥凡事斟酌。休要一冲性兒。大娘等。你也少要虧于他。他身上不方便。早晚替你生下個根絆兒。庶不散

了你家事。你又居着官。今後也少要往那里去吃酒。早些兒來家。你家事要緊。比不的有奴在。還早晚勸你。奴若

死了。誰肯苦口說你。西門慶聽了。猶如刀剜心肝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一個我的姐姐與上你所言我知道。你休掛

慮我了。西門慶那世裏絕緣短倖。四字下今世裏與你做夫妻。不到頭疼殺我也。天殺我也。小李瓶兒又分付

迎春之事。奴已和他大娘說來。到明日我死。把迎春伏侍他大娘。那小丫頭。他二娘已承攬他房內。無人便教伏

侍二娘罷。西門慶道。我的姐姐。兩個我你沒的說。你死了。誰人敢分散你丫頭。奶子也不打發他出去。都教他守

你的靈。李瓶兒道。甚麼靈。回個神主兒。過五七燒了罷了。西門慶道。我的姐姐。三個我你不要管他。有我西門慶

在一日。供養你一日。兩個說話之間。李瓶兒催促道。你睡去罷。這咱晚了。不然幾乎忘却西門慶道。我不睡了。在這

屋裏守你守兒。李瓶兒道。我死還早哩。這屋裏穢污。薰的你慌。他門伏侍我不方便。西門慶不得已。分付丫頭仔

細看守你娘。往後邊上房裏。對月娘。悉把祭燈不濟之事。告訴一遍。剛纔我到他房中。我觀他說話兒。還伶俐。天

可恰只怕還熬出來。也不見得。類上三毫月娘道。眼睜兒也陰了。嘴唇兒也乾了。耳輪兒也焦了。還好甚麼。也只在

早晚間了。他這個病是恁伶俐。如燈取影臨斷氣還說話兒。類上三毫西門慶道。他來了。咱家這幾年。大大小小沒曾惹了一

個人。且是又好個性格兒。又不出語。你教我捨的他那些兒。題起來又哭了。又一番月娘亦止不住落淚。不說西

門慶與月娘說話。寫至月娘與西門且說李瓶兒喚迎春奶子。你扶我面朝裏。略倒倒兒。因問道。有多咱時分了。奶

子道。鷄還未叫。有四更天了。同哭豈不大奇仍是叫迎春替他鋪墊了身底下草紙。搗他朝裏。蓋被停當。睡了。衆人都熬了一夜。

沒會睡。老馮與王姑子都已先睡了。迎春與綉春在面前地杵上搭着鋪。剛睡到沒半個時辰。正在睡思昏沉之際。夢見李瓶兒下炕來。推了迎春一推。囑咐你們看家。我也去。如影香忽然驚醒。見桌上燈尚未滅。忙向床上視之。面還朝裏。摸了摸口內已無氣矣。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可憐一個美色佳人。都化作一場春夢。正是

閻王教你三更死。怎敢留人到五更。

迎春慌忙推醒衆人。點燈來照。果然沒了氣兒。身底下流血一窪。慌了手脚。忙走去後邊。報知西門慶。西門慶聽見李瓶兒死了。和吳月娘兩步做一步。奔到前邊。揭起被。但見面容不改。體尙微溫。悠然而逝。身上正着一件紅綾抹胸兒。西門慶也不顧甚麼。身底下血漬細密兩隻手捧着。他香腮親着。口口聲聲。只叫我的沒救的姐姐。有仁義好性兒的姐姐。你怎的閃了我去了。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罷。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甚麼。在房裏離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聲號哭。寫得出方是吳月娘亦拭淚哭涕不止。下語深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合家大小。丫頭養娘。都哭起來。哀聲動地。連着寫來妙絕月娘向衆人道。不知多咱死的。恰好衣服兒。也不會穿一件

在身上。玉樓道。我摸他身上還溫溫兒的。也纔去了不多回兒。咱趁熱腳兒。不替他穿上衣裳。還等甚麼。月娘見西門慶磕伏在他身上。搥臉兒那等哭。只叫天殺了我西門慶了。姐姐。你在我家三年光景。一日好日子沒過。都是我坑陷了你。一番直照月娘聽了。心中就有些不耐煩了。說道。你看詔刀哭兩聲兒。丟開手罷。了一個死人身上也沒個忌諱。就臉搥着臉兒哭。倘或口裏惡氣撲着你是的。他沒過好日子。誰過好日子來。月娘心事亦在其入各人壽數到了。誰留的住他。那個不打這條路兒來。因令李嬌兒、孟玉樓。你兩個拿鑰匙。那邊屋裏。尋他幾件衣服出來。咱們眼看着與他穿上。又叫六姐。咱兩個把這頭來替他整理整理。西門慶又向月娘說。多尋出兩套他心愛的好衣服。與他穿了去。月娘分付李嬌兒、玉樓。你尋他新裁的大紅緞。遍地錦襖兒。柳黃遍地錦裙。并他今年

喬親家去。那套丁香色雲紬粧花衫。翠藍寬拖子裙。并新做的白綾襖。黃紬子裙。拿出來罷。當下迎春拿着燈。孟

玉樓拿鑰匙走到那邊屋裏開了箱子尋了半日尋出三套衣裳來又尋出一件襯身紫綾小襖兒早爲入一件夢作因

白紬子裙一件大紅小衣兒并白綾女襪兒鞋花膝褲襪兒李嬌兒抱過這邊屋裏與月娘瞧月娘正與金蓮燈

下替他整理頭髮用四根金簪兒縮一方大鴉青手帕旋勒停當李嬌兒因問尋雙甚麼顏色鞋與他穿了去潘

金蓮道姐姐他心愛穿那雙大紅遍地金高底鞋兒此處心愛二字冷盡人心只穿了沒多兩遭兒倒尋出來與他穿去罷吳月

娘道不好倒沒的穿到陰司裏教他跳火炕映月娘好佛你把前日往他嫂子家去穿的那雙紫羅遍地金高底鞋與

他裝着了去罷李嬌兒聽了忙叫迎春尋出來衆人七手八腳都裝置停當西門慶率領衆小廝在大廳上收捲

書畫圍上韓屏把李瓶兒用板門擡出停于正寢非禮也下舖錦褥上覆紙被安放几筵香案點起一盞隨身燈來

專委兩個小廝在旁侍奉一個打磬一個燒紙一面使玳安快請陰陽徐先生來看時批書月娘打點出裝襯衣

服來就把李瓶兒床房門鎖了大書特書月娘可畏可恨令人不願一見其面便有百二十分險百二十分狠只留坑屋裏交付與

丫頭養娘媽媽兒沒了主兒哭的三個鼻頭兩行眼淚王姑子且口裏喃喃喃喃替李瓶兒念密多心經藥師

經解冤經楞嚴經并大悲中道神咒請引路王菩薩與他接引冥途文心何暇至此足西門慶在前廳手拍着胸膛撫尸大

慟哭了又哭把聲都哭啞了口口聲聲只叫我的好性兒有仁義的姐姐至此足比及亂着鷄就叫了自上文前昏

更再寫至四更將終至此一筆寫鷄就叫了四字真有千鈞之力上又一夜沒睡來人忙亂如畫玳安請了徐先生來向西門慶施禮說道老爹煩惱奶奶沒了在于甚時

候西門慶道因此時候不真睡下之時已可四更房中人都困倦睡熟了不知多咱時候沒了徐先生道不打擊

因令左右掌起燈來揭開紙被觀看手摺丑更說道正當五更二點此處補出五更二點轍還屬丑時斷氣西門慶卽令取

筆硯請徐先生批書徐先生向燈下問了姓氏并生辰八字批將下來一故錦衣西門夫人李氏之喪生于元祐

辛未正月十五日午時卒于政和丁酉九月十七日丑時今日丙子月令戊戌犯天地往亡煞高一丈本家忌哭

聲成服後無妨入殮之時忌龍虎鷄蛇四生人親人不避才子無處不通醫下星相皆化工矣吳月娘使出玳安來叫徐先生看看黑

書上往那方去了妙絕俗規何處得此書來愚弄世人住他方去更妙寫盡惡人徐先生一面打開陰陽祕書觀看說道今乃丙子日己丑時死者上

應寶瓶宮。下臨齊地。前生曾在濱洲王家作男子。打死懷胎母羊。今世爲女人屬羊。可笑之極。然則十二生中皆必前世打死一個也。寫盡惡人。雖

招貴夫。常有疾病。比肩不和。生子夭亡。主生氣疾而死。前九日魂去。托生河南汴梁開封府袁家爲女。艱難不能

度日。盛衰之數。想當然耳。後就闊至二十歲。嫁一富家。老少不對。終年享福。壽至四十二歲。得氣而終。報亦很哉。與子虛絲毫不爽。看畢黑書

衆婦女聽了。皆各嘆息。西門慶就叫徐先生看破土安葬日期。徐先生請問老爹停放幾時。西門慶哭道。熱突突

怎麼就打發出去的。須放過五七纔好。徐先生道。五七內沒有安葬日期。倒是四七內。宜擇十月初八日。丁酉午

時破土。十二日辛丑。未時安葬。合家六位本命都不犯。西門慶道也罷。到十月十二日發引。再沒那移了。徐先生

寫了殃榜。蓋伏死者身上。向西門慶道。十九日辰時大殮。一應之物。老爹這裏備下。剛打發徐先生出了門。天已

發晚。西門慶使琴童兒騎頭口。往門外請花大舅。然後分班差人。各親眷處報喪。又使人往衙門中給假。又使玳

安往獅子街。取了二十桶濃紗漂白。二十桶生眼布來。叫趙裁僱了許多裁縫。比看燈時所趕衣服何如。在西廂房先造圍幙。帳

子桌圍。并入殮衣衾纜帶。各房裏女人衫裙。那邊小厮伴當。每人都是白唐巾。一件白直綴。又兌了一百兩銀子。

教貴四往門外府裏。買了三十桶魁光麻布。二百疋黃絲孝絹。一面又教搭彩匠。在天井內搭五間大棚。一路細細寫來。總是

全無月娘市井無禮可嘆可笑。西門慶因思想李瓶兒動止模樣。忽然想起。忘了與他傳神。叫過來保來。問那里有好畫師。尋一個

來。傳神我就把這樣事忘了。來保道。舊時與咱家畫圍屏的韓先兒。他原是宣和殿上的畫士。革退來家。他傳的好神。西門慶道。他在那里住。快與我請來。來保應諾去了。西門慶熬了一夜沒睡的人。前後又亂了一五更。心中

又着了悲慟。神思恍惚。只是沒好氣。罵丫頭。踢小厮。守着李瓶兒屍首。絲不的放聲哭叫。餘文那玳安在旁。亦哭

的言不的語不的。百口冤哉。安奇絕。吳月娘。正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帳子後。打夥兒分孝。與各房裏丫頭。并家人媳

婦。看見西門慶啞着喉嚨。只顧哭。餘文問他茶也不吃。只顧沒好氣。月娘便道。你看恁牢叨。死也死了。你沒的哭

的他活。只禁不的絆兒哭起來了。三兩夜沒睡。頭也沒梳。臉也沒洗。亂了恁五更。黃湯辣水也沒嘗着。就是鐵人

也禁不的。把頭梳了。出來吃些甚麼。還有主張。好小身子。一時摔倒了。却怎樣兒的。玉樓道。原來他還沒梳頭洗

臉哩。玉樓冷淡處

月娘道：洗了臉倒好。我頭裏使小厮請他後邊洗臉。他把小厮踢進來，誰再問他來。金蓮道：你還沒

見頭裏我倒好意說他已死了。你恁般起來，把骨禿肉兒也沒了。你在屋裏吃些甚麼兒，出去再亂也不遲。他倒

把眼睜紅了，罵我狗囊的淫婦，管你甚麼事。寫西門心事我如今整日不教狗囊却教誰囊哩。今後再無爭寵之人矣恁不合理的

行貨子，只說人和他合氣。是暢語月娘道：熱突突死了，怎的不疼。你就疼也還放在心裏，那里就這般顯出來。月娘

可人也死了，不管那有惡氣沒惡氣，就口過口，那等叫喚，不知甚麼張致，他可兒來三年，沒過一日好日子。鎮

日教他挑水挨磨來。深出孟玉樓道：李大姐倒也罷了，倒吃他爹恁三等九格的。玉樓之想深矣正說着，只見陳敬濟手

裏拿着九疋水光絹，說爹教娘們剪各房裏手帕，剩下的與娘們做裙子。大非禮月娘收了絹，便道：姐夫你去請你

爹進來，扒口子飯。這咱七八晌午，他茶水還沒嘗着哩。敬濟道：我是不敢請他，頭裏小厮請他吃飯，差些沒一脚

踢殺了。我又惹他做甚麼。又補出月娘道：你不請他，等我另使人請他來吃飯。良久，叫過玳安來說道：你爹還沒吃

飯，哭這一日子，你拿上飯去，趁溫先生在這里，陪他吃些兒。玳安道：請應二爹和謝爹去了，等他來時，娘這里使

人擎飯上去，消不的他幾句言語，管情爹就吃了。吳月娘說道：碎嘴的囚根子，你是你爹肚裏蛔虫，俺們這幾個

老婆，倒不如你了。你怎的知道他兩個來纔吃飯。玳安道：娘們不知，爹的好朋友，大小酒席兒，那遭少了。他兩個

爹三錢他也是三錢，爹二星他也是二星，爹隨問怎的着了惱，只他到略說兩句話兒，爹就眉花眼笑的。已渡伯爵二人

說了一回，棋童兒請了應伯爵謝希大二人來到，進門撲倒靈前地下，哭了半日，只哭我那有仁義的，可見無怨尤之難二人哭畢，扒起來，西門慶與他回禮，兩個又哭了。

蓮和玉樓罵道：賊油嘴的囚根子，俺們都是沒仁義的。尤之難二人哭畢，扒起來，西門慶與他回禮，兩個又哭了。

說道：哥煩惱煩惱，一面讓至廂房內，與溫秀才叙禮坐下。先是伯爵問道：嫂子是甚麼時候沒了？西門慶道：正丑

時斷氣。伯爵道：我到家已是四更多了，房下問我，我說看陰騭，嫂子這病已在七八了，不想剛睡下，就做了一夢。

此處一夢為一部夢字起頭夢見哥使大官兒來請我，說家裏吃慶官酒，教我急急來到，見哥穿着一身大紅衣服，向袖中取出

兩根玉簪兒，與我瞧。瓶壁却以簪折點情大妙是知後黃真人明言黃土傷心也說一根折了，我瞧了半日，對哥說：可惜了，這折了是玉的，完全的

倒是猶子石哥說兩根都是玉的。以爲然我醒了就知道此夢做的不好。房下見我只顧嘔嘴。便問你和誰說話。我道你不知。等我到天曉告訴你。等到天明。只見大官兒到了。戴着白教。我只顧跌脚。白果然哥有孝服。西門慶道。我昨夜也做了一個夢。夢又和你這個一樣兒。夢見東京翟親家那里。寄送了六根簪兒。伯爵兩根單指瓶蓮西門六根却單爲瓶兒一人內有一根弄折了。我說可惜了。醒來正告訴房下。不想前邊斷了氣。好不睜眼的天。撇的我真好苦。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眼不見就罷了。到明日一時半刻。想起來你教我我不心疼。平時我又沒會虧缺了人。天何今日奪吾所愛之甚也。非此數語亦不報應之當先是一個孩兒沒了。今日他又長伸脚去了。我還活在世上做甚麼。又是透雖有錢過北斗。成何大用。伯爵道。哥你這話就不是了。我這嫂子與你是那樣夫妻。熱突突死了。怎的不心疼。爭耐你惜大家事。一又居着前程。二這一家大小。泰山也似靠着。你若有好歹。怎麼了得。就是這些嫂子。三都沒主兒。常言一在三。一亡三亡。哥你聰明伶俐人。何消兄弟們說。四就是嫂子。他青春年少。你疼不過。五越不過他的情。成了服令僧道念幾卷經。大發送葬埋在坟裏。哥的心也盡了。也是嫂子一場的事。再還要怎樣的。哥你且把心放開。果是生當時被伯爵一席話。說的西門慶心地透徹。茅塞頓開。也不哭了。須臾。拿上茶來吃了。便喚玳安後邊說去看飯來。我和你應二爹溫師父謝爹吃。伯爵道。哥原來還未吃飯哩。西門慶道。自你去了。亂了一夜。到如今誰管甚麼兒來。伯爵道。哥你還不吃飯。這個就糊突了。常言道。寧可折本。休要飢損死的自死了。存者還要過日子。哥要做個張主。正是。

數語撥開君子路。片言提醒夢中人。

第六十四回 韓畫士傳真作遺愛 西門慶觀戲動深悲

詩曰

杳杳美人遠。遙遙有所思。幽明千里隔。風月兩邊時。
相對春都劇。相望景偏遲。當絲分別久。夢來還自疑。

話說西門慶被應伯爵勸解了一回。拭淚令小厮後邊看飯去了。不一時吳大舅吳二舅都到了靈前行禮畢。與西門慶作揖。道及煩惱之意。請至廂房中。與衆人同坐。玳安走至後邊。向月娘說如何。我說娘們不信。怎的應二爹來了一席話說的爹就吃飯了。金蓮道：玳安自與月娘說。如用金蓮答妙。你這賊積年久慣的囚根子。鎮日在外邊替他做牽頭。

有個拿不住他性兒的。玳安道：從小兒答應主子。不知心腹。月娘問道：那幾個陪他吃飯。玳安道：大舅二舅纔來。

和溫師父連應二爹。謝爹夥計姐夫。共爹八個人哩。月娘道：請你姐夫來後邊吃罷了。月娘處處。押盜入室。也擠在上頭。玳安道：姐夫坐下了。一語寫盡。近日敬濟。月娘分付你和小厮往廚房裏拿飯去。你另拿甌兒粥與他吃。怕清早晨不吃飯。玳安道：再有誰止我在家。都使出報喪買東西。王經又使他往張親家爹那裏借雲板去了。月娘道：書童那奴才和你

拿去。是的怕打了他紗帽展翅兒。玳安道：書童和畫童兩個在靈前。一個打磬。一個伺候焚香燒紙哩。春鴻爹又使他跟賁四換絹去了。嫌絹不好。要換六錢一疋的披孝。月娘道：論起來五錢的也罷。又巴巴兒換去。已爲書童一路作地。

道：你叫下畫童兒那小奴才和他快拿去。只顧還挨甚麼。玳安于是和畫童兩個。大盤大碗拿到前邊。安放八仙

桌席。衆人正吃着飯。只見平安拿進手本來。稟夏老爹差寫字的。送了三班軍衛來。這裏伺候。西門慶看了。分付

討三錢銀子賞他。寫期服生帖兒。回你夏老爹多謝了一面吃畢飯。收了家伙。只見來保請的畫師韓先生來到

西門慶與他行禮畢。說道：煩先生揭白傳個神子兒。那韓先生道：小人理會得。吳大舅道：動手遲了些。只怕面容

改了。韓先生道：不妨。就是揭白也傳得。正吃茶畢。忽見平安來報。門外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陪花子繇。靈前哭

涕了一回。見畢禮數。與衆人一處。因問甚麼時候。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臨死還伶伶俐說話兒。剛睡下。丫頭

起來瞧。就沒了氣兒。因見韓畫士傍邊。小童拿着屏插。袖中拿出描筆顏色來。花子繇道：姐夫如今要傳個神子。

西門慶道：我心裏疼他。少不得留個影像兒。早晚看看。題念他題念兒。一面分付後邊堂客躲開。掀起帳子。領韓

先生和花大舅衆人到靈前。這韓先生揭起千秋旛。打開觀看。見李瓶兒勒着鴉青手帕。雖故久病。其顏色如生。

姿容不改。黃嫩嫩的嘴唇兒。紅潤可愛。那西門慶絲不的掩淚而哭。來保與琴童在傍。捧着屏插顏色。韓先生一

姿容不改。黃嫩嫩的嘴唇兒。紅潤可愛。那西門慶絲不的掩淚而哭。來保與琴童在傍。捧着屏插顏色。韓先生一

姿容不改。黃嫩嫩的嘴唇兒。紅潤可愛。那西門慶絲不的掩淚而哭。來保與琴童在傍。捧着屏插顏色。韓先生一

姿容不改。黃嫩嫩的嘴唇兒。紅潤可愛。那西門慶絲不的掩淚而哭。來保與琴童在傍。捧着屏插顏色。韓先生一

見就知道了。衆人圍着他求畫。應伯爵便道：「先生，此是病容。平昔好時，還生的面容飽滿，姿容秀麗。」數開技戲單在此等處。韓先生道：「不須尊長分付，小人知道。敢問老爹，此位李夫人，前者五月初一日，曾在岳廟裏燒香，親見一面，可是否？」補寫燒香緣爲畫師作地耳。西門慶道：「正是。那時還好哩。先生，你用心想着。傳畫一軸大影，一軸半身，靈前供養。我送先生一疋緞子，十兩銀子。」韓先生道：「老爹吩咐，小人無不用心。須臾，插染出個半身來。端的玉貌幽花，秀麗肌膚，嫩玉生香。」

拿與衆人瞧。就是一幅美人圖兒。西門慶看了，分付玳安拿與你娘們瞧瞧去。看好不好？有那些兒不是？說來好改。玳安拿到後邊，向月娘道：「爹叫娘們瞧瞧。六娘這影畫得如何？那些兒不像？說出去教韓先生好改。」月娘道：「成精鼓搗人，也不知死到那里去了。又描起影來了。」自是月娘口角。潘金蓮接說道：「那個是他的兒女？畫下影，傳下神，好替他磕頭禮拜。」倒明日六個老婆死了，畫六個影纔好。自是金蓮口角。孟玉樓和李嬌兒接過來觀看，說道：「大娘你來看。李

大姐這影倒像好時模樣，打扮的鮮鮮的，只是嘴唇略扁了些。月娘看了道：「這左邊額頭略低了些，他的眉角還彎些，虧這漢子揭白怎的畫來。」玳安道：「他在廟上曾見過六娘一面，剛纔想着，就畫到這等模樣。」少頃，只見王經進來說道：「娘們看了，就教拿出去。喬親家爹來了。」等喬親家爹瞧哩。玳安走到前邊，回韓先生道：「裏邊說來，嘴唇略扁了些，左額角稍低些，眉邊還要略放彎些。」兒韓先生道：「這個不打緊，隨即取描筆改過了。」呈與喬大戶瞧。喬大戶道：「親家母這幅尊像，真畫得好，只少了口氣兒。」畫美人者云云，只少了口氣是要活起來。此云少口氣兒是已死轉去。西門慶滿心歡喜，一面遞了三鍾

酒與韓先生，管待了酒飯，又教取出一疋尺頭，十兩白金與韓先生，教他先攢造出半身來，就要挂。大影不誤出殯就是了。俱要用大青大綠冠袍齊整，綾襪牙軸。韓先生道：「不必分付，小人知道。」領了銀子，教小童拿着屏插，拜辭出門。喬大戶與衆人，又看了一回做成的棺木，便道：「親家母今日小殮罷了。」西門慶道：「如今件作行人來就小殮。」大殮還等到三日。喬大戶吃畢茶，就告辭去了。不一時，件作行人來，伺候紙箔打捲，舖下衣裳。西門慶要親與他開光明，強着陳敬濟做孝子。此書無所不用其假故孝子亦假。與他拭了目。西門慶旋尋出一顆明珠，安放在他口裏。登時小殮停當，照前停放端正。合家大小哭了一場。爲上文無數哭一場，總却是兩番大哭。來興又早，冥衣舖裏做了四座堆金灑粉，捧盆巾盥櫛。

毛女兒一邊兩座排下。靈前的彝爐商瓶燭台香盒教錫匠打造停當。排在桌上耀目爭輝。又兌了十兩銀子。教銀匠打了三付銀爵。蓋西門家豈無銀爵此處現打總是珍重之意。又與應伯爵定管喪禮簿籍。先兌了五百兩銀子。一百吊錢來。委付與

韓夥計管帳。一人管賬。賁四與來興兒管買辦。二人兼管外廚房。二人兼。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甘夥計。輪番陪侍

弔客。四執。崔本專管付孝帳。孝帳。一人專。來保管外庫房。外庫房。一人專。王經管酒房。酒一人一事。這國王經二

靈前伺候。靈前二。平安與四名排軍。單管人來打雲板捧香紙。亦算靈前雜事。又叫一個寫字帶領四名排軍。在大

門首記門簿。門簿五。值念經日期。打傘挑旛幢。亦算門前都派委已定。寫了告示。貼在影壁上。各遵守去訖。只見

皇莊上薛內相。差人送了六十根杉條。三十條毛竹。三百領蘆蓆。一百條麻繩。是然開非。西門慶賞了來人五錢銀

子。拿期服生回帖兒。打發去了。分付搭彩匠。把棚起春搭大些。留兩個門走。喪。把影壁夾在中間。前廚房內還搭

三間罩棚。罩棚。大門首紫七間榜棚。榜棚。請報恩寺十二衆僧人。先念倒頭經。每日兩個茶酒伺候茶水。王經所管者酒

酒正司點得。花大舅。吳二舅。坐了一回起身去了。西門慶交溫秀才寫孝帖兒。要刊去。令寫荆婦奄逝。溫秀才悄悄

拿與應伯爵看。伯爵道。這個禮上說不通。現在如今吳家娘子在正室。如何使得。這一出去。不被人議論。就是吳

大哥心內也不自在。伯爵一爭。等慢慢再與他講。你且休寫着。陪坐至晚。各散歸家去了。日矣。西門慶晚夕也

不進後邊去。就在李瓶兒靈傍。裝一張涼床。拿圍屏圍着。獨自宿歇。止春鴻書童兒。近前伏侍。天明便往月娘房

裏梳洗。天明。穿戴了白唐巾。孝冠。孝衣。白絨襪。白履鞋。經帶隨身。豈侍妾。第二日清晨。祭期西門梳洗向是頭一

刑就來探喪。問弔。慰其節哀。西門慶還禮畢。溫秀才相陪待茶而去。到門首分付寫字的好生答應。是武官。查有

不到的排軍。呈來衙門內懲法。說畢。騎馬去了。與西門死何千戶一。西門慶令溫秀才發帖兒。差人請各親眷。三日

誦經。早來吃齋。後晌舖排來。收拾道場。懸挂佛像。不必細說。那日吳銀兒打聽得知。坐轎子來靈前哭泣。上紙。到

後邊。月娘相接。吳銀兒與月娘磕頭哭道。六娘沒了。我通一字不知。就沒個人和我說聲兒。可憐傷感人也。孟玉

樓道。你是他乾女兒。他不好了這些時。你就不來看他看兒。吳銀兒道。好三娘。我但知道。有個不來看的。說句假

就死了。委實不知道。月娘道：你不來看你娘，他倒還掛牽着你。留下件東西，與你做紀念兒。我替你收着。因令小玉你取出來，與銀姐看。小玉走到裏面，取出包袱打開，是一套緞子衣服，兩根金頭簪兒，一枝金花。銀瓶終始煞，如月桂。把吳銀兒哭的淚如雨點相似。方哭，妙甚。說道：我早知他老人家不好，也來伏侍兩日兒。娘死而女不，知方是乾女。說畢，一面拜謝了月娘。月娘待茶與他吃，留他過了三日去。到第三日，又是，三日。和尚打起磬子，道場誦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奇形。陳敬濟穿重孝經巾，怪像。佛前拜禮。街坊隣舍親朋長官，都來弔問。上紙祭漿者，不計其數。陰陽徐先生早來伺候大殮。祭告已畢，抬屍入棺。西門慶教吳月娘，又尋出他四套上色衣服來，裝在棺內。四角又安放了四錠小銀子兒。花子由說：姐夫，倒不消安他在裏面。金銀日久定要出世，倒非久遠之計。西門慶不肯定要安放。不一時，放下了七星板，閣上紫蓋，伴作四面用長命丁一齊釘起來。一家大小放聲號哭。西門慶亦哭的呆了。三番大哭。口中聲聲只叫我的年小的姐姐，再不得見你了。良久哭畢，至此方云哭畢。管待徐先生齋饌，打發去了。闔家夥計，都是巾帶孝服。行香之時，門首一片皆白。溫秀才贊禮，北邊杜中書來題銘旌。杜中書名子春，號雲野。原侍真宗寧和殿。今坐閣在家。西門慶備金帛請來，坐捲棚，安排菓盒。西門慶親遞三杯酒，應伯爵與溫秀才相陪。舖大紅官紵題旌。西門慶要寫詔封錦衣西門恭人李氏，柩十一字。一路寫其非禮可笑。伯爵再三不肯，說道：現有正室夫人在，如何使得。杜中書道：曾生過子于禮也無礙。講了半日，去了恭字，改了室人。溫秀才道：恭人係命婦，有爵。室人乃室內之人，只是個渾然通常之稱，于是用白粉題畢。詔封二字，貼了金懸于靈前。又題了神主，叩謝杜中書管待酒饌拜辭而去。題主白作一段總寫，無月娘市井非禮。那日喬大戶、吳大舅、花大舅、韓姨夫、沈姨夫，各家都是三牲祭桌，燒紙。男喬大戶娘子，并吳大姑子，二姑子，花大姑子，坐轎子來弔喪。祭祀哭泣。女月娘等皆孝髻頭鬢，繫腰麻布孝裙，出來回禮舉哀。可讓後邊待茶排齋。惟花大姑子與花大舅，便是重孝直身。陪陳敬濟作孝子。餘者都是輕孝。那日李桂姐打聽得知，半轎子也來上紙。看見吳銀兒在這里，說道：你幾時來的？怎的也不會我會兒。好人兒原來只顧你。又照認女時桂兒，認認死的亦不願人，俱是熱中情事。吳銀兒道：我也不知道娘沒了。早知也來看看了。月娘後邊管待，俱不必細說。須臾過了，看看到

首七。又是報恩寺十六衆上僧。朗僧官爲首座。引領造水陸道場。誦法華經。拜三昧水懺。親朋夥計無不畢

集。那日玉皇廟吳道官。來上紙弔孝。就攬二七經。生意西門慶留在捲棚內吃齋。忽見小厮來報。韓先生送半身

影來。衆人觀看。但見頭戴金翠圍冠。雙鳳珠子挑牌。大紅粧花袍兒。白馥馥臉兒。儼然如生。西門慶見了。滿心歡

喜。此喜何故懸掛材頭。衆人無不誇獎。只少口氣兒。一面讓捲棚內吃齋。囑咐大影還要加工夫些。韓先生道。小人隨

筆潤色。豈敢粗心。西門慶厚賞而去。午間喬大戶來上祭。豬羊祭品。金銀山。緞帛綵繩。冥紙炷香。共約五十餘抬。

是熱鬧不是冷地弔高檣。鑼鼓細樂。吹打嚶嚶。喧闐而至。可笑西門慶與陳敬濟。穿孝衣在靈前還禮。喬大戶邀了

尙舉人朱堂官。吳大舅。劉學官。花千戶。段親家。六字妙絕。蓋云花費千戶。斷絕親家也。衆親祭一。七八位親朋。各在靈前上香。三獻已畢。俱跪

聽陰陽生讀祝文曰。

維政和七年歲次丁酉。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二日辛巳。春生喬洪等。謹以剛鬣柔毛。庶饜之奠。致祭于故親家

母。西門儒人李氏之靈曰。嗚呼。儒人之性。寬裕溫良。治家勤儉。御衆慈祥。克全婦道。譽動鄉邦。閨闈之秀。蘭蕙

之芳。夙配君子。效聘鸞凰。藍玉已種。浦珠已光。正期諧琴瑟。于有永。享眉壽。于無疆。胡爲一病。夢斷黃梁。善人

之歿。孰不哀傷。弱女襁褓。沐愛姻嬾。不期中道。鴛伴失行。恨隔幽冥。莫覩行藏。悠悠情誼。寓此一觴。靈其有知。

來格來嘗。尙饗。

官客祭畢。回禮畢。讓捲棚內。桌席管待。然後喬大戶娘子。崔親家母。朱堂客娘子。尙舉人娘子。段大姐。衆堂客。女

眷祭奠。地弔鑼鼓。靈前弔。鬼判墜舞。吳月娘陪着哭畢。請去後邊待茶設席。三湯五割。俱不必細說。喬家堂客西門

慶正在捲棚內陪人吃酒。忽前邊打的雲板响。伺候的慌慌張張。進來稟報。本府胡爺上紙來了。在門首下轎子。

寫一斑無恥如畫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即使溫秀才。衣巾素服出迎。左右先捧香紙。然後胡府尹素服捧金

帶進來。許多官吏圍隨。扶衣攜帶。到了靈前。春鴻跪着捧的香。高高的上了香。展拜兩禮。西門慶便道。老先生請

起。多有勞動。連忙下來回禮。胡府尹道。令夫人幾時沒了。學生昨日纔知。弔遲弔遲。西門慶道。側室一疾不救。辱

承老先生枉弔溫秀才在傍作揖畢請到廳上待茶一杯胡府尹起身溫秀才送出大門上轎而去胡家上祭人吃至後晌方散又找第二日乃第院中鄭愛月兒家來上紙愛月兒進至靈前燒了紙月娘見他抬了八盤餅餌

三牲湯飯來祭奠月兒祭連忙討了一疋整絹孝裙與他月娘吳銀兒與李桂姐都是三錢奠儀銀兒桂姐祭告西門慶說西門慶道祭三值甚麼每人都與他一疋整絹就是了勢利月娘邀到後邊房裏排茶管待過夜晚

夕親朋夥計來伴宿非是熱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搬演戲文李銘吳惠鄭奉鄭春都在這裏答應西門慶在大棚內放十五張桌席管待親戚朋友爲首的就是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倪秀才溫秀才任醫

官李智黃四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孫寡嘴白賚光常時節傳自新韓道國甘出身賁第傳吳舜臣兩個外甥實十四還還有街坊六七位人虛六七八人總爲西門死後作照內會中六人除吳典恩堂理守做官去花子虛已死連西門十位則此日亦算會人中全到然則九人皆在獨子虛一人死耳子虛死而瓶兒亦死重復將官中人一齊提出見十兄弟生死相聚散

如此與婆娘兒時總是一樣深忌都是開桌兒點起十數枝大燭來堂客便在靈前圍着圍屏垂簾放桌席往外觀戲當時衆人祭奠畢會中祭西門慶與敬濟回畢禮安席上坐下邊戲子打動鑼鼓搬演的是章皋玉簫女兩世姻緣收住瓶兒環記祭六不一時弔場生扮章梟唱了一回下去貼旦扮玉簫又唱了一回下去廚役上湯飯割鵝應伯爵便向西門

慶說我聞的院裏姐兒三個在這裏何不請出來與喬老親家老舅席上遞杯酒兒他倒是會看戲文倒便益了他西門慶便使玳安進去請他姐兒三個出來喬大戶道這個却不當他來弔喪如何叫他遞起酒來禮却不

是禮不是正經喪禮却是喪禮的正理伯爵道老親家你不知相這樣小淫婦兒別要鬧着他快與我牽出來你說應二爹說六娘沒了只當行孝順也該與俺們人遞杯酒兒侯口偏玳安進去半日說聽見應二爹在坐都出來哩伯爵道既恁說

我去罷走了兩步又回坐下特寫伯爵爲西門慶笑道你恁的又回了伯爵道我有心待要扯那三個小淫婦出來等我說兩句出了我的氣我纔去落後又使玳安請了一遍三個纔慢慢條條出來都一色穿着白綾對衿襖兒藍

緞裙子與瓶兒赴會穿子向席上不端正拜了拜兒笑嘻嘻立在傍邊應伯爵道俺們在這里你如何只顧推三阻四不肯出來那三個也不答應向上邊遞了回酒設一席坐着下邊鼓樂响動關目上來生扮章梟淨扮包知

本同到勾欄裏玉簫家來。那媽兒出來迎接，包知本道：「你去叫那姐兒出來。」媽云：「包官人，你好不着人。俺女兒等閑不便出來，說不得一個請字兒。你如何說叫他出來？」又插入院本真是出沒不定之筆如走盤珠也那李桂姐在席上笑道：「這個姓包的，就和應花子一般，就是個不知趣的蹇味兒。」伯爵道：「小淫婦，我不知趣，你家媽怎歡喜我？」桂姐道：「他喜歡你過一邊兒。」西門慶道：「看戲罷，且說甚麼，再言語罰一大杯酒。」那伯爵纔不言語了。那戲文又做了一回，并下廳內左邊吊簾子。看戲的是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吳大姨、孟大姨、吳舞臣媳婦、鄭三姐、段大姐。外客八位并本家月娘、姐妹。右邊吊簾子看戲的是春梅、玉簫、蘭香、迎春、小玉，都擠着觀看。那打菜的鄭紀正拿着一盤菓，一泡茶，從簾下過，被春梅叫住，問道：「拿茶與誰吃？」鄭紀道：「那邊大妗子娘們要吃。」這春梅取一杯在手，不想小玉聽見下邊扮戲的旦兒，名字也叫玉簫。明點映便把玉簫拉着說道：「淫婦，你的孤老漢子來了。」鴛鴦叫你接客哩，你還不出去，使力往外一推，直推出簾子外。映出春梅手裏拿着茶，推潑一身，罵玉簫怪淫婦，不知甚麼張致，都頑的這等。把人的茶都推潑了。早是沒會打碎盞兒。寫玉簫却為春梅出色蓋玉簫受約而金梅將散交極力寫春梅却又寫西門慶聽得使下來安兒來問誰在裏面喧嚷春梅坐在椅上道：你去就說玉簫浪淫婦見了漢子這等浪玉簫一筆作兩筆用矣那西門慶問了一回，亂着席上遞酒就罷了。月娘便走過那邊，數落小玉，你出來這一日，也往內裏瞧瞧去，都在這裏，屋裏有誰？小玉道：「大姐剛纔後邊去的兩位師父也在屋裏坐着。」月娘道：「教你們賊狗胎在這裏看看，就恁惹是招非的。」不快春梅之語早為申二姐作引春梅見月娘過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娘，你問他，都一個個只像有瘋病的，狂的通沒些成色兒。」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那月娘數落了一回，仍過那邊去了。那邊喬大戶與倪秀才先起身去了。沈姨夫與任醫官、韓姨夫也要起身，被應伯爵攔住道：「東家，你也說聲兒，俺們倒是朋友，不敢散。」一個親家却要去。沈姨夫又不隔門。不隔門是不該去妙韓姨夫與任大人、花大舅都在門外。這唱晚三更天氣，門也還未開，慌的甚麼。未開門又是都來大坐回兒。左右關目還未了哩。西門慶又令小廝提四盃麻姑酒，放在面前，說列位只了此四盃酒，我也不留了。因拿大賞鍾，放在吳大舅面前說道：「那位離席破坐，說起身者，任大舅舉罰。」于是衆人又復坐下了。兩番寫筆力奇橫西門慶令書童催促子弟快吊關目上來。

分付揀着熱鬧處唱罷。須臾打動鼓板。扮末的上來。請問西門慶。寄真容那一折可要唱。西門慶道。我不管你。只要熱鬧。貼旦扮玉簫唱了回。西門慶看唱到今生難會面。因此上寄丹青。一句。借玉環記捲映處七穿八透又收轉傳真忽想起李瓶兒病

時模樣。不覺心中感觸起來。止不住眼中落淚。袖中不住取汗巾兒揩拭。又早被潘金蓮在簾內冷眼看見。指與月娘瞧說道。直與瓶兒進門鬧花筵時金蓮挑月娘唱世世夫妻一照章法何等整嚴奇橫大娘你看他。好個沒來頭的行貨子。如何吃着酒。看見扮戲的哭起

來。孟玉樓道。你聰明一場。這些兒就不知道了。人有悲歡離合。想必看見那一段兒。觸着他心。他覩物思人。見鞍思馬。纔吊淚來。金蓮道。我不信。話打談的吊眼淚。替古人耽憂。這些都是虛。他若唱的我眼淚出來。我纔算他好

戲子。總是暢話月娘道。六姐悄悄兒。咱們聽罷。玉樓因向大娘子道。俺六姐不知怎的。只好快說嘴。那戲子又做了一回約有五更時分。衆人齊起身。西門慶拿大杯攔門遞酒。欸留不住。俱送出門。看收了家伙。留下戲箱。明日有劉公公薛公公來祭奠。還做一日。魏斷絲連衆戲子答應。管待了酒飯。歸下處歇去了。李銘等四個亦歸家不題。西門慶

見天色已將曉。就歸後邊歇息去了。又是正是

紅日映窗寒色淺。淡烟籠竹曙光微。

第六十五回 玉簫跪受三章約 書童私掛一帆風

詩曰

玉損珠沉思悄然。明中流淚暗相憐。常圖蛺蝶花樓下。記效鴛鴦翠幙前。

祇有夢魂能結雨。更無心緒學非煙。朱顏皓齒歸黃土。脈脈空尋再世緣。

話說衆人散了。已有鷄唱時分。西門慶歇息去了。玳安拿了一大壺酒。幾碟下飯。在鋪子裏。還要和傅夥計。陳敬濟。同吃。傅夥計老頭子。熬到這咱。已是坐不住。搭下鋪。就倒上坑上。向玳安道。你自和平安吃罷。陳姐夫想也不來了。玳安叫進平安來。兩個把那酒。你一鍾。我一盞。都吃了。收過家伙。平安便去門房裏睡了。玳安一面關上鋪子門。上坑和傅夥計兩個對廝脚兒睡下。傅夥計因開話向玳安說道。開中一話最有神理你六娘沒了。這等棺槨念經發送

也勾他了。玳安道。他的福好。只是不長壽。俺爹饒使了這些錢。還使不着俺爹的哩。俺六娘嫁俺爹。瞞不過你老人家。他帶了多少帶頭來。別人不知道。我知道。銀子休說。只金珠玩好。玉帶繡環。鞍轡。值錢的寶石。也不知有多少。爲甚俺爹心裏疼。不是疼人是疼錢。若說起六娘的性兒。一家子都不如他。又謙讓。又和氣。見了人只是一面兒笑。自來也不會呵俺們一呵。並沒失口罵俺們一句奴才。映金使俺們買東西。只拈塊兒。俺們但說娘拿戲子你秤秤。他便笑道。拿去罷。秤甚麼。你不圖落圖甚麼來。只要替我買值着。這一家子那個不借他銀使。只有借出來。沒有還進去的。還也罷。不還也罷。俺大娘和俺三娘使錢也好。只是五娘和二娘慳吝的緊。他當家俺們就遭瘟來。會着買東西。也不與你個足數。綁着鬼。一錢銀子只秤九分半。着緊只九分。俺們莫不賠出來。傅夥計道。就是你大娘還好些。玳安道。雖則俺大娘好。毛司火性兒。一回家好娘兒們親親達達說話兒。你只休惱着他。不論誰。他也罵你幾句兒。總不如六娘。萬人無怨。又常在爹跟前。替俺們說方便兒。隨問天大來事。俺們央他央兒。對爹說無有個不依。懶出又吸只是五娘行動就說你看我對爹說不說。把這打只提在口裏。如今春梅姐。又是個合氣星。天生的都在他一屋裏。傅夥計道。你五娘來這裏也好幾年了。玳安道。你老人家是知道的。想的起他那咱來的光景哩。他一個親娘也不認的。來一遭。要便搶的哭了家去。點明打狗如今六娘死了。這前邊又是他的世界。明日那個管打掃花園。乾淨不乾淨。還吃他罵狗血。澆了頭哩。便渡三兩個說了一回。那傅夥計在枕上。齣齣就睡着了。百忙中備有此玳安亦有酒了。合上眼。不知天高地低。直至紅日三竿。都還未起來。原來西門慶。每常在兩邊靈前睡。早晨玉簫出來。收疊床鋪。西門慶便往後邊梳頭去。書童蓬着頭。要便和他兩個。在前邊打牙犯嘴。互相嘲鬪。半日纔進後邊去。不想這日。西門慶歸上房歇去。玉簫趕沒人起來。暗暗走出來。與書童約了。走在花園書房裏去了。不料潘金蓮起的早。幕地走到廳上。只見靈前燈兒也沒了。大柵裏丟的桌椅橫三豎四。沒一個人兒。只有畫童兒在那里掃地。金蓮道。賊囚根子。乾淨只有你在這裏。都往那里去了。畫童道。他們都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你且丟下箕帚。到前邊對你姐夫說。有白絹拿一疋來。你潘妮妮少一條孝裙子。再拿一副頭髮繫腰。

來與他。他今日家去。畫童道：怕不俺姐夫還睡哩。等我問他去。良久回來道：姐夫說不是他的首尾。書童哥與崔本哥管孝帳。娘問書童哥要就是了。金蓮道：知道那奴才往那里去了。你去尋他來。書童向廂房裏瞧了瞧。說道：略過廂房纔在這里來。敢往花園書房裏梳頭去了。金蓮說道：你自掃地。等我自家問這囚根子要去。因走到花園書房內。忽然聽見裏面有人笑聲。推開門。只見書童和玉簫同在一處說說笑笑。好不有興。便罵道：好奴才。你兩個來此做甚麼事。嚇得兩個做手脚不迭。齊跪在地下。哀告。金蓮道：賊奴才。你且拿一疋孝絹。一疋布來。打發你潘姥姥家去着。書童連忙拿來遞上。金蓮逕歸房來。那玉簫跟到房中。打旋磨兒跪在地下。央及五娘。千萬休對爹說。金蓮便問賊狗肉。你和我實說。從前已往。已有幾遭。一字兒休瞞我。我便罷。那玉簫便把從前的緣由。說了一遍。金蓮道：既要我饒你。你要依我三件事。又與牆頭約後西門一映玉簫道：娘饒了我。隨問幾件事。我也依娘。金蓮道：第一件。你娘房裏。但凡大小事兒。就來告我說。你不說。我打聽出來。定不饒你。月娘法如此直照撒潑一回第二件。我但問你要甚麼。你就捐出來與我。第三件。你娘向來沒有身孕。如今他怎生便有了。心。玉簫道：不瞞五娘說。俺娘如此這般。吃了薛姑子的衣胞符藥。便有了。潘金蓮一一聽記在心。纔不對西門慶道了。書童見潘金蓮冷笑。領進玉簫去了。知此事有幾分不諧。向書房廚櫃內。收拾了許多手帕汗巾。挑牙簪紐并收的人情。他自己也攢有十來兩銀子。又到前邊櫃上。騙了傅夥計二十兩。只說要買孝絹。送出城外。僱了長行頭口。到馬頭上。搭在鄉里船上。往蘇州原籍家去了。正是

撞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

那日。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都要家去了。薛內相。劉內相。早辰差人。擡三牲桌面來。祭奠燒紙。二內相祭祭七又每人送了一兩銀子。伴宿分資。叫了兩個唱道情的來。白日里要和西門慶坐坐。活是太監緊等着要打發孝絹。尋書童兒要鑰匙。一地裏尋不着。傅夥計道：他早辰問我櫃上。要了二十兩銀子。買孝絹去了。口稱爹分付他。孝絹不勾。敢是向門外買去了。西門慶道：我並沒分付他。如何問你要銀子。一面使人往門外絹店找尋。那里得來。月娘向西門

慶說我猜這奴才不知弄下甚麼碎兒拐了幾兩銀子走了。深罪你那書房裏還去瞧瞧。只怕還拿甚麼去了。西門慶走到兩個書房裏都瞧了。只見庫房裏鑰匙掛在牆上。大櫥裏不見了許多汗巾手帕。并書禮銀子。挑牙紐釵之類。西門慶心中大怒。叫將該地方管役來分付各處三街兩巷。與我訪緝。那里得來。正是

不獨懷家歸興急。五湖煙水正茫茫。

那日薛內相從晌午就坐轎來了。西門慶請了應伯爵。吳大舅。溫秀才。相陪。先到靈前上香。打了個問訊。然後與

西門慶叙禮。說道可傷可傷。如夫人是甚病兒沒了。反觀西門非禮處西門慶道。不幸患崩瀉之疾沒了。多謝老公公費心。

薛內相道。沒多兒。將就表意罷了。因看見掛的影。說道好位標致娘子。傳真又點正好青春享福。只是去世太早些。溫

秀才在旁道。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窮通壽夭。自有個定數。雖聖人亦不能強。薛內相扭回頭來。見溫秀才穿着衣

巾。因說道。此位老先生是那學裏的。妙絕秀才切勿怪溫秀才躬身道。學生不才。備名府庠。薛內相道。我瞧瞧娘子的棺木

兒。活是太監西門慶即令左右把兩邊帳子撩起。薛內相進去觀看了一遍。極口稱贊道。好付板兒。請問多少價買的。

西門慶道。也是舍親的一付板。學生買了他的來了。應伯爵道。請老公公試估估。那里地道。甚麼名色。薛內相仔

細看了。說此板不是建昌。就是付鎮遠。伯爵道。就是鎮遠。也值不多。薛內相道。最高者必定是楊宣榆。伯爵道。楊

宣榆單薄短小。怎麼看得過。此板還在楊宣榆之上。名喚做桃花洞。在於湖廣武陵川中。昔日唐漁父入此洞中。

會見秦時毛女。在此避兵。是個人跡罕到之處。奉承得可笑。然則漁父之舟亦載不了許多棺材料也。此板七尺多長。四寸厚。二尺五寬。還看一

半親家分上。還要了三百七十兩銀子哩。公公你不會看見解開噴鼻香的。裏外俱有花色。薛內相道。是娘子這

等大福。纔享用了這板。俺們內官家。到明日死了。還沒有這樣發送哩。吳大舅道。老公公好說。與朝廷有分的人

享大爵祿。俺們外官。焉能趕的上。老公公日近龍光。代萬歲傳宣金口。現今童老爺加封王爵。子孫皆服蟒腰玉

何所不至哉。薛內相便道。此位會說話的兒。喜極請問上姓。西門慶道。此是妻兄吳大哥。現居本衛千戶之職。薛內

相道。就是此位娘子令兒麼。總是反西門慶道。不是。乃賤荆之兄。薛內相復向吳大舅聲喏。說道。吳大人失瞻。看

了一回。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正面安放一把交椅。薛內相坐下，打茶的拿上茶來吃了。薛內相道：劉公公怎的這
咱還不到，叫我答應的迎迎去。青衣人跪下稟道：小的邀劉公公去來。劉公公轎已伺候下了，便來也。薛內相又
問道：那兩個唱道情的來了不曾。西門慶道：早上就來了，叫上來，不一時走來，面前磕頭。薛內相道：你們吃了飯
不曾。那人道：小的們吃了飯了。薛內相道：既吃了飯，你們今日用心伺候，我重賞你。西門慶道：老公公學生這里
還預備着一起戲子，唱與老公公聽。薛內相問是那裏戲子。西門慶道：是一班海鹽戲子。薛內相道：那蠻聲哈刺
誰曉的他唱的是甚麼。絕妙那酸子們在寒窗之下，三年受苦，九載遨遊，背着琴劍書箱，來京應舉，得了個官，又無
妻小在身邊，便希罕他這樣。忽然放筆將讀你我一窩趣絕，書人一窩趣絕，你一個光身漢老內相，要他做甚麼。溫秀才在旁笑道：老公公說
話太不近情了。居之齊則齊聲，居之楚則楚聲。老公公處於高堂廣廈，豈無一動其心哉。巴心焉這薛內相便拍
手笑將起來道：我就忘了。溫先兒在這里，你們外官原來只護外官。溫秀才道：雖是士大夫，也只是秀才做的。老
公公砍一枝損百林，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薛內相道：不然，一方之地，有賢有愚，正說着。忽左右來報：劉公公下轎
了。吳大舅等出去迎接，進來向靈前作了揖，叙禮已畢。薛內相道：劉公公你怎的這咱纔來。劉內相道：北邊徐同
家來拜望，陪他坐了一回，打發去了一面分席坐下。左右遞茶上去，因問伺候的，祭奠桌面兒都排上了不曾。下
邊人說：都排停當了。劉內相道：咱們去燒了紙罷。西門慶道：老公公不消多禮，頭裏已是見過禮了。劉內相道：此
來爲何，還當親祭。當下左右捧過香來，兩個內相上了香，遞了三鐘酒，拜下去。西門慶道：老公公請起，於是拜
了兩拜。起來，西門慶還了禮，復至捲棚內坐下。然後收拾安席，遞酒上坐。兩位內相分左右坐了。吳大舅溫秀才
應伯爵從次，西門慶下邊相陪。子弟鼓板响動，遞了關目揭帖。兩位內相看了一回，揀了一段劉智遠白兔記。陪先
一句唱了還未幾，折心下不耐煩，一面叫上兩個唱道情的去，打起漁鼓，並肩朝上，高聲唱了一套韓文公雪擁
藍關故事。下去。與娶兒鬧華筵時唱薛內相便與劉內相兩個說說話兒。道：哥你不知道，昨日這八月初十日，下
大雨如注，雷電把內裏凝神殿上，鷓尾球碎了，嚇死了許多宮人。朝廷大懼，命各官修省，逐日在上清宮宣精靈

疏建醮禁屠十日。如此便為法司停刑百官不許奏事。修省乃不許奏事不知何處修省昨日大金遣使臣進表要割內地三鎮依着

蔡京那老賊就要許他。對其子而罵其父太難為情掣童掌事的兵馬叫都御史譚積黃安十大使節制三邊兵馬又不肯還交

多官計議昨日立冬萬歲出來祭太廟太常士一員博士名喚方軫早辰打掃看見太廟磚縫出血殿東北上地

陷了一角寫表奏知萬歲科道官上本極言童掌事大了宦官不可封王如今馬上差官拿金牌去取童掌事回

京劉內相道你我如今出來在外做士官那朝事也不干咱們俗語道唱過了一日是一日便塌了天還有四個

大漢。天下雜事人如此千古同慨此王十九咱們只吃酒。一段為一百回金兵來作引因叫唱道情的上來分付你唱個李白好貪杯

的故事。此千古同慨那人立在席前打動漁鼓又唱了一回直吃至日暮時分分付下人看轎起身西門慶款

留不住送出大門喝道而去回來分付點起燭來把桌席休動留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坐的又使小廝請傅

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第傳崔本和陳敬濟復坐叫上子弟來分付還找着昨日玉環記上來。本接轉上用幾回院

章法因向伯爵道內相家不曉的南戲滋味早知他不聽我今日不留他伯爵道到辜負你的意思內臣叫局的

營生他只喜藍關記搗喇小子山歌野調那里曉的大關目悲歡離合於是下邊打動鼓板將昨日玉環記做不

完的折數一一緊做慢唱都搬演出來西門慶令小廝席上頻斟美酒伯爵與西門慶同桌而坐便問他姐兒三

個還沒家去怎的不叫出來遞杯酒兒西門慶道你還想那一夢兒他們去的耐煩了伯爵道他們在這里住

了有兩三日西門慶道吳銀兒住的久。話出傷心當日衆人坐到三更時分搬戲已完方起身各散西門慶邀下吳

大舅明日早些來陪上祭官員與了戲子四兩銀子打發出門到次日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夏提刑合衛許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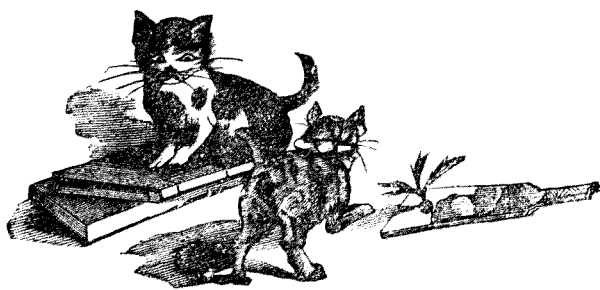
官員都合了分資辦了一付猪羊吃桌祭奠。合衛祭祭八有禮生讀祝西門慶預備酒席李銘等三個小優兒伺候答

應到晌午只聽鼓响祭禮到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在門首迎接只見後擁前呼。搗神處往衆官員下馬在前廳

換衣服良久把祭品排下衆官齊到靈前西門慶與陳敬濟還禮禮生唱禮三獻畢跪在傍邊讀祝祭畢西門慶

下來謝禮已畢吳大舅等讓衆官至捲棚內寬去素服待畢茶就安席上坐觥籌交錯殷勤勸酒李銘等三個小

優兒銀箏檀板朝上彈唱。衆官勸飲。直到日暮方散。與上同。攪連三席一時寫來令人五色迷目却無一筆犯手何等大才。西門慶還要留吳大舅衆人坐。
 吳大舅道。各人連日打攪姐夫也辛苦了。各自歇息去罷。當時告辭回家。正是
 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家中巨富人趨附。手內多時莫論財。





詩曰

湘皋煙草碧紛紛。淚洒東風憶細君。見說嫦娥能入月。虛疑神女解爲雲。

花陰晝坐閒金剪。竹裏春遊冷翠裙。留得丹青殘錦在。傷心不忍讀迴文。

話說到十月二十八日是李瓶兒二七又是玉皇廟吳道官受齋請了十六個道衆在家中揚旛修建齋壇又有

安郎中來下書西門慶管待來人去了細照應吳道官廟中擡了三牲祭禮來又是一疋尺頭以爲奠儀道衆送

棺轉呪吳道官靈前展拜西門慶與敬濟回禮謝道師父多有破費何以克當吳道官道小道甚是惶愧本該助

一經追薦夫人奈力薄粗祭表意而已西門慶命收了打發擡盒人回去吳道士那日三朝轉經演生神章破九

幽獄對靈攝召整做法事不必細說第二日先是門外韓姨夫家來上祭韓姨夫那時孟玉樓兄弟孟銳做買賣

來家又忙中見西門慶這邊有喪事跟隨韓姨夫那邊來上祭祭祭十那日孟玉樓兄弟孟銳做買賣

門慶叙禮進入玉樓房中拜見西門慶亦設席管待俱不在言表那日午間又是本縣知縣李拱極縣丞錢斯成

主簿任良貴典史夏恭基又有陽谷縣知縣狄斯朽共有五個官員都鬪了分子穿孝服來上紙帛弔問全縣祭先

此爲下文一處成通又便修張其西門慶備席在捲棚內管待請了吳大舅與溫秀才相陪三個小優兒彈唱正飲酒到

熱鬧處忽報管傳廠工部黃老爹來弔孝忽插黃主事真是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溫秀才又早迎接

至大門外讓至前聽換了衣裳進來家人手捧香燭紙帛金緞到靈前黃主事上了香展拜畢西門慶同敬濟下

來還禮處處帶寫敬濟黃主事道學生不知尊闖沒了一語遂令西門慶之於瓶兒儼然以弔遲恕罪恕罪西門慶道學生一

向欠恭今又承老先生賜弔兼辱厚儀不勝感激叙禮畢讓至捲棚上面坐下西門慶與溫秀才下邊相陪左右

捧茶上來吃了黃主事道昨日宋松原多致意先生他也聞知令夫人卒過也要來弔問句句直爭奈有許多事

情羈絆。他如今在濟州住筍。先生還不知朝廷如今營建良嶽。爲朝儀一引儀勅令太尉朱勛往江南湖湘探取花石綱。

上文方寫許多災異此處即接如此作爲掩映處是略省不是運船陸續打河道中來。頭一運將至淮上。又欽差殿前六黃太

尉來迎取卿雲萬熊奇峯長二丈闊數尺都用黃毡蓋覆。張打黃旂。費數號船隻。由山東河道而來。况河中沒水。

起八郡民夫牽挽。官吏倒懸。民不聊生。言之慘然淚落宋道長督率州縣。事事皆親身經歷。案牘如山。晝夜勞苦。通不得

閒。况黃太尉不久自京而至。宋道長說必須率三司官員。要接他。一接。想此間無可相熟者。委托學生來。敬煩尊

府作一東。要請黃太尉一飯。未審尊意允否。因喚左右。叫汝宋老爹承差上來。有二青衣官吏跪下。毡包內捧出

一對金緞。一根沉香兩根白蠟。一分綿紙。黃主事道。此乃宋公致賻之儀。宋御史祭祭十四一路寫諸人上祭接接緒緒令

處下手又見瓶兒時之熱至西門死不用兩那封是兩司八府官員。辦酒分資。兩司官十二員。府官八員。計二十二分共

一百零六兩。此後以西門家爲迎送寶儀之地蓋西門與人交無非酒肉交與西門慶。有勞盛使一備何如。西門慶再三辭道。

學生有服在家。奈何奈何。且無西門達夫婦矣因問迎接在於何時。黃主事道。還早哩。也得得到出月半頭。黃太監京中

還未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十月十二日纔發引。既是宋公祖與老先生分付。敢不領命。但這分資決不敢收。該多

少桌席。只顧分付學生。無不畢具。黃主事道。四泉此意差矣。松原委托學生。遠來煩瀆。此乃山東一省各官公禮。

又非松原之己出。何得見却如其不納。學生卽回松原。不敢煩瀆矣。是過前非情分語西門慶聽了此言。說道。學生權且領

下。因令玳安下經接下去。問備多少桌席。黃主事道。六黃備一張吃。看大桌面。宋公與兩司都是平頭桌席。以下

府官散席而已。承應樂人。自有差撥伺候。府上不必再叫說畢。插入請太尉一段蓋因一路寫祭寫弔重香香繁冗之極接

十二分才於忙中再加一事更忙得不堪實是文河學活才足以喻其宏大也茶湯兩換。作辭起身。西門慶款留黃主事道。學生還要到柳塘老先生那里拜拜。

他昔年曾在學生敝處作縣令。然後轉成都府推官。如今他令郎兩泉。又與學生鄉試同年。開中寫一書香使西西門

慶道。學生不知老先生與兩泉相厚。兩泉亦與學生相交。黃主事起身。西門慶道。煩老先生多致意。宋公祖至

期寒舍拱候矣。黃主事道。臨期松原還差人來通報。先生亦不可太奢。西門慶道。學生知道。送出大門。上馬而去。

那縣中官員聽見黃主事帶領巡按上司人來嚇的都在山子下小捲棚內飲酒分付手下把轎馬存過一邊力真能過當時西門慶回到捲棚與衆官相見具說宋巡按率兩司入府來央煩出月迎請六黃太尉之事衆官聽出分寸

悉正是州縣不勝憂苦這件事欽差若來凡一應祇迎供張公宴器用人夫無不出於州縣州縣必取之於民可公私困極莫此爲甚我輩還望四泉於上司處美言提拔足見厚愛言訖都不久坐告辭起身而去語休饒否到

瓶兒三七有門外永福寺道堅長老領十六衆僧上堂來念經穿雲錦袈裟戴毗盧帽大鉢大鼓甚是齊整此是瓶兒

先入永福寺故用道堅先來圓滿也十月初八日是四七請西門外寶慶寺衆僧諷誦大懺經文西門慶那日不在家同陰陽徐先生

往坟上破土開壙去了後晌方回晚夕打發僧人散了次日推運山頭酒木桌面着品一應所用之物又委付主管夥計莊上前後搭棚坟內穴邊又起三間單棚先請附近地鄰來大酒大肉管待臨散皆肩背項負而歸極言其盛

爲西門死作引俱不必細說十一日白日先是歌郎并鑼鼓地吊來靈前參靈先一日吊五鬼鬧判張天師着鬼迷鐘馗戲小鬼老子過函關六賊鬧彌陀雪裏梅莊周夢蛟蝶地水火風洞賓飛劍斬黃妖各樣百戲吊罷堂客都在簾

內觀看參罷靈去了內外親戚都來辭靈燒紙大哭一場靈辭到次日發引先絕早擡出銘旌各項旛亭紙筒僧道鼓手細樂人役都來伺候西門慶預先問帥府周守備討了五十名巡捕軍士都帶弓馬全裝結束留十名在家

看守十名四十名在材邊擺馬道分兩翼而行四十名衙門裏又是二十名排軍打路照管冥器二十名是二十名把門管收祭祀二十名那日官員士夫親鄰朋友來送殯者車馬喧呼填街塞巷一總描寫車馬

轎子也有百十餘頂總描三院鴛鴦粉頭小轎也有數十又寫徐陰陽擇定辰時起棺西門慶留下孫雪娥并二女僧看家又留下看家者一絲不紊平安兒同兩名排軍把前門女婿陳敬濟跪在靈前捧盆假孝子六十四人上扛有伴作一

員管立於增架上敲响板指撥擡材人上肩先是請了報恩寺僧官來起棺轉過大街口望南走兩邊觀看的人山人海那日正值晴明天氣果然好殯但見

和風開綺陌細雨潤芳塵東方曉日初升北陸殘煙乍斂瑟瑟曬曬花喪鼓不住聲喧鼓叮叮當當地吊鑼

連宵振作。鑼銘旌招颺。大書九尺紅羅。起火軒天。冲散半空黃霧。火狎狎獐獍開路。鬼斜擔金斧。社火頭一對

忽忽洋洋險道神。端秉銀戈。第二起逍遙遙遙八洞仙。龜鶴遶定。三起八仙龜鶴共十人窈窕窈窕四毛女。虎鹿相隨。四起

七起道衆熱熱鬧鬧探蓮船。撒科打渾。五起無長長大高擗漢。貫甲頂盔。六起亦無清清秀秀小道童。一十六

衆。七起道衆都是霞衣道髻。動一派之仙音。肥胖肥胖大和尚。二十四個。八起和尚個個都是雲錦袈裟。轉五方

之法事。一十二座大絹亭。九起大絹亭亭亭皆綠舞紅飛。二十四座小絹亭。十起小絹亭座座盡珠圍翠繞。左勢

下大倉與地庫相連。十一起倉庫右勢下金山與銀山作隊。十二起金山銀山掌醮廚列八珍之饌。十三起冥香燭亭供三

獻之儀。十四起香燭亭六座百花亭。十五起百花亭現千團錦綉。一乘引魂轎。十六起引魂轎扎百結黃絲。這邊綵花與雪柳爭

輝。十七起花柳那邊寶蓋與銀幡作隊。十八起幡金字旛銀字旛緊護棺輿。十九起白絹繖綠絹繖同圍增架

二十起功布招展。二十一孝眷聲哀。孝眷另打路排軍。執攬杆前後呼擁。二十二起棺後者。二十三起迎喪神會。耍武藝。左

右盤旋。賣解猶如鷹鷂。走馬好似猿猴。豎肩樁。打斤斗。隔肚穿錢。金鷄獨立。以上諸戲隨後又在人人唱采。個

個爭誇。扶肩擠背。不辨賢愚。挨觀並觀。那分貴賤。張三蠢胖。只把氣吁。李四矮子。頻將脚點。白頭老叟。盡將

拐棒拄髻鬚。綠鬚佳人也。帶兒童來看殯。以上看殯者

吳月娘與李嬌兒等。本家轎子十餘頂。一字兒緊跟材後。方叙明西門慶麻冠孝服。同衆親在材後。陳敬濟緊扶

棺輿。走出東街口。又一頓真正西門慶具禮。請玉皇廟吳道官來懸真。懸真身穿大紅五彩鶴氅。頭戴九陽雷巾。脚登

丹履。手執牙笏。坐在四人肩輿上。迎殯而來。將李瓶兒大影。捧於手內。陳敬濟跪在面前。處處點敬那殯停住了。衆

人聽他在上高聲宣念。

恭維故錦衣西門恭人李氏之靈。存日陽年二十七歲。元命辛未年。正月十五日。午時受生。大限於政和七年。九月十七日。丑時分身。故伏以尊靈名家秀質。綺閣嬌姝。稟花月之儀容。蘊蕙蘭之佳氣。容德柔婉。賦性溫和。配我西君。克諧伉儷。處閨門而賢淑。資琴瑟以調和。曾種藍田。尋嗟楚畹。正宜享福百年。可惜春光三九。嗚呼。

明月易缺。好物難全。善類無常。修短有數。今則棺輿載道。丹旆迎風。良夫高踊於柩前。孝眷哀矜於巷陌。離別情深而不可。音容日遠以難忘。某等謬忝冠簪。愧領玄教。慚無新垣平之神術。謹得妙甚恪遵玄元始之遺風。徒展崔巍鏡裏之容。難返莊周夢中之蝶。一為傳真作回照一為托夢作遙引也漱甘露而沃瓊漿。趨知識登於紫府。披七寶而面七真。引淨魄出於冥途。一心無掛。四大皆空。苦苦苦氣化清風。形歸土。一靈真性去弗回。改頭換面無遍數。衆聽末後一句。噴。精爽不知何處去。真容留與後人看。

吳道官念畢。端坐轎上。那轎捲坐退下去了。這里鼓樂喧天。哀聲動地。殯纔起身。迤邐出南門。衆親朋陪西門慶。走至門上方乘馬。陳敬濟扶柩。可到了山頭五里原。原來坐管張團練。帶領二百名軍。同劉薛二內相。又早在坟前高阜處。搭帳房。吹响器。打銅鑼銅鼓。繳勸當一迎接殯到。看着裝燒冥器紙筒。煙燄漲天。筆力整甚。棺輿到山下。徐

先生率伴作依羅經。吊向己時。祭告后土方隅。後纔下葬掩土。西門慶易服備一對尺頭禮。請帥府周守備點主。衛中官員。并親朋夥計。皆爭拉西門慶遞酒。此處遞酒奇絕却鼓樂喧天。煙火匝地。熱鬧豐盛。不必細說。總處都是死也。吃畢。後响回靈。吳月娘坐魂轎。抱神魂旛。是寫衆人散去者鼓樂喧天。煙火匝地。熱鬧豐盛。不必細說。總處都是西門

吳大舅。并喬大戶。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此九人是衆主管夥計。都陪着西門慶進城。堂客轎子壓後。孝眷在到家門首燎火而入。寫出先李瓶兒房中安靈已畢。徐先生前廳祭神洒掃。各門戶皆

貼辟非黃符。真是後謝徐先生一疋尺頭。五兩銀子出門。各項人役。打發散了。又拏出二十吊錢來。五吊賞巡捕軍兵。五吊與衙門中排車。十吊賞營裏人馬。拏帖兒回謝周守備。張團練。夏提刑。俱不在話下。西門慶還要留喬

大戶。吳大舅。衆人坐。衆人都不肯。作辭起身。來保進來說。搭棚在外伺候。明日來拆棚。西門慶道。棚且不消拆。亦發過了。你宋老爹排酒。日子來拆罷。打發搭彩匠去了。喪事而借爲後邊花大娘子。與喬大戶娘子。衆堂客。還等着

安畢靈。哭了一場。方纔去了。自瓶兒死至此。制詞雜難至此。無一停筆。可爲極盡筆墨之致矣。看西門慶不忍違捨。晚夕還來李

瓶兒房中。要伴靈宿歇。見靈床安在正面。大影掛在旁邊。靈床內安着半身裏面小錦被褥。床几衣服。粧奩之類。

無不畢具。下邊放着他的一對小小金蓮。隔壁有活金蓮而乃對瓶兒之遺鞋又與蓮蓮遺鞋一映桌上香花燈燭金碟尊俎般般供養。西門慶大
哭不止。令迎春就在對面炕上搭鋪。到半夜對着孤燈半窗斜月反覆無寐。長吁短嘆。思想佳人。上文劉雜如火此處忽然冰冷如水
有詩為證。

短嘆長吁對鎖窗。

舞鸞孤影寸心傷。

蘭枯楚畹三秋雨。

楓落吳江一夜霜。

夙世已違連理願。

此生難覓返魂香。

九泉果有精靈在。

地下人間兩斷腸。

白日間供養茶飯。西門慶俱親看着了頭排下。他便對面和他同吃。舉起筋兒來。你請些飯兒。行如之禮。可

鬢養娘都忍不住掩淚而哭。即波奶子如意兒無人處常在跟前遞茶遞水。挨挨搶搶。摺摺插插。插話兒應答。那

消三夜兩夜。總括這日西門慶因請了許多官客堂客。填上暖幕來家。又是暖幕陪人吃得醉了。進來迎春打發歇

下。到夜間要茶吃。叫迎春不應。如意兒便來遞茶。因見被拋下坑來。接過茶盞用手扶被。西門慶就對如意兒說

道。我要問你。你娘還在的時候。你說情願在我這里過日子。不喜歡出去。這句話可是有的麼。如意兒道。怎麼不

有。爹可憐見。小媳婦的丈夫早經沒了。別處也是靠不住的。在爹這里過日子。豈不是好麼。西門慶道。這也罷了。

老婆說。既是爹擡舉。娘也沒了。小媳婦情願不出爹家門。隨爹收用便了。如意西門慶便叫我兒。你只用心伏侍

我。秋養活不過你來。這老婆就情願侍奉枕席。絕不與把西門慶歡喜的要不的。次日老婆早晨起來。與西門慶

拿鞋腳疊被褥。就不靠迎春。極盡殷勤。無所不至。西門慶開門尋出李瓶兒四根簪兒來。賞他老婆。磕頭謝了。迎

春知收用了他。兩個打成一路。老婆自恃得寵。腳根已牢。無復求告於人。就不同往日。打扮喬模喬樣。在了環夥

內。說也有笑也有。又與早被潘金蓮看眼裏。偏是早晨西門慶正陪應伯爵坐的。忽報宋御史差人來。送賀

黃太尉一桌金銀酒器。兩把金壺。兩副金臺盞。十副小銀杯。四副銀折盃。四副銀賞鐘。兩疋大紅彩蟒。兩疋金緞

十疋酒。兩牽羊。不知作者手腕有許多力。只覺看者已迷離。照耀金花。燦爛反傳報太尉船隻已到東昌地方。煩老爹這里。早

備酒席。准在十八日迎請。西門慶收入明白。與了來人。一兩銀子。用手本打發回去。隨即兌銀。與貴四來與兒。定

桌面粘菓品買辦整理不必細說因向伯爵說自從他不好起到而今我再沒一日兒心閒剛剛打發喪事出去了又鑽出這等勾當來教我手忙脚亂備還有此伯爵道這個哥不消抱怨你又不曾攙攬他他上門來央煩你雖然你這席酒替他陪幾兩銀子到明日休說朝廷一位欽差殿前大太尉來咱家坐一坐只這山東一省官員并

巡撫巡按人馬散級也與咱門戶添許多光輝點出西門慶道不是此說我承望他到二十以外也罷不想十八日就迎接武促急促忙得章這日又是他五七我已與了吳道官寫法銀子去了如何又改不然雙頭火杖都擠在一處怎亂得過來却不知行文者應伯爵道這個不趕緊我算來嫂子是九月十七日沒了此月二十一日正是五七你十八日擺了酒二十日與嫂子念經也不遲西門慶道你說的是我就使小厮回吳道官改日子去伯爵道哥還又一件東京黃真人朝廷差他來泰安州進金鈴吊掛御香建七晝夜羅天大醮如今在廟裏住趁他

未起身倒好教吳道官請他那日來做高功領行法事咱圖他這名聲也好看請真人西門慶道都說這黃真人

有利益如何是請他倒好爭奈吳道官前日受他祭禮出殯又起動他懸真道童送殯沒的酬謝也教他念這個

經兒表意而已今又請黃真人主行却不難爲他然則明是照顧人乃云念經伯爵道齋一般還是他受只教他請黃真人做高

功就是了哥只多費幾兩銀子爲嫂子沒會爲了別人西門慶一面教陳敬濟寫帖子又多封了五兩銀子教他

早請黃真人改在二十日念經二十四衆道士水火煉度一晝夜即令玳安騎頭口去了西門慶打發伯爵去訖

進入後邊只見吳月娘說賁四嫂買了兩個盒兒他女兒長姐喬長姐姦而黃長姐嫁是木未成而葉已將落矣定與人家來磕頭備有開筆

又是文錦中一時花樣則又忙筆也西門慶便問誰家賁四娘子領他女兒穿着大紅緞襖兒黃紬裙子戴着花翠插燭向西門慶磕

了四個頭月娘在旁說咱也不知道原來這孩子與了夏大人房裏擡舉昨日纔相定下龍溪落葉而金蕩將敗纒結瓶兒又早收拾金蓮文字緊

甚之這二十四日就娶過門只得了他三十兩銀子論起來這孩子倒也好身量不相十五歲到有十六七歲的

多少時不見就長的成成的西門慶道他前日在酒席上和我說要擡舉兩個孩子學彈唱不知你家孩子與了

他於是教月娘讓至房內擺茶留坐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大姐都來見禮陪坐臨去月娘與了一

套重絹衣服。一兩銀子。李嬌兒衆人。都有與花翠汗巾脂粉之類。晚上玳安回話。吳道官收了銀子。知道了。黃真人還在廟裏住。過二十頭纔回東京去。十九日。早來鋪設壇場。西門慶次日家中廚役落作。治辦酒席。務要齊整。大門上紮七級綵山。廳前五級綵山。十七日。宋御史差委兩員縣官來。觀看筵席。到廳正面屏開孔雀。地疊花毡。都是錦綉桌圍。粧花椅甸。黃太尉便是大飯簇盤。定勝方糖。吃看大插桌。觀席兩張。小插桌。是巡撫巡按陪坐。兩邊布按三司。有桌席列坐。其餘八府官。都在廳外棚內。兩邊只是五菓五菜。平頭桌席。將桌席預爲縣官眼中一掃。庶使不累手也。看畢。西門慶待茶。起身回話去了。到次日。撫按率領多官人馬。早迎到船上。張打黃旗。欽差捧着勅書。在頭裏走。地方統制守禦都監團練各衛掌印武官。皆戎服甲冑。各領所部人馬。圍隨儀仗。排數里之遠。黃太尉穿大紅五彩雙挂綉蟒。坐八擡八簇銀頂暖轎。張打茶褐傘。後邊名下執事人役。跟隨無數。皆駿騎咆哮。如萬花之燦。鑼隨鼓吹而行。黃土執道。鷄犬不聞。樵採遁跡。人馬過東平府。進清河縣。縣官黑壓壓三字跪於道傍迎接。左右喝叱起去。隨路傳報。直到西門慶門首。教坊鼓樂聲震雲霄。兩邊執事人役。皆青衣排道。雁翅而列。西門慶青衣冠冕。望塵拱伺。一筆深淺俱出良久。人馬過盡。太尉落轎進來。後面撫按率領大小官員。一擁而入。到了廳上。又是箏琶方响。雲曹龍笛。風管細樂。响動。爲首就是山東巡撫都御史侯濬。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參見。太尉還依禮答之。官員一等其次就是山東左布政龔琪。左參政何其高。右布政陳四箴。右參政李侃廷。參議馮廷鶴。右參議汪伯彥。廉使趙訥。採訪使韓文光。提學副使陳正棠。兵備副使雷啓元等。兩司官參見。太尉稍加優禮。官員次等及至東昌府徐崧。東平府胡師文。兗州府凌雲翼。徐州府韓邦奇。濟南府張叔夜。青州府王士奇。登州府王甲。萊州府葉遷等。八府官行庭參之禮。太尉答以長揖而已。至於統制制置守禦都監團練等官。太尉則端坐。各官聽其撥放。外邊伺候。下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上來拜見獻茶。然則捧茶上來也。文其辭曰獻茶。侯巡撫宋巡按向前把盞。下邊動起鼓樂來。與太尉簪金花捧玉碗。彼此酬飲。遞酒已畢。太尉正席坐下。撫按下邊主席。其餘官員。并西門慶等。各依次第坐了。點西門深涉妙甚教坊伶官。遞上手本奏樂。一應彈唱隊舞。各有節次。極盡聲容之盛。當筵搬演裴晉公還帶記。晉公能使唐室中興。與平

強鑽雖令總或跪道不妨於禮今黃太尉因花石而勞民一折下來廚役割獻燒鹿花猪百寶攢湯大飯燒賣又有四員伶官

箏管琵琶篳篥上來清彈小唱唱畢湯未三陳樂已兩奏下邊跟從執事人等宋御史差兩員州官在西門慶捲

棚內自有桌席管待細宋御史周旋者守禦都監等官西門慶都安在前邊客位西門慶周旋者自有坐處黃太尉令左右拿十兩

銀子來賞賜各項人役隨即看轎起身衆官再三款留不住即送出門鼓樂笙簧迭奏兩街儀衛喧闐清蹕傳

道人馬森列多官俱上馬遠送太尉悉令免之舉手上轎而去宋御史侯巡撫分付都監以下軍衛有司直送至

皇船上來回話桌面器皿答賀羊酒具手本差東平府知府胡師文與守禦周秀親送到船所交付明白與西門請蔡宋二御

史一樣對照見趨奉者上下皆然也回至廳上拜謝西門慶說今日負累取擾深感深感分資有所不足容當奉補西門慶慌忙躬身

施禮道卑職重承教愛累辱盛儀日昨又蒙賻禮蝸居卑陋猶恐有不到處萬望公祖諒宥幸甚宋御史謝畢宋是

御史謝非巡撫謝也留爲後文地步即令左右看轎與侯巡撫一同起身兩司八府官員皆拜辭而去各項人役一闕而散西門慶回

至廳上將伶官樂人賞以酒食俱令散了止留下四名官身小優兒伺候廳內外各官桌面自有本官手下人領

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尚早收拾家伙停當攢下四張桌席使人請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傅自新甘出身

韓道國賁四崔本及女婿陳敬濟從五更起來各項照管辛苦補出衆人忙坐飲三杯不一時衆人來到擺上酒來飲

酒伯爵道哥今日黃太尉坐了多大一回歡喜不歡喜韓道國道今日六黃老公見咱家酒席齊整無個不歡

喜的巡撫巡按兩個甚是知感不盡謝了又謝道國亦拾伯爵之唾伯爵道若是第二家擺這席酒也成不的也沒咱家恁大

地方也沒府上這些人手今日少說也有上千人進來都要管待出去哥就賠了幾兩銀子咱山東一省也响出

名去了溫秀才道學生宗師提學陳老先生也在這里預席各人心事偏到用筆尖頭厚快西門慶問其名溫秀才道名陳正覺者

乃諫垣陳了翁先生乃郎本貫河南鄭城縣人十八歲科舉中壬辰進士今任本處提學副使極有學問西門慶

道他今年纔二十四歲不知其名反知其是聽各司攀話正說着湯飯上來衆人吃畢西門慶叫上四個小優兒問道你四人叫甚

名字答道小的叫周采梁鐸馬真韓畢伯爵道你不是韓金釧兒一家韓畢跪下說道金釧兒玉釧兒是小的妹

子。西門慶因想起李瓶兒來。繖隔花一戲蓋隔花金釧明言遺簪墮。今日擺酒就不見他。分付小優兒。你們拿樂器過來。唱個洛陽花。梁園月。我聽韓舉與周采一面彈箏撥阮。唱普天樂道。

洛陽花。梁園月。好花須買皓月。須賒花倚欄杆。看爛熳開。月曾把酒問。團圓。夜月有盈虧。花有關謝。想人生最苦離別。花謝了三春近也。月缺了中秋到也。人去了何日來也。明明說出一部之意。又為愛月生情。

唱畢。應伯爵見西門慶眼裏酸酸的。便道。哥教唱此曲。莫非想起過世嫂子來。伯爵眼中發科下便漏入。西門慶看見

後邊上菓碟兒。叫應二哥。你只嗔我說。有他在。就是他經手整定。從他沒了。隨着丫鬚撮弄你。看像甚模樣。好應口菜也沒一根我吃。溫秀才道。這等盛設。老先生中饋也不謂無人。足可以勾了。伯爵道。哥休說此話。你心間疼不過。便是這等說。恐一時冷淡了別的嫂子們心。

慶說此話。又走到後邊。一五一十告訴月娘。月娘道。隨他說去就是了。你如今却怎樣的。前日他在時。即許下把

綉春教伏侍李嬌兒。他到睡着眼與我叫。說死了多少時。就分散他房裏丫頭。教我就一聲兒再沒言語。又補月娘

娘止利瓶兒之財者故步不放髮專在此處也。這兩日憑着他那媳婦子和兩個丫頭。狂的有些樣兒。我但開口。就說咱們擠撮他。金蓮道。

這老婆這兩日有些別改模樣。只怕賊沒廉恥貨。鎮日在那屋裏。纏了這老婆。也不見的我聽見說。前日與了他

兩對簪子。老婆帶在頭上。拿與這個瞧。拿與那個瞧。月娘道。豆芽菜兒。有甚細兒。眾人背地里。都不喜歡。結轉如

正是

遺踪堪入時人眼。多買胭脂畫牡丹。

第六十七回 翟管家寄書致賄 黃真人發牒薦亡

詞曰

胸中千種愁。挂在斜陽樹。綠葉陰陰自得春。草滿鶯啼處。不見凌波步。空想如簧語。門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右調卜算子

話說西門慶陪吳大舅應伯爵等飲酒中間因問韓道國客夥中標船幾時起身咱好收拾打包韓道國道昨日有人來會也只在二十四日開船西門慶道過了二十念經打包便了伯爵問道這遭起身那兩位去西門慶道三個人都去明年先打發崔大哥押一船杭州貨來他與來保還往松江下五處置買些布貨來賣家中緞貨紬綿都還有哩伯爵道哥主張極妙常言道要的般般有纔是買賣早爲拐財者安一頭路說畢已有起更時分吳大舅起身說姐夫連日辛苦俺們酒已勾了告回你可歇息歇息西門慶不肯還留住令小優兒奉酒唱曲每人吃三鍾纔放出門西門慶賞小優四人六錢銀子再三不敢接說宋爺出票叫小的們來官身如何敢受老爹重賞我足西門慶道雖然官差此是我賞你怕怎的四人方磕頭領去西門慶便歸後邊歇去了次日早起往衙門中去早有吳道官差了一個徒弟兩名舖排來大廳上鋪設壇場鋪設的齊齊整整西門慶來家看見打發徒弟舖排齋食吃了回去隨即令溫秀才寫帖兒請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吳舜臣許多親眷拜堂客明日念經家中廚役落作治辦齋供不題次日五更道衆皆來進入經壇內明燭焚香打動樂諷誦諸經鋪排大門首掛起長旛懸弔榜文兩邊黃紙門對一聯大書

東極垂慈仙室乘晨而超登紫府

南丹啟罪淨魄受煉而逕上朱霞

大廳經壇懸挂齋題二十字大書青玄救苦頓符告簡五七轉經水火煉度薦揚齋壇即日黃真人穿大紅坐牙轎繫金帶左右圍隨儀從喧喝日高方到與吳神仙不同吳道官率衆接至壇所行畢禮然後西門慶着素衣絛巾拜見遞茶畢洞案傍邊安設經筵法席大紅銷金桌圍粧花椅褥二道童侍立左右發文書之時西門慶備金緞一疋亦與吳道官不同登壇之時換了九陽雷巾大紅金雲白百鶴法氈先是表白宣畢齋意齋官沐手上香然後黃真人焚香淨壇飛符召將闕發一應文書符命啓奏三天告盟十地三獻禮畢打動音樂化財行香西門慶與陳敬濟執手爐跟隨排軍喝路前後四把銷金傘三對纓絡挑塔是西門家做道場行香回來安請監齋畢早辰功課又動音樂往李瓶兒靈

前攝召引魂。朝參玉陛。傍設几筵。聞經悟道。到了午朝。高功冠裳。步罡踏斗。拜進朱表。遣差神將。飛下羅鄩。原來黃真人年約三旬。儀表非常。粧束起來。午朝拜表。儼然就是個活神仙。三句寫得但見

星冠攢玉葉。鶴氅縷金霞。神清似長江皓月。貌古如太華喬松。踏罡朱履。進丹霄。步虛琅函。浮瑞氣。長髯廣頰。修行到無滯之天。皓齒明眸。佩籙掌五雷之令。三更步月。鸞聲遠。萬里乘雲。鶴背高。就是都仙太史臨凡世。廣惠真人降下方。

拜了表文。吳道官當壇頌生天寶籙。神虎玉筭。行畢午香。响午捲棚內擺齋。黃真人前大桌面。定勝。吳道官等稍加差小。其餘散衆。俱平頭桌席。黃真人吳道官皆襯緞尺頭。四對披花。四疋絲紬。散衆各布一疋。桌面俱令人抬送廟中。散衆各有手下徒弟。收入箱中。不必細說。吃畢午齋。都往花園內遊玩散食去了。一面收下家伙。從新擺上齋饌。請吳大舅等衆親朋夥計來吃。正吃之間。忽報東京翟爺那里。差人下書。西門慶即出廳上。請來人進來。只見是府前承差幹辦。青衣窄袴。萬字頭巾。乾黃靴。全付弓箭。向前施禮。西門慶答禮相還。那人向身邊取出書來遞上。又是一封折賻儀銀十兩。問來人上姓。那人道。小人姓王名玉。蒙翟爺差遣。送此書來。不知老爹這邊有喪事。安老爹書到纔知。又映安主事西門慶問道。你安老爹書幾時到的。那人說。十月纔到京。因催皇木。一年已滿。陞都水司郎中。如今又奉勅修理河道。直到工完回京。西門慶問了一遍。即令來保廚房中管待齋飯。分付明日來討回書。那人問韓老爹在那里住。宅內捎信在此。細早爲拐財者安一去路小的見了。還要趕往東平府下書去。西門慶即喚出韓道國來見那人。陪吃齋飯畢。同往家中去了。西門慶拆看書中之意。於是樂着喜歡。將書拿到捲棚內。教溫秀才看說。又伏一線你照此修一封回書。答他就捎寄十方縐紗汗巾。十方綾汗巾。十副揀金挑牙。十個烏金酒杯。作回奉之禮。他明日就來取回書。溫秀才接過書來。觀看其書曰。

寓京都眷生翟謙頓首書。冬上滄上。卽擢大錦堂。西門四泉親家大人門下。自京邸話別之後。未得從容相叙。心甚歉然。其領教之意。生已於家老爺前。悉陳之矣。邇者安鳳山書到。方知老親家有鼓盆之嘆。但恨不能一

弔爲悵奈何奈何。伏望以禮節哀可也。外具賻儀。少表微忱。希完納。又久仰貴任榮修德政。居民有五袴之歌。境內有三留之譽。今歲考績必有遷陞。昨日神運都功兩次上奏。生已對家老爺說了。安上親家名字。安上二字今古同概

工完題奏。必有恩典。親家必有掌刑之喜。夏大人年終題本。必轉京堂。指揮列銜矣。謹此預報。伏惟高照。不宣。
附云。此書可自省覽。不可使聞之於渠。謹密謹密。又云。楊老爺前月二十九日。卒於獄。瓶兒以楊提督爲始終又一章法

溫秀才看畢。纔待入袖。早被應伯爵取過來。觀了一遍。還付與溫秀才收了。伏說道。老先生把回書千萬加意。

做好些。翟公府中人才極多。休要教他笑話。溫秀才道。貂不足。狗尾續。學生非才。焉能在班門中弄大斧。不過乎。

塞責而已。西門慶道。溫先生他自有個主意。你這狗才曉的甚麼。總照後文須臾吃罷午齋。西門慶分付來興兒。打發齋饌。送各親眷街隣。又使玳安。回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金釧兒。洪四兒。齊香兒。添出三家六家香儀。人情

禮去。每家回答一疋大布。一兩銀子。行禮者不後晌。就叫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來伺候。良久。道衆陸續發插。

上朝拜懺。觀燈解壇。送聖。天色漸晚。及比設了醮。就有起更天氣。門外花大舅。被西門慶留下不去了。喬大戶沈

姨夫孟二舅。告辭回家。只有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峙節。并衆夥計。在此晚夕。觀看水火煉度。就

在大廳棚內。搭高座。札綵橋。安設水池。火沼。放擺斛食。李瓶兒靈位。另有几筵。幃幕。供獻齊整。傍邊一首魂旛。一

首紅旛。一首黃旛。上書制魔保舉。受煉南宮。先是道衆音樂。兩邊列坐。持節捧盂劍。四個道童。侍立兩邊。黃真人

頭戴黃金降魔冠。身披絡綃雲霞衣。登高座。口中念念有詞。宣偈云。

大乙慈尊降駕來。夜壑幽關次第開。童子雙雙前引導。死魂受煉步雲階。

宣偈畢。又薰沐焚香。念曰。伏以玄皇闡教。廣開度於冥途。正一垂科。俾煉形而昇舉。恩沾幽爽。澤被飢噓。謹運真

香。志誠上請。東極大慈仁者。太乙救苦天尊。十方救苦諸真人。聖衆仗此真香。來臨法會。竊以人處塵凡。日縈俗

務。不知有死。惟欲貪生。不知死而貪生。入字奇絕。嘆盡世人。鮮能種乎善根。多隨入於惡趣。昏迷弗省。恣慾貪嗔。將謂自己長存。豈信

無常易到。一朝永逝。萬事皆空。業障纏身。冥司受苦。今奉道伏爲亡過室人李氏靈魂。一棄塵緣。久淪長夜。若非

薦拔於愆辜。必致難離於苦報。恭惟天尊秉好生之仁。救尋聲之苦。洒甘露而普滋羣類。放瑞光而遍燭昏衢。命三官寬考較之條。詔十殿攔推研之筆。開囚釋禁宥過解冤。各隨符使。盡出幽關。咸令登火池之沼。悉蕩滌黃華之形。凡得更生。俱歸道岸。茲焚靈寶煉形真符。謹當宣奏。

太微迴黃旗。無英命靈旛。攝召長夜府。開度受生魂。

道衆先將魂旛安於水池內。焚結靈符。換紅旛。次於火沼內焚鬱儀符。換黃旛。高功念天一生水。地二生水。火水交煉。乃成真形。煉度畢。請神主冠幘。步金橋。朝參玉陛。皈依三寶。朝玉清。衆舉五供。養舉畢。高功曰。既受三皈。當宣九戒。九戒畢。道衆舉音樂。宣念符命。并十類孤魂。煉度已畢。黃真人下高座。道衆音樂送至門外。化財焚燒。箱庫回來。齋功圓。一路寫來總是皮毛。做作而黃真人乃道君供養之人。今西門請之。大半爲名。故寫黃真人。不過修張其虛文而已。所以深誦道君也。又早大廳上。畫燭齊明。酒筵羅列。三個小優彈唱。衆親友都在堂前。西門慶先與黃真人把盞。左右捧着一疋天青雲鶴金緞。一疋色緞。十兩白銀。叩首下拜。道。亡室今日賴我師經功救拔。得遂超生。均感不淺。微禮聊表寸心。黃真人道。小道謬忝冠裳。濫膺玄教。有何德以達人天。皆賴大人一誠感格。而尊夫人已駕景朝元矣。此禮若受。實爲赧顏。西門慶道。此禮甚薄。有褻真人。伏乞笑納。黃真人方令小童收了。又與神。仙不同。西門慶遞了真人酒。又與吳道官把盞。乃一疋金緞。五兩白銀。又是十兩經費。吳道官只受經費。餘者不肯受。說小道索蒙厚愛。自慙効勞。誦經追拔夫人。往生仙界。以盡其心。受此經費。尙爲不可。又豈敢當此盛禮乎。西門慶道。師父差矣。真人掌壇。其一應文簡法事。皆乃師父費心。此禮當與師父酬勞。何爲不可。吳道官不得已。方領下。再三致謝。西門慶與道衆遞酒已畢。然後吳大舅應伯爵等上來。與西門慶散福。遞酒。吳大舅把盞。伯爵執壺。謝希大捧菜。一齊跪下。奇事。却是平常所有。伯爵道。嫂子今日做此好事。幸請得真人在此。又是吳師父費心。嫂子自得好處。此雖賴真人追薦之力。實是哥的虔心。嫂子的造化。於是滿斟一盃。送與西門慶。西門慶道。多蒙列位連日勞神。言謝不盡。說畢。一飲而盡。伯爵又斟一盞。說哥吃個雙盃。不要吃單盃。謝希大慌忙遞一筋菜來吃了。此處特與瓶兒。子虛靈時。衆人跪敬。頂針一照。真是轉眼韶華。不堪回首。西門慶

回敬衆人畢。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廚役上割一道。當夜在席前猜拳行令。品竹彈絲。直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衆人方作辭起身而去。西門慶進來賞小優兒三錢銀子。往後邊去了。正是

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第六十八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詞曰

朔風天。瓊瑤地。凍色連波。波上寒煙砌。砌字奇絕山隱彤雲。雲接水。衰草無情。想在彤雲內。一路層層跌入。總爲香魂二字取影也。黯

香魂追苦意。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殘月高樓。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右調蘇幕遮

話說西門慶歸後邊。辛苦的人。直睡至次日日高。還未起來。有來興兒進來。說搭綵匠外邊伺候。請問拆棚。西門慶罵了來興兒幾句。說拆棚教他拆就是了。只顧問怎的。如此拆棚寫得精。采無一懈筆也。搭綵匠一面卸下簾繩。松條。送到對門

房子裏堆放不題。玉簫進房說。天氣好不陰的重。西門慶令他向煖炕上取衣裳穿。要起來。月娘便說。你昨日辛苦了一夜。天陰大睡。回兒也好。慌的。老早扒起去做甚麼。就是今日不往衙門裏去也罷了。西門慶道。我不往衙

門裏去。只怕翟親家那人來討書。月娘道。既是恁說。你起去。我去叫丫鬢熬下粥。等你吃。西門慶也不梳頭洗面。披着絨衣。戴着毡巾。徑走到花園裏書房中。原來自從書童去了。西門慶就委王經管花園書房。細密春鴻便收拾

大廳前書房。冬月間。西門慶只在藏春閣書房中坐。那里燒下地爐。煖炕。地平上。又放着黃銅火盆。放下油單。絹

煖。簾來。明間內。擺着夾枝桃。各色菊花。清清瘦竹。翠翠幽蘭。是冬景裏面筆硯瓶梅。琴書瀟灑。西門慶進來。王經連

忙向流金小篆。炷麝龍涎。西門慶使王經。你去叫來安兒。請你應二爹去。王經出來。分付來安兒請去了。只見平

安走來。對王經說。小周兒在外邊伺候。刺頭者復來官哥安在哉。可知彼正炎熱。此則郵寒轉眼。有炎涼之異。總是此書真來脈。真令粗人摹頭不着也。王經走入書房。對西門慶說

了。西門慶叫進小周兒來。磕了頭。說道。你來得好。且與我篋篋頭。捏捏身上。因說你怎一向不來。小周兒道。小的

見六娘沒了忙。沒曾來。西門慶於是坐在一張醉翁椅上。打開頭髮。教他整理梳篋。只見來安兒請的應伯爵來

繪圖真本金瓶梅 第六十八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十五

了頭戴毡帽。身穿絨襖。子脚穿一雙舊皂靴。棕套。掀簾子進來。唱喏。西門慶正篋頭說道。不消聲喏。請坐。伯爵拉過一張椅子來。就着火盆坐下。西門慶道。你今日如何這般打扮。伯爵道。你不知。外邊飄雪花兒哩。好不寒冷。昨日家去。雞也叫了。今日白扒不起來。不是大官兒去叫。我還睡哩。哥你好漢。還起的早。若是我成不的。隨口即是奉承

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我。怎得個心閒。自從發送他出去了。又亂着接黃太尉。念經。直到如今。今日房下說。你辛苦了。大睡回起去。我又記挂着。翟親家人來討回書。又看着拆棚。二十四日。又要打發韓夥計和小价起身。喪事費勞了人家。親朋罷了。士大夫官員。你不上門。謝謝孝禮也過不去。將前後數事總題五實一虛伯爵道。正是我愁着。哥謝孝這一節。少不的只摘撥謝幾家要緊的。胡亂也罷了。其餘相厚的。若會見告過就是了。誰不知你府上多事。彼此心

照罷。正說着。只見畫童兒拿了兩盞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總爲冷處寫照伯爵取過一盞。拿在手內。見白皓皓鵝脂一般。酥油飄浮在盞內。說道。好東西。滾熱。呷在口裏。香甜美味。那消氣力。幾口就呵沒了。西門慶直待篋丫頭。又教

小周兒替他取耳。把奶子放在桌上。只顧不吃。伯爵道。哥且吃些。不是可惜放冷了。相你清晨吃恁一盞兒。倒也滋補身子。西門慶道。我且不吃。你吃了。停會我吃粥罷。那伯爵得不的一聲。拿在手中。又一吸而盡。西門慶取耳畢。又叫小周兒拿木滾子滾身上。行按摩道引之術。伯爵問道。哥滾着身子也通泰自在麼。西門慶道。不瞞你說。像我晚夕身上。常發酸起來。腰背疼痛。不着這般按摩。通了不得。映死期用筆總是草蛇灰線。山漸而入。切須學之。伯爵道。你這胖大身子。日

逐吃了這等厚味。豈無痰火。西門慶道。任後溪常說。老先生雖故身體魁偉。而虛之太極。送了我一罐兒。白補延齡丹。說是林真人合與聖上吃的。好引證教我用人乳常清晨服。我這兩日心上亂也。還不會吃。你們只說我身邊

人多。終日有此事。自從他死了。誰有甚麼心緒。理論此事。總爲死期一引正說着。只見韓道國進來作揖坐下。說剛纔各家都來會了。船已僱下。准在二十四日起身。西門慶分付夥計。攢下帳目。兌了銀子。明日打包。因問兩邊鋪子裏

賣下多少銀兩。韓道國道。共湊六千餘兩。西門慶道。兌二千兩一包。着崔本往湖州買紬子去。記明那四千兩你與來保往松江販布。記明過年趕頭水船來。你每人先拿五兩銀子。家中收拾行李去。韓道國道。又一件小人身

從鄆王府要正身上直。不納官錢。如何處。西門慶道。怎的不納官錢。相來保一般。也當鄆王差事。他每月只納三錢銀子。韓道國道。官保兒那個。虧了太師老爺。那邊文書上註過去。便不敢纏擾。小人乃是祖役。還要勾當不了。西門慶道。既是如此。你寫個揭帖。我央任後溪到府中替你和王奉承說。把你名字註銷。常遠納官錢罷。須知使道王府官身以便與來保保成一夥時中結親等事。今不爲之開除。則將來財豈能遠遁哉。王府中亦來尋之矣。故此處順筆。卽爲開除。其苦心。誰知之。你每月只委人打米就是了。韓夥計作揖謝了。伯爵道。哥你替他處了這件事。他就去也放心。用伯爵口。中明點。少頃。小周滾畢身上。西門慶往後邊梳頭去了。分付打發小周子吃點心。良久。西門慶出來。頭帶白絨忠靖冠。身穿絨氈。實了小周三錢銀子。又使王經請你溫師父來。不一時。溫秀才峨冠博帶而至。叙禮已畢。左右放桌兒。拿粥來。伯爵與溫秀才上坐。西門慶關席。韓道國打橫。西門慶分付來安兒。再取一盞粥。一雙快兒。請姐夫來吃粥。不一時。陳敬濟來到。頭戴孝巾。細身穿白紬道袍。細與伯爵等作揖。打橫坐下。須臾吃了粥。收下家伙去。韓道國起身去了。西門慶因問溫秀才。書寫了不曾。溫秀才道。學生已寫稿在此。與老先生看過。方可騰真。一面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其書曰。

大碩德柱國雲峰老親丈大人先生臺下。自從京邸邂逅。不覺遠越光儀。倏忽半載。生不幸閨人不祿。特蒙親家遠致賻儀。兼領誨教。足見爲我之深且厚也。感刻無盡。而終身不能忘矣。但恐一時官守責成。有所疎陋之處。企仰門牆。有負薦拔耳。又賴在老爺鈞前。常爲錦覆。則生始終蒙恩之處。皆親家所賜也。今因便鴻。謹候起居。不勝馳戀。伏惟亮照。不宣。外具揚州縐紗汗巾十方。色綾汗巾十方。揀金挑牙二十付。烏金酒鍾十個。少將遠意。希笑納。

寓清河養生西門慶端肅書復

西門慶看畢。卽令陳敬濟書房內取出人事來。同溫秀才封了。將書謄寫錦箋。彌封停當。印了圖書。細密總爲後文泄機作映。外又封五兩白銀。與下書人王玉。不在話下。一回見雪下的大了。西門慶留下溫秀才。在書房中賞雪。揩抹桌兒。拿土案酒來。只見有人在暖簾外探頭兒。西門慶問是誰。王經說是鄭春。西門慶叫他進來。那鄭春手內拿着兩個盒兒。舉的高高的。跪在當面上。頭又闞着個小描金方盒兒。西門慶問是甚麼。鄭春道。小的姐姐月姐。知道昨

日爹與六娘念經。辛苦了。沒甚麼。送這兩盒兒茶食兒來。與爹賞人。與桂姐銀兒作用不

酥油泡螺兒。特刺鄭春道。此是月姐親手揀的。知道爹好吃此物。敬來孝順爹。西門慶道。昨日多謝你家送茶。今

日你月姐費心。又送這個來。伯爵道。好呀。拿過來。我正要嘗嘗。死了我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如今又是一個女

兒。會揀了。便說着所以云先捏了一個。放在口內。又去捏一個。遞與溫秀才。說道。老先生。你也嘗嘗。吃了牙老重

生。抽胎換骨。眼見希奇物。勝活十年人。亦趣溫秀才呷在口內。入口而化。說道。此物出於西域。非人間可有。沃

肺融心。實上方之佳味。西門慶又問那小盒兒內。是甚麼。鄭春悄悄跪在西門慶跟前。遞上盒兒。說此是月姐拈

與爹的物事。又與桂姐西門慶把盒子放在膝蓋兒上。揭開纔待觀看。早被伯爵一手攔過去。打開是一方迴紋錦

同心方勝挑紅綾汗巾兒。裏面裹着一包親口磕的瓜仁兒。伯爵把汗巾兒掠與西門慶。將瓜仁兩把。啣在口裏

都吃下。比及西門慶用手奪時。只剩下沒多些兒。便罵道。怪狗才。你害饑瘠。饑瘠留些兒。與我見兒。也是人心

伯爵道。我女兒送來。不孝順我。再孝順誰。我兒你尋常吃的。勾了。與曼倩偷酒西門慶道。溫先生在此。我不好罵出

來。你這狗才。忒不相模樣。一面把汗巾收入袖中。分付王經把盒兒搬到後邊去。不一時。杯盤羅列。篩上酒來。是

天纔吃了一巡酒。玳安兒來說。李智黃四關了銀子。送銀子來了。西門慶問多少。玳安道。他說一千兩。餘者再一

限送來。伯爵道。你看這兩個天殺的。他連我也瞞了。便罵不對我說。噴道。他昨日你這里念經。他也不來。原來往

東平府關銀子去了。你今收了。也少要發銀子出去了。這兩個光棍。他攬的人家債多了。只怕往後後手不接。昨

日北邊徐內相。發恨要親往東平府自家擡銀子去。只怕他老牛種嘴。種了去。却不難為哥的本錢。便打西門慶

道。我不怕他。我不管甚麼。徐內相。李內相。好不好。把他小厮提在監裏。坐着。不怕他不與我銀子。又為伯爵後文

面教陳敬濟。你拿天平出去。收兌了他的。就是了。我不出去罷。良久。陳敬濟走來回話。說銀子已兌足一千兩。交

入後邊大娘收了。黃四說。還要請爹出去。說句話兒。西門慶道。你只說我陪着人坐着哩。左右他只要搗合同。教

他過了二十四日來罷。敬濟道。不是。他說有椿事兒。要央煩爹。西門慶道。甚麼事。等我出去。一面走到廳上。那黃

四磕頭起來說銀子一千兩。姐夫收了。餘者下單找還。小人有一椿事兒。央煩老爹說着。磕在地下。哭了。西門慶拉起來道。端的有甚麼事。你說來。黃四這小的。外父孫清。搭了個夥計。馮二在東昌府販綿花。不想馮二有個兒子。馮淮。不守本分。要便鎖了門。出去宿娼。那日把綿花不見了。兩大包。被小人丈人說了兩句。馮二將他兒子打了兩下。他兒子就和俺小舅子孫文相。厮打起來。把孫文相牙打落了一個。他亦把頭磕傷。被客夥中解勸開了。不想他兒子到家。遲了半月。被傷風身死。如何便傷風。明係打傷身死矣。他丈人是河西有名土豪。豪白五。黃四有丈人馮二。亦有丈人白五。喚黃四求情。開寫來。便使倚。問雷老爹。又伺候皇船。不得閑。轉委本府童推官。問白家。在童推官處。使了錢。白物兌銅。自是一類。教隣見人供狀。說小人在旁喝聲來。如今童推官行牌來。提俺丈人。因他丈人要。俺丈人妙。望乞老爹千萬垂憐。討封書對雷老爹說。寧可監幾日。抽上文書去。還見雷老爹問。就有生路了。他兩人厮打。委的不關小人事。又係歇後身死。出於保辜限外。先是他父馮二打來。何必獨賴孫文相一人身上。可知一千兩。爲此來還。西門慶看了說帖。寫着東昌府現監犯人孫清。孫文相乞青目。因說雷兵備。前日在我這里吃酒。我只會了一面。又不甚相熟。我怎好寫書與他。黃四就跪下。哭哭啼啼哀告說。老爹若不可憐見。小的丈人子父兩個。就都是死數了。如今隨孫文相出去罷了。只是分豁小人外父出來。就是老爹莫大之恩。小人外父。今年六十歲。家下無人。冬寒時月。再放在監裏。就死罷了。西門慶沈吟良久。說也罷。我轉央鈔關錢。老爹和他說說去。因錢轉與黃白。解事寫來一笑。與他是同年。都是壬辰進士。黃四又磕下頭。去向袖中取出一百石白米帖兒。遞與西門慶。腰裏就解兩封銀子來。西門慶不接。說道。我那里要你這行錢。黃四道。老爹不稀罕。謝錢老爹也是一般。西門慶道。不打緊。事成我買禮謝他。正說着。只見應伯爵從角門首出來。說哥休替黃四哥說人情。他閒時不燒香。忙時抱佛腳。出缺。昨日哥這里念經連茶兒也不送。也不來走走兒。今日還來說人情。小人不快。便有許多。那黃四便與伯爵唱喏。說道。好二叔。你老人家殺人哩。我因這件事。整走了這半月。誰得閒來。昨日又去府裏領這銀子。今日一來交銀子。就央說此事。救俺丈人。老爹再三不肯收。這禮物。還是不下。願小人伯爵看

見一百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因問哥你替他去說不說。西門慶道：我與雷兵備不熟。如今要轉央鈔關錢主政替他說去。到明日我買分禮謝老錢就是了。又收他禮做甚麼。伯爵道：哥你這等就不是了。難道他來說人情。哥你到賠出禮去謝人也無此道理。你不收恰似嫌少的一般。你依我收下。雖你不稀罕。明日謝錢公也是一般。黃四哥在這裏聽着。看你外父和你小舅子造化。這一回求了書去。難得兩個都沒事出來。你老爹他恆是不稀罕你錢。你在院裏老實。大大擺一席酒。請俺們要一日就是了。總是爲辯頭黃四道：二叔你老人家費心。小人擺酒不消說。還叫俺丈人買禮來磕頭酬謝你老人家。亦明不瞞說。我爲他爺兒兩個這一場事。晝外替他走跳。還尋不出個門路來。老爹再不可憐。怎了。伯爵道：傻瓜你攪着他女兒。你不替他上緊。誰上緊。黃四道：房下在家。只是哭。西門慶被伯爵說着。把禮帖收了。說禮物還令他拿回去。黃四道：你老人家沒見好大事。這般多計較。就往外走。伯爵道：你過來。我和你說。你書幾時要。黃四道：如今緊等着救命。她亦不緊等着望老爹今日寫了書。差下人。明早我使小兒同去走遭。不知差那位大官兒去。我會他會。西門慶道：我就替你寫書。因叫過玳安來分付。你明日就同黃大官一路去。那黃四見了玳安。辭西門慶出門。走到門首。問玳安要盛銀子的搭連。玳安進入後邊。月娘房裏正與玉簫小玉裁衣裳。見玳安站着等搭連。玉簫道：使着手不得閒騰。教他明日來與他就是了。玳安道：黃四等緊着。明日早起身東昌府去。不得來了。你騰騰與他罷。月娘便說：你拿與他就是了。只教人家等着。玉簫道：銀子還在牀地平上。掠着不是。走到裏間。把銀子往牀上只一倒。掠出搭連來。說拿了去。任因根子。那個吃了他這條搭連。只顧立可螞蝗的要。總爲後嬌兒盜財作玳安道：人家不要。那個好來取的。於是拿了出去。走到儀門首。還抖出三兩一塊麻姑頭銀子來。總爲不說處作引原來紙包破了。怎禁玉簫使性子。那一倒。漏下一塊在搭連底內。玳安道：且喜得我拾個白財。於是褪入袖中。寫出到前邊遞與黃四。約會下明早起身。且說西門慶回到書房中。即時教溫秀才修了書。付與玳安不題。一面觀那門外下雪。收了一語紛紛揚揚。猶如風飄柳絮。亂舞梨花。相似西門慶另打開一罈雙料麻姑酒。教春鴻用布甌篩上來。鄭春在傍彈箏低唱。西門慶令他唱一套柳底風微。春梅將放矣

正唱着。只見琴童進來說。韓大叔叔小的拿了這個帖兒與爹瞧。西門慶看了分付你就拿往門外任醫官家。替他說說去。央他明日到府中承奉處替他說說。註銷差事。琴童道。今日晚了。小的明早去罷。西門慶道。明早去也罷。不一時。來安兒用方盒拿了八碗下飯。又是兩大盤玫瑰鵝油盪麵蒸餅。連陳敬濟共四人吃了。西門慶教王經拿盤兒。拿兩碗下飯。一盤點心。與鄭春吃。又賞了他兩大鍾酒。鄭春跪稟。小的吃不了的。伯爵道。傻孩子。冷呵呵的你爹賞你不吃。你哥他怎的吃來。鄭春道。小的哥吃的小的本吃不了的。伯爵道。你只吃一鍾罷。那一鍾我教王經替你吃罷。王經說道。二爹小的也吃不了的。伯爵道。你這傻孩兒。你就替他吃些兒也罷。休說一個大分上。自右長者賜。少者不敢辭。一面站起來說。我好歹教你吃這一杯。那王經捏着鼻子。一吸而飲。西門慶道。怪狗才。小行貨子。他吃不了的。只恁奈何他。映還剩下半盞。應伯爵教春鴻替他吃了。就要令他上來唱南曲。西門慶道。咱每和溫老先兒行個令。飲酒之時。教他唱。便有趣。於是教王經取過骰盆兒。就是溫老先兒先起。溫秀才道。學生豈敢僭。還從應老翁來。因問老翁算號。伯爵道。在下號。南坡。伯爵自此纔出夫白嚼入肚。非南坡不能消此故寫作一笑。西門慶戲道。老先生。你不知他孤老多。到晚夕。桶子掇出來。不敢在左近。倒恐怕街坊人罵教丫頭直掇到大南首縣倉牆底下。那里潑去。因起號。叫做南潑。又明點趣意。溫秀才笑道。此坡字不同。那潑字乃點水邊之發。這坡字。却是土字傍邊着個皮字。西門慶道。老先生。倒猜得着他娘子。鎮日着皮子纏着哩。是山東聲口。溫秀才笑道。豈有此說。伯爵道。葵軒。你不知道。他自來有些快傷叔人家。溫秀才道。自古言不褻不笑。伯爵道。老先生。悞了咱們行令。只顧和他說甚麼。他快尿口。傷人南坡曰。你就在手。不勞謙遜。溫秀才道。擲出幾點。不拘詩詞歌賦。要個雪字。就照依點數兒。說過來。飲一小杯。說不過來。吃一大盞。溫秀才擲了個么點。說道。學生有了。雪殘鷓鴣亦多時。映秋傳書信。推過去。該應伯爵行。擲出個五點來。伯爵想了半日。想不起來。說逼我老人家命也。良久說道。可怎的也有了。說道。雪裏梅花。雪裏開。好不好。春梅。溫秀才道。南老說差了。犯了兩個雪字。頭上多了一個雪字。伯爵道。頭上只。小雪後來。大雪來了。映後又却是時掃雪。欲動。前文將此回文字直與掃雪一詞對針一撮可。如此書上半部全是照下。半部全是映上也。西門慶道。這狗才單管胡說。教王經斟上大鍾。春鴻拍手唱南曲。駐馬聽。

寒夜無茶。走向前村覓店家。這雪輕飄僧舍。密洒歌樓。遙阻歸槎。江邊乘興探梅花。開闢府等
候久矣庭中歡賞燒銀蠟。一望無涯。有似灞橋柳絮。滿天飛下。此詞單
爲春梅

伯爵纔待拿起酒來吃。只見來安兒後邊拿了幾碟果食。內有一碟酥油泡螺。又一碟黑黑的團兒。用橘葉裹着。

是伯爵
眼中伯爵拈將起來。聞着噴鼻香。吃到口猶如飴蜜。細甜美味。不知甚物。西門慶道：你猜。伯爵道：莫非是糖肥

皂。西門慶笑道：糖肥皂那有這等好。伯爵道：待要說是梅酥丸裏面。又有核兒。西門慶道：狗才過來。我說與你

罷。你做夢也夢不着。是昨日小价杭州船上捎來名喚做衣梅。可知春
梅消息都是各樣藥料。用蜜煉製過。滾在楊梅上。

外用薄荷橘葉包裹。纔有這般美味。每日清晨嚼一枚在口內。生津補肺。去惡味。煞痰火。解酒尅食。比梅酥丸更

妙。伯爵道：你不說。我怎的曉得。因說溫老先生。咱再吃個兒。教王經拿張紙兒來。我包兩丸兒到家。捎與你二娘

吃。又是歸遺
細君遺風又拿了泡螺兒來。問鄭春：這泡螺兒。果然是你家月姐親手揀的。鄭春跪下說：二爹。莫不小的。敢說謊

不知月姐費了多少心。只揀了這幾個兒來。孝順爹。伯爵道：可也虧他。上頭紋溜。就像螺紋兒一般。粉紅純白兩

樣兒。出點西門慶道：我兒。此物不免使我傷心。惟有死了的六娘。他會揀。他沒了。已爲
夢因如今家中。誰會弄他。伯爵道：

我頭裏不說的。我愁甚麼。死了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孝順我。如今又鑽出個女兒兒來。揀了。偏你也會尋尋的。都

是妙人兒。奉承處自
足迷人西門慶笑的兩眼沒縫兒。趕着伯爵打。說：你這狗才。單管只胡說。溫秀才道：二位老先生。可謂

厚之至極。伯爵道：老先生。你不知。他是你小姪人家。西門慶道：我是他家二十年舊孤老。陳敬濟見二人犯言。就

起身走了。那溫秀才只是掩口而笑。須臾。伯爵食過大鍾。次該西門慶擲骰兒。於是擲出個七點來。想了半日。說

我說香羅帶上一句唱。東君去意切。是死朝
將近梨花似雪。是夢
因伯爵道：你說差了。此在第九個字上了。且吃一大鍾。於

是流沿兒斟了一銀盞花鍾。放在西門慶面前。教春鴻唱。說道：我的兒。你肚子裏囊核解板兒。能有幾句。春鴻又

拍手唱了一個。看看飲酒至昏。掌燭上來。西門慶飲過。伯爵道：姐夫不在。溫老先生。你還該完令。溫秀才拿起骰

兒。擲出個么點。想了想。見壁上挂着一幅吊屏。泥金書一聯。風飄弱柳。平橋晚雪。點寒梅。小院春。總是爲春梅發動
又是點明春意

就說了末後一句。伯爵道：「不算不算，不是你心上發出來的，該吃一大鍾春鴻樹上。那溫秀才不勝酒力，坐在椅上，只顧打盹，起來告辭。伯爵還要留他，西門慶道：『罷罷，老先生他斯文人，吃不的，令畫童兒，你好好送你溫師父那邊歇去。』溫秀才得不得的一聲，作別去了。伯爵道：『今日葵軒不濟，吃了多少酒兒就醉了。於是又飲了多時，伯爵起身說：『地下滑，我也酒勾了。』因說哥，明日你早教我安替他下書去。』西門慶道：『你不見我交與他書，明日早去了。伯爵撇開簾子，見天陰，地下滑，旋要了個燈籠，和鄭春一路去。西門慶又與了鄭春五錢銀子，盒內回了一罐衣梅，捎與他姐姐鄭月兒吃。臨出門，西門慶因戲伯爵，你哥兒兩個好好去，伯爵道：『你多說話，父子上由各人努力，好不好。我如今就和鄭月兒那小淫婦兒，容話去說着，琴童送出門去了。西門慶看收了家伙，扶着來安兒打燈籠，入角門，從潘金蓮門首過，見角門關着，悄悄就往李瓶兒裏來彈了彈門。妙便不與向日揚揚，直入窠來令人一笑。續春開了門，來安就出去了。西門慶進入明間，見李瓶兒影就問供養了羹飯不曾。如意兒就出來應道：『剛纔我和姐供養了。西門慶椅上坐了，迎春拿茶來吃了。西門慶令他解衣帶，如意兒就知他在這房裏歇，連忙收拾床鋪，用湯婆熨的被窩，暖洞洞的。是無人睡名。打發他歇下，綉春把角門關了，都在明間地平上支着板凳，打鋪睡下。西門慶要茶吃，兩個已知科範，連忙攛撥爛子進去。西門慶道：『你須用心伏侍我，我看顧你，便與六娘一樣。』老婆沒的說，將天比地，折殺奴婢，奴婢前說男子漢已沒了，爹不嫌醜陋，早晚只看奴婢一眼兒就勾了。西門慶遂問你年紀多少。老婆道：『我今年屬兔的，三十一歲了。西門慶道：『你原來小我一歲。』見他會說話兒，心下甚喜。早晨起來，老婆伏侍，拿鞋襪，打發梳洗，極盡懇懃，把迎春繡春打靠後。一句使打狗，關門時一哭。又問西門慶討葱白袖子，做披襖子，與娘穿孝。西門慶一一許他，就教小廝鋪子裏，拿三疋葱白袖來，你們一家裁一件，瞞着月娘，背地銀錢衣服首飾，甚麼不與他。次日潘金蓮就打聽得知，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大姐，你不說他幾句，賊沒廉恥貨，昨日悄悄釣到那邊房裏，與老婆歇了一夜，餓眼見瓜皮，甚麼行貨子，好的歹的攪搭下，不明不暗，到明日弄出個孩子來，算誰的心。』又相來旺兒媳婦子。又是心事，可知此日，兩件皆故意事也。往後教他上願上臉，甚麼張致。月娘道：『你們只要裁派教我說，他要了死了的媳

婦子你們背地都做好人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我如今又做傻子哩。你們說只顧和他說。我是不管你這閑帳。
已恨金蓮矣。金蓮見月娘這般說。一聲兒不言語。走回房去了。西門慶早起。見天晴了。打發玳安往錢主事家下書去。

了。往衙門回來。平安兒來稟。霍爹人來討書。西門慶打發書與他。因問那人。你怎的昨日不來取。那人說。小的又往巡撫侯爺那裏下書來。擔閣了兩日。說畢。領書出門。西門慶吃了飯。就過對門房子裏看着兌銀。打包。寫書帳。

二十四日。燒紙打發韓夥計。崔本并後生。榮海。胡秀五人。起身往南邊去。送財出門矣。寫了一封書。捐與苗小湖。便有

情可。就謝他重禮。看看過了二十五。西門慶謝畢。孝一日早晨。在上房吃了飯坐的。月娘便說。這出月初一日。是喬親家長姐生日。傷心。咱也還買分禮兒送去了。常言先親後不改。莫因咱家孩兒沒了。就斷禮不送了。西門慶道。怎的不送。於是分付來興買四盒禮。又是一套粧花緞子衣服。兩方銷金汗巾。一盒花翠寫帖兒。叫王經送了去。這西門慶分付畢。就往花園藏春閣書房中坐的。只見玳安下了書回來。回話說。錢老爹見了爹的帖子。隨即寫書差了一吏同小的和黃四兒子到東昌府兵備道。下與雷老爹。有錢何所不到。雷老爹旋行牌。問童推官催文書。連犯人提上去。從新問理。連他家兒子孫文相都開出來。只追了十兩燒埋錢。問了個不應。罪名杖七十。罰贖。他又到鈔關上。回了錢老爹話。討了回帖纔來了。西門慶見玳安用心。大喜。拆開回帖觀看。原來雷兵備回錢主事帖子。都在裏面上寫道。

來諭悉已處分。但馮二已曾責子在先。何況與孫文相忿毆。彼此俱傷。歇後身死。又在保辜限外。問之抵命。難以平允。量追燒埋錢十兩。給與馮二。相應發落。謹此回覆。
年侍生雷啓元再拜

西門慶看了歡喜。因問黃四。鼻子在那里。玳安道。他出來都往家去了。明日同黃四來與爹磕頭。黃四丈人與了小的。一兩銀子。西門慶分付。置鞋脚穿。玳安磕頭而出。西門慶就倒在牀炕上。睡着了。王經在桌上小窠內。炷了香。悄悄出來了。良久。忽聽有人掀的簾兒。响。只見李瓶兒。恭敬地進來。身穿縐紫衫。白絹裙。亂挽烏雲。黃幪幪。面容是耶非耶。向牀前叫道。我的哥哥。你在這里睡哩。奴來見你一面。我被那厮告了一狀。把我監在獄中。血水淋漓。與

寫來恰是

是耶非耶

寫來恰是

寫來恰是

穢污在一處整受了這些時苦。昨日蒙你堂上說了人情，滅我三等之罪。那厮再三不肯發恨，還要告了來拿你。既有人皆可滅他人之罪，又焉能拿他，這得恍惚騰騰。我待要不來對你說，誠恐你早晚暗遭毒手。我今尋安身之處去也。你須防範他。沒事，少要在外吃夜酒，往那去。早早來家。千萬牢記奴言，休要忘了。說畢，二人抱頭而哭。西門慶便問姐姐：你往那去？人對我說：李瓶兒頓脫撒手，却是南柯一夢。西門慶從睡夢中直哭醒來，花落土埋香不見，鏡空鸞影夢初醒。但見簾影射人，正當日午，絲不的心中痛切，正是

殘雪初晴照紙窗，地爐灰燼冷侵牀。個中邂逅相思夢，風撲梅花斗帳香。

不想早辰送了喬親家禮，喬大戶娘子使了喬通來送請帖兒，請月娘衆姊妹。小厮說：爹在書房中睡哩，都不敢來問。月娘在後邊管待喬通。瓶兒在潘金蓮說：拿帖兒等我問他去。於是驀地推開書房門，見西門慶搖着他，就坐在旁邊，說我的兒，獨自個自言自語。在這裏做甚麼，噴道不見你，原來在這裏好睡也。一面說話，一面看着西門慶，因問你的眼怎生揉的恁紅紅的。語語西門慶道：想是我控着頭睡來，金蓮道：到只像哭的一般。語語西門慶道：怪奴才，我平白怎的哭。金蓮道：只怕你一時想起甚心上人兒來。語語西門慶道：沒的胡說，有甚心上人，心下人。金蓮道：李瓶兒是心上的奶子，是心下的俺們，是心外的人，入不上數。語語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又亂說白道起來。因問我和你說正經話，那日李大姐裝擲，你們替他穿了甚麼衣服，在身底下來。金蓮道：你問怎的。妙西門慶道：不怎的。我問聲兒。妙金蓮道：你問必有緣故。上面穿兩套遍地金緞子衣服，底下是白綾襖，黃紬裙。貼身是紫綾小襖，白絹裙，大紅小衣。西門慶點了點頭兒。妙金蓮道：我做獸醫二十年，猜不着驢肚裏病，你不想他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纔方夢見他來。金蓮道：夢是心頭想，噴嚏鼻子癢，饒他死了，你還這等念他。像俺們都是可不着你心的人。到明日死了，苦惱也沒那人想。雖是妬語，又明發後文。西門慶道：你偏有這些賊嘴賊舌的。金蓮道：我的兒，老娘猜不着你那黃貓黑尾的心兒，兩個掉了一回嘴。西門慶見他頭上戴金赤虎，分心入瓶兒進門，奇絕香雲上圍着翠梅花，鈿兒後髻上珠兒錯落，正是見物懷人心酸意懶，忽見來安兒隔簾說：應二爹來了。西門慶

道請進來。慌的婦人沒口子叫來安兒賊囚。且不要叫他進來。等我出去。着來安兒道：進來了，在小院內。婦人道：還不去教他躲躲兒。那來安兒走去說：二爹，且閃閃兒。有人在屋裏。這伯爵便走到松牖傍邊，看雪場竹子。又映雪情

雪隱鶯鷺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伯爵進來，見西門慶唱喏坐下。西門慶道：你連日怎的不來。伯爵道：哥惱的我要不的在這里。西門慶問道：又怎的惱。你告我說。伯爵道：緊自家中沒錢。昨日俺房下那個平白又桶出個孩兒來。白日裏還好撓撓，半夜三更房下又七痛八病，少不得扒起來，收拾草紙被褥，叫老娘去。打緊應保又被俺家兒使了往莊子上馱草去了。百忙擱不着個人。我自家打燈籠，叫了巷口鄧老娘來，及至進門，養下來了。西門慶問養個甚麼。伯爵道：養了個小厮，刺入西門慶罵道：傻狗才生了兒子倒不好，如何反惱。是春花兒那奴才生的。伯爵笑道：是你春姨。西門慶道：那賊狗撥腿的奴才，誰教你要他來。叫叫老娘還抱怨。伯爵道：哥，你不知冬寒時月，比不的你們有錢的人家。又有偌大前程，生個兒子，錦上添花，花更喜歡。刺入西門慶俺們連自家還多着個影兒哩。要他做甚麼。家中一窩子人口，要吃穿，巴劫的魂也沒了。應保逐日該操，當他的差事去了。家兄那里是不管的大小，小女便打發出去了。天理在頭上，多虧了哥，你眼見的這第二個孩兒又大了。交年便是十三歲。未曾嫁女又學生兒人生百年向平願未有不在鬼門關中可歎昨日媒人來討帖兒。我說早哩。你且去着緊自焦的魂也沒了。猛可半夜又鑽出這個孽障來。那黑天摸地那里活變錢去。房下見我抱怨，沒奈何，把他一根銀簪兒與了老娘去了。明日洗三，嚷的人家知道了。到滿月拿甚麼使。到那日我也不在家。信信拖拖，到那寺院裏，且住幾日去罷。西門慶笑道：你去了，好了，和尚來趕熱被窩兒。你這狗才到底占小便宜。兒又笑了一回。那應伯爵故意把嘴谷都着，不做聲。一路白描曲盡借債人心事西門慶道：我的兒，不要惱。你用多少銀子。對我說。等我與你處。伯爵道：有甚多少。西門慶道：也勾你攪纏是的。到其間不勾了。又拿衣服當去。伯爵道：哥若肯下願，二十兩銀子就勾了我寫個符兒在此。袖中禪語豈臨時可得費煩的哥多了。不好開口的。自作也不敢填數兒。隨哥

尊意便了。西門慶也不接他文約，說沒的扯淡。朋友家什麼符兒正說着，只見來安兒拿茶進來。西門慶叫小廝你放下盞兒。喚王經來。不一時，王經來到。西門慶分付你往後邊，對你大娘說。我裏間牀背閣上，有前日巡按宋老爹擺酒兩封銀子，拿一封來。王經應諾不多時，拿了銀子來。西門慶就遞與應伯爵，說這封五十兩，你都拿了使去。原封未動，你打開看看。伯爵道：忒多了。西門慶道：多的你收着。眼下你二令愛也大了，你可也替他做些鞋脚衣裳。到滿月也好看。又爲葛翠屏嫁時作伏伯爵道：哥說的是。將銀子拆開，都是兩司各府傾就分資，三兩一錠，松紋足色。滿心歡喜，連忙打恭致謝。說道：哥的盛情，誰肯真個不收符兒。西門慶道：傻孩兒，誰和你一般計較。左右，我是你老爺老娘家，不然，你但有事，就來纏我。這孩子也不是你的孩子，自是咱兩個分養的。實和你說過了。滿月把春花兒那奴才叫了來，且答應我些時兒。只當利錢不算罷。伯爵道：你春姨這兩日瘦的像你娘那樣哩。兩個戲了一回。伯爵因問黃四丈人，那事怎樣了。西門慶說：錢龍野書到，雷兵備旋行牌，提了犯人上去。從新問理，把孫文相父子兩個都開出來，只認了十兩燒埋錢。伯爵道：造化他了。他就點着燈兒，那里尋這人情去。你不受他的乾，不受他的濕，然你不稀罕，留送錢大人也好。別要饒了他，教他好歹擺一席大酒，裏邊請俺們坐一坐。你不說，等我和他說。饒了他小舅一個死罪，當別的小可事兒。這里說話不題。且說月娘在上房，只見孟玉樓走來，說他兄弟孟銳，不久又起身往川廣販雜貨去。今來辭辭他爹。在我屋裏坐着哩。又爲嚴州伏線，總此書一看，破自瓶兒進門日，便都是冰冷之筆，令人不耐看也。他在那里，姐姐使個小廝對他說聲兒。月娘道：他在花園書房，和應二坐着哩。又說請他爹哩。頭裏潘六姐到請的好，喬通送帖兒來，等着討個話兒。到明日咱們好去不去。我便把喬通留下，打發吃茶。長等短等不見來，熬的喬通也去了。半日，只見他從前邊走將來，教我問他，他對他說了不曾。他沒的話回，只嘆了一聲。我就忘了。帖子還袖在袖子裏。原來是恁個沒尾巴行貨子。不知前頭幹甚麼營生。那半日纔進來，恰好還不會說。吃我訂了兩句，往前去了。補寫少頃，來安進來。月娘使他請西門慶說。孟二舅來了。西門慶便起身，留伯爵你休去了。我就來走到後邊。月娘先把喬家送帖來，說了。西門慶說：那日只你一人去罷。熱孝在身，莫不一家子都出來。可月娘說他

孟二舅來辭辭你。一兩日就起身往川廣去。在三姐屋裏坐着哩。又問頭裏你要那封銀子與誰。月娘亦恨無微不算西門慶道。應二哥房裏春花兒。昨晚生了個兒子。問我借幾兩銀子使。告我說。他第二個女兒又大。愁的要不的。月娘道。好好他恁大年紀也。纔見這個孩子。應二嫂不知怎的喜歡哩。直刺西門到明日咱也少不的送些粥米兒與他。西門慶道。這個不消說。到滿月不要饒花子。奈何他好歹發帖兒。請你們往他家走走。去就瞧瞧。春花兒怎麼模樣。月娘笑道。左右和你家一般樣兒。也有鼻兒。也有眼兒。莫不差別些兒。一面使來安請孟二舅來。不一時孟玉樓同他兄弟來拜見。叙禮已畢。西門慶陪他叙了回話。讓至前邊書房內。與伯爵相見。分付小廝看菜兒。放奠兒。篩酒上來。三人飲酒。西門慶教再取雙鍾筯對門請溫師父。陪你二舅坐。來安不一時回說。溫師父不在。望倪師父去了。前已伏線西門慶說。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敬濟來。與二舅見了禮。打橫坐下。必令敬濟西門慶問二舅幾時起身。去多少時。孟銳道。出月初二日准起身。定不的。年歲還到荊州買紙。川廣販香蠟。着緊一二年也不止。販畢貨就來家了。此去從河南陝西漢州去。回來打水路。從峽江荊州那條路來。往回七八千里地。伯爵問二舅。貴庚多少。孟銳道。在下虛度二十六歲。伯爵道。虧你年小小的。曉的這許多江湖道路。似俺們虛老了。只在家裏坐着。須與添換上來。杯盤羅列。孟二舅吃至日。西時分告辭去了。西門慶送了回來。還和伯爵吃了一回。只見買了兩座庫來。西門慶委付陳敬濟裝庫。問月娘尋出李瓶兒兩套錦衣。攬金銀錢紙。裝在庫內。因向伯爵說。今日是他六七不念經。燒座庫兒。伯爵道。好快光陰。嫂子又早沒了個半月了。西門慶道。這出月初五日是他斷七。少不的替他念個經兒。伯爵道。這遭哥念佛經罷了。西門慶道。大房下說。他在時因生小兒。許了些血盆紅懺。許下家中走的兩個女僧。做首座。請幾衆尼僧。替他禮拜幾卷懺兒罷了。說畢。伯爵見天暎。說道。我去罷。只怕你與嫂子燒紙。又深深打恭。說蒙哥厚情。死生難忘。西門慶道。難忘不難忘。我兒。你休推夢裏睡。裏你衆娘到滿月那日。買禮都要去哩。伯爵道。又買禮做甚。我就跟着地。好歹請衆嫂子到寒家光降光降。西門慶道。到那日好歹把春花兒那奴才收拾起來。牽了來我瞧瞧。伯爵道。你春姨他說來。有了。兒子不用着了。你。明說西門慶道。不要慌。我見了那

奴才和他答話，伯爵笑的去。了。西門慶令小廝收了家伙，走到李瓶兒房裏，陳敬濟和玳安已把庫裝封停當。那日，玉皇廟、永福寺、報恩寺都送疏來。一齊結入西門慶看着，迎春擺設羹飯完備，下出匾食來，點上香燭，使繡春請了吳月娘衆人來，西門慶與李瓶兒燒了紙，抬出庫去，教敬濟看着，庫舉火焚化，正是

芳魂料不隨灰死，再結來生未了緣。

第六十九回 應伯爵戲啣玉臂 玳安兒密訪蜂媒

詞曰

鍾情太甚到老也無休歇，月露煙雲都是態。况與玉人明說，軟語叮嚀，柔情婉戀，鏗盡肝腸鐵。歧亭把盞

水流花謝時節，右調翠雲吟半

話說西門慶與李瓶兒燒紙畢，歸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先是應伯爵家送喜麵來，落後黃四領他小舅子孫文相，宰了一口豬，一壘酒，兩隻燒鵝，兩盒菓子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再三不受。黃四打旋磨兒跪着，說蒙老爹活命之恩，舉家感激不淺，無甚孝順，些微薄禮，與老爹賞人，如何不受，推阻了半日。西門慶止受豬酒，留下送你錢老爹罷。黃四道：「既是如此，難爲小一點窮心，無處所盡，只得把羹菓拾回去。」又請問老爹幾時閒暇。小人問了應二叔裏邊，請老爹坐坐。一回正意爲此西門慶道：「你休聽他哄你哩，又費煩你，不如不央我了。」那黃四和他小舅子，千恩萬謝出門去了。到十一月初一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回來，又往李知縣衙內吃酒去。月娘獨自一人，素粧打扮，細坐轎子，往喬大戶家，與長姐做生日，都不在家。到後晌，有庵裏薛姑子，聽見月娘許下他初五日念經拜血盆懺，於是悄悄瞞着三姑子，買了兩盒禮物來，見月娘不在家，李嬌兒、孟玉樓留他吃茶，說大姐往喬親家做生日去了，你須等他來。他還和你說話哩。那薛姑子就坐住了金蓮，想着玉簫，告他說：「玉簫月娘吃了他的符水藥，纔坐了胎氣，又見西門慶把奶子要了，恐怕一時奶子養出孩子來，搶奪了他寵愛。」是必用後身兒於是把薛姑子叫到前邊他房裏，悄悄央薛姑子與他一兩銀子，替他配坐胎氣符藥，不在話下。到晚夕等的月娘回

家留他住了一夜。次日問西門慶討了五兩銀子，經錢寫法與他。這薛姑子就瞞着王姑子、大師父禿到初五日早請了八衆女僧，在花園捲棚內建立道場，諷誦華嚴金剛經咒，禮拜血盆寶懺。晚夕設放焰口施食。那日請了吳大妗子、花大嫂并官客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吃齋。尼僧也不動响器，只敲木魚，擊手磬，念經而已。那日伯爵領了黃四家人具帖，初七日在院中鄭愛月兒家置酒，請西門慶、西門慶看了帖兒，笑道：「我初七日不得閒，張西村家吃生日酒。到是明日空閒，問還有誰？」伯爵道：「再沒人。只請了我與李三相陪哥，又叫了四個女兒唱西廂記。西門慶分付與黃四家人齋吃了，打發回去，改了初六。伯爵便問黃四那日買了分甚麼禮來謝你？」西門慶說如此這般，我不受他的。再三磕頭禮拜，我只受了豬酒，添了兩疋白色紵絲，兩疋京綬，五十兩銀子，謝了龍野錢公了。伯爵道：「哥你不接錢儘勾了。這個是他落得的。」少說四疋尺頭，值三十兩銀子，那二十兩那里尋這分上去，便益了他。救了他父子二人性命。當日坐至晚夕方散。西門慶向伯爵說：「你明日還到這邊。」伯爵說：「我知道，作別去了。」八衆尼僧直亂到一更多方纔道場圓滿，焚燒箱庫散了。至次日，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且說王姑子打聽得知，大清早辰走來說薛姑子攬了經去，要經錢。妙甚明點月娘之心怨，月娘怪他道：「你怎的昨日不來，他說你往王皇親家做生意去了。」王姑子道：「這個就是薛家老淫婦的鬼。」是心他對着我說：「咱家挪了日子。」是誰到初六念經，難道經錢他都拿的去了。一些兒不留。月娘道：「還等到這咱哩，未曾念經，經錢寫法就都找與他了。早是我還與你留下一疋襯錢布在此，教小玉連忙擺了些昨日剩下的齋食與他吃了，把與他一疋藍布，這王姑子口裏喃喃吶吶罵道：「這老淫婦，他印造經，賺了六娘許多銀子。原說這個經兒，咱兩個使，你又獨自掉攬的去了。」寫惡尼正月娘道：「老薛說你接了六娘血盆經五兩銀子，你怎的不替他念。」寫月姐深王姑子道：「他老人家五七時，我在家代了四位師父念了半個月哩。月娘道：「你怎的貴口兒不對我題，你就對我說。我還送些襯施兒與你。」那王姑子便一聲兒不言語，訕訕的坐了一回，往薛姑子家曠去了。觀此知月娘非真好佛，乃明知其假而資為燒香安胎，諱好計請教地耳，婦人中真有此等權詐奸險者。正是

佛會僧尼是一家。

法輪常轉度龍華。

此心常把彌陀念。

枉使金刀剪落花。

却說西門慶從衙門中回來。吃了飯。應伯爵又早到了。益的新緞帽。沈香色。襪粉。底兒靴。四之謝向西門慶聲

賭說。這天也有晌午。好去了。他那裏使人邀了好幾遍了。西門慶道。咱今邀葵軒同走走。去使王經往對過請你

溫師父來。王經去不多時。回說。溫師父不在家。望朋友去了。此為明伏之筆伯爵便說。咱等不的他。秀才家有要沒緊望

朋友。知多咱來。倒沒的悞了。勾當西門慶分付琴童。備黃馬與應二爹騎。伯爵道。我不騎。你依我。省的搖鈴打鼓

為下我。我先走一步兒。你坐轎子慢慢來就是了。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你先行罷。那伯爵舉手先走了。西門慶分付

玳安。琴童。四個排軍。收拾下暖轎。跟隨纔待出門。忽平安兒慌慌張張從外拿着雙帖兒來報說。工部大老爹來

拜。此等章法又壓壓然矣先差了個吏送帖兒。後邊轎子便來也。慌的西門慶分付家中廚下備飯。使來與兒買攢盤點心。伺

候。良久。安郎中來到。西門慶冠冕出迎。安郎中穿着粧花雲鷲補子。員領。起花萌金帶。進門拜畢。分賓主坐定。左

右拿茶上來。茶罷。叙其間闊之情。西門慶道。老先生華擢失賀。心甚缺然。前日蒙賜華札厚儀。生正值喪事匆匆。

未及奉候。起居為歉。安郎中道。學生有失吊問。罪罪。生到京。也曾道達雲峯。未知可有禮到否。文字如曲製盤中西門慶道。

正是。又承翟親家遠勞致賻。安郎中道。四泉已定今歲恭喜。又為引見作絕西門慶道。在下才微任小。豈敢非望。又說老

先生榮擢美差。足展雄才。治河之功。天下所仰。安郎中道。蒙四泉過譽。一介寒儒。辱蔡老先生抬舉。噴噴又說老

利。修理河道。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前者皇船載運花石。拆梁拆橋。所過倒懸。公私困弊之極。繳黃太尉又兼賊盜梗阻。

又入一雖有神輪鬼役之才。亦無如之何矣。此等情節諷國之吏何嘗不知。但以此為口頭。怨望之資。自己撇清罪於上耳。可恨可恨。西門慶道。老先生大才展布。不

日就緒。必大陞擢矣。因問老先生。勅書上有期限否。安郎中道。三年欽限。河工完畢。聖上還要差官來祭謝河神。

說話中間。西門慶令放桌兒。安郎中道。學生實說。還要往黃泰宇那里拜拜去。西門慶道。既如此。少坐片時。教從

者吃些點心。不一時。就是豐盛案酒。一色十六碗下飯。金鍾暖酒。斟來。下人俱有攢盤點心酒肉。安郎中席間只

吃了三鍾。就告辭起身。說學生容日再來請教。西門慶款留不住。送至大門首。上轎而去。回到廳上。解去冠帶。換

了巾幘。止穿紫絨獅補直身。使人問溫師父來了不曾。玳安回說。溫師父尚未回哩。情節明甚有鄭春和黃四叔家來

定兒來邀。在這里半日了。西門慶即出門上轎。左右跟隨。逕往鄭愛月兒家來。比及進院門。架兒們都躲過一邊。先伏只該日掛長兩邊。站立不敢跪接。妙寫得深鄭春與來定兒先通報去了。應伯爵正和李三打雙陸。先插入又

聽見西門慶來。連忙收拾不及。鄭愛月兒愛香兒。戴着海獺臥兔兒。一窩絲杭州纒。打扮的花仙也似。都出來門

首迎接。西門慶下了轎。進入客位內。西門慶分付不消吹打。止住鼓樂。細寫出先是李三黃四。見畢禮數。然後鄭

家鴿子出來拜見了。遙對李三媽纔是愛月兒姊妹兩個磕頭。正面安放兩張交椅。西門慶與應伯爵坐下。李智黃

四與鄭家姊妹打橫。玳安在傍稟問。轎子在這里回了家去。西門慶令排軍和轎子都回去。又分付琴童到家。看

你溫師父來了。拿黃馬接了來。琴童應諾去了。伯爵因問哥怎的這半日纔來。西門慶悉把安郎中來拜。留飯之

事說了一遍。須臾。鄭春拿上茶來。愛香兒捧了一盞。遞與伯爵。愛月兒便遞西門慶。那伯爵連忙用手去接。說我

錯接。只說你遞與我來。白描都為愛月兒道。我遞與你。沒修這樣福來。伯爵道。你看這小淫婦兒。原來只認的他家

漢子。倒把客人不着在意裏。愛月兒笑道。今日輪不着你做客人哩。吃畢茶。須臾。四個唱西廂妓女。都出來與西

門慶磕頭。一一問了姓名。西門慶對黃四說。等住回上來唱。只打鼓兒。不吹打罷。黃四道。小人知道。鴿子怕西門

慶冷。又教鄭春放下暖簾。來火盆內添上許多獸炭。只見幾個青衣圍社。聽見西門慶在鄭家吃酒。走來門首伺

候。探頭舒腦。不敢進去。有認得玳安的。向玳安打恭。央及作成作成。玳安悄悄進來。替他稟問。被西門慶喝了一

聲。嚇的衆人一溜煙走了。與桂姐兩兩相映却是不板不一時。收拾果品案酒上來。正面放兩張桌席。西門慶獨自一

席。伯爵與溫秀才一席。留下溫秀才坐在左首傍邊一席。李三和黃四。右邊是他姊妹二人。端的餚堆異品。花

插金瓶。鄭春鄭春在傍彈唱。纔遞酒安席坐下。只見溫秀才到了。頭戴過橋巾。身穿綠雲衫。穿着處亦進門作揖

四字。妙絕不發一。言是心中有病者伯爵道。老先生何來遲也。留席久矣。溫秀才道。學生有罪。不知老先生呼喚。適往敝同衙處會書

來遲了一步。隱隱說出一書字慌的黃四一面安放鍾筯與伯爵一處坐下。不一時。湯飯上來。兩個小僮兒。彈唱一

回下去。四個妓女。纔上來唱了一摺游藝中原。只見玳安來說。後邊銀姨那裏使了吳會和蠟梅送茶來了。原來

吳銀兒就在鄭家後邊住。止隔一條巷。聽見西門慶在這裏吃酒。故使送茶。西門慶喚入裏面。吳惠蠟梅磕了頭。說銀姐使我送茶來。吃揭開盒兒。斟茶上去。每人一盞。瓜仁香茶。西門慶道。銀姐在家做甚麼哩。蠟梅道。姐兒今日在家沒出門。西門慶吃了茶。賞了他兩個三錢銀子。即令玳安同吳惠。你快請銀姨去。鄭愛月兒急俐便就教鄭春。你也跟了去。好歹纏了銀姨來。他若不來。你就說我到明日。就不和他做夥計了。活寫月兒伶俐。與有二十分。却是冷落。桂姐。爵道。我倒好笑。你兩個是販什麼東西的夥計。溫秀才道。南老好不近人情。自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西門與十弟兄。金瓶月梅樓諸人與諸妓。皆是同聲同氣也。同他做夥計。亦是理之當然。愛月兒道。應花子。你與鄭春他們。都是夥計。當差供唱。都在一處。然則西門亦然也。伯爵道。傻孩子。我是老王八。那咱和你媽相識。你還在肚子裏說笑。中間妓女又上來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西門慶叫上唱鶯鶯的韓家女兒。近前問。你是韓家誰的女兒。愛香兒說。爹你不認的。他是韓金釧姪女兒。小名消愁兒。今年纔十三歲。西門慶道。這孩子到明日。成個好婦人兒。舉止伶俐。又唱的好。又為隔花一戲。遙照。因令他上席遞酒。黃四下湯下飯。極盡殷懃。不一時。吳銀兒來到頭上。戴着白縐紗髮髻。珠子箍兒。翠雲鈿兒。周圍撒一溜小簪兒。上穿白綾對衿襖兒。粧花眉子。下着紗綠潞紬裙。羊皮金滾邊。腳上墨青素緞鞋兒。一路粧梳。寫盡假處。笑嘻嘻進門。向西門慶磕了頭。後與溫才秀等。各位都道了萬福。伯爵道。我倒好笑。來到就教我惹氣。俺們是後娘養的。只認的你爹與他磕頭。望着俺們只一拜。原來你這麗春院小娘兒。這等欺客。我若有五棍兒衙門。定不饒你。與接茶是。一樣花樣。愛月兒叫應花子。好沒羞的孩兒。你行頭不怎麼。光一味好撒。一面安座兒。讓銀姐就在西門慶桌邊坐下。西門慶見他戴着白髮髻。問你戴的誰人孝。吳銀兒道。爹故意又問個兒與娘戴孝。一向了。如此一語。假母女應如此。西門慶一聞與李瓶兒戴孝。不覺滿心歡喜。與他側席坐。兩個說話。須臾。湯飯上來。愛月兒下來與他遞酒。吳銀兒下席。說我還沒見鄭媽哩。細一面走到鴿子房內。見了禮出來。鴿子叫月姐讓銀姐坐。只怕冷。教丫頭燒個火籠來。與銀姐烘手兒。映雪後。隨即添換熱菜上來。吳銀兒在傍。只吃了半個點心。呵了兩口湯。放下筋兒。和西門慶攀話道。娘前日斷七念經來。西門慶道。五七多謝你們茶。吳銀兒道。那日俺們送了些粗茶。倒教爹把

人情回了。又多謝重禮。教媽惶恐的要不的。昨日娘斷七。我會下月姐。和桂姐也要送茶來。又不知宅內念經不念。胡女西門慶道。斷七那日。胡亂請了幾位女僧在家。拜了拜懺。親眷一個都沒請。恐怕費煩。飲酒說話之間。吳

銀兒又問家中大娘衆娘們都好。西門慶道。都好。吳銀兒道。爹乍沒了娘。到房裏孤孤兒的心中。也想麼。點如意却是瓶兒語比桂姐與西門慶道。想是不消說。前日在書房中。白日夢見他哭的我要不的。吳銀兒道。熱突突沒了。可知想哩。伯爵道。你們說的知情話。把俺們只顧早着。不說來遞鍾酒。也唱個兒與俺聽。俺們起身去罷。一路如此起花慌的李三黃

四連忙攬接他姐兒兩個上來遞酒。安下樂器。吳銀兒也上來。三個粉頭一般兒坐在席上。躡着火盆。合着聲兒唱了套中呂粉蝶兒三弄梅花。端的有裂石穿雲之响。唱畢。西門慶向伯爵說。你索落他姐兒三個唱。你也下來酬他一杯兒。伯爵道。不趕緊。死不了人。等我打發他。愛香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汗邪了你這賊花子。胡說亂道的。應伯爵用酒碟。安三個鍾兒說我兒。你們在我手裏吃兩鍾。不吃。望身上只一潑。又是一樣起花愛香道。我今日忌酒。愛

月兒道。你跪着月姨。教我打個嘴巴兒。我纔吃。亦與桂姐不同伯爵道。銀姐。你怎的說。吳銀兒道。二爹。我今日心裏不自在。吃半盞兒罷。是銀兒愛月兒道。花子。你不跪。我一百年也不吃。寫月兒與桂姐不同黃四道。二叔。你不跪。顯的不是趣人。也能

跪着不打罷。與隔花一戲。時又自不同愛月兒道。跪了也不打多。只教我打兩個嘴巴兒罷。伯爵道。溫老先生。又照管秀才你看着。怪小淫婦兒。只顧趕盡殺絕。於是奈何不過。真個直撇兒。跪在地下。那愛月兒輕揎衫袖。欸露春纖。罵道。賊花子。再

可敢無禮。傷犯月姨了。高聲兒答應。你不答應。我也不吃。伯爵無法可處。只得應聲道。再不敢傷犯月姨了。這愛月兒方連打了兩個嘴巴。方纔吃那鍾酒。極力寫月兒却是爲上文與諸妓調笑一總結伯爵起來道。好個沒仁義的小淫婦兒。你也剩一口

兒我吃。把一鍾酒都吃的淨淨兒的。愛月兒道。你跪下等我賞你一鍾吃。於是滿滿斟上一杯。笑望伯爵口裏只

一灌。伯爵未潑反是月姐一灌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使促狹灌撒了我一身。我老實說。只這件衣服。新穿了纔頭一日兒。就污濁

了我的。我問你家漢子。要。點出新衣奇絕細絕笑了一回。各歸席上坐定。看看天晚。掌燭上來。西門慶分付取個骰盆來。先讓

溫秀才。秀才道。豈有此理。還從老先生來。於是西門慶與銀兒。用十二個骰兒搶紅。下邊四個妓女。拿着樂器彈

唱飲過一巡吳銀兒却轉過來與溫秀才伯爵搶紅愛香兒却來西門慶席上遞酒猜枚須臾過去愛月兒近前與西門慶搶紅吳銀兒却往下席遞李三黃四酒一路穿插飲酒原來愛月兒旋往房中新粧打扮出來上着煙裏火迴紋錦對衿襖兒鵝黃杭絹點翠縷金裙粧花膝襖大紅鳳嘴鞋兒海獺臥兔兒燈下越顯的粉濃濃雪白的臉兒正是

芳姿麗質更妖嬈

秋水精神瑞雪標

白玉生香花解語

千金良夜實難消

西門慶見了如何不愛吃了幾鍾酒半酣上來因想着李瓶兒夢中之言少貪在外夜飲綠水一面起身後邊淨手慌的鴛鴦連忙叫丫鬢點燈引到後邊解手出來愛月隨即跟來伺候問道爹今日不家去罷了西門慶道我還去今日一者銀兒在這里不好意思二者我居着官今年考察在邇恐惹是非只是白日來和你坐坐罷了有在兒夢又說前日多謝你泡螺兒你送去了倒惹的我心酸了半日當初止有過世六娘他會揀他死了家中再有誰會揀他凡三點出愛月道揀他不難只是要拿的着禁節兒便好那瓜仁都是我口裏一個個兒磕的說應花子倒搗了好些吃了西門慶道你問那訕臉花子兩把搗去喃了好些只剩下沒多我吃了所為癡心做愛月兒道倒便益了賊花子恰好只孝順了他又說多謝爹的醃梅媽看見吃了一個兒歡喜的要不的他要便痰火發了晚夕咳嗽半夜把人聒死了常時口乾得恁一個在口裏噙着他倒生好些津液我和俺姐姐吃了沒多幾個兒連罐兒他老人家都收在房內早晚吃誰敢動他一絲西門慶道不打緊我明日使小廝再送一罐來你吃愛月又問爹連日會桂姐沒有無痕西門慶道自從孝堂內到如今誰見他來愛月兒道六娘五七他也送茶去來西門慶道他家使李銘送去來愛月道我有句話兒只放在爹心裏西門慶問甚麼話那愛月又想了想說我不說罷愛潤之語若說了顯的姐妹們恰似我背地說他一般不好意思的西門慶道怪小油嘴兒甚麼話說與我不顯出你來就是了兩個正說得入港猛然應伯爵入來大叫一聲你兩個好人兒撇了俺們走在這里說梯已話兒愛月兒道噫好個不得人意怪訕臉花子猛可走來嚇了人恁一跳西門慶罵怪狗才前邊去罷丟的葵軒和銀

姐在那里都往後頭來了。這伯爵一屁股坐在床上。說你拿脰膊來。我且咬口兒我纔去。奇你兩個在這裏儘着頑搗。於是不絲分說。向愛月兒袖口邊。勒出那賽鵝脂雪白的手腕兒來。誇道。我兒。你這兩隻手兒。天生下就是可愛的行貨子。愛月兒道。怪囊刀子的。我不好罵出來。被伯爵拉過來咬了一口走了。咬得老婆怪叫。白罵怪花子。平白進來鬼混人死了。便叫桃花兒。你看他出去了。把衝道子門關上。愛月便把李桂姐。如今又和王三官兒好一節。說與西門慶。怎的有孫寡嘴祝麻子。小張閑架兒子。寬鼎鉞兒。踢行頭白回子。同三人逐標着在他家行走。如今丟開齊香兒。又和秦家玉芝兒打熱。兩下裏使錢。使沒了。將皮襖當了三兩銀子。點皮拿着他娘子兒一副金鐲子。放在李桂姐家。算了一個月歌錢。西門慶聽了。口中罵道。這小淫婦兒。我怎分付休和這小厮纏。他不聽。還對着我賭身發咒。恰好只哄着我。愛月兒道。爹也沒要惱。我說與爹。個門路兒。管情教王三官打了嘴。替爹出氣。西門慶把他摟在懷裏說道。我的兒。有甚門路兒。說與我知道。愛月兒道。我說與爹。休教一人知道。就是應花子也。休對他題。只怕走了風。銀瓶終始映以月桂爭風。却又不在月娘處寫。而以月娘寫之。是章法變動。又為月娘留身分。西門慶道。你告我說。我傻了。肯教人知道。鄭愛月道。王三官娘林太太。今年不上四十歲。生的好不喬樣。描眉畫眼。打扮的狐狸也似。他兒子鎮日在院裏。他專在家只尋外遇。假托在姑姑菴裏打齋。但去就在說媒的文嫂兒家落腳。文嫂兒單管與他做牽頭。只說好風月。我說與爹。到明日遇他。遇兒也不難。又一個巧宗兒。王三官娘子兒。今纔十九歲。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上畫般標致。雙陸棋子都會。三官常不在家。他如同守寡一般。好不氣生氣死。爲他也上了兩三遭吊。救下來了。爹難得先刮刺上了他娘。不愁媳婦兒不是你的。遂及於此月姐西門之惡。無論如王三官豈不殆哉。當下被他一席話兒。說的西門慶心邪意亂。攪着粉頭說。我的親親。你怎的曉的就裏。愛月兒就不說常在他家唱。只說我一個熟人兒。如此這般。和他娘在某處會過一面。也是文嫂兒說合。西門慶問那人是誰。莫不是大街坊張大戶姪兒張二官兒。順手愛月兒道。那個麻着個臉。彈子密縫兩個眼。可不碓殺我罷了。只好蔣家百家奴兒接他。寫出孫倫一個月兒來。掛姐常騙銀兒認女矣。而銀兒終不能奈何他月兒。計以破之。月兒亦有心人哉。西門慶道。我猜不着。端的是誰。愛月兒道。教爹得知了罷。原是梳籠我的一個南人。他

一年來此價買賣兩遭。正經他在裏邊歇不的一兩夜。倒只在外邊常和人家偷猫遞狗。幹此勾當。西門慶聽了見粉頭所事。合着他的板眼。亦發歡喜。說我兒。你既貼戀我心。我每月送三十兩銀子與你媽盤纏。也不消接人了。我遇閒就來愛月兒道。爹。你若有我心時。甚麼三十兩二十兩。隨着掠幾兩銀子與媽。我自恁懶待留人。只是伺候爹罷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決然送三十兩銀子來。話畢。兩個攜手來到席上。吳銀兒和愛香兒正與蔡軒伯爵擲骰猜枚。觥籌交錯。裏在熱鬧處。衆人見西門慶進入。俱立起身來請坐。伯爵道。你也下般的把俺們丟在這里。你纔出來拿酒兒。且扶扶頭着。西門慶道。俺們說句話兒。有甚閒勾當。伯爵道。好話。你兩個原來說梯已話兒。當下伯爵拿大鍾斟上暖酒。衆人陪西門慶吃。四個妓女拿樂器彈唱。玳安在傍說道。轎子來了。西門慶駑了個嘴兒與他。那玳安連忙分付排軍打起燈籠。外邊伺候。西門慶也不坐。陪衆人執杯立飲。分付四個妓女。你再唱個一見妖羞我聽。那韓愁消兒拿起琵琶來。欸放妖聲。拿腔唱道。

一見嬌羞。雨意雲情兩意投。我見他千妖百媚。萬種妖嬌。一捻溫柔。通書先把話兒勾。傳情暗裏秋波溜。記在心頭。心頭未審何時成就。林太太出矣

唱了一個。吳銀兒遞西門慶酒。鄭香兒便遞伯爵。愛月兒奉溫秀才。李智黃四都斟上。四妓女又唱了一個。吃畢。衆人又被此交換。遞了兩轉。妓女又唱了兩個。唱畢。都飲過。一段文與上遞酒作一對西門慶就起身。一面令玳安向書袋內取出大小十一包賞賚來。四個妓女。每人三錢。廚役賞了五錢。吳惠鄭春鄭奉每人三錢。攛掇打茶的。每人二錢。丫頭桃花兒也與了他三錢。俱磕頭謝了。黃四再三不肯收道。應二叔。你老人家說聲。天還早哩。老爹大坐坐。也盡小人之情。如何就要起身。我的月姨。你也留留兒。愛月兒道。我留他。他白不肯坐。西門慶道。你們不知。我明日還有事。一面向黃四作揖道。生受打攪。黃四道。惶恐沒的請老爹來受餓。又不肯久坐。還是小人沒敬心。說着。三個唱的都磕頭。說道。爹到家多頂上大娘和衆娘們。俺們閒了。會了銀姐。往宅內看看大娘去。西門慶道。你們閒了。去坐上一日來。一面掌起燈籠。西門慶下臺。礙鄭家鴛子迎着道。萬福。說道。老爹大坐回兒。慌的就起身。嫌俺家

東西不美口。還有一道米飯兒未曾上哩。細與李西門慶道：「勾了。我明日還要起早。衙門中有勾當。應二哥他沒

事。教他大坐回兒罷。那伯爵就要跟着起來。被黃四使力攔住。說道：「我的二爺。你若去了。就沒趣死了。伯爵道：不

是你休攔我。你把溫老先生有本事留下。我就算你好漢。」又是一那溫秀才奪門就走。被黃家小廝來安兒攔腰

抱住。西門慶到了大門首。因問琴童兒。溫師父有頭口在這里沒有。等住法琴童道：「備了驢子在此。畫童兒看着哩。西門

慶向溫秀才道：「既有頭口也罷。老先生你再陪應二哥坐坐。我先去罷。於是都送出門來。那鄭月兒拉着西門慶

手兒。悄悄捏了一把。妙說道：「我說話。爹你在心些。法不傳六耳。西門慶道：「知道了。愛月。又叫鄭春。你送老爹到

家。又對桂西門慶纔上轎去了。吳銀兒就在門首作辭了衆人。并鄭家姐兒兩個。吳惠打着燈。回家去了。鄭月兒

便叫銀姐兒了那個流人兒。好歹休要說。言下便見月兒二吳銀兒道：「我知道。衆人回至席上。重添獸炭。再泛流霞

歌舞吹彈。歡娛樂飲。直到了三更方散。黃四擺了這席酒也與了他十兩銀子。不在話下。當日西門慶坐轎子。兩

個排軍打着燈。逕出院門。打發鄭春回家。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夏提刑差答應的來。請西門慶早住衙門中。審

問賊情等事。直問到晌午。來家吃了飯。早是沈姨夫差大官沈定。拿帖兒送了個後生。來在緞子舖煮飯做伙頭。

名喚劉包。擱已成包。秋光已老。眼見雪西門慶留下了。正在書房中拿帖兒與沈定回家去了。只見玳安在傍邊站立。

上書西門慶便問道：「溫師父昨日多咱來的？」玳安道：「小的舖子裏睡了好一回。只聽見畫童兒打對過門。那咱有

三更時分纔來了。今早問溫師父倒沒酒。應二爹醉了。睡了一地。月姨恐怕夜深了。使鄭春送了他家去了。西門

慶聽了。哈哈笑了。因叫過玳安近前說道：「舊時與你姐夫說媒的文嫂兒。在那里住。你尋了他來。對門房子裏見

我。我和他說話。玳安道：「小的不認的文嫂兒家。等我問了姐夫去。」必同敬濟爲後西門慶道：「你問了他快去。玳安走

到舖子裏問陳敬濟。敬濟道：「問他做甚麼？」東大街一直往南去。過了同仁橋牌坊。轉過往東打王家巷進去。半中

腰裏有個發放巡捕的廳兒。對門有個石橋兒。轉過石橋兒。緊靠着個姑姑巷兒。傍邊有個小衙衛兒。進小衙衛

往西走。第三家豆腐舖隔壁上坡兒。有雙扇紅對門兒的。就是他家。你只叫文媽。他就出來答應你。玳安聽了說

道再沒有小爐匠跟着行香的走。瑣碎一浪蕩。你再說一遍我聽。只怕我忘了。那陳敬濟又說了一遍。玳安道。好近路兒。等我騎了馬去。一面牽出大白馬來。騎上打了一鞭。那馬咆哮跳躍。一直去了。出了東大街。逕往南過同仁橋牌坊。絲王家巷進去。果然中間有個巡捕廳兒。對門亦是座破石橋兒。裏首半截紅牆。是大悲菴兒。往西小衢上。掛着個豆腐牌兒。門首只見一個媽媽晒馬。馬映清河縣。玳安在馬上就問老媽媽。這里有個說媒的文嫂兒。那媽媽道。這隔壁對門兒就是。玳安到他門首。果然是兩扇紅對門兒。連忙跳下馬來。拿鞭兒敲着門。叫道。文嫂在家不在。只見他兒子文堂開了門。問道。是那裏來的。玳安道。我是絲門前提刑西門老爹家來請教文媽快去哩。文堂聽見是提刑西門大官府裏來的。便讓家裏坐。那玳安把馬拴住。進入裏面。見上面供養着利市紙。有幾個人在那里算進香帳哩。半日拿了鍾茶出來。說道。俺媽不在了。來家說了。明日早去罷。玳安道。驢子現在家裏如何。推不在。側身逕往後走。不料文嫂和他媳婦兒陪着幾個道媽。媽子正吃茶。躲不及。被他看見了。說道。這一個不是文嫂。就回我不在家。文嫂笑哈哈。與玳安道了個萬福。說道。累哥哥到家回聲。我今日家裏會茶。不知老爹呼喚我做甚麼。我明日早去罷。玳安道。只分付我來尋你。誰知他做甚麼。原來你在這暗溜搭刺兒裏住。教我抓尋了個小發昏。文嫂兒道。他老人家這幾年。買使女說媒。甲花兒自有。老媽和薛嫂兒。王媽媽。子走。跳將請媒人。一行內。稀罕俺們。今日忽刺八又冷鍋中。豈兒燻。我猜着你六娘沒了。已定教我去替他打聽親事。要補你六娘醋味。玳安道。我不知道。你到那里。俺爹自有話和你說。文嫂兒道。既如此。哥哥你略坐坐兒。等我打發會茶人去了。同你去罷。玳安道。俺爹在家緊等的火裏火發。分付了又分付。教你快去哩。和你說了話。還要往府裏羅同知老爹家吃酒去哩。文嫂道。也能等我拿點心你吃了。同你去。玳安道。不吃罷。文嫂因問你大姐生了。孩兒沒有。映前。玳安道。還不會見哩。文嫂一面打發玳安吃了點心。穿上衣裳。說道。你騎馬先行一步兒。我慢走。玳安道。你老人家放着驢子。怎不備上騎。文嫂兒道。我那討個驢子來。那驢子是隔壁豆腐舖裏的。借俺院兒裏喂兒。你就當我的。玳安道。我記的你老人家騎着匹驢兒來。往那去了。文嫂兒道。這唱哩。那一年吊死人家丫頭打

官司。把舊房兒也賣了。還說驢子哩。玳安道。房子到不打緊。且留着那驢子。和你早晚做伴兒也罷了。別的了。我見他常時。落下來。好個大鞭子。蜂蝶相遇。固應一番戲謔。文嫂哈哈笑道。怪猴子。短壽命。老娘還只當好話兒。側着耳。躲聽。幾年不見你。也學的恁油嘴滑舌的。到明日。還教我尋親事哩。玳安道。我的馬走的快。你步行。赤道挨磨。到多咱晚不惹的。爹說。你也上馬。咱兩個。疊騎着罷。蜂蝶一總。文嫂兒道。怪小短命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街上人看着。怪刺刺的。玳安道。再不。你備豆腐舖裏驢子騎了去。到那里。等我打發他錢。就是了。文嫂兒道。這還是話。媒人立法。錢處可畏。文堂將驢子備了。帶上眼紗。騎上。玳安與他同行。逕往西門慶宅中來。正是

欲向深閨求艷質。全憑紅葉是良媒。

第七十回 招宣府初調林太太 麗春院驚走王三官

詞曰

香煙裊。羅幃錦帳。風光好。風光好。金釵斜。鳳顛鸞倒。恍疑身在蓬萊島。邂逅相逢緣不小。緣不小。最開懷處。蛾眉淡掃。右調憶秦娥

話說玳安同文嫂兒到家。平安說。爹在對門房子裏。進去稟報。西門慶正在書房中。和溫秀才坐的。見玳安。隨即出來。小客位內坐下。玳安道。文嫂兒叫了來。在外邊伺個。西門慶即令叫他進來。那文嫂悄悄掀開。簾進入裏面。向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道。文嫂。許久不見你。文嫂道。小媳婦忙。西門慶道。你如今搬在那里住了。文嫂道。小媳婦因不幸。爲了場官司。把舊時那房兒棄了。如今搬在大南首王家巷住哩。西門慶分付道。起來說話。那文嫂一面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令左右都出去。那平安和畫童。都躲在角門外伺候。只玳安兒影在簾兒外邊聽。又天書蝶使。西門慶因問你。常在那幾家大人家走跳。文嫂道。就是大街皇親家。守備府周爺家。喬皇親。張二老爹。夏老爹家。都相熟。說出許多。却不是這一家。西門慶道。你認的王招宣府裏不認的。文嫂道。是小媳婦定門主顧。太太和三娘。常照顧我的花翠。便連三。西門慶道。你既相熟。我有椿事兒。央及你。休要阻了我。向袖中取出五兩一錠銀子。與他悄悄和他

說如此這般。你怎的尋個路兒把他太太吊在你那里。吊在那里四字。字太太不堪。我會他會兒。我還謝你。那文嫂聽了。哈哈笑道。

是誰對爹說來。你老人家怎的曉得來。西門慶道。常言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我怎得不和道。文嫂道。若說起我這

太太來。今年屬豬。三十五歲。端的上等婦人。百伶百俐。只好像三十歲的他。雖是幹這營生。太太有營生奇矣。營生又有這營生。又奇。好不

幹的細密。就是往那里去。許多伴當跟跑。逕路兒來逕路兒去。三老爹在外爲人做人。爲人做人如此可嘆。魯莊公惡得無罪說。他怎在

人家落腳。這個人傳的訛了。倒是他家裏深宅大院。一時三老爹不在。藏掖個兒去。人不知。鬼不覺。倒還許。若是

小媳婦那裏窄門窄戶。敢招惹這個事。就是爹賞的這銀子。小媳婦也不敢領去。寧可領了爹言語對太太說。就

是了。西門慶道。你不收。便是推托。我就惱了。事成。我還另外賞幾個綉緞。你穿。文嫂道。愁你老人家沒有也。怎的

上人着眼。就是福星臨。磕了個頭。把銀子接了。說道。待小媳婦悄悄對太太說。來回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當

件事幹。妙我這裏等着。你來時。只在這裏來就是了。我不使小厮去了。文嫂道。我知道。不在明日。只在後日。隨早

隨晚。討了示下。就來了一面走出來。玳安道。文嫂隨我罷了。我只要你一兩銀子。也是我。叫你一場。你休要獨吃

文嫂道。獼猴兒隔牆掠篋。還不知仰着合着哩。一繳。蝶使。於是出門。騎上驢子。他兒子籠着一直去了。西門慶和溫

秀才坐了一回。良久。夏提刑來。就冠冕着。同往府裏羅同知名喚羅萬象那裏吃酒去了。直到掌燈以後。纔來家

且說文嫂兒拿着西門慶五兩銀子。到家歡喜無盡。打發會茶人散了。細至後晌時分。走到昭宣府宅裏。見了林

太太。道了萬福。林氏便道。你怎的這兩日不來看看我。文嫂便把家中會茶趕臘月。要往頂上進香一節。告訴林

氏。利口可畏。即以此入。林氏道。你兒子去。你不去罷了。文嫂兒道。我如何得去。只教文堂帶進香去罷了。林氏道。等臨期我送

些盤纏與你。文嫂便道。多謝太太布施。說畢。林氏叫他近前。向火。丫鬢拿茶來吃了。這文嫂一面吃了茶。問道。三

爹不在家了。林氏道。他又有兩夜沒回家。只在裏邊歇哩。逐日搭着這夥喬人。只眠花臥柳。把花枝般媳婦兒丟

在房裏。通不顧。如何是好。文嫂又問三娘怎的不見。林氏道。他還在房裏未出來哩。這文嫂見無人。便說道。不打

緊。太太寬心。小媳婦有個門路兒。管就打散了這夥人。三爹收心。也不再進院去了。漸漸說入矣。太太容小媳婦便敢

說。不容便不敢說。林氏道。你說的話兒。那遭兒我不依你來。補出你有話只顧說不妨。這文嫂方說道。縣門前西門大老爹。如今現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家中放官吏債。開四五處舖面。緞子舖。生藥舖。綉絹舖。絨線舖。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揚州與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夥計主管約有數十。東京蔡大師是他乾爺。朱太尉是他衛主。翟管家是他親家。巡撫巡按都與他相交。知府知縣是不消說。家中田連阡陌。米爛成倉。此處將西門財勢一總邊除了大娘子。乃是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與他為繼室。只成房頭。穿袍兒的也有五六個。以下歌兒舞女得寵侍妾不下數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今老爹不上三十一二年紀。正是當年漢子大身材。一表人物。雙陸象棋。無所不通。蹴鞠打毬。無所不曉。諸子百家。拆白道字。眼見就會。端的擊玉敲金。百伶百俐。聞知咱家乃世代簪纓人家。根基非淺。寫盡又見三爹在武學肄業。也要來相交。只是不曾會過。不好來的。昨日聞知太太貴誕在邇。又四海納賢。龜也一心要來與太太拜壽。小媳婦便道。初會怎好驟然請見的。待小的達知老太太。討個示下。來請老爹相見。今老太太不但結識他來。往相交。只央浼他把這千人斷開了。須玷辱不了咱家門戶。反說林氏被文嫂這篇話說的心中迷亂。便向文嫂兒計較道。計較人生面不熟。怎好遽然相見。文嫂道。不打緊。等我對老爹說。只說太太先央浼他。要到提刑院遞狀。告引誘三爹。這起人預先請老爹來。私下先會一會。此計有何不可。說得林氏心中大喜。約定後日晚夕等候。這文嫂討了婦人示下歸家。到次日飯時。走來西門慶宅內。西門慶正在對門書院內坐的。忽玳安報文嫂來了。西門慶聽了。即出小客位。令左右放下簾兒。良久。文嫂進入裏面。磕了頭。玳安知情。就走出來了。走的又妙。活是蝶使。文嫂便把怎的說動林氏。誇獎老爹人品家道。怎樣結識官府。又怎的仗義疎財。風流博浪。說得他千肯萬肯。約定明日晚間。三爹不在家。家中設席等候。假以說人情為緣。暗中相會。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令玳安拿了兩疋細緞賞他。文嫂道。爹明日要去。休要早了。直到掌燈街上人靜時。打他後門首。扁食巷中。一笑。後門旁。有。個。住房的。段媽。斷林入路之處。玳安故用段媽也。我在他家等着。爹只使大官兒彈門。我就出來引爹入港。休令左近人知道。西門慶道。我知道。你明日先去。不可離寸地。我也依期而至。說畢。文嫂拜辭出門。又回林氏

話去了。寫出西門慶那日歸李嬌兒房中宿歇。一宿無話。巴不到次日。培養着精神。午間戴着白忠靖巾。便同應

伯爵騎馬往謝希大家。吃生日酒。叫了兩個唱的。西門慶吃了幾杯酒。約掌燈上來。就逃席走出來了。騎上馬。玳

安琴童兩個小厮跟隨。那時約十九日。月色朦朧。有月兒在然則月兒蓋十帶着眼紗。由大街抹過。逕穿到扁食巷。王

昭宣府後門來。那時纔上燈。一回街上人初靜之後。西門慶離他後門半舍。把馬勒住。後門令玳安先彈段媽媽

家門。原來這媽媽就住着王招宣家後房。也是文嫂舉薦。早晚看守後門。後門開門閉戶。但有人港。在他家落脚

做窩。文嫂在他屋裏聽見彈門。彈連忙開門。門見西門慶來。了一面在後門裏。後門等的西門慶下了馬。除去眼

紗兒。引進來。分付琴童牽了馬。往對門人家。又插西首房簷下。那裏等候。玳安便在段媽媽屋裏存身。細一路寫得

這文嫂一面請西門慶入來。便把後門關了。後門上了拴。絲夾道進內。道轉過一層羣房。房就是太太住的五間

正房。傍邊一座便門閉着。便門却是三這文嫂輕敲敲門環兒。原來有個聽頭。少頃。見一丫整出來。開了雙扉。文嫂

導引西門慶到後堂。掀開簾櫺。只見裏面燈燭煒煌。正面供養着他祖爺太原節度頒陽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圖。

可穿着大紅團袖蟒衣。玉帶虎皮交椅。坐着觀看。兵書有若關王之像。只是髻髮短些。可憐迎門。朱紅匾上寫着

節義堂三字。二兩壁隸書。一聯傳家節操同松竹。此可憐可嘆報國勳功並斗山。三筆用三大筆。突兀寫來。西門慶正觀

看之間。只聽得門簾上鈴兒响。細極是市井發人文嫂從裏拿出一盞茶來。與西門慶吃。西門慶便道。請老太太出

來拜見。文嫂道。請老爹且吃過茶着。剛纔稟過太太知道了。不想林氏悄悄從房門簾裏望外觀看。先見西門慶

身材凜凜。一表人物。頭戴白緞忠靖冠。又映貂鼠暖耳。身穿紫羊絨鶴裳。脚下粉底皂靴。就是個

富而多詐奸邪輩。歷善欺良酒色徒。

林氏一見。滿心歡喜。因悄悄叫過文嫂來。問他戴的孝是誰的。文嫂道。是他第六個娘子的孝。新近九月間沒了。

不多些時。饒少殺家中。如今還有一巴掌人兒。他老人家你看不出來。出籠兒的。鶴鶉也是個快鬪的。這婆娘聽

了。越發歡喜無盡。文嫂催逼他出去。出婦人道。我羞答答。怎好出去。請他進來見罷。進文嫂一面走出來。向西門

慶說。太太請老爹房內拜見哩。於是忙掀門簾。西門慶進入房中。但見簾幕垂紅。毡氈鋪地。麝蘭香露。氣暖如春。綉榻則斗帳雲橫。錦屏則軒轅月映。寫盡房中不是西門家市井氣婦人頭上戴着金絲翠葉冠兒。身穿白綾寬袖襖兒。沉香色遍地金粧花緞子鶴氈。大紅官錦寬幅裙子。老鸛白綾高底鞋兒。就是個綺閣中。方便的佛婆。深閨內。歡喜的菩薩。有詩爲證。

雲濃脂黛膩痕長。

蓮步輕移蘭麝香。

世界大千歡喜地。

多情爭說是徐娘。

西門慶一見。便躬身施禮。說道。請太太轉上。學生拜見。林氏道。大人免禮罷。西門慶不肯。就側身磕下頭去。拜兩拜。婦人分敘禮相還。拜畢。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林氏就往下邊梳背炕沿。斜坐相陪。文嫂又早把前邊儀門閉上了。儀門閉上再無一個僕人在後邊。三公子那邊角門也關了。角門關了一路寫門戶緊嚴之甚一個小丫鬟。名喚芙蓉。拿茶上來。

林氏陪西門慶吃了茶。文嫂就在旁說道。太太久聞老爹。執掌刑名。敢使小媳婦請老爹來。央煩椿事兒。未知老爹可依允不依。開場未有央人情請來內至央者西門慶道。不知老太太有甚事分付。林氏道。却用林氏接說不瞞大人說。寒家雖世代做

了這招宣。不幸夫主去世。年久家中無甚積蓄。小兒年幼。優養未曾考襲。如今雖入武學肄業。年幼失學。外邊有幾個奸詐不良的人。日遂引誘他在外嫖酒。把家事都失了幾次。欲待要往公門訴狀。誠恐拋頭露面。有失先夫

名節。自說妙今日敢請大人至寒家。訴其衷曲。就如同遞狀一般。望乞大人千萬留情。把這千人怎生處斷開了。使小兒改過自新。專習功名。以承先業。實出大人再造之恩。妾身感激不淺。自當重謝。西門慶道。老太太怎生這般

說。尊家乃世代簪纓。先朝將相。令郎既入武學。正當努力功名。承其祖武。不意聽信遊食所哄。流連花酒。實出少年所爲。太太既分付學生到衙門裏。即時把這千人處分懲治。庶可杜絕將來。這婦人聽了。連忙起身。向西門慶

道了萬福。說道。容日妾身致謝大人。西門慶道。你我一家。何出此言。合識說話之間。彼此眉目。顧盼留情。不一時

文嫂放桌兒。擺上酒來。西門慶故意辭道。學生初來進謁。倒不會送禮來。如何反承老太太盛情留坐。林氏道。不知大人下降。沒作整備。寒天聊具一杯水酒。表意而已。丫鬟篩上酒來。端的金壺斟美釀。玉盞貯佳餚。林氏起身

捧酒。西門慶亦下席道。我當先奉老太太一杯。文嫂兒在旁插口說道。老爹且不消遞太太酒。這十一月十五日。是太太生日。那日送禮來與太太祝壽就是了。便引入西門慶道。阿呀。早時你說。今日是初九。差六日。在下一定來與太太登堂拜壽。林氏笑道。豈敢動勞大人。須臾大盤大碗。就是十六碗美味佳餚。傍邊銀燭高燒。下邊金爐添火。交杯換盞。行令猜枚。笑雨嘲雲。酒爲色膽。看看飲至蓮漏已沉。窗月倒影之際。又映文嫂已過一邊。連次呼酒不至。西門慶見左右無人。漸漸促席而坐。言頗涉邪。婦人則笑而不言。遂成好事。及至西門慶告辭起身。婦人挽留不已。叮嚀頻囑。西門慶躬身領諾。謝擾不盡。相別出門。婦人送到角門首。回去了。綴角文嫂先開後門。綴後呼喚玳安琴童。牽馬過來。騎上回家。街上已喝號提鈴。更深夜靜。但見一天霜氣。萬籟無聲。西門慶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西門慶到衙門中。發放已畢。在後聽叫過該地方節級緝捕。分付如此這般。王招宣府裏三公子。看有甚麼人勾引他院中。在何人家行走。即查訪出名字來。報我知道。因向夏提刑說。王三公子。甚不學好。昨日他母親。再三央人來對我說。倒不關他兒子事。只被這干光棍勾引他。今若不痛加懲治。將來引誘壞了人家子弟。夏提刑道。長官所見不錯。木偶必該治他。節級緝捕。領了西門慶鈞語。當日即查訪出各人名姓來。打了事件。到後晌時分。來西門慶宅內。呈遞揭帖。西門慶見上面有孫寡嘴祝實念小張開聶鉞兒。向三於寬白回子。樂婦是李桂姐。秦玉芝兒。西門慶取過筆來。把李桂姐。秦玉芝兒。并老孫祝實念名字都抹了。分付這小張開等五個光棍。即與我拿了。明日早帶到衙門裏來。衆公人應諾下去。至晚打聽。王三官衆人。都在李桂姐家吃酒。踢行頭。可知一喝。都埋伏在房門首。深更時分。剛散出來。衆公人把小張開聶鉞子。寬白回子。向三五人都拿了。孫寡嘴與祝實念。扒李桂姐後房去了。王三官。藏在李桂姐床底下。不敢出來。又是了桂姐一家。嚇的捏兩把汗。更不知是那裏的人。亂央人打聽實信。王三官躲了一夜。不敢出來。李家鴛子。又恐怕東京下來拿人。到五更時分。攛掇李銘。換了衣服。送王三官來家。節級緝捕。把小張開等。拿住聽事房。吊了一夜。到次日早晨。西門慶進衙門。與夏提刑。陸廳。兩邊刑杖羅列。帶人上去。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响聲震天。哀號動地。西門慶囑付。

道。我把你這起光棍。專一引誘人家子弟在院飄風。不守本分。本當重處。今姑從輕。責你這幾下兒。再若犯在我手裏。定然枷號在院門首示衆。喝令左右。捋下去。衆人望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兩位官府發放事畢。退廳吃茶。夏提刑因說起。昨日京中舍親。崔中書那里書來說。衙門中考察本上去了。還未下來哩。夏龍溪一邊事。又在隱約之間。今日會了長官。咱倒好。差人往懷慶府同僚林蒼峯那里。特與杏巷一對。又打聽打聽消息去。他那里臨京近西門慶道。長官所見甚明。即喚走差的上來分付。與你五錢銀子盤纏。即拿俺兩個拜帖。到懷慶府提刑林千戶老爹那裏。打聽京中考察本示下。看經歷司行下照會來不曾。務要打聽的實來回報。那人領了銀子拜帖。又到司房結束行裝。討了匹馬。長行去了。兩位官府纔起身回家。却說小張閒等。從提刑院打出來。走在路上。各人思想。更不料今日受這場虧。是那里藥線。互相埋怨。小張閒道。莫不還是東京那裏的消息。白回子道。不是。若是那里消息。怎肯輕饒善放。常言說得好。乖不過唱的。賊不過銀匠。能不過架兒。聶鉞兒一口就說道。你們都不知道。只我猜得着。此一定是西門官府和三官兒上氣。噴請他表子。故拿俺們煞氣。正是龍關虎傷。苦了小獐。小張閒道。列位倒罷了。只是苦了我在下了。孫寡嘴祝麻子都跟着。只把俺們頂缸。子寬道。怎的說渾話。他兩個是他的朋友。若拿來跪在地下。他在上面坐着。怎生相處。小張閒道。怎的不拿老婆。聶鉞道。兩個老婆。都是他心上人。李家桂姐是他的表子。他肯拿來。也休怪人。是俺們的晦氣。偏撞在這網裏。纔夏老爹怎生不言語。只是他說話。這個就現出情弊來了。如今往李家桂姐家尋王三官去。白爲他打了這一屁股瘡來。不成便罷了。就問他要幾兩銀子盤纏。也不吃家中老婆笑話。於是逕入勾欄。見李家桂姐家門。關的鐵桶相似。如叫了半日。丫頭隔門問是誰。小張閒道。是俺們尋三官兒說話。丫頭回說。如他從那日半夜就回家去了。不在這裏。無人在家中。不敢開門。這衆人只得回來。到王招宣府內。逕入他客位裏坐下。王三官聽見衆人來尋他。嚇得躲在房裏。不敢出來。半日使出小厮永定兒來說。俺爹不在家了。衆人道。好自在性兒。不在家了。往那里去了。叫不將來。子寬道。實和你說了罷。休推睡裏夢裏。剛纔提刑院打了俺們。押將出來。如今還要他正身見官去哩。攙起腿來。與永定瞧。教他進裏面去說。爲你打

俺們有甚要緊。一個個都躺在樓上。聲疼叫喊。如那王三官兒越發不敢出來。只叫娘怎麼樣兒。如何救我。則個林氏道。我婦女人家如何尋人情去救得。求了半日。見外邊衆人等得急了。要請老太太說話。那林氏又不出去。只隔着屏風說道。你們略等他等。委的在莊上不在家了。我這裏使小厮們叫他去。小張問道。老太太快使人請他來。這個籬子終要出膿。只顧籠着不是事。俺們爲他連累打了這一頓。剛纔老爹分付押出俺們來。要他。他若不出來。大家都不得清淨。就弄的不好了。林氏聽言。連忙使小厮拿出茶來與衆人吃。王三官嚇的鬼也似。逼他娘尋人情。可直到情急之處。林氏方纔說道。文嫂他只認的提刑西門官府家。昔年曾與他女兒說媒。來在他宅中走的熟。王三官道。就認的西門提刑也罷。快使小厮請他來。林氏道。他自從你前番說了他。使性兒一向不來走動。怎好又請他。他也不肯來。淫婦王三官道。好娘。如今事在至急。請他來等。我與他陪個禮兒。便了。林氏便使永定兒悄悄打後門出去。請了文嫂來。王三官再三央及他。一口一聲。只叫文媽。你認的提刑西門大官府。好歹說個人情救我。這文嫂故意做出許多喬張致來。說道。舊時雖故與他宅內大姑娘說媒。這幾年誰往他門上走。大人深宅大院。不去纏他。王三官連忙跪下說道。文媽。你救我。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那幾個人在前邊。只要出官。我怎去得。文嫂只把眼看他娘。如他娘道。也罷。你便替他說罷了。文嫂道。我獨自個去不得。三叔。你衣巾着等我。領你親自到西門老爹宅上。你自拜見。央及他等。我在傍再說管情。一天事就了了。王三官道。現今他衆人在前邊催逼甚急。只怕一時被他看見。怎了。文嫂道。有甚難處。勾當等我出去安撫他。再安排些酒肉點心茶水。哄他吃着。我悄悄領你從後門出去。幹事回來。後門又出西門後此入三官家他就便也不知道。這文嫂一面走出前廳。向衆人拜了兩拜。說道。太太教我出來。多上覆列位哥們。本等三叔往莊上去了。不在家。使人請去了。便來也。你們略坐坐兒。吃打受罵。連累了列位。誰人不吃鹽米。等三叔來教他。知遇你們。你們千差萬差。來人不差。恆屬大家。只要圖了事。上司差派。不繇自己。有了三叔出來。一天大事都了了。衆人聽了一齊道。還是文媽見的多。你老人家早出來說恁句有南北的話兒。俺們也不急的要不的。執殺法兒。只回不在家。莫不俺們自做出來的事。

你恁帶累俺們吃官棒。上司要你假推不在家吃酒。吃肉教人替你不成。卿等正爲替吃酒肉惹出禍來文媽你是曉道理的你出來。俺們還透個路兒與你破些東西。尋個分上兒說說大家了。事你不出來見俺們。這事情也要消繳一個緝捕問刑衙門平不答的就罷了。文嫂兒道哥們說的是你們略坐坐兒。我對太太說安排些酒飯兒管待你們。你們來了這半日也餓了。衆人都道還是我的文媽知人苦辣。不瞞文媽說俺們從衙門裏打出來。黃湯兒也沒嘗着哩。這文嫂走到後邊。一力攬掇。打了二錢銀子酒。買了一錢銀子點心。豬羊牛肉。各切幾大盤。拿將出去。一壁哄他衆人在前邊。大酒大肉吃着。這王三官儒巾青衣。寫了揭帖。文嫂領着帶上眼紗。悄悄從後門出來。後門步行徑往西門慶家。來到了大門首。平安兒認的文嫂。說道爹纔在廳上進去了。文媽有甚話說。文嫂遞與他拜帖。說道哥哥。累你替他稟稟去。連忙問王三官要了二錢銀子遞與他。那平安兒進去替他稟知西門慶。西門慶見了手本拜帖。上寫着眷晚生王采頤首百拜。一面先叫進文嫂。回了回話。然後纔開大廳格子門。使小厮請王三官進去。西門慶頭戴忠靖巾。便衣出來迎接。見王三衣巾進來。故意說道文嫂怎不早說。我褻衣在此。便令左右取我衣服來。寫出於人之處慌的王三官向前攔住道。尊伯尊使。小姪敬來拜瀆。豈敢動勞。至廳內。王三官務請西門慶轉上行禮。西門慶笑道。此是舍下。再三不肯。西門慶居先拜下去。王三官說道。小姪有罪在身。久仰欠拜。西門慶道。彼此少禮。王三官因請西門慶受禮。說道小姪人家。老伯當得受禮。以恕拜遲之罪。務讓起來受了兩禮。西門慶讓坐。王三官又讓了一回。然後挪座兒。斜僉坐的少頃。吃了茶。王三官向西門慶說道。小姪有一事不敢奉瀆尊嚴。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遞上。隨即離座跪下。被西門慶一手拉住。說道賢契有甚話。但說何害。王三官就說小姪不才。誠爲得罪。望乞老伯念先父武弁一派之臣。寬恕小姪無知之罪。完其廉恥。免令出官。則小姪垂死之日。實再生之幸也。啣結圖報。惶恐惶恐。西門慶展開揭帖。上面有小張閒等五人名字。說道這起光棍。我今日衙門裏已各重責發落。饒恕了他。怎的又央你去。王三官道。他說老伯衙門中責罰了他。押出他來。還要小姪見官。在家百般辱罵。喧嚷索詐銀兩。不得安生。無處控訴。特來老伯這裏請罪。又把禮帖遞上。西門慶一見便道。

豈有此理。這起光棍可惡。我倒饓了他。如何倒往那里去攪擾。把禮帖還與王三官收了道。賢契請回。我且不留你坐。如今就差人拿這起光棍去。容日奉招。王三官道。豈敢。蒙老伯不棄小姪。容當叩謝。千恩萬謝出門。西門慶送至二門首。說我褻服。不好送的。請那王三官自出門還帶上眼紗。小厮跟隨去了。文嫂還討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分付。休要驚動他。我這里差人拿去。這文嫂同王三官暗暗到家。不想西門慶隨即差了一名節級。四個排軍。走到王招宣宅內。那起人正在那裏飲酒喧鬧。被公人進去。不絲分說。都拿了。帶上鎖子。嚇得衆人面如土色。說道。王三官幹的好事。把俺們穩住在家。倒把鋤頭反弄俺們來了。那個節級排軍罵道。你這厮還胡說。當的甚麼。各人到老爹跟前哀告。討你那命時。正經。小張問道。大爺教導的是。可不一時。都拿到西門慶宅門首。門下排軍。并平安兒。都張着手兒要錢。喚纔替他裏。衆人不免脫下裙兒。并拿頭上簪圈下來。打發停當。方纔說進去。半日。西門慶出來坐廳。節級帶進去。跪在廳前。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我倒將就了你。你如何指稱我衙門。往他家嚇詐去。實說詐了多少錢。若不說。令左右拿拶子。與我着實拶起來。當下只說了聲。那左右排軍。登時拿了五六把新拶子來伺候。小張開等。只顧叩頭哀告道。小的們並沒嚇詐分文財物。只說衙門中打出來。對他說聲。他家拿出些酒食來。管待小的們。小的們並沒需索他的。西門慶道。你也不該往他家去。你這些光棍。設騙良家子弟。白手要錢。深爲可恨。既不肯實供。都與我帶了衙門裏收監。明日嚴審取供。枷號示衆。衆人一齊哀告哭道。天官爺。超生小的們罷。小的們再不敢上他門纏擾了。休說枷號。這一送到監裏去。冬寒時月。小的們都是死數。西門慶道。我把你這起光棍。饒出你去。都要洗心改過。要務生理。不許你挨坊靠院。引誘人家子弟。詐騙財物。再拿到我衙門裏來。都活打死了。喝令救出。衆人得了個性命。往外飛跑。正是

敲碎玉籠飛彩鳳。 顛開金鎖走蛟龍。

西門慶發了衆人去。回至後房。月娘問道。這是那個王三官兒。西門慶道。此是王招宣府中三公子。前日李桂兒爲那場事。就是他。今日賊小淫婦兒不改。又和他纏。每月三十兩銀子。教他包着。嘆道。一向只哄着我。然心事不

想有個底脚裏人兒。又告我說。教我差幹事的。拏了這千人到衙門裏。都夾打了。不想這千人。又到他家裏。嚷賴。指望要詐他幾兩銀子。只說衙門中要他。他從沒見官。慌了。央文嫂兒拿五十兩禮帖來。求我說人情。我剛纔把

那起人。又拿了來。打發了一頓。替他杜絕了。人家倒運。偏生這樣不肖子弟出來。作者做林氏他家祖父何等根基。

又做招宣。他又現入武學。放着那名兒不幹。家中丟着花枝般媳婦兒。不去理論。卿如何知又與薛薛白日黑夜。只跟

着這夥光棍。在院裏嫖。算今年不上二十歲。年小小兒的。通不成器。月娘道。你乳老鴉笑話。豬兒足。原來燈臺不

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這井裏水。無所不為。清潔了些甚麼兒。還要禁人。幾句說的。西門慶不言語了。點明

正擺上飯來吃。來安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分付請書房裏坐。我就來。王經連忙開了廳上書房門。伯爵進裏

面坐了。良久。西門慶出來。聲喏畢。就坐在炕上兩個說話。伯爵道。哥。你前日在謝二哥家。怎老早就起身。西門慶

道。我連日有勾當。又考察在邇。差人東京打聽消息。我比你們閒人兒。伯爵又問哥。連日衙門中有事沒有。有心

門慶道。事那日沒有。亦有伯爵又道。王三官兒說哥衙門中。把小張閒他們五個。初八日晚夕。在李桂姐屋裏。都

拿的去了。只走了老孫祝麻子兩個。今早解到衙門裏。都打出來了。衆人都往招宣府纏王三官去了。怎的還瞞

着我不說。西門慶道。傻狗才。誰對你說來。你敢錯聽了。敢不是我衙門裏。妙敢是周守備府裏。伯爵道。守備府中

那裏管這閑事。西門慶道。只怕是京中提人。反問伯爵道。也不是。今早李銘對我說。那日把他一家子。嚇的魂也

沒了。李桂兒至今嚇的睡倒了。還沒曾起炕兒。怕又是東京下來拿人。今早打聽方知是提刑院拿人。西門慶道。

我連日不進衙門。並沒知道。李桂兒既賭過誓。不接他。隨他拿亂去。又害怕。睡倒怎的。妙如見其面伯爵見西門慶

迸着臉兒待笑。說道。哥。你是個人。連我也瞞着起來。二句是伯爵後今日他告我說。我就知道哥的情。怎的祝麻子

老孫來了一個緝捕衙門。有個走脫了人的。此是哥打着綿羊駒也。戰使李桂兒家中害怕。知道哥的手段。若都

拿到衙門去。彼此絕了情意。都沒趣了。事情許一不許二。爲自己如今就是老孫祝麻子見哥。也有幾分慚愧。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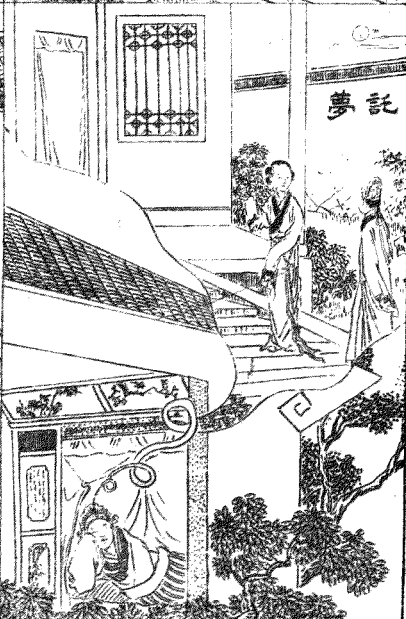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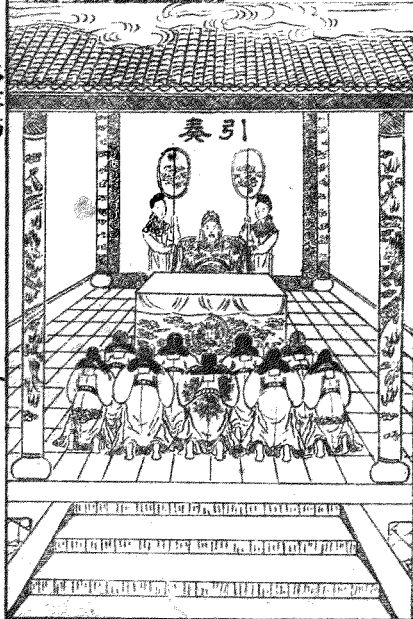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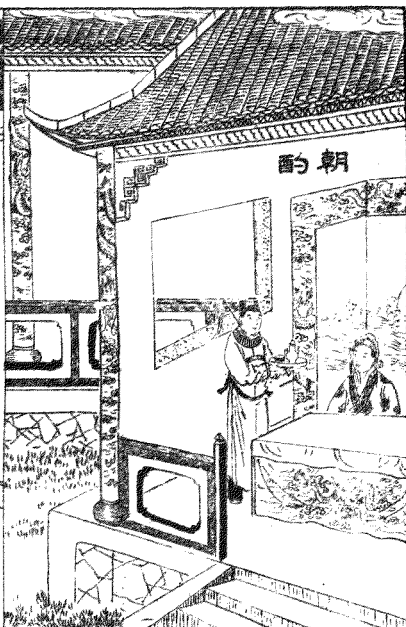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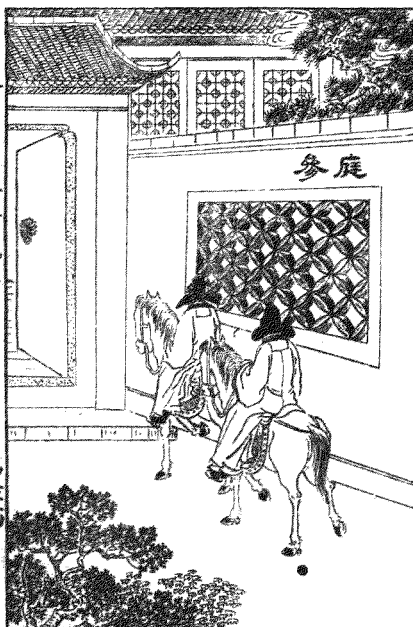
是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計策。休怪我說。哥這一着做的絕了。這一個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若明逞

了臉。就不是乖人兒了。還是哥智謀大見的多。總是奉承幾句說的。西門慶撲吃的笑了。說道：我有甚麼大智謀。伯爵道：我猜已定。還有底脚裏人兒對哥說。怎得知道這等切端的。有鬼神不測之機。西門慶道：傻狗才。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伯爵道：哥衙門中。如今不要王三官兒罷了。西門慶道：誰要他做甚麼。當初幹事的。打上事件。我就把王三官祝麻子老孫。并李桂兒。秦玉芝名字都抹了。只拿幾個光棍來打了。伯爵道：他如今怎的還纏他。西門慶道：我實和你說罷。他指望嚇詐他幾兩銀子。不想剛纔王三官親上門來拜見。與我磕了頭。陪了不是。我又差人把那幾個光棍拿了。要枷號。他衆人再三哀告說。再不敢上門纏他了。王三官一口一聲稱我是老伯。拿了五十兩禮帖兒。我不受他的。他到明日還要請我家中致謝我去。伯爵失驚道：有何可驚見招宣真個他來和哥陪不是來了。西門慶道：我莫不哄你。因喚王經拿三王官拜帖兒。與應二爹瞧。寫其喜極那王經向房子裏取出拜帖。上面寫着春晚生王采頓首百拜。伯爵見了。極口稱贊道：哥所算神妙不測。西門慶分付伯爵：你若看見他們。只說我不知道。伯爵道：我曉得。機不可泄。我怎肯和他說。坐了一回。吃了茶。伯爵道：哥。我去罷。只怕一時老孫和祝麻子摸將來。只說我沒到這裏。西門慶道：他就來。我也不見他。一面叫將門上人來。都分付了。但是他二人只答應不在家。十兄弟又西門慶從此不許李桂姐上門走動。家中擺酒。也不叫李銘唱曲。月兒本意就疎淡了。正是

昨夜浣花溪上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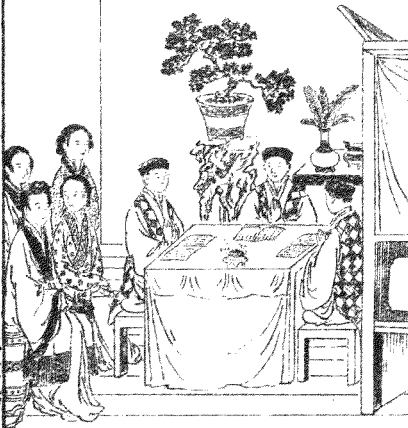
綠楊芳草爲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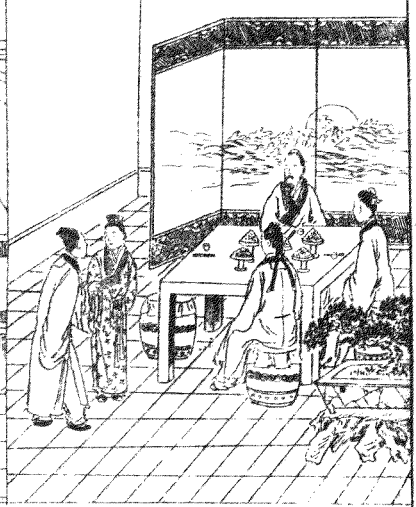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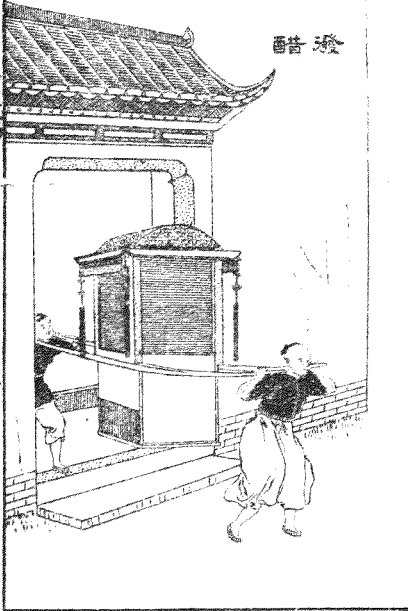
卷宣



曲聽



醋潑



馱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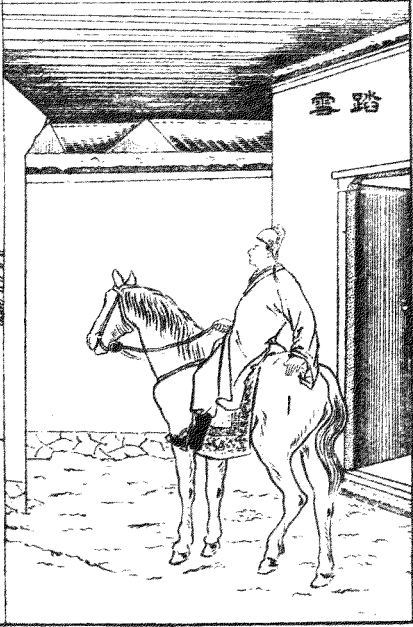
撒嬌



躲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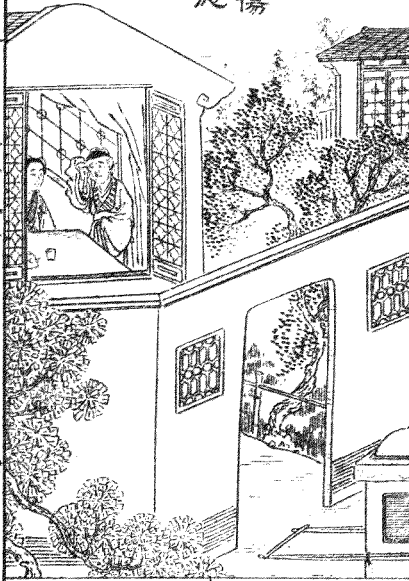
雲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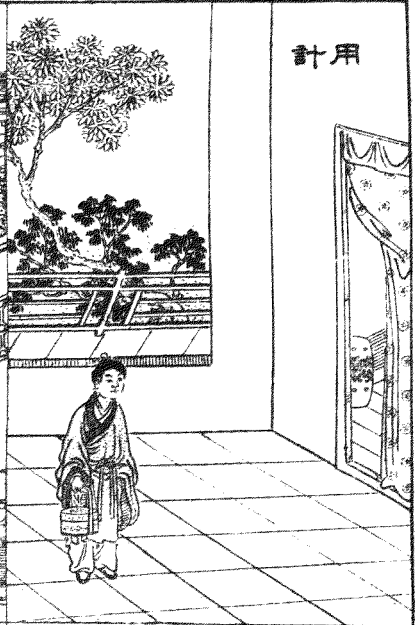
本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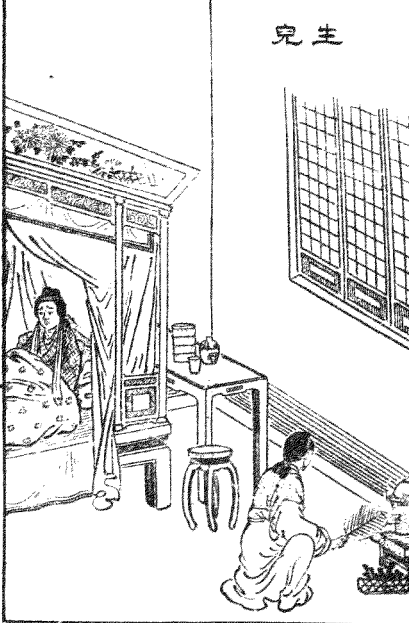
心傷



計用



兒生



命喪



實否
論官



第七十一回 老太監引酌朝房 二提刑庭參太尉

詩曰

帝曰簡才能 旌賢在股肱 文章體一變 禮樂道逾弘
芸閣英華入 賓門鶴鷺登 恩筵過所望 聖澤實超恆

話說西門慶因王三官一事自此與李桂姐斷絕不題却說走差人到懷慶府林千戶處打聽消息林千戶將陞官邸報封付與來人又賞了五錢銀子連夜來遞與提刑兩位官府當廳夏提刑拆開同西門慶先觀本衛行來考察員官照會其略曰

兵部一本遵明旨嚴考覈以光聖治事先該金吾衛提督官校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朱題前事考察禁衛官員除堂上官自陳外其餘兩廂詔獄緝捕內外提刑所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各揆次格從公舉劾甄別賢否具題上請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得太尉朱題前事遵奉舊例委的本官驛力致忠公於考覈皆出聞見之實而無偏執之私足以勵人心而孚公議無容臣等再隊但恩威賞罰出自朝廷合候命下之日一體照例施行等因續奉欽依擬行

內開山東提刑所正千戶夏延齡資望既久才練老成昔視典牧而坊隅安靜今理齊刑而綽有政聲宜加獎勵以冀甄陞可備鹵簿之選者也提刑副千戶西門慶才幹有為精察素著家稱殷實而在任不貪國事克勤而台工有績翼神運而分毫不索何處得來雲峯之力司法令而齊民共仰宜加轉正以掌刑名者也懷慶提刑千戶所正千戶林承勳年少優學占籍武科繼祖職抱負不凡提刑獄詳明有法可加獎勵簡任者也虛陪一副千戶謝恩年齒既殘昔在行伍猶有可觀今任理刑疲軟尤甚宜罷黜革任者也去者反謝恩可痛可痛人妙西門慶看了他轉正千戶掌刑心中大悅夏提刑見他陞指揮管鹵簿大半日無言面容失色如於是又展開工

部工完的本觀看上面寫道。

工部一本神運屈京天人胥慶懇乞天恩俯加渥典以蘇民困以廣聖澤事可奉聖旨這神運奉迎大內奠

安良嶽以承天眷朕心嘉悅你們既效有勤勞副朕事道至意所經過地方委的小民困苦着行撫按衙門查

勘明白着行蠲免今歲田租之半所毀隄閘着部裏差官會同巡按御史即行修理完日還差內侍孟昌齡前

去致祭蔡京李邦彥王偉鄭居中高俅輔弼朕躬直贊內廷勦勞茂著京加太師邦彥加柱國太子太師王偉

太傅鄭居中高俅太保各賞銀五十兩綵緞四表禮蔡京還蔭一子為殿中監國師林靈素佐國宣化遠致神

運北伐謀略實與天通加封忠孝伯食祿一千石賜坐龍衣一襲肩輿入內賜號玉真教主加淵澄神妙廣德

真人金門羽客達靈神妙先生朱勛黃經臣督理神運忠勤可嘉勛加太傅兼太子太傅經臣加殿前都太尉

提督御前大臣各蔭一子為金吾衛正千戶內侍李彥陪一孟昌齡二賈祥三何沂主藍從願四陪又是藍氏之着

直延福五位宮近侍各賜蟒衣玉帶仍蔭弟姪一人為副千戶俱現任管事禮部尚書張邦昌左侍郎兼學士

蔡攸右侍郎白時中兵部尚書金深工部尚書林抃俱加太子太保各賞銀四十兩彩緞二表禮以上巡撫兩

浙僉都御史張閣陞工部右侍郎巡撫山東都御史侯蒙陸太常正卿巡撫兩浙山東監察御史尹大諒宋喬

年都水司郎中安忱伍訓各陞一級賞銀二十兩祇迎神運千戶魏承勳徐相楊延珮司鳳儀趙友蘭扶天

澤西門慶此一人主也田九泉等各陞一級以上外職內侍宋推等營將王佑等俱各賞銀十兩所官薛顯忠等各賞銀

五兩校尉王昌等以上內侍之人絹二疋該衙門知道

夏提刑與西門慶看畢各散回家後晌時分那王三官差永定和文嫂拿請書十一日請西門慶往他府中赴席

少罄謝忱之意西門慶收下不勝歡喜以為其妻指日在於掌握不期到初十日晚夕東京本衛經歷司差人行

照會曉諭各省提刑官員知悉火速赴京趕冬節朝見謝恩母得違誤取罪西門慶看了到次日衙門中會了夏

提刑各人到家即收拾行裝備辦贄見禮物約早晚起程西門慶使玳安叫了文嫂兒教他回王三官我今日不

得來赴席。要上京朝見謝恩去。文嫂連忙去回。王三官道。既是老伯有事。容回來。潔誠具請。西門慶一面叫將賁四來。分付教他跟了去。與他五兩銀子。家中盤纏。留下春鴻看家。帶了玳安。王經。跟隨答應。又問周守備討了四名巡捕軍人。四疋小馬。打點裝裝轎馬。排軍抬扛。詳夏提刑便是夏壽跟隨。略兩家共有二十餘人跟從。十二日起身。離了清河縣。冬天易晚。晝夜趕行。到了懷西懷慶府。會林千戶。千戶已上東京去了一路。天寒坐轎。天暖乘馬。朝登紫陌。暮踐紅塵。正是

急急款搖青帳幕。心忙敲碎紫絲鞭。

話說一日到了東京。進得萬壽門。西門慶主意。要往相國寺住下。點相夏提刑不肯。堅執要往他親眷崔中書家投下。西門慶不免先具拜帖拜見。正值崔中書在家。即出迎接。至廳叙禮相見。與夏提刑道及寒溫契闊之情。坐下茶畢。拱手問西門慶尊號。西門慶道。賤號四泉。因問老先生尊號。崔中書道。學生性最愚朴。坐閱林下。賤名守愚。拙號遜齋。因說道。舍親龍溪。久稱盛德。全仗扶持。同心協恭。莫此爲厚。西門慶道。日常在下常領教誨。今又爲堂尊。受益恆多。不勝感激。夏提刑道。長官如何這等稱呼。便不見相知了。崔中書道。四泉說的也是。名分使然。言畢彼此笑了。不一時收拾行李。天晚了。崔中書分付僮僕。放桌排飯。無非是菓酌餽饌之類。不必細說。當日二人在崔中書家宿歇。不題。一段到次日各備禮物拜帖。家人跟隨。早往蔡太師府中叩見。那日太師在內閣還未出來。府前官吏人等。如蜂屯蟻聚。擠匝不開。西門慶與夏提刑。與了門上官吏兩包銀子。拿揭帖稟進去。翟管家見了。即出來相見。讓他到外邊私宅。先是夏提刑先見畢。然後西門慶叙禮。彼此道及往還酬答之意。各分賓主坐下。夏提刑先遞上禮帖。兩疋雲鶴金緞。兩疋色緞。翟管家是十兩銀子。西門慶禮帖上。是一疋大紅綵蟒。一疋玄色粧花斗牛補子員領。兩疋京緞。另外梯已。送翟管家一疋黑綠雲絨。三十兩銀子。翟謙分付左右。把老爺禮都收進府中去。上簿籍。一段太師府他只受了西門慶那疋雲絨。將三十兩銀子。連夏提刑的十兩銀子。都不受。說道。豈有此理。若如此不見至交親情。一面令左右放桌兒擺飯。說道。今日聖上奉良嶽新蓋上清寶籙宮。奉安牌匾。該

老爺祭主。直到午後纔散。到家同李爺又往鄭皇親家吃酒。只怕親家和龍溪等不的。誤了你們勾當。遇老爺開

我替你二位稟。就是一般。西門慶道。蒙親家費心。看他以下霍謙因問親家那裏住。二西門慶就把夏龍溪令親家

下歇說了。不一時。安放桌席端正。就是大盤大碗。湯飯點心。一齊拿上來。都是光祿烹炮。美味極品。無加每人金

爵飲酒三杯。就要告辭起身。霍謙款留。令左右又篩上一杯。西門慶因問親家。三俺們幾時見朝。霍謙道。親家。四

你同不得夏大人。親夏大人如今是京堂官。不在此例。你與本衙新陞的副千戶。何太監姪兒何永壽。他便貼刑

你便掌刑。與他作同僚了。他先謝了恩。只等着你見朝。引奏畢。一同好領劄付。你凡事只會他去。夏提刑聽了一

聲兒。不言語。西門慶道。請問親家。五只怕我還要等冬至。郊天回來見朝。霍謙道。親家。六你等不的。冬至。聖上郊

天回來。那日天下官員。上表朝賀。還要排慶成宴。你們怎等的。不如你今日先往鴻臚寺報了名。明日早朝謝了

恩。直到那日堂上官引奏畢。領劄付起身。就是了。西門慶謝道。蒙親家。七指教。何以爲報。臨起身。霍謙又拉西門

慶到僻靜處說話。甚是埋怨西門慶說親家。八前日我的書上那等說。大凡事要謹密。不可使同僚們知道。親家

九。如何對夏大人說了。教他夾了林真人帖子來。林千戶立逼着朱太尉來對老爺說。要將他情願。不管鹵簿。仍

以指揮職銜。在任所掌刑三年。何太監又在內廷。轉央朝廷所寵安妃劉娘娘的分上。便也傳旨出來。親對老爺

和朱太尉說了。要安他姪兒何永壽。在山東理刑。兩下人情阻住了。教老爺好不作難。不是我再三在老爺跟前

維持。回倒林真人把親家。十不撐下去了。慌的西門慶連忙打躬。說道。多承親家。十一盛情。我並不會對一人說。此

公何以知之。霍謙道。自古機事不密則害成。今後親家凡事謹慎些便了。十二西門慶千恩萬謝。霍謙一段。即與夏提刑

作辭出門。來到崔中書家。一面差賁四。鴻臚寺報了名次。次日。同夏提刑見朝。青衣冠帶。正在午門前謝恩出來。剛

轉過西闕門來。只見一個青衣人。走向前問道。那位是山東提刑西門老爺。賁四問道。你是那裏的。那人道。我是

內府匠作監何公公。來請老爺說話。言未畢。只見一個太監。身穿大紅蟒衣。頭戴三山帽。脚下粉底皂靴。從御街

定聲叫道。西門大人請了。看他呼西門慶遂與夏提刑分別。被這太監用手一把拉在榜邊一所直房內。相見作

揖慌的西門慶倒身還禮不迭。這太監說道：大人，二你不認的我，在下是匠作監太監何沂。現在延寧第四宮，端妃馬娘娘位下近侍。昨日內工完了，蒙萬歲爺爺恩，將姪兒何承壽，陞受金吾衛副千戶。現在貴處提刑所理刑管事，與老大人作同僚。三西門慶道：原來是何老太監。學生不知，恕罪恕罪。一面又作揖，說道：此禁地不敢行禮。容日到老太監外宅進拜。於是叙禮畢，讓坐。家人捧茶來吃了。茶畢，就揭桌盒蓋兒，桌上許多湯飯餚品，拿盞筋兒來安下。何老太監道：不消小杯了。我曉的大人朝下來。四天氣寒冷，拿個大盞來，沒甚餚饌，褻瀆大人。五且吃個頭腦兒罷。西門慶道：不當厚擾。何老太監於是滿斟上一大杯，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承老太監所賜。學生領下。只是出去還要見官拜部。若吃得面紅，不成道理。何老太監道：吃兩盞盞，寒何害。因說道：舍姪兒年幼，不知刑名，望乞大人看我面上。六同僚之間，凡事教導他教導。西門慶道：豈敢。老太監勿得太謙。令姪長官，雖是年幼，居氣養體，自然福至心靈。何老太監道：大人好說。常言學到老，不會到老。天下事如牛毛，孔夫子也只識的一腿。七恐有不到處，大人好歹說與他。八西門慶道：學生謹領。因問老太監外宅在何處。學生好來奉拜長官。何老太監道：舍下在天漢橋東文華坊雙獅馬台就是。亦問大人下處。九在那裏。我教做官的先去叩拜。西門慶道：學生暫借崔中書家下。彼此問了住處。西門慶吃了一大杯，就起身。何老太監送出門，拱着手，說道：適間所言，大人凡事看顧。顧九他還等着你。一搭兒引奏，好領劄付。西門慶道：老太監不消分付。學生知道。一段何於是出朝門，又到兵部。又遇見了夏提刑。同拜了部官來。一段兵部比及到本衛，參見朱太尉，遞履歷手本。繳劄付，又拜經歷司。並本所官員，已是申刻時分。一段本衛夏提刑改換指揮服色，另具手本，參見了朱太尉，免行跪禮。擇日南衙到任。剛出衙門，西門慶還等着。遂不敢與他同行，讓他先上馬。夏延齡那裏肯，定要同行。西門慶趕着他呼堂尊。夏指揮道：四泉，你我同僚在先，爲何如此稱呼。西門慶道：名分已定，自然之理。何謂太謙。因問堂尊高陞美任，不還山東去了。寶眷幾時搬取。夏延齡道：欲待搬來，那邊房舍無人看守。如今且在舍親這邊權住。直待過年，差人取家小罷了。還望長官早晚看顧一二。房子若有人要，就央長官替我打發，自當報謝。一段即接西門慶道：學生謹領。請問府上那房價值若

干夏延齡道。舍下此房。原是一千三百兩買的。後邊又蓋了一層。使了二百兩。如今賣原價也罷了。二人歸到崔宅。夾寫夏公王經向前稟說。新陞何老爹來拜。下馬到廳。小的回部中還未來家。何老爹說。多拜上。夏老爹。崔老爹。都

投下帖。午間又差人送了十足金緞來。把紅帖兒呈與西門慶看。上寫着謹具緞帕二端。奉引贊敬。寅侍教生何承壽頓首拜。何夏二對正刺西門慶也西門慶看見。連忙差王經。封了兩疋南京五彩獅補員領。寫了禮帖。吃了飯。連忙往何家

回拜去。到了廳上。何千戶忙出來迎接。烏紗皂履。年紀不上二十歲。生的面如傅粉。唇若塗朱。有畫氏在內趨下階來。揖讓退遜。謙恭特甚。二人到廳上叙禮。西門慶令玳安捧上贊見之禮。拜下去。說道。適承光顧。兼領厚儀。又失迎

迓。今早又蒙老公直房賜饌。感德不盡。何千戶忙還禮說。學生叨受微職。忝與長官同列。早晚得領教。益實為三生有幸。適間進拜不遇。又承光顧。蓬葦生輝。令左右收下去。一面扯椅兒分賓主坐下。左右捧茶上來。吃茶之

間。彼此問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何千戶道。學生賤號天泉。四泉市井也。天泉則河矣。相映不嫌。又問長官今日拜畢部堂了。西門慶道。從內裏蒙公公賜酒出來。拜畢部。又到本衙門見堂。繳了箭付。拜了所司。出來就要奉謁長官。不知已先

辱長官下顧。何千戶因問。長官今日與夏公都見朝來。西門慶道。夏龍溪已陞了指揮直駕。今日都見朝。謝恩在一處。只到衙門見堂之時。他另具手本參見。說畢。何千戶道。咱們還是先與本主老爹進禮。還是先領箭付。西門慶道。依着舍親說。咱們先在衙門宅中進了禮。然後大朝引奏。還在本衙門到堂。同衆領箭付。何千戶道。既是如

此。咱們明早備禮進了罷。於是都會下各人禮數。何千戶是兩疋蟒衣。一束玉帶。西門慶是一疋大紅麒麟金緞。一疋青絨鱗衣。一柄金鑲玉繡環。又金華酒四壺。明早在朱太尉宅前取齊。約會已定。茶湯兩換。西門慶告辭而

回。正寫何千戶並不與夏延齡題此事。是禮管家。囑後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又次早到何千戶家。何千戶又預備頭腦小席

大盤大碗。齊齊整整。連手下人飽餐一頓。是西門作客。而何家為主然後同往太尉宅門前來。賁四同何家人押着禮物。那時正值朱太尉新加太保。徽宗天子又差使往協壇視牲未回。各家餽送賀禮。并參見官吏人等。黑壓壓在門首等候。

一何千戶同西門慶下了馬。在左近一相識人家坐的。單寫二差人打聽。老爹道子响。就來通報。直第到午後。忽

見一人飛馬而來。傳報道老爺視牲回來。進南薰門了。叫分付開雜人打開。不一時。又騎報回來。傳老爺過大漢橋了。又少頃。只見官吏軍士。各打執事旗牌。一對一對傳呼。走了半日。纔遠遠望見朱太尉。八抬八簇肩輿。明

轎頭戴烏紗。身穿猩紅斗牛絨袍。腰橫荆山白玉。懸挂太保牙牌。黃金魚鑰。好不顯赫威嚴。執事到了宅門首。都一字兒排開。喝的肅靜迴避。無一人聲嗽。那來見的官吏人等。黑壓壓一羣跪在街前。良久。太尉轎到跟前。左右

喝聲起來伺候。那衆人一齊應諾。誠然聲震雲霄。只聽東邊鑼鼓樂响動。原來本衙門六員太尉堂官。先提明六太尉

見朱太尉新加光祿大夫太保。又蔭一子爲千戶。都各備大禮。治酒慶賀。故有許多教坊伶官。在此動樂。太尉纔下轎。樂就止了。各項官吏人等預備進見。一忽然一聲道子响。又一青衣承差。手拿兩個紅拜帖。飛走而來。遞

與門上人。說禮部張爺與學士蔡爺來拜。連忙稟報進去。須臾轎在門首。尙書張邦昌與侍郎蔡攸。都是紅吉服。孔雀補子。一個犀帶。一個金帶。進去拜畢。待茶畢。送出來。兩又是吏部尙書王祖道與左侍郎韓偓。右侍郎尹京

也來拜。朱太尉都待茶送了。三又是皇親喜國公樞密使鄭居中。駙馬掌宗人府王晉卿。都是紫花玉帶來拜。唯鄭居中坐轎。這兩個都騎馬。送出去。三方是本衙堂上六員太尉到了。頭一位是提督管兩廂提察使孫榮。第二

位。管機察梁應龍。第三。管內外觀察典牧皇畿童太尉姪兒童天胤。第四。提督京城十三門巡察使黃經臣。第五。管京營衛緝察皇城使寶監。第六。督管京城內外巡捕史陳宗善。都穿大紅頭戴貂蟬。惟孫榮是太子太保。玉帶

餘者都是金帶。下馬進去。六各家都有金幣禮物。一少頃。裏面樂聲嚮動。衆太尉插花。與朱太尉把盞遞酒。階下一派簫韶盈耳。兩行絲竹和鳴。端的食前方丈。花簇錦筵。怎見得太尉的富貴。但見

官居一品位。列三台。赫赫公堂。潭潭相府。虎符玉節。門庭甲仗。生寒。象板銀箏。優伶排場熱鬧。終朝謁見。無非公子王孫。逐歲追遊。盡是侯門戚里。那里解調和燮理。一味能趨諂逢迎。端的談笑起干戈。真个吹噓驚

海岳。假冒令八位大臣拱手。巧詞使九重天子點頭。督採花石。江南淮北盡災殃。進獻黃楊。國庫民財皆匱竭。正是輦下權奸第一。人間富貴無雙。

須臾遞畢。安席坐下。一班兒五个俳優。朝上爭管琵琶。方響。篋篋紅牙象板。唱了一套。享富貴。受皇恩。奸臣試想當時

酒進三巡。歌吟一套。六員太尉起身。朱太尉親送出來。回到廳。樂聲暫止。管家稟事。各處官員進見。方朱太尉令

左右抬公案。當廳坐下。分付出來。先令各動戚中貴仕宦家人送禮的進去。賓客須臾打發出來。纔是本衛紀事

南北衙兩廂五所七司。提察。譏察。觀察。巡察。典牧。直駕。提牢。指揮。千百戶等官。各具手本呈遞。內屬一行然後纔傳出

來。叫兩淮。兩浙。山東。山西。關東。關西。河東。河北。福建。廣南。四川。十三省提刑官。挨次進見。外屬一行。西門慶與何千戶

在第五起上。抬進禮物來。管家接了禮帖。舖在公案上。二人立在階下。等上邊叫名字。西門慶抬頭。見正面五間

廠廳。上面朱紅牌匾。懸着徽宗皇帝御筆。欽賜執金吾堂斗大四个金字。甚是顯赫。須臾叫名。二人應諾。陞階。到

滴水簷前。躬身參謁。四拜一跪。聽發放。朱太尉道。那兩員千戶。怎的又叫你家。太監送禮來。單言太監送禮來令左右收了。

分付在地方謹慎做官。我這里自有公道。伺候大朝引奏畢。來衙門中領箭付。這二人齊聲應諾。左右喝起去。由

左角門出來。剛出大門來。尋見賈四等抬擔出來。如正要走。忽見一人拿宛紅帖。又找飛馬來報說道。王爺高爺

來了。西門慶與何千戶。閃在人家門裏觀看。須臾。軍牢喝道。只見總督京營八十萬禁軍隴西公王燁。同提督神

策御林軍總兵官太尉高球。俱是紅袍玉帶。八轎而至。那各省參見官員。一湧出來。又不得見了。西門慶與何千

戶。走到僻處。呼跟隨人。扯過馬來。二人方騎上馬回家。上生曰。高太師是个太師。此寫太尉。又是个太尉。有此等上壽進見者矣。正是

權奸誤國禍機深 開國承家戒小人

第七十二回 李瓶兒何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

詞曰

花事闌珊芳草歇。客裏風光。又過些時節。小院黃昏人憶別。淚痕點點成紅血。咫尺江山分楚越。目斷神

驚。只道芳魂絕。夢破五更心欲折。角聲吹落梅花月。右調蝶戀花

話說西門慶同何千戶回來。走到大街。何千戶就邀請西門慶到家。一飲。西門慶再三固辭。何千戶令手下把馬

環拉住道。學生還有一事。與長官商議。于是並轡同到宅前下馬。賁四押抬盒。逕往崔中書家去了。原來何千戶盛陳酒筵。在家等候。進入廳上。但見獸炭焚燒金爐香霧。正中獨設一席。下邊一席相陪。傍邊首。又設一席。皆盤堆異果。花插金瓶。西門慶問道。長官今日延何客。何千戶道。家公公今日下班。敢屈長官一飯。西門慶道。長官這等費心。就不是同僚之情。何千戶道。家公公粗酌屈尊。長官休怪。一面看茶吃了。西門慶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便出來。不一時。何太監從後邊出來。穿着綠絨蟒衣。冠帽皂靴。寶石縷環。西門慶展拜四拜。請公公受禮。何太監不肯。說道使不的。三字西門慶道。學生與天泉同寅晚輩。老公公齒德俱尊。又係中貴。自然該受禮。講了半日。何太監受了半禮。讓西門慶上坐。他主席相陪。何千戶傍坐。西門慶道。老公公。這個斷然使不得。字更同僚之間。豈可傍坐。老公公叔姪便罷了。學生使不的。何太監大喜道。太人甚是知禮。罷罷。我另個位兒傍坐。罷。教做官的陪大人就是了。活西門慶道。這等學生坐的也安。于是各照位坐下。何太監道。小的兒們再燒了炭來。不今日天氣甚是寒冷。須臾。左右火池火叉。拿上一包水磨細炭。向火盆內只一倒。是太監廳前放下油紙暖簾來。日光掩映。十分明亮。何太監道。大人請寬了盛服罷。西門慶道。學生裏邊沒甚麼衣服。使小价下處取來。何太監道。不消取去。令左右接了衣服。拿我穿的飛魚綠絨氅衣來。與大人披上。西門慶笑道。老公公職事之服。學生何以穿得。何太監道。大人只顧穿怕怎的。可昨日萬歲賜了我蟒衣。我也不穿他了。就送了大人遮衣服兒罷。更不一時。左右取上來。西門慶令玳安接去員領。披上氅衣。作揖謝了。又請何千戶也寬去上蓋陪坐。又拿上一道茶來吃了。何太監道。叫小厮們來。原來家中教了十二名吹打的小厮。兩個師範領着。上來磕頭。何太監就分付動起樂來。然後遞酒上坐。何太監親自把盞。西門慶慌道。老公公請尊便。有長官代勞。只安放鍾筋兒就是一般。何太監道。我與大人遞一鍾兒。我家做官的初入蘆葦。不知深淺。望乞大人凡事扶持一二。就是情了。西門慶道。老公公說那里話。常言同僚三世親。學生亦托賴老公公餘光。豈不同力相助。何太監道。好說好說。共同王事。彼此扶持。西門慶也沒等他遞酒。只接了杯兒。領到席上。隨即回奉一杯。安在何千戶。並何太監席上。彼此告

揖過坐下。吹打畢，以上皆吹打時所說者也三個小厮連師範在筵前銀箏象板三絃琵琶，唱了一套正京端正好。雪夜訪趙普。

水晶宮鮫綃帳，又是宋朝總見寓言也又點露意唱畢下去。酒過數巡，食割兩道。看看天晚，掌上燈來。西門慶喚玳安拿賞賜，與廚

役并吹打各色人役，就起身說道：「學生厚擾一日了，就此告回。那公公那里肯放，說道：『我今日正下班，要與大人

請教，有甚大酒席，只是清坐而已。』教大人受飢。西門慶道：「承老公公賜這等美饌，如何反言受飢？學生回去歇息。」

歇息。明早還要與天泉參謁兵科，好領劄付掛號。何太監道：「既是大人要與我家做官的同幹事，何不令人把行李搬過來，我家住兩日。」

我這後園兒裏，有幾間小房兒，甚是僻靜，就早晚和做官的理會些公事兒，也方便些。強如在別人家，纔留住有層次西門慶道：「在這里最好，只是使夏公見怪，像學生疎他一般。」

何太監道：「沒的說。如今時年，早晨不做官，晚夕不唱喏，衙門是恁唱戲衙門，雖故當初與他同僚，今日前官已去，後官接管，承行與他就無干。他

若這等說，他就是個不知道理的人了。」爲西門目下說法今日我要和大人坐一夜，不放大人去，喚左右下邊房裏，快放

桌兒，管待你西門老爹大官兒酒飯。我家差幾個人跟他，即時把行李搬了來，又分付打掃後花園西院乾淨，預

備鋪陳。炕中籠下炭火，堂上一呼堂下百諾，答應下去了。西門慶道：「老公公盛情，只是學生得罪夏公了。」何太監

道：「他既出了衙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管他那驢庫的事，管不的咱提刑所的事了。」官場大抵如斯難怪於你，不由

分說，就打發玳安，并馬上人吃了酒飯，差了幾名軍牢，各拿繩杠，逕往崔中書家，搬取行李去了。何太監道：「又一

件相煩大人。我家做官的到任，所還望大人替他看所宅舍兒，好搬取家小。今先教他同大人去，待尋下宅子，然

後打發家小起身，人也不多。這幾房家人，也只有二三十口。西門慶道：「老公公分付，要看多少銀子宅舍？」何太監

道：「也得千金外房兒纔勾住。」西門慶道：「夏龍溪他京任不去了，他一所房子，到要打發，老公公何不要了？」與天泉

住一舉兩得其便。此宅門面七間，到底五層儀門，進去大廳，兩邊廂房，鹿角頂後邊住房，花亭，周圍羣房，也有許

多。街道又寬闊，正好天泉住。何太監道：「他要多少價值兒？」西門慶道：「他對我說，原是一千二百兩，又後邊添蓋了

一層平房，收拾了一處花亭。老公公若要隨公公與他多少罷了。」何太監道：「我托大人，隨大人主張就是了。」趁今

日我在家。差個人和他說去。討他那原文書我瞧瞧。難得尋下這房舍兒。我家做官的。去到那里。有個歸着了。不一時。只見玳安同衆人。搬了行李來回話。要房子是搬行李去後的話。故再着玳安去也。西門慶問賁四王經來了不曾。玳安道。王經同押了

衣箱行李先來了。還有轎子叫賁四在那里看守着哩。西門慶因附耳低言。如此這般。上覆夏老爹。借過那里房

子的原契來。何公公要瞧瞧。就同賁四一答兒來。這玳安應的去了。不一時。賁四青衣小帽。同玳安拿文書回西

門慶說。夏老爹多多上覆。既是何公公要。怎好說價錢。原文書都拿的來了。又收拾添蓋使費了許多。隨爹主張

了罷。西門慶把原契遞與何太監。親看了一遍。見上面寫着一千二百兩。說道。這房兒想必也住了幾年。未免有

些糟爛。也別要說收拾大人面上。還與他原價那賁四連忙跪下說。何爺說的是。自古道。使的賒錢。治的庄田。千

年房舍換百主。西門聽着一番拆洗一番新。可何太監聽了喜歡道。你是那里人。倒會說話兒。常言成大事者不惜小

費。其實說的是。他教甚麼名字。西門慶道。他名喚賁四。何太監道。也罷。沒個中人兒。你就做個中人兒。替我討了

文書來。今日是個好日。大朝把銀子兌與他罷。同是太監忙却亦爽快西門慶道。如今晚了。待的明日也罷了。何太監道。到五

更我早進去。明日大朝。今日不如先交與他銀子就了事。亦大爽快西門慶問道。明日甚時駕出。何太監道。子時駕出

到壇三更鼓祭了。寅正一刻就回宮。排了膳就出來設朝。陸大殿朝賀。天下諸司。都上表拜冬。次日。文武百官吃

慶成宴。可慶你們是外任官。大朝引奏過。就沒事了。說畢。何太監分付何千戶。進後邊。打點出二十四錠大元寶

來。用食盒抬着。差了兩個家人。同賁四玳安。押送到崔中書家交割。夏公見抬了銀子來。滿心歡喜。隨即親手寫

了文契。付與賁四等。拿來遞上何太監。不勝歡喜。賞了賁四兩銀子。玳安王經。每人三兩。西門慶道。小孩子家

不當賞他。何太監道。胡亂與他買嘴兒吃。三人磕頭謝了。何太監分付管待酒飯。又向西門慶唱了兩個喏。全仗

大人餘光。西門慶道。還是看老公公金面。何太監道。還望大人對他說說。早把房兒騰出來。亦發爽快就好打發家小

起身。西門慶道。學生一定與他說。教他早騰。長官這一去。且在衙門公署中權住幾日。待他家小搬到京收拾了。

長官寶眷起身不遲。何太監道。收拾直待過年罷了。先打發家小去纔好。十分在衙門中也不方便。說話之間。已

有一更天氣。西門慶說道。老公公請安置罷。學生亦不勝酒力了。何太監方作辭歸後邊歇息去了。何千戶教家樂彈唱。還與西門慶吃了一回。方纔起身。遂至後園。三間書院。臺榭湖山。盆景花木。無一懈筆是。好入夢之地。房內絳燭高烧。篆內香焚麝。十分幽雅。何千戶陪西門慶叙話。又看茶吃了。方道安置。歸後邊去了。西門慶摘去冠帶。解衣就寢。王經玳安打發下。就往下邊暖炕上歇去了。西門慶有酒的人。睡在枕畔。見滿窗月色。翻來覆去。良久。只聞夜漏沉沉。花陰寂寂。寒風吹得那窗紙有聲。是好夢因。况離家已久。正要呼王經進來陪他睡。先押。忽聽得窗外有婦人語聲甚低。即披衣下床。穿着鞋襪。悄悄啓戶視之。與瓶兒夢子。虛一絲不錯。只見李瓶兒霧鬢雲鬟。淡粧雅麗。素白羅衫。籠雪體。淡黃軟襪。襯弓鞋。輕移蓮步。立于月下。西門慶一見。挽之入室。相抱而哭泣。說道。冤家你如何在這里。李瓶兒道。奴尋訪至此。對你說我已尋了房兒了。今特來見你一面。早晚便搬去了。一向未搬。西門慶忙問道。你房兒在于何處。李瓶兒道。咫尺不遠。出此大街。迤東造釜巷中間便是。言訖。蛟龍水盡猶得折黃金。今乃為。造釜者所用。則瓶已消蝕久矣。西門慶與他歡叙舊情。徘徊不捨。那李瓶兒叮嚀囑咐道。我的哥哥。切記休貪夜飲。早早回家。那厮不時伺害于你。後。快。千萬勿忘。言訖。挽西門慶相送。走出大街上。見月色如畫。果然往東轉過牌坊。到一小巷。見一座雙扇白板門。指道。此奴之家也。寫得恍惚。甚之言畢。頓袖而入。西門慶急向前拉之。忽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但見月影橫窗。花枝倒影。影矣。彷彿餘香在被。殘睡猶甜。的是夢。境初回。追悼莫及。悲不自勝。正是。

玉宇微茫霜滿襟。疎窗淡月夢魂驚。淒涼睡到無聊處。恨殺寒雞不肯鳴。

西門慶夢醒睡不着。巴不得天亮。比及天亮。又睡着了。次日早。何千戶家童僕起來伺候。打發西門慶梳洗畢。何千戶又早出來。陪侍吃了道茶。放桌兒請吃粥。西門慶因問老公公怎的不見。寫未見。朝班者。何千戶道。公公從五鼓就進朝去了。須臾。拿上粥來。又拿上一盞肉丸子餛飩。雞蛋頭腦湯。一面吃着。就分付備馬。何千戶與西門慶冠冕。僕從跟隨。早進內參見兵科出來。何千戶便分路來家。西門慶又到相國寺拜智雲長老。相火也。與水滸寫。得若斷若連。故妙。長老又留排齋。西門慶只吃了一個點心。餘者收與手下人吃了。就起身從東街穿過來。要往崔中書家拜夏龍溪去。

因從造釜巷經過中間果見有雙扇白板門與夢中所見一般悄悄使玳安問隔壁賣豆腐老嫗此家姓甚名誰老嫗答道此袁指揮家也已結住瓶兒袁者遠也遠遠指示令人深省也西門慶於是不勝嘆異到了崔中書家夏公纔待出門拜人寫俱是初入京

見西門慶到忙令左右把馬牽過迎至廳上拜揖叙禮西門慶令玳安送上賀禮青織金綾紵一端色緞一端夏公道學生還不會拜賀長官倒承長官先施昨日小房又煩費心感謝不盡西門慶道昨日何太監說起看房我

因堂尊分上就說出此房來何公討了房契去看了一口就還原價果是內臣情兒立馬蓋橋就成了還是堂尊

大福說畢二人笑了夏公道何天泉我也還未回拜他因問他此去與長官同行罷了西門慶道他已會定同學

生一路去家小且待後昨日他老公公多致意煩堂尊早些把房兒騰出來搬取家眷他如今權在衙門裏住幾

日罷了夏公道學生也不肯久稽待這裏尋了房兒就使人搬取家小也只待出月罷了說畢西門慶起身又留

了個拜帖與崔中書夏公送出上馬歸至何千戶家何千戶又早有午飯等候西門慶悉把拜夏公之事說了一

遍騰房已在出月何千戶大喜謝道足見長官盛情吃畢飯二人正在廳上着棋忽左右來報府裏翟爺差人送

下程來了找尋到崔老爺那裏崔老爺使他這裏來了於是拿帖看上寫着謹具金緞一端雲紵一端鮮豬一口

牝羊一腔內酒一罇點心二盒有何家恐冷落翟家故又照管都到西門慶見來人說道又蒙你翟爹爹費心一面收

了禮物寫回帖賞來人二兩銀子拾盒人五錢說道客中不便有褻管家那人磕頭收了王經在傍悄悄說小的

姐姐說教我府裏去看看愛姐早爲道國安根有物事捐與他西門慶問甚物事王經道是家中做的兩雙皮鞋兒西門

慶道單單兒怎好拿去分付玳安我皮箱內有帶的玫瑰花餅取兩罐兒愛姐消息以動就把回帖付與王經穿上青衣

跟了來人往府裏看愛姐不題這西門慶寫了帖兒送了一腔羊一罇酒謝了崔中書把一口豬一罇酒兩盒點

心拾到後邊孝順老公公何千戶拜謝道長官你我一家如何這等計較且說王經到府內請出韓愛姐外廳拜

見了打扮的如瓊林玉樹一般比在家出落自是不同長大了好些問了回家中事務管待了酒飯見王經身上單薄與了一件天青綜絲貂鼠氈衣兒爲道國生心之由又賞了五兩銀子拿來回覆西門慶話西門慶大喜正與何千戶

下棋。忽聞喝道之聲。門上人來報。夏老爹來拜。拿進兩個拜帖來。兩個忙迎接到廳叙禮。何千戶又謝昨日房子之事。夏公具了兩分緞帕酒禮。奉賀二君。西門慶與何千戶再三致謝。令左右收了。夏公又賞了賁四及玳安。王經十兩銀子。一面分賓主坐下。茶罷。共叙寒溫。夏公道。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進內去了。夏公又留下了一個雙紅拜帖兒。說道。多頂上老公公拜遲恕罪。言畢起身去了。何千戶隨即也具一分賀禮。一疋金緞。差人送去。不在言表。到晚夕。何千戶又在花園暖閣中。擺酒與西門慶共酌。家樂歌唱。到二更方寢。到次日起五鼓。與何千戶一行人。跟隨進朝。先待漏院伺候。等的開了東華門。進入。但見

星斗依稀禁漏殘。禁中環珮响珊珊。欲知今日天顏喜。遙睹蓬萊紫氣蟠。

少頃。只聽九重門啓。鳴嘖嘖之鸞聲。闐闐天開。觀巍巍之冠冕。當時天子祝畢。南郊回來。文武百官。聚集等候。設朝。須臾鐘响。天子駕出。大殿受百官朝賀。香毳撥轉。簾扇捲開。正是

晴日明開青瑣闥。天風吹下御爐香。千條瑞霧浮金闕。一朵紅雲捧玉皇。

這皇帝。生得堯眉舜目。禹背湯肩。可以作聖之身才俊過人。口工詩韻。善寫王君竹。能揮薛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可以作聖之才朝歡暮樂。依稀似劍閣孟商王愛色。貪花彷彿如金陵陳後主。先後不倫用筆刻甚當下駕坐寶位。靜鞭响罷。文武百官。秉簡當胸。向丹墀五拜三叩頭。進上表章。已而有殿頭官。口傳聖旨道。朕即位二十載矣。良嶽於茲。告成上天降瑞。今值履端之慶。與卿共之。言未畢。班首中閃過一員大臣來。朝靴踏地。响袍袖列風生。視之乃左丞相崇政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太師魯國公蔡京也。低持象簡。俯伏金階。口稱萬歲萬歲萬萬歲。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恭維皇上御極二十載以來。海宇清寧。天下豐稔。上天降鑒。禎祥疊見。三邊永息兵戈。萬國來朝天闕。銀岳排空。玉京挺秀。寶籙膺頒於昊闕。絳霄深聳於乾宮。臣等何幸欣逢盛世。交際明良。永效華封之祝。常沾日月之光。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獻頌以開。以良嶽慶成加封故也良久。聖旨下來。賢卿獻頌。益見忠誠。朕心嘉悅。詔改明年為重和元年。正月元日。受定命寶。大赦覃賞有差。認明改元重和以便認西門慶之旌蔡太師承旨下來。殿頭官口傳聖旨。有事出

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言未畢見一人出離班部倒笏躬身緋袍象簡玉帶金魚跪在金階口稱光祿大夫掌金吾衛事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臣朱勛引天下提刑官員章隆等二十六員例該考察已更改補繳換劄付合當引奏未敢擅便請旨定奪於是二十六員提刑官都跪在後面不一時聖旨傳下來照例給領朱太尉承旨下來天子袍袖一展羣臣皆散駕即回宮百官皆從端禮門兩分而回那十二象不待牽而先走二句十字將散朝便寫得十分圓滿千古史家學不來者鎮將長隨紛紛而散朝門外車馬縱橫侍仗羅列人喧呼海沸波翻馬嘶喊山崩地裂衆提刑官皆出朝上馬都來本衙門伺候良久只見知印拿了印牌來傳道老爺不進衙門了已往蔡爺李爺宅內拜冬去了以此衆官都散了一者寫蔡太師二者省得妙甚西門慶與何千戶回到家中又過了一夕又省到次日衙門中領了劄付又掛了號細又拜辭了翟管家細又省一筆行文便如雲散水流爽利明簡之甚打點殘裝收拾行李與何千戶一同起身何太監晚夕置酒餞行囑付何千戶凡事請教西門大人休要自專差了禮教豈知西門反將來請教寫得人心一時冰冷從十一月二十日東京起身兩家也有二十人跟隨竟往山東大道而來已是數九嚴寒之際點水滴凍之時有善梅都二姐在內一路上見了些荒郊野路枯木寒鴉疎林淡日影斜暉有林太暮雪凍雲迷晚渡有誰嫂等在內一山未盡一山來後村已過前村望二句一篇行路難比及剛過黃河到水關八角鎮驟然撞遇天起一陣大風但見

非千虎嘯豈是龍吟

明說寫風之由

卒律律寒飈撲面急颼颼冷氣侵人初時節無踪無影次後來捲霧收雲吹花

擺柳白茫茫走石揚砂昏慘慘刮得那大樹連聲吼

所爲空心樹矣西門慶也驚得那孤雁落深濠須臾砂石打地塵土遮

天砂石打地猶如滿天驟雨即時來塵土遮天好似百萬熊羆捲土至這大風的光景真個是吹折地獄門

前樹刮起冥都頂上塵

二句是真風

嫦娥急把月宮閉列子空中叫救人險些兒玉皇住不得崑崙頂死只刮得

大地乾坤上下搖

荀延一日而已

西門慶與何千戶坐着兩頂毡幃暖轎被風刮得寸步難行又見天色漸晚恐深林中撞出小人來西門慶分付

手下快尋那裏安歇一夜明日風住再行罷找尋了半日遠遠望見路傍一座古剎數株疎柳半堵橫牆風來便與花雪月湊

成數 但見

石砌碑橫野草遮 迴廊古殿半欹斜 夜深宿客無燈火 月落安禪更可嗟

西門慶與何千戶忙入寺中投宿上題着黃龍寺牌也相火動而牌風發也見方丈內幾個僧人在那裏坐禪又無燈火二句將行路入使觀

臘肉菓餅之類妙筆如此晚夕與何千戶胡亂吃得一頓長老煮一鍋豆粥吃了過得一宿次日風止天晴與了和尚一兩

銀子相謝作辭起身往山東來正是

王事驅馳豈憚勞 關山迢遞赴京朝 夜投古廟無烟火 偏使行人心內焦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殿打如意兒 王三官義拜西門慶

詞曰

掉臂疊肩情態炎涼冷暖情形噴興來闍豎長兒孫石女須教有孕 莫教一朝勢謝親生不若他生擊淚俱下

爹爹媽媽向何親撥轉背脊不認 右調勝長天

話說西門慶與何千戶在路不題單表吳月娘在家因西門慶上東京見家中婦女多恐惹是非分付平安無事關好大門後邊儀門夜夜上鎖二句非寫此日月娘好處乃寫西門死後月娘日夜宜卷以生敬濟金蓮之好遠出燒香丟下許多婦女門戶便寫得月娘真是第一等可敬的醜婦人姐妹們都出來各自在房做針指若敬濟要往後樓上尋衣裳月娘必使春鴻或來安兒跟

出跟入常時查門戶凡事都嚴緊了所以為西門死後不嚴謹映也這潘金蓮因此不得和敬濟勾搭尚不致敗露在此只賴奶子如意兒饒

了舌逐日只和如意兒合氣一日月娘打點出西門慶許多衣服汗衫小衣教如意兒同韓嫂兒漿洗不想這邊

春梅也洗衣裳使秋菊問他借棒撻昔日棒撻打搗兒之時雪夜琵琶已棄千秋埋恨今日瓶壁裂折如意不量猶欲私棒撻以惹嘲

也這如意正與迎春搥衣不與他說道前日你拿了個棒撻使着罷了又來要趁韓嫂在這里要替爹搥褲子和汗衫兒哩那秋菊使性子秋菊一走來對春梅說平白教我借他又不與迎春倒說拿去如意兒攔住了不肯春

梅道：「耶啞耶啞怎的這等生分。大白日裏借不出個乾燈盞來，借個棒槌兒使使兒就不肯與。將來替娘洗這裏脚，教拿甚麼槌。秋菊你往後邊問他們借來使使罷。」春梅使秋菊這潘金蓮正在房中炕上裹脚，忽然聽得又因懷着仇恨，尋不着頭由兒，便罵道：「賊淫婦怎的不與你自家問他要去，不與罵那淫婦不妨事。」罵申二姐以此一言中之也金蓮使春梅這春梅一冲性，春梅又一個性子就一陣風走來，瓶兒那邊說道：「又來，那個是外人，也怎的棒槌借使使就不與。如今這屋裏又鑽出個當家的來了。」一語見血所謂與金蓮一鼻孔出氣者也如意兒道：「耶啞耶啞，放着棒槌兒拿去使，不是誰在這里把住，就怒說起來。大娘分付，趁韓媽在這里替爹爹出這汗衫子和綿綢褲子來，秋菊來要。我說待我把你爹這衣服槌兩下兒着，就駕上許多，誑說不與來。早是迎春姐聽着，不想金蓮隨即跟了來，便罵道：『又來，你這個老婆，不要說嘴，死了你家主子。』」只此一語如今這屋裏就是你，又是此一語你爹身上衣服，不着你恁個人兒拴束，誰應的上他那心。俺這些老婆死絕了，教你替他漿洗衣服，你拿這個法兒降伏俺們，我好耐驚耐怕兒。如意兒道：「五娘怎的說這話。大娘不分付，俺們好掉攬替爹整理的。金蓮道：『賊淫婦，你這刺骨雌漢的淫婦，還強說甚麼嘴。半夜替爹遞茶兒，扶被兒，是誰來。』」後吃尿者討披襖兒穿是誰來你背地幹的那繭兒，你說我不知道，就偷出肚子來，我也不怕。如意兒道：「正經有孩子還死了哩。俺們到的那些兒，怨恨之於，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心頭火起，粉面通紅，走向前一把手把老婆頭髮扯住，只用手摳他腹。」是醋極處却是痴絕處，天下有瓶兒房中，雞犬皆能生子者，豈獨婦真寫刺骨。虧得韓嫂兒向前勸開了。金蓮罵道：「沒廉恥的淫婦，嘲漢的淫婦，俺們這里還開着聲喚。」聲喚你來雌漢子，你在這屋裏是甚麼人，你就是來旺兒媳婦子，從新又出世來了。我也不怕你。」又提一個可知蕙蓮爲瓶兒前身，如意爲瓶兒後身，此蓋將前後文氣一齊串入，使看者放如其眼孔一齊看去，方知作者通身氣脈，不是老婆舌頭而已也。那如意兒一壁哭着，一壁挽頭髮，說道：「俺們後來也不知甚麼來，旺兒媳婦子，只知在爹家做奶子。金蓮道：『你做奶子，行你那做奶子的事，怎的在屋裏狐假虎威。』」句句是瓶兒故妙成起精來，老娘成年拿住，教你弄鬼兒去了。正罵着，只見孟玉樓後邊慢慢的走將來，說道：「他處處少六姐，我請你後邊下棋，你怎的不去。却在這里亂些甚麼。一把手拉到他房裏坐下，說道：『你告我說，因爲什麼來。』」總是打這金蓮消了回氣，春梅遞上茶來，吃了些茶，便道：「你看教這賊淫婦氣的我手也冷了。茶

也拿不起來。如如此 寫妙絕我在屋裏正描鞋。又找葡萄 架後情景他使小鸞來請我。我說且輪輪兒去。歪在床上也未睡着。只見這

小肉兒百忙且槌裙子。我說你就帶着把我的裹脚槌槌出來。半日只聽的亂起來。却是秋菊問他要棒槌使。他

不與。把棒槌劈手奪下去了。說道前日拿個去不見了。又來要。如今緊等着與爹爹槌衣服哩。教我心裏就惱起來。

使了春梅去罵那賊淫婦。從幾時就這等大胆降伏人。俺們手裏教你降伏。你是這屋裏甚麼兒。壓拆轎杠兒娶

你來。却無老幸 頭跟隨你比來旺兒媳婦子差些兒。我就隨跟了去。他還嘴裏逼裏剝刺的。教我一頓臭罵。不是韓嫂兒死

氣力。賴在中間拉着我。我把賊沒廉恥雌漢的淫婦。心裏肉也掏出他的來。大姐姐也有些不是。直自守靈夜對月 娘說後已深埋一

不決之根直至。想着他把死的來旺兒賊奴才淫婦慣的有些摺兒。教我和他為冤結仇。落後一朵膿帶還塚在我

身上。舊心事又是打鉄棍後一恨說來 處皆是以始終文字如暗絲連引說是我弄出那奴才去了。如今這個老婆。又是這般慣他慣的恁沒張倒置的。

你做奶子行做奶子的事。許你在跟前花黎胡哨。俺們眼裏是放不下砂子的人。有那沒廉恥的貨人。也不知死

的那裏去了。還在那屋裏纏。但往那裏回來。就望着他那影作個揖。口裏一似嚼咀的。不知說些什麼。補出恨語到 亦是暢語到

晚夕要茶吃。淫婦就連忙起來。替他送茶。又替他蓋被兒。兩個就弄將起來。就是個久慣的淫婦。只該丫頭遞茶

許你去撐頭。獲腦雌漢子。或亦漢子有撐頭獲 腦之物勢。照管也為什麼問他要披襖兒。沒恥廉的。便連忙舖子裏拿了綢緞來。替他

裁披襖兒。你還沒見哩。斷七那日。他爹進屋裏燒紙去了。見丫頭老婆在炕上搥子兒。就不說一聲兒。反說道。這

供養的扁食和酒。也不要收到後邊去。你們吃了罷。這等縱容着他。這淫婦還說爹來不來。俺們好等的。不想我

兩三步抄進去。說得他眼張失道。就不言語了。又補 什麼好老婆 一個賊活人妻淫婦 能非活人妻乎特 能弄活為死耳就這等餓

眼見瓜皮。不管好歹的都收攬下。原來是一個眼裏火爛桃行貨子。那淫婦的漢子說死了前日漢子抱着孩子

沒在門首打探兒。還瞞着人搗鬼。張眼溜睛的。你看他如今別模改樣的。又是個李瓶兒出世了。此是舊恨 必須結到此那大

姐姐。成日在後邊。只推粧聲啞的人。但開口。就說不是了。此是後事 那玉樓聽了只是笑 因說你怎知道的恁詳細

總是金蓮道。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怎麼不曉得雪裏埋死屍。自然消將出來。玉樓道。原

說這老婆沒漢子如何又鑽出漢子來了。金蓮道：天不着風兒晴不的人不着說兒成不的。他不攛瞞着你家肯要他。想着一來時，餓答的個臉黃皮瘦瘦的，乞乞縮縮，那個腔兒。毛青布衫，鞋未穿耶。吃了這二年飽飯，就生事兒。雖起漢子來了。剛來西門家幾年矣。你如今不禁下他來，到明日又教他上頭上臉的一時，桶出個孩子當誰的。又結到此總是點水歸源一腔心事如畫方是描神之筆。玉樓笑道：你這六丫頭，到且是有權柄。扯淡得妙。說畢，坐了一回，兩個往後邊下棋去了。正是

三光有影遣誰繫，萬事無根只自生。

話休饒舌。有日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到清河縣，分付賁四王經，跟行李往家去。他便送何千戶到衙門中，看着收拾打掃公署乾淨住下。方纔騎馬來家，進入後廳。吳月娘接着盥水淨面畢，就令丫鬢院子內放桌兒，滿爐焚香，對天地位下，告許愿心。月娘便問你爲什麼許愿心。西門慶道：休說起，我拾得性命來家。昨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剛過黃河行到沂水縣，八角鎮上，遭遇大風，沙石迷目，通行不得。天色又晚，百里不見人，衆人都慌了。况獸架又多，誠恐鑽出個賊來，怎了。比及投到個古寺中，和尚又窮。精已泄盡矣。夜晚連燈火也沒個，只吃些豆粥兒，就過了一夜。次日風住，方纔起身。這場苦，比前日更苦十分。前日雖熱天，還好些。這遭又是寒冷天氣，又耽許多驚怕，幸得平地還罷了。若在黃河，遭此風浪，怎了。我在路上就許了愿心。苗天秀何如。到臘月初一日，宰豬羊祭賽天地。月娘又問你頭裏怎不來家，却往衙門裏做甚麼。西門慶道：夏龍溪已陞做指揮直駕，不得來了。新陞是匠作監，何太監的姪兒，何千戶名承壽，年紀不上二十歲，捏出水兒來的一個小後生。有藍氏在。恁事兒不知道。他太監再三央及我，凡事看顧教導他，我不送到衙門裏，安頓他個住處。他知道甚麼。他如今一千二百兩銀子，也是我作成他。要了夏龍溪那房子，直待夏家搬取了家小去。他的家眷纔搬來前日。夏大人不知什麼人走了風與他，他又使了銀子，央當朝林真人分上，對堂上朱太尉說情，愿辭指揮職銜，再要提刑三年。朱太尉來對老爺說，把老爺難的要不得。若不是翟親家在當中竭力維持，把我擰在空地裏去了。去時親家好不怪我，說我幹事不謹密，不知是什麼人對他說來。月娘道：不是我說，你做有些疎慌了。火燎腿樣，有不的些事兒。告這個說一場，告那個說一

場。月娘說西門正是反襯自己深心。

恰似逞強賣富的。正是有心算無心。不備怎隄備。人家悄悄幹的事兒。停停妥妥。你還不知道。

哩。西門慶又說。夏大人臨來再三央我。早晚看顧。看顧他家裏。容日你買分禮兒。走走。月娘道。他娘子出月初

二日生日。就一事兒去罷。你今後把這狂樣來改了。常言道。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老婆還有個裏

外心兒。說金蓮亦是自道。

休說世人。正說着。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問爹要往夏大人家。說去不去。西門慶道。你教他吃了飯

去。玳安應諾去了。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大姐。都來參見。道萬福。問話兒。陪坐的。西門慶又想起前番往

東京。回來還有李瓶兒。在一面走到他房內。與他靈床作揖。因落了幾點眼淚。文情週到。邊飛舞。如意兒。迎春。綉春。都向前

磕頭。必須點到。

月娘隨即使小玉請在後邊擺飯。吃了一面分付。拿出四兩銀子。賞跟隨小馬兒上的人。拿帖兒回謝

周守備去了。又叫來興兒。宰了半口豬。半腔羊。四十斤白麵。一包白米。一罈酒。兩枝火腿。兩隻鷄。又並許

多油鹽醬醋之類。與何千戶送下程。又叫了一名廚役。在那裏伺候。正在廳上打點。忽琴童兒進來。說道。溫師父

和應二爹來望。西門慶連忙請進溫秀才。伯爵來。二人連連作揖。道其風霜辛苦。西門慶亦道。蒙二公早晚看家。

伯爵道。我早起來時。忽聽房上喜鵲啾啾的叫。俺房下就先說。房上喜雀房下說話一笑。只怕大官人來家了。真有此事。非假說也。二

如你還不快走了。瞧瞧去。我便說。哥從十二日起身。到今還未上半個月。怎能來得快。房下說。哥許久不見。相見風味

看看去。教我穿衣裳到宅裏。不想哥真個來家了。恭喜恭喜。因見許多下飯酒米。裝在廳台上。便問道。送誰家的。

西門慶道。新同僚何大人。一路同來。家小還未到。今在衙門中權住。送分下程。與他又發束明日。請他吃接風酒。

再沒人。請二位與吳大舅奉陪。伯爵道。又一件。吳大舅與哥是官。溫老先生戴着方巾。我一個小帽。怎陪得他坐。

不知把我當什麼人兒看。不惹他笑話。許久不寫伯爵故放。手一寫恐其冷淡也。

西門慶笑道。這等把我買的緞子。忠靖巾。借與你戴着。

等他們。只說是我的大兒子。好不好。又是暗渡下文。西門無子。濟帶孝。又是暗映孝哥也。說畢。衆人笑了。伯爵道。說正經話。我頭八寸三。又

戴不得你的。溫秀才道。學生也是八寸三分。倒將學生方巾。與老翁戴。戴何如。西門慶道。老先生不要借與他。他

到明日借慣了。往禮部當官身去。又來纏你。溫秀才笑道。老先生好說。連我也扯下水去了。少刻畫畫。又少頃。拏上

茶來吃了。溫秀才問夏公已是京任不來了。總是暗西門慶道：他已做堂尊了。直掌鹵簿，穿麟服，使籐棍。如此華

任。又來做甚麼。須臾看寫了帖子，擡下程出門。魏玳安送去了。西門慶就拉溫秀才伯爵到廂房內暖炕上坐去

了。又使琴童往院裏叫吳惠、鄭春、鄭奉、左順、四名小優兒。明日早來伺候。不一時，放桌兒陪二人吃酒。西門慶分

付再取雙鍾筍兒，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敬濟走來作揖，打橫坐下。四人圍爐把酒來斟。因說起一路上受驚

的話，伯爵道：哥，你的心好。一福能壓百禍，就有小人，一時自然都消散了。溫秀才道：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

去殺。休道老先生爲王事馳驅，上天也不肯有傷害善類。西門慶因問家中沒甚事，敬濟道：家中無事，只是工部安

老爹那里，差人來問了兩遭。昨日還來問，我回說道：沒來家哩。正說着，忽有平安來報，衙門令史同衆節級來稟

事。西門慶即到廳上站立。如令他進來。二人跪下，請問老爹幾時上任。官司公用銀兩，動支多少。西門慶道：你們

只照舊時整理就是了。令史道：去年只老爹一位到任，如今老爹轉正，何老爹新到任，兩事並舉，比舊不同。西門

慶道：既是如此，添十兩銀子與他就是了。二人應諾下去。西門慶又叫回來，分付上任日期。你還問何老爹擇幾

時，二人道：何老爹擇定二十七日。西門慶道：既如此，你們伺候就是了。二人去了。就是喬大戶來拜望道喜。西門

慶留坐，不肯吃茶起身去了。西門慶進來，陪二人飲至掌燈方散。西門慶往月娘房裏歇了一夜。到次日，家中置

酒，與何千戶接風。文嫂又早打聽得西門慶來家，對王三官說了，具個柬帖來請。緊西門慶這裏買了一付豕蹄，

兩尾鮮魚，兩隻燒鴨，一饌南酒，差玳安送去。與太太補生日之禮。又緊接文字千里合符如此之妙方知前招宣府內寫出一生日非無故也他那里賞了玳

安三錢銀子，不在話下。正廳上設下酒席，錦屏耀目，桌椅鮮明。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都來的早。西門慶陪坐吃

茶，使人邀請何千戶。不一時，小優兒上來磕頭，伯爵便問哥，今日怎的不叫李銘。先問一句下文西門慶道：他不來

我家來，我沒的請他去。正說話，只見平安兒拿帖兒稟說：帥府周爺來拜下馬了。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都躲在

西廂房內。西門慶冠帶出來，迎至廳上，叙禮畢，道及轉陞恭喜之事。西門慶又謝他人馬，於是分賓主而坐。周守

備問京中見朝之事。西門慶一一說了。周守備道：龍溪不來，已定差人來取家小上京去。西門慶道：就取也待出

月如今何長官。且在衙門權住着哩。夏公的房子與了他住。也是我替他主張的。守備道。這等更妙。因見堂中排設桌席。問道。今日所延甚客。西門慶道。聊奉一酌。與何大人接風。同僚之間。不好意思。二人吃了茶。周守備起身說道。容日合衛列位與二公奉賀。西門慶道。豈敢動勞。多承先施。作揖出門上馬而去。百忙爲周守備一熱。又是春檢消息也。西門慶回來。脫了衣服。又陪三人在書房中擺飯。何千戶到午後方來。吳大舅等各相見敘禮畢。各敘寒溫。茶湯換罷。各寬衣服。何千戶見西門慶家道相稱。酒筵齊整。四個小優。銀箏象板。玉阮琵琶。遞酒小座。直飲至起更時分。何千戶方起身往衙門中去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也辭回去了。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吩咐收了家伙。就往前邊金蓮房中來。一語引入。婦人在房內。濃施朱粉。復整新粧。正盼西門慶進他房來。滿面笑容。連忙叫春梅點茶與他吃。這婦人只要拴西門慶之心。便百般奉承。千個爹長。萬個爹短。西門慶聽見。越發歡喜無限。叫道。乖兒。誰似你這般疼我。正是

千言萬語情絲繞。縮住男兒一片心。

看官聽說。大抵妾婦之道。道出主意。鼓惑其夫。無所不至。雖屈身受辱。殆不爲恥。若夫正室之妻。光明正大。豈肯行此

狐媚。是夜西門慶在金蓮房中歇宿。次早往衙門中。與何千戶上任。吃公宴酒。兩院樂工。動樂承應。午後纔回家。

排軍隨即抬了桌席來。王三官那里。又早差人來邀請。凡三四通拳寫。西門慶纔收拾出來。左右來報。工部安老爹來拜

出門時。必用一人來作映。是前後文章法。纔是纔疊熱鬧花樣。恐閒鬧出糗。不起也。慌的西門慶。整衣出來迎接。安郎中。食寺丞的。俸。繫金鑲帶。穿白鷗補子。跟着

許多官吏。滿面笑容。相携到廳。叙禮。彼此道及恭賀。分賓主坐下。安郎中道。學生差人來問幾次。說四泉還未回

西門慶道。正是京中要等見朝引奏。纔起身回來。須臾。茶湯吃罷。安郎中方說。學生敬求。有一事本不當奉瀆。今

有九江太守蔡少塘。乃是蔡老先生第九公子。來上京朝覲。前日有書來。早晚便到。學生與宋松泉。錢雲野。黃泰

宇。四人作東。欲借府上設席請他。未知允否。來請者無非借地請。客所謂酒肉朋友。西門慶道。老先生尊命。豈敢有違。約定幾時。安郎

中道。在二十七日。明日。學生送分子過來。煩盛使一辦。足見厚愛矣。說畢。又上了一道茶。作辭起身。上馬喝道而

去。西門慶即出門。往王招宣府中來赴席。到門首先投了拜帖。王三官連忙出來迎接。至廳上叙禮。大廳正面。欽

賜牌額。金字題曰世忠堂。兩邊門對寫着喬木風霜古。山河帶礪新。前後兩聯寫得世家可嘆王三官與西門慶行禮畢。尊西門

慶上坐。他便旁設一椅相陪。須臾。奉上茶來。交手遞了茶。左右收了去。彼此攀了些說話。然後安排酒筵。遞酒。原

來王三官叫了兩名小優兒彈唱。西門慶道。請出老太太拜見拜見。可慌的王三官令左右後邊說。可少頃出來

說道。請老爹後邊見罷。王三官讓西門慶進內。可西門慶道。賢契。你先導引。寫西門于是逕入中堂。林氏又早戴

着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腰繫金鑲碧玉帶。下着玄錦百花裙。擦抹的如銀人也一般。西門慶一面施禮。

請太太轉上。林氏道。大人是客。請轉上。讓了半日。兩個人平磕頭。林氏道。小兒不識好歹。前日冲澆大人。蒙大人

又處斷了那些人。知感不盡。今日備了一杯水酒。請大人過來。老身磕個頭兒謝。如何。又蒙大人賜將禮來。使

我老身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豈敢學生因為公事。往東京去了。悞了與老太太拜壽。些須薄禮。胡亂送

與老太太賞人。因見文嫂兒在旁。便道。老文你取副壽兒來。等我與太太遞一杯壽酒。情事各有一面呼玳安上來

原來西門慶毡包內。豫備着一套遍地金時樣衣服。放在盤內。獻上。林氏一見金彩奪目。滿心歡喜。文嫂隨即捧

上金盞銀臺。王三官便要叫小優拿樂器進來彈唱。為世家不肯子弟林氏道。你叫他進來做甚麼。在外答應罷了。

當下西門慶把盞畢。林氏也回奉一盞。與西門慶謝了。然後王三官與西門慶遞酒。西門慶纔待還下禮去。林氏

便道。大人請起。受他一禮兒。西門慶道。不敢。豈有此禮。林氏道。好大人。怎這般說。你恁大職級。做不起他個父親。

二句為假子做注脚小兒自幼失學。不曾跟着好人。若是大人肯垂愛。凡事指教他。為個好人。今日我跟前就教他拜大人。做

了義父。這一個假子與蔡太師假子不同。以其子論之。固假中有真矣。但有不是處。但請大人教誨。老身並不護短。西門慶道。老太太雖故說得是。竟

承喜。但令郎賢契賦性也聰明。也字如今年少。為小試行道之端。往後自然心地開闊。改過遷善。老太太倒不必

介意。謙處總是應承。妙絕喜出望外。當下教西門慶轉上。王三官把盞遞了三個酒。受其四拜之禮。遞畢。西門慶亦轉下。與林氏作

揖謝。禮林氏笑吟吟還了萬福。自此以後。王三官見着西門慶。以父稱之。正是常將壓善欺良意。權作携雲弄雨

心復有詩以嘆之。

從來男女不通酌。

賣俏營奸真可羞。

三官不解其中意。

饒貼親娘還磕頭。

遞畢酒。林氏分付王三官。請大人前邊坐。寬衣服。玳安拿忠靖巾來換了。不一時。交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廚役

上前割道。玳安拿賞賜等候。當下食割五道。歌吟二套。秉燭上來。西門慶起身告辭。王三官再三固留。又邀到他

書院中。獨獨的三間小軒裏面。花柳掩映。文物瀟灑。正面懸着一個金粉箋匾。曰三泉詩舫。四壁挂四軸古畫。西

門慶便問三泉是何人。王三官只顧隱避。不敢回答。半日纔說是兒子的賤號。又映入下文西門慶使一聲兒沒言

語。抬過高壺來。又投壺飲酒。四個小優兒在旁彈唱。林氏後邊。只顧打發了添換菜蔬果碟兒上來。又照管吃到

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方纔起身。賞了小優兒並廚役。作辭回家。到家逕往金蓮房中。原來婦人還沒睡。纔

摘去冠兒。挽着雲鬢。淡粧濃抹。正在房內茶烹玉盞。香裊金爐。等待。見西門慶進來。歡喜無限。忙向前接了衣裳。

叫春梅點了一盞雀舌茶。與西門慶吃。西門慶吃了。然後叫春梅脫衣解帶。以春打發安睡。婦人在燈下摘去首

飾。換了睡鞋。方才上床。西門慶因問道。我的兒。我不在家。你想我不想。婦人道。你去了這半個來月。奴那刻兒放

下心來。枕邊眼淚。不知流了多少。為西門耶象落後春梅小肉兒。說我短嘆長吁。晚間鬪着我下棋。坐到起更時分。

俺娘兒兩個。一炕兒通廝脚兒睡。為得雙一我的哥哥。奴心便是如此。不知你的小兒如何。雙寫西門慶道。怪油嘴。

這一家雖是有他們。誰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是瓶兒婦人道。罷麼。你還哄我哩。你那吃着碗裏。看着鍋裏的小

兒。你說。我不知道。想着你和來旺兒媳婦子。蜜調油也似的。把我來就不理了。一叙却是落後李瓶兒生了孩子。見

我如同烏眼鷄一般。今日都往那里去了。止是奴老實的還在你。你就是那風裏楊花。滾上滾下。又一叙方如今又與

起如意兒。賊歪刺骨。來了他。隨問怎的。只是奶子。現放着他。漢子是個活人妻。不爭你要了他。到明日。又教漢子

好在門首放羊兒刺刺。你為官為宦。傳出去好聽。你看這賊淫婦。前日你去了。同春梅兩個。為一個棒教。和我大

嚷大鬧。通不讓我一句兒。又一叙是瓶兒後影。此以上大筆寫金蓮一段心事。為之一總也。又是明將三人文字。一總見所寫三人原一意。實通故於瓶打處。金蓮口中。一叙至此。又用金蓮一總令看官一氣看去。勿分作三人看也。○又金梅在一處生。

死不離瓶兒萬萬如靈斷斯續續
在內寫又是一部的大章法 西門慶道罷麼我的兒隨他問怎的只是個手下人他那里有七個頭八個胆敢頂撞

你你高高手兒他過去了低低手兒他敢過不去婦人道耶啞說的到好聽絕妙沒了李瓶兒他就頂了窩兒緊接法脉

學你對他說你若伏侍的好我把娘這分家當就與你罷你真個有這個話來寫出貪心與月娘一樣所以起皮襖之爭也 西門慶道你休

胡猜疑我那里有此話你寬恕他我明日教他與你磕頭陪不是罷婦人道我也不要他陪不是我也不許你到

那屋裏睡西門慶道我在那邊睡非為別的因越不過李大姐情在那邊守守靈兒誰和他有私鹽私醋婦人道

我不信你這撫溜子人也死了一百來日還守什麼靈在那屋裏怕不是守靈便是守人哩幾句說的西門慶急

了說道怪小淫婦兒有這些張致的要你管着我婦人道怪奴才不管着你好上天也我曉的你也丟不開這淫

婦到明日問了我方許你那邊去他若問你要東西須對我說又對瓶兒初時西門過牆數語只不許你悄悄偷與他若不依我打

聽出來看我嚷不嚷我就攢兌了這淫婦也不差什麼兒又像李瓶兒來頭教你哄了險些不把我打到發字號

去語語至此結穴總是一次蓮蓮再你這爛桃行貨子豆牙菜有甚正條網兒也怎的老娘如今也賊了些兒了文字說

一次瓶兒所為千年怕麻線也 的西門慶笑了正是

終宵故把芳心訴 留得東風不放歸

次日二人尚未起身只見玳安拿帖兒進來問春梅爹起身不曾安老爹差人送分資來了又抬了兩壺酒四盆

花樹進來春梅道以春梅結爹還沒起身教他等等兒玳安道他好少近路兒還要趕新河口關上回話哩不想西門

慶在房中聽見隔窗玳安問了話拿帖兒進去拆開看上寫道

奉去分資四封共八兩惟少塘桌席餘者散酌而已仰冀從者留神足見厚愛之至外具時花四盆以供清玩

浙酒二罇少助待客之需希莞納幸甚

西門慶看了一面起身且不梳頭戴着毡巾穿着絨氅衣走出廳上令安老爹人進見遞上分資西門慶見四盆

花草一盆紅梅一盆白梅所謂紅梅花對白梅花也春梅於此處一提西門將死矣一盆茉莉言不利於西門也一盆辛夷言春梅即日為周家新婿矣

繪圖真本金瓶梅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殿打如意兒 王三官壽拜西門慶

二十五

兩罈南酒。滿心歡喜。連忙收了。發了回帖。賞了來人五錢銀子。因問老爹們。明日多咱時分來。用戲子不用。來人道。都早來。戲子用海鹽的。說畢。打發去了。西門慶叫左右。把花草抬放藏春塢書房中。擺放一面。使玳安料戲子去。一面。兌銀子與來安兒買辦。那日。又是孟玉樓上壽。掃雪以後。玉樓上壽。起此。又玉樓上壽。玉樓固終始一部之人。信乎爲作者自喻。院中。叫小優兒。晚夕彈唱。按下一頭。却說應伯爵在家。拿了五個箋帖。教應保捧着。盒兒往西門慶對過房子內。央溫秀才寫請書。要請

西門慶五位夫人。二十八日家中。做滿月。頭緒紛紜。却一絲不亂。剛出門。轉過街口。只見後邊一人。高叫道。二爹請回來。又照

處文章真千伯爵紐頭回。看是李銘。立住了脚。李銘走到跟前。問道。二爹往那里去。伯爵道。我到溫師父那里。有些

事兒去。李銘道。到家中。還有句話兒說。只見後邊一個閒漢。揆着盒兒。伯爵不免又到家堂屋內。李銘連忙磕了

個頭。把盒兒揆進來。放下。揭開。却是燒鴨二隻。老酒二瓶。說道。小人沒甚。這些微物兒。孝順二爹賞人。小的有句

話。逕來央及二爹。一面跪在地下。不起來。伯爵一把手拉起來。說道。傻孩兒。你有話只管說。怎的買禮來。李銘道。

小的從小兒在爹宅內。答應這幾年。如今爹到看顧別人。不用小的了。就是桂姐那邊的事。各門各戶。小的實不

知道。如今爹因怪那邊。連小的也怪了。這負屈含冤。沒處伸訴。逕來告二爹。二爹到宅內。見爹千萬替小的加句

美言兒說說。就是桂姐有些一差半錯。不干小的事。爹動意惱小的。不打緊。同行中人。越發欺負小的了。伯爵道。

你原來這些時。沒往宅內。答應去。賊李銘道。小的沒曾去。伯爵道。怪道昨日排酒。與何老爹接風。叫了吳惠。鄭春。

鄭奉。左順在那里。答應。我說怎的不見你。我問你爹。你爹說。他沒來。我沒的請他去。傻孩子。你還不走。跳些兒。還

好。你與誰賭氣。李銘道。爹宅內。不呼喚小的。怎的好去。前日他們四個在那里。答應。今日三娘上壽。安官兒。早辰

又叫了兩名去了。明日老爹擺酒。又是他們四個。倒沒小的。小的心裏。怎麼有個不急的。只望二爹替小的。說個

明白。小的還來與二爹磕頭。伯爵道。我沒有個不替你說的。我從前以往。不知替人。完美了多少勾當。總一你央及

我這些事兒。我怎不替你說。你依着我。把這禮兒。你還拿回去。你是那里錢兒。我受你的。你如今就跟我去。等

我慢慢和你爹說。李銘道。二爹不收此禮。小的也不敢去了。雖然二爹不稀罕。也盡小的一點窮心。再三央告。伯

爵把禮收了。討出三十文錢。打發拿盒人回去。於是同出門來。到西門慶對門房子裏。進到書院門首。搖的門環兒响。說道。葵軒老先生在家麼。溫秀才正在窗下寫帖兒。忙應道。請裏面坐。畫童開門。伯爵在明間內坐的。溫秀才卽出來相見。叙禮讓坐。說道。老翁起來的早。往那里去來。伯爵道。敢來煩瀆大筆。寫幾個請柬兒。如此這般。二十八日。小兒滿月。請宅內他娘們坐坐。伯爵生子滿月正對玉樓生日妙甚溫秀才道。帖在那里。將來學生寫。伯爵卽令應保取出五個帖兒。遞過去。溫秀才拿到房內。纔寫得兩個。只見棋童慌走來說道。溫師父再寫兩個帖兒。又是兩個大娘的名字。要請喬親家娘。和大妗子去。頭裏琴童來取門外韓大姨。和孟二妗子。兩個帖兒。打發去了。不曾。兩個溫秀才道。你姐夫看着。打發去這半日了。棋童道。溫師父寫了這兩個。還再寫上四個。又是四個請黃四嬸。傅大娘。韓大嬸。和甘夥計娘子的。我使來安兒來取。不一時。打發去了。只見來安來取這四個帖兒。寫得忙亂如謝伯爵問你爹在家裏。是衙門中去了。來安道。爹今日沒往衙門裏去。在廳上看收禮哩。溫秀才道。老先生昨日王宅赴席來家晚了。伯爵問是那王宅。溫秀才道。是招宣府中。伯爵就知其故。良久。來安等了帖兒去。方才與伯爵寫完。伯爵卽帶了李銘。過這邊來。西門慶蓬着頭。只在廳上收禮。打發回帖。旁邊排列桌面。見伯爵來。唱喏讓坐。伯爵謝前日厚情。因問哥。定這桌席做甚麼。西門慶把安郎中來。央浹作東。請蔡知府之事。告訴他說了一遍。伯爵道。明日是戲子。是小優。先問戲子活戲西門慶道。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我這裏又豫備四名小優兒。答應伯爵道。哥。那四個。西門慶道。吳惠。鄭春。鄭奉。左順。伯爵道。哥怎的不用李銘。這句得神西門慶道。他已有了高枝兒。又稀罕我這裏做什麼。伯爵道。哥怎的說這個話。你喚他。他才敢來。我也不知道你一向惱他。但是各人勾當。不干他事。三嬸那邊幹事。他怎的曉得。你到休要屈了他。他今早到我那里。哭哭啼啼告訴我。休說小的姐姐在爹宅內。先提只小的答應這幾年。今日有了別人。到沒小的。他再三賭身罰咒。並不知他三嬸那邊一字兒。你若惱他。却不難爲他了。他小人有什麼大湯水兒。方入自你若動動意兒。他怎的禁得起。便叫李銘。你過來。又叫過親自告訴你爹。你只顧躲着怎的。自古醜媳婦免不得見公婆。那李銘站在榻子邊。低頭斂足。就像僻廳鬼兒一般。肖與前在榻子傍直顛顛站着遙對看着二人說話。聽得伯爵

叫他連忙走進去。跪在地下。只顧磕頭。說道：「爹再訪那邊事。小的但有一字知道。小的車碾馬踏。遭官刑慘死。爹從前已往。天高地厚之恩。小的一家粉身碎骨。也報不過來。不爭今日惱小的。惹的同行人恥笑。他也欺負小的。小的再向那里尋個主兒說畢。號天痛哭。」哭得跪在地下。只顧不起來。伯爵在旁道：「罷罷。哥也是看他一場大人。不見小人之過。休說他沒不是。就是他不是處。他既如此。你也將就。可恕他罷。」再入情又叫李銘：「你過來。自古穿青衣抱黑柱。你爹既說開。就不惱你了。你往後也要謹慎些。」真是活跳李銘道：「二爹說的是。知過必改。往後知道了。西門慶沉吟半晌。便道：「既你二爹再三說。我不惱你了。起來答應罷。」伯爵道：「你還不快磕頭哩。」那李銘連忙磕個頭。立在旁邊。伯爵方才令應保取出五個請帖兒來。遞與西門慶道：「二十八日。小兒彌月。請列位嫂子過舍。光降光降。西門慶看畢。教來安兒連盒兒送與大娘瞧去。管情後日去不成。」又一機話寫實和你說。明日是你三娘生日。家中又是安郎中排酒。二十八日。他又要看夏大人娘子去。如何去的。成伯爵道：「哥殺人哩。嫂子不去。滿園中果子兒再靠着誰哩。我就親自進屋裏請去。少頃。只見來安拿出空盒子來了。大娘說：「多上覆。知道了。」伯爵把盒兒遞與應保接去。笑了道：「哥你就哄我起來。若是嫂子不去。我就把頭磕爛了。也好歹請嫂子走走去。」西門慶教伯爵你且休去。等我梳起頭來。咱們吃飯說畢。入後邊去了。這伯爵便向李銘道：「如何剛纔不是我這般說着。他甚是惱你。他有錢的性兒。隨他說幾句罷了。常言：『嘔拳不打笑面。』如今時年。尚個奉承的。可拿着大本錢做買賣。還帶三分和氣。可你若揀硬船兒。誰理你。可全要隨機應變。似水兒活。纔得轉出錢來。你若撞東牆。別人吃飯飽了。你還忍餓。」又總伯爵一生為人你答應他幾年。還不知他性兒。明日交你桂姐。趕熱腳兒來。兩當一。就與三娘做生日。就與他陪了禮兒來。一天事都了了。」教李銘蓋為收桂姐也明眼人自知李銘道：「二爹說的是。小的到家過去。就對三媽說。說着。只見來安兒放桌兒。說道：「應二爹請坐。爹就出來。不一時。西門慶梳洗出來。陪伯爵坐的。問他：「你連日不見。老孫祝麻子。」得意事時時提出。伯爵道：「我令他來。他知道哥惱他。我便說。還是哥十分情分。看上顧下。那日蚊虫蚂蚱。一例撲了去。你敢怎樣的。他們發下誓。再不和王小廝家走。說哥昨日在他家吃酒來。他們也不知道。西門慶道：「昨日他如此這般。」

置了一席大酒請我拜認我做乾老子。吃到二更來了。他們怎的再不和他來。往不于礙着我的事。隨他去。我管他怎的。我不真是他老子。管他不成。得意語正是喜其爲他老子之意伯爵道。哥這話說絕了。他兩個一二日也要來。與你服個禮兒。解釋解釋。西門慶道。你教他只顧來。平白服甚禮。一面來安兒拿上飯來。無非是炮烹美口餚饌。西門慶吃粥。伯爵用飯。吃畢。西門慶問那兩個小優兒。來了不曾。來安道。來了這一日了。西門慶叫他。和李銘一答兒吃。飯。一個韓佐。一個邵謙。向前來磕了頭。下邊吃飯去了。良久。伯爵起身。說道。我去罷。家裏不知怎樣等着我哩。小人家兒幹事最苦。從爐台底下。直買到堂屋門首。那些兒不要買。西門慶道。你去幹了事。晚間來坐坐。與你三娘上壽。磕個頭兒。也是你的孝順。伯爵道。這個一定來。還教房下送人情來。說畢。一直去了。正是

酒深情不厭。知己話偏長。莫負相欽重。明朝到草堂。

第七十四回 縫錦囊薛姑子贈藥 掬翠袖秋菊兒偷柑

詞曰

喚多情。憶多情。誰把多情喚我名。喚名人可憎。爲多情。轉多情。死向多情心不平。休教情重輕。右調長

相思

話說。應伯爵回家去了。西門慶就在藏春塢坐着。看泥水匠打地炕。牆外燒火。安放花草。庶不至煤烟薰觸。蓋爲春梅一透消息。豈聞筆寫閒事也。忽見平安拿進帖兒。稟說帥府周爺。差人送分資來了。盒內封着五封分資。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內相。每人五星粗帕二方。奉伸賀敬。比十弟兄分資何如。西門慶令左右收入後邊。拿回帖打發去了。且說那日。楊姑娘與吳大妗子。潘姥姥。坐轎子先來了。然後薛姑子。大師父。王姑子。並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并郁大姐。都買了盒兒來。與玉樓做生日。玉樓生日起掃雪以後熟事方濃。月娘在上房排茶。衆姊妹都在一處陪待。須臾吃了茶。各人取便坐了。先將衆人一總爲下文也。潘金蓮正在房中起身。要到後邊。不想薛姑子。驀地進房來。送那安胎氣的衣胞符藥。與他。正下懷。故作滿語。寫出私心。這婦人連忙收過。一面陪他坐着。薛姑子見左右無人。便悄悄遞與他說道。你揀個壬子日。空心

服到晚夕與官人在一處。管情就成胎氣。越滿許越令後文不能耐也你看後邊大菩薩也是貧僧替他安胎的。今已有了半肚

子了。我還說個法兒與你。縫個錦香囊。我書道朱砂符兒安在裏面帶在身邊。管情就是男胎。好不准驗。更妙總是故作滿語

這婦人聽了。滿心歡喜。一面接了符藥。存放在箱內。拿過歷日來看。二十九日是壬子日。於是就秤了三錢銀子

送與他。是金蓮說這個不當什麼。拿到家買菜吃。等坐胎之時。我尋疋絹與你做衣穿。與月娘對照金蓮可矣。月娘愈覺不堪薛姑子道

菩薩快休計較。我不像王和尚那樣利心重。措詞總是現身說法。故能入妙前者因過世那位菩薩念經。他說我撻了他的主願。好

不和我曠鬧。到處拿言語喪我。我的爺隨他墜孽。甚明。貴人我不與他爭執。我只替人家行好事。救人苦難。自己之孽婦

人道。薛爺你只行你的事。各人心地不同。我這勾當你也休和他說。不是瞞他正薛姑子道。法不傳六耳。我肯和他

說。去年為後邊大菩薩喜事。他還說我背地得多少錢。倒了一半與他纔罷了。補出一個僧家戒行也不知利心

又重。出得自道。得了十方施主錢糧不修功果。出到明日死後。披毛戴角還不起。出自道。說了回話。婦人叫春梅看茶

與薛爺吃。那姑子吃了茶。又同他到李瓶兒那邊參了靈。點明為下方歸後邊來約後晌時分。月娘放桌兒炕屋裏

請衆堂客並三個姑子坐的。先一叙住安頓三姑子大幹子楊姑娘也又在明間內放八仙桌兒。舖着火盆。排下案酒。與孟玉樓上壽。方是上壽

不一時。瓊漿滿泛。玉碗高擎。孟玉樓打扮的粉裝玉琢。二月春光先與西門慶遞了酒。然後與衆姊妹叙禮。安席而

坐。陳敬濟和大姐。又與玉樓上壽。行禮畢。與玉皇廟中乘醉後就在旁邊坐下。廚下壽麵。點心添換。一齊拿上來。衆人

纔吃酒。只見來安拿進盒兒來。說應保送人情來了。西門慶叫月娘收了。就叫來安送應二娘帖兒去。就請你應

二爹和大舅來坐坐。我曉的他娘子。明日也是不來。請你二爹來坐坐罷。改日回人情與他就是了。來安拿帖

兒同應保去了。西門慶坐在上面。不覺想起去年玉樓上壽還有李大姐。今日妻妾五個。只少了他。由不得心中

痛酸。眼中流淚。文字真是滴水不漏。又是刺骨寫出不一時。李銘和兩個小優兒進來了。月娘分付。你會唱比翼成連理。不會。月娘亦聽

金鈎將西鏡之兆已見於此。却是不知有瓶兒死者。然則牆頭物已盈囊。樓下物又封鎖。今日又暢敘。突寫此一曲。與憶吹簫。反照正是刻骨寫月娘好處。韓佐道。小的見得。纔待拿起樂器來彈唱。被西門慶

叫近前吩咐你唱一套憶吹簫。我聽罷。月娘云。比翼成連理。好憶吹簫。眼中亦不知有月娘在者兩個小優。連忙改調。唱集賢憶吹簫。玉人何處

也唱了一回，唱到他爲我檢湘裙。花上血。下一路細點此曲如梅花亂落潘金蓮見唱此詞，就知西門慶思念李瓶兒之意，及唱到此句，在席上故意把手放在臉兒上。這是一點羞他。淫態月娘不爭而金蓮爭又奇說道：孩兒，那裏豬八戒走在冷舖中坐着，你怎的醜的沒對兒。一個後，老婆又不是女兒。那裏討杜鵑花上血來。放倒自好個沒羞的行貨子。西門慶道：怪奴才聽唱罷麼？我那裏曉得什麼單管胡枝扯葉的。只見兩個小優，又唱到一個相府內懷春女，忽刺八拋去也。我怎肯恁隨邪，又去把牆花亂折。那西門慶只顧低着頭，留心細聽。刺骨相思曲曲寫出須臾唱畢，這潘金蓮就不憤他兩個在席上，只顧拌嘴起來。一月娘有些看不上，便道：六姐，你也耐煩，兩個只顧強什麼。楊姑奶奶和他大姪子，丟在屋裏冷清清的，沒個人兒陪他。你們着兩個進去陪他坐坐兒，我就來。可知炕屋安棹是安頓人却又借此一頓當下金蓮和李嬌兒就住房裏去了。不一時，只見來安來說：應二娘帖兒送到了。二爹來了。大舅便來。西門慶道：你對過請溫師父來坐坐。因對月娘說：你吩咐廚下拿菜出來。我前邊陪他坐去。又叫李銘你往前邊唱罷。有春梅向日罵意在內李銘即跟着西門慶出來，到西廂房內，陪伯爵坐的。又謝他人情。明日請令正好歹來走走。伯爵道：他怕不得來。家下沒人良久。溫秀才到作揖坐下。伯爵舉手道：早晨多有累老先生。溫秀才道：豈敢。吳大舅也到了。相見讓位畢，一面琴童秉燭來，四人圍暖爐坐定。來安拿豐盛案酒，排在桌上。伯爵燈下看見西門慶白綾襖子上，罩着青緞五彩飛魚蟒衣，張牙舞爪，頭角崢嶸，揚鬚鬚，金碧掩映，蟠在身上。極力說了一跳寫盡小問哥這衣服是那裏的西門慶便立起身來，笑道：又寫盡小人身分。你們瞧瞧。此句是猜是那裏的。此句又伯爵道：俺們如何猜得着。西門慶道：此是東京何太監送我的。好架我在他家吃酒，因害冷，他拿出這件衣服與我披。這是飛魚因朝廷另賜了他。蟒龍玉帶，他不穿這件，就送了我了。送了奇甚者，至此書亦不能細爲點出矣此是一個大分上句。伯爵極口誇道：這件衣服少說也值幾個錢兒。此是哥的先兆。此句是一意言將必賞受穿此也到明日高轉做都督上愁沒玉帶，鱗衣何况飛魚。只怕穿過界兒去哩。更妙此又將來尙不止穿此也小人如畫。說着，琴童安放鍾筯，拿酒上來。李銘在面前彈唱。伯爵道：也該進去與三娘遞杯酒兒才好。如何就吃酒。西門慶道：你既有孝順之心，往後邊與三嫂磕個頭兒就是了。說他怎的。伯爵道：磕頭到不打緊，只怕惹人

議論我做大不尊。到不如你替我磕了罷。被西門慶向他頭上打了一下。罵道：「你這狗才，單管恁沒大小。」伯爵道：

「有大小到不叫孩兒們打了。」戲處是生日酒故妙兩個戲說了一回。琴童拿將壽麵來。西門慶讓他三人吃。自己因在後邊吃

了。就遞與李銘吃。那李銘吃了。又上來彈唱。伯爵叫吳大舅分付曲兒叫他唱。大舅道：「不要索落他。隨住揀熟的

唱罷。」西門慶道：「大舅好聽瓦盆兒這一套。」一面令琴童斟上酒。李銘於是拏排雁柱。欸定冰絃。唱了一套。叫人對

景無言。終日減芳容。心事却俱是冷調下邊去了。只見來安上來稟說：「廚子家去請問爹。明日叫幾名答應。」西門慶分付六

名廚役。二名茶酒。酒筵共五桌。俱要齊備。來安應諾去了。吳大舅便問姐夫明日請什麼人。西門慶悉把安郎中

作東。請蔡九知府說了。吳大舅道：「既明日大巡在姐夫這裏吃酒。又好了。」西門慶道：「怎的說？」吳大舅道：「還是我修

倉的事。要在大巡手裏題本。望姐夫明日說說。叫他青目青目。到年終考滿之時。保舉一二。就是姐夫情分。」西門

慶道：「這不打緊。」大舅明日寫個履歷揭帖來。等我取便和他說。大舅連忙下來打恭。伯爵道：「老舅，你老人家放心。

你是個都根主子。」已為吳大舅出落一番。以便後文死時用他。不替你老人家說。再替誰說。管情消不得吹噓之力。一箭就上垛。前邊吃酒。

到二更時分散了。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出門。就吩咐明日俱早來伺候。李銘等應諾去了。小廝收家伙進去。上房

內擠着一屋裏人。又一聽見前邊散了。都往那房裏去了。金蓮入却說金蓮只說往他屋裏去。慌的往外走不迭。

寫生有心。不料西門慶進儀門來了。他更存在影壁邊。黑影兒裏。一影壁月娘燒香。西門慶立獨玉樓兩次生日。却用金蓮兩次

事便如此。老到周密猶為潘公所察。况瓶兒之疎略乎。至金蓮兩次立此。皆是玉樓生日。作者蓋言生也不辰。每逢此等人當路。而

立使幾手不生。蓋此意也。試將掃雪後玉樓生日文字。合此回玉樓生日文字。比類一觀。便知用筆深意。故此書不可使粗人看也。看着西

門慶進入上房。悄悄走來窗下聽。聽後淘氣。作引字。只見玉蕭站在堂屋門首。說道：「五娘怎的不進去。又問姥姥怎的不

見。」處處點玉蕭。明眼自知。金蓮道：「老行貨子。他害身上疼。往房裏睡去了。良久。只聽月娘問道：「你今日怎的叫恁兩個新小忘八子。唱不又會唱。只一味三弄梅花。」玉樓道：「只你臨了叫他唱鴛鴦浦蓮開。」鴛鴦浦蓮開非復蘭塘舊事矣。他纔依了你唱。好兩個

猾小忘八子。不知叫什麼名字。一日在這裏只是頑耍。西門慶道：「一個叫韓佐。一個叫邵謙。月娘道：「誰曉的他叫什麼謙兒李兒。不防金蓮躡足潛踪進去。立在暖炕兒背後。忽說道：「你問他。正經姐姐吩咐的曲兒不叫他唱平

白胡枝扯葉的叫他唱什麼憶吹簫支使的小忘八子亂騰騰的不知依那個是。與上文金蓮不憤語一氣接玉樓噓

了一聲扭回頭看見是金蓮。此處玉樓無心便道：「這個六丫頭在那裏來，猛可說出話來，倒說我一跳單愛行鬼

路兒，你從那裏走來，在我背後。」小玉道：「五娘在三娘背後，好多一回兒。」總為後文金蓮點着頭兒，又是一向西門慶

道：「哥兒，你膽着些兒罷了，你那小見識兒，只說人不知道，他是甚相府中懷春女，他和我都是一般的。」後，老婆

罷，又一提出寫什麼他為你檢湘裙，杜鵑花上血，三個官唱兩個喏，誰見來，孫小官兒問朱吉，別的都罷了，這個我

不敢許。深懸可是你對人說的，自從他死了，好應心菜兒，也沒一碟子兒，沒了王屠連毛吃猪，你日逐只吃屎哩。

俺們便不是上數的，可不着你那心罷了。一個大姐，這般當家立紀也，扶持你不過來。又替詞可兒，只是他

好，不憤他死你怎的不拉住他，當初沒他來時，你怎的過來，如今就是諸般兒稱不上你的心了，題起他來，就疼

的你這心裏格地地的拿別人當他，醋汁兒下麵也歡喜的，你要不的，只他那屋裏水好，吃麼。不憤處又在此然則說

處乃眼前月娘道：「好六姐，常言道：好人不長壽，禍害一千年。」月娘亦為所動却自古鏞的不圓砍的圓，你我本等是遲

貨，應不上他的心，隨他說去罷了。金蓮道：「不是咱不說他，他說出來的話，灰人的心，只說人憤不過他，那西門慶

只是笑罵道：「怪小淫婦，胡說了，你在那裏說這個話來。」金蓮道：「還是請黃尚官那日，你沒對着應二和溫蠻說，

是金蓮不是月娘，若是月娘，不的你老婆都死絕了，就是當初有他在，也不怎麼的，到明日再扶一個起來，和他做對

兒，就是了。」又說到如意總是瓶兒死一大快，如意醋賊沒廉恥，撒根基的貨，說的西門慶急了，跳起來，趕着拿靴腳踢他。

那婦人套門一溜烟跑了。走處是最這西門慶趕出去不見他，只見春梅站在房上門首，就一手搭伏春梅肩背，往

前邊來。寫其母子一時月娘見他醉了，巴不的打發他前邊去睡，要聽三個姑子宣卷，於是叫小玉打個燈籠，送他

前邊去。金蓮和玉簫站在穿廊下黑影中。又寫玉簫先立黑影中，其前已當門矣，今站穿廊下西門慶沒看見，逕走過去，玉

簫向金蓮道：「我猜爹管情向娘屋裏去了。」金蓮道：「他醉了快發訕。」得意由他先睡，等我慢慢進去。

遊之而去，突然而如意雖在亦料其不敢爭衡這玉簫便道：「娘你等等，我取些果子兒，捎與姥姥吃去。」三章約中於是走到床

故，此一時得意極矣，為下文誤壬子日作反。

房內拿些果子遞與婦人婦人接的袖了。一直走到前邊。只見小玉送了回來。說道：「五娘在那邊來？爹好不尋五娘。金蓮到房門首不進去。悄悄向窗眼望裏張觀。看見西門慶坐在床上。正和春梅頑笑。」春梅發動矣恐怕攪擾他。連忙走到那邊屋裏。將果子交付秋菊。因問姥姥睡沒有。秋菊道：「睡了一大回了。金蓮囑付他。果子好生收在揀糕內。又復往後邊來。只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大妗子、楊姑娘、并三個姑子帶兩個小姑子坐了一屋裏。」

又一種蓋寫金蓮今日得意殺也薛姑子便盤膝坐在月娘炕上。雪滿小園花事闌珊矣當中放着一張炕桌兒。炷了香。衆人都圍着他。聽他說佛法。只見金蓮笑掀簾子進來。使人回想被竿舊事爲此一笑月娘道：「你惹下禍來。他往屋裏尋你了。你不打發他睡。如何又來了。我還愁他到屋裏要打你。」月娘又是不見此日金蓮金蓮笑道：「你問他敢打我不敢。」自云非復向日之金蓮矣月娘道：「你頭裏話出來的忒緊了。他有酒的人一時急得惱了。不比你打狗不成。俺們倒替你捏一把汗。原來你到這等潑皮。」後來聊聊一試何如金蓮道：「他

就惱我也不怕他。看不上那三等兒九做的。」自誇正經姐姐吩咐的曲兒不叫唱。又奉承月娘自東溝、西溝、隄唱他的心事。就是今日孟三姐的好日子。也不該唱這離別之詞。再挑玉樓却是作者結文正意人也不知死到那里去了。偏有那些佯慈悲假孝順。得意殺矣看者須看此日得意殺之金蓮庶知下文撒浪之金蓮方不爲唐突寫也我是看不上。大妗子道：「你姐妹們亂了這一回。我還不知因爲什麼來。姑夫好好的進來坐着。怎的又出去了。」又借人月娘道：「大妗子你還不知道。那一個因想起李大姐來說。當時孟三姐生日還有他。今年就沒他。落了幾點眼淚。叫小優兒唱了一套憶吹簫。玉人兒何處也。這一個就不憤他唱這詞。剛纔搶白了他爹幾句。搶白的那個急了。趕着踢打這賊就走了。楊姑娘道：「我的姐姐。你隨官人叫他唱罷了。又搶白他怎的。」局外人如此想必每常見姐姐們都全全兒的。今日只不見了李家姐姐。漢子的心怎麼不慘。

側個兒。」又借一人孟玉樓道：「好奶奶。若是我们誰嗔他唱。俺這六姐姐。平昔曉的曲子裏滋味。見那個誇死了的李大姐。比古人那個不如。他又怎的兩個相交情厚。又怎麼海誓山盟。你爲我。我爲你。這個牢成的又不服氣。只顧拿言語搶白他。整漸亂了這半日。」總是會層這染爲得意殺金蓮出落也楊姑娘道：「我的姐姐。原來這等聰明。月娘道：「他什麼曲兒不知道。但題起頭兒就知尾兒。像我們叫唱老婆和小優兒來。只曉的唱出來就是了。偏他又說那一段兒唱的不

知道。但題起頭兒就知尾兒。像我們叫唱老婆和小優兒來。只曉的唱出來就是了。偏他又說那一段兒唱的不

是了。那一句兒唱的差了。又那一節兒少了。但是他爹說出個曲兒來。金蓮出身自見。孟玉樓在榜邊戲道。姑奶奶。你不知我三四胎兒。只有了這個丫頭子。這般精靈古怪的。惱了纔罷。月娘夢夢西門。同未嘗惱也。

金蓮笑向他打了一下。說道：我倒替你爭氣。你倒沒規矩起來了。楊姑娘道：姐姐。你今後讓官人一句兒罷。常言

一夜夫妻百夜恩。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之意。一個熟突人兒。指頭兒似的。少了一個。有個不想不疼不題念的。又為六房的笑話一結。金蓮道：想怎不想。也有個常時兒。一般都是你的老婆。做什麼拾一個。只噴俺們不替他戴

孝。他又不是婆婆。胡亂戴過斷七罷了。只顧戴幾時。點明百日西門死期至矣。蓋瓶之響突能久活哉。楊姑娘道：姐姐們見一半不見一半兒罷。大妗子道：好快。斷七過了這一向。又早百日來了。楊姑娘問幾時是百日。月娘道：還早哩。臘月二十六日。王姑

子道：少不的。念個經兒。月娘道：挨年近節。念什麼經。他爹只好過年念罷了。說着。只見小玉拿上一道茶來。每人一盞。須臾吃畢。月娘洗手。香爐中炷了香。聽薛姑子講說佛法。薛姑子就先宣念偈言。講了一段五戒禪師破戒

戲紅蓮。方才轉世為東坡佛法。此書內入東坡奇絕。又是幻化一影。講說了良久方罷。只見玉樓房中蘭香。拿了兩盒細巧素菜菓碟。茶食點心來。收了香爐。排在桌上。又是一壺茶。與衆人陪三個師父吃了。然後又拿葷下飯來。打開一壘麻姑酒。

衆人圍爐吃酒。月娘便與大妗子擲骰搶紅。金蓮便與李嬌兒猜枚。玉簫在後邊斟酒。便替金蓮打桌底下轉子兒。寫玉簫總為後文描寫。然此回總為撒潑作引也。須臾。把李嬌兒贏了數杯。玉樓道：等我和你猜。你只顧贏他罷。却要金蓮拿出手來。不許

褪在袖子裏。又不許玉簫近前。惟玉樓不怯金蓮作。者自負氣不屈處。一連反贏了金蓮幾大鍾。金蓮坐不住。去了。到前邊叫了半日。角門纔開。只見秋菊揉眼。婦人罵道：賊奴才。你睡來。秋菊道：我沒睡。婦人道：現睡起來。你哄我。你到自在。就不說

往後來接我接兒去。因問你爹睡了。秋菊道：爹睡了好一會了。婦人走到炕房裏。攪起裙子來。就在炕上烘火。婦人要吃茶。秋菊連忙傾了一盞茶來。婦人道：賊奴才。好乾淨手兒。我不吃這陳茶。熬的怪泛湯氣。你叫春梅來。叫他另拿小銚兒。頓些好甜水茶兒。多着些茶葉。頓的苦豔豔。我吃。秋菊道：他在那邊床房裏睡哩。等我叫他來。婦

人道：你休叫他。且叫他睡罷。這秋菊不依。走在那邊屋裏。見春梅歪在西門慶腳頭。睡得正好。被他搖推醒了。此處

是寫含恨影子蓋寫道娘來了要吃茶你還不起來哩這春梅噙他一口罵道見鬼奴的才娘來了罷了平白謊人刺

刺的此處亦是後一面起來匆匆忙忙走來見婦人只顧倚着炕兒揉眼是寫婦人夜深來避非描美人春睡圖也婦人夜深來避便是令其得意殺也婦人反罵

秋菊恁奴才你睡的甜甜兒的把你叫醒了總是夜因叫他你頭上汗巾子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扯扯哩又問你

耳朵上墜子怎的只帶着一隻這春梅摸了摸果然只有一隻便點燈往那邊床上尋去尋不見良久不想落在

那脚踏板上拾起來其情可想又婦人問在那裏來春梅道都是他失驚打怪叫我起來吃帳鉤子抓下來了纔在

踏板上拾起來是深夜如畫婦人問我那等說着他還只當叫起你來春梅道他說娘要茶吃來婦人道我要吃口茶兒嫌他

那手不乾淨這春梅連忙舀了一小銚子水坐在火上使他搗了些炭在火內須臾就是茶湯滌盞乾淨濃濃的

點上去遞與婦人婦人問春梅你爹睡下多大回了春梅道我打發睡了好一會了如何打發金蓮將問娘來我說

娘在後邊還未來哩這婦人吃了茶因問春梅我頭裏袖了幾個菓子和蜜餞是玉簫與你姥姥吃的交付這奴

才接進來你收了頓春梅道我沒見他知道放在那裏婦人叫秋菊問他菓子在那裏秋菊道我放在揀粧內哩

走去取來婦人數了數兒少了一個柑子問他那里去了秋菊道我拿進來就放在揀粧內那個害饞癆爛了嘴

吃他不成描寫齷蟲總為婦人道賊奴才還漲強嘴你不偷那去了我親手數了交與你的怎就少了一個原來只

孝順了你叫春梅你與我把那奴才一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子春梅道那賸臉彈子倒沒的齷齪了我的手

觸手乃至不肯打其婦人道你與我拉過他來春梅用雙手推搡到婦人跟前婦人用手擰着他腮頰罵道賊奴才這

個柑子是你偷吃了不是你實實說了我就不打你不然取馬鞭子來我這一旋剝就打個不數我難道醉了不

醉正是醉我難道醉自你偷吃了一選裏鬼混我因問春梅我醉不醉那春梅道娘清省白醒那討酒來娘不信只掏

他袖子怕不的還有柑子皮兒在袖子裏哩高金蓮一語在此婦人於是扯過他袖子來用手去掏秋菊慌用手攔

着不叫掏被春梅一面拉起手來果然掏出些柑子皮兒來被婦人儘力臉上擽了兩把打了兩個嘴巴罵道賊

奴才你諸般兒不會像這說舌偷嘴吃偏會真賊寔犯拿住你還賴那個我如今茶前酒後且不打你到明日清

省白醒和你算賬。上云難道醉了我醉不醉此云到明日清省白醒然則又春梅道：娘到明日休要與他行匆匆的好生旋

剝了。叫個人把他實辣辣打與他幾十板子。叫他忍疼也懼怕些。甚麼鬪猴兒似的。湯那幾根兒。高金蓮一籌處又在

他纔不放在心上。那秋菊被婦人擰得臉脹腫的。谷都着嘴。往廚下去了。春梅處處伏寫秋菊亦處婦人把那一個柑

子平分兩半。又拿了些蘋果石榴。遞與春梅。說道：這個與你吃。把那個留與姥姥吃。這春梅也不瞧。接過來似有

如無掠在抽屜內。婦人把蜜餞也要分開。春梅道：娘不要分。我懶得吃這甜行貨子。寫春梅處處留與姥姥吃罷。以

此婦人不分都留下了。婦人走到桶子上小解了。細是夜深酒醉問春梅：這咱天有多時分了。春梅道：睡了這半日

也有三更了。將半夜婦人摘了頭面。走來那邊床房裏見桌上銀燈已殘。從新剔了剔。是殘夜情景是向床上看。西

門慶正打鼾睡。於是悄悄上床。西門慶猛然醒了。便道：怪小淫婦兒。如何這咱才來。婦人道：俺們在後邊吃酒。孟

三兒又安排了兩大方盒酒菜。郁大姐唱着。俺們猜枚擲骰兒。又頑了這一會。被我把李嬌兒贏醉了。落後孟三

兒和我五子三猜俺到輸了好幾鍾酒。你到是便宜。睡這一覺兒來。西門慶道：春梅去睡了。沒有婦人道：纔去睡

哩。你可是要茶吃麼。西門慶又昏昏睡去。只是不回答。正是

落花有意隨流水。明月無心隱薄雲。

第七十五回 宋御史聽曲春鴻邀賞 薛姑子宣卷古佛投胎

詩曰

富貴如朝露 交遊似聚沙 不如竹窗裏 對卷自趺跏

靜慮同聆偈 清神旋煮茶 惟憂曉鷄唱 塵裏事如麻

次日早晨。二人尚未起來。婦人便向西門慶道：二十八日。應二家請俺們去不去。西門慶道：怎的不去。婦人道：我

有椿事兒。依不依。西門慶道：你有甚事便說。婦人道：你把李大姐那皮襖拿出來。與我穿了罷。寫出毒心詞想

家舉世生人當同聲一哭然後明日吃了酒回來。他們都穿着皮襖。只奴沒件兒穿。西門慶道：有王招宣家當的皮襖。

知我有衣裳之詩有深痛也

你穿就是了。婦人道。當的我不穿他。你與李嬌兒去。把李嬌兒那皮襖。却與雪娥穿。你把李大姐那皮襖與了我。等我綫上兩個大紅遍地金鶴袖襯着白綾襖兒穿。也是與你做老婆一場。沒曾與了別人。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益兒。他那份皮襖。值六十兩銀子哩。你穿在身上。是會搖擺。婦人道。怪奴才。你與了張三李四的老婆穿了。左右是你的老婆替你裝門面。沒的有這些聲兒氣兒的好不好。不好我就不依了。是批過西門慶道。你又求人。又做硬兒。婦人道。怪碎貨。我是你房裏丫頭。在你跟前服軟。正說着。玳安拿個帖子進來。說是安郎中擺酒。請爹早去。西門慶起來。梳頭淨面出門。婦人還睡在被裏。便說道。吃酒還早哩。你趁閒尋尋兒出來罷。寫出

吳大齡家安心至此等一時。你又不得閒了。這西門慶於是走到李瓶兒房中。奶子丫頭又早起來。頓下茶水供養。西門慶見如意見薄施脂粉。長畫蛾眉。笑嘻嘻遞了茶。在旁邊說話兒。西門慶一面使迎春往後邊討床房裏鑰匙去。如意兒便問。爹討來做什麼。西門慶道。我要尋皮襖與你五娘穿。如意道。是娘的那貂鼠皮襖。西門慶道。就是他穿穿。拿與他罷。迎春去了。如意兒道。我見爹常在五娘身邊。沒見爹往別的房裏去。一路總寫金蓮過日妬寵太甚為後文地也他老人家別

的罷了。只是心多容不的人。前日爹不在。為個棒槌。好不和我大嚷了一場。多虧韓嫂兒和三娘來勸開了。落後爹來家。也沒敢和爹說。不知甚麼多嘴的人。對他說。說爹要了我。他告爹來不曾。又是一番言語一人心事西門慶道。他也告我來。你到明日替他陪個禮兒便了。他是恁行貨子。受不的人個甜棗兒。就喜歡的。嘴頭子雖利害。到也沒什麼心

打狗著貓之心。如意兒道。前日我和他嚷了。第二日爹到家。就和我說好話。說爹在他身邊偏多。就是別的娘。都讓彼安得知之哉。我幾分你凡事。只有個不瞞我。我放着河水不洗船。又與說蕙蓮話一碟西門慶道。既是如此。大家放和些。又許下老婆。你們

晚夕。等我來這房裏睡。蓮斷絲連如意兒道。爹真個來。休哄俺們。喜極西門慶道。誰哄你來。正說着。只見迎春取鑰匙來。西門慶叫開了床房門。又開廚櫃。拿出那皮襖來。抖了抖。還用包袱包了。叫如意兒送到那邊房裏去。如意兒

就悄悄向西門慶說。悄悄二字深寫此房為月媚據為外府久矣我沒件好裙襖兒。爹趁着手兒。再尋件兒與了我罷。有娘小衣裳兒。再與我一件兒。又為瓶兒一哭西門慶連忙又尋出一套翠藍緞子襖兒。黃綿紬裙子。又是一件藍色紬棉褲兒。又是一雙鞋

我一件兒。又為瓶兒一哭西門慶連忙又尋出一套翠藍緞子襖兒。黃綿紬裙子。又是一件藍色紬棉褲兒。又是一雙鞋

花膝褲腿兒與了他老婆磕頭謝了。西門慶鎖上房門，就使他送皮襖與金蓮房裏來。金蓮才起來，在床上裏脚只見春梅說：「如意兒送皮襖來了。」婦人便知其意，賊說道：「你教他進來問道：『爹使你來，如意兒道是爹叫我送來與娘穿。』」金蓮道：「也與了你些什麼兒沒有？」瓶兒有知，放聲一哭。如意兒道：「爹賞了我兩件綉絹衣裳，年下穿，叫我來與娘磕了四個頭。」婦人道：「姐姐們這般却不好！你主子既愛你，常言船多不礙港，車多不礙路，那好做惡人！你只不犯着我，我管你怎的。」我這裏還多着個影兒哩。又與對蕙蓮說一樣。如意兒道：「俺娘已是沒了，雖是後邊大娘承攬，娘在前邊還是主兒。早晚望娘抬舉，小媳婦敢欺心，那裏是蕙蓮對金蓮話一樣，可知爲先後一氣也。」婦人道：「你這衣服少不得還對你大娘說聲。」如意兒道：「小的前者也問大娘討來，大娘說等爹閒時拿兩件與你。」婦人道：「既說知罷了，這如意兒就出來，還到那邊房裏。」西門慶已往前廳去了。如意兒便問迎春：「你頭裏取鑰匙去。」大娘怎的說：「迎春道：『大娘問你爹要鑰匙做什麼？我也沒說拿皮襖與五娘。』」只說我不知道。大娘沒言語，却說西門慶走到廳上看設席。海鹽子弟張美、徐順、荀子孝都挑戲箱到了。李銘等四名小優兒，又早來伺候，都磕頭見了。西門慶分付打發飯與衆人吃。分付李銘三個在前邊唱，左順後邊答應堂客。那日韓道國娘子王六兒沒來，打發申二姐買了兩盒禮物，坐轎子他家進財兒跟着也來，與玉樓做生日。王經送到後邊，打發轎子出去了。不一時，門外韓大姨、孟大姑子都到了。又是傅夥計、甘夥計、娘子、崔本媳婦兒、段三姐、並賁四娘子。王六兒是尋去葉五兒，是自來又自不同。西門慶正在廳上看見夾道內，玳安領着一個五短身材，穿綠緞襖兒、紅裙子，不搽脂粉，兩個密縫眼兒，一似鄭愛香模樣。花與葉同類，故云似愛香模樣。便問是誰。玳安道：「是賁四嫂。」西門慶就沒言語。又與沉吟瓶兒一對針。往後見了月娘，月娘擺茶。西門慶進來吃粥，遞與月娘鎖匙。月娘道：「你開門做什麼？」西門慶道：「潘六兒，他說明日往應二哥家吃酒，沒皮襖，要李大姐那皮襖穿。」被月娘聽了一眼，說道：「你自家把不住自家嘴。」頭子他死了，噴人分散他房裏了頭。一語將瓶兒死後月娘要據其財物入上房，西門不依，且瓶兒死豈不曰：『今而後天以此富貴賜我也無如。』因一丫頭不肯與嬌兒月娘之意，已大拂今日一觸即發中情畢露也。像你這等就沒的話兒說了。直與分數了。他現放皮襖不穿，巴巴兒只要這皮襖穿。早是他死了，他不死，你只好看他眼兒罷了。瓶兒不死，則瓶兒之物也。月娘利其死瓶兒已死，月娘雖未入之於上房，然固以爲存之外府，即月娘之物，矣。固金蓮之所不

許一斜視者今日分其一物月娘不便明爭則又思瓶兒未死時然則月娘說金蓮吾知其亦曾看了千百眼者也幾句說的西門慶閉口無言忽報劉學官來還銀子西門慶出去陪

坐在廳上說話只見玳安拿進帖兒說王招宣府送禮來了西門慶問是什麼禮玳安道是賀禮一疋尺頭一壘

南酒四樣下飯西門慶即叫王經拿春生回帖謝了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打發去了只見李桂姐門首下轎保

兒挑四盒禮物慌的玳安替他抱毡包說道桂姨打夾道內進去罷廳上有劉學官坐着哩那桂姐即向夾道內

進去黃四姨才至夾道內進去桂姐又續之是二人同一夾道也來安兒把盒兒挑進月娘房裏月娘道爹看見不曾玳安道爹陪着客還沒見哩

月娘便說道且連盒放在明間內着一回客去了西門慶進來吃飯月娘道李桂姐送禮在這裏是乾娘身分西門慶

道我不知道極冷月娘令小玉揭開盒兒是乾娘身分見一盒果餡壽糕一盒玫瑰糖糕兩隻燒鴨一副豕蹄只見桂姐

從房內出來滿頭珠翠穿着大紅對袷兒藍緞裙子望着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罷了極冷又買這禮來

做什麼極冷月娘道剛才桂姐對我說怕你惱他不干他事說起來都是他媽的不是吃虧了他那個媽却極冷那日桂姐害

頭疼來只見這王三官領着一行人往秦玉芝兒家去打門首過進來吃茶偏要吃茶想桂姐開茶房乎一笑就被人驚散了桂姐

也沒出來見他西門慶道那一遭沒出來見他妙這一遭又沒出來見他妙自家也說不過妙非復說東論起來我

也難管你這麗春院拿燒餅砌着門不到處銀錢兒都是一樣我也不惱得有意語又是醋語又有林氏意在內那桂姐跪在地下只

顧不起來說道爹惱的是所云自家說不過也我若和他沾沾身子就爛化了一個毛孔兒裏生一個天泡瘡都是俺媽空老

了一片皮幹的營生沒個主意的也招惹醜的也招惹平白叫爹惹惱月娘道你既來說開就是了又惱怎的

西門慶道你起來我不惱你便了便了二字是不了也那桂姐故作嬌態說道爹笑一笑兒我起來你不笑我就跪一年也

不起來總是自家說不過亦非復向日推齊香等語矣潘金蓮在傍插口道桂姐你起來只顧跪着他求告他黃米頭兒叫他張致如今在這

里你便跪着明日到你家他却跪着你你那時却別要理他一語直透從前又是得意語金蓮此時重重得意殺以為下文一開撒潑地也且西門此日亦是重重得意如先調林氏三官認交後

四嫂諸事皆是極寫得意殺之金蓮又對照得意殺之西門見二人將俱敗矣不特文字將收故縱之法亦天道盈虛之理所宜然也

把西門慶月娘都笑了桂姐才起來了只見玳安慌慌張張

來報宋老爹安老爹來了西門慶便拿衣服穿了出去迎接桂姐向月娘說道耶嚙嚙從今後我也不爹了白拉

語總反細西門適待桂姐無好顏色也只與娘做女兒罷又自提出親情以乞憐月娘道你的虛頭愿心答其不要說過道過罷了女一句前日兩遭往

裏頭去沒在那里寫出桂姐道天麼天麼可冤殺人深心爹何曾往我家里若是到我家裏見爹一面沾沾身子兒就

促死了娘你錯打聽了敢不是我那裏是往鄭月兒家走了兩遭請了他家小粉頭子了非寫金蓮我這篇是非就是他氣

不憤架的不然爹如何惱我月兒自謂十分謙密桂姐却如親耳聽得金蓮道各人衣服他平白怎麼架你是非非寫金蓮

日得意忘却深桂姐道五娘你不知俺門裏邊人一個氣不憤一個好不生分月娘接過來道你們裏邊與外邊

差什麼也是一般一個不憤一個撒潑之因然意中又為瓶兒一哭有些時運兒就要躡下去說畢月娘擺茶與

他吃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迎接宋御史安郎中到廳上叙禮每人一疋緞子一部書奉賀西門慶見了桌席齊

整甚是稱謝不盡一面分賓主坐下吃了茶宋御史道學生有一事奉懇四泉接續而來今有巡撫侯石泉老先生新陞太

常卿學生同兩司作東三十日敢借尊府置杯酒奉餞初二日就起行上京去了未審四泉允否接起花樣西門慶

道老先生分付敢不從命但未知多少桌席宋御史道學生有分資在此即喚書吏取出布按兩司連他共十二

兩分資來要一張大插桌六張散桌叫一起戲子西門慶答應收了就請去捲棚坐的不一時錢主事也到了三

員官會在一處下棋宋御史見西門慶堂廡寬廣院宇幽深蔡狀元來亦描其房舍此又一描總是閒書畫文物極一時

之盛又見屏風前安着一座八仙捧壽的流金鼎約數尺高甚是做得精巧爐內焚着沉檀香煙從龜鶴鹿口中

吐出只顧近前觀看誇獎不已寫罪真是為愛色貪財言頭一棒言人壽非黃金鑄壽豈能如龜鶴長乎此日氣從口中都近前誇獎一

問西門慶這付爐鼎做得好因向二官說我學生寫書與淮安劉年兄那裏央他替我帶一付來送蔡老先生還

不見到四泉不知是那裏得來的西門慶道也是淮上一個人送學生的說畢下棋西門慶分付下邊看了兩個

桌盒細巧菜蔬果餡點心上來一面叫生旦在上唱南曲宋御史道客尚未到主人先吃得面紅說不通安郎中

道大寒飲一杯無礙宋御史又差人去邀差人稟道邀了在磚廠黃老爹那裏下棋便來也一面下棋飲酒安郎

中喚戲子你們唱個宜春奉酒於是生旦合聲唱一套第一來為壓驚唱未畢妙絕少刻見九郎便有多少惶恐迎合

先飲一杯為肚腹地便將小人之心中

應之骨 格寫盡 忽吏進報。蔡老爹和黃老爹來了。宋御史忙令收了桌席。各整衣冠出來迎接。蔡九知府穿素服金帶。先令人投一侍生蔡修拜帖。與西門慶。令尊的令郎乃投侍生帖究竟不認親者進廳上。安郎中道：此是主人西門大人。現在本處作千戶。也是

京中老先生之門下。與桂姐道才自願長遠做女話何如那蔡知府又作揖稱道：久仰久仰。西門慶道：容當奉拜。叙禮畢。各寬衣服坐下。左右上了茶。各人攀話良久。就上坐。蔡九知府居上主位而坐。廚役割道湯飯。戲子呈遞手本。蔡九知府揀了

雙忠記。目中惟有安朱二人演了兩折。酒過數巡。小優兒席前唱一套新水令。玉鞭驕馬出皇都。直令西門等市井富貴無從生活蔡知府笑道：松原直得多少。可謂御史青驄馬三公。劉郎仍舊索髻翁。安郎中道：今日更不道。江州司馬青衫濕。言罷。衆人都

笑了。特與安主事請時攀話一對西門慶又令春鴻唱了一套金門獻罷平邊表。把宋御史喜歡的要不的。因向西門慶道：此子可愛。送鴻迎燕斷送長年所以獨宋御史喜也西門慶道：此是小价。原是揚州人。宋御史携着他手兒。叫他遞酒。賞了他三錢銀子。磕頭謝了。正是

窗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坐間移 一杯未盡笙歌送 未下申牌又報時

不覺日色沈西。蔡九知府見天色晚了。即令左右穿衣告辭。衆位欸留不住。俱送出大門而去。隨即差了兩個吏典。把桌席羊酒尺頭。擡送到新河口去訖。是清河縣宋御史亦作辭。向西門慶道：今日且不謝。後日還要取擾。接連兩席又與請黃

太尉各上轎而去。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戲子分付後日。還是你們來。再唱一日。叫幾個會唱的來。宋老爺請巡撫侯爺哩。戲子道：小的知道了。西門慶令攢上酒來。使玳安去請溫師父來坐坐。再叫來安請應二爹去。不一時

次第而至。各行禮坐。三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把酒來斟。西門慶問伯爵：你娘們明日都去。你娘們三字奇絕你叫唱的是雜裏的。伯爵道：哥到說的好。小人家那裏抬放。將就叫兩個唱女兒唱罷了。明日早些請衆位娘子下降。這里前廳

吃酒不題。後邊孟大姨與孟三娘子先起身去了。落後楊姑娘也要去。月娘道：姑奶奶。你再住一日兒。不是薛師父使他徒弟取了卷來。咱晚夕叫他宣卷你們聽。楊姑娘道：老身實和姐姐說。要不是我也住。明日俺第二個姪兒定親事。使孩子來請我。我要瞧瞧去。於是作辭而去。一路幾是散場之詞蓋衆人吃至掌燈以後三位夥計娘子也

都作辭去了。細止留下段大姐沒去。潘姥姥也往金蓮房內去了。只有大姪子李桂姐、申二姐和三個姑子、郁大姐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月娘房內坐的。忽聽前邊散了。小厮收下家伙來。這金蓮忙抽身就往前行。到前邊悄悄立在角門首。先路只見西門慶扶着來安兒打着燈。蹣跚着脚兒就要往李瓶兒那邊走。看見金蓮在門首立着拉了手。進了房來。那來安兒便往上房交鍾筋。月娘只說西門慶進來把申二姐、李桂姐、郁大姐都打發往李嬌兒房內去了。非此一產不足以動月娘之深恨非寫月娘輕俏也開來安道：「你爹來沒有？」來安道：「爹在五娘房裏不耐煩了。」此日之五娘房即向日之六娘

房月娘聽了心內就有些惱。向日之金蓮因向玉樓道：「你看恁沒來頭的行貨子。我說他今日進來往你房裏去。本意意卷因西門來家即打發衆人那邊去者意欲俟西門來上房自做人情送入玉樓房中是月娘一如何三不知又摸到他屋裏去了。這兩日又浪風發起來。只在他前邊纏。非一朝一夕之故玉樓道：「姐姐隨他纏去。這等說恰似咱們爭他一般。可是大師父說的笑話兒。左右這六房裏由他串到。大筆如椽將玉樓兩個生日一齊担攬所以說金瓶中酒令笑談不容易看也他爹心中所欲你怎管的。他月娘道：「乾淨他有了話。剛才聽見前頭散了。就慌的奔命往前走了。」已與金蓮不解矣因同小玉灶上沒人。與我把儀門拴上。後邊請三位師父來。咱們且聽他宣一回卷着。又把李桂姐、申二姐、段大姐、郁大姐都請了來。月娘面皮如何過得月娘向大姪子道：「我頭裏旋叫他使小沙彌請了黃氏女卷來。」總是沒趣話且今日可兒楊姑娘又去了。又是遮飾分付玉簫顧了好茶。玉樓對李嬌兒說：「咱兩家輪替管茶。休要只顧累大姐。」於是各房裏分付預備茶去。明將玉樓生日與薛尼宜卷相連意提醒

非開筆寫玉樓亦好佛也。蓋玉樓這一個生日是結文恐看官不明索性將後文孝哥幻化等因合薛尼卷內放手一寫以明自己章法。并井休錯看我爲順手寫生日順手寫婦人好佛尼僧宜卷也。不一時放下坑桌兒。三個姑子來到盤膝坐在坑上。衆人俱各坐了。聽他宣卷。月娘洗手炷了香。這薛姑子展開黃氏女卷。高聲演說道：

蓋聞法初不滅。故歸空。道本無生。每因生而不用。由法身以垂八相。由八相以顯法身。朗朗惠燈。通開世戶。明

明佛鏡。照破荒衢。百年景類。利那間。四大幻身。如泡影。每日塵勞碌碌。終朝業試忙忙。豈知一性圓明。徒逞六

根貪慾。功名蓋世。無非大夢一場。富貴驚人。難免無常二字。風火散時無老少。溪山磨盡幾英雄。彰明較著大嘴一番總是西門

喪命時文
字之影

繪圖真本金瓶梅 第七十五回 宋御史聽曲春鴻邀賞 薛姑子宣卷古佛投胎 四十三

演說了一回。又宣念佛子。又唱幾個勸善的佛曲兒。方才宣黃氏女怎的出身。一個怎的看經好善。怎的又怎的死。去轉世為男子。三個又怎的又怎的男女五人。一時昇天。四個又怎的又與講打虎文字遙映。以此為能與上文慢慢宣完。已有二更天氣。先是李嬌兒房內元宵兒拿了一道茶來。眾人吃了。去必帶上嬌兒所云落後孟玉樓房中蘭香。又拿了幾樣精製菓菜。一大壺酒來。又是一大壺茶來。與大矸子段三姐。桂姐。眾人吃。能細看文情方月娘又叫玉簫。拿出四盒兒茶食餅糖之類。與三位師父點茶。李桂姐道。三個師父宣了這一回卷。也該我個唱曲兒孝順。唱曲此唱和

的是一派同調月娘道。桂姐又起動你唱。郁大姐道。等我先唱。也要唱月娘道也罷。郁大姐先唱。申二姐道。等姐姐唱了。他也唱了。我也唱個兒與娘們聽。又一個也要唱。然則亦桂姐不肯道。還是我先唱。因問月娘。娘要聽什麼。月娘道。你唱個更深靜悄罷。隨手情景。又映前邊西門。是三個與宣卷者正對當下桂姐送眾人酒。取過琵琶來。輕舒玉筍。款跨絞綃。唱了一套。桂姐唱畢。郁大姐才要接琵琶。早被申二姐要過去了。掛在臍膊上。先說道。要寫先唱的反被也要唱的奪去。先唱寫盡人情。可寫盡申二姐是新來討好。又是王六兒的人情。可

特所以為一我唱個十二月兒掛真兒。與大矸子和娘們聽罷。於是唱道。正月十五鬧元宵。滿把焚香天地燒。點得真寫生。又是映宣卷。然則亦算宣卷也。那時大矸子害夜深。困的慌。也沒等申二姐唱完。吃了茶。就先往月娘房內睡去了。先散須臾唱完。桂姐便歸李嬌兒房內。段大姐便往孟玉樓房內。三位師父便往孫雪娥房裏。郁大姐。申二姐。就與玉簫。小玉。在那邊坑屋裏睡。月娘同大矸子在上房內睡。俱不在話下。衆人一齊俱散。又與前看官所說。古婦人懷孕。不宜令尼僧宣卷。聽

偃臥。不聽淫聲。不視邪色。常玩詩書金玉。故生子女。端正聰慧。此胎教之法也。今月娘懷孕。不宜令尼僧宣卷。聽其死生輪迴之說。後來感得一尊古佛出世。投胎奪舍。幻化者去。不得承管家緣。蓋可惜哉。明明正是

前程黑暗路途險。十二時中自着迷。

稍圖真本金瓶梅

第七十六回

因抱惹玉姐含酸

為護短金蓮潑醋

詩曰

雙雙粉蝶繞花溪。半是山南半水西。故院有情風月亂。美人多怨雨雲迷。

頻開檀口言如織。漫托香腮醉似泥。莫道佳人太命薄。一鶯啼罷一鶯啼。

話說月娘聽宣畢黃氏寶卷各房宿歇不題。單表潘金蓮在角門邊撞見西門慶相携到房中。見西門慶只顧坐在床上。妙便問你怎的不脫衣裳。那西門慶笑嘻嘻說道。我特來對你說聲。我要過那邊歇去。婦人罵道。賊牢。你在老娘手裏使巧兒。拿這面子話兒來哄我。我剛纔不在角門首站着。你過去的不耐煩了。又肯來問我。我自可人。

這是你早晨。和那歪刺骨咬定了腔兒。過來人如何講得張大戶家定須如此。怪道頭裏使他來送皮襖兒。又與我磕了頭。小賊淫刺骨。把我當甚麼人兒。在我手內弄刺子。我還是李瓶兒時。叫你活埋我雀兒。不在那窩兒裏。我不錯了。文字如玉連環。又是得意。

西門慶笑道。那裏有此勾當。他不來與你磕頭兒。你又說他的不是。愛語。婦人沈吟良久說道。我放你去罷。西門慶笑嘻嘻剛出房門。婦人道。你過來。我問你。莫非你與他一舖兒睡。惹的那兩個丫頭也羞恥。無故只是睡那一回兒。還放他另睡去。西門慶答應了。回頭就走。婦人又叫回來說道。你過來。我分付你。慌怎的。妙絕是深思。慮不許其去。不好許其去。又怕。

為蕙蓮之續一關神理也。西門慶道。又說甚麼。婦人道。我許你和他睡。不許你和他說甚閒話。叫他在俺們跟前欺心大膽的。我到明日打聽出來。你就休要進我這屋裏來。映蕙蓮得意時防不然真有此景。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頭碎死了。二句是走着。一說者。可思。

直走過那邊去了。春梅便向婦人道。由他。你去管他怎的。婆婆口絮。媳婦耳頑。倒沒的叫。人與你為冤結仇。比等深意。

過李瓶兒房內。掀開簾子。如意兒正與迎春綉春炕上吃飯。是薛姑子將寶卷時。見了西門慶。慌的跳起身來。西門慶道。你們吃飯。於是走出明間。李瓶兒影跟前。一張交椅上坐下。瓶兒安在西門此時對瓶兒亦不見瓶兒矣。不一時。如意兒笑嘻嘻走出來。說道。爹

繪圖真本金瓶梅 第七十六回 因抱惹玉姐含酸 為護短金蓮潑醋

這里冷。你往屋裏坐去罷。這西門慶就走到房中床上面坐了。火爐上頓着茶。迎春連忙點茶來吃了。是合同如

意兒在坑邊向着火兒。站立問道。爹你今日沒酒。還有頭裏與娘供養的一桌菜兒。一壺兒金華酒。即有燒鴨子下

矣。留下預備篩來與爹吃。西門慶道。下飯你們吃了罷。瓶兒豈特我有衣裳之悲。只拿幾個菓碟兒來。我不吃金華酒。

一面叫綉春你打個燈籠來。藏春軒書房內。還有一壘葡萄酒。你問王經要了來。篩與我吃。綉春應諾。打着燈籠

去了。迎春連忙放桌兒。拿菜兒。如意兒道。姐你揭開盒子等我。揀兩樣兒與爹下酒。於是燈下揀了幾碟精味菓

菜。擺在桌上。一路寫來的是已死之瓶兒房。良久。綉春取了酒來。打開篩熱了。如意兒斟在鍾內。遞上。西門慶嘗了嘗

十分清美。如意兒就挨近桌邊站立侍奉斟酒。又親剝炒栗子與他下酒。迎春知趣就往後邊門房內與綉春坐

去了。西門慶見無人在跟前。就叫老婆過來與他一塊兒飲酒。起先坐開蓋。西門慶見他手腕粉便道。只愛你到好

白淨皮肉兒。與你娘一般樣兒。我對你就如同對着他一般。直與翡翠軒對照所。如意兒笑道。爹沒的說。還是娘身上

白。我見五娘。雖好模樣皮肉也。中兒的紅白肉色兒。不如後邊大娘三娘到白淨。三娘只是多幾個麻兒。倒是

他雪姑娘生得清秀。又白淨。又道。我有句話對爹說。迎春姐有件正面戴的仙子兒。要與我。他要問爹討娘家常

戴的金赤虎。正月裏戴。爹與了他罷。西門慶道。你沒正面戴的。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與你。你娘的頭面

箱兒。你大娘都拿的後邊去了。細軟已盡去矣。而如意迎春且不得知深文曲筆寫月娘老奸巨猾。離利人財處。可恨可畏。則與金蓮上

且不得知彼金蓮爲得而知之乎。皮襖之氣宜乎其不看頭勢也。此處自是作者用意。寫月娘處豈是描寫如意要物與蕙蓮要香茶同年而語也。怎好問他要的。老婆道也罷。你還另打一件赤虎與我

罷。一面走下來。就磕頭謝了兩個吃了半日酒。如意兒道。爹你叫姐來也與他一杯酒吃。惹他不惱麼。西門慶便

叫迎春不應。總是寫死瓶兒的房中也。老婆親走到廚房內。說道。姐。爹叫你哩。迎春一面到跟前。西門慶令如意兒斟了一甌酒

與他。又揀了兩筋菜兒放在酒托兒上。那迎春站立在傍邊。一面吃了。如意道。你叫綉春姐來也吃些兒。迎春去

了。回來說道。他不吃了。就向炕上抱他鋪蓋。和綉春廚房炕上睡去了。這老婆陪西門慶吃了一回酒。收拾家伙。點茶與西門慶吃了。原來另預備着一床兒鋪蓋與西門慶睡。都是綢緞被褥。扣花枕頭。在薰籠內薰的煖烘烘。

的老婆便問爹。你在炕上睡。床上睡。西門慶道。我在床上睡罷。如意兒便將鋪蓋抱在床上鋪下。打發西門慶解衣上床。掩上房門。將燈移近床邊。西門慶道。我到明日鋪子裏拿半個紅緞子做小衣兒。穿在身上伏侍我。老婆道。可知好哩。西門慶道。我只是忘了。你今年多少年紀。你姓甚麼。排行幾姐。我只記你男子漢姓熊。老婆道。他便姓熊。叫熊旺兒。我娘家姓章。排行第四。今二十二歲。西門慶道。我原來還大你一歲。西門將死恐一路自冰。聽後未曾寫其年紀。下文記其壽算。看官眼迷此處開中。一醒。便叫他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伏侍我。等明日後邊大娘生了孩子。你好生看奶着。你若造化也。生長一男半女。我就扶你起來。與我做一房小。就頂你娘的窩兒。金蓮前你心下何如。老婆道。奴男子漢已是沒了。娘家又沒人。奴情愿一心伏侍爹。就死也不出爹這門。西門慶道。這是可我的心。正是

情話繇繇嫌夜短 甘言絮絮訴心長

次日。老婆先起來。開了門。預備火盆。打發西門慶穿衣梳洗出門。到前邊分付玳安。叫兩名排軍。把捲棚放的流金八仙鼎。寫帖兒。抬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內。交付明白。討回帖來。又叫陳敬濟封了一疋金緞。一疋色緞。叫琴童用毡包拿着。預備下馬。要早往清河口拜蔡知府去。正在月娘房內吃粥。月娘問他。應二那裏。他們莫不都去也。留一個兒看家。總是不快皮襖的意思。言他要皮襖去赴席。我偏不叫他去。然又自知不能阻他。故下文轉到雪娥也。心事不快如畫。留下他姐在家。陪大姑子做伴兒罷。西門慶道。我已預備下五分人情。都去走走罷。左右有大姐在家。陪大姑子。就是一般。我已許下應二了。月娘聽了一聲兒也。沒言語。滿心不快。金蓮并不快。雪娥也明眼人自知。李桂姐便拜辭說道。娘。我今日家去罷。月娘道。慌去怎的。再任一日兒不是。桂姐道。不瞞娘說。俺媽心裏不自在。家中沒人。改日正月間來往兩日兒罷。拜辭了西門慶。月娘裝了兩盤茶食。又與桂姐一兩銀子。吃了茶。打發出門。月桂復合笑前文。留下瓊花月娘初會。怒罵玳安。今日已忘之乎。寫月娘便是十足好險包藏禍心之人。西門慶纔穿上衣服。往前邊去。忽有平安兒來報。荆都監老爹來拜。又是出門人來此為板定。大章法蓋旗花之用也。西門慶即出迎接。至上廳叙禮。荆都監叩拜堂上道。荆轉生於堂上矣。久違缺禮。高轉失賀。西門慶道。多承厚貺。尚未奉賀。叙畢契闊之情。分賓主坐下。左右上獻茶湯。荆都監便道。良騎候候何往。西門慶道。京中太師老爺第九公子九江蔡知府。昨日巡按宋公祖。與工部安鳳山。錢雲野。黃泰宇。都

借學生這里作東請他一飯。蒙他具拜帖與我。我豈可不回拜他拜去。誠恐他一時起身去了。荆都監道：正是小弟有一事。特來奉瀆。巡按宋公正月間差滿。只怕年終舉劾地方官員。望乞四泉借重與他一說。聞知昨日在宅上吃酒。故此斗胆恃愛。倘得寸進。不敢有忘。西門慶道：此是好事。你我相厚。敢不領命。你寫個說帖來。幸得他後日。還有一席酒在這里。等我抵面和他說。又好說些。荆都監連忙下位。才又與西門慶打一躬道：多承盛情。聊結難忘。便道：小弟已具了履歷手本在此。一面叫寫字的取出。荆都監親手遞上。與西門慶觀看。上面寫着山東等處兵馬都監清河左衛指揮僉事荆忠。年三十二歲。係山後檀州人。繇祖後軍功。累陞本衛正千戶。從某年繇武舉中式。歷陞今職。管理濟州兵馬。一一開載明白。作者固以西門等人爲荆西門慶看畢。荆都監又向袖中取出禮帖來。遞上說道：薄儀望乞笑留。西門慶見上面寫着白米二百石。說道：豈有此理。這個學生斷不敢領。以此視人。相交何在。荆都監道：不然。縱然四泉不受。轉送宋公。也是一般。何見拒之深耶。倘不納。小弟亦不敢奉瀆。推讓再三。西門慶只得收了。說道：學生暫且收下一面。接了。說道：學生明日與他說了。就差人回報。茶湯兩換。荆都監拜謝起身去了。西門慶就上馬。琴童跟隨。拜蔡知府去了。却說玉簫打發西門慶出門。就走到金蓮房中。吹散春光必用玉簫令人有江城五月之悲人知春梅爲領袖不知玉簫乃要緊消息也說五娘昨日怎的不往後邊去坐。俺娘好不說五娘哩。說五娘聽見爹前邊散了。往屋裏走不迭。昨日三娘生日。就不放往他屋裏去。把攔的爹恁緊。一是俺娘的話三娘道：沒的羞人子。刺刺的。誰耐煩爭他。左右是這幾房裏。隨他串去。一是三娘的話金蓮道：我待說就沒好口。搗瞎了他的眼來。試問此三句不自上不惜揀吹簫後曲曲寫難如此昨日你道他在我屋裏睡來麼。玉簫道：前邊老到六娘屋裏。六娘又死了爹。却往誰屋裏去。金蓮道：雞兒不撒尿。各自有去處。死了一個。還有一個頂窩兒的。毋亦將窩借頂乎一笑玉簫又說：俺娘又惱五娘。問爹討皮襖。不對他說。落後爹送鑰匙到房裏。娘說了爹幾句好的。說早是李大姐死了。便指望他的。他不死。只好看一眼兒罷了。金蓮道：沒的扯淡。有一個漢子做主兒罷了。得意你是我婆婆。你管着我。我把攔他。得急我拿繩子拴着他腿兒不成。得意語方知前文。有那些高聲浪氣的玉簫道：我來對娘說。娘只放在心裏。休要說出我來。今日桂姐也家去了。俺

娘收拾戴頭面哩。五娘也快些收拾了罷。忽然說畢。玉簫後邊去了。這金蓮向鏡臺前搽胭脂抹粉。插花戴翠。又使

春梅後邊問玉樓。今日穿甚顏色衣裳。玉樓道：你爹喚換孝。都叫穿淺色衣服。游絲五個婦人會定了。都是白鬚

髻。珠子箍兒。淺色衣服。惟吳月娘戴着白縐紗金梁冠兒。是清河上穿着沉香遍地金粧花補子襖兒。紗綠遍地

金裙。一頂大轎。四頂小轎。排軍喝道。棋童來安三個跟隨。拜辭了吳大娘子三位師父。潘姥姥。逕往應伯爵家吃

滿月酒去了。不題。却說如意兒和迎春。有西門慶晚夕來吃的一桌菓菜。安排停當。還有一壺金華酒。做文總是如

上文金華酒不知有意爲此寫否向壘內又打出一壺葡萄酒來。午間請了潘姥姥。春梅。郁大姐。彈唱着。在房內做一處

吃吃到中間。也是合當有事。春梅道：只說申二姐會唱的好掛真兒。使個人往後邊去叫他來。好歹叫他唱個咱

們聽。迎春纔待使綉春叫去。只見春鴻走來。烘火。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原來今日沒跟轎子去。春鴻道：爹派下

叫王經去了。留下看家。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不是凍的那腔兒。還不尋到這屋裏來烘火。因叫迎春。你篩半甌

子酒與他吃。分付你吃了。替我後邊叫將申二姐來。你就說我要他唱個兒與姥姥聽。春鴻把酒吃下。一直走到

後邊。不想申二姐伴着大娘子。大姐三個姑子。玉簫都在上房坐的正吃茶哩。忽見春鴻掀簾子進來。叫道：申二

姐你來。俺大姑娘前邊叫你唱個曲兒。與他聽去哩。這申二姐道：你大姑娘在這裏。又有個大姑娘出來了。春鴻

道：是俺前邊春梅姑娘叫你。申二姐道：你春梅姑娘他稀罕怎的也來叫我。有郁大姐在那裏。也是一般。我這里

唱與大奶奶聽哩。大娘子道也罷。申二姐。你去走走再來。那申二姐坐住了。不動身。自恃有王六兒在然亦

直走到前邊。對春梅說：我叫他他不來哩。春梅道：你說我。叫他他就來了。直與月娘叫衆人李嬌兒春鴻道：我說前邊大

姑娘叫你。他意思不動。說這是大姑娘。那裏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我說是春梅姑娘。他說你春梅姑娘便怎的

有郁大姐罷了。他從幾時來也來叫我。我不得閒。在這里唱與大奶奶聽哩。大奶奶到說你去走走再來。他

不肯來哩。這春梅不聽便罷。聽了三尸神暴跳。五臟氣冲天。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紫遍了雙腮。衆人攔阻不住。

一陣風走到上房裏。指着申二姐一頓大罵道。上文玉簫過看官正擬看金蓮撒謊你怎麼對着小厮說。我那里又鑽

上文玉簫過看官正擬看金蓮撒謊你怎麼對着小厮說。我那里又鑽

上文玉簫過看官正擬看金蓮撒謊你怎麼對着小厮說。我那里又鑽

出個大姑娘來了。稀罕他也來叫我。你是甚麼總兵官娘子。不敢叫你。其志如此俺們在那毛裏夾着。是你抬舉起來。如今從新又出來了。你無非只是個走千家門。萬家戶。賊狗囊的瞎淫婦。你來俺家。纔走了多少時兒。就敢恁量

視人家。你會曉的甚麼好成樣的套數兒。左右是那幾句。東溝瀟。西溝瀟。油嘴狗舌。不上紙筆的。那胡歌野詞。就拿班做勢起來。俺家本司三院唱的老婆。不知見過多少。稀罕你。韓道國那淫婦家與你。俺這里不與你。你就學

與那淫婦。我也不怕你。好不好趁早兒去買媽媽與我離門離戶。一頓住然觀其一路寫來確是春梅語不是金蓮語所以入化也那大妗子攔阻說道。

快休要破口。把申二姐罵的睜睜的。敢怒而不敢言。說道。耶嚶嚶。這位大姐。不知春梅者也怎的恁般粗魯性兒。

就是剛纔對着大官兒。我也沒會說甚歹話。怎就這般言語潑口罵出來。此處不留人。更有留人處。春梅越發惱

了。罵道。賊頭的瞎淫婦。你家有恁好大姐。觸怒處在此比是有恁性氣。不該出來。往人家求衣食。唱與人家聽。趁早

兒與我走。不要來了。申二姐道。我沒的賴在你家。適真如聞其聲口春梅道。賴在我家。叫小廝把髻毛都擄光了你的。又適真如

大妗子道。你這孩兒今日怎的恁樣兒的。還不往前邊去罷。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這申二姐一面哭哭啼啼

下炕來拜辭了大妗子。收拾衣裳包了。也等不的轎子來。央及大妗子。使平安對過叫將畫童兒來。領他往韓道

國家去了。春梅罵了一頓。往前邊去了。大妗子看着大姐和玉簫說道。他敢前邊吃了酒進來。不然如何恁冲言

冲語的罵的。我也不好看的了。反襯法所以月娘惱也你叫他慢慢收拾了去。就是了。立逼攢着他去了。又不叫小廝領他十

分水深人不過。玉簫道。他們敢在前頭吃酒來。語中有偏向意却說春梅走到前邊。還氣狠狠的。向衆人說道。方纔把賊

瞎淫婦兩個耳刮子纔好。他還不知我是誰哩。叫着他張兒致兒。拿班做勢兒的。迎春道。你砍一枝損百枝。忌口

些。郁大姐在這里。偏有開筆反襯得春梅道。不是這等說。像郁大姐在俺家這幾年。大大小小。他惡訕了那個來。叫

他唱個兒。他就唱。那里像這賊瞎淫婦大膽。他記的甚麼成樣的套數。左來右去。只是那幾句山坡羊。鎖南枝。油

裏滑言語。上個甚麼抬盤兒也怎的。我纔乍聽這個曲兒也怎的。我見他心裏就要把郁大姐掙下來一般。不快人處

偏有此等情。郁大姐道。可不怎的。又如聞其聲口昨日晚夕。大娘叫我唱小曲兒。他就連忙把琵琶奪過去。他要唱。大姑娘

節插寫適真

你也休怪。他怎知道咱家深淺。他還不知把你當誰人看成。深知春春梅道。我剛纔不罵的。你上覆韓道國老婆。

那賊淫婦。你就學與他。我也不怕他。自負畫梅夫人不知我而罵之固是不服炎涼二字然較之玉樓則春梅又遠矣批書者自信能為春梅不能為玉樓也潘姥姥道。我的姐姐。你沒要

緊氣的恁樣兒的。又反如意兒道。我傾杯酒與大姐。姐消消惱兒。迎春道。找這女兒着惱就是氣。又是玉樓金蓮之響看他寫春梅罵人

却寫大於子玉簫郁大姐潘如如意迎春雖是反襯。得到便道。郁大姐。你揀套好曲兒。唱個伏侍他。這郁大姐拿過琵琶來。說

道。等我唱個鶯鶯鬧臥房。山坡羊兒與姥姥和大姑娘聽罷。不即不離妙絕如意兒道。你用心唱。等我斟上酒。寫衆人一時

氣盡那迎春拿起杯兒酒來。望着春梅道。罷罷。我的姐姐。你也不要惱了。胡亂且吃你媽媽這鍾酒兒罷。迎春之於春梅又為

金蓮也那春梅忍不住笑罵道。怪小淫婦兒。你又做起我媽媽來了。又說道。郁大姐。休唱山坡羊。你唱個江兒水。

俺們聽罷。這郁大姐在傍彈着琵琶。慢慢唱花嬌月豔。與衆人吃酒。不題。且說西門慶從新河口拜了蔡九知府。

回來下馬。平安就稟。今日有衙門裏何老爹。差答應的來。請爹明日早進衙門中。拿了一起賊情審問。伏何十

本府胡老爹。送了一百本新歷日。一百本歷日說明新年是西門死期突然又引起下文需親家事荆都監老爹。差人送了一口鮮豬。一壘豆酒。又是四

封銀子。姐夫收下。交到後邊去了。沒敢與他回帖兒。晚上他家人還來見爹說話。只胡老爹家與了回帖。賞了

來人一錢銀子。又是喬親家爹送帖兒。明日請爹吃酒。玳安兒又拿宋御史回帖兒來回話。小的送到察院內。宋

老爹說。明日還奉價過來。賞了小的并抬盒人五錢銀子。一百本歷日。又是一百本歷日又言雖一日作兩日過君其如死何哉西門慶走到廳上。

春鴻連忙報與春梅衆人說道。爹來家了。還吃酒哩。春梅道。怪小蠻囚兒。爹來家。隨他來去。管俺們腿事。沒娘在

家。他也不往俺這邊來。寫足春梅十分驕滿衆人打夥兒吃酒頑笑。只顧不動身。西門慶到上房。大於子和三個姑子。都往那

邊屋裏去了。玉簫向前與他接了衣服坐下。放桌兒。打發他吃飯。叫來與兒定桌席。三十日與宋巡按擺酒。初一日。

劉薛二內相。帥府周爺衆位吃慶官酒。分付去了。頭緒紛然一絲不亂玉簫在傍請問。爹吃酒。篩甚麼酒吃。西門慶道。有剛

纔荆都監送來的那豆酒。取來打開我嘗嘗。看好不好。只見來安兒進來。稟問接月娘去。玉簫便使他揭開來。打

破泥頭。傾在鍾內。遞與西門慶。呷了一呷。碧靛般清。其味深長。與荆棘相鬥者自西門慶令斟來我吃須臾擺上菜

來西門慶在房中吃酒。却說來安同排軍拿燈籠。晚夕接了月娘衆人來家。都穿着皮襖。都到上房來拜西門慶。惟雪娥與西門慶磕頭。起來又與月娘磕頭。拜完了。又都過那邊屋裏去拜大妗子。與三個姑子。月娘便坐着與西門慶說話。應二嫂見俺們都去。好不喜歡。酒席上有隔壁馬家娘子。和應大嫂。杜二娘。也有十來位娘子。叫了兩個女兒彈唱。養了好個平頭大臉的小厮兒。不謂春花竟能秋。實西門能不傷心。原來他房裏春花兒。比舊時黑瘦了好些。只剩下個大驢臉一般的。也不自在哩。今日亂的他家裏大小不安。本等沒人。手臨來時。應二哥與俺們磕頭。謝了。又謝多多上覆你。多謝重禮。西門慶道。春花兒那成精奴才。也打扮出來見人。月娘道。他比那個沒鼻子。沒眼兒。是鬼兒。出來見不的。西門慶道。那奴才撒把黑豆。巴斗叫豬拱罷。月娘道。我就聽不上你恁說嘴。只你家的好。拿接的。出來見的人。不快金蓮也總是忙中開筆。否則即入春梅爲無味之甚。那王經在傍立着。說道。應二爹見娘們去。先頭不教出來見。躲在下邊房裏。打窗戶眼兒往前瞧。被小的看見了。說道。你老人家沒廉恥。平白瞧甚麼。他趕着小的打。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說道。你看這賊花子。等明日他來着。老實抹他一臉粉。愈忙愈開矣。王經笑道。小的知道了。月娘喝道。這小厮別要胡說。他幾時瞧來。平白枉口拔舌的。一日誰見他個影兒。只臨來時。才與俺們磕頭。王經站了一回出來了。愈忙愈開矣。月娘也起身過這邊屋裏。拜大妗子。并三個師父。大姐與玉簫。衆丫頭媳婦。都來磕頭。月娘便問怎的不見申二姐。衆人都不作聲。如畫寫春梅身分。玉簫說。申二姐家去了。月娘道。他怎的不等我來。就去。大妗子隱瞞不住。把春梅罵他之事。說了一遍。月娘就有幾分惱。說道。他不唱便罷了。這丫頭恁慣的。沒張倒置的。平白罵他怎麼的。明說金蓮怪不的俺家主子也。沒那正主子。明說金蓮。奴才也沒個規矩。成甚麼道理。望着金蓮道。你也管他管兒慣的他通沒些怕兒。金蓮在傍笑着說。也沒見這個瞎曳磨的。風不搖樹不動。你走千家門。萬家戶。在人家無非只是唱。人叫你唱個兒。也不失了和氣。誰叫他拿班兒做勢的。他不罵嫌腥。月娘道。你到且是會說話兒的。都像這等好人歹人。都不吃他罵了去。也休要管他一管兒。金蓮道。莫不爲瞎淫婦打他幾棍兒。愈知一路寫金蓮得意。皆爲此句發脈。月娘聽了他這句話。氣的臉通紅了。老羞成怒。自叫人過嬌。兒房中至此爲兩次。說道。慣着他。明日把六鄰親戚都叫他罵遍了罷。於是起身走過

西門慶這邊來。西門慶便問怎麼的。月娘道：「情知是誰。你家使的有好規矩的大姐姐。似這般把申二姐罵的去了。西門慶笑道：「誰叫他不唱與他聽來。」此處第一番也不打緊處到明日。使小厮送他二兩銀子補報他。也是一般。玉

簫道：「申二姐盒子還在這裡。沒拿去哩。」月娘見西門慶笑，便說道：「不說叫將來噴喝他幾句，虧你還雌着嘴兒。不知笑的是什麼。」玉樓李嬌兒見月娘惱起來，就都先歸房去了。襯金蓮不知頭勢總是西門慶只顧吃酒良久。二字月娘不嫌

月娘進裏間內，脫衣裳摘頭，便問玉簫：「這箱上四包銀子，是那裏的？」西門慶道：「是荆都監二百兩銀子，要央宋巡按圖幹陞轉。」玉簫道：「頭裏姐夫送進來，我就忘了對娘說。」月娘道：「人家的，還不收進櫃裏去哩。」玉簫一面安放在

廚櫃中。此等處又見金蓮在月娘房中久等也。金蓮在那邊屋裏，只顧坐的要等西門慶一答兒往前邊去。寫不出見頭勢今日晚夕要吃薛

姑子符藥，如法種子。圖壬子日，好生兒子。見西門慶不動身，走來掀着簾兒叫他，說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得你。我先去也。總是得意之金蓮不知頭勢也。西門慶道：「我兒，你先走一步兒。我吃了這些酒就來。」那金蓮一直往前去了。月娘道：「我偏

不要你去。」一句直吐一腔憤氣。我還和你說話哩。又是你兩人合穿着一條褲子也。怎的。紛紛俱出矣。強污世界，巴巴走來我屋裏，硬來叫你。紛紛俱出矣。沒廉恥的貨，只你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你叫賊皮搭行貨子，怪不的人說你。玉樓

一視同仁，都是你的老婆。休要顯出來便好。就吃他在前邊把攔住了。從東京來，連影邊兒不進後邊歇一夜兒。叫人怎麼不惱。把冷灶着，一把火熱灶着，一把兒才好。不知怎樣一把方妙可爲大笑。通叫他攔住了。又重我便罷了，不和你一

般見識。別人他肯讓的過。正是自己讓不過之詞。口兒內雖故不言語，好殺他心兒內也有幾分惱。過入今日孟三姐在應二嫂那里，道一日沒吃甚麼兒，不知掉了口冷氣，只害心凄惡心。來家應二嫂遞了兩鍾酒都吐了。你還不往屋裏

瞧他瞧去。西門慶聽了，說道：「真個分付收了家伙罷。我不吃酒了。於是走到玉樓房中，只見婦人已脫了衣裳，摘去首飾，渾衣兒歪在炕上，正倒着身子嘔吐。寫玉樓直是深深鬱鬱千秋痛恨。西門慶見他呻吟不止，慌問道：「我的兒，你心裏怎麼

的來對我說？」明日請人來看你。婦人一聲不言語，只顧嘔吐。深深鬱鬱千秋痛恨。被西門慶一面抱起來，與他坐的，見他兩隻手只揉胸前，便問我的心肝，你心裏怎麼。你告訴我。婦人道：「我害心凄的慌。你問他怎的。你幹你那營生去。」深深鬱鬱

千秋痛恨。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剛才上房對我說。我才曉得。婦人道：可知你不曉的。俺們不是你老婆。你疼你那

心愛的。去罷。恨只此三句西門慶道：怪油嘴。就奚落我起來。便叫蘭香快頓好苦豔茶兒來。與你娘吃。拉白蘭香道：

有茶伺候着哩。一面捧上茶來。西門慶親手拿在他口邊兒吃。婦人道：拿來。等我自吃。絕妙會那等喬劬勞。旋蒸熱

賣兒的。玉樓亦太甚此時誰這里爭你哩。今日日頭打西出來。稀罕往俺這屋裏來。走一走兒。吐便千頭萬緒也有這

大娘。平白說怎的。爭出來結包氣。妙西門慶道：你不知我這兩日七事八事。心不得個閒。亦自婦人道：可知你心

不得閒。又一自有那心愛的。扯落着你哩。又二把俺們這避時的貨兒都打到贅字號聽題去了。又三後十年掛

在你那心裏。恨又足此三句西門慶與他並坐在炕上。寫西門無便道：吃的那酒氣。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人家一日

黃湯辣水兒。誰嘗着來。那裏有什麼神思。和你兩個纏門拉白處。總是反纏西西門慶道：你沒吃什麼兒。叫丫頭拿飯來。咱們

吃。我也還沒有吃飯哩。又拉婦人道：你沒的說。人家這裏凄疼的了不得。且吃飯。你要吃你自家吃去。西門慶道：

你不吃。我敢也不吃了。咱兩個收拾睡了罷。明日早使小厮請任醫官來看你。婦人道：由他去。請甚麼任醫官。李

醫官。叫劉婆子來。吃他服藥也好了。西門慶道：你睡下。等我替你心口內撲撒撲撒。管情就好了。你不知道。我專

一會揣骨捏病。總是無言相答無面西門慶忽然想起道：昨日劉學官送了十圓廣東牛黃蠟丸藥。用酒兒吃下。極

好。即使蘭香問你大娘要去。在上房磁罐兒內盛着哩。就拿壺兒帶些酒來吃了。管情手到病除。句句是極比李婦

人道：我不好罵出來。你會揣什麼病。要酒俺這屋裏有酒。不一時。蘭香到上房要了兩丸來。西門慶看篩熱了酒。

剝去蠟。裏面露出金丸來。拿與玉樓吃下去。替他手撒撲着酥胸。揣捺着肚腹。一回兒。問道：我的親親。你心口這

回吃下藥。覺好些麼。婦人道：疼便止了。還有些嘈雜。西門慶道：不打緊。消一回也好了。又說道：你不在家。我今日

免了五十兩銀子。與來興兒。後日宋御史擺酒。初一日燒紙還願心。到初三日。再破兩日工夫。把人都請了罷。受

了人家許多人情禮物。只顧挨着。也不是事。婦人道：你請也不在我。不請也不在我。與掃雪月明日二十日。我叫小

厮來攢帳。交與你。隨你交付與六姐。叫他管去。也該叫他管管兒。却是他昨日說的。甚麼打緊處。雖佛眼兒便難

斷來攢帳。交與你。隨你交付與六姐。叫他管去。也該叫他管管兒。却是他昨日說的。甚麼打緊處。雖佛眼兒便難

斷來攢帳。交與你。隨你交付與六姐。叫他管去。也該叫他管管兒。却是他昨日說的。甚麼打緊處。雖佛眼兒便難

等我管。可知玉樓與金蓮非真心西門慶道：你聽那小淫婦兒，他勉強着緊處，他就慌了，亦發排過這幾席酒兒，你交

付與他就是了。玉樓道：我的哥哥，誰養的你恁乖，還說你不護他。這些事兒就現出你那心兒來了。排過酒兒交

與他，俺們是合死的，像這清早辰，得梳個頭兒，小厮你來我去，稱銀換錢，氣也掬乾了，饒費了心。那個道個是也

恁的。西門慶道：我的兒，常言道：當家三年狗也嫌，你不要錯怪了人家才好哩。我的兒，你不要慌，咱今夜陪着你

睡罷。不說兩個上床歇宿，單表吳月娘在上房，陪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晚夕坐的說話，因說起春梅怎的罵申二

姐，罵的哭涕，又不容他坐轎子去，旋央及大妗子對過叫畫童兒，送他往韓道國家去。大妗子道：本等春梅出來

言語粗魯，饒我那等說着，還刀樣的言語罵出來，他怎的不急了。他平昔不曉的恁口穢罵人，我只說他吃了酒

小玉道：他們五個在前頭吃酒來。月娘道：恁不合理的行貨子。單罪金蓮：生生把個丫頭慣的恁沒大沒小的，還嗔人

說哩。到明日，不管好歹人都吃他罵了去罷。要俺們在屋裏做甚麼一個女兒，他走千家門，萬家戶，叫他傳出去

好聽，敢說西門慶家那大老婆，也不知怎麼出來的。明與金蓮爭氣亂世不知那個是主子，那個是奴才，不說你們這等

慣的，沒些規矩，恰似俺們不長俊一般，成個什麼道理。大妗子道：隨他去罷。他姑夫不言語，怎好惹氣。當夜無詞

同歸到房中歇了。次日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潘金蓮見月娘攔了西門慶不放來，又誤了壬子日期，心中

甚是不悅。是得意次日老早就使來安叫了一頂轎子，把潘姥姥打發往家去了。先打發去妙省許多文字，非金蓮自爲地也吳月娘早晨

起來，三個姑子要告辭家去。月娘每一盒茶食，五錢銀子，又許下詳姑子正月裏庵裏打齋，先與他一兩銀

子，請香燭紙馬，到臘月還送香油、白麵、素食，與他齋僧供佛。此處却將雪夜燒香之假月娘一爲說出，何則此回玉樓直

子，請香燭紙馬，到臘月還送香油、白麵、素食，與他齋僧供佛。對雪夜月娘但月娘送香油於王姑子在進門之時，王

書月娘布施油米，夫此處布施老薛人人得知，月娘蓋爲符籙安胎有靈之故，然則前文反襯明甚矣。因排下茶在上房內管待。同大姑

子一處吃。先請了李嬌兒、孟玉樓、大姐都坐下，問玉樓你吃了那蠟丸，心口內不疼了。玉樓道：今早吐了兩口酸

水才好，叫小玉往前邊請潘姥姥，和五娘來吃點心。玉簫道：小玉在後邊蒸點心哩，我去請罷。於是一直走到

前邊金蓮房中。玉簫過舌亦便問他姥姥怎的不見，後邊請姥姥和五娘吃茶哩。金蓮道：他今日早晨，我打發他家

作兩次寫

去了。玉簫說怎的不說聲。三不知就去了。金蓮道。住的人心淡。只顧住着怎的。玉簫道。我拿了塊臘肉兒。四個甜醬瓜茄子。與他老人家。誰知他就去了。五娘。你替他老人家收着罷。三章約中又一則也於是遞與秋菊。放在抽屜內。這玉簫便向金蓮說道。昨日晚夕。五娘來了。俺娘如此這般。對着爹好。不說五娘強污世界。與爹兩個合穿着一條褲子。沒廉恥。怎的把攔着爹。在前邊不往後邊來。落後把爹打發三娘房裏歇了一夜。又對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怎的說五娘慣的春梅沒規矩。罵毀申二姐。爹到明日。還要送一兩銀子。與申二姐遮羞。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吹散梅花必用玉簫

此一約已兩三見矣這金蓮聽記在心。玉簫先來回月娘說。姥姥起來。往家去了。五娘便來也。月娘便望着大妗子說道。你看昨日說了他兩句兒。今日就使性子。也不進來說聲兒。老早打發他娘去了。我猜姐姐。又不知心裏安排着。要起甚麼水頭兒。借姥婆便入文情捷甚當下。月娘自和屋裏說話。不防金蓮。暗走到明間簾下。聽觀多時了。方知激打雪娥文內聽籬察色直貫至此

猛可開言說道。可是大娘說的。我打發了他家去。我好把攔漢子。直出玉簫之言月娘道。是我說的你如今怎麼我本等一個漢子。從東京來了。成日只把攔在你那前頭。通不來後邊。傍個影兒。原來只你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行動題起來。別人不知道。我一道就是。昨日李桂姐家去了。大妗子問了聲李桂姐住了一日兒。如何就家去了。他姑夫因為甚麼惱他。我還說誰知爲什麼惱他。你便就撐着頭兒。說別人不知道。只我曉的。你成日守着

他。怎麼不曉的。生出一證便使連日得意金蓮活現金蓮道。他不住我那屋裏去。我莫拿猪毛繩子套了他去不成。便是得意然則自瓶兒一死已暢然矣

那個浪的慌了也。怎的月娘道。你不浪的慌。他昨日在我屋裏。好好兒坐的。你怎的揪着簾子。硬入來叫他前邊去。是怎麼說。針鋒相對漢子頂天立地。吃辛苦。犯了甚麼罪來。你拿猪毛繩子套他。總描月娘不知正理賊不識高低的貨俺們到不言語了。你倒只顧趕人。是連日積憤一個皮襖兒。你悄悄就問漢子討了。穿在身上。掛口兒。也不來後邊題一聲

兒。刺心處都是這等起來。月娘私據頑兒之吓恐因一皮襖便不俺們在這屋裏放水鴨兒。就是孤老院裏。也有個甲頭。明言瓶兒之財一個使的丫頭。和他貓鼠同眠。恨的有些褶兒。不管好歹。就罵人。說着你嘴頭子。不伏個燒埋。粉粉

惟我可據也金蓮道。是我的丫頭。也怎的。你們打不是。我也在這裏。言也聽聽念還多着個影兒。哩。皮襖是我問他要來。玉樓語

矣知不是

玉樓語

矣知不是

玉樓語

矣知不是

玉樓語

矣知不是

玉樓語

莫不只爲我要皮襖。是連日放志滿心之後語也開門來也拿了幾件衣裳與人。那個你怎的就不說了。丫頭便是我慣了他。是我浪了。鬪漢子喜歡像這等的。却是誰浪。所以云根由自起對月娘說如意守靈一夜又浪字在掃雪時已藏之矣吳月娘吃他這兩句觸在心上。便紫漲

了雙腮。說道：「這個是我浪了。隨你怎的說。我當初是女兒填房嫁他。不是趁來的老婆。那沒廉恥趁漢精便浪。俺們真材實料不浪。吳大妗子便在跟前攔說。三姑娘你怎的快休舒口。」手開饒勸着。那月娘口裏話紛紛發出來。

說道：「你害殺了一個。只多我。」翡翠軒中至打狗畜貓千秋痛恨至此一吐玉樓道：「耶啞大娘。你今日怎的這等惱的大發了。連累俺們一

棒打着好幾個。」月娘已說到瓶兒玉樓方接到上文趁來然則月娘紛紛發出也。沒見這六姐。你讓大娘一句兒也罷了。只顧

拌起嘴來了。一面又白描金蓮大妗子道：「常言道：『要打沒好手。罵罵沒好口。不爭你姊妹們嚷鬧。俺們親戚在這裏住着也

羞。姑娘你不依我。我想是噴我在這裏。叫轎子來。我家去罷。」一面又白描月娘被李嬌兒一面拉住大妗子。大妗本勸反爲李嬌兒

一絲。那潘金蓮見月娘罵他這等言語。坐在地下。就打滾撒潑。自家打幾個嘴巴。至此方是頭上鬚髻都撞落一邊。

又亂。那潘金蓮見月娘罵他這等言語。坐在地下。就打滾撒潑。自家打幾個嘴巴。至此方是頭上鬚髻都撞落一邊。

放聲大哭。叫起來。說道：「我死了罷。要這命做什麼。你家漢子說條念款說將來。我趁將你家來了。這也不難的勾

當等他來家。與了我休書。我去就是了。你趕人不得趕上。月娘道：「你看句就是了。」句與上潑脚子貨。又與上句不連

成句即下。別人一句兒還沒說出來。又與上句不連自己說你看他嘴頭子就相准洪一般。月娘正云一句沒說出金蓮一面

你沒說出來。別人一句兒還沒說出來。又與上句不連自己說你看他嘴頭子就相准洪一般。月娘正云一句沒說出金蓮一面

也氣急如畫。他還打滾兒賴人。莫不等的漢子來家。把我別變了。你放恁個刁兒。那個怕你麼。金蓮道：「你是真材

實料的。誰敢辯別你。」以上俱是虛措此又實寫月娘越發大怒。說道：「我不真材實料。我敢在這家裏養下漢來。金蓮道：「你不養下

漢。誰養下漢來。你就拿主兒來與我。」正見月娘疎處有敬濟而不知也玉樓見兩個拌的越發不好起來。一面拉金蓮往前邊去。說

道：「你恁怪刺刺的。大家都省口些罷了。只顧亂起來。左右是兩句話。叫三位師父笑話。」點三你起來。我送你前邊

去罷。又夾寫那金蓮只顧不肯起來。被玉樓和玉簫一齊拉起來。送他前邊去了。熟大妗子便勸住月娘說道：「寫

大妗子。姑娘你身上不方便。好惹氣。分明沒要緊。你姐妹們歡歡喜喜。俺們在這裏住着有光。似這等合氣起來。又不依個勸。却怎樣兒的。那三個姑子見嚷鬧起來。打發小姑兒吃了點心。包了盒子。又寫三尼並小尼却是好一會工去矣告辭月娘衆

人月娘道三位師父休要笑話。薛姑子道我的佛菩薩沒的說。誰家竈內無煙。心頭一點無明火。些兒觸着便生煙。大家儘讓些就罷了。佛法上不說的好。冷心不動一孤舟。淨掃靈臺正好修。若還繩慢鎖頭鬆。就是萬個金剛也降不住。忽着開筆成趣爲人只把這心猿意馬牢拴住。成佛作祖都打這上頭起。貧僧去也。多有打攪菩薩好好兒的。一面打了兩個問訊。月娘連忙還萬福。說道空過師父。多多有慢。另日着人送齋襯去。卽叫大姐。你和二娘送送三位師父出去。看狗。筆愈開笑子是打發三個姑子出門去了。月娘陪大妗子坐着。說道你看這回氣的我兩隻胳膊都軟了。手冰冷的。看他此等筆法純是追魂取魄最耐人學也從早晨吃了口清茶。還汪在心裏。大妗子道。姑娘。我這等勸你少攪氣。你不

依我。你又是臨月的身子。有甚要緊。月娘道。娘子。早是你在這裏住着。看。又是我和他合氣。如今犯夜。倒拿住巡更的。我倒容了人。人倒不肯容我。一個漢子。你就通身把攔住了。和那丫頭。通同作弊。在前頭幹的那無所不爲的事。人幹不出來的。你幹出來。女婦人家。通把個廉恥也不顧。他燈臺不照自己。還張着嘴兒。說人浪。將近日花國金蓮罪

案一想着有那一個在成日和那一個合氣。對着俺們。千也說那一個的不是。他是就清淨姑兒了。單管兩頭和番。一心矯肚。人面獸心。行說的話兒。就不承認了。賭的那誓。說人子。我洗着眼兒。看着他。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兒死哩。總爲死瓶兒一吐惡氣然而蕙蓮地下含笑雪娥厨中心涼矣剛纔擺着茶兒。我還好意等他娘來吃。誰知他三不知的。就打發去了。就安排着要嚷的心兒。悄悄兒走來。這里聽聽怎的。那個怕你不成。待等漢子來。輕事重告。把我休了就是了。小玉道。俺們都在屋裏守着爐臺站着。不知五娘幾時走來。也不聽見他脚步兒。响。孫雪娥道。雪娥忽出可知先在觀望不動他單會行鬼路兒。脚上只穿毡底鞋。你可知聽不見。想着起頭兒一來時節。和我合了多少氣。背地打夥兒嚼說我。叫爹打我。那兩頓。娘還說我和他偏生好門的。映轉昔日偏愛月娘道。他活埋慣了人。今日還要活埋我哩。你剛纔不見他那等擡頭打滾。攪潑兒。一定使你爹來家知道。管就把我翻倒底下。李嬌兒笑道。大娘沒的說。反了世界。月娘道。你不知道。他是那九條尾的狐狸精。把好的吃他弄死了。且稀罕我。能有多少骨頭肉兒。你在俺家這幾年。雖是個院中人。不像他久慣空門。你看他昨日那等氣勢。硬來我屋裏叫漢子。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的你先去。恰似只他一

個人的漢子一般就占住了。不是我心中不惱。他從東京來家就不放一夜兒。進後邊來一個人的生日也不往他屋裏走走兒。去十個指頭都放在你口內纔罷了。一路如許事端結源此事可發一笑大妗子道：「姑娘你耐煩。你又常病兒痛兒的。」

隨他去罷。不爭你爲衆好與人爲怨結仇。勸了一回。玉簫安排上飯來。也不吃。說道：「我這回好頭疼。」又使好術以心便挾制西門

口內有些惡泛泛的上來。叫玉簫那邊炕上放下枕頭。我且輪輪去。分付李嬌兒：「你們陪大妗子吃飯。那日郁大姐也要家去。」月娘分付裝一盒子點心。與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却說西門慶衙門中審問賊情。有何十到午牌

時分纔來家。正值荆都監家人討回帖。西門慶道：「多謝你老爹重禮。如何這等計較。你還把那禮扛將回去。等我明日說成了。取家來。」家人道：「老爹沒分付。小的怎敢將回去。放在老爹這裏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既怎說。你多上覆。我知道。」拿回帖。又賞家人一兩銀子。因進上房。見月娘睡在炕上。叫了半日。並不答應。寫月娘權許遂使雪夜曉香好險畢露

問丫鬢都不敢說。走到前邊金蓮房裏。見婦人蓬頭撒腦。拿着枕頭睡。問着又不言語。凡婦人皆如此而月娘爲更可恨也更不知怎

的一面封銀子。打發荆都監家人去了。走到孟玉樓房中。問玉樓：「你睡不睡。只得把月娘和金蓮早晨嚷鬧合氣之事說了一遍。」這西門慶慌了。走到上房。一把手把月娘拉起來。說道：「你甚要緊。自己身上不方便。」西門受其挾處以此

淫婦兒做甚麼。平白和他合甚麼氣。月娘道：「我和他合氣是我偏生好鬪。尋趁他來。他來尋趁將我來。你問衆人不是。早晨好意擺下茶兒。請他娘來吃。他使性子把他娘打發去了。便走來後邊。撐着頭兒和我嚷。自家打滾撞頭。鬚髻都躡扁了。皇帝上位的叫。只是沒打在我臉上罷了。若不是衆人拉勸着。是也打成一塊。也平白欺負慣了人。」他心裏也要把我降伏下來。拉出瓶兒以實之

行動就說：「你家漢子說條念款。念將我來了。打發了我罷。我不在你家了。」一句話兒出來。他就是十句說不下來。嘴一似淮洪一般。我拿甚麼骨禿兒拌的他過。專會那潑皮賴肉的气的我身子軟。灘兒熱化。甚麼孩子。李子就是太子也。成不的。明以身子挾降西門

肚子往下撇。墜着疼。頭又疼。兩隻胳膊都麻了。不堪剛纔桶子上坐了這一回。又不下來。若下來也乾淨了。省的死了做帶累肚子兒。挾制

到半夜尋一條繩子。等我吊死了。隨你和他過去。又一番挾制往後沒的。又像李瓶兒吃他

害死了。我曉的你三年不死老婆。也是大晦氣。西門慶不聽便罷。聽的說越發慌了。一面把月娘抱起來說道。我的好姐姐。你別要和那小淫婦兒一般見識。他識甚麼高低香臭。沒的氣了你。倒值了多的。我往前邊罵這賊小淫婦兒去。月娘道。你還敢罵他。他還要拿豬毛繩子套你哩。西門慶道。你叫他說惱了我。吃我一頓好腳。因問月娘。你如今心內怎麼的。吃了些甚麼兒。沒有。月娘道。誰嘗着些甚麼兒。大清早晨纔拿起茶。等着他娘來吃。他就走來和我嚷起來。如今心內只發脹。肚子往下煞墜着疼。挾制之法。腦袋又疼。兩隻胳膊都麻了。你不信。摸我這手。恁半日還沒握過來。西門慶聽了。只顧跌腳說道。可怎樣兒的。快着。小厮去請任醫官來看看。月娘道。請甚麼任醫官。隨他去。有命活。沒命叫他死。纔稱了人的心。什麼好的老婆。是牆上土塊。去了一層又一層。我就死了。把他扶了。正就是了。恁個聰明的人兒。當不的家。醜絕不堪。西門慶道。你也耐煩。把那小淫婦兒。只當臭屎一般。丟着他去。便罷了。你如今不請任後溪來看你。一時氣裏住了。這胎氣弄的不上不下。怎麼了。月娘道。這等。叫劉婆子來瞧瞧。吃他服藥。再不。頭上剝兩針。由他自好了。西門慶道。你沒的說。那劉婆子。老淫婦。他會看甚胎產。叫小厮騎馬。快請任醫官來看。觀西門着急在胎方知月娘安胎之妙方知王姑子廟內油米該送方知雪夜求子諸話俱出王姑子奸計也。月娘道。你敢去請。你就請了來。我也不出去。挾制處醜絕不堪。西門慶不依他。走到前邊。即叫琴童快騎馬。往門外請任老爹。緊等着。一答兒就來。琴童應諾。騎上馬。雲飛一般去了。西門慶只在屋裏守着月娘。分付丫頭。連忙熬粥兒。拿上來勸他吃。月娘又不吃。挾制處愈見雪夜燒香之假。等到後晌時分。琴童空回來。說任老爹在府裏上班。未回來。他家知道。咱這裏請。說明日任老爹絕早就來了。月娘見喬大戶一替兩替來。請便道。大約已是明日來了。你往喬親家那里去罷。天晚了。你不去。惹的喬親家怪。西門慶道。我去了。誰看你。月娘笑道。傻行貨子。誰要你。做恁個腔兒。你去不妨事。取來放去以腹中之子挾制西門其去痘兒遠矣真正醜絕。等。我靜一回兒。慢慢揜撐着起來。與大姑子坐的吃飯。你慌的是些甚麼。西門慶令玉簫快請你大姑子來和你娘坐的。又問郁大姐在那里。叫他唱與娘聽。映到郁大姐情事宛然。玉簫道。郁大姐。往家去不耐煩了。西門慶道。誰叫他去來。留他再住兩日兒。也罷了。趕着玉簫踢了兩腳。月娘道。他見你家反宅亂要去。管他腿事。寫月娘尚不知其神寶也。玉簫道。正經。罵申。

二姐的倒不踢。連日諸事一點皆出又見玉嬌之概不下春梅也。

那西門慶只做不聽見。妙一面穿了衣裳往喬大戶家吃酒去了。未到起更時分就來家到了上房。月娘正和大妗子玉樓李嬌兒四人坐的。假處不堪。真是醜絕。大妗子見西門慶進來忙往後邊去了。

西門慶便問月娘道：「你這咱好些了麼？」月娘道：「大妗子陪我吃了兩口粥兒，心口內不大十分脹了，還只有些頭疼腰酸。」西門慶道：「不打緊，明日任後溪來看，吃他兩服藥，散散氣，安安胎就好了。」月娘道：「我那等樣，叫你休請他，你又請他，白眉赤眼，叫人家漢子來做甚麼？你明日看我出去不出去？」因問喬親家：「請你做甚麼？」西門慶道：「他說我從東京來了，與我坐坐。今日他也費心，整治許多菜蔬，叫兩個唱的，落後又邀過朱臺官來陪我。我熱着你的心裏不自在，吃了幾鍾酒，老早就來了。月娘道：「好個說嘴的貨，我聽不上你這巧言花語，可兒就是熱着我來，我是那活佛出現，也不放在你那心上，就死了，也不值個破沙鍋片子。」真是醜絕，不堪覺寫金蓮之筆，無此其甚也。又問喬親家：「再沒和你說甚麼話？」西門慶方告說：「喬親家如今要趁着新例，上三十兩銀子，納個義官，銀子也封下了，叫我對胡府尹說，我說不打緊，胡府尹昨日送了我一百本曆日，我還沒會回他禮，等我送禮時，捎了帖子與他，問他討一張義官劄付來與你就是了。他不肯，他說納些銀子是正理，如今央這里分上討兒，免上下使用，也省十來兩銀子。月娘道：「既是他央及你，替他討兒罷，你沒拿他銀子來。」西門慶道：「他銀子明日送過來，還要買分禮來，我止住他了。到明日，咱檢一口豬，一罈酒，送胡府尹，就是了。」說畢，西門慶晚夕就在上房睡了一夜。到次日，宋巡按擺酒，後廳筵席，治酒，裝定菓品，大清早辰，本府已差撥了兩院三十名官身樂人，兩名伶官，四名排長，領着來。西門慶宅中伺候，只見任醫官從早辰就騎馬來了。西門慶忙迎到廳上陪坐，道連日闊別之事。任醫官道：「昨日盛使到，學生該班，至晚纔來家，見尊刺，今日不俟駕而來，敢問何人欠安？」西門慶道：「大賤內，偶然有些失調，請後溪一診，須臾茶至，吃了茶。」任醫官道：「昨日聞得明川說，老先生恭喜，容當奉賀。」西門慶道：「非才備員而已，何賀之有？」一面西門慶分付後邊，對你大娘說：「任老翁來了，明間內收拾琴童應諾。」到後邊，大妗子李嬌兒、孟玉樓都在房內，只見琴童來說：「任醫官來了，爹分付收拾明間裏坐的。」月娘只不動身，說道：「我說不要請他，平白叫將人家漢子，睜着

活眼。把手捏腕的。不知做甚麼。醜絕不堪作者於此回驟為金蓮散場實因一路寫月娘俱是叫劉媽媽子來。吃兩服藥。蘇他好了。好這等搖鈴打鼓的好與人家漢子喂眼。玉樓道大娘已是請人來了。你不去却怎樣的莫不回了人去不成。大矜子又在傍邊勸着說。姑娘他是個太醫。你叫他看看你這脈息。還知道你這病源。不知你為甚起氣惱。傷犯了那一經。吃了他藥。替你分理理氣血。安安胎氣也好。有胎為重則吃藥安胎月娘神好畢露劉婆子他曉的甚麼病源脈理。一時就悞怎了。月娘方動身梳頭。戴上冠兒。玉簫拿鏡子。孟玉樓跳上炕去替他拿刷子掠後鬢。李嬌兒替他勒鈿兒。孫雪娥豫備穿衣裳。反襯金蓮不在此也不一時打扮的粉粧玉琢。一句將月娘假病挾制西門慶說得十分圓滿夫既是病容安得粉粧玉琢正是

羅浮仙子臨凡世。月殿嬋娟出畫堂。

第七十七回 春梅姐嬌撒西門慶 畫童兒哭驟溫葵軒

詩曰

相勸頻携金粟杯。莫將閒事繫柔懷。
醉酣還命管絃來。尊前百事皆如昨。
簡點惟無溫秀才。處處何曾花不開。

話說西門慶見月娘半日不出去。又親自進來催促。見月娘穿衣裳。方纔請任醫官到明間坐下。少頃。月娘從房內出來。望上道了萬福。慌的任醫官躲在傍邊。屈身還禮。月娘就在對面椅上坐下。瓶兒乃用帳縵中伸手而月娘則對面坐下然則寫月娘之不堪處真是極矣琴童安放桌兒錦褥。月娘向袖口邊伸玉腕。露青葱。叫任醫官診脈。良久診完。月娘又道個萬福。抽身回房去了。寫月娘真是鄉村老嫗醜絕不堪反不如妖淫之態兒尚有三分文氣也房中小厮拿出茶來。吃畢。茶。任醫官說道。老夫人原來稟的氣血弱。尺脈來的浮澀。雖是胎氣。有些營衛失調。易生嘔怒。又動了肝火。如今頭目不清。中膈有些阻滯。煩悶。四肢之內。血少而氣多。心多而計。斷得寫月娘真足幾多曲折月娘使出琴童來說。娘如今只是有些頭疼。心脹。脰膊發麻。肚腹往下墜落疼。腰酸。吃飲食無味。又必使小任醫官道。我已知道。說得明白了。西門慶道。不瞞後溪說。房下如今現懷臨月身孕。着意在此所以月因着氣惱不能運動。轉滯在胸膈間。望乞先生留神。加減一二。足見厚情。任醫官道。豈勞分付。學生無不用心。比

去就奉安胎理氣和中養榮。獨痛之劑來。老夫人服過。就要戒氣惱。就厚味也少吃。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把他這胎氣好生安一安。着意在此。可知上文爲月娘請教委曲。俱是因此方快制。得動然則月娘安胎。真是安着矣。反襯掃雪。愈知其假。任醫官道。已定安胎理氣。養其營衛。不勞分付。

學生自有斟酌。西門慶復說。學生第三房下。有些肚痛。望乞有暖肚丸藥。并見賜些。任醫官道。學生謹領。就封過來。說畢起身。走到前廳院內。見許多教坊樂工伺候。因問先生今日府上有甚事。西門慶道。巡按宋公連兩司官。

請巡撫侯石崇老先生。在舍排酒。這任醫官聽了。越發駭然。尊敬在門前揖讓上馬。打了恭。又打恭。比尋常不同。加倍敬重。寫此將上文諸人請酒。一總帶出。領任上文下接。出溫秀才去方是熱。盡冷來文字。通清如水也。西門慶送他回來。隨即封了一兩銀子。兩方手帕。使琴童騎馬。

討藥去。李嬌兒。孟玉樓。諸人。都在月娘屋裏。裝定與盒。揩抹銀器。又反襯金蓮一處。因說大娘你頭裏還要不出去。怎麼他看了。就知道你心中的病。月娘道。什麼好成樣的老婆。由他死便死了罷。可是他說的。你是我婆婆。無過只是大

小之分罷了。我還大他八個月哩。如此爭。大妙絕。漢子疼我。你只好看我一眼兒罷了。得意話。方知前不。總是一味。揶揄。故妙。隨他死。叫他死。去。常言道。一鷄

話。他怎麼和我大嚷大鬧。若不是你們攛掇我出去。我後十年也不出去。總是一味。揶揄。故妙。隨他死。叫他死。去。常言道。一鷄死。一鷄鳴。新來鷄兒。打鳴忒好聽。想前想後。既提瓶兒。後數金蓮。雖是憤語。又是自己得意。安胎有效。此我死了。憑他立起來。也

不嚷也不鬧。才拔了蘿蔔地皮寬哩。亦是得。意話。玉樓道。大娘。耶啞。耶啞。那裏有此話。俺們就替他賭個大誓。這六姐不是我說他有些不知好歹。行事要便勉強。恰似咬羣出尖兒一般。一個大有口沒心的行貨子。大娘你惱他。可

知錯惱了哩。月娘道。他是比你沒心。聊又沒心乎。比他爲更有也。他一團兒心機。他怎的會悄悄聽人行動。拿話兒譏諷人。玉樓

道。娘你是個當家人。惡水缸兒。不恁大量些。却怎樣的。常言一個君子。待了十個小人。全是說客語。然。自是玉樓身分。你手放高些。他敢過去了。你若與他一般見識起來。他敢過不去。月娘道。只有了漢子與他做主兒。看那大老婆且打靠後。玉

樓道。哄那個哩。一語論心直。罵煞月娘。如今像大娘心裏恁不好。他爹敢往那屋裏去麼。月娘道。他怎的不去。可是他說的他

屋裏拿猪毛繩子套他。不去一個漢子的心。如同沒籠頭的馬一般。他要歡喜那一個。只歡喜那個。誰敢攔他。他又說是浪了。寫月娘與金蓮一樣。身分醜絕。月娘矣。玉樓道。罷麼大娘。你已是說過。通把氣兒納納兒。等我叫他來。與娘磕頭賠個

不是趁着大妗子在這里。你們兩個笑開了罷。趁勢即入你不然叫他爹兩下里不作難。就行走也不方便。要往他屋裏去。又怕你惱。若不去。他又不敢出來。今日前邊恁排酒。俺們都在這里理菜盒。忙的了不得。他倒落得在屋裏躲滑兒。俺們也饒不過他。大妗子我說的是不是。可兒可兒是作者出色寫也大妗子道。姑娘也罷。他三娘也說的是。不爭

你兩個話差。只顧不見面。叫他姑夫也難。兩下里都不好行走的。月娘通一聲也不言語。孟玉樓抽身往外就走。可兒月娘道。孟三姐不要叫他去。隨他來不來罷。玉樓道。他不敢不來。若不來。我可拿猪毛繩子套了他來。可兒

可兒月娘道。孟三姐不要叫他去。隨他來不來罷。玉樓道。他不敢不來。若不來。我可拿猪毛繩子套了他來。可兒

寫得真一直走到金蓮房中。見他頭也不梳。把臉黃着。坐在炕上。將連日金蓮一寫却正對前得意殺也玉樓說。五姐。你怎的裝憨兒。乃云裝憨直正可兒此等

人真能化有事為無事者把頭梳起來。今日前邊排酒。後邊恁忙亂。你也進去走走兒。怎的只顧使起性兒來。剛才如此這般。俺們勸了他這一回。你到後邊。把惡氣兒揣在懷裏。將出好氣兒來看怎的。妙絕三字是人與他下個禮

賠個不是兒罷。你我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自己心事的是看常言甜言美語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你兩個

已是見過話。只顧使性兒到幾時。人受一口氣。佛受一爐香。你去與他賠個不是兒。天大事都了了。不然你不叫

他爹兩下里也難。此一句抵待要往你這邊來他又惱此一句又金蓮道耶嚶耶嚶。我拿甚麼比他。可是他說的。他是

真材實料。正經夫妻。你都是趁來的露水。能有多大湯水兒。比他的脚指頭兒也比不的兒。玉樓道。你又說我

昨日不說的一棒打三四個人。就是後婚老婆。也不是趁將來的。當初也有個三媒六證。難道只恁就跟了往你

家來。砍一枝。損百株。就是六姐惱了你。還有沒惱了你的。有勢休要使盡。有話休要說盡。凡事看上顧下。留些兒

防後才好。不管虱虫蟋蟀。一例都說着。對着他三位師父。都大姐姐人。有面樹樹。有皮俺們臉上。就沒些兒。後為

文別嫁他今日也覺不好意思。妙人是能處天下只是你不去。却怎樣兒的。少不的逐日唇不離腮。還在一處兒

地也。地也你快些把頭梳了。咱兩個一答兒到後邊去。那潘金蓮見他恁般說。尋思了半日。忍氣吞聲。鏡臺前拿過刷鏡。只

刷了頭戴了鬚髻。穿上衣裳。同玉樓逕到後邊上房來。玉樓掀開簾兒先進去。說道。大娘。不稱姐我怎的走了去

就牽了他來。他不敢不來。便道。我兒。還不過來。與你娘磕頭。妙真是天在傍邊便道。親家孩兒。年幼不識好歹。沖撞

就牽了他來。他不敢不來。便道。我兒。還不過來。與你娘磕頭。妙真是天在傍邊便道。親家孩兒。年幼不識好歹。沖撞

親家高抬貴手將就也罷饒過這一遭兒到明日再無禮犯到親家手裏隨親家打我老身也不敢說了。真是天下無難

事那潘金蓮與月娘磕了四個頭。禮不可不跳了起來趕着玉樓打道汗邪了你這麻淫婦你又做我娘來了連衆人都笑了那月娘忍不住也笑了。不覺透露玉樓道賊奴才你見你主子與了你好臉兒就抖毛兒打起老娘來了。禮不可不

家廝抬廝敬儘讓一句兒好不好常言道牡丹花兒雖好還要綠葉扶持月娘道他不言語那個好說他金蓮道娘是個天俺們是個地。兩句娘容了俺們。一句又俺們骨投禿着心裏。一句又玉樓打了他肩背一下說道我的兒你這回才像老娘養的且休要說嘴俺們做了這一日活也該你來助助忙兒這金蓮便向炕上與玉樓裝定菓盒不在話下。一番大風波一時便解行

你也討藥來玉樓道還是先日那案兒那里只是有些怪疼我叫我爹對任醫官說捎帶兩服丸子藥來我吃月娘道你還是前日空心掉了冷氣了那裏管下寒的是按下後邊。方知自不憤含酸一路寫至此一歇手夫不羞矣乃含酸矣

冷時也故接一溫秀才去爲冷熱消息一照却說前邊宋御史先到了西門慶陪他在捲棚內坐宋御史深謝其爐鼎之事學生還當奉價西門慶道奉送公祖猶恐見却豈敢云價宋御史道這等何以克當一面又作揖致謝茶罷因說起地方民情風俗一節西門慶大略可否而答之。宋御史次問及有司官員。寫盡末世西門慶道卑職只知本府胡正堂民望素著

李知縣吏事克勤其餘不知其詳不敢妄說宋御史問道守備周秀曾與執事相交爲人却也好不好西門慶道周總兵雖歷練老成。臭味還不如濟州荆都監青年武舉出身才勇兼備公祖倒看他看宋御史道莫不是都監荆忠執事何以相熟西門慶道他與我有一面之交昨日遞了個手本與我望乞公祖青盼一二宋御史道我也久聞他是個好將官又問其次者西門慶道卑職還有妻兄吳鎧現任本衙右所正千戶之職昨日委管修義倉

例該陞指揮亦望公祖提拔實卑職之沾恩惠也宋御史道既是令親到明日奏本之時不但加陞本等職級我還保舉他現任僉事西門慶連忙作揖謝了因把荆都監並吳大舅履歷手本遞上宋御史看了即令書吏收執

分付到明日奏本之時。呈行我看。那吏典收下去了。西門慶令左右悄悄遞了三兩銀子與他。不在話下。人情正

說話間。前廳鼓樂响。左右來報。兩司老爺都到了。慌的西門慶即出迎接。到廳上叙禮。這宋御史慢慢纔走出花

園角門。慢慢二字觀上文衆官見畢禮數。觀看正中排設大桌一張。五老定勝。方糖高頂簇盤。甚是齊整。周圍桌席

俱豐盛。心中大悅。都望西門慶謝道。生受容當奉補。宋御史道。分資誠爲不足。四泉看我分上罷了。諸公也不消

奉補。西門慶道。豈有此理。一面各分次序坐下。左右拿上茶來。衆官又一面差官邀去。看看等到午後。只見一匹

馬來到。說侯爺來了。這里兩邊鼓樂一齊响起來。衆官都出大門迎接。宋御史只在二門裏相候。不一時。藍旂馬

道過盡。侯巡撫穿大紅孔雀員領戴貂鼠暖耳。渾金帶。坐四人大轎。直至門首下轎。衆官迎接進去。宋御史亦換

了大紅金雲白豸員領。犀角帶。相讓而入。到了大廳上。叙畢禮數。各官庭參畢。然後是西門慶拜見。侯巡撫因前

次排酒請六黃太尉。認得西門慶。即令官吏。拿雙紅友生侯蒙單拜帖。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雙手接了。分付家人

捧上去。一面參拜畢。寬衣上坐。衆官兩傍僉坐。宋御史居主位。奉畢茶。階下動起樂來。宋御史遞酒簪花。捧上尺

頭。隨即拾下桌席。來裝在盒內。差官吏送到公廳去了。然後上坐獻湯飯。割獻花猪。俱不必細說。先是叫坊弔隊

舞。撮弄百戲。十分齊整。然後才是海鹽子弟上來磕頭。呈上關目。揭帖。侯公分付扮演。裴晉公還帶記。又是還帶記與請太尉一

樣對照作連環鈕扣章法也唱了一摺下來。又割錦繡羊端的花簇錦攢。吹彈歌舞。簫韶盈耳。金貂滿座。有詩爲證。

華堂非露亦非烟。歌遏行雲酒滿筵。不但紅娥垂玉佩。果然綠髻插金蠟。

侯巡擁只坐到日西時分。酒過數巡。歌唱兩摺下來。令左右拿五兩銀子。分賞廚役。茶酒樂工。脚下人等。就穿衣

起身。衆官俱送出大門。看着上轎而去。回來。宋御史與衆官。謝了西門慶。亦告辭而歸。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樂

工散了。因見天色尚早。分付把桌席休動。一面使小廝請吳大舅。并溫秀才。應伯爵。傅夥計。甘夥計。賁第傳。陳敬

濟。來坐聽唱。又拿下兩桌酒餚。打發子弟吃了。等的人來。叫他唱四節記。冬景。韓熙載夜宴陶學士。抬出梅花來。

放在兩邊桌上。賞梅飲酒。賞將去之梅也春梅之消息難家在通矣一時溫秀才也過來了。吳大舅。吳二舅。應伯爵。都來了。應伯爵與西

門慶唱喏。前日空過衆位嫂。又多謝重禮。西門慶笑罵道。賊天殺的狗才。你打窗戶眼兒內偷瞧的你娘們好。前本爲春訴月娘春梅之事。作寬轉局面。此處又伯爵道。你休聽人胡說。豈有此理。我想來也沒人。指王經道。就是你這賊狗骨禿兒。乾淨來家就學舌。我到明日把你這小兒肉也咬了。說畢吃了茶。吳大舅要到後邊。西門慶陪

下來。向吳大舅如此這般說。對宋大巡已替大舅說。他看了揭帖。交付書辦收了。我又與了書辦三兩銀子。連荆

大人的都放在一處。他親口許下。到明日奏本之時。自有意思。吳大舅聽見滿心歡喜。連忙與西門慶唱喏。多累

姐夫費心。西門慶道。我就說是我妻兒。他說既是令親。我已定見過分上。於是同到房中。見了月娘。正是要奉承處月娘

與他哥道。萬福。大舅向大娘子說道。你家去罷了。家裏沒人。如何只顧不去了。大娘子道。三姑娘留下叫我過了

初三日去哩。吳大舅道。既是姑娘留你。到初四日去便了。說畢。來到前邊。同衆坐下。飲酒。不一時。下邊戲子鑼鼓

响動。扮演韓熙載夜宴郵亭佳遇。正在熱鬧處。忽見玳安來說。喬親家爹那裏。使了喬通。在下邊請爹說話。西門

慶隨即下席。見喬通。喬通道。爹說昨日空過親家爹。使我送那援約例銀子來。一封三十兩。另外又拿着五兩。與

吏房使用。西門慶道。我明日早封過與胡大尹。他就與了割付來。又與吏房銀子做什麼。你還帶回去。一面分付

玳安。拿酒飯點心。管待喬通。打發去了。話休饒舌。當日唱了郵亭兩折。有一更時分。西門慶前邊人散了。看收了

家伙。就進入月娘房來。大娘子正坐的。見西門慶進來。連忙往那邊屋裏去了。寫月娘連日步步用大。子相伴真是寫月娘處。西門慶因向

月娘說。我今日替你哥如此這般。對宋巡按說。他許下除加陞一級。還叫他現任管事。就是指揮僉事。我剛才已

對你哥說了。他好不歡喜。只在年終就題本月娘便道。沒的說。他一個窮衛家官兒。那裏有二三百兩銀子使。奸神

如書全是權術。步步算到。西門慶道。誰向他要一百文錢兒。我就對宋御史說。是我妻兒。全是奉承。總是安胎得濟處。他親口既許下。無有個不

做分上的。月娘道。隨你與他幹。我不管你。西門慶便問玉簫。替你娘煎了藥。拿來我瞧着。打發你娘吃了罷。安胎得濟

處細思亦是燒香爲得濟之本。月娘險矣哉。月娘道。你去休管他。等我臨睡自家吃。那西門慶才待往外走。被月娘又叫回來。問道。你往那

裏去。若是往前頭去。趁早兒不要去。他頭裏與我賠過不是了。只少你與他賠不是去哩。總是味挾制。西門慶道。我不

往他屋裏去。月娘道：你不往他屋裏去，往誰屋裏去？那前頭媳婦子跟前也省可去。然則一向明知矣。寫惹的他昨日

對着大娘子，好不拿話兒碰我。說我縱容着你，要你圖你喜歡哩。你又恁沒廉恥的。西門慶道：你理那小淫婦兒

怎的。解圍月娘道：你只依我說。今日偏不要你往前邊去，也不要你在我這屋裏。你往下邊李嬌兒房裏睡去。隨

你明日去不去。我就不管了。西門慶見恁說無法可處。寫月娘挾制如畫。已將金盞冷盡矣。只得往李嬌兒房裏歇了一夜。到次日臘

月初一日，早往衙門中，同何千戶發牌，陸廳畫卯發放公文。一早晨方來家，又打點禮物，猪酒并三十兩銀子，差

玳安往東平府送胡府尹去。胡府尹收下禮物，即時封過劄付來。西門慶在家請了陰陽徐先生，廳上排設猪羔

酒果，燒香還願心畢。細打發徐先生去了。因見玳安到了，看了回帖，劄付上面用了許多印信，填寫喬洪本府義

官名目。喬木爲棺，西門死至又寓。富貴有限，墓木已如拱矣。一面使玳安送兩盒祭肉與喬大戶家，就請喬大戶來吃酒。與他劄付瞧，又分付與

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謝希大并衆夥計，每人都是一盒。不在話下。一面又發帖兒。初三日，請周守備、荆都監、張

團練、劉薛二內相、何千戶、花千戶、吳大舅、喬大戶、王三官兒共十位客，叫一起雜耍樂工，四個唱的。那日，孟玉樓

攢了賬，遞與西門慶，就交代與金蓮管理。他不管了。春光去矣。因來問月娘。大娘你昨日吃了藥兒可好些。月娘道：

怪不的人說怪浪肉，平白叫人家漢子捏了捏手。今日好了。與金蓮一頭也不疼，胃口也不發脹了。玉樓笑道：大娘

你原來只少泡一捏兒。連大娘子也笑了。西門慶拿了攢的賬來，又問月娘。月娘道：該那個管，你交與那個。就是

了，來問我怎的。誰肯讓的誰。未釋然。金蓮語。這西門慶方打賬，兌三十兩銀子，三十吊錢，交與金蓮管理。不在話下。良久

喬大戶到了。西門慶陪他廳上坐的如此這般。拿胡府尹劄付與他看，看見上寫義官喬洪名字，援例上納白米

三十石，以濟邊餉。滿心歡喜，連忙向西門慶打拱致謝。多累親家費心。容當叩謝。因叫喬使，好生送到家去。又說

明日若親家見招，在下有此冠帶，就取來陪。可知其不敢來之意。西門慶道：初三日親家好歹早些下降。一面吃茶畢，分

付琴童，西廂書房裏放桌兒。親家請那里坐，還暖些，同到書房才坐下。只見應伯爵到了，兌了幾分人情，交付西

門慶。說此是列位奉賀哥的分資。西門慶接了，看頭一位就是吳道官。其次應伯爵、謝希大、祝定念、孫寡嘴、常峙

節白賚光李智黃四杜三哥新添三位共十分人情。明將十兄弟一總熱結文字一總蓋頓住熟字下文出脫溫秀才去方是熱結一西

門慶道我這邊還有吳二舅沈姨夫門外任醫官花大哥并三個夥計溫葵軒也有二十多人就在初四日請罷

一面令左右收進人情去使琴童兒拿馬請你吳大舅來陪你喬親家爹因問溫師父在家不在來安兒道溫師

父不在家望朋友去了又點一點不一時吳大舅來到連陳敬濟五人共坐把酒來斟桌上排列下許多下飯飲酒中

間西門慶因向吳大舅說喬親家恭喜的事今日已領下剗付來了容日我這里備禮寫文軸咱們從府中迎賀

迎賀喬大戶道惶恐甚大職役敢起動列位親家費心忽有本縣衙差人送曆日來了共二百五十本西門慶拿

回帖賞賜打發來人去了應伯爵道新曆日俺們不會見哩西門慶把五十本拆開與喬大戶吳大舅伯爵三人

分了伯爵看了看開年改了重和元年該閏正月記清爲西門死日點睛也不說當日席間猜枚行令飲酒至晚喬大戶先辭家

去是新得官景象西門慶陪吳大舅伯爵坐到一起更時分方散分付伴當明早伺候備馬邀你何老爹到我這裏起身同

往郊外送候爺留下四名排軍與來安春鴻兩個跟大娘轎往夏家去說畢就歸金蓮房中來直來見連日放心不下者那婦人

未等他進房就先摘了冠兒亂挽烏雲花容不整朱粉慵施和衣兒歪在床上不知何故看金蓮假處却使人偏恨月娘之假比金蓮更甚房內燈

兒也不點靜悄悄的西門慶進來便叫春梅不應只見婦人睡在床上叫着不不做聲婦人西門慶便坐在床上

問道怪小油嘴你恁的恁個腔兒也不答應被西門慶用手拉起他來說道你如何悻悻的那婦人便做出許多

喬張致來把臉扭着止不住紛紛香腮上滾下淚來反襯月娘有得挾制處那西門慶就是鐵石人也把心來軟了連忙一隻

手替他捺胸說怪油嘴好好兒的平白你兩個合什麼氣那婦人半日方回說道誰和他合氣來他平白尋起個

不是對着人罵我是攔漢精趁漢精連日只見月娘話滿耳忽然金蓮發聲却是金蓮的話不是月娘的話真是妙絕趁了你來了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誰

叫你又到這屋裏做甚麼你守着他就了省的我把攔着你說你來家只在我這房裏纏早是肉身聽着

你這幾夜何曾在我這屋裏睡來不在此白眉赤眼的嚼舌根一件皮袄也說我不問他擅自就問漢子討了我是

使的奴才丫頭莫不往你屋裏與你磕頭去映如爲這小肉兒罵了那賊瞎淫婦也說不管偏有那些聲氣的你

是個男子漢。若是有主張。一拳拏定。那裏有這些閒言閒語。然則如何怪不的俺們自輕自賤。常言道。賤裏買來賤

裏賣。容易得來容易捨。趁將你家來。與你家做小老婆不氣長。直將茶坊中一提。你看昨日生怕氣了他。在屋裏守着的是

誰。請太醫的是誰。在跟前攬撥侍奉的是誰。苦惱俺們這陰山背後。就死在這屋裏。也沒個人兒來瞧問。情事。連日

這個就見出那人的心來了。還叫我含着眼淚兒。走到後邊。與他賠不是。說着那桃花臉上。止不住又滾下珍珠

淚兒。倒在西門慶懷裏。嗚嗚咽咽。哭的捧鼻涕。彈眼淚。金蓮一味軟圈反襯。月娘一味硬拿生制。西門慶一面扶着他。勸道。罷麼。我的兒。我

連日心中有事。你兩家各省一句兒罷了。你叫我說誰不是。是開旋月。是開旋月。是開旋月。是開旋月。昨日要來看你。他說我來與你賠不是。不放

我來。我往李嬌兒房裏睡了一夜。雖然我在他那里睡。一片心只想着你。婦人道。罷麼。我也見出你那心來。了一

味在我面上。虛情假意。到老還疼你。那正經夫妻。他如今現替你懷着孩子。俺們一根草兒。拿什麼比他。金蓮亦自眼明

西門慶道。小油嘴。休要胡說。只見秋菊拿進茶來。西門慶便道。賊奴才。好乾淨兒。如何叫他拿茶。因問春梅怎的

不見。婦人道。你還問春梅哩。他餓的只有一口遊氣兒。那屋裏躺着不是。到今日三四日沒吃點湯水兒。了一心

只要尋死在那里。說他大娘對着人。罵了他奴才。氣生氣死。整哭了三四日了。這西門慶聽了。說道。真個。婦人道。

莫不我哄你不成。你瞧去不是。這西門慶慌過這邊屋裏。只見春梅容粧不整。雲鬢歪斜。睡在炕上。西門慶叫道。

怪小油嘴。你怎的不起來。叫着。他。只不做聲。推睡。又是依樣葫蘆。被西門慶雙手抱將起來。那春梅從酩裏伸腰。一個

鯉魚打挺。險些兒沒把西門慶掃了一交。是其做樣。處如見。早是抱的牢。有護炕倚住不倒。春梅道。放開了手罷。你又來理

論俺們這奴才做甚麼。也玷辱了你這兩隻手。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大娘說了你兩句兒罷了。只顧使起性子

來了。說你這兩日沒吃飯。春梅道。吃飯不吃飯。你管他怎的。左右是奴才貨兒。死便隨他死了罷。不憤奴才。字直到後又。我做

奴才。也沒幹壞了什麼事。並沒叫主子罵我一句兒。打我一下兒。做甚麼為這瞎淫婦。叫大娘這等罵我。嗔俺娘

不管我。莫不為這瞎淫婦。打我五板兒。各人有心。中事在。等到明日。韓道國老婆不來便罷。若來。你看我指着他。一頓好罵。

原來送了這瞎淫婦來。就是個禍根。反恨所罵之人。妙絕。西門慶道。就是送了他來。也是好意。誰曉的為他合起氣來。春梅道。

他若肯放和氣些。我好罵他。他小量人家。西門慶道。我來這里。你還不倒鍾茶兒吃。那奴才手不乾淨。我不吃他倒的茶。春梅道。死了正屠。連毛吃猪。我如今走也走不動在這里。還叫我倒什麼茶。西門慶道。怪小油嘴兒。誰叫你不吃甚麼兒。因說道。咱們往那邊屋裏去。我也還沒有吃飯哩。叫秋菊後邊取菜兒。篩酒。烘果餡餅兒。炊餅湯。咱們吃。於是不由分說。拉着春梅手。到婦人房內。分付秋菊拿盒子。後邊取吃飯菜兒。去。一時。拿了一方盒菜蔬來。西門慶分付春梅。把肉鮮折上幾絲雞肉。加上酸筍韭菜。和成一大碗香噴噴餛飩湯來。放下桌兒。排上一面盛飯來。又烘了一盒果餡餅兒。西門慶和金蓮並肩而坐。春梅在傍陪着同吃。三個你一杯。我一盃。吃到一更方睡。內有許多話在到次日。西門慶早起。約會何千戶來到。吃了頭腦酒。起身同往郊外送候。巡撫去了。吳月娘先送禮往夏指揮家去。然後打扮坐大轎。排軍喝道。來安春鴻跟隨。來吃酒。看他娘子兒不在話下。且說玳安王經看家。將到晌午時分。只見縣前賣茶的王媽媽。領着何九來。大門首尋問玳安。老爹在家不在家。玳安道。何老人家王奶奶。想來算頭矣。故用兩人來一鬧他。散故。稀罕。今日那陣風兒。吹你老人家來這裏走走。王婆說道。平常沒事。怎好來惹門。今日不因老九爲他兄弟的事。要央煩你老爹。老身還不敢來。玳安道。老爹今日與侯爺送行去了。俺大娘也不在家。你老人家稍站。等我進去對五娘說聲。進去不多時。出來說道。俺五娘請你老人家進去哩。王婆道。我敢進去。你引我兒。只怕有狗。那玳安引他進入花園。金蓮房門首。掀開簾子。又映王婆進去。見婦人家常戴着臥兔兒。映冬日年底也穿着一身錦緞衣裳。搽抹的粉粧玉琢。正在炕上脚登着爐台兒坐的。進去。不免下禮。二字慌的婦人答禮說道。老王免了罷。免了罷三字。又妙。王婆本意免了。所以云。不免婦人不想其後日不免。所以云免了。那婆子見畢禮。坐在炕邊頭。婦人便問。怎的一向不見你。王婆道。老身心中常想着娘子。只是不敢來親近。問添了哥哥。不曾。便入婦人道。有倒好了。小產過兩遍。說的白不存。問你兒子有了親事未。作伏王婆道。還不會與他尋。他跟客人淮上來家。這一年多。家中積遺了些。買個驢兒。胡亂磨些麵兒。賣來度日。因問老爹不在家了。婦人道。他今日往門外與撫按官送行去了。他大娘也不在家。有甚話說。王婆道。何老九有椿事。央及老身來對老爹說。他兄弟何十吃賊攀了。西門慶獨無兄弟是可嘆

也。現拿在提刑院老爹手裏問。攀他是富主。本等與他無干。望乞老爹案下。與他分豁分豁。賊若指攀。只不准他。就是了。何十出來。到明日買禮來重謝老爹。有個說帖兒在此。一面遞與婦人。婦人看了。說道。你留下。等你老爹來家。我與他瞧。婆子道。老九在前邊伺候着哩。明日叫他來討回話罷。婦人一面叫秋菊看茶來。須臾。秋菊拿了一盞茶來。與王婆吃。那王婆子坐着說。道。娘子這受福勾了。秋風語又是婦人道。什麼勾了。不惹氣便好。成日價嘔氣。有什麼趣味。是得意受辱語婆子道。我的奶奶。你飯來張口。茶來伸手。這等插金戴銀。呼奴使婢。又惹甚麼氣。婦人道。常言說得好。三窩兩塊。大婦小妻。一個碗內兩張匙。不是蕩着就抹着。如何沒些氣兒。婆子道。好奶奶。你比那個不聰明。趁着老爹這等好時。月你受用。到那里。是那。里。此一句豈特。喚離金蓮。說道。我明日使他來討回話罷。於是拜辭起身。婦人道。老王。二人稱謂間寫盡人情你多坐回去。不是那婆子道。難為老九只顧等。我不坐罷。改日再來看那。你婦人也不留他留兒。就放他出來了。王婆此來原為下文作引到了門首。又叮嚀玳安。玳安道。你老人回家去。我知道。等俺爹來家。我就稟。何九道。安哥。我明日早來討回話罷。於是和王婆一路去了。至晚。西門慶來家。玳安便把此事稟知。反是玳安稟妙甚西門慶到金蓮房中。看了帖子。交付與伺候的收着。明日到衙門中稟我。一面又令陳敬濟發初三日請人帖兒。瞞着春梅。寫春梅一處又使琴童兒送了一兩銀子。并一盒點心。到韓道國家。對着他說。是與申二姐的。叫他休惱。那王六兒笑嘻嘻接了。說他不敢惱。多上覆爹娘。沖撞他春梅姑娘。俱不在言表。妙至晚。月娘來家。先拜見大妗子衆人。然後見西門慶。道了萬福。就告訴夏大人娘子。見了我。去。好不喜歡。今日也有許多親隣堂客。原來夏大人有書來了。也有與你的書。明日送來與你。也只在這初六七起身。搬取家小上京。說了又說。好歹央賁四送他家到京。就回來。賁四的那孩子長兒。今日與我磕頭。好不出跳的好個身段兒。曠道他傍邊捧着茶。把眼只顧偷瞧我。我也忘了他。倒是夏大人娘子。叫他改換的名字。叫做瑞雲。過來與你西門奶奶磕願。他才放下茶托兒。與我磕了四個頭。我與了他兩枝金花兒。夏大人娘子。好不喜歡。抬舉他。也不把他當房裏人。只做親兒女一般看他。西門慶道。還是這孩子有福。若是別人家手裏。怎麼容得。不罵奴才少椒末兒。又肯抬舉他。人各有心。寫絕可知。西門之待月娘。全非真心。不過以其有脂耳。然則月娘

娘安胎之好 被月娘聽了一眼。說道：「磬說嘴的貨，是我罵了你心愛的小姐兒了。」寫月娘連日得意處西門慶笑了說道：「他借了爲何如哉？」

賁四押家小去。我線舖子教誰看。月娘道：「關兩日也罷了。」西門慶道：「關兩日阻了買賣，近年近節，絀絹絨線正快。」

如何關閉了舖子。到明日再處說畢。月娘進裏間脫衣裳，擰頭走到那邊房內，和大妗子坐的家中，大小都來參見。磕頭是日。西門慶在後邊雪娥房中歇了一夜。雪娥房中一歇而瓶兒死再歇早往衙門中去了。只見何九走來，問

玳安討信。與了玳安一兩銀子。玳安道：「昨日爹來家，就替你說了。今日到衙門中，敢就開出你兄弟來了。你往衙門首伺候。」何九聽言，滿心歡喜，一直走到衙門前去了。西門慶到衙門中坐廳，提出強盜來，每人又是一夾二十

大板。把何十開出來放了。何十有兄武大能無弟乎已爲金蓮一照另拿了弘化寺一名和尚頂缺，說強盜曾在他守內宿了一夜。正是

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脫枝柳樹上報有詩爲證。

宋朝氣數已將終，
執掌提刑甚不公。
畢竟難逃天下眼，
那堪激濁與揚清。

那日西門慶家中，叫了四個唱的。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齊香兒，日頭晌午就來了。都到月娘房內，與月娘大

妗子衆人磕頭。月娘排茶與他們吃了。正彈着樂器唱曲兒與衆人聽。忽見西門慶從衙門中來家，進房來，四個

唱的都放了樂器，笑嘻嘻向前與西門慶磕頭坐下。月娘便問你怎的衙門中這咱才來。西門慶告誡：「今日問理

好幾樁事情，因望着金蓮說。昨日王媽媽來說，何九那兄弟，今日我已開除來放了。那兩名強盜還繫扯他，教我

每人打了二十夾了一夾，拿了門外寺裏一個和尚頂缺。明日做文書送過東平府去。又是一起奸情事。」又爲敬濟

九王婆雖來不着敬濟猶不能死也一路接脈甚緊是丈母養女婿的，那女婿不上二十多歲，名喚宋得原。蓋云送得遠言敬濟直送金蓮至永福寺也與這家是養老不

歸家。女婿落後，親丈母死了，娶了個後丈母周氏，不上一年，把丈人死了。這周氏年小守不得，就與這女婿暗暗

通姦。後因爲責使女，被使女傳於兩隣，纔首告官。今日取了供招，都一起送過去了。這一到東平府，姦妻之母，係

麻服之親，兩個都是絞罪。潘金蓮道：「要着我，把學舌的奴才，打的爛糟糟的，問他個死罪也不多。你穿青衣抱黑

柱，一句話就把主子弄了。」心事如見却又猜秋菊取露西門慶道：「也吃我把那奴才撈了幾掇子，好的爲你這奴才，一時小節不

完。喪了兩人性命。月娘道：大不正，則小不敬。母狗不掉尾，公的不上身。大凡還是女人心邪。若是那正氣的，誰敢

犯他。又爲後文月娘四個唱的笑道：娘說的就是俺裏邊唱的。接了孤老的朋友，還使不的。休說外頭人家。又補桂兒

將比金蓮伏線說畢，排飯與西門慶吃了。忽聽前廳鼓樂响，荆都監來了。西門慶連忙冠帶出迎，接至廳上，叙禮分賓主

坐下茶罷。如此這般，告說宋巡按收了說帖，已慨然許下。執事恭喜，必然在邇。荆都監聽了，又下坐作揖致謝。老

翁費心提攜之力，銘刻難忘。西門慶又說起周老總兵，生亦荐言一二。宋公必有主意，談話間，忽報劉薛二公公

到，鼓樂迎接進來。西門慶相讓入廳叙禮。二內相皆穿青螺絨蟒衣，寶石縷環，正中間坐下。次後周守備到了一

處，叙話。荆都監又向周守備說：四泉厚情，昨日宋公在此擺酒，會稱頌公之才猷。宋公已留神於中，高轉在。即周

守備亦欠身致謝不盡。落後張團練、何千戶、王三官、范千戶、吳大舅、喬大戶、陸續都到了。喬大戶冠帶青衣，四個

伴當跟隨。進門見畢諸公，與西門慶拜了四拜。衆人問其恭喜之事。西門慶道：舍親家在本府援例，新受恩榮，義

官之職。周守備道：四泉令親，吾輩亦當奉賀。人情可嘆喬大戶道：蒙列位老爹盛情，豈敢動勞。說畢，各分次序坐下。遍

遞了一道茶。然後遞酒上坐。錦屏前玳筵羅列，畫堂內寶玩爭輝。階前動一派笙歌，席上堆滿盤異果。良久，遞酒

安席畢，各歸席坐下。王三官再三不肯上來坐。西門慶道：尋常罷了。話得意今日在舍權借一日，陪諸公上坐。王三

官必不得已，左邊垂首坐了。須臾，上罷湯飯。下邊教坊撮弄雜耍百戲上來。良久，才是四個唱的，拿着銀箏玉板，

放嬌聲當筵彈唱。正是

舞裙歌板逐時新。

散盡黃金只此身。

寄與富兒休暴殄。

儉如良藥可醫貧。

當日劉內相坐首席，也賞了許多銀子。飲酒爲歡。至一更時分，方散。西門慶打發樂工賞錢出門。四個唱的，都在月娘房內彈唱。月娘留下吳銀兒過夜，打發三個唱的去臨去。見西門慶在廳上拜見拜見。西門慶分付鄭愛月兒：你明日就邀了李桂姐兩個還來唱一日。鄭愛月兒就知今日有王三官兒，不叫李桂姐來唱。笑道：爹，你兵馬司倒了牆，賊走了。又問明日請誰吃酒。西門慶道：都是親朋，愛月兒道：有應二那花子，我不來，我不要見那醜冤。

家怪物西門慶道。明日沒有他。愛月兒道。沒有他才好。若有那怪囊刀子的俺們不來。又與桂姐對針說畢。磕頭去了。西

門慶看着收了家伙。回到李瓶兒那邊。和如意兒睡了一夜。虛描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早往衙門。送問那兩起人犯過

東平府去。回來家中排酒。請吳道官。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任醫官。溫秀才。應伯爵。並會衆人。李智。賁四

杜三哥。又一處會中人所云。結住熱結內一熱字。下寫冷字。再觀其用溫秀才去點睛。可知。并家中三個夥計。十二張桌兒。席中止是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三

個粉頭。遞酒。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彈唱。正遞酒中間。忽平安兒來報雲。二叔新襲了職。來拜爹送禮來。又結

果月娘也。總之撒潑是散場大關。鍵處此後諸事皆紛紛散場也。西門慶聽言。忙道有請。只見雲理守穿着青紵絲補服員領。冠冕着腰繫金帶。後面伴

當抬着禮物。先遞上禮帖。與西門慶觀看。上寫新襲職山東清河右衛指揮同知門下生雲理守頓首百拜。謹具

土儀。貂鼠十個。海魚一尾。蝦米一包。臘鵝四隻。臘鴨十隻。油紙簾兩架。少申芹敬。西門慶即令左右收了。連忙致

謝。雲理守道。在下昨日才來家。今日特來拜老爹。於是四雙八拜。說道。老爹莫大之恩。些少土儀。表意而已。然

後又與衆人叙禮拜見。西門慶見他居官。就待他不同。安他與吳二舅一桌坐了。連忙安下鍾筋排下湯飯。脚下

人俱打發攢盤酒肉。因問起發喪替職之事。這雲理守一一數言。蒙兵部余爺憐先兄在鎮病亡。祖職不動。還與

了個本衙。現在僉書。西門慶歡喜道。恭喜恭喜。容日一定來賀。當日衆人席上。每位奉陪一杯。又令三個唱的奉

酒。須臾。把雲理守灌的醉了。那應伯爵在席上。如線兒提的一般。起來坐下。又與李桂姐。鄭月兒。彼此互相戲罵

不絕。當日酒筵笑聲。花攢錦簇。觥籌交錯。更至二更時分。方纔席散。打發三個唱的去了。西門慶歸上房宿歇。

到次日起來遲。正在上房排粥吃了。穿衣要拜雲理守。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在前邊請說語。西門慶就知爲夏

龍溪送家小之事。一面出來廳上。只見賁四向袖中取出夏指揮書來。呈上說道。夏老爹要教小人送送家小往

京裏去。小人稟問老爹去不去。西門慶看了書中言語。無非是叙其闊別。謝其早晚看顧家下。又借賁四押送家

小之事。因說道。他既央你。你怎的不去。因問幾時起身。賁四道。今早他大官兒叫了小人去。分付初六日家小准

起身。小人也得半月才回來。說畢。把獅子街舖內鑰匙。交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道。你去。我叫你吳二舅來。替你開

兩日罷。那賁四方才拜辭出門。往家中收拾行裝去了。西門慶就冠冕着。出門拜雲指揮去了。那日大妗子家去。叫下轎子。門首伺候。也是合當有事。月娘裝了兩盒子茶食點心下飯。送出門首上轎。只見畫童兒小厮躲在門旁。大哭不止。那平安兒只顧扯他。那小厮越扯越哭起來。被月娘等聽見。送出大妗子去了。便罵平安兒。賊囚你平白扯他怎的。惹的他恁怪哭。平安道。溫師父那邊叫他白不去。只是罵小的。月娘道。你叫他好好去罷。因問道。小厮你師父那邊叫去就是了。怎的哭起來。那畫童嘆平安道。又不關你事。我不去罷了。你扯我怎的。妙如月娘道。你因何不去。那小厮又不言語。金蓮道。這賊小囚兒。你大娘問你怎的。不言語。被平安向前打了一個嘴巴。那小厮越發大哭了。月娘道。怪囚根子。你平白打他怎的。你好好叫他說。怎的不去。正問他時。見玳安騎了馬進來。月娘問道。你爹來了。玳安道。被雲二叔留住吃酒哩。使我送衣裳來了。要帶毡巾去。看見畫童兒哭。便問小大官兒怎的號哭。痛也是的。平安道。對過溫師父叫他不去。反哭罵我來了。玳安道。我的哥哥。溫師父叫你仔細有名。的溫南風他一日沒南風也成不的。你每常怎麼挨他的。今日又躲起來了。月娘罵道。怪囚根子。什麼溫南風。玳安道。娘只問他就是。那金蓮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一面叫過畫童兒來。只顧問他。活是小奴才你實說。他叫你做甚麼。你不說。看我叫你大娘打你。逼問的那小厮急了。把如此這般說了。月娘聽了。便喝道。賊小奴才兒。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也有這六姐。只管審問他。說的磳死了。我不知道。還當是好話兒。側着耳朵聽他。這蠻子也是個不上蘆蓆的行貨子。人家小厮與你使。却背地幹這營生。是月娘不金蓮道。大娘那個上蘆蓆的。肯幹這營生。冷鋪睡的花子。才這般所為。是金蓮不孟玉樓道。這蠻子他有老婆。怎生這等沒廉恥。是玉樓不金蓮道。他來了這一向。俺們就沒見他老婆。怎生樣兒。平安道。娘們勝會也不看見他。他但往那里去。就鎖了門。住了這半年。我只見他坐轎子往娘家去了一遭。沒到晚就來家了。往常幾時出個門兒來。只好晚夕門首倒淨桶。走走兒罷了。金蓮道。他那老婆也是個不長進的行貨子。嫁了他怕不的也沒見個天日兒。敢每日只在屋裏坐天牢哩。說了一回。月娘同衆人回後邊去了。西門慶約莫日落時分來家。到上房坐下。月娘問道。雲影計留你坐來。西門慶道。他在家。

見我去旋放桌兒留我坐。打開一罇酒和我吃。如今衛中荆南崗陞了。他就挨着掌印。明日連他和喬親家。就是兩分賀禮。衆同僚都說了。要與他掛軸子。少不得叫溫葵軒做兩篇文章。買軸子寫。月娘道。還纏甚麼。溫葵軒烏。葵軒哩。平白安札這樣沒廉恥的傳出去。叫外人知道。把醜來出盡了。西門慶聽言。說了一跳。便問怎麼。月娘道。你別要來問我。你問你家小厮去。此後寫月娘總是不堪西門慶道。是個小厮。金蓮道。情知是誰。畫童賊小奴才。俺們送大妗子去。他正在門首哭。如此這般。溫蠻子弄出來。西門慶聽了。還有些不信。便道。你叫這小奴才來。等我問他。一面使玳安兒。前邊把畫童叫到上房跪下。西門慶要拿撈子撈他。便道。賊奴才。你實說。他叫你做甚麼。畫童兒道。他前回灌醉了小的。幹那小營生兒。西門與金蓮幹者大營生乎今日小的不敢去。他只願使平安來叫。又打小的。叫娘出來。看見了他。常時間。爹家中各娘房裏的事。小的不敢說。昨日爹家中排酒。他教小的偷銀器傢伙。與他前回他望倪師父去。拿爹的書稿兒。與倪師父瞧。倪師父又與夏老爹瞧。他叫小的不要說。把人知道。種種總欲其去也必寫其况熱也乎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便道。畫虎畫龍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把他當個人看。誰知他人皮包狗骨東西。要他何用。一面喝令畫童兒起去。分付再不消過那邊去了。那畫童磕了頭起來。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向月娘道。怪道前日翟親家說我。機事不密。則害成。我想來沒人。原來是他把我的事透泄與人。我怎的曉得。這樣狗骨東西。平白養在家做什麼。月娘道。你和誰說。你家又沒孩子。上學。平百招攬個人在家養活。只爲寫禮帖兒。饒養活着他。還教他弄乾坤兒。西門慶道。不消說了。明日叫他走道兒。就是了一面。叫得平安來。分付去對過他說。家老爹要房子堆貨。叫溫師父轉尋房子。便了。等他來見我。你在門首。只回我不在家。那平安兒應諾去了。西門慶告月娘說。今日賁四來辭我。初六日動身。與夏龍溪送家小往東京去。我想來線舖子沒人。倒好叫二舅來替他開兩日兒。好不好。月娘道。好不好。隨你叫他去。我不管你。省的人又說照顧了我的兄弟。至此猶以醜筆寫月娘作者真是不須月娘極力醜寫之也西門慶不聽。于是使棋童兒請你二舅來。不一時。請吳二舅到在前廳陪他吃酒坐的。把鑰匙交付與他。明日同來。昭早往獅子街開舖子去。不在話下。却說溫秀才見畫童兒一夜不過來睡。心中省恐。到次日平

安走來說。家老爹多拜上溫師父。早晚要這房子堆貨。叫師父別尋房兒罷。這溫秀才聽了。大驚失色。就知畫童兒有甚話說。穿上衣巾。要見西門慶說話。平安兒道。俺爹往衙門中去了。還未來哩。比及來。這溫秀才又衣巾過來伺候。具了一篇長柬。遞與琴童兒。琴童又不敢接。說道。俺爹才從衙門中來家。辛苦。後邊歇了去。俺們不敢稟。這溫秀才就知疎遠他。一面走到倪秀才家商議。還搬移家小往舊處住去了。誰人汲得西江水。難洗今朝滿面羞。正是

靡不有初鮮克終 交情似水淡長濃 自古人無千日好 果然花無百日紅

第七十八回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宋喬年題本保吳郎

詞曰

梅共雪歲暮鬪新妝。林氏月底素華同弄色。春風前輕片半含香。春梅不比柳花狂。寒氣逼人雙雀影。堪比雪衣

娘。詳鴻六出光中曾結伴。春百花頭上解尋芳。來爭似兩鴛鴦。蕭瑟右調望江南

話說溫秀才求見西門慶不得。自知慚愧。隨移家小。搬過舊家去了。將熟頓住接寫踏雪訪月極言其冷也西門慶收拾書院做了客坐。

不在話下。一日尙舉人來拜辭上京會試。問西門慶借皮箱毡衫。西門慶陪坐待茶。因語起喬大戶雲理守兩位舍親。一受義官。一受祖職。現在管事。欲求兩篇軸文奉賀。不知老翁可有相知。借重一言。學生具幣禮相求。尙舉人笑道。老翁何用禮。學生做同窗。聶兩湖。現在武庫肄業。與小兒爲師。本領雜作極富。學生就與他說。老翁差盛使持軸來就是了。西門慶連忙致謝。茶畢起身。西門慶隨即封了兩方手帕。五錢白金。差琴童送軸子。并毡衫皮箱。到尙舉人處收。下那消兩日。寫成軸。差人送來。西門慶掛在壁上。但見金字輝煌。文不加點。心中大喜。只見應伯爵來。問喬大戶與雲二哥的事。幾時舉行。軸文做了不曾。溫老先生怎的連日不來。西門慶道。又題什麼。溫老先生。通是個狗類之人。如此這般。告訴一遍。伯爵道。哥。我說此人言過其實。虛浮之甚。早時你有俊眼。不然。教他調壞了咱家小兒們了。又問他二公賀軸何人寫了。西門慶道。昨日尙小塘來拜我。說他朋友聶兩湖。善於詞。

藻央求聶兩湖作了文章。已寫了來。你瞧。於是引伯爵到廳上觀看。喝采不已。又說道。人情都全了。哥。你早送與人家。好豫備。西門慶道。明日好日期。早差人送去。正說着。忽報夏老爹兒子來拜辭。夏天亦熱。今拜辭。蓋亦熱得盡消矣。說初六日起

身去。小的回爹不在家。他說教對何老爹那里說聲。差人那邊看守去。西門慶看見帖兒上。寫着寅家晚生夏承恩頓首拜謝辭。西門慶道。連尙舉人搭他家。就是兩分程儀香絹分付琴童。連忙買了。教你姐夫封了。寫帖子送去。正在書房中留伯爵吃飯。忽見平安兒慌慌張張拿進三個帖兒來。報參議汪老爹兵備雷老爹。郎中安老爹

來拜。西門慶看帖兒。汪伯彥。此處又言汪不厭也。言其來額不厭耳。雷啓元。安忱拜。雷啓元言此後重和元年接言。安忱言死期在即猶安忱也。連忙穿衣繫帶。伯爵道

哥。你有事。我去罷。西門慶道。我明日會你哩。一面整衣出迎。三員官皆相讓而入。進入大廳。叙禮道。及向日叨擾之事。少頃茶罷。坐話間。安郎中便道。雷東谷汪少華并學生。又來干瀆。有浙江本府趙大尹。新陞大理寺丞。學生

三人借尊府奉請。已發柬定初九日。主賓共席五桌。戲子學生那里叫來。未知肯允諾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分付學生掃門拱候。安郎中令吏取分資三兩遞上。西門慶令左右收了。雷兵備請道靈合之爲雷靈蓋作者言所恨之人奸邪誤而西門之冷當如冰井矣。所以溫與夏纔去即接雷靈必有雷靈而此輩方冷也。相送出門。雷東谷向西門慶道。前日錢龍野書到說那孫文相乃是貴夥計。學生已并他除開了。曾來相告。不曾。門西慶道。正是。多承老先生費心。容當叩拜。雷兵備道。你我相愛間。何爲多較

言畢。相揖上轎而去。原來潘金蓮自從當家管理銀錢。另定了一把新戥子。每日小厮買進菜蔬來。拿到跟前。與他瞧過。方數錢與他。他又不數。只教春梅數錢。提戥子。小厮被春梅罵的狗血噴頭。行動就說落教西門慶打。以此衆小厮互相抱怨。都說在三娘手兒裏使錢好。夫李嬌兒管錢乃玉樓生日前事。金蓮管錢又在玉樓生日後作者喻言有生以意又是千里遙對章法。却說次日。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對何千戶說。夏龍溪家小已是起身去了。長官可曾委人那裏看守門戶去。何千戶道。正是。昨日那邊着人來說。學生已令小价去了。西門慶道。今日同長官那邊看看去。於是出衙門

並馬到了夏家宅內。家小已是去盡了。伴當在門首伺候。兩位官府下馬。進到廳上。西門慶引着何千戶前後觀看了。又到前邊花亭上。見一片空地。無甚花草。春光去矣所爲。玉階寂寞也。西門慶道。長官到明日。還收拾個耍子所在。栽些花

柳把這座亭子修理修理。何千戶道：「這個一定。學生開春從新修整，蓋三間捲棚，早晚請長官來消閑散悶。看了一回，分付家人收拾打掃，關閉門戶，不日寫書往東京回老公公話，趕年裏搬取家眷。」西門慶作別回家。何千戶還歸衙門去了。到次日纔搬行李來住，不在言表。西門慶剛到家下馬，見何九賈了一疋尺頭，四樣下飯，一罈酒來謝。武二哥將至矣一路紛紛寫來總是不堪。又是劉內相差人送了一食盒蠟燭，二十張桌圍，八十股官香，一盒沉速料香，一罈自造內酒，一口鮮猪。過年也爲上一種所謂遮蓋筆墨也。西門慶進門，劉公公家人就磕頭，說道：「家公公多上禮。這些微禮，與老爹賞人。」西門慶道：「前日空過老公公，怎又送這厚禮來，便令左右快收了。」請管家等等兒，少頃，畫童兒拿出一鍾茶來，打發吃了。西門慶封了五錢銀子賞錢，拿回帖打發去了一面，請何九進去。西門慶見何九一把手扯在廳上來，何九連忙倒身磕下頭去，道：「多蒙老爹天心超生小人兄弟，感恩不淺，請西門慶受禮。」西門慶不肯受，磕頭拉起來，說道：「老九，你我舊人，快休如此，就讓他坐。」何九說道：「小的微末之人，豈敢僭坐，只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也站着陪吃了一盞茶，說道：「老九，你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斷然不受。若有甚麼人欺負你，只顧來說，我替你出氣。倘縣中派你甚差事，我拿帖兒與你李老爹說。」何九道：「蒙老爹恩典，小人知道。小人如今也老了，差事已告與小兒何欽頂替了。」西門慶道：「也罷也罷，清閑些好。」又說道：「既你不肯，我把這酒禮收了。」那尺頭你還拿去，我也不留你坐了。」那何九千恩萬謝，拜辭去了。西門慶就坐在廳上，看着打點禮物，與盒花紅羊酒軸文，并各人分資。先差玳安送往喬大戶家去。卸去後叫王經送往雲理守家去。渡下玳安回來，喬家與了五錢銀子。王經到雲理守家，管待了茶食，與了一疋真青大布，一雙琴鞋，回門下辱愛生雙帖兒，多上覆老爹，改日奉請。西門慶滿心歡喜，到後邊月娘房中擺飯吃，因向月娘說：「賁四去了。」吳二舅在獅子街賣貨，我今日倒閒，往那裏看看去。月娘道：「你去不是。若是要酒菜兒，早使小厮來家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分付備馬，就戴着毡忠靖巾，貂鼠暖耳，綠絨補子，藍粉底皂靴，琴童玳安跟隨，逕往獅子街來。」到房子內，吳二舅與來昭正掛着花拷拷兒，發賣綢緞絨線絲綿，擠一鋪子人做買賣，打發不開。西門慶下馬，看了看，走到後邊暖房內坐下。吳二舅走來作揖，因說：「一日也攢銀錢二

三十兩。西門慶又分付來昭妻一丈青。二舅每日茶飯。休要悞了。來昭妻道。逐日伺候酒飯。不敢有悞。西門慶見天色陰晦。彤雲密布。冷氣侵人。寫月兒一回。將有作雪的模樣。忽然想起要往鄭月兒家去。即令琴童騎馬。家中取我的皮襖來。問你大娘有酒菜兒。指一盒與你二舅吃。琴童應諾到家。不一時。取了貂鼠皮襖。并一盒酒菜來。西門慶陪二舅在房中飲了三盃。分付二舅。你晚夕在此上宿。慢慢再用。我家去罷。於是帶上眼紗騎馬。玳安琴童跟隨。逕進勾欄。往鄭愛月兒家來。轉過東街口。只見天上紛紛揚揚。飄下一天瑞雪來。但見

漠漠嚴寒匝地。這雪兒下得正好。扯絮擗綿裁成片。片大如拷捲。見林間竹筍萌芽。爭些被他壓倒。富豪俠却言消災障。猶嫌少。圍向那紅爐獸炭。穿的是貂裘綉襖。手撚梅花。唱道是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少。可知

非忘世者 高臥有幽人。吟詠多艸。

西門慶踏着那亂瓊碎玉。進入勾欄。到于鄭愛月兒家門首下馬。只見鬢飛報進來。說老爹來了。鄭媽媽看見出來迎接。至于中堂見福說道。前日多謝老爹重禮。姐兒又在宅內打攪。又教他大娘三娘賞他花翠汗巾。西門慶道。那日空了他來。一面坐下。西門慶令玳安把馬牽進來。後邊院落安放。老媽道。請爹後邊明間坐罷。月姐纔起來梳頭。只說老爹昨日來到伺候了一日。補出遇者月兒之密以見。西門於林氏得意殺也。今日他心中有些不快。起來的遲些。這西門慶

一面進入他後邊明間內。但見綠窗半啓。毡幙低張。地平上黃銅火盆。生着炭火。西門慶坐在正面椅上。先是鄭愛香兒出來。相見了。遞了茶。然後愛月兒纔出來。頭挽一窩絲。杭州縵翠梅花釵兒。金鑄釵兒。海獺臥兔兒。打扮的霧鬢雲鬟。粉粧玉琢。笑嘻嘻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爹。我那一日來晚了。緊自前邊人散的遲。到後邊。大娘又只顧不放俺們。留着吃飯。來家有三更天了。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你倒和李桂姐兩個。把應花子打的好响瓜兒。補出鄭愛月兒道。誰教他怪叨。嚙在酒席上。尿口兒傷俺們來。那一日祝麻子也醉了。哄我要送俺們來。我便說。沒爹這里燈籠送俺們。蔣胖子吊在陰溝裏。缺臭了你。西門慶道。我昨日聽見洪四兒說祝麻子又會着王三官兒。大街上請了榮嬌兒。鄭月兒道。只在榮嬌兒家歇了一夜。燒了一炷香。不去了。如今還在秦玉芝家走着哩。

說了一回話道。爹只怕你冷。在房裏坐。這西門慶到了房中。脫去貂裘。和粉頭圍爐共坐。房中香氣襲人。須臾。丫頭拿了三甌兒黃芽韭菜肉包。一寸大的水角兒來。姊妹二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一甌兒。愛月兒又撥上半甌兒。添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我勾了纔吃了兩個點心來了。心裏要來你這里走走。不想恰好天氣又落下雪來了。愛月兒道。爹前日不曾下我。我昨日等了一日不見爹。不想爹今日纔來。西門慶道。昨日家中有兩位士夫來望。亂着就不曾來得。愛月兒道。我要問爹。有貂鼠買個兒與我。我要做了圍脖兒戴。西門慶道。不打緊。昨日雲膠計打遼東來。送了我幾個好貂鼠。你娘們都沒圍脖兒。到明日一總做了。送一個來與你。愛香兒道。爹只認的月姐。就不送與我一個兒。適西門慶道。你姊妹兩個。一家一個。假至說口吻不於是愛香愛月兒。連忙起身道了萬福。西門慶分付。休對了桂姐銀姐說。你姊妹兩個。會幾何時而歌舞鄭月兒道。我知道。因說前日李桂姐。見吳銀兒在那里過夜。問我他幾時來的。我沒瞞他。教我說昨日請周爺。俺們四個都在這里。唱了一日。爹說。有王三官兒在這里。不好請你。非復舊時人矣的。劉極是月兒得意語。又有月無桂是冬月非秋月。可想月娘當爲含悲矣。今日是親朋會中人吃酒。纔請你來唱。他一聲兒也沒言語。西門慶道。你這個回的他好。兒好也前日李銘。我也不要他唱來。再三央及你。應二爹來說。落後你三娘生日。桂姐買了一分禮來。再三與我陪不是。你娘們說着。我不理他。昨日我竟留下銀姐。使他知道。愛月兒道。不知三娘生日。我失悞了人情。西門慶道。明日你雲老爹擺酒。你再和銀姐來唱一日。愛月兒道。爹分付我去。說了回話。粉頭取出三十二扇象牙牌來。和西門慶在炕毡條上。抹牌頑耍。愛香兒也坐在傍邊同抹。三人抹了回牌。須臾。擺上盆來。愛香與愛月兒。一邊一個捧酒。不免擎排雁柱。款跨絞綃。姊妹兩個彈唱。唱了一套。姐妹兩個又拿上骰盆兒來。和西門慶搶紅頑耍。杯來盞去。各添春色。西門慶忽看見鄭愛月兒房中。牀傍側首。錦屏風上掛着一軸愛月美人圖。題詩一首。

有美人兮迴出羣。

輕風斜拂石榴裙。

花開金谷春三月。

月轉花陰夜十分。

玉雪精神聯仲琰。

瓊林才貌過文君。

少年情思應須慕。

莫使無心托白雲。

尾署三泉主人醉筆。西門慶看了，便問三泉主人。是王三官兒的號。慌的鄭愛月兒連忙遮說道。是月兒這還是他舊時寫下的，他如今不號三泉了。號小軒了。他告人說學爹說我號四泉，他怎的號三泉。他恐怕爹惱，因此改了號小軒。一面走向前取筆過來，把那三字就塗抹了。本意借三官以問桂兒幾乎自露馬脚寫盡人情之假西門慶滿心歡喜，說道：我並不知

他改號一節。粉頭道：我聽見他對一個人說來，方纔曉的說他去世的父親號逸軒，他故此改號小軒。說畢。章四門處

月兒如何得聞鄭愛香兒往下邊去了。獨有愛月兒陪西門慶在房內兩個搶紅飲酒。因說起林太太來，怎的大量

又是在他家吃酒。那日王三官請我到後邊拜見，還是他主意，教三官拜認我做義父，教我受他禮，委托我指教他

成人。粉頭拍手大笑道：還虧我指與爹這條路兒。到明日連三官兒娘子，不怕不屬了爹。西門慶道：我到明日我

先燒與他一炷香，謝他。先字奇絕後則三官娘子也到正月裏，請他和三官娘子往我家看燈吃酒，看他去不去。粉頭道：爹，你還

不知三官娘子生的怎樣標致，就是個燈人兒，也沒他那一段風流妖豔。今年十九歲兒，只在家中守寡。王三官

兒通不着家，爹你肯用些工夫兒，不愁不是你的人。兩個說話之間，只見丫鬢又拿上許多細菓碟兒來。粉頭親

手奉與西門慶下酒，正是

酒逢知己千杯少 話不投機半句多

飲了幾杯，問玳安有燈籠傘沒有。玳安道：琴童家去取燈籠傘來了。這西門慶方纔作別，鴛子粉頭相送出門，看

着上馬。鄭月兒揚聲叫道：爹若叫我蚤些來說。明使桂姐知其龜也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上馬打着傘，出院門，一路踏雪到

家中，對着吳月娘只說在獅子街和吳二舅飲酒，不在話下。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却是初八日，打聽何千戶行

李都搬過夏家房子內去了。西門慶送了四盒細茶食，五錢折帕賀儀過去，只見應伯爵驀地走來。西門慶見雪

晴風色甚冷。一路總是引入冷字留他前邊書房中向火，叫小廝拿菜兒，留他吃粥。因說起昨日喬親家雲二哥禮，并折帕都

送去了。你的人情，我也替你封了二錢出去了。你不消與他罷。只等發柬請吃酒，應伯爵舉手謝了。因問昨日安

大人三位來做甚麼。那兩位是何人。西門慶道：那兩個，一個是雷兵備，一個是汪參議，都是浙江人。要在我這裏

擺酒。明日請杭州趙靈知府。雷靈具至其家此仁人志士之所深幸有此一日也新陞京堂大理寺丞。是他們本府父母官相處分上。又不可回他的通身。只三兩分資。伯爵道。大凡文職仔細。三兩銀子。勾做甚麼。哥少不得賒些兒。西門慶道。這雷兵備。就是問黃四小舅子孫文相的。昨日還對我題起。開除他罪名來。哩。伯爵道。你說他不仔細。如今還記着。折准擺這席酒纔罷了。說話之間。伯爵叫應寶。你叫那個人來見你大爹。西門慶便問是何人。伯爵道。一個小後生。倒也是舊人家出身。父母都沒了。自幼在王皇親宅內答應。已有了媳婦兒。因在莊子上。和一般家人不和。因出來了。如今聞着。做不的甚麼。他與應寶是朋友。央及應寶。要投個人家。今早應寶對我說。爹倒好舉薦。與大爹宅內伺候。我便說不知你大爹用不用。因問應寶。他叫甚麼名字。你叫他進來。應寶道。他姓來。叫來友兒。只見那來友兒扒在地上。磕了個頭起來。籬外站立。伯爵道。若論他這身材。膂力。儘有撥輕負重。却去的。因問你多少年紀了。來友兒道。小的廿歲了。又問你媳婦沒子女。那人道。只光兩口兒。應寶道。不瞞爹說。他媳婦纔十九歲兒。廚竈針線。大小衣裳。都會做。西門慶見那人低頭並足。爲人樸實。便道。既是你應二爹來說。用心在我這里伺候。交付揀個好日期。寫紙文書。兩口兒搬進來罷。那來友兒磕了個頭。西門慶就教琴童兒。領到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去。月娘就把來旺兒原住的那一間房。與他居住。明爲後又一映却是爲蕙蓮一結兩相對照寫得有遇有不遇之別。然而又是千里一筆也。伯爵坐了回家去了。應寶同他寫了一紙投身文書。交與西門慶收了。改名來爵。雀來而花謝矣。不在話下。却說賁四娘子。自從他家長兒與了夏家。每日買東買西。只央及平安兒和來安畫童兒。西門慶家中這些大官兒。常在他房裏。打平和兒吃酒。賁四娘子。和氣就弄出菜兒來。或要茶水。應手而至。就是賁四。一時舖中歸來。撞見。亦不見怪。道國之東施。以此今日他不在家。使着那個不替他動。玳安兒與平安兒。在他屋裏坐的更多。初九日。西門慶與安郎中。汪參議。雷兵備。擺酒。請趙知府。俱不必細說。先虛寫一筆。下文即入。那日早晨。來爵兩口兒。就搬進來。他媳婦兒在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月娘見他穿着紫綉襖。青布披襖。綠布裙子。生的五短身材。瓜子面皮兒。搽脂抹粉。纏的兩隻脚。襪的。問起來。諸般針指。都會做。取了他個名字。叫做惠元。與惠秀。惠祥。一遞三日上竈。不題。一日門外楊姑娘沒了。楊去而李來矣。安童兒來報喪。西

門慶整治了一張插桌。三牲湯飯。又封了五兩香儀。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都住那邊。與他燒紙吊孝。琴童兒棋童兒來爵兒來安兒四個。都跟轎子不在家。西門慶在對過緞舖子書房內。看看毛裱匠與月娘做貂鼠圍脖。先攢出一個圍脖兒。使玳安送與院中鄭月兒去。封了十兩銀子。與他過節。鄭家管待酒饌。與了他三錢銀子。玳安走來。回西門慶話。說月姨多上覆。多謝了前日空過了爹來。與了小的三錢銀子。西門慶道。你收了罷。因問他賁四不在家。你頭里從他屋裏出來做甚麼。玳安道。賁四娘子從他女孩兒嫁了。又對愛姐自是特犯六兒沒人使。常央及小的們。替他買買甚麼兒。西門慶道。他既沒人使。你們替他勤勤兒也罷。又悄悄向玳安道。你慢慢和他說。爹要來看你看兒。你心下如何看他怎的說。他若肯了。你問他要個汗巾兒來。與我。此上文明文嫂蓋蜂玳安道此明明用蝶使也小的知道了。領了西門慶言語。應諾下去。西門慶就走到家中來。只見王經向顧銀匠處。取了金赤虎并四對金頭銀簪兒。交與西門慶。西門慶留下兩對在書房內。餘者袖進李瓶兒房內。與了如意兒那赤虎。又是一對簪兒。把那一對簪兒就與了迎春。二人接了。連忙磕頭。西門慶就令迎春取飯去。須臾拿飯來。吃了出來。又到書房內坐下。只見玳安慢慢走到跟前。見王經在傍。不言語。西門慶使王經後邊取茶去。那玳安方說。小的將爹言語對他說了。他笑了。一笑姻緣寫得逼肖他笑了。約會晚上些。伺候等爹進去。叫小的拿了這汗巾兒來。西門慶見紅綿紙兒包着一方紅綾織錦迴紋汗巾兒。開了。聞噴鼻香。滿心歡喜。連忙袖了。只見王經拿茶來吃了。又走過對門。看匠人做生活去。忽報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過來這邊坐。花子由走到書房。暖閣兒裏作揖坐下。致謝外日相擾。叙話間。畫童兒拿過茶來吃了。花子由道。門外一個客人。有五百包無錫米。凍了河。緊等要賣了回家去。我想着姐夫倒好買下等價錢。極言其冷也西門慶道。我平白要他做甚麼。凍河還沒人要。到開河船來了。越發價錢跌了。如今家中也沒銀子。即分付玳安。收拾放桌兒。家中說看菜兒來。一面使畫童兒。請你應二爹來。陪你花爹坐。不一時。伯爵來到。三人共在一處圍爐飲酒。又叫烙了兩炷餅吃。良久。只見吳道官徒弟應春。送節禮疏話來。西門慶請來同坐吃酒。就攬李瓶兒百日經。與他銀子去。吃至日落時分。花子由和應春二人。先起身去了。次後甘夥計收了。

鋪子又請來坐。與伯爵擲骰猜枚談話。不覺到掌燈以後。吳月娘衆人轎子到了。來安走來回話。伯爵道：「娘子們今日都往那里去來？」西門慶道：「楊姑娘沒了。」今日三日念經。我這里備了張祭桌。又封了香儀兒。都去弔問弔問。伯爵道：「他老人家也高壽了。」西門慶道：「敢也有七十五六。」男花女花都沒有。只靠姪兒那里養活。材兒也是我替他備下。這幾年了。伯爵道：「好好老人家。有了黃金入櫃。就是一場事了。哥的大陰騭說畢。酒過數巡。伯爵與甘夥計作辭去了。西門慶就起身走過來。分付後生王顯。仔細火燭。到黃四嫂家必分付王顯明言背而落木顯黃一葉見春光已去諸事冰冷也王顯道：「小的知道。看着把門關上了。這西門慶見沒人。兩三步就走入黃四家來。只見黃四娘子兒在門首獨自站立已久。見對門關的門响。西門慶從黑影中走到跟前。這婦人連忙把封門一開。西門慶鑽入裏面。婦人還扯上封門。說道：「爹請裏面紙門內坐罷。原來裏間榻扇廂着。後半間紙門內。又有個小炕兒。籠着旺旺的火。總是冷意桌上點着燈。兩邊護炕糊的雪白。婦人勒着翠藍銷金鞋兒。上穿紫袖襖。青絹絲披襖。玉色綉裙子。向前與西門慶道了萬福。連忙遞了一盞茶與西門慶吃。因悄悄說：「只怕隔壁韓嫂兒知道。」西門慶道：「不妨事。便向袖中掏出五六兩一包碎銀子。又是兩對金頭簪兒。遞與婦人。節間買花翠帶。婦人拜謝了。盤桓了一回。悄悄打發出來。那邊玳安在鋪子裏專心只聽這邊門環兒响。情景適宵便開大門放西門慶進來。自知更無一人曉的。後次朝來暮往。也有一二次。正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不想被韓嫂兒冷眼見。傳的後邊金蓮知道了。這金蓮亦不說破。一日臘月十五日。喬大戶家請吃酒。西門慶會同應伯爵。吳大舅。一齊起身。那日有許多親朋。看戲飲酒。至二更方散。第二日。每家一張桌面。俱不必細說。單表崔本治了二千兩湖州紬絹貨物。臘月初旬起身。僱船裝載。赴至臨清碼頭。教後生築海看守貨物。便僱頭口來家。取車稅銀兩。到門首下頭口。琴童道：「崔大哥來了。請廳上坐。」爹在對門房子里。等我請去。一面走到對門。不見西門慶。因問平安兒。平安兒道：「爹敢進後邊去了。」這琴童兒走到上房問月娘。月娘道：「見鬼的。你爹從早辰出去。再幾時進來。又到各房裏。并花園書房。都瞧遍了。沒有琴童在。大門首揚聲道：『省恐殺人。不知爹往那里去了。』白尋不着。大白日里。把爹來不見了。」白描崔大哥來了這一日。只願教他坐着。那玳安

分明知道。只不做聲。不想西門慶忽從前邊進來。把衆人說了一驚。原來西門慶在黃四屋裏纔出來。那平安打發西門慶進去了。望着琴童兒吐舌頭。都替他捏兩把汗道。管情崔大哥去了。有幾下子打。不想西門慶走到廳上。崔本見了。磕頭畢。交了書帳。說船到碼頭。少車稅銀兩。我從臘月初一日起身。在揚州與他兩個分路。崔本先來

道國拐財所以名崔本。蓋苗員外僱本錢也。他們往杭州去了。俺們都到苗青家住了兩日。因說苗青替老爹使了十兩銀子。招了揚州衙一個千戶家女子。即用千戶女可。傷西門之心。十六歲了。名喚楚雲。文虛描一人。蓋彩雲易散故也。說不盡生的花如臉。玉如肌。星如眼。月如眉。腰

如柳。襖如鈎。兩隻腳兒恰剛三寸。端的有沉魚落鴈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腹中有三千小曲。八百大曲。苗青如今還養在家。替他打粧奩。治衣服。待開春韓夥計保官兒船上帶來。伏侍老爹消愁解悶。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說

道。你船上捎了來也罷。等不的矣。又費煩他治甚衣服。打甚粧奩。愁我家沒有。於是恨不的騰雲展翅。飛上揚州。搬取嬌姿。賞心樂事。正是鹿分鄭相應。難辨蝶化莊周。未可知。明明說出楚雲之名無非一步。有詩爲證。

聞道揚州一楚雲。偶憑青鳥語來真。不知好物都離隔。試把梅花問主人。

西門慶陪崔本吃了飯。兌了五十兩銀子做車稅錢。又寫書與錢主事。煩他青目。崔本言訖。作辭往喬大戶家回話去了。平安兒見西門慶不尋琴童兒。都說我兒。你不知有多少造化。爹今日不知有甚事喜歡。一語寫貴四嫂及楚雲兩處。若

不是綁着鬼。有幾下打。琴童笑道。只你知爹性兒。比及起了貨來。獅子街卸下。就是下旬時分。西門慶正在家打發送節禮。忽見荆都監差人拿帖兒來。問宋大巡題本已上京數日。未知旨意下來不曾。伏惟老翁差人察院衙門。一打聽爲妙。西門慶即差答應節級。拿了五錢銀子。往巡按公衙打聽。果然昨日東京邸報下來。寫抄得一紙

全報來。與西門慶觀看。上面寫着。

山東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一本循例舉劾地方文武官員。以勵人心。以隆聖治事。竊惟吏以撫民。武以禦亂。所以保障地方。以司民命者。苟非其人。則處置乖方。民受其害。國何賴焉。臣奉命按臨山東等處。吏政民情。監司守禦。無不留心咨訪。復命按撫大臣。詳加鑒別。各官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一一陳之。訪

得山東左布政陳四箴酒色財氣操履忠貞。臨民有方。廉使趙訥一部倫綱紀肅清。士民服習。提學副使陳正榮部

兒乾女操砥礪之行。嚴督率之條。兵備副使雷啓元蓋不能殺之割之安得雙軍民咸服其恩威。僚幕悉推其練達。濟

南府知府張叔夜映水語且伏結下經濟可觀。才堪司牧。東平府知府胡師文軒等居任清慎。視民如傷。此數臣

者。皆當薦獎而優擢者也。又訪得在參議馮廷鶴。僮僕之形。桑榆之景。形若木偶。尚肆貪婪。東昌府知府徐松

縱父妾而通賄。毀謗騰于公堂。慕羨餘而誅求。詈言遍於閭里。此二臣者。所當急賜罷斥者也。再訪得左軍院

僉書守備周秀。器宇恢弘。操持老練。軍心允服。賊盜潛消。濟州兵馬都監荆忠。年力精強。才猷練達。冠武科而

稱為儒將。勝算可以臨戎。號令一而極其嚴明。長策卒能禦侮。此二臣者。所當急賜遷擢者也。清河縣千戶吳

鎧。以練達之才。得衛守之法。驅兵以擣中堅。靡攻不克。儲食以資糧餉。無人不飽。推心置腹。人思効命。實一方

之保障。為國家之屏藩。宜特加超擢。鼓舞臣寮。陛下如以臣言可採。舉而行之。庶幾官爵不濫。而人思奮勉。故

得人而聖治有賴矣。等因奉此。欽依。該部知道。續該吏兵二部題前事。看得御吏宋喬年所奏。內劾舉地方

文武官員。無非體國之忠。出于公論。詢訪得實。以裨 聖治之事。伏乞 聖明俯賜施行。天下幸甚。生民幸甚。

奉欽依擬行。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拿着邸報。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宋道長本下來了。已是保舉你哥陞指揮僉事。現任管屯

周守備與荆大人。都有獎勵。轉副參統制之任。如今快使小厮請他來。對他說聲。月娘道。你使人請去。我交丫鬢

看下酒菜兒。我想他這一上任。也要銀子使。月娘無非在利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借與他幾兩銀子也罷了。不一時請得

吳大舅到了。西門慶送那題奏旨意與他瞧。吳大舅連忙拜謝。西門慶與月娘說道。多累姐夫姐姐扶持。恩當重

報。不敢有忘。西門慶道。大舅你若上任擺酒。沒銀子。我這里兌些去使。那大舅又作揖謝了。於是就在月娘房中

安排上酒來吃酒。月娘也在傍邊陪坐。西門慶即令陳敬濟把全抄寫了一本。與大舅拿着。即差玳安拿帖送邸

報往荆都監周守備兩家報喜去。正是

勸君不費鐫研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第七十九回 送瓜子賁四嫂用計 討驕錢潘姥傷心

詞曰

鳳髻金泥帶。龍紋玉掌梳。去來窗下笑來扶。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弄筆假人久。描花試手初。等閒含笑問狂夫。笑問歡情不減舊時麼。

話說西門慶陪大舅飲酒。至晚回家。到次日。荆都監早辰騎馬來拜謝。說道：昨日見旨意下來。下官不勝欣喜。足見老翁愛厚。費心之至。實爲啣結難忘。說畢。茶湯兩換。荆都監起身。因問雲大人到幾時。請俺們吃酒。西門慶道：近節這兩日。也是請不成。直到正月間罷了。送至大門上馬而去。西門慶宰了一口鮮豬。兩饅浙江酒。一疋大紅絨金繡員領。一疋黑清粧花紵絲員領。一百菓餡金餅。謝宋御史。就差春鴻拿帖兒。送到察院去。門吏人報進去。宋御史喚至後廳火房內。賞茶吃。等寫了回帖。又賞了春鴻三錢銀子。來見西門慶。拆閱觀看。上寫着：

大錦衣西門先生大人門下。兩次造擾華府。悚愧殊甚。今又辱承厚贖。何以克當。令親荆子事。已具本矣。想已知悉。連日渴仰神標。容當面悉。使旋謹謝。

侍生宋喬年拜

宋御史隨即差人送了一百本曆日。又是一百本總言來。日雖多無益於事也。四萬紙。一口豬。來回禮。一日上司行文書來。令吳大舅

本衙到任管事。西門慶拜去。就與吳大舅三十兩銀子。四疋京緞。交他上下使用。到二十四日。封了印來家。又備

羊酒花紅。軸文。邀請親朋。等吳大舅從衛中上任回來。迎接到家。擺大酒席。與他作賀。又是何千戶東京家眷到

了。西門慶寫月娘名字。送茶過去。到二十六日。玉皇廟吳道官十二個道衆。在家與李瓶兒念百日經。整做法事。

百日矣。自頃兒死至此。俱細細寫來。一日不紊。大吹大打。各親朋都來送茶。請吃齋。供至晚方散。俱不在言表。至廿七日。西門慶打發各家送

禮。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傳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第傳崔本。每家半口豬。半腔羊。一饅酒。一包米。一兩銀子。院

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每人一套衣服。三兩銀子。吳月娘又與菴裏薛姑子打齋。令來安兒送香油米麵銀

錢去。西門送禮是一類人月娘送禮又是不在言表。看看到年除之日。牕梅表月。簷雪滾風。看者試問其八字豈真竹爆千門

萬戶。家家帖春勝。處處掛桃符。西門慶燒了紙。又到了李瓶兒房靈前祭奠。祭畢。置酒於後堂。合家大小歡樂。手

下家人小厮。并丫頭媳婦。都來磕頭。西門慶與吳月娘。俱有手帕汗巾。銀錢賞賜。看他欲寫西門一死到次日重和

元年新正月元日。所云重和蓋深幸天西門慶早起冠冕。穿大紅。天地上燒了紙。吃了點心。騎馬就拜巡按賀節去

了。月娘與衆婦人早起來。施朱傅粉。插花插翠。錦裙繡襖。羅襪弓鞋。粧點妖嬈。打扮可喜。極力一描為都來月娘房

裏行禮。那平安兒與該日節級。在門首接拜帖。上門籀。答應往來官長士夫。玳安與王經。穿着新衣裳。新靴新帽

在門首踢毬子。放炮竹。磕瓜子兒。通衆夥計主管。伺候賀節者。不計其數。都是陳敬濟一人管待。可為孝約晌午

西門慶往府縣拜了人回來。剛下馬。招宣府王三官兒衣巾着來拜。到廳上。拜了西門慶四雙八拜。假子拜節又然

後請吳月娘見。西門慶請到後邊。與月娘見了。出來前廳留坐。纔拿起酒來。吃了一盞。只見何千戶來拜。西門慶

就教陳敬濟管待。陪王三官兒。真女婿他便往倦棚內。陪何千戶坐去了。王三官吃了一回。告辭起身。陳敬濟送

出大門。上馬而去。落後又是荆都監雲指揮喬大戶。皆絡繹而至。西門慶待了一日。已酒帶半酣。至晚。打發人

去了。回到上房。歇了一夜。到次早。又出去賀節。至晚歸來家中。已有韓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花子由來拜。

陳敬濟陪在廳上坐的。西門慶到了。見畢禮。從新擺上酒來。飲酒。韓姨夫與花子由隔門先去了。剩下伯爵。希大

常時節。坐個定光油兒不去。又撞見吳二舅來了。見了禮。又往後邊拜見月娘。出來一處坐的。直吃到掌燈。已後

方散。西門慶已吃的酪酊大醉。送出伯爵。走到門首。衆人去了。西門慶見玳安在旁。踮立。捏了一把手。玳安就知

其意。說道。他屋裏沒人。這西門慶就撞入賁四嫂房內。老婆早已在門裏迎接進去。兩個重尋舊歡。那西門慶問

他。你小名叫甚麼。說與我。老婆道。奴娘家姓葉。然則綠肥排行五姐。西門慶就叫葉五兒。那老婆原來爛子出身。是又

如章與賁四私通。被拐出來。私通二字占為妻子。今年三十二歲。甚麼事兒不知道。因問西門慶。他怎的去恁些時

不來。西門慶道。我這里也盼他哩。只怕京中你夏老爹留住他。使又與了老婆二三兩銀子盤纏。因說。我待與你

同類。與賁四私通。被拐出來。雙關名意占為妻子。今年三十二歲。甚麼事兒不知道。因問西門慶。他怎的去恁些時

一套衣服。恐賁四知道。不好意思。不如與你些銀子兒。你自家治買罷。關門送出來。玳安又早在舖子里。掩門等候。西門慶便往後邊去了。看官聽說。自古上梁不正。則下梁歪。原來賁四老婆先與玳安有姦。這玳安剛打發西門慶進去了。因傳夥計。又沒在舖子里上宿。他與平安兒打了兩大壺酒。就在老婆屋裏。吃到有二更時分。平安在舖子里歇了。他就和老婆在屋裏睡了一宿。有這等的事。蝶使有歸宿矣。詩云。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牆去也。正是

漫說風流在一家。

人間豔福儘堪誇。

那知錦帳生春夜。

相去泉台路不賒。

却說賁四老婆。晚夕同玳安睡了。因對他說。我一時依了爹。只怕隔壁韓嫂兒傳曉的。後邊知道。也似韓夥計娘子。一時被你娘們說上幾句。羞人答答的。怎好相見。玳安道。如今家中。除了俺大娘和五娘。不言語。別的不打緊。俺大娘倒也罷了。只是五娘快出尖兒。你依我。節間買些甚麼兒。進去孝順俺大娘。別的不希罕。他平昔好吃蒸酥。你買一錢銀子菓餡蒸酥。一盒好大壯瓜子。送進去。這初九日。是俺五娘生日。你再送些禮去。我代再送一盒瓜子。與俺五娘。管情就掩住許多口嘴。是蝶使作用。這賁四老婆。真個依着玳安之言。第二日起。西門慶不在家。玳安就替他買了盒子。揀進月娘房中。月娘便道。是那裏的。玳安道。是賁四嫂送與娘吃的。月娘道。他男子漢。又不在家。那討個錢來。又教他費心。連忙收了。又回出一盒饅頭。一盒菓子。說上覆他。多謝了。命蓮處。戲寫。那日。西門慶拜人回家。早又玉皇廟吳道官來拜。在廳上留坐吃酒。剛打發吳道官去了。西門慶脫了衣服。使玳安你騎了馬。問聲文嫂兒去。俺爹今日要來拜拜太太。看他怎的說。玳安道。爹不消去。頭里文嫂兒騎着驢子。打門首過去了。他說。明月初四。王三官兒起身往東京。與六黃公公磕頭去了。三去而六來。陽氣盡矣。故西門死也。又六為老陰。陰極變陽。猶小人敗而君子將進也。太太說。教爹初六日過去見節。他那里伺候。西門慶便道。他真個這等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敢說謊。這西門慶就入後邊去了。剛到上房坐下。忽來安兒來報。大舅來了。只見吳大舅衣冠整齊。束着金帶。進入後堂。先拜西門慶道。我吳鎧多蒙姐夫抬舉看顧。又破費姐夫。多謝厚禮。日昨姐夫下降。我又不在家。失迎。今日敬來與姐夫磕個頭兒。恕我遲慢之罪。說着。磕下頭去。西門慶慌忙頂禮相還。說道。大舅恭喜。至親何必計較。拜畢。月娘出來。與他哥磕頭。慌的大

舅忙還半禮。說道：「姐姐兩禮兒罷。哥哥嫂嫂不識好歹，常來擾害你兩口兒。你哥老了，看顧看顧罷。」月娘道：「一時有不到處，望哥執帶便了。」吳大舅道：「姐姐沒的說，累你兩口兒還少哩。拜畢，西門慶留吳大舅坐，說道：「這咱晚了，料大舅也不拜人了。寬了衣裳，咱房裏坐罷。不想孟玉樓與潘金蓮兩個都在屋裏聽見，讓吳大舅進來，連忙走出來，與大舅磕頭，磕了頭，逕往各人房裏去了。」西門慶讓大舅房內坐的，騎火盆安放桌兒。惺惺擺上菜兒來，小

王玉簫都來與大舅磕頭。月娘用小金鑲鐘兒斟酒遞與大舅。西門慶主位相陪，吳大舅讓道：「姐姐你也來坐的。」

月娘道：「我就來。」又往裏間房內，拿出數樣配酒的菓菜來，飲酒之間。此處將大舅極力一親密下文，方可用他主持諸事不嫌唐突。西門慶便問：「大舅

的公事都停當了。」吳大舅道：「蒙姐夫抬舉，衛中任便到了。上京人事，倒也都周給的七八。只有屯所裏未曾去到

任。明日是個好日期，衛中開了印來家，整理些盒子，須得抬到屯所裏到任。行牌拘將那屯頭來參見，分付分付

前官了大人，壞了事情，已被巡撫侯爺參劾去了。如今我接管承行，須振刷在冊花戶，驚勵屯頭務，要把這舊管

新增開報明日。到明日秋糧夏稅，纔好下屯徵收。西門慶道：「通共約有多少屯田？」吳大舅道：「太祖舊例，爲養兵省

轉輸之勞，纔立下這屯田。祖宗立法如此，深心乃爲。若輩侵漁之地，千古痛恨。那時只是上納秋糧，後吃宰相王安石立青苗法，增上這夏稅。民

又爲若輩試，手千古痛恨。而今這濟州管內，除了拋荒草場港隘，通共二萬七千頃屯地。每頃秋稅夏稅，只徵收一兩八錢，不上

五萬兩銀子。到年終總傾銷了，往東平府交納，轉行招商，以備軍糧馬草作用。西門慶又問：「還有羨餘之利？」吳大

舅道：「雖故還有些拋零人戶，不在冊者，鄉民頑滑，若十分徵緊了，等秤斛斗重，恐聲口致起公論。」西門慶道：「若是

多寡有些兒也罷。難道說全徵？」吳大舅道：「不瞞姐夫說，若會管此屯，見一年也有百十兩銀子。到年終，人戶們還

有些鷄鵝豚酒相送，那個是各人取覓，不在數內的，只是多賴姐夫力量扶持。一語找轉西門慶道：「得勾你老人家攪

給也，盡我一點之心，說了回。」月娘也走來旁邊陪坐。三人飲酒，到掌燈已後，吳大舅纔起身去了。西門慶就在金

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早往衙門中開印，陞廳畫卯，發放公事。先是雲理守家發帖兒，初五日請西門慶，并合

衛官員吃慶官酒。一路匆匆總爲，替煞人寫歸路。次日，何千戶娘子藍氏下帖兒，初六日請月娘姊妹相會，說那日西門慶同應伯

衛官員吃慶官酒。

爵吳大舅三人起身到雲理守家。原來旁邊又興了人家一所房子。三間客位內擺酒。叫了一起吹打鼓樂迎接。都有桌面。吃至晚夕來家。已不到次。寫心事月娘往何千戶家吃酒去了。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騎馬帶跟紗。

玳安琴童跟隨。午後時分。逕來王招宣府中拜節。王三官兒不在。送進帖兒去。文嫂兒又早在那里接了帖兒。連忙報與林太太說出來。請老爹後邊坐。轉過大廳。到了後邊。掀起門簾。只見裏邊氈氍匝地。簾幕垂紅。作者有何憤恨而使其舊

藥掃地也少頃。林氏穿着大紅通袖袍兒。珠翠盈頭。與西門慶見畢禮數。留坐待茶。分付大官把馬牽於後槽。喂着茶罷。讓西門慶寬衣房內坐。說道：小兒從初四日往東京。與他叔岳父六黃太尉磕頭去了。只過了元宵纔來。西門慶一面喚玳安脫去上蓋。裏邊穿着白綾襖子。天青飛魚氅衣。十分綽耀。生平得意之衣婦人房裏安放桌席。須臾。丫鬚

拿酒菜上來。杯盤羅列。肴饌堆盈。酒泛金波。茶烹玉蕊。婦人玉手傳杯。秋波送意。猶枚擲骰。笑語烘春。許下明日家中擺酒。使人請他。同三官兒娘子去看燈耍子。意在三官娘子這婦人一段身心。已被他拴縛定了。於是滿口應承都去。西門慶滿心歡喜。與他留連痛飲。至二更時分。把馬從後門牽出。作別回家。正是

盡日思君倚畫樓。相逢不捨又頻留。劉郎莫謂桃花老。浪把春光逐水流。

西門慶到家。有平安攔門稟道：今日有薛公公家差人送請帖兒。請爹早往門外皇莊看春。又是雲二叔家送了五個帖兒。請五位娘吃節酒。西門慶聽了。進入月娘房來。只見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房內坐的。月娘從何千戶家

去了。席來家。正坐着說話。見西門慶進來。連忙道了萬福。因問你今日往那裏這咱纔來。西門慶沒得說。只說我在應二哥家留坐。月娘便說起今日何千戶家酒席上事。原來何千戶娘子年還小哩。今年纔十八歲。生的燈上人兒也似。一表人物。好標致。如今博古見我去。恰似會了幾遍。好不喜洽。嫁了何大人二年光景。瓶兒房裏到使

着四個丫頭。兩個養娘。兩房家人媳婦。西門慶道：他是內府生活所。藍太監姪女兒。嫁與他陪了好多錢兒。瓶兒又一月娘道：明日雲夥計家。又請俺們吃節酒。送了五個帖兒來。端的去不去。西門慶說：他既請你們都去走走罷。月

娘道：留雪姐在家罷。又是只怕大節下一時有個人客闖將來。他們沒處過撓。西門慶道：也能留雪姐在家裏你

綸圖真本金瓶梅 第七十九回 送瓜子賞四嫂用計 討輪錢潘姥姥傷心 四十九

們四個去罷。明日薛太監請我看春。我也懶得去。這兩日春氣發也怎的。只害這腰腿疼。月娘道。你腰腿疼。只怕是前年跌傷復發了。前映問任醫官討兩服藥吃。不是只顧挨着怎的。西門慶道。不妨事。由他一發過了。這兩日吃

漸漸寫心淨些。因和月娘計較。到明日燈節。咱少不得置席酒兒。請請何大人娘子。連周守備娘子。荆南岡娘字

張親家母。雲二哥娘子。連王三官兒母親。和大姑子。崔親家母。這幾位都會會。也只十二三掛起燈來。還叫王

皇親家那起小厮。扮戲耍一日。去年還有賁四在家。扎幾架煙火。放今年他東京去了。只顧不見來。却叫誰人看

着扎。那金蓮在旁插口道。賁四去了。他娘子兒。扎也是一般。尖極不知如何出口便是一字不差口氣的是金蓮也這西門慶就瞧了金蓮道。這

個小淫婦兒。三句話就說下道兒去了。那月娘玉樓也不保顧就罷了。因說道。那王三官兒娘。咱們與他沒會過

人生面不熟。怎麼好請他。只怕他也不敢來。西門慶道。他既認我做親。咱送個帖兒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月

娘又道。我明日不往雲家去罷。懷着個臨月身子。只管往人家撞來撞去的。教人家唇齒。玉樓道。怕怎的。你身子

懷的又不顯。怕還不是這個月的孩子。不妨事。大節下自恁散心。走走兒纔好。又點說畢。西門慶吃了茶。就往

後邊孫雪娥房裏去了。那潘金蓮見他往雪娥房中去。叫了大姐。也就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到了雪娥房中。教他

打腿捏身上。捏了半夜。一宿晚景題過。又一到雪中去。夫雪娥房中一去而瓶死。再去而西門死。矣。須記清自林氏處來進門。即是雪太監相接。且又入雪娥房中。二雪并至其冷。何如見林空春老一片蕭瑟。景像用意深細之極。

到次日早晨。只見應伯爵走來。對西門慶說。昨日雲二嫂送了個帖兒。今日請房下。陪衆嫂子坐家中。舊時有幾

件衣服兒。都倒塌了。大正月不穿件好衣服。惹的人家笑話。敢來上覆。覆子。有上蓋衣服。借約兩套兒。頭面簪環。

借約幾件兒。教他穿戴了去。西門慶令王經。你裏邊對你大娘說去。伯爵道。應實在外邊拿着。包并盒兒哩。哥

哥累你拿進去。就包出來罷。那王經接包進去。良久。抱出來交與應寶。說道。裏面兩套上色緞子織金衣服。大

小五件頭面。一雙環兒。應寶拿的去了。西門慶陪伯爵吃茶。說道。今日薛內相又請我門外看春。怎麼得工夫去。吳親家廟裏又送帖兒。初九日年例打聽。也是去不成。叫小堵去罷了。這兩日不知酒多了也怎的。只害腰疼。懶待動彈。伯爵道。哥。你還是酒之過。濕痰流注在這下部。也還該忌忌。西門慶道。這節間。到人家。誰肯輕放了你。怎

麼忌的住。正說着，只見玳安拿進盒兒來，說道：「何老爹家差人送請帖兒來。初九日請吃節酒。」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人家來請，你怎不去？於是看盒兒內，放着三個請帖兒。一個雙紅簽兒，寫着大寅丈四泉翁老先生大人。一個寫大都閻吳老先生大人。一個寫着大鄉望應老先生大人。俱是侍教生何承壽頓首拜。玳安說他說不認的，叫咱這里轉送兒去。伯爵一見便說：「這個却怎樣兒的？我還沒送禮兒去與他，怎好去？」西門慶道：「我這里替你封上分帕禮兒，你差應寶早送去就是了。」一面令王經你封二錢銀子，一方手帕寫你應二爹名字，與你應二爹。因說你把這請帖兒袖了去，省得我又叫人送。只把吳大舅的差來安兒送去了。須臾，王經封了帕禮，遞與伯爵。伯爵打恭說道：「又多謝哥。我後日早來會你，咱一同起身說畢，作辭去了。午間吳月娘等打扮停當，一頂大轎，三頂小轎，後面又帶着來爵媳婦兒惠元。必用惠元音元宵陰晦月被雲遮也收疊衣服，一頂小轎兒，四名排軍，喝道，琴童奉鴻棋童來安，四個跟隨，往雲指揮家來吃酒，正是：

翠眉雪鬢畫中人。

嬾娜宮腰迴出塵。

天上嫦娥原有種。

嬌羞釀出十分春。

不說月娘衆人吃酒去了。且說西門慶分付大門上平安兒，隨問甚麼人，只說我不在。有帖兒接了就是了。那平安經過一遭，那里再敢離了左右。只在門首坐的，但有人客來望，只回不在家。西門慶因害腿疼，猛然想起任醫官與他延壽丹。此時求壽速矣用人乳吃。於是來到李瓶兒房中，呼如意兒擠乳。那如意兒，節間打扮着，連忙擠乳，打發吃了藥。西門慶就圍爐坐的，叫迎春拿菜兒，篩酒來吃。迎春打發了，就走過隔壁，和春梅下棋去了。要茶水自有如意兒打發。不說西門慶在李瓶兒房內，與如意兒吃酒。且說晚上月娘衆人來家，對西門慶說：「原來雲二嫂也懷着個大身子，俺兩個今日酒席上都遞了酒，說過到明日兩家若分娩了，若是一男一女，兩家結親做親家。若都是男子，同堂攻書。若是女兒，拜做姐妹。一處做針指，來往親戚裏子，應二嫂做保證。可笑月娘癡狂之態如見西門慶聽的笑了。言休饒舌。到第二日，却是潘金蓮上壽。玉樓生日接一金蓮生日作者應恨與奸邪共生也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分付小廝們抬出燈來，收拾揩抹乾淨。各處張掛，叫來興買鮮菓，叫小優晚夕上壽。潘金蓮早辰打扮出來，花粧粉抹，翠袖朱唇，走來

大廳上。看見玳安與琴童站在高橙上掛燈。因笑嘻嘻說道。我道是誰。在這里。原來是你們掛燈哩。琴童道。今日是五娘上壽。爹分付叫俺們掛了燈。明日娘生日好擺酒。晚夕小的們與娘磕頭。娘一定賞俺們哩。婦人道。要打便好。要賞可沒有。琴童道。耶啞。娘怎的沒打不說話。行動只把打放在頭里。小的們是娘的兒女。娘看顧看顧兒便好。如何只說打起來。婦人道。賊囚。別要說嘴。你好好仔細掛那燈。沒的例兒搗兒的。拿不牢吊將下來。前日年里爲崔本來說你爹大白日里不見了。險了險救了一頓打。沒會打。這遭兒可打的成了。琴童道。娘只說破話。小的命兒薄薄的。又嚇小的。又是那琴童之續玳安道。娘也會打聽。這個話兒娘怎得知。有心婦人道。宮外有株松。宮內有口鐘。鐘的聲音。樹的影兒。我怎麼有個不知道的。昨日可是你爹對你大娘說。去年有賁四在家。還札了幾架煙火。放今年他不在家。就沒人會札。吃我說了兩句。他不在家。左右有他老婆會札。教他札不是。玳安道。娘說的甚麼話。一個夥計家。那里有此事。婦人道。甚麼話。檀木鞭。有此事。真個的畫一道兒。只怕頑過界兒去了。琴童道。娘也休聽人說。只怕賁四來家知道。婦人道。可不滿那傻王八哩。我只說那王八。也是明王八。照王六兒怪不的他往東京去的放心。丟了老婆在家。料莫他也不肯把老婆鬧着。妙卿之所以如此者。賊囚根子們。別要說嘴。打夥兒替你爹做牽頭。勾引上了道兒。你們好圓躡狗尾兒。說的是也不是。敢說我知道。噴道賊淫婦。買禮來與我也罷了。又送蒸酥與他大娘。另外又送一大盒瓜子兒與我。要買住我的嘴頭子。他是會養漢兒。我就沒猜別人。就知道是玳安兒。這賊囚根子。替他鋪謀定計。玳安道。娘屈殺小的。小的平白管他這勾當怎的。小的等閑。也不往他屋裏去。娘也少聽韓回子老婆說話。他兩個爲孩子。好不嚷亂。常言要好不能勾。要歹登時就。房倒屋不殺人。舌頭倒壓殺人。聽者有。不聽者無。論起來。賁四娘子爲人和氣。在咱門首住着。家中大小。沒會惡識了一個人。誰人不在他屋裏討茶吃。莫不都養着。倒沒放處。虛金蓮道。我見那水眼淫婦。矮着個鞭子。像個半頭磚兒。也是的。把那水濟濟眼擠着。七八拿勺兒昏。好個怪淫婦。他和那韓道國老婆。那長大捧瓜淫婦。我不知怎的。掐了眼兒。不待見他。點木正說着。只見小玉走來說。俺娘請五娘。潘姥姥來了。要轎子錢哩。金蓮道。我在這里站着。他從多咱進去了。

琴童道：「姥姥打夾道里進去的，坐來的轎子，該他六分銀子。」金蓮道：「我那得銀子來？人家亦怎不帶轎子錢兒走？」

一面走到後邊，見了他娘，只顧不與他轎子錢，只說沒有。金蓮當家故也。月娘道：「你與姥姥一錢銀子寫帳就是了。」金蓮道：「我是不惹他，他的銀子都有數兒，只教我買東西，沒教我打發轎子錢。」坐了一回，大眼省小眼，外邊抬轎的催着要去，玉樓見不是事，向袖中拿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寫不孝者，總以玉樓反觀。不一時，大姑子二姑子大師父來了，月娘擺茶吃了，潘姥姥歸到前邊，他女兒房內來，被金蓮儘力數落了一頓。高盡潘姥姥道：「你沒轎子錢，誰叫你來？」

恁出醜丟臉的，叫人家小看。潘姥姥道：「姐姐，你沒與我個錢兒，老身那討個錢兒來？」傷盡天下父母心。好容易調辦了這分禮兒來。哭盡天下父母心。婦人道：「指望問我要錢，我那里討個錢兒與你？你看七個窟窿，到有八個眼兒，等着在這里，今後

你還有轎子錢，便來他家來，沒轎子錢，不要來，料他家也沒少你這個窮親戚，休要做打嘴的獻世包，關王賣豆腐，人硬貨不硬。然則以其母為貨也。我又聽不上人家那等狗聲賴氣，前日爲你去了，和人家大嚷大鬧的，你知道也怎的？」

罵罵罵，罵兒面前光，却不知裏面受悽惶，幾句說的，潘姥姥嗚嗚咽咽哭起來了。春梅道：「娘今日怎的，只願說起姥姥來了？」一面安撫老人家，在裏邊炕上坐的，連忙點了盞茶與他吃。潘姥姥氣的在炕上睡了一覺。覺其藥武大之惡，不是過也。

只見後邊請吃飯，纔起來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從衙門中來家，正在上房擺飯，忽有玳安拿進帖兒來說：「荆老爹陸了東南統制，來拜爹。」西門慶見帖兒上寫：「新陸東南統制兼督漕運總兵官荆忠頓首拜。」荆轉如此花事謝矣。慌的西門慶連忙穿衣，冠帶迎接出來，只見荆總制穿着大紅麒麟補服，渾金帶，進來後面跟着許多僚掾軍牢，一面讓至大廳上，叙禮畢，分賓主而坐。茶湯上來，荆總制說道：「前日陸官勅書纔到，還未上任，逕來拜謝老翁。」西門慶道：「老總兵榮擢恭喜，大才必有大有，自然之道，吾輩亦有光矣，容當拜賀。」一面請寬尊服，少坐一飯，即令左右放桌兒，荆總制再三致謝道：「學生奉告老翁，一家尚未拜，還有許多薄冗，容日再來請教罷，便要起身。」西門慶那里肯放，隨令左右上來，寬去衣服，登時打抹春臺，收拾酒菓上來，獸炭頻燒，暖簾低放，金壺斟玉液，翠盞貯羊羔，纔斟上酒來，只見鄭春王相兩個小優兒來到，扒在面前磕頭。西門慶道：「你兩個如何這咱纔來？」問鄭春那一個叫甚名？」

字。鄭春道。他喚王相。是王桂的兄弟。西門慶即令拿樂器上來彈唱。須臾兩個小優。歌唱了一套霧景融和。左右拿上兩盤攢盒點心下飯。兩瓶酒。打發馬上人等。荆統制道。這等就不是了。學生叨擾。下人又蒙賜饌。何以克當。即令上來磕頭。西門慶道。一二日房下。還要潔誠請尊正老夫人。賞燈一叙。望乞下降。在座者。惟老夫人。張親家夫人。同僚何天泉夫人。還有兩位舍親。再無他人。荆統制道。若老夫人尊東到賤荆。一定趨赴。又問起周老總兵。怎的不見陞轉。荆統制道。我聞得周菊軒也只在三月間。有京榮之轉。西門慶道。這也罷了。坐不多時。荆統制告辭起身。西門慶送出大門。看着上馬。喝道而去。晚夕潘金蓮上壽。後廳小優彈唱。遞了酒。西門慶便起身往金蓮房中去了。月娘陪着大妗子潘姥姥。女兒郁大姐兩個姑子。在下房坐的飲酒。潘金蓮便陪西門慶在他房內。從新又安排上酒來。與西門慶。已遞酒。磕頭。落後潘姥姥來了。金蓮打發他李瓶兒這邊歇臥。他便陪着西門慶自在飲酒。如此可殺却說潘姥姥到那邊屋里。如意迎春讓他熱炕上坐着。先是姥姥看見明間內靈前供擺着許多獅仙五老。定勝桌席。旁邊掛着他影。因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姐姐好處升天去了。一語傷盡老人心進來坐在炕上。向如意兒迎春道。你娘沒了。官人這等費心追薦。受這般大供養。勾了他是有福的。一語結果其女也如意兒道。前日娘的百日請姥姥。怎的不來。門外花大妗子和大妗子都在這里來。十二個道士念經。好不大吹大打。揚旛道場。水火煉度。晚上纔去了。潘姥姥道。幫年逼節。丟着個孩子在家。我來家中沒人。所以就不會來。今日你楊姑娘。怎的不見。如意兒道。姥姥還不知道。楊姑娘老病死了。從年裏俺娘念經。就沒來。俺娘們都往北邊。與他上祭去。來。潘姥姥道。可傷他。大如我。傷盡老人心還不曉的他老人家沒了。嘆道。今日怎的不見他。說了一回。如意兒道。姥姥有鍾甜酒兒。你老人家用些兒。一面叫迎春姐。你放小桌兒在炕上。篩甜酒與姥姥吃。盃不一時取到。飲酒之間。婆子又題起李瓶兒來。你娘好人。有仁義的姐姐。熱心腸兒。反襯其女我但來這里。沒會把我老娘。當外人看承。不堪反襯一到就是熱茶熱水。與我吃。還只恨我不吃。夜間和我坐着說話兒。我臨家去。好歹包些甚麼兒。與我拿了去。再不會空了我。傷心正經我那冤家。半分折針兒。也迸不出

哭盡父心。不瞞你姐姐們說。我身下穿的這披襖兒。還是你娘與我的。傷心

來與我。金蓮我老身不打詬語。阿彌陀佛。水米不打牙。他若肯與我一個錢兒，我滴了眼晴在地。其母又如此說你娘與

了我些甚麼兒。他還說我小眼薄皮，愛人家的東西。金蓮又如此想今日爲轎子錢，你大包家拿着銀子，就替老身出

幾分，便怎的咬定牙兒，只說沒有。如此倒教後邊西房裏姐姐，拿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反襯得

到屋裏，還數落了我一頓。到明日有轎子錢，便叫我來，沒轎子錢，休叫我上門走。我這去了，不來了。說明來到這

里，沒的受他的氣，隨他去了。天下人心，狠不似俺這短壽命。罵絕矣一腔酸意姐姐你們聽着我說，老身若死了，他到明日

不聽人說，還不知怎麼收成結果哩。後文想着你從七歲沒了老子，我怎的守你到如今。從小兒教你做針指，往

余秀才家上女學去，替你怎麼纏手縛腳兒的。你天生就是這等聰明伶俐，到得這步田地，天下爲父母者淚血俱盡他把娘喝

過來，斷過去，不看一眼兒。不知是淚是血，天下有父母者能不看此一段乎如意兒道：原來五娘從小兒上學來，怪道恁題起來，就會識字深

潘姥姥道：他七歲兒上女學，上了三年字，做也會寫過，甚麼詩詞歌賦，唱本上字不認的，正說着，只見打的角門

子啊，如意兒道：是誰叫門，使綉春你瞧瞧去。那綉春走來，說是春梅姐姐來了，如意兒連忙捏了潘姥姥一把手

就說道：姥姥悄悄的，春梅來了。潘潘姥姥道：老身知道他與我那冤家一條腿兒。其母亦如此則二人可知矣只見春梅進來，

見衆人陪着潘姥姥吃酒，說道：我來瞧上姥姥來了，如意兒讓他坐，這春梅把裙子擡起，是春梅一屁股坐在炕上，

迎春便挨着他坐，如意兒坐在右邊炕頭上，潘姥姥坐在當中，因問你爹和你娘，睡了不曾。春梅道：剛纔打發他

兩個睡下了。我來這邊瞧瞧姥姥，有幾樣菜兒，一壺兒酒，取過來和姥姥坐的。因央及綉春，你那邊叫秋菊，撥了

來，我已攢下了。綉春去了，不一時，秋菊用盒兒，撥着菜兒，綉春提了一錫壺金華酒來，春梅分付秋菊，你往房

裏看去，若叫我來，這里對我說。秋菊去了一面，擺酒在炕桌上，都是燒鴨火腿海味之類，堆滿春臺。綉春關上角

門，走進在榜邊陪坐，於是篩上酒來，春梅先遞了一鍾與潘姥姥，然後遞如意兒，與迎春，綉春又將護衣碟兒內

每樣揀出，遞與姥姥衆人吃，說道：姥姥，這個都是整菜，你用些兒，那婆子道：我的姐姐，我老身吃，因說道：就是你

娘從來也沒費恁個心兒，管待我，管待兒。傷心姐姐，你倒有惜孤愛老的心，你到明日，管情一步好一步。又是後文

比俺那冤家沒人心沒人義。幾遍爲他心餓。我也勸他。他就扛的我失了色。今日早是姐姐你看着我。我來你家討冷飯吃來了。你下老實那等扛我。春梅道：「姥姥罷。你老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俺娘是爭強不伏弱的性兒。比不的大娘銀錢自有。春梅亦至死不放瓶兒他本等手裏沒有。你只說他不與你。別人不知道。我知道。是卿想俺爹雖是有銀子。放在屋裏。俺娘正眼兒也不看他的。若遇着買花兒東西。明公正義問他要。不恁瞞瞞藏藏的。教人看小了。他怎麼張着嘴兒說人。原爲此他本沒錢。姥姥怪他就虧了他了。莫不我護他。也要個公道。如意兒道：「錯怪了五娘。自古親兒骨肉。五娘有錢不孝順姥姥。再與誰常言道：『要打看娘面。千朵桃花一樹兒生。』入骨三分到明日你老人家黃金入櫃。五娘他也沒個貼皮貼肉的親戚。就如死了俺娘樣兒。婆子道：「我有今年沒明年。知道今日死。明日死。我也不怪他。春梅見婆子吃了兩鍾酒。韶刁上來。便叫迎春二姐。你拿骰盆兒來。咱們擲個骰兒。搶紅耍子兒罷。如不一時。取了四十個骰兒的骰盆來。春梅先與如意兒擲了一回。又與迎春擲。都是賭大錘子。你一盞。我一鍾。須與竹葉穿心。桃花上臉。把一錫瓶酒吃的罄淨。迎春又拿上半罈麻姑酒來。也都吃了。約莫到二更時分。那潘姥姥老人家熬不的。又早前靠後仰。打起盹來。方纔散了。春梅便歸這邊來。推了推角門關着。進入院內。只見秋菊正在明間板壁縫兒內。倚着春凳兒。聽他兩個在屋裏幹甚麼。正聽的熱鬧。又虛不防春梅走到跟前。向他腮頰上。儘力打了個耳刮子。罵道：「賊少死的囚奴。你平白在這裏聽甚麼。打的秋菊睜睜的說道：『我這裏打盹。誰聽甚麼來。你就打我。不想房內婦人聽見。便問春梅他和誰說話。』春梅道：『沒有人。我使他關門。他不聽。於是替他撫過了。秋菊揉着眼。關上房門。春梅走到炕上。摘頭睡了。正是

春鶯有意留殘景。 杜宇無情戀晚暉。

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潘金蓮生日。有傳影計甘夥計賁四娘子。崔本媳婦段大姐。吳舜臣媳婦鄒三姐。吳二姑子。都在這裏。西門慶約會吳大舅。應伯爵。整衣冠。尊瞻視。寫騎馬喝道。往何千戶家赴席。那日也有許多官客。四個唱的。一起雜耍。周守備同席飲酒。至晚回家。就在前邊和如意兒歇了。到初十日發帖兒。請衆官娘子吃酒。月娘

便向西門慶說。趁着十二日看燈酒。把門外的孟大姨和俺大姐也帶着請來坐坐。省的叫他知道惱。請人不請他。西門慶道。早是你說。分付陳敬濟。再寫兩個帖。差琴童兒請去。這潘金蓮在傍聽着多心。寫盡小人走到屋裏。一面攬撥潘姥姥。就要起身。月娘道。姥姥。你慌去怎的。再消住一日兒。是的金蓮道。姐姐。大正月裏。他家裏丟着孩子。沒人看。叫他去罷。慌的月娘裝了兩個盒子點心茶食。又與了他一錢轎子錢。管待打發去了。金蓮因對着李嬌兒說。他明日請他有錢的大姨兒。來看燈吃酒。一個老行貨子。觀眉觀眼的。不打發去了。平白叫他在屋裏做甚麼。待要說是客人。沒好衣服穿。待要說是燒火的媽媽子。又不像。到沒的叫我惹氣。西門慶使玳安兒。送了兩個帖兒。往招宣府。一個請林太太。一個請王三官兒娘子黃氏。又使他院中。早叫李桂兒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李銘吳惠鄭春三個小優兒。不想那日黃四從東京來家。梳洗頭臉。打選衣帽齊整。來見西門慶。磕頭。遞上夏指揮回書。西門慶問道。你如何這些時才來。黃四具言在京感冒打寒一節。夏去而寒生。矣明甚妙甚。直到正月初二日。纔收拾起身回來。夏老爹多上覆老爹。多承看顧。西門慶照舊還把鑰匙。教與他管絨線舖。另打開一間。叫吳二舅開舖子。賣綢緞。到明日松江貨船到。都卸在獅子街房內。回來保發賣。天下意料。事皆如此。且叫黃四。叫花兒匠。在家趕造兩架烟火。此時猶我烟火蓋。倘有頃刻繁華。十二日要放與堂客看。只見應伯爵領了李三。見西門慶。先道外日承携之事。坐下吃畢茶。方纔說起李三哥。今有一宗買賣與你說。你倣不做。西門慶道。甚麼買賣。李三道。今東京行下文書。天下十三省。每省要幾萬兩銀子的古器。作者至此蓋欲直呼九原盡起古人而一哭之也。嗚呼。西門行亦當作古人矣。筆力俱從瑣瑣寫出。又點二官所。謂候缺者也。都看有一萬兩銀子。尋小人巡按處。還未下來。如今大街上。張二官府。破一百兩銀子。幹這宗批要。又點二官所。謂候缺者也。都看有一萬兩銀子。尋小人會了二叔敬濟。對老爹說。爹若倣做。張二官府。拿出五千兩來。老爹拿出五千兩來。兩家合着做這宗買賣。左右沒人。這邊是二叔和小人與黃四哥。他那邊還有兩個夥計。二八分利錢。未知老爹意下。何如。西門慶問道。是甚麼古器。李三道。老爹還不知。如今朝廷皇城內新蓋的艮嶽。改爲壽岳。上面起蓋許多亭臺殿閣。又建上清寶籙宮。會真堂。璇神殿。又是安妃娘娘梳粧閣。都用着這珍禽奇獸。周彝商鼎。漢篆秦爐。宣王石鼓。歷代銅鞮。仙人掌。承

露盤。并希世古董玩器擺設。好不大興工程。好多錢糧。西門慶聽了說道。比是我與人家打夥而做。不如我自家做了罷。敢量我拿不出這一二萬銀子來。李三道。得老爹全做。又好了。俺們就瞞着他那邊了。天下事何人可瞞為其對我而他人即可瞞也

私處最易明。左右這邊二叔和俺們兩個。再沒人。伯爵道。哥家裏還添個人兒不添。西門慶道。到跟前再添上賁四替你們走跳就是了。人情西門慶又問道。批文在那裏。李三道。還在巡按上邊沒發下來哩。西門慶道。不打緊。我

差人寫封書。封些禮。問宋松原討將來就是了。李三道。老爹若討去。不可遲滯。自古兵貴神速。先下來的先吃飯。誠恐遲了。行到府裏。吃別人家幹的去了。西門慶笑道。不怕他。就走到府裏。我也還叫宋松原拿回去。就是胡府

尹。我也認的。於是留李三伯爵同吃了飯。約會我如今就寫書。明日差小价去。李三道。又一件。宋老爹如今按院不在這裏了。從前日起。身往兗州府盤查去了。西門慶道。你明日就同小价往兗州府走遭。李三道。不打緊。等我

去。來回破五六日罷了。西門死期如此追促老爹差那位管家。等我會下。有了書。叫他往我那裏歇。俟明日同他好早起。身

門慶道。別人你宋老爹不認的。他常喜的是春鴻。叫春鴻來爵。鴻雁自是正人爵兒又是時輩三人同類故同行不同道故春鴻後獨教養也兩個去罷。於是叫

他二人到面前。會了李三。晚夕往他家宿歇。伯爵道。這等纔好。事要早幹。高材疾足者先得之。於是與李三吃畢飯。告辭而去。西門慶隨即叫陳敬濟寫了書。又封了十兩葉子黃金。難買四五日內光陰矣可為痛哭在書帕內與春鴻來爵二人

分付路上仔細。若討了批文。即便早來。若是行到府裏。問你宋老爹討張票。問府裏要來。爵道。爹不消分付。小的

曾在兗州。伺候過徐參議。小的知道。于是領了書禮。打在身邊。逕往李三家去了。不說十一日。十一日來。爵春鴻同

李三。早僱了長行頭口。往兗州府去了。却說十二日。西門慶家中。請各堂客飲酒。那日在家不出門。約下吳大舅

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四位。晚夕來在捲棚內賞燈飲酒。又是賞燈一部繁華總屬虛景王皇親家小厮。從早晨就挑了箱子來了。

等堂客到。打銅鑼銅鼓迎接。周守備娘子有眼疾。不得來。又是春梅守缺者差人來回。止是荆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雲指

揮娘子。并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吳大姨孟大姨。都先到了。只有何千戶娘子。王三官母。親林太太。并王三官娘子。

不見到。西門慶使排軍玳安。琴童兒。來回催邀了兩三遍。又使文嫂兒催邀。午間。只見林氏一頂大轎。一頂小轎。

跟了來。見了禮。請西門慶拜見。問怎的三官娘子不來。林氏道：小兒不在家中。沒人拜畢下來。止有何千戶娘子。直到晌午。半日纔來。坐着四人大轎。一個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排軍。攬着衣箱。又是兩個青衣。家人緊扶着轎。扛到二門裏。纔下轎。前邊鼓樂吹打迎接。月娘等迎接進入後堂。相見叙禮已畢。請西門慶拜見。西門慶連忙整衣冠行禮。拜見畢。下來。月娘先請在捲棚內擺過茶。然後大廳吹打。安席下坐。各依次序。當下林太太下席。戲文扮的是小天香半夜朝元記。記名最耐人思唱了兩摺下來。李桂姐吳銀兒鄭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上去彈唱燈詞。西門慶在捲棚內。自有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李銘吳惠鄭春三個小優兒。彈唱飲酒。不住下來。大廳格子外。往裏觀觀。極力一寫爲瓶兒虛對看官聽說。明月不常圓。彩雲容易散。樂極悲生。否極泰來。自然之理。西門慶但知爭名奪利。縱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惡盈。鬼錄來追。死限臨頭。點明到晚夕堂中。點起燈來。小優兒彈唱。還未到起更時分。西門慶陪人坐的。就在席上齣齣的打起睡來。寫盡臨死伯爵便行令猜枚鬼混他。說道：哥。你今日沒高興。怎的只打睡。西門慶道：我昨日沒會睡。不知怎的今日。只是沒精神。要打睡。只見四個唱的下來。伯爵叫洪四兒與鄭月兒兩個彈唱。吳銀兒與李桂姐遞酒。正要在熱鬧處。忽玳安來報。王太太與何老爹娘子起身了。一語驚醒睡覺西門慶就下席來。黑影裏走到二門裏。偷看他上轎。月娘衆人送出來。前邊天井內。看放煙火。藍氏已換了大紅遍地金貂鼠皮襖。瓶兒一皮襖。洵若干氣藍氏又一瓶兒。然則瓶實藍虛同一幻影耳林太太是白綾襖兒。貂鼠披風。帶着金釧玉珮。家人打燈籠簇擁上轎而去。正是

過眼鶯花亦自忙。可憐蜂蝶太郎當。縱然艷福身全占。只恐春光不久常。

第八十回 西門慶因傷喪命 吳月娘着急生兒

詞曰

人生南北如歧路。大是世事悠悠等風絮。大是造化弄人無定據。是翻來覆去。古往今來也倒橫直豎。上天下地也眼見都如許。到如今空嗟前事功名富貴何須慕。坎止流行隨所寓。玉堂金馬竹籬茅舍。總是傷心處。右調

青玉案

話說西門慶看林太太與何老爹娘子去了，復走到捲棚內，陪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飲酒，荆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孟大姨吳大妗子段大姐坐了好一回。上罷元宵圓子，方纔起身去了。大妗子那日同吳舜臣媳婦都家去了。陳敬濟打發王皇親戲子二兩銀子唱錢酒，食管待出門，只四個唱的併小優兒還在捲棚內彈唱遞酒。伯爵向西門慶說道：「明日花大哥生日，爲引虛哥你送了禮去，不會西門慶說道：我早晨送過去了。玳安道：花大舅頭裏使來定兒送請帖兒來了。伯爵道：「哥你明日去不去？我好來會你。」西門慶道：「到明日看，再不你先去罷。」少頃，四個唱的后邊去了。李銘等上來彈唱。那西門慶不往，只在椅子上打睡。吳大舅道：「姐夫連日辛苦了，罷罷，咱們告辭罷。」於是起身。那西門慶又不肯，只顧攔着，留坐到二更時分纔散。西門慶先打發四個唱的轎子去了。拿大鍾賞李銘等三人，每人兩鍾酒，與了六錢唱錢。臨出門，叫回李銘，分付我十五日要請你周爺和你荆爺，何老爹衆位。虛寫爲下文反襯你早替我叫下四個唱的，休要悞了。李銘跪下稟問，爹叫那四個西門慶道：「樊百家奴兒秦玉芝兒，前日何老爹那裏唱的一個馮金寶兒，便出金寶并呂賽兒，好歹叫了來。李銘應諾。小的知道了。磕了頭去了。西門慶歸後，邊月娘房裏來。月娘告訴今日林太太與荆大人娘子好不喜歡，坐到那唱晚纔去了。酒席上再三謝我說：「袁老爹扶持，但得好處，不敢有忘。在出月往淮上催僱糧運去也。又說何大人娘子今日也吃了好些酒，喜歡六姐。又是瓶兒我同云瓶兒後身也又跟到那邊花園山子上瞧了瞧。今日各項也賞了許多東西。說畢，西門慶就在上房歇了。到半夜，月娘做了一夢。天明告訴西門慶，說道：「敢是我日裏看着他林太太，穿着大紅絨袍兒，我黑夜就夢見你李大姐箱子內尋出一件大紅絨袍兒，與我穿在身上，被潘五姐匹手奪了去，披在他身上。教我就惱了，說道：「他的皮襖你要的去穿了罷了。這件袍兒你又奪。寫月娘利瓶兒之財直至此處猶用隱筆寫其深心月娘真可恨哉他使性兒把袍兒上身扯了一道大口子，吃我大腰喝。食礙和他罵嚷嚷着就醒了。不想是南柯一夢。映發折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做一件穿就是了。自古夢是心頭想，到次日起來頭沈，懶待往衙門中去梳頭淨面，穿上衣裳走來。」

前邊書房中坐的，只見玉簫問如意兒擠了半甌子爛，遞到書房。與西門慶吃藥。西門慶正倚靠牀上，叫王經替他打腿。王經見玉簫來，就出去了。玉簫打發他吃了藥，就拿回空甌子兒，到上房去了。月娘叫小玉熬下粥，約莫等到飯時前後，還不見進來。原來王經捎帶了他姐姐王六兒一包兒物事，遞與西門慶。就請西門慶往他家去。西門慶打開紙包兒，都是老婆剪下的一柳黑髮，瑤光油油的青絲，用五色絨纏就了一個同心結托兒。用兩根錦帶兒拴着，做的十分細巧。不如此不足以送死又一件是兩個口的鴛鴦紫遍地金順袋兒，裏邊盛着瓜穰兒。西門慶觀翫良久，滿心歡喜。正在凝思之際，忽見吳月娘驀地走來，掀開簾子，見他躺在床上。王經扒着替他打腿，便說道：「你怎的只顧在前頭，就不進去了？屋裏擺下粥了，你告我說，你心裏怎的，只是恁沒精神？」將待死西門在月娘眼中心一照西門慶道：「不知怎的心中，只是不耐煩，害腿疼。月娘道：想必是傷病發了，你吃了藥，也等慢慢來。一面請到房中，打發他吃粥。」因說道：「大節下，你也打起精神兒來。今日門外花大舅生日，請你往那裏走走，再不叫將應二哥來，同你坐坐。」西門慶道：「他也不在，與花大舅做生日去了。你整治下酒菜兒，等我往燈市鋪子內，和他二舅坐坐罷。」月娘道：「你騎馬去，我叫丫鬚整理這西門慶一面分付玳安備馬。王經跟隨，穿上衣裳，遞到獅子街燈市裏來。」一部炎涼書，屢次寫燈蓋，以燈之熱無多時，且盡屬虛化，比比其炎熱不久也。

太平時序好風催

羅衲爭馳鬪錦迴

鰲山高聳青雲上

何處遊人不看來

西門慶看了回燈，到房子門首下馬，進入裏面坐下。慌的吳二舅賁四都來聲喏，門首買賣，甚是興盛。來昭妻一丈青，又早書房內籠下火，拿茶吃了。不一時，吳月娘使琴童兒來安兒，拿了兩方盒點心，暖飯菜蔬，鋪內有南邊帶來豆酒，打開一罈，擺在樓上。請吳二舅與賁四輪番吃酒。樓窗外就看見燈市來往行人不斷，吃至飯後時分，西門慶使王經對王六兒說去。王六兒聽見西門慶來，連忙整治下春臺與盒酒餚等。西門慶分付來昭將這一桌酒菜，晚夕留着與二舅賁四在此上宿吃，不消拿回家去了。又叫琴童提送一罈酒，過王六兒這邊來。西門慶於是騎馬，遞到他家。婦人打扮迎接，到明間內，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迭承你厚禮，怎的兩次請你。」

不去。王六兒說道：「爹倒說的好。我家中再有誰來不知怎的這兩日，只是心裏不好。茶飯兒也懶待吃，做事沒入脚處。」西門慶道：「敢是你家老公。」婦人道：「我那里想他，倒是見爹這一向不來，不知怎的怠慢着爹了。」爹把我網巾圈兒打靠後了，只怕另有個心上人兒了。」一語入黃四嫂總是醋味各行中皆有西門慶笑道：「那里有這個理。倒因家中節間擺酒，忙了兩日。」婦人道：「說昨日爹家中請堂客來。」西門慶道：「便是你大娘吃過人家兩席節酒，須得請人回席。」婦人道：「請了那幾位堂客。」西門慶便說某人某人從頭訴說一遍。婦人道：「看燈酒兒只請要緊的，就不請俺們請兒。」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十六，還有一席酒，請你們衆夥計娘子走走，去莫已到跟前，又推故不去了。」婦人道：「娘若賞個帖兒來，怎敢不去。」爲下文上紙受辱作引因前日他小大姐罵了申二姐，教他好不抱怨，說俺們他那日原要不去來，倒是俺們攬掇了他去，落後罵了來，好不在這裏哭。俺們倒沒意思刺刺的，落後又叫爹娘費心，送了盒子，并一兩銀子來，安撫了他，纔罷了。原來小大姐這等躁暴性子，就是打狗也看主人面。西門慶道：「你不知道這小油嘴，他好不辣達的性兒，着緊把我也擦刮的眼直直的。」極力寫春梅也沒見他叫你唱，你就唱個兒與他聽罷了，誰叫你不唱。又說他來，婦人道：「耶啞耶啞。」他對我說，他幾時說他來，說小大姐走來，指着臉子就罵起來，在我這裏好不三行鼻涕，兩行眼淚的哭。我留他住了一夜，纔打發他去了。說了一回，丫頭拿茶吃了，老馮婆子又走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與了他約三四錢一塊銀子，說道：「從你娘沒了，就不來我那裏走走。」傷心語蓋明點瓶兒夢中語爲下文黑影作映婦人道：「沒他的主兒，那裏着落。」倒常時來我這裏和我做伴兒，不一時，請西門慶房中坐的，問爹用了午飯，不曾西門慶道：「我早晨家中吃了些粥，剛纔陪你二舅，又吃了兩個點心，且不吃甚麼哩。」一面放桌兒，安排上酒來。婦人令王經打開豆酒，篩將上來，陪西門慶做一處飲酒。婦人問道：「我揀來的那物件兒，爹看見來，都是奴旋剪下頂中一溜頭髮，親手做的，管情爹見了愛。」西門慶道：「多謝你厚情，飲至半酣，忽見王經走到房兒口，說道：『隔壁誰家屋裏失了火，燒得紅騰騰的。』西門慶聽說，火起連忙披衣出來，一看，却不是失火。原來是人家燒元宵紙兒，化紙送神的火光，嚇的婦人噤不做聲，滿身作顫，不迭。」西門慶道：「你這鼠胆，真真燒起來，也不打緊，丟了舊的，換新的，好教你放心。」

婦人道：「爹若說丟了舊的，換新的，奴就不能與爹久長了。奴算來，還是舊的好哩。」西門慶對他，用眼一瞧，回到房中，又吃了幾杯酒，酒不覺醉上來，纔點茶漱口，向袖中掏出一紙帖兒，遞與婦人，問：「甘夥計舖子裏，取一套衣服，你穿隨你要甚花樣？」那婦人萬福謝了，方送出門。王經打着燈籠，玳安、琴童、籠着馬，那時也有三更天氣，陰雲密布，月色朦朧，街市上人煙寂寂，閭巷內犬吠盈盈，打馬剛走到西首那石橋兒跟前，忽然一陣旋風，只見個黑影子從橋底下鑽出來，向西門慶一撲，那馬見了，只一驚跳，西門慶在馬上打了個冷戰。寫得冷氣侵人，子虛武士皆來矣。醉中把馬加了一鞭，那馬搖了搖鬃，玳安、琴童兩個，用力拉着嚼環，收煞不住，雲飛般望家奔將來，直跑到家門首方止。王經打着燈籠，後邊跟不上，西門慶下馬腿軟了，被左右扶進，逕往前邊潘金蓮房中來。此這一來，正是

失脫人家逢五道，
悽惶餓鬼撞鍾馗。

原來金蓮從後邊來，還沒睡，渾衣倒在炕上，等待西門慶聽見來了，連忙一谷碌扒起來。所為鍾馗，翻身也。向前替他接衣服，見他吃的酩酊大醉，也不敢問他。西門慶一隻手搭伏着他肩膀，上口中喃喃吶吶說道：「小淫婦兒，你爹今日醉了，收拾舖，我睡，那婦人扶他上炕，和他睡了一回，那西門慶倒頭在炕上，鼾睡如雷，婦人叫他睡的停當，再搖也搖他不醒，急的婦人要不要的，景妙因問西門慶，和尙藥在那裏放着哩，推了半日，推醒了，西門慶酩酊裏罵道：「怪小淫婦，只顧問怎的，他的藥，又不是真個仙丹，吃他也沒用處。我記得放在櫥裏錦匣內，金蓮忙向櫥內取出錦匣，打開，見和尙的長生不老丸，只騰了三四粒，取過燒酒壺來，斟了一鍾，連藥丸送到西門慶口內，醉了的人，曉的甚麼，合着眼，只顧吃下去。與武大吃藥時一般也。那知吃了這藥丸，不到一時，西門慶便沈沈昏昏，推去不動，呼去不應，婦人慌做一團，便推着西門慶問道：「我的哥哥，你心裏覺怎樣的？」西門慶甦醒了一回，方言：「我頭目森森然，莫知所以，金蓮問你今日到那裏去來，爲何沈沈昏昏的？」看官聽說，一己精神有限，天下色慾無窮。道盡又曰：「嗜慾深者，其生機淺。」道盡又二句：西門慶只知貪淫藥色，更不知油枯燈滅，鬻人亡，正是

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裏教君骨髓枯。

一宿晚景。過到次日清早。晨。西門慶起來梳頭。忽然一陣昏暈。望前一頭搶將去。早被春梅雙手扶住。不會跌着。磕傷了頭臉。在椅子上坐了半日。方纔回過來。好色者慌的金蓮連忙問道。只怕你空心虛弱。且坐着吃些甚

麼兒。再出去也不遲。一面使秋菊後邊取粥來。與你爹吃。那秋菊走到後邊廚下。問雪娥熬的粥怎麼了。爹如此

這般。今早起來害頭暈。跌了一交。如今要吃粥哩。不想被月娘聽見。叫了秋菊。問其端的。秋菊悉把西門慶梳頭

頭暈跌倒之事。告訴一遍。月娘不聽便了。聽了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一面分付雪娥快熬粥。一面走來金蓮房中

看視。見西門慶坐在椅子上。問道。你今日怎的頭暈。西門慶道。我不知怎的。剛纔就頭暈起來。金蓮道。早時我和

春梅在跟前扶住了。不然好輕身子兒。這一交和你跌哩。不是卿與春梅或者無此一交殺人月娘道。敢是你昨日來家

晚了。酒多了。頭沉。金蓮道。昨日往誰家吃酒。那咱晚纔來。西埋之日非我誰其埋之也一笑月娘道。他昨日和他二舅在舖子裏吃酒來。不

時。雪娥熬了粥。叫春梅拿着。打發西門慶吃。那西門慶拿起粥來。吃了半甌兒。懶待吃。就放下了。月娘道。你心裏

覺怎的。西門慶道。我不怎麼。只是身子虛飄飄的。懶待動彈。月娘道。你今日不往衙門中去罷。門西慶道。我不去

了。消一回。我往前邊看着姐夫寫帖兒。十五日。請周菊軒荆南崗何大人衆官客吃酒。寫不知死月娘道。你今日還

沒吃藥。取爛來。把那藥再吃上一服。是你連日着辛苦勞碌了。原來月娘沒知道前晚。金蓮把和尚的長生丸。與

他吃了。西門慶也昏迷了。不知吃與不吃。一面叫春梅。問如意兒。擠了爛來。前晚藥香湯泉之精只消用盞兒盛着。

叫西門慶吃了藥。起身往前邊去。癩人春梅扶着。剛走到花園角門首。覺眼便黑了。身子晃晃蕩蕩。做不的主兒。

只要倒。春梅又扶回來了。月娘道。依我且歇兩日兒。請人也罷了。那裏在乎這一時。且在屋裏將息兩日兒。不出

去罷。因說你心裏要吃甚麼。我往後邊做來與你吃。西門慶道。我心裏不想吃。只是腰裏痛的。不了。月娘到後邊

從新又審問金蓮。他昨日來家醉不醉。再沒曾吃酒。與你行甚麼事。金蓮聽了。恨的生出幾個口來。說一千個

沒有。此所為殺人不見血李知縣因姐姐你沒的說。他那咱晚來了。醉的行禮兒也沒顧的。還問我要燒酒吃。妙是虛心

教我拿茶當酒與他吃。或將酒當茶將當飯只說沒了酒。好好打發他睡。他要和尚送他的藥吃。便吃了三四丸藥。也就睡

去了。自從姐姐那等說了。誰和他有甚事來。倒沒的羞人子刺刺的。倒只怕別處外邊有了事來。俺們不知道。若說家裏。可是沒絲毫事兒。活是金蓮比對武二。說大郎病症如何。月娘和玉樓都坐在一處。一面叫了玳安琴童兩個到跟前審問他。

你爹昨日在那裏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然有一差二錯。就在你這兩個囚根子身上。那玳安咬定牙。只說獅子街和二舅賁四吃酒。再沒往那里去。妙活是玳安比。何九則哥何如。落後叫將吳二舅來。問他二舅道。姐夫只陪俺們吃了沒多大回酒。就起身往別處去了。這吳月娘聽了。心中大怒。待二舅去了。把玳安琴童儘力數罵了一遍。要打他二人。二人

人慌了。方纔說出。昨日在韓道國老婆家吃酒來。那潘金蓮得不得一聲就來了。總用飛舞之筆寫一金蓮蓋寫。殺人之金蓮不得不飛舞也。說道。姐姐剛纔就埋怨起俺們來。正是冤殺傍人笑殺賊。俺們人人有面。樹樹有皮。姐姐那等說來。莫不俺們成日把他迷着。又活是金蓮不特妾婦如此。天下如此。就昧心語。者豈少也哉。欺父欺君當同此類。也可恨可恨。又道。姐姐。你再問這兩個囚根子。前日你往何千戶家吃酒。他爹也是那咱時分纔來。不知在誰家來。誰家一個拜年。拜到那咱晚。玳安又恐怕琴童說出來。隱瞞不住。遂把私通林太太之事。備說一遍。月娘方纔信了。說道。怪道叫我拿帖兒請他。我還說人生面不熟。他不肯來。怎知和他有連手。我說恁大年紀。描眉畫鬢。搽的那臉。倒像膩抹兒抹的一般。乾淨是個老浪貨。玉樓道。姐姐沒見一個兒子。也長恁大大兒。娘母還幹這個營生。忍不住嫁了個漢子。也休要出這口醜。金蓮道。那老淫婦。有甚麼廉恥。金蓮推人遂忘忌諱。月娘道。我只說他決不來。誰想他羞着臉來了。金蓮道。這個姐姐纔顯出個皂白來了。純是飛舞之筆。寫得金蓮活跳方是活。金蓮方可殺。像韓道國家這個淫婦。姐姐還噴我罵他。乾淨一家子都養漢。是個明王八。把個王八羔子也裁派將來。早晚好做勾使鬼。月娘道。王三官兒娘。你還罵他老淫婦。他說你從小兒在他家。使喚來。點明寫林氏之故。又見月娘不快。金蓮處處有成心處。那

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把臉掣耳。孕帶脖子都紅了。用筆刺甚。便罵道。汗邪了那賊老淫婦。我平白在他家做甚麼。口強辭窮。那

為後文識破。好情一引。還是我姨娘在他家緊隔壁住。他家有個花園。俺們小時。在俺姨娘家住。常過去和他家伴姑兒耍子。就說我在他家來。我認得他是誰。他是個張眼露睛的老淫婦。月娘道。你看那。嘴頭子人。和你說話。你罵他。是撒謊。那金蓮一聲兒就不言語了。一路寫金蓮純是與月娘對頭不着聲色俱出。月娘主張。叫雪娥做了些水角兒。拿了前邊與西門慶吃。正走

話。那金蓮一聲兒就不言語了。一路寫金蓮純是與月娘對頭不着聲色俱出。月娘主張。叫雪娥做了些水角兒。拿了前邊與西門慶吃。正走

話。那金蓮一聲兒就不言語了。一路寫金蓮純是與月娘對頭不着聲色俱出。月娘主張。叫雪娥做了些水角兒。拿了前邊與西門慶吃。正走

話。那金蓮一聲兒就不言語了。一路寫金蓮純是與月娘對頭不着聲色俱出。月娘主張。叫雪娥做了些水角兒。拿了前邊與西門慶吃。正走

話。那金蓮一聲兒就不言語了。一路寫金蓮純是與月娘對頭不着聲色俱出。月娘主張。叫雪娥做了些水角兒。拿了前邊與西門慶吃。正走

到儀門首。只見平安兒逕直往花園中走。被月娘叫住。問道：你做甚麼？平安兒道：李銘叫了四個唱的。十五日擺酒。因來回話。問擺的成。擺不成。我說未發帖兒哩。他不信。叫我進來稟爹。月娘罵道：怪賊奴才。還擺甚麼酒。問甚麼。還不回那王八去哩。還來稟爹娘哩。把平安兒罵的往外金命水命去了。月娘走到金蓮房中。看着西門慶。只吃了三四箇水角兒。就不吃了。因說道：李銘來回唱的。教我回倒他改日子了。他去了。西門慶點頭兒。西門慶只望一兩日好些出來。誰知過了一夜。到次日。不但腰痛不止。內邊虛陽腫脹。小便處發出紅瘰來。連腎囊都腫的。明滴溜如茄子大。但溺尿尿管中猶如刀子犁的一般。溺一遭。疼一遭。外邊排軍伴當。備下馬伺候。還等西門慶往衙門裏大發放。不想又添出這樣症候來。月娘道：你依我拿帖兒。回了何大人。在家調理兩日兒。不去罷。你身子恁虛弱。趁早使小厮請了任醫官。教瞧瞧你。吃他兩帖藥過來。休要只顧耽着。不是事。你偌大的身量。兩日通沒大好。吃甚麼兒。如何禁的。那西門慶只是不肯吐口兒。請太醫。只說我不妨事。過兩日好了。我還出去。雖已差人拿帖兒。送假牌往衙門裏去。在床上睡着。只是急躁。沒好氣。應伯爵打聽得知。走來看他。西門慶請至金蓮房中坐的。伯爵聲喏道：前日打攪哥。不知哥心中不好。怪道花大舅那里不去。西門慶道：我心中若好時。也去了。不知怎的懶待動彈。伯爵道：哥。你如今心內怎樣的。西門慶道：不怎的。只是有些頭暈起來。身子軟。走不的腰裏。略有些兒痛。怕是前年跌了一交。也是花子虛討命傷痕復發。只是要。不的哩。伯爵道：我見你面容發紅色。只怕是火。教人看來。不曾。西門慶道：房下說。請任後溪來看我。我說又沒甚大病。養息幾天就好了。請他怎的。伯爵道：哥。你這個就差了。還請他來看。看怎的說。吃兩貼藥。散開這火就好了。春氣起。人都是這等痰火。一發舉發。昨日李銘撞見我。就上說你使他叫唱的。今日請人擺酒。說你心中不好。改了日子。把我說了一跳。西門一息尙存伯爵猶一絲不走滿身滿口奉承也我今日纔來看哥。西門慶道：我今日連衙門中拜牌也沒去。送假牌去了。伯爵道：可知去不的大調理兩日兒。出門吃畢茶。道：我去罷。再來看哥。李桂姐會了吳銀兒。也要來看你哩。西門慶道：你吃了飯去。伯爵道：我一些不吃。揚長出去了。西門慶于是使琴童往門外請了任醫官來。進房中診了脈。說道：老先生此貴恙。乃虛火上炎。腎水下竭。不能

既濟。此乃是腎竭陽脫之症。須是補其陰虛。方纔好得。此句出在醫之口角。是人醫不是獸醫也。說畢。作辭起身去了一面。封了五錢銀子。討藥來吃了。止住了頭暈。上火可清下。水難生也。身子依舊還軟。起不來腰裏格外痛的重了。比如把刀割斷的一般。到後

晌時分。李桂姐與銀兒坐轎子來看。每人兩個盒子。進房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怎的那裏不自在。西門慶道。你姐兒兩個自恁來看。便了。如何又費心買禮兒。因說道。我今年不知怎的。痰火發的重些。桂姐道。還是爹這節

間。酒吃的多了。清潔他兩日兒。就好了。坐了一回。走到李瓶兒那邊屋裏。與月娘眾人見禮。請到後邊擺茶畢。又走來到前邊。陪西門慶坐的說話兒。只見伯爵又陪了謝希大常時節來望。西門慶叫玉簫攬扶他起來坐的。留

他三人。在房內放桌兒吃酒。謝希大道。哥用了些粥。不曾玉簫把頭扭着不答應。爲玉簫一結。蓋至此玉簫聲。咽即陽關調亦不能成聲也。西門慶道。我還沒吃粥。嚙不下去。希大道。拿粥等俺們陪哥吃些粥兒。還好。不一時。拿將粥來。西門慶拿起粥來。只扒了

半盞兒。就吃不下了。月娘和李桂姐與銀兒。都在李瓶兒那邊坐的。伯爵問道。李桂姐與銀兒來了。怎的不見。西門慶道。在那邊坐的。伯爵因令來安兒。你請過來。唱一套兒。與你爹聽。此時衆人俱不以西門死爲意也。吳月娘恐怕西門慶不耐

煩。攔着。只說吃酒哩。不叫過來。衆人吃了一回酒。說道。哥你陪着俺們坐。只怕勞碌着你。俺們去了。你自在歇歇兒罷。西門慶道。起動列位掛心。三人于是作辭去了。應伯爵走出小院門。叫玳安過來。分付你對你大娘說。你就

說應二爹說來。你爹面上變色。有些滯氣。不好。早尋人看他。大街上胡太醫。最治的好痰火。何不使人請他看看。休要耽遲了。玳安不敢怠慢。走來告訴月娘。月娘慌進房來。對西門慶說。方纔應二哥對小廝說。大街上胡太醫

看的痰火好。你何不請他來看看你。西門慶道。胡太醫前番看李大姐不濟。又請他。一筆使瓶兒與西門死處一總。月娘道。藥醫不

死病。佛度有緣人。看他。只怕你有緣。吃了他的藥兒。好了。是的。西門慶道。也罷。你請他去。不十時。使棋童兒看了胡太醫來。適有吳大舅來看。陪他到房中看了脈。對吳大舅陳敬濟說。老爹是個腎枯陽盡。且復腰痛不止。怕帶些鬼症。小便不通。熱毒結住。還須吃利便的藥。就是封了五星樂金。討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沈大海一

般。反瀉不出來。乃武大討利錢者。月娘慌了。打發桂姐與銀兒去了。又請何老爹兒子何春泉來看。又說是癰閉便毒。一團

勝脫邪火。趕到這下邊來。四肢經絡中。又有毒痰流聚。以致心腎不交。封了五錢藥金。討將藥來。越發弄的虛陽舉發。潘金蓮晚夕不管好歹。還和他同睡。到次日。何千戶要來望。先使人來說。月娘便對西門慶道。何大人要來看你。我扶你往後邊去罷。這邊隔二驢三。不是個待人的。那西門慶點頭兒。於是月娘替他穿上煖衣。和金蓮肩搭搗扶着。方離了金蓮房。往後邊上房。鋪下被褥高枕安頓。他在明間炕上坐的。房中收拾乾淨。焚下香。不一時。何千戶來到。陳敬濟請他到了後邊臥房。看見西門慶坐在病榻上。說道。長官。我不敢作揖。因問這時覺否好些。西門慶告訴中腕火倒退下了。只是腰間痛得了不的小便結住。溺不出來。何千戶道。此係便毒。我學生有一相識。在東昌府探親。昨日新到舍下。乃是山西汾州人氏。姓劉名橘齋。極看的好瘡毒。我就使人請他來看。長官貴恙。西門慶道。多承長官費心。我這裏就差人請去。何千戶吃畢茶。說道。長官你耐煩保重。衙門中事。我每日委伺候的。遞事件與你。不消掛意。西門慶舉手道。只是有勞長官了。作辭出門。西門慶這裏。隨即差玳安拿帖兒同何家人。請了這劉橘齋來。看了脈。并不便處。連忙上了藥。又封一貼煎藥來。西門慶答賀了一疋杭州絹。一兩銀子。吃了他頭一盞藥。還不見動靜。那日不想鄭愛月兒。送了一盒鴿子雛兒。一盒菓餅。頂皮酥。坐轎子來看。進門與西門慶磕頭。說道。不知道爹不好。桂姐和銀姐好人兒。不對我說聲兒。兩個就先來了。看的爹遲了。休怪。西門慶道。不遲。又起動你費心。又買禮來。愛月兒笑道。甚麼大禮。惶恐。因說爹清減的恁樣的。每日飲饌也。用些兒。月娘道。用的倒好了。吃不多兒。今日早晨。只吃了些粥湯兒。剛纔太醫看了去了。愛月兒道。娘。你分付姐。把鴿子雛兒。頓爛一個兒來。等我勸爹進些粥兒。你老人家不吃。恁惜大身量。一家子金山也似靠着。你却怎麼樣兒的。月娘道。他只害心口內。攔着。吃不下去。愛月兒道。爹。你依我說。把這飲饌兒。就懶待吃。須強吃些兒。怕怎的人。無根本。水食爲命。終須用的。有柱械些兒。不然。越發淘漉的身子。空虛了。不一時。頓爛了鴿子雛兒。小玉拿粥上來。十香甜醬瓜。茄。粳粟米粥兒。這鄭月兒跳上炕去。用盞兒托着。跪在西門慶身邊。一口口喂他。強打着精神。只吃了上半盞兒。揀了兩筋兒。鴿子雛兒。在口內。就搖頭兒不吃了。愛月兒道。一來不是藥。二來還虧我勸爹。却怎的也。

進了些飲饌兒。玉簫道：爹每常也吃，不似今日月姐來，勸着吃的多些。月娘一面擺茶與愛月兒吃。臨晚管待酒饌，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他家去。愛月兒臨出門，又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你耐煩將息兩日兒，我再來看你。兒與衆人不同，是新得寵者。比及到晚夕，西門慶又吃了劉橋齋第二貼藥，遍身疼痛，叫了一夜。到五更時分，那腰間起了一個大塊兒如坎的高着，西門慶叫痛不止，叫了一時，不覺昏迷過去。月娘家人慌了，都守着看視，見吃藥不效，一面請了劉婆子在前邊捲棚內，與西門慶點了燈跳神。映月一面又使小厮往周守備家內訪問吳神仙在那里，請他來看。因他原相西門慶，今年有嘔血流膿之災，骨瘦形衰之病，果准了。賁四說：也不消問周老爹宅內去。如今吳神仙現在門外土地廟前。起以玉皇廟歸宿於土地廟為熟字結煞。出着個卦肆兒，又行醫，又卜卦，人請他，不爭利物，就去看治。月娘連忙就使琴童把這吳神仙請將來，進房看了西門慶，不似往時，形容消滅，病體懨懨，勒着手帕，伏于臥榻。先診了脈息，說道：官人乃是酒色過度，腎水竭虛，太極邪火聚于慾海，病在膏肓，難以治療。一部結穴，以此吾有詩八句，說與你聽，只因他

醉飽還將戀女娥。

精神血脈暗消磨。

心思費盡貪財色。

燈盡油乾腎水枯。

當時祇恨歡娛少。

今日翻爲疾病多。

玉山自倒非人力。

况有冤纏怎奈何。

月娘見他說治不了道，既下藥不好，先生看他命運如何。吳神仙掐指尋紋，打算西門慶八字，說道：屬虎的丙寅年，戊申月，壬午日，丙辰時。今年戊戌流年，三十三歲算命，現行癸亥運。雖然是火土傷官，今年戊土來尅壬水，正月又是戊寅月，三戌冲辰，怎麼當的。雖發財發福，難保壽源。二句妙絕壽源，難保財福何用。有四句斷語，不好說道。

命犯災星必主低。

身輕煞重有災危。

時日若逢真太歲。

就是神仙也皺眉。

月娘道：命又不好，請問先生還有解麼。神仙道：白虎當頭，喪門坐命，神仙也無解。太歲也難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月娘只得拿了一疋布，謝了神仙，打發出門。月娘見求神問卜，皆有凶無吉，心中慌了。到晚夕天井內焚香，對天發愿，許下兒夫好了，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掛袍三年。孟玉樓又許下逢七拜斗，獨金蓮與李嬌兒不

許愿心。一筆將一部金蓮西門慶自覺身體沉重。要便發昏過去。眼前看見花子虛。武大在他跟前。站立問他。討債

是臨死光景。好嫌又不肯告人。只分付要人守着他。見月娘不在跟前。一手拉着潘金蓮。心中捨他。不的滿眼落淚。

說道。我的冤家我死後。你姐妹们好好守着我的靈。休要失散了。與分香寶履那金蓮亦悲不自勝。說道。我的哥哥

只怕人不肯容我。是撒後西門慶道。等他來。等我和他說。不一時。吳月娘進來。見他二人哭的眼紅紅的。便道。我

的哥哥。你有甚話。對奴說幾句兒。也是我和你做夫妻一場。是不能容金蓮情西門慶聽了。不覺哽咽。哭不出聲來。

又照瓶兒死時。囑人光景。會幾何時。受囑者亦囑人矣。說道。我覺自家好生不濟。有兩句遺言。和你說。我死後。你若生下一男半女。你姊妹好好

待着。一處居住。休要失散了。惹人人家笑話。千古癡人指着金蓮說。六兒從前的事。你姑待他罷。說畢。可知撒後一事作

後死金蓮。那月娘不覺桃花臉上。滾下珍珠來。放聲大哭。悲慟不止。絕無一言其恨可知蓋西門慶囑付了吳月娘。又把

陳敬濟叫到跟前。說道。姐夫。我養兒。靠兒。無兒。靠塔。反刺後文寫姐夫就是我的親兒一般。好雄回首茫茫我若有些山

高水低。你發送了我入土。囑敬濟好歹一家一計。幫扶着你娘兒們過日子。休要使人笑話。囑敬濟又分付我死

後。緞子鋪是五萬銀子。本錢有。你喬親家爹那邊多少本利。都找與他。教傅夥計把貨賣一宗。交一宗。休要開了。

結緞子鋪。五萬兩賈四絨線鋪。本銀六千五百兩。結絨線鋪六千五百兩吳二舅絨絨鋪是五千兩。結絨絨鋪五千兩都賣盡了貨物。收來了家。又

李三討了批來。也不消做了。你叫應二叔。拏了別人家做去罷。李三黃四身上。還欠五百兩本錢。一百五十兩利

錢未算。連利六百討來發送我。你只和傅夥計守着家門。這兩個鋪子罷。印子鋪中。用銀二萬兩。結印子鋪生藥鋪

五千兩。結生藥鋪韓夥計來保。松江船上。四千兩。四千開了河。你早起。身往下邊接船去。接了來家。賣了銀子。交進

來。你娘兒們盤纏。已算定道國之拐此處見西門前邊劉學官。還少我二百兩。二百華主簿。少我五十兩。五十門外徐

四鋪內。還欠我本利三百四十兩。氏之富亦不過十萬餘耳。遂造如此之孽。吁可畏哉現在上緊使人催去。到日

後對門并獅子街兩處房子。都賣了罷。只怕你娘兒們。顧攬不過來。豈知顧攬不過娘兒們來。可嘆可笑說畢。哽哽咽咽的哭了。好雄末路同此一陳敬濟道。爹囑付。兒子都知道了。不一時。傅夥計甘夥計。吳二舅。賈四。崔本都進來。看視問安。西門慶一

一都分付了一遍。衆人都道：你老人家寬心，不妨事。一日來問安看者，也有許多。猶是場中餘熱見西門慶的病勢沈重，皆嗟嘆而去。過了兩日，月娘痴心，只指望西門慶還好。誰知天數造定，三十三歲而去。老陽之數剝削已盡，一化孝哥，幸而碩果猶存，亦見天命民靈，不以惡人而滅絕也。誰謂作稗官者不知易也哉。到于正月二十一日，二十一又是陽數合三十三，又見陽明興而陰晦除，君子進而小人死矣。五更時分，相火燒身，變出風來，聲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挨到巳牌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古人有幾句格言，說得好。

爲人多積善，不可多積財。積善成好人，積財惹禍胎。石崇當日富，難免殺身災。鄧通飢餓死，錢山何用哉。今人非古比，心地不明白。只說積財好，反笑積善呆。多少有錢者，臨了沒棺材。

原來西門慶一倒頭，棺材向未會預備。一句點醒慌的吳月娘叫了吳二舅與賁四到跟前，開了箱子，拏出四錠元寶，叫他兩個看材板去。剛纔打發去了，不防忽一陣就害肚裏疼，急撲進去，床上倒下，就昏暈不省人事。孟玉樓與潘金蓮、孫雪娥都在那邊屋裏，七手八腳，替西門慶戴唐巾、裝柳穿衣服。忽聽見小玉來說，俺娘跌倒在床上，慌的玉樓、李嬌兒就來問視。月娘手按着害肚內疼，就知道決撒了。玉樓叫李嬌兒守着月娘，他來就使小厮快請蔡老娘去。玉樓實終始諸人李嬌兒又使玉簫前邊叫如意兒來，比及玉樓回到上房裏面，不見了。李嬌兒原來李嬌兒趕月娘昏沈，房內無人，箱子開着，暗暗拏了五錠元寶，往他屋裏去了。手中拏將一搭紙，見了玉樓，只說尋不見草紙。我往房裏尋草紙去來，那玉樓也不留心，且守着月娘，拏淨桶伺候。見月娘看疼的緊了，不一時，蔡老娘到了。登時生下一個孩兒來，這屋裏料理西門慶停當口內，纔沒氣兒。一句緊接，所以必孝哥爲西門化身，所以分明官督爲子虛化身也。合家大小放聲號哭起來。蔡老娘收裹孩兒，剪去臍帶，煎定心湯，與月娘吃了。扶月娘煖炕上坐的。月娘與了蔡老娘三兩銀子。蔡老娘嫌少，說道：養那位哥兒，實了我多少，還與我多少便了。休說這位哥兒，是大娘生養的。月娘說：比不得當時有管家的老爹在此。一句冷字起頭，傷心煞人如今沒了老爹，將就收了罷。待洗三來，再與你一兩，就是了。那蔡老娘說：還賞我一套衣服兒罷。拜辭去了。月娘甦醒過來，看見箱子大開着，便罵玉簫賊臭肉，我便昏了，你也昏了。箱子大開

着恁亂烘烘人走。就不說鎖鎖兒。玉簫道。我只說娘鎖了箱子。就不會看見。于是取鎖來鎖。玉樓見月娘多心。就不肯在他屋裏。走出對着金蓮說。原來大姐姐恁樣的死了。漢子頭一日。就防範起人來了。玉樓已殊不知李嬌兒已偷了五錠元寶在屋裏去了。當下吳二舅賁四。往尙推官家。買了一付棺材板來。叫匠人解鋸成柳。衆小厮

把西門慶擡出。停當在大廳上。請了陰陽徐先生來批書。不一時。吳大舅也來了。吳二舅衆夥計都在前廳熱鬧。

收燈捲畫。蓋上紙被。設放香燈几席。來安兒專一打磬。徐先生看了手。說道。正辰時斷氣。合家都不犯凶煞。請問

月娘。三日大殮。擇二月十六破土。三十出殯。有四七多日子。一面管待徐先生去了。差人各處報喪。交牌印。往何

千戶家去。家中披孝搭棚。俱不必細說。到三日。請僧人念倒頭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女婿陳敬

濟斬衰泣。亦非。靈前還禮。月娘在暗房中不出來。李嬌兒與玉樓陪待堂客。潘金蓮管理庫房。收祭桌。孫雪娥

率領家人媳婦。在廚下打發各項人茶飯。傅夥計吳二舅管帳。賁四管孝帳。來興管廚。吳大舅與甘夥計陪待人

客。一樓諸人辦事只覺叙得冷淡之甚。真是史筆。蔡老娘來洗了三。月娘與了一套綢絹衣裳。打發去了。就把孩子起名。叫孝哥兒。未免送些

喜麵。親隣與衆街坊鄰舍。都說西門慶大官人正頭娘子。生了一個遺腹兒子。就與老子同日同時。一頭斷氣。一

頭生兒。世間有這等蹊蹺古怪事。不說衆人理論。這椿事且說。應伯爵聞知西門慶沒了。走來吊孝。哭泣哭了一

回。吳大舅二舅正在捲棚內。看着與西門慶傳影。伯爵走來。與衆人見禮。說道。可恨。做夢不知哥沒了。做夢反知要

請月娘拜見。吳大舅便道。舍妹暗房出不來。如此這般。就是同日添了個娃兒。伯爵愕然道。二字有這等事也罷

也罷。哥有了個後代。這家當有了主兒了。然則此時無子則奈何落後陳敬濟穿着一身重孝。走來與伯爵磕頭。伯爵道。姐夫

姐夫。煩惱你爹沒了。你娘兒們是死水兒了。家中凡事要你仔細。有事不可自家專。請問你二位老舅主張。不該

我說。你年幼。事體還不大。十分歷練。一結實盡吳大舅道。二哥你沒的說我自也有公事。不得閒。現有他娘在。又見

情如此。伯爵道。好大舅。雖故有嫂。子外邊事怎麼理的。還是老舅主張。自古沒舅不生。沒舅不長。一個親娘舅。比

不的別人。你老人家就是個都根。主兒再有誰。大因問道。有了發引日期沒有。吳大舅道。擇二月十六日破土。三

十日出殯。也在四七之外。不一時。徐先生來到。祭告入殮。將西門慶裝入棺材內。用長命釘釘了。安放停當。題了名旌。誥封武略將軍西門公之柩。紳紳到來一事不少却冷落之甚。那日何千戶來吊孝。靈前拜畢。吳大舅與伯爵陪侍吃茶。問了發的引日期。何千戶分付手下該班排軍原答應的一個也不許動。都在這裏伺候。直過發引之後。方許回衙門。

當差。又委兩名節級管領。如有違慢。呈來重治。又對吳大舅說。如有外邊人拖欠銀兩不還者。老舅只顧說來。學生即行追治。古道爲西門素日放帳一映又伏下文春鴻也。吊孝畢。到衙門裏。一面行文開缺。申報東京本衛去了。話分兩頭。却說來爵春鴻。

同李三。一日到兗州察院投下了書禮。宋御史見西門慶書上。要討古器批文一節。說道。你早來一步便好。昨日已都派下各府買辦去了。尋思間。又見西門慶書中。封着金葉十兩。又不好違阻了的。便留下春鴻來。爵李三。在公廨駐劄。隨即差快手拿牌。趕回東平府批文來。封回與春鴻書中。又與了一兩路費銀。方取路回清河縣。往返十日光景。禍福迅速一至於此。走進城。就聞得路上人說。西門大官人死了。今日三日。家中念經做齋哩。這李三就心生奸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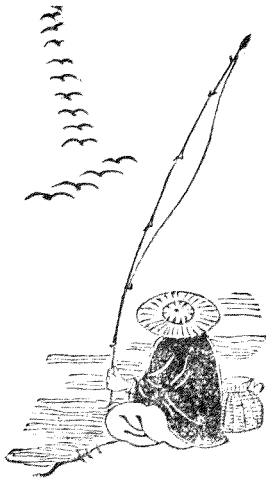
路上說起來。爵春鴻將此批文按下。只說宋老爺沒與來。咱們都投到大街張二老爹那裏去罷。你二人不去。我每人與你十兩銀子。到家隱住。不拏出來就是了。曲盡人情却是眼前當事。那來爵見財物倒也肯了。只春鴻不肯。口裏含糊應諾。到家見門首挑着紙錢。僧人做道場。親朋弔喪者不計其數。這李三就分路回家去了。來爵春鴻見吳大舅陳敬濟磕了頭。問討的批文如何。怎的李三不來。那來爵欲說不會。這春鴻把宋御史書連批都拏出來。遞與大舅。

悉把李三路上與的十兩銀子。說的言語。如此這般。叫他隱下。休拏出來。同他投往張二官家去。小的怎敢忘恩負義。直照苗員外。逕奔家來。吳大舅一面走到後邊。告訴月娘。這個小的兒。就是個知恩的可惡。李三這斷短命。見姐夫沒了幾日。就這等壞心。因把這件事。就對應伯爵說。是大舅老用人情如此。李智黃四借契上。本利還欠六百五十兩銀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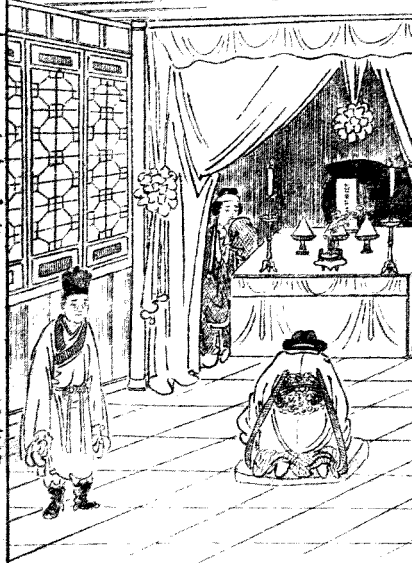
趁着剛纔何大人分付把這件事寫紙狀子。呈到衙門裏。叫他替俺追追這銀子來。發送姐夫。他同僚間。自恁要做分上。這些事兒。莫道不依。伯爵慌了。說道。李三却不該行此事。老舅快休動意。人情又如此。等我和他說罷。于是走到李三家。請了黃四來。一處計較說道。你不該先把銀子。遞與小廝。倒做了管手。狐狸打不成。倒惹了一屁股臊。

如今恁般恁般。要拏文書提刑所。告你們哩。常言道。官官相護。何況又同僚之間。你等怎抵鬪的他過。依我。不如悄悄送二十兩銀子。與吳大舅。只當兗州府幹了事來了。我聽得說。這宗錢糧。他家已是不做了。把這批文難得掣出來。咱投張二官那裏去罷。你們二人。再湊得二百兩。少了也拏不出來。再備辦一張祭桌。一者祭奠大官人。二者交這銀子。與他另立一紙欠結。你往後有了買賣。慢慢還他就是了。這個一舉兩得。又不失了人情。有個始終。黃四道。你說的是。李三哥。你幹事忒慌速了些。真個到晚夕。黃四同伯爵。送了二十兩銀子。到吳大舅家。如此這般。討批文一節。累老舅張主。張主。這吳大舅已聽見他妹子說。不做錢糧。何況又黑眼見了。白晃晃銀子。如何不應承。于是收了銀了。人情又如此一路寫來。令人不禁淚眼。到次日。李智黃四。備了一張祭桌。猪首三牲。二百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祭奠。吳大舅對月娘說了。拏出舊文書。從新另立了四百兩一紙欠。饒了他五十兩。餘者叫他做上買賣。陸續交還。把批文交付與伯爵手內。同往張二官處合夥。上納錢糧去了。人情又如此。不在話下。正是

金逢火煉方知色 人與財交便見心。



喪唁



祭致



王欺



財損



訊問



恨含



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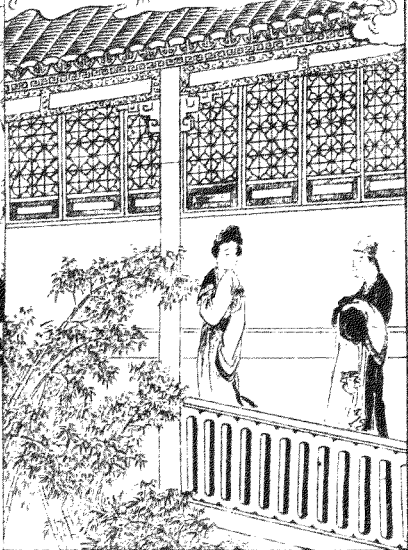
大鬧



別淚



奸情



發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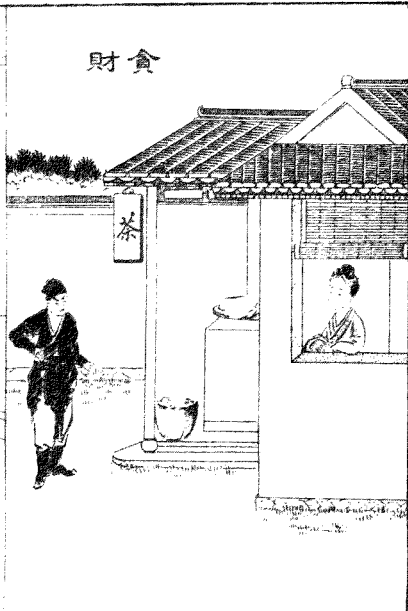
咬打



殺嫂



貪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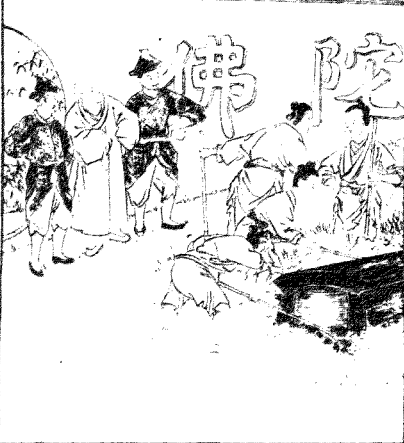
埋屍



感舊



佛院



主遇



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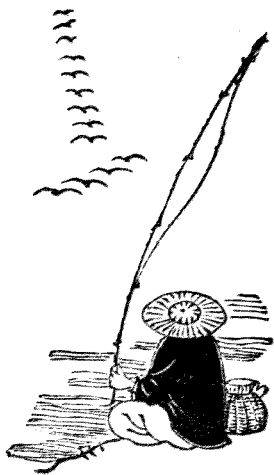


辱受



逃拐





繪圖真本金瓶梅

第八十一回

應伯爵祝文致祭

蔡御史還債暗喪

詩曰

倚醉無端尋舊約。却因惆悵轉難勝。靜中樓閣探春雨。遠處簾櫳半夜燈。

抱柱立時風細細。遠廊行處思騰騰。分明窗下聞裁剪。敲遍欄杆喚不應。

話說西門慶死了。首七那日。却是報恩寺十六僧人做水陸。報恩乃孝字也。孝哥出見首七。因應是他做。這應伯爵約會了謝希大花子由。

祝實念孫天化。常時節白賚光。七人坐在一處。撇開雲里守為官花子。已死。英典恩作驃丞。伯爵先開口說。大官人沒了。如今一七光景。你

我相交一場。常時也會吃過他的。也會用過他的。也會使過他的。也會借過他的。今日他死了。莫非推不知道。推

知道妙絕莫非二字更妙。洒土也。謎謎後人眼睛兒。數語為此二字。他就到五殿閻王跟前。也不饒你。我。此二句猶是謔言。若伯圖王猶是好人也。你我如今這

等算計。你我各出一錢銀子。七人共湊上七錢。辦一桌祭禮。買一幅軸子。再求水先生作一篇祭文。抬了去。水加

為水用。水先生作文蓋水冷也。自與葵軒冷熱不同。大官人靈前祭奠祭奠。少不的還討了他七分銀子。一條孝絹來。算到此方肯如此。這個好不好。衆人

知道。哥說的是。當下每人湊出銀子來。交與伯爵支備祭物。停當。買了軸子。央水秀才做了祭文。這水秀才平時

知道。應伯爵這起人。與西門慶乃小人之朋。于是暗含譏刺。作就一篇祭文。伯爵衆人把祭禮抬到靈前。排下。陳

敬濟穿孝在傍。還禮。伯爵為首。各人上了香。人人粗俗。那里曉的。其中滋味。澆了奠酒。只顧把祝文宣念。其文略

曰

維重和元年。歲戊戌。二月戊子朔。越初三日。庚寅。侍教生。三字當如此用。應伯爵。謝希大花子。由祝實念。孫天化。常時

節白賚光。謹以清酌庶饈之儀。致祭于故錦衣西門大官人之靈。曰。維靈生前。梗直秉性。堅剛軟的。不怕硬的。

不降。是鳥性。常濟人以點水。恆助人以精光。是鳥作爲。囊篋頗厚。氣概軒昂。狡狴之極寫。逢樂而舉。遇陰伏降。狡狴之極寫。

錦綉隊中。居住芬芳。國裏收藏。狡狴之極寫。有八角而不用撓屈。逢蚤虱而奇痒難當。伯爵覆所為蚤虱也。受恩小子。常在勝

下。隨幫也曾在章台而宿柳。也曾。在謝館而猖狂。正宜。擲頭活腦。久戰熬場。世之特勇鬪狠死而無悔者。視此文當何如。胡爲。罹一疾不起之殃。現今。你便。長着。脚子。先去了。丟下了。小子。輩如。斑鳩。跌脚。倚靠。何方。難上。他烟花。之寨。難靠。他八字。紅牆。妙再。不得。同席。而儂。軟玉。再不得。並馬。而傍。溫香。撒的人。垂頭。落脚。是鳥幫開的人。牢。溫郎。當今。特奠。茲白濁。

是鳥 晉獻寸觴。靈其不昧。來格來嘗。尙享。

衆人祭畢。陳敬濟下來還禮。請去捲棚內。三湯五割。管待出門不題。且說那日院中李家虔婆。聽見西門慶死了。鋪謀定計。備了一張祭桌。使了李桂卿。李桂姐。坐轎來上紙吊問。月娘不出來。都是李嬌兒。孟玉樓。在上房管待。李家桂卿。桂姐。悄悄對李嬌兒說。俺媽說。人已是死了。你我院中人。守不的這樣貞節。自古千里長棚。沒個不散的筵席。教你手裏有東西。悄悄教李銘。捎了家去。防後。你還恁儂。常言道。揚州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拘多少時。也少的離他家門。那李嬌兒聽記在心。不想那日韓道國妻王六兒。亦備了張祭桌。喬素打扮。坐轎子來。與西門慶上紙。在靈前排下祭祀。只顧站着。站了半日。白沒個人兒出來陪待。原來西門慶死了。首七時分。就把王經打發家去不用了。小厮們見王六兒來。都不敢進去說。那來安兒不知就裏。到月娘房裏。向月娘說。韓大嬸來與爹上紙。在前邊站了這一日了。大舅使我來對娘說。這吳月娘心中還氣忿不過。便喝罵道。怪賊奴才。不與我走還來甚麼。賊大嬸鬼大嬸的。賊狗囊的。養漢淫婦。把人家弄的家敗人亡。父南子北。夫逃妻散的。還來上什麼紙兒。一頓罵的來安兒摸頭不着。來到靈前。吳大舅問道。對後邊說了不曾。來安兒把嘴谷都着不言語。問了半日。才說娘捎出四馬兒來了。這大舅連忙進去。對月娘說。姐姐。你怎麼這等的。快休要舒口。自古人惡禮不惡。他男子漢。領着咱偌大的本錢。你如何這等待人。好名兒難得。快休如此。你就不出去。叫二姐三姐。好好待他。出去也是一般。做甚麼恁樣的。叫人說你不是。那月娘見他哥哥這等說。才不言語了。良久。孟玉樓出來。還了禮。陪他在靈前坐的。只吃一鍾茶。婦人也有些省口。就坐不住。隨即告辭起身去了。爲拐財 正是

誰人汲得西江水。

難洗今朝滿面羞。

安根

那李桂卿、桂姐、吳銀兒，都在上房坐着。見月娘罵韓道國老婆淫婦長淫婦短，砍一枝損百枝，兩個就有些坐不住。未到日落，就要家去。隨手收拾月娘再三留他姐兒兩個，晚夕夥計們伴宿，你們看了提偶，明日去罷，留了半日。桂

姐銀姐不去了。先打發他姐兒桂卿家去了。到了晚夕，僧人散了，果然有許多街坊夥計主管、喬大戶、吳大舅、吳

二舅、沈姨夫、花子由、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會中二人帶，也有二十餘人。叫了一起偶戲，在大捲棚內，排設酒席伴宿。提演的是孫榮殺狗勸夫戲文。予言繼殺狗記而作此處可，見蓋特爲熟結文字一結。堂客都在靈傍廳內，圍着幃屏，放下簾來，擺放桌席。朝

外觀看。李銘、吳惠，在這裡答應。晚夕也不家去。子不一時，衆人都到齊了。祭祀已畢，捲棚內點起燭來，安席坐下，

打動鼓樂，戲文上來，直搬演到三更天氣。戲文方了，喬親家來上祭。月娘分付把昨日李三黃四家，那祭桌收進

來。不一時，喬大戶家祭桌排下。喬大戶娘子，並喬大戶許多親眷，靈前祭畢，吳大舅、二舅、甘夥計陪待，請至捲棚

內管待。李銘、吳惠彈唱。那日鄭愛月兒家也來上紙弔孝。月兒後來是與桂姐不同道者。月娘俱令玉樓打發了孝裙束腰，後邊與

堂客一同坐的。鄭愛月兒看見李桂姐、吳銀兒都在這裡，便噴他兩個不對他說：我若知道爹沒了，有個不來的，

你們好人兒，就不會我會兒去。又見月娘生了孩兒，說道：娘一喜一憂，惜乎爹只是去世太早了些兒。你老人家

有了主兒，也不愁。月娘俱打發了孝，留坐至晚方散。到二月初三日，西門慶二十七，玉皇廟吳道官十六衆道士，在

家念經做法事。那日衙門中何千戶作創，約了劉薛二內相、周守備、荆統制、張團練、雲指揮等數員武官，合着

上了壇祭，也做了一篇祭文。來西門慶家中設奠，攔阻不住，都如沐猴登場一般，上了香，磕了頭。陳敬濟出來謝

了孝，隨即排桌兒款待了筵席，席終而散。月娘見西門慶所有的一班人，上而官吏，中而朋友，下而奴僕，無不是

由酒肉錢財而來，沒一個靠得的。見書童尙誠實，可以幫同提防，因派在李嬌兒房內使喚，將李瓶兒那邊房門

一把鎖鎖了。正是畫棟雕梁猶未改，堂前不見癡心客。有詩爲証：

裏王台下水悠悠，一種相思兩樣愁。月色不知人事改，夜深還到粉牆頭。

那時李銘日日假以孝堂助忙，暗暗教李嬌兒偷轉東西，與他掖送到家。又來伺候，常兩三夜不往家去，只隔過

月娘一人眼底。吳二舅又和李嬌兒舊有首尾。誰敢道個不字。初九日。念了三七經。月娘出了暗房。四七就沒會念經。十二日。陳敬濟破了土回來。二十日早發引。也有許多冥器紙劄送殯之人。字可嘆終不似李瓶兒那時。稠密臨棺材出門也。請了報恩寺朗僧官起棺。坐在轎上。捧的高高的。念了幾句偈文。念畢。陳敬濟擇破紙盆。棺材起身。合家大小孝眷。放聲號哭。吳月娘坐魂轎。後面衆堂客上轎。都圍隨材走。逕出南門外五里原。祖塋安厝。陳敬濟備了一疋尺頭。請雲指揮點了神主。陰陽徐先生下了葬。衆孝眷掩土畢。一路寫來諸事與瓶兒一點不差而彼熱此冷真可痛哭山頭祭桌。可憐通不上。幾家只是吳大舅喬大戶。何千戶。沈姨夫。韓姨夫。與衆夥計五六處而已。吳道官還留下十二衆道童。回靈安子上房。明間正寢。西門一生吳道實終始之蓋言其一生無道二字盡之也陰陽洒掃已畢。打發衆請戚出門。吳月娘等不免伴夫靈守孝。一日暖了墓回來。答應班上排軍節級。各都告辭回衙門去了。西門慶五七月娘請了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十二衆尼僧。在家誦經禮懺。超度夫主昇天。吳大妗子。並吳舜臣媳婦。都在房中相伴。原來出殯之時。李桂卿桂姐。在山頭悄悄對李嬌兒如此這般。媽說你摸量你手中沒甚細軟東西。不消只顧在他家了。你又沒兒女守甚麼。教你一場嚷亂。撐開了罷。昨日應二哥來說。是他如今大街坊張二官府。要破五百兩金銀。娶你做二房娘子。當家理紀。你那里便圖出身。你在這里守到老死。也不怎麼。你我院中人家。棄舊迎新。爲本超炎附勢。爲強不可錯過了。時光這李嬌兒聽記在心。過了西門慶五七之後。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不想潘金蓮對孫雪娥說。出殯那日。看見李嬌兒與吳二舅。在花園小房內。兩個說話來。春梅孝堂中。又親眼看見李嬌兒帳子後。遞了一包東西。與李銘。一對仇人偏是他二人妙塞在腰裏。轉了家去。嚷的月娘知道。把吳二舅罵了一頓。趕到舖子裏做買賣。再不許進後邊來。已恨金蓮矣分付門上平安。不許李銘來往。這花娘惱羞變成怒。正尋不着。這個由頭兒。哩。一日因月娘在上房。和大妗子吃茶。請孟玉樓。不請他就惱了。與月娘兩個大嚷大鬧。拍着西門慶靈床子。啼啼哭哭。叫叫號號。到半夜三更。在房中要行。上弔。買花者看樣丫頭來報與月娘。月娘慌了。與大舅計議。請將李家虔婆來。可打發他歸院。虔婆生怕留下他衣服頭面。說了幾句言語。我家人在你這里受賤伏低。頂缸受氣。好容易就開消了罷。須得幾十兩

遮羞錢。吳大舅居着官。又不敢張主。七舅乃如此相講了半日。叫月娘把他房中衣服首飾箱籠床帳家活盡與他打

發出門。只不與他元宵綉春兩個丫頭去。李嬌兒生死要這兩個丫頭。月娘生死不與他。說道：你倒好買良為娼。

一句慌了鴛子。就不敢開言。變做笑吟吟臉兒。拜辭了月娘。李嬌兒坐轎子。抬的往家去了。看官聽說院中唱的

以賣俏為活計。將脂粉作生涯。早辰張風流。晚夕李浪子。前門進老子。後門接兒子。棄舊迎新。見錢眼開。自然之

理。饒君千般貼戀。萬種牢籠。還鎖不住他心猿。意馬不是閒時偷食抹嘴。就是死後。孽關離門不拘幾時。還吃舊

鍋粥去了。正是蛇入筒中曲性在。鳥出籠外便飛騰。有詩為証。

堪笑烟花不久長。

洞房夜夜換新郎。

送他熟客換生客。

留得張郎又李郎。

造就百般嬌體態。

裝成一片假心腸。

饒君縱有牢籠計。

難保臨時思故鄉。

月娘打發李嬌兒出門。大哭一場。衆人都在傍解勸。潘金蓮道：姐姐罷。休煩惱了。常言道：娶淫婦。養海青。食水不

到想海東。金蓮此時暢極話這個都是他當日幹的營生。今日教大姐姐這等惹氣。家中正亂着。忽有平安兒來報。巡鹽蔡

老爹來了。在廳上坐着哩。我說家老爹沒了。他問沒了幾時了。我回正月二十一日病故。到今過了五七。他問有

靈沒靈。我回有靈。在後邊供養着哩。他要來靈前拜拜。教我來對娘說。月娘分付。教你姐夫出去見他。不一時。陳

敬濟穿上孝衣。出去拜見了蔡御史。良久。後邊收拾停當。請蔡御史進來。西門慶靈前參拜了。月娘穿着一身重

孝。出來回禮。月娘可笑再不交一言。就讓月娘說。夫人請回房。又向敬濟說道：我昔時曾在府相撮。今差滿回京去。敬

來拜謝拜謝。不期作了古人。便問甚麼病症。陳敬濟道：是痰火之疾。蔡御史道：可傷可傷。即喚家人上來。取出兩

疋杭州絹。一雙絨襪。四尾白魚。四罐密餞。說道：這些微禮。權作奠儀罷。傷心事寫來不堪回首又拿出五十兩一封銀子來。這

個是我向日曾貸過老先生些厚惠。今積了些俸資奉償。以全終始之交。為時人一概寫得傷心之甚分付平安兒道：大官交進

房去。敬濟道：老爹忒多計較了。月娘說：請老爹前邊坐。蔡御史道：也不消坐了。拏茶來吃。一鍾就是了。左右須臾

拿茶上來。蔡御史吃了。即時起身。上轎去了。月娘得了這五十兩銀子。心中又是那歡喜。又是那慘戚。千古傷心。想在此二句

有他在時。似這樣官員來到。肯空放去了。又不知吃酒到多咱晚。今日他伸着脚了。空有家私。眼看着無人陪待。正是

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

話說李嬌兒到家。應伯爵打聽得知。報與張二官知。就拿五兩銀子來。請他歇了一夜。原來張二官小西門慶一歲。屬兔的。今年三十二歲了。李嬌兒三十四歲。虔婆瞞了六歲。見說二十八歲。教伯爵瞞着。使了三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做了二房娘子。祝實念孫寡嘴。依舊領着王三官兒。還來李家行走。與桂姐打熱。不在話下。結了桂姐乾父親。娘總成虛伯爵、李三、黃四、借了徐內相五千銀子。張二官出了五千兩。做了東平府古器這批錢糧。逐日寶鞍大馬。在院內搖擺。張二官見西門慶死了。又打點了五千兩金銀。往東京尋了樞密院鄭皇親人情。對堂官朱太尉說要討提刑所西門慶這個缺。家中收拾買花園蓋房子。應伯爵無日不在他那邊趨奉。把西門慶家中大小之事。盡告訴與他。說他家下還有第五個娘子潘金蓮。排行六姐。生的上畫兒般標致。詩詞歌賦。諸子百家。拆牌道字。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寫的一筆好字。彈的一手好琵琶。今年不上三十歲。比唱的還喬。說的那張二官心中火動。巴不的就要了他。便問道。莫非是當初賣炊餅武大郎那老婆麼。伯爵道。就是他。被他占來家中。今也有五六年光景。不知他嫁人不嫁。張二官道。累你打聽着。待有嫁人的聲口。你來對我說。待我娶了罷。伯爵道。我身子裏有個人在他家做家人。名來爵兒。等我對他說。若有出嫁聲口。就來報我知道。難得你娶過他。這個人來家。也強似娶個唱的。當時西門大官人在時。為娶他不知費了多少的心。大抵物各有主。也說不的。只好有福的匹配。你如今有了這般勢耀。不得此佳人。同享榮華。枉自有許多富貴。我只叫來爵兒密密打聽。但有嫁人的風縫兒。憑我甜言美語。你却用幾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儘你受用便了。以伯爵結十弟兄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幫閒子弟。極是勢利小人。當初西門慶待應伯爵。如膠如漆。賽過同胞弟兄。一筆結玉皇廟熱字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幾。骨肉尚熱。便做出許多不義之事。正是畫虎畫龍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有詩為証。

昔年意氣似金蘭。百計趨承不等閒。今日西門身死後。紛紛謀妾伴人眠。

第八十二回 韓道國拐財遠遁 湯來保欺主背恩

詩曰

燕入非傍舍。鷓歸祇故池。斷橋無復板。臥柳自生枝。
遂有山陽作。多慚鮑叔知。素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

話說韓道國與來保自從拿着西門慶四千兩銀子。江南置買貨物。到了揚州。招尋苗青家內宿歇。苗青見了西門慶手札。想他活命之恩。儘力趨奉。又討了一個女子。名喚楚雲。一場春夢幻出巫雲此西門慶雲雨不盡之孽也養在家裏。要送與西門慶。以報其恩。韓道國與來保兩個。且不置貨。成日尋花問柳。飲酒宿娼。只到初冬天氣。景物蕭瑟。不勝旅思。方才將銀往各處買置布疋。裝在揚州苗青家安下。待貨物買完起身。先是韓道國請了個表子。是揚州舊院王玉枝兒。來保便請了林彩虹妹子小紅。一日請揚州鹽客王海峯。和苗青遊寶應湖。遊了一日。歸到院中。又值玉枝兒鴛子生日。這韓道國又邀請衆人排酒。與鴛子王一媽做生日。使後生胡秀請客商汪東橋與錢晴川兩個。尚不見回。不一時。汪東橋與錢晴川。就同王海峯來了。寫數人如畫以襯下文道國不堪至日落時分。胡秀才來被韓道國帶酒罵了幾句。說道。廝奴才在那裏喝酒。喝到這咱才來。口裏噴出來的酒氣。客人到先來了這半日。你不知那裏來。我到明日定和你算帳。那胡秀把眼斜睨着他。走到下邊。口裏喃喃吶吶說。你罵我。你家老婆在家裏仰擗着。你在這裏合蓬着去。宅裏老爹包着你家老婆。頑的不值了。才交你領本錢出來做買賣。你在這裏快活。你老婆不知怎樣受苦哩。得人不化。白出你來。你落得爲人就勾了。着此一段者所以結住苗青使道國拐財而去不好再往揚州拐騙楚雲也筆墨周旋之至豈開文哉對玉枝兒鴛子只顧說鴛子便拉出他院子裏。說胡官人你醉了。你往房裏睡去罷。那胡秀大吹小喝。白不肯進房。不料韓道國正陪衆客商在席上吃酒。聽見胡秀口內放屁辣臊。心中大怒。走出來踢了他兩脚。罵道。賊野囚奴。我有了五分銀子。僱你一日。怕尋不出人來。即時趕他去。那胡秀那裏肯出門。在院子內聲叫起來。說道。你如何趕我。我沒壞了管

帳事。你倒養老婆倒起我。看我到家說不說。被來保勸住韓道國。一手拉他過一邊。說道。你這狗骨頭。原來這等酒硬。那胡秀道。保叔。你老人家休管他。我吃甚麼酒來。我和他做一做。被來保推他往屋裏挺覺去了。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自迷。

來保打發胡秀房裏睡去。不題。韓道國恐怕衆客商恥笑。所以一去不復來。後雖改露。終歸臨清不往揚州也。則又爲愛如下。練豈開文哉。和來保席上。觥籌交

錯。遞酒鬧笑。林彩虹小紅姐妹二人。並王玉枝兒三個唱的。彈唱歌舞。花攢錦簇。行令猜枚。吃至三更方散。次日

韓道國要打胡秀。胡秀說小的通不曉一字。既下一波。便且結住。道國被苗青做好做歹勸住了。話休饒舌。有日貨物置完。打

包裝載上船。不想苗青討了送西門慶的那女子楚雲。忽生起病來。動身不得。所爲夢也。隨手便結。苗青說等他病好了。我再

差人送了來罷。只打點了些人事禮物。抄寫書帳。打發二人。並胡秀起身。王玉枝並林彩虹姐妹。少不的置酒馬

頭。作別餞行。從正月初十日起身。一路無話。一日到臨江閘上。這韓道國正在船頭站立。忽見街坊嚴四郎。嚴者言也。

從上流坐船而來。往臨江接官去。看見韓道國舉手說韓西橋。你家老爹從正月間沒了。說畢。船行得快。就過去

了。不然來保必同開矣。這韓道國聽了此言。遂安心在懷。瞞着來保不說。不想那時河南山東大旱。赤地千里。田蠶荒蕪。無不取

棉花布價。一時踊貴。每疋布帛。加三利息。各處鄉販。都打着銀兩。遠接在臨清一帶碼頭。迎着客貨而買。韓道國

便與來保商議。船上布貨。約四千餘兩。現今加三利息。不如且賣一半。又便宜鈔關納稅。就到家發賣。也不過如

此。遇行市不賣。誠爲可惜。來保道。夥計所言。雖是誠恐賣了一時到家。惹當家的見怪。如之奈何。韓道國便說。老

爹見怪。都在我身上。來保強不過他。就在馬頭上發賣了一千兩布貨。韓道國說雙橋。你和胡秀在船上等着納

稅。我打旱路同小郎王漢。打着這一千兩銀子。先去報老爹知道。來保道。你到家好歹討老爹一封書來。下與鈔

關錢老爹。少納稅錢。先放船行。韓道國應諾。同小郎王漢。裝成狀塚。往清河縣家中。來有日進城。在甕城南門裏

日色漸落。忽撞過看攻的張安。推着車輛酒米食盒。是新故。是象。正出南門。看見韓道國。便叫韓大叔。你來家了。韓道

國看見他帶着孝。問其故。張安說老爹死了。明日三月初九日是斷七。大娘叫我拏此酒米食盒往攻上去。明日

與老爹燒紙。這韓道國聽了，說可傷可傷。果然路上行人人口似碑，話不虛傳。打頭口逕進城中，到了十字街上。心中算計且住。善惡分界有心要往西門慶家去。况今他已死了天色又晚，不如且歸家停宿一宵。和渾家商議了，明日再去不遲。于是和王漢打着頭口，逕到獅子街家中。二人下了頭口，打發趕脚人回去，叫開門。王漢搬行李，馱揀進入堂中。老婆一面迎接入門，拜了佛祖。王六兒替他脫衣坐下，丫頭點茶吃。韓道國先告訴往回一路事道。我在路上撞遇嚴四哥與張安，才知老爹死了，好好的怎的就死了。王六兒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誰人保得無常。韓道國一面把馱揀打開，取出他江甯置的許多衣服細軟貨物，並那一千兩銀子，一封一封都放在坑上。老婆打開看，都是白晃晃的雪花銀兩，便問這是那裏的。韓道國說：我在路上聞了信，就先賣了這一千兩銀子來了。又取出兩包梯已銀子一百兩，因問老婆：我去後家中他也看顧你不會。王六兒道：他在時倒也罷了。

輸心如今你這銀子還送與他他去。韓道國道：正是要和你商議，咱留下些，把一半與他如何。老婆道：請你這僕奴才料。這遭再休傻了。前番不爾，待如何如今他已是死了，這裏無人，咱和他有甚瓜葛，不爭你送與他一半，教他招詔道兒，問你下落，到不如一很二很，把他這一千兩，咱僱了頭口，拐了上東京投奔咱孩兒那裏，愁咱親家太師爺府中安放不下你。我韓道國說：丟下這房子，急切打發不出去怎了。一千兩現物，倘舍不得此一房人情如此老婆道：你看沒才料，何不叫將第二個來。直透一百回，此處連搗鬼兄弟，亦有庸虞，真令人哭殺兄弟矣留幾兩銀子與他，就交他看守便了。等西門慶家人來尋你，只說東京咱孩兒叫了兩口去了，莫不他七個頭八個胆，敢往太師府中尋咱們去。西門官人固常以老爺處嚇人矣就尋去你，我也不怕他。韓道國說：爭奈我受大官人好處，怎好變心的沒天理了。惡人何嘗不解此然此句，乃跌入月娘待人之失也老婆道：自古有天理，倒沒飯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這幾兩銀子，不差甚麼。西門如生，常亦無辭想着他孝堂裏，我到好意備了一張插桌三牲，往他家燒紙。他家大老婆，那不賢良的淫婦，半日不出來，在屋裏罵的我好誦的。我出又出不來，坐又坐不住，落後他第三個老婆出來陪我坐，我不去坐，就坐轎子來家了。想着他這個情兒，我也該使他這幾兩銀子。此處却入月娘之失，見西門雖可挽回，即此一事，已知月娘無禮無才，一味隨意騙人，西門死不數日而千金之失，由於一篇話，說得韓道國不言語了。夫妻二人

可挽回即此一事，已知月娘無禮無才，一味隨意騙人，西門死不數日而千金之失，由於一篇話，說得韓道國不言語了。夫妻二人

氣月娘不肖爲何如此，所以道國拐財必入月娘，而售色拐財又爲西門，因果月娘罪案也。

晚夕計議已定。到次日五更，將他兄弟韓二叫來。如此這般，交他看守房子。又把與他一二十兩銀子，盤纏那搗鬼千肯萬肯。有何不肯說哥嫂只顧去。等我打發他。這韓道國就把王漢小郎，並兩個了頭，也跟他帶上東京去。僱了二大輛車，把箱籠細軟之物，都裝在車上。投天明出西門，逕上東京去了。自箇青處來想是算明，前帳而去可嘆可嘆。正是

撞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

這裏韓道國夫婦東京去了。不題。單表吳月娘，次日帶孝哥兒，同孟玉樓、潘金蓮、西門大姐、奶子如意兒、女婿陳敬濟，往坟上與西門慶燒紙。張安就告訴月娘。昨日撞見韓大叔來家一節，月娘道：他來了，怎的不到我家來。只怕他今日來，在坟上剛燒了紙，坐了沒多回，老早就起身來家，叫陳敬濟往他家叫韓夥計去。問他船到那裏了。

初時叫着，不聞人言。次則韓二出來，說俺姪女兒東京叫了哥嫂去了。船不知在那裏。以東京縣之報應如此。這陳敬濟回了月娘，月娘不放心，使敬濟騎頭口往河下尋船。思其夫之言遲矣，月娘如死何以對西門。去了一日，到臨清馬頭船上，尋着來保船隻。來

保問韓夥計，先打了一千兩銀子家去了。敬濟道：誰見他來。張安看見他進城，次日坟上來家。大娘使我問他去。他兩口子，閤家連銀子，都拐上東京去了。如今爹死了，斷過七了。俺娘不放心，使我來找尋船隻。這來保口中不

言，心內暗想：這天殺原來連我也瞞了。怪道路上定要賣道一千兩銀子，乾淨要起他心。正是人面咫尺，心隔千里。這來保聞西門慶已死，也安心要和他一路，把敬濟小夥兒，引誘到街頭上各唱店中，歌樓上飲酒。敬濟不經事，只如此帶出。

請表子頑耍。暗暗船上搬了八百兩貨物，卸在店家房內，封記了一日至關上，納了稅，放船過來。在新河口起腳裝車，往清河縣城裏來。家中東廂房卸下，自從西門慶死了，獅子街絲綿舖已關了，對門緞舖，甘夥計崔本賣了

銀兩，都交付明白，各辭歸家去了。去了房子也賣了，止有門首解當生藥舖，敬濟與傅夥計開着。原來這來保妻惠祥，有個五歲兒子，名僧寶兒。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有個姪女兒四歲，二人割配做了親家。家中月娘通不知道。這來保交卸了貨物，就改口把事情都推在韓道國身上，說他先賣了二千兩銀子來家。那月娘再三使他上東

京問韓道國下落去。他一頓話道：咱早休去一個太師老爺府中，誰人敢到沒的招是惹非，得他不來尋你。咱家

念佛。到沒的招惹虱子頭上撓。月娘道。翟管家也虧咱家替他保親。莫不看些分上兒來保道。他家女兒。現在他家得時。他敢只護他娘老子。莫不護咱不成。以前出妻獻子之心。至此冰冷西門。雖死月娘實與其謀。此時自問當何如。此話只好在家對我說罷了。外人知道。傳出去。到不好了。只當丟這幾兩銀子罷。更休題了。月娘聽了。無法也。只得罷了。又交他會主兒發賣布貨。他

會了主兒來。月娘交陳敬濟兌銀。講至再四。見都不服。拏銀出去了。敬濟不經事。又如此點出。來保便說。姐夫毫不知買賣甘苦。俺在江湖上走的多。曉的行情。甯可賣了悔。休要悔了賣。這貨來家。得此價錢。就勾了。你十分把價錢搜滿。送了

主兒。顯的不會做生意。我不是托大說話。你年少不知事體。我莫不肱膊兒往外撇。不如賣弔了。是一樁事。那敬濟聽了。使性兒不管了。不經事。又如此。他也不等月娘來分付。匹手奪過算盤。邀回主兒來。把銀兌了二十餘兩。一件件

交付與敬濟經手。交進月娘收了。推貨出門。月娘與了他二三十兩銀子。房中盤纏。他故意兒昂昂大道。不收。敘其強橫。直令人為千古有國有家者孤兒。寡婦放聲一哭。高天茫茫。何處消此恨事。說道。你老人家還收了。死了爹。你老人家死水兒。自家盤纏。又與俺們做甚

你收了去。我決不要。一日晚夕。外邊吃得大醉兒。走進月娘房中。搭伏着護炕。說念月娘道。你老人家青春年少。沒了爹。你自家守着這點孩子。不害孤冷麼。月娘一聲兒沒言語。此處方知蕙蓮承寵。必用蕙祥怒誓之妙。一日。東京翟管家寄書來。知道

西門慶死了。聽見韓道國說。他家中四個彈唱出色女子。該多少價錢。說了去。兌銀子來。要載到京中。伺候老太太。月娘見書慌了手脚。叫將來保來計議。與他去好。不與他去好。來保進入房中。也不叫娘。只說你娘子人家

不知事。曹阿瞞不是過也。作者特為千古有國有家者痛哭。不與他去。就惹下禍了。這個都是過世老頭兒惹的。吾不知作者有何忿。憤寫此恨事如語。恰似賣富一般。但排酒請人。就叫家樂出去。有個不傳出去的。何況韓夥計女兒。又在府中伺候。老太太有個不說的。我前日怎

麼說來。今果然有此勾當。鑽出來。若不與他。他裁派府縣差人。坐名兒來要。不怕你不肯。那時奉與他。還是遲了。難說四個都與他。不如今日胡亂兩個與他。還做面皮。這月娘沉吟半晌。孟玉樓房中蘭香。與金蓮房中春梅。都

不好打發。綉春又要看哥兒。不出去。因問他房中玉簫。與迎春。情願要去。所謂妾兒趨迎春各。自尋投奔者非乎。以此就差來保。僱車

輛裝載兩個女子。往東京太師府下來。不料來保這厮在路上。把這兩個女子都姦了。來保之感如此。以彰西門之報應。又與來旺解嘲。又為孤兒寡婦刻。

骨刺頭寫冷字也

有日到東京。會見韓道國夫婦。把前後事都說了。韓道國謝來保道。若不是你看顧我。在家阻住。我雖是

不怕他。也未免多一番唇舌。翟謙看見迎春王簾。兩個都生的好模樣兒。一個會箏。一個會絃子。都不上十七八

歲。進入府中。伏侍老太太。賞出兩錠元寶來。何不分出一分。曉曉來可曉。這來保還落了一錠。到家只舉出一錠元寶來。與月娘

還將言語恐嚇月娘。說若不是我去。還不得他這錠元寶。擎家來。你還不知。韓夥計兩口兒。在那府中。好不受用

富貴。獨自住着一所宅子。呼奴使婢。坐五行三。翟管家以老爹呼之。他家女孩兒韓愛姐。逐日上去伺候老太太。

寸步不離。要一奉十。揀口兒吃用。時套衣服。如今又會寫。又會算。福至心靈。出落得好長大身材。姿容美貌。前日

出來見我。打扮得如瓊林玉樹一般。一口一聲叫我保叔。如今咱家這兩個家樂。到那裏。還在他手裏討針線哩。

世情固有如此說畢。月娘還甚是感謝他不盡。一語使孤兒寡婦淚已盈把次。打發他酒饌吃了。與他銀子。又不受。擎了一疋緞子。與他妻

惠祥做衣服穿。不在話下。這來保一日同他妻弟劉倉。留往臨清馬頭上。將封寄店內布貨。盡行賣了。八百兩銀

子。暗買下一所房子。就在劉倉右邊門首。就開雜貨鋪兒。他便逐日隨倚祀會茶。他老婆惠祥。要便對月娘說。假

推往娘家去。到房子裏。從新換了頭面衣服。珠子簪兒。插金戴銀。從新二字。大是着筆。往王六兒娘家。王母猪家。扳親家。行人

情坐轎。看他家女兒去。來到房子裏。依舊換了慘淡衣裳。才往西門慶家中來。只瞞過月娘一人。不知來保這厮

常時吃醉了。來月娘房中。嘲話調戲。兩次三番。不是月娘爲人正大。也被他語動的心邪。上了鈎兒。又有一般小

厮媳婦。在月娘跟前說。他媳婦子在外邊。王母猪作親家。插金戴銀。行三坐五。潘金蓮也對月娘說了幾次。月娘

不信。惠祥聽見此言。在廚房中罵大罵小。來保便裝胖子蠢。自己誇獎說衆人。你們只好在家裏說炕頭子上嘴

罷了。相我水皮子上顧瞻。將家中的許多銀子貨物來家。自是苗青一流。若不是我。都吃韓夥計大火鉗嘴。拐了往東京

去。只呀的一聲。乾丟在水內也不响。松下吃茶苗青當。亦可以無恨來保。如今還道俺們一人是說俺們落主子的錢了。架俺一篇

是非。正是割股的。也不知剜瘡的。也不知自古人調。丟了瓢。信人說。失了網。便罵賊嚼舌根的淫婦。說俺兩口

子轉的錢去了。在外行三坐五。扳親。老道出門。問了姊那裏。借的幾件子首飾衣裳。就說是俺落了主子銀子。治

的要攆撮俺兩口子出門。也不打緊。等俺們出去。料莫天也不使我水鴉兒吃草。我洗淨着眼兒。看你這些淫婦奴才。在西門家裏住。住着。月娘見他罵大罵小。尋由頭兒。和人嚷鬧。漢子又兩次三番。無人處在跟前。無禮心裏也氣得沒入脚處。只得教他兩口子搬離了家門。這來保就大刺刺和他舅子。開起雜貨鋪來。發賣各色細布。逐日會親友同人。不在話下。正是

勢敗奴欺主。時衰鬼弄人。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問訊。諧佳耦

詩曰

如此鍾情古所稀。

吁嗟好事到頭非。

汪汪兩眼西風淚。

空向泉台作雨飛。

月有陰晴與圓缺。

人有悲歡與離別。

擁爐細語鬼神知。

空把佳期爲君說。

話說潘金蓮與陳敬濟。自從西門慶死了。通無忌憚。或有人跟前不得說話。將心事寫了。搓成紙條兒。丟在地下。你有話傳與我。我有話傳與你。一日四月天氣。以上一總以下用數層描寫潘金蓮將自己袖裏一方銀絲汗巾兒。裹着一個綉香袋兒。裏面裝一縷頭髮。并些松柏兒。封的停當。要送與敬濟。不想敬濟不在廂房內。遂打窗眼內投進去。後敬濟進房看見。彌封甚厚。打開却是汗巾香袋兒。紙上寫一詞爲寄生草。

將奴這銀絲帕。并香囊。寄與他。當初結下幾絲髮。松柏兒。要你常牽掛。淚珠兒。滴寫相思話。夜深沉沉的月影兒。孤。休負了夜深潛伴茶靡架。

敬濟見詞上約他在茶靡架下。彼此相會。隨即封了一柄湘妃竹金扇兒。亦寫首詞在上。回答他。送入花園去。不想月娘正在金蓮房中坐着。這敬濟三不知。走進角門。就叫可意人。在家不在。這金蓮聽見是他語音。恐怕月娘聽見。決撒了。連忙掀簾子走出來。看着他擺手兒。佯說我道是誰。原來是陳姐夫來尋大姐。大姐剛才在這裏。和他們往花園亭子上摘花兒去了。這敬濟見有月娘在房裏。就把物事暗暗遞與婦人袖了。他就出去了。月娘使

問陳姐夫來做什麼。金蓮道：他來尋大姐。我回他往花園中去了。以此瞞過月娘。少頃，月娘起身回後邊去了。金蓮向袖中取出拆開，却是湘妃竹金扇兒一把，上畫一種青蒲半溪流，水寫着一首詞兒。

紫竹白紗甚逍遙，綠青蒲巧製成。金錠銀錢十分妙，可人兒堪用着。遮炎天少把風招，有人處常常袖着。無人處慢慢輕搖，休教那俗人兒偷了。

婦人看了那詞，到了晚夕月上時，早把春梅秋菊兩個了頭，打發些酒與他吃。關在那邊炕屋睡，然後自在房中。綠窗半啓，絳燭高燒，獨立在木香花棚之側，等待敬濟。西門大姐那夜恰好被月娘請去後邊，聽王姑于宣卷去了。只有元宵兒在屋裏，敬濟梯已與了他一方手帕，分付他看守房中。我往你五娘那邊下棋去，等大姑娘進來，你快來叫我。元宵兒應諾了。敬濟走來花園中，只見花依月影，參差掩映，走到茶蘼架下，遠遠望見婦人，摘去冠兒，亂挽烏雲，悄悄在木香棚下獨立。這敬濟猛然從茶蘼架下突出，把婦人說了一跳，說：吓，小短命，猛可鑽出來，說了我一跳。早是我將就罷了。若是別人，你也恁胆大。敬濟吃得半酣兒，笑道：早是說了你，就錯說了別人。也是莫奈何。婦人便問你來。大姐在那裏。敬濟道：大姐後邊聽宣卷去了。我分付下元宵兒，有事來這裏叫我。只說在這裏下棋。少頃，只聽得元宵兒叫門，說：大姑娘房中來了。這敬濟慌忙去了。正是

狂蜂浪蝶日時見，飛入梨花無處尋。

原來潘金蓮那邊三間樓上，中間供養佛像，兩邊廂間堆放生藥香料。兩個自此以後，情同肺腑，意密如膠，無日不相會做一處。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潘金蓮早辰梳粧打扮，走來樓上觀音菩薩前燒香，不想陳敬濟正拏鑰匙上樓，開庫房門，拏藥材香料，撞過在一處，不防春梅正上樓來，拿茶盒子取茶葉，看見盒者合也，所爲茶說合也兩個湊手脚不迭，都吃了一驚。春梅恐怕羞了他，連忙倒退回身子，走下胡梯，慌的敬濟下樓不迭。婦人忙叫春梅：我的好姐姐，你上來。我和你說話。那春梅於是走上樓來。金蓮道：我的好姐姐，你姐夫不是別人。我今教你知道了罷。春梅固早已知道也俺兩個情字意合，拆散不開。你千萬休對人說，只放在你心裏。春梅便說：好娘，說那裏話。奴伏侍娘這幾年，豈不

知娘心腹。肯對人說。婦人道：你若肯遮蓋俺們，你也把姐夫做小老婆。我方信你。你若不肯，只是不可憐見俺們了。那春梅把臉羞的一紅一白，不敢做聲。自此以後，潘金蓮便與春梅打成一家。大關與這小夥兒私通，不止一日。只背着秋菊。六月初一日，潘姥姥老病沒了。有人來說：吳月娘買一張插桌，三牲冥紙，叫金蓮坐轎子往門外深衣祭祀去了一遭回來。到次日六月初三日，金蓮來的早。在月娘房裏坐着，說了半日話出來。敬濟在東廂房住才起來，忽聽見有人在廳上走，悄悄向窗眼裏張看，却不想是他。便道：那個婦人連忙走到窗下問道：原來你在屋裏。這咱才起來，好自在。大姐沒在房裏麼？敬濟道：在後邊幾時出來。昨夜三更才睡。大娘後邊拉着我聽宣紅羅寶卷，坐到那咱久。險些沒把腰都坐斷了。今日白扒不起來。金蓮道：賊牢成的。你休搗謊哄我。昨日我不在家。你幾時在上房聽宣卷來了？丫鬢說你昨日在孟三兒房裏吃飯來。便伏一線却是插入之筆敬濟道：早是大娘看着。俺們都在上房內。幾時在他房裏去來。正在談心，忽聽的有人走的脚步响。這婦人連忙走過一邊。敬濟一望，却不想是來安兒。小厮走來說：傅大郎前邊請姐夫吃飯哩。敬濟道：你叫傅大郎且吃着。我梳頭哩。就來來安兒回去了。婦人便悄悄向敬濟說：晚夕你休往那裏去了。在屋裏。我使春梅叫你。好歹等我有話和你說。敬濟道：謹依來命。婦人說畢，回房去了。敬濟梳洗畢，往鋪中自做買賣去了。不一時，天色晚來。那日月黑星密，天氣十分炎熱。金蓮教春梅燒湯，在房中洗澡。修剪足甲。床上鋪好涼蓆，趕了蚊子。放下紗帳子。小篆內炷了香。春梅便叫娘不知今日是頭伏。你不要些鳳仙花染指甲。我替你尋些來。婦人道：你那裏尋去。春梅道：我直往那邊大院子裏才。我去拔幾根來。娘叫秋菊尋下杵臼，搗下蒜。婦人附耳低言，悄悄分付春梅：你就廂房中請你姐夫晚夕來。我和他說話。春梅去了。這婦人在房中，比及洗了香肌，修了足甲，也有好一回。只見春梅拔了幾朵鳳仙花來，叫秋菊搗了半日。婦人又與了他幾鍾酒吃。打發他厨下先睡了。婦人燈光下，染了十指春葱。令春梅拿櫪子放在天井內。鋪着涼簟衾枕涼涼。約有更闌時分，但見朱戶無聲。玉繩低轉，牽牛織女二星隔在天河兩岸。又忽聞一陣花香。幾點螢火。婦人手拈執扇，伏枕而待。春梅把角門虛掩。正是

待月西廂下 迎風戶半開 隔牆花影動 疑是玉人來

原來敬濟約定搖木槿花樹為號。處處寫花園是就知他來了。婦人見花枝搖影。知是他來。便在院內咳嗽接應。他

推開門進來。婦人便問。你來房中有誰。敬濟道。大姐今日沒出來。我已分付元宵兒在房裏。有事先來叫我。因問

秋菊睡了。婦人道。已睡熟了。婦人拏出五兩碎銀子來。遞與敬濟說。日前你潘姥姥死了。棺材已是你爹在日與

了他。三日入殮了。你大娘叫我去探喪。燒紙來了。明日出殯。你大娘不放棄我去。說你爹熱孝在身。只見出門。這五

兩銀子交與你。明日央你早去門外發送。發送你潘姥姥。打發抬錢。看着下入土內。你來家就同我去一般。敬濟

假孝這敬濟一手接了銀子。說這個不放鬆。我明日絕早就出門。幹畢事來。回你老人家。說畢。恐大姐進房。老早

歸廂房中去了。一宿晚景休題。到次日。飯時就來家。金蓮才起來。在房中梳頭。敬濟走來回話。就門外昭化寺裏

拿了兩枝茉莉花來。婦人戴。又與後張勝婦人問棺材下了葬了。敬濟道。我管甚事。不打發他老人家黃金入了櫃。

我敢來回話。還剩了一兩六七錢銀子。交付與你妹子收了。盤纏度日。千恩萬謝。多多上覆你。婦人聽見他娘入

士。落下淚來。直照磨便叫春梅把花兒浸在盞內。看茶來與你姐夫吃。不一時。兩盒兒蒸酥四碟小菜。打發敬濟

吃了茶。往前邊去了。由是越發與這小夥兒日親日近。一日七月天氣。婦人早辰約下他。你今日休往那裏去。在

房中等着。我往你房裏來。這敬濟答應了。不料那日被崔本請了他。和幾個朋友。往門外裏子去了一日。吃的大

醉來。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不知天高地下。黃昏時分。金蓮特地走了來。只見他挺在床上。推也推不醒。就知他

在那裏吃了酒了。可霎作怪。不想婦人摸他袖子裏。吊下一根金頭蓮瓣簪子來。上面刻着兩溜字兒。金勒馬嘶

芳艸地。玉樓人醉杏花天。迎亮一看。認的是孟玉樓簪子。不謂此簪又作此一篇文字金針奇絕怎的落在他袖中。想必他也和玉樓

有些首尾。不然他的簪子。如何他袖着。怪道這短命幾次在我面上無情無緒。我若不留幾個字兒與他。只說我沒來。等我寫幾句詩在壁上。使他知道待我見了。慢慢追問他下落。於是取筆。在壁上寫了四句詩曰

獨步書齋睡未醒 空勞神女下青雲 襄王自是無情緒 辜負朝朝暮暮情

寫畢。婦人回房中去了。却說敬濟一時酒醒起來。房中掌上燈。因想起今日婦人來相會。我却忘了。抬頭見壁上寫了四句詩在壁上。墨跡猶新。念了一遍。就知他來到房中去了。心中懊悔不已。這咱已起更時分。大姐元宵兒都在後邊未出來。我若往他那邊去。角門又關了。走木樞花下。搖花枝爲號。不聽見裏面動靜。不免踏着太湖石。扒過粉牆去。那婦人見他有酒醉了。挺覺大恨。歸房。悶了在心。即渾衣上床。搥睡。不料半夜他扒過牆來。見院內無人。各丫鬢都睡了。悄悄躡足潛踪。走到房門首。見門虛掩。推開門進來。窗間月色。照見床上。婦人獨自一個。渾衣歪睡。喚可意人。數聲不應。說道：你休怪我。今日負約。實是因崔本邀我。往門外五里原莊上射箭。又吃了些酒。不提防就醉了。不知你到有負你之約。恕罪。恕罪。那婦人也不應聲。敬濟見他。不理。慌了一面跪在地下。說了一遍。又重複一遍。被婦人反手望臉上。撻了一下。罵道：賊牢拉負心短命。還不悄悄的。了頭聽見。我知道你有個人。把我不放在心上。你今日端的那去來。敬濟道：我本是崔大哥拉了門外射箭去。灌醉了來。就睡着了。失誤了你的約。你休惱我。看見你留詩在壁上。就知惱了你。婦人道：怪小鬼牢拉的。別要說嘴。與我禁聲。你這賊鬼。如泥彈兒圓。我手內放不過你。今日便是怎樣的。在那裏吃酒。醉了來家。你袖子裏這根簪子。是那裏的。敬濟道：是那日花園中拾的。今兩三日了。婦人道：你還弄神搗鬼。是那花園裏拾的。你再拾一根來。我才信你。這簪子是孟三兒那麻淫婦的頭上簪子。此句又爲嚴州伏線我認得千真萬真。上面還刻着他名字。又與西門頭上帶去金蓮家事一照你還哄我。怪道。前日我不在。他叫你房內吃飯。原來你和他七個八個。我問你還不肯認。你和他有首尾。他的簪子。緣何到你手裏。原來把我的事。都透露與他。怪道前日他見了我笑。原來有你的話在裏頭。多心人如畫自今以後。你是你。我是我。綠豆皮兒請退了。敬濟聽了。急的賭神發誓。繼之以哭道：我敬濟若與他有一字絲毫首尾。就憑着廟裏城隍。活不到三十歲。生來碗大的疔瘡。多少年不愈。要湯不湯。要水不水。此子虛受過者那歸人只是不信。說道：你這鬼材料。說來的牙痛誓。虧你口內不害碜。兩個絮聒了一回。已夜深了。不免解卸衣衫。挨身上床。輪下。那婦人把身子歪過。倒背着。他使個性兒不理他。由着他姐姐長姐姐短。於是反手望臉上。撻過去。諛的敬濟氣也不敢出一口兒了。索性放手

一乾霍亂了。一夜將天明。敬濟恐怕丫頭起身。快快越牆而過。往前邊廂房中去了。正是

三光有影憑誰繫。萬事無根只自生。

潘金蓮見陳敬濟天明越牆過去了。心中又後悔。那日却是七月十五日。吳月娘坐轎子。往地藏菴薛姑子那裏。替西門慶燒盂蘭會。箱庫去。金蓮衆人都送月娘到大門首回來。孟玉樓、孫雪娥、大姐都往後邊去了。獨金蓮落後。走到前廳儀門首。撞遇敬濟。正在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解當庫衣物抱出來。金蓮叫住。便向他說。昨日我說了。你幾句。你如何使性兒。今早就跳出來了。莫不真個和我罷了。敬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一夜誰睡着來。險些兒一夜不曾把我麻犯死了。你看把我臉上肉也搥的去了。婦人說道。賊短命。既不與他有首尾。賊人胆兒虛。你平白走的。反如此說敬濟道。天將明了。不走來不教人看見了。誰與他有什麼事來。金蓮道。既無此事。你今晚再來。我慢慢問你。敬濟道。吃你麻犯了人一夜。誰合眼兒來。我要白日裏睡一覺兒去。婦人道。你再去。和你算帳。說畢。婦人回房去了。敬濟拿衣物往舖子裏來。做了半日買賣。歸到廂房。搵在床上。睡了一覺。盼望天色晚來。要往金蓮那邊去。想不到黃昏時分。天色一陣陰黑。來。聽外忽然下起雨來。正是

蕭蕭庭院黃昏雨。點點芭蕉不住聲。

這敬濟見那雨下得緊。說道。好個不做美的天。他再三約我去說對証。今日不想又下起雨來。好悶倦人也。于是長等短等。那雨不住簌簌。直下到初更時分。下的房簷上滴水。這小郎君等不的雨住。披着一條茜紅毡子。臥單在身上。那時吳月娘來家。大姐與元宵兒都在後邊沒出來。于是鎖了房門。從西角門。大雨裏走入花園。推了推角門。婦人知他今晚必來。早已分付春梅。灌了秋菊幾鍾酒。同安在炕房裏先睡了。以此把各門虛掩。這敬濟推開角門。便挨身而入。進到婦人臥房。見紗窗半啓。銀燭高烧。桌上餅果已陳。金尊滿泛。婦人便問。你既不曾與孟三兒勾搭。這簪子怎得到你手裏。敬濟道。本是昨日在花園茶藤架上拾的。若哄着你。便促死促滅。婦人道。既無此事。還把這根簪子與你閉藏。我不要你的。只要把我與你的香囊簪子。咱兒物事好收着。少了我一件兒。我與

你答話兩個吃酒下棋。儼如夫婦一般。毫無顧忌。却說秋菊在那裏睡醒了。聽見這邊房裏。恰似有男子聲音說話。更不知是那個。到天明鷄叫時分。秋菊起來溺尿。忽聽那邊房內開的門响。朦朧月色。雨尚未止。打窗眼看見一人。披着紅臥單。從房中出去了。恰似陳姐夫一般。原來夜夜和我娘睡。我娘自來會撇清乾淨。暗裏養着女婿。總毒之於人大矣哉次日。逕走到後邊廚房裏。就如此這般。對小玉說。不想小玉和春梅好。月娘兩婢皆為他人所使。其齊家之法可知。又告訴春梅。秋菊說你娘養着陳姐夫。昨夜在房裏。今早出去了。大姑娘和元宵。又沒在前邊睡。這春梅歸房。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娘不打與這奴才幾下。叫他騙口張舌。葬送主子。金蓮聽了大怒。就叫秋菊到面前跪着罵道。叫你煎煎粥兒。就把鍋來打破了。我這幾日沒會打你。這奴才骨朵癢了。子是拏棍子。向他脊背上儘力狠抽了三十下。打的秋菊殺猪也似叫。身上都破了。春梅走將來。說娘沒的打他這幾下兒。只好與他搗糝兒罷了。旋剝了。叫將小厮來。拿大板子。儘力打與他二三十板。看他怕不怕。蕩他這幾下兒。打水不渾的。只像鬪猴兒一般。他好小胆兒。你怕也怎的。做奴才裏言不出。外言不入。都像你這般好。養出家生哨兒來了。春梅自秋菊道。誰說甚麼來。婦人道。還說嘴哩。賊破家害主的奴才。還說甚麼。幾聲唱的。秋菊往廚下去了。正是

蚊蟲遭扇打。只爲嘴傷人。

一日。八月中秋時分。金蓮夜間。暗約敬濟賞月飲酒。和春梅同下盤棋兒。晚夕貪睡。失曉。至飯時前後。還未起來。頗露圭角。不想被秋菊睨到眼裏。連忙走到後邊上房。對月娘說。不想月娘才梳頭。小玉正在上房門首站立。秋菊拉過他一邊。告他說。俺姐夫如此這般。昨日又在我娘房裏。歇了一夜。如今還未起來哩。前日爲我告你說打了我一頓。今日真實看見。我原不賴他。請奶奶快去瞧去。小玉罵道。張眼露睛奴才。又來葬送主子。俺奶奶梳頭哩。還不快走哩。月娘便問他說甚麼。小玉不能隱諱。只說五娘使秋菊來請奶奶說話。更不說出別的事。這月娘梳了頭。輕移蓮步。驀然來到前邊金蓮房門首。早被春梅看見。慌的先進來報與金蓮。金蓮與敬濟兩個。還在被窩內未起。聽見月娘到。兩個都吃了一驚。慌做手脚不迭。連忙存敬濟在床身子裏。用二床錦被遮蓋的嚴嚴的。

叫春梅放小桌兒在床上。拏過珠花來。且穿珠花。不一時。月娘到房中坐下。說六姐。你這咱還不見出門。只道你做甚。原來在屋裏穿珠花哩。一面拿在手中觀看。誇道。且是穿得好。正面芝麻花。兩邊格子眼。方勝兒。周圍蜂趕菊。剛湊着同心結。且是好看。到明日。你也替我穿恁條箍兒戴。婦人見月娘說好話兒。那心頭小鹿兒纔不跳了。一面令春梅倒茶來與大娘吃。少頃。月娘吃了茶。坐了回去了。說六姐。快梳了頭後邊坐。金蓮道。曉得。打發月娘出來。連忙攬撥敬濟出房。往前邊去了。春梅與婦人捏着一把汗。婦人說。你大娘等閒無事再不來。今日大清早辰來做甚麼。春梅道。左右是咱家這奴才嚼舌來。不一時。只見小玉走來。如此這般。秋菊後邊說去。說姐夫在這屋裏。明睡到夜。夜睡到明。被我罵。罵了他兩聲。他還不動。俺奶奶問。我沒的說。只說五娘請奶奶說話。方才來了。你老人家。只放在心裏。大人不見小人之過。只提防着這奴才。就是。不知正是奴才防主子看官聽說。雖是月娘不信。秋菊說話。只恐金蓮少女嫩婦。沒了漢子日久。一時心邪。着了道兒。恐傳出去。被外人唇舌。又以愛女之故。不叫大姐遠出門。把李嬌兒廂房。挪與大姐住。叫他兩口兒。搬進後邊儀門裏來。遇着傅夥計家去。方叫敬濟輪番在鋪子裏上宿。取衣物藥材。俱同玳安兒出入。各處門戶。都上了鎖鑰。丫鬢婦女。無事不許往外邊去。凡事都嚴緊。這潘金蓮與敬濟兩個。熱突突恩情都間阻了。正是世間好事都間阻。就裏風光不久長。有詩爲証。

幾向天台訪玉眞。

三山不見海沉沉。

侯門一入深如海。

從此蕭郎是路人。

潘金蓮自被秋菊泄露之後。與敬濟約一個多月。不曾相會。金蓮每日難挨。怎禁綉幃孤冷。畫閣淒涼。未免害些木邊之目。田下之心。脂粉懶勻。茶飯頓減。帶圍寬褪。懨懨瘦損。每日只是思睡。扶頭不起。春梅道。娘。你這等虛想也。無用。昨日大娘留下兩個姑子。我聽見說今晚要宣卷。後邊關的儀門早。晚夕我推往前邊馬房內。取艸裝枕頭。等我到鋪子裏叫他去。我好歹叫了姐夫。和娘會一面。娘心下如何。婦人道。我的好姐姐。你若肯可憐見。叫得他來。我恩有重報。決不有忘。春梅道。娘說的是那裏話。你和我是一個人。爹又沒了。你明日往前後進。我情願跟娘去。咱兩個還在一處。婦人道。你此心可知好哩。到了晚夕。婦人先在後邊月娘前。假托心中不自在。用了個

金蟬脫殼歸到前邊。月娘後邊儀門老早關了。丫鬚婦女都放出來。要聽尼僧宣卷。金蓮央及春梅說道。好姐姐。你快些請他去罷。春梅道。等我先把秋菊那奴才。與他幾鍾酒灌醉了。倒扣他在廚房內。我方好去。於是篩了兩大碗酒。打發秋菊吃了。扣他在廚房內。拿了個筐兒。走到前邊。先撮了一筐艸。就悄悄到印子鋪門首。低聲叫門。正值傅夥計不在鋪中。往家去了。獨有敬濟在炕上。纔歪下。忽聽有人叫門。聲音像是春梅。連忙開門。見是他。滿面笑道。果然是小大姐。沒人請裏面坐。春梅進入房內。便問小厮們在那裏。金蓮却帶了鬚氣。春梅却有夫人氣。敬濟道。玳安和平安都在那邊生藥鋪中睡哩。獨我一個在此受孤悽。挨冷淡。春梅道。俺娘多上覆你說你好人兒。這幾日就閉關兒。也不往俺那屋緊走走。說你另有了對門孟三奶奶。不稀罕俺娘兒們了。又攪冷局。又伏嚴州。敬濟道。說那裏話。自從那日着了嚇。又見大娘緊門緊戶。所以不敢走動。春梅道。俺娘爲你。這幾日心中好生不快。逐日無心無緒。茶飯懶吃。做事沒入腳處。今日大娘留他後邊聽宣卷。也沒去。就來了一心只是牽掛想你。巴巴使我來。好歹叫你快去哩。敬濟道。多感你娘兒們厚情。何以報答。你略先走一步兒。我收拾了。隨後就去。一面開櫃門。取出一方白綾汗巾。一副銀三事挑牙兒。與他正是。

一副銀三事挑牙兒與他正是
無緣得會鴛鴦面。且把紅娘去解饑。

春梅先拿着了。歸到房來。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姐夫我叫了。他便來也。見我去。好不喜歡。又與了我一方汗巾。一副銀挑牙兒。婦人便叫春梅。你在外邊看着。只怕他來。原來那日正值九月十二三。月色正明。陳敬濟旋到那邊生藥鋪。叫過平安兒來這邊來。他只推月娘叫他聽宣卷。徑往後邊去了。因前邊花園門關了。打後邊角門。走入金蓮那邊。搖木槿花爲號。春梅連忙接應。引入房中。婦人迎門接着。笑罵道。賊短命。好人兒。就不進來走走兒。敬濟道。我巴不得要來哩。只怕弄出是非來。帶累你老人家。不好意思。說着。二人携手進房坐下。春梅關上角門。房中放桌兒。排上酒餚。婦人和敬濟並肩而坐。春梅打橫把酒來斟。穿杯換盞。倚翠偎紅。正是

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生歡喜帶。

不想秋菊在後邊廚下睡到半夜裏起來淨手見房門倒扣推不開於是伸手出來拔開了鳥兒大月亮地裏躡足潛踪走到前房窗下打窗眼裏望裏張看口中不說心中暗道他們還在人前撇清要打我今日却真實被我看見了到明日對大娘說莫非又說騙嘴張舌賴他不成於是瞧了個不亦樂乎依舊走往廚房中睡去了三個人吃到三更時方才休息春梅天明先起來走到廚房見房門開了便問秋菊秋菊道你還說哩我尿急了往那裏溺我拔開鳥吊出來院子裏溺尿來春梅道成精奴才屋裏放着淨桶溺不是秋菊道我不知有淨桶在屋裏兩個後邊咕噪敬濟天明起來早往前邊去了正是

雙手劈開生死路 翻身跳出是非門。

那婦人便問春梅後邊亂甚麼這春梅如此這般告訴秋菊夜裏開門一節婦人發恨要打秋菊這秋菊早晨又走來後邊報與月娘知道被月娘喝了一聲罵道賊葬弄主子的奴才前日平空走來輕事重報說他主子窩存陳姐夫在房裏明睡到夜夜睡到明叫了我他去他主子正在床上放炕桌兒穿珠花兒那有陳姐夫來落後陳姐夫打前邊來恁一個弄主子的奴才一個大人放在屋裏端的是糖人兒不拘那裏安放了一個砂子那裏發落莫不放在眼裏不成傳出去知道的是你這奴才葬送主子不知道的只說西門慶平日要的人多了人死了多少時兒老婆們一個個都弄的七顛八倒恰似我的這孩子也有些甚根兒不正一般月娘得意語總是驕橫托大故也於是要打秋菊說秋菊往前邊疾走如飛再不敢來後邊說了婦人聽見月娘喝出秋菊不信其事心中越發放大胆了西門大姐聽見此言背地裏審問敬濟敬濟道你信那汗邪了的奴才我昨日兒在舖裏上宿幾時往花園那邊去來花園門成日關着大姐罵道賊囚根子你別要說嘴你若有風吹艸動到我耳朵內惹娘說我就信信脫去了再也休在這屋裏了必寫大姐文字之無解羅處敬濟道是非終日有不聽是然無大娘眼見不信他大姐道得你這般說就好了正是

誰料郎心輕似絮

那知妾意亂如麻

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普靜師化緣雪潤洞

詩曰

一自當年折鳳凰。至今情緒幾惶惶。蓋棺不作橫金婦。入地還從折桂郎。
彭澤曉烟歸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新詩寫向空山寺。高挂雲帆過豫章。

話說一日吳月娘請將吳大舅來商議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因西門慶病重之時許的願心吳大舅道

既要去須是我同了你去一面備辦香燭紙馬祭品之物玳安來安兒跟隨雇了三個頭口月娘便坐一乘暖轎

分付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西門大姐好生看家歷數衆人月娘出門之罪不言可見同奶子如意兒衆丫頭好生看孝哥兒後邊儀

門無事早早關了休要出外邊去又分付敬濟休要那去同傅夥計大門首看顧我約莫到月盡就來家了十五

日早晨燒紙通信晚夕辭了西門慶靈與衆姐妹置酒作別把房門各庫房門鑰匙交付與小玉拿着次日早五

更起身離了家門一行人奔大路而去那秋深時分天寒日短一日行兩程六七十里之地未到黃昏投客店村

房安歇次日再行一路上秋雲淡淡寒雁淒淒樹木凋落景物荒涼不勝悲愴話休饒舌一路無詞行了數日到

了泰安州望見泰山端的是天下第一名山根盤地腳頂接天心居齊魯之邦有巖巖之氣象吳大舅見天晚投

在客店歇宿一宵次日早起上山望岱岳廟來那岱岳廟就在山前乃累朝祝典歷代封禪為第一廟貌也但見

廟居岱岳山鎮乾坤為山岳之至尊乃萬福之領袖山頭倚檻直望弱水蓬萊絕頂攀松都是濃雲薄霧樓

臺森聳金鳥展翅飛來殿宇稜層玉兔騰身走到雕梁畫棟碧瓦朱櫺鳳扉雕格繞黃紗龜背繡簾垂錦帶

遙觀聖像九獵舞舜日堯眉近觀神顏袞龍袍湯禹背御香不斷天神飛馬報丹書祭祀依時老幼望風

祈獲福嘉雷殿祥雲香霧正陽門瑞氣盤旋正是萬民朝拜碧霞宮四海皈依仁聖帝

吳大舅領月娘到了岱岳廟正殿上進了香瞻拜了聖像廟祝道士在旁宣念了文書然後兩廊都燒化了紙錢

吃了些齋食然後領月娘上山再寫登四十九盤攀籐攬葛上去娘娘金殿在半空中雲烟深處約四五十里風

雲雷雨都望下觀看。月娘衆人從辰牌時分，偕岳廟起身，登盤上頂。至申時以後，方到娘娘金殿上。朱紅牌匾，金書碧霞宮三字，進入宮內，瞻禮娘娘金身，怎生模樣，但見

頭縮九龍飛鳳髻，身穿金縷絳綃衣。藍田玉帶曳長裾，白玉圭璋擎彩袖。臉如蓮萼，天然眉目映雲鬢。唇似金朱，自在規模瑞雪體。猶如王母宴瑤池，却似嫦娥離月殿。正大仙容描不就，威嚴形像畫難成。

月娘瞻拜了娘娘仙容，香案邊立一個廟祝道士，約四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三溜鬚鬚，明眸皓齒，頭戴簪冠，身披絳服，足穿雲履，向前替月娘宣讀了還願祝文。金爐內炷了香，焚化了紙馬金銀，令小童收了祭供。原來這廟

祝道士，也不是個守本分的，乃是前邊偕岳廟裏金住持的大徒弟。即從岳廟引入姓石，雙名伯才，實不才也極是個貪財好色之輩。趨時攬事之徒。這本地有個殷太歲，姓殷，雙名天錫，乃是本州知州高廉的妻弟。又與水滸一聯合常領許多不務

本的人，或張弓挾彈，牽架鷹犬，在這上下二宮，專一暖看四方燒香婦女，人不敢惹他。一個專一如此這道士石伯才，專一藏奸蓄詐，替他賺誘婦女到方丈，任意姦淫，取他歡喜。一個又專一如此因見月娘生的姿容非俗，戴着孝冠兒，若非官

戶娘子，定是豪家閨眷，又是一位蒼白髭髯老子，跟隨兩個家童，不免向前稽首，收謝神禮，請二位施主。方丈一茶，吳大舅道：不勞生受，還要趕下山去。伯才道：就是下山，也還早哩。直貫下半夜天明矣不一時，請至方丈裏，面糊的雪白。絕妙

好地正面放一張芝麻花坐床。妙絕柳黃錦帳，妙絕香几上供養一幅洞賓戲白牡丹圖畫。又絕妙左右一聯對面，大書着：兩袖清風舞鶴，一軒明月談經。伯才問吳大舅上姓，大舅道：在下姓吳。這個就是舍妹吳氏，因爲夫主來

還香愿，不當取擾上宮。伯才道：既是令親，俱延上坐。他便主位坐了，便叫徒弟看茶。原來他手下有兩個徒弟，一個叫郭守清，一個叫郭守禮，皆十六歲生的，標致頭上戴青緞道髻，身穿青絹道服，脚上涼鞋淨襪，渾身香氣襲

人。又寫盡好徒弟客至則遞茶遞水，斟酒下菜。到晚來，背地便拿他解悶消遣。不一時，守清守禮安放桌兒，就擺齋上來。都是甜口美食，蒸碟餅酥，各樣菜蔬，排滿春臺。每人送上甜水好茶，吃了茶，收下家伙去，就排上案酒。大盤大碗，

看饌，都是鷄鵝魚鴨上來，用琥珀銀鑲杯，滿泛金波。吳月娘見酒來，就要起身，叫玳安近前，用紅漆盤托出一疋

大布二兩白金與石道士作致謝之禮。吳大舅便說：不當打攬上宮。這些微禮，致謝仙長，不勞見賜酒食。天色晚來，如今還要趕下山去。慌的石伯才致謝不已。說小道不才，娘娘福蔭，在本山碧霞宮做個住持，仗賴四方錢糧，

不管待四方財主，作何項下使用。今聊備粗齋薄饌，倒反勞見賜厚禮，使小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辭謝再三，方

令徒弟收去。一面留月娘吳大舅坐，好歹坐片時，略飲三杯。盡小道一點薄情而已。吳大舅見款留懇切，不得已和月娘坐下。不一時，熱下飯上來。石道士分付徒弟：「這個酒不中吃，另打開昨日徐知府老爹送的那一罈透瓶

香荷花酒來。」出語是天錫處勢頭與你吳老爹用。不一時，徒弟另用熱壺，篩熱酒上來。先滿斟一滿杯，雙手遞與月娘。月娘

不肯接。吳大舅道：「舍妹他天性不用酒。」伯才道：「老夫人一路風霜，用些何妨？」好歹淺用些。一面倒去半鍾，遞上去與月娘接了。又斟一杯，遞與吳大舅。說吳老爹：「你老人家試用此酒，其味如何？」吳大舅飲了一口，覺香甜絕美。其

味深長。說道：「此酒甚好。」伯才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此是青州徐知府老爹送與小道的酒。」他老夫人小姐公子，稱呼一家眷屬皆受度脫年年來借岳廟燒香建醮，與小道相交極厚。夫人小姐相交極厚他小姐衙內，又寄名在娘娘位下。見小道立心平

淡，殷勤香火一味，至誠甚是敬愛。小道小姐又單敬愛他常年這借岳廟上下二宮錢糧，有一半征收入庫。近年多虧了我這恩主徐知府老爹題奏過，也不征收，都全放常住用度。侍奉娘娘香火，餘者皆待四方香客。這里說話，下邊

安平安安跟從轎夫下邊自有坐處。湯飯點心，大盤大碗酒肉，都吃飽了。吳大舅飲了幾杯，見天晚要起身。伯才道：「天色將落，晚了趕不下山去。」與下山還早一映倘不棄，在小道方丈權宿一宵。不棄小道妙甚矣明早下山從容些。吳大舅道：「爭奈有

些小行李在店內，誠恐一時閑人羅率，伯才笑道：「這個何須掛意，決無絲毫差池。聽得是我這里進香的不拘村坊店面，聞風害怕不好，把店家拿來本州夾打，就叫他尋賊人下落。」步步是勢利，有了徐知府方有高知州，有了高知州方有此等一輩也。吳大舅聽了

就坐住了。伯才拿大鍾斟上酒來。吳大舅見酒利害，便推醉更衣。亦無奈矣遂往後邊閣上觀看，隨喜去了。這月娘覺身子乏困，便在床上側側兒。這石伯才一面把房門拽上，外邊去了。月娘方才床上歪着，忽聽裏面响噓了一聲

床背後紙門內跳出一個人來。黃四嫂不會在紙門內乎淡紅面貌，三柳髻鬚，約三十年紀，頭戴滲青巾，身穿紫錦袴衫，雙手抱

住月娘說道。小生殷天錫。乃高太守妻弟。久聞娘子乃官豪宅眷。天然國色。思慕如渴。今既接英標。乃三生有幸。倘蒙見憐。死生難忘也。雙手抱着月娘。月娘嚇的魂不附體。高聲大叫。清平世界。朗宕乾坤。沒事把良人妻室。強攔攔在此做甚。就要奪門而走。被殷天錫抵死攔擋不放。便跪下說。娘子禁聲。下顧小生。懇求憐允。那月娘越高聲叫的緊了。口口大叫救人。平安玳安。聽見是月娘聲音。慌慌張張走去後邊閣上。叫大舅說大舅快去。我娘在方丈和人合口哩。不知合的是那這吳大舅慌的兩步做一步。奔到方丈推門。那裏推得開。只見月娘高叫。清平世界。攔燒香婦女。在此做甚麼。這吳大舅便叫姐姐休慌。我來了一面拿石頭把門打開。那殷天錫見有人來。撇開手。打床背後一溜煙走了。原來這石道士。床背後都有出路。吳大舅打開方丈門。問月娘道。姐姐那厮玷污不曾。月娘道。不會玷污。那厮打床背後走了。吳大舅尋道士。那石道士躲去一邊。只叫徒弟來支調。大舅大怒。喝令手下跟隨玳安來安兒。把道士門窗戶擗都打碎了一面。保月娘出離碧霞宮。上了轎子。便趕下山東。從黃昏時分起身。走了半夜。來到山下客店內。如此這般告店小二說。小二叫苦連聲。說不合惹了殷太歲。他是本州知州相公妻弟。有名殷太歲。你便去了。俺開店之家。定遭他凌辱。怎肯干休。吳大舅便多與他一兩店錢。取了行李。保定月娘。轎子急急奔走。後面殷天錫氣不過。率領二三十閑漢。各執腰刀短棍。趕下山來。如此方好。過入普淨。吳大舅一行人。兩程做一程。約四更時分。趕到一山凹裏。遠遠樹木叢中有燈光。走到跟前。却是一座石洞。裏面有一老僧。秉燭念經。路轉却是如此。路轉却是如此。吳大舅問老師。我等頂上燒香。被強人所趕。奔下山來。天色昏黑。迷踪失路。至此。敢問老師。此處是何地名。從那條路回得清河縣去。老僧道。此是岱岳東峯。這洞名喚雪澗洞。貧僧就叫雪澗禪師。法名普淨。在此修行二三十年。你今遇我。實乃有緣。直入休往前去。山下狼蟲虎豹極多。明日早行。一直大道。就是你清河縣了。吳大舅道。只怕有人追趕。老僧把眼一觀。說無妨。那強人趕至半山已回去了。因問月娘姓氏。吳大舅道。此乃吾妹。西門慶之妻。因為夫主來此進香。得遇老師答救。恩當重報。不敢有忘。于是在洞內歇了一夜。撇却道士來尋和尚。然則真是不棄小僧耳。次日天未亮。月娘拿出一疋大布謝老師。老僧不受。說貧僧只化你親生一子做徒弟。你意下如何。吳大舅道。吾妹

止生一子。指望承繼宗祧。若有多餘。就與老師作徒弟。月娘道。小兒還小。今纔不過一周兒。如何來得。老僧道。你只許下我。如今不問你要。過十五年才問你要哩。自熱結至死時不三五年自此。月娘口中不言。過十五年再作理會。遂含糊許下老僧。非結十五年乃開。九十六回之事也。一面作辭老僧。逕奔清河縣大路而來。正是

世上只有人心歹。萬物還教天養人。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第八十五回 吳月娘識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別淚

詞曰

情若連環終不改。無端招引傍人怪。此真好事又多磨。成又敗。應難挨。相冷眼。誰做保。知鎮日愁眉和斂黛。

闌干倚遍無聊賴。但願五湖明月在。此情耐終須還了。鴛鴦債。春梅也。右調春風剪。

話說月娘取路來家。不題。單表金蓮在家。和敬濟兩個。就如雞兒趕蛋相似。妙纏纏做一處。一日。金蓮眉黛低垂。腰肢寬大。終日懨懨思睡。茶飯懶嚼。叫敬濟到房中說。奴有件事告你說。這兩日眼皮兒懶待開。腰肢兒漸大。肚腹中悛悛跳。茶飯兒怕待吃。身子好生沉困。有你爹在時。我求薛姑子符藥衣胞。那等安胎。白沒見個踪影。今日他沒了。和你相交多少時兒。便有了孩子。作者弄筆直與造化爭功。我從三月內洗身上。今方六個月。已有半肚身孕。往常時。我排磕人。今日却輪到我頭上。你休推睡裏夢裏。趁你大娘未來家。那里討帖墜胎的藥。趁早打落了這胎氣。不然弄出個怪物來。我就尋了無常罷了。再休想抬頭見人。敬濟聽了便道。咱家舖中諸樣藥。都有。倒不知那幾樣兒墜胎。又沒方修合。點明為武大。砒石一映。你放心不打緊。那大街坊胡太醫。他大小方脈。婦人科都善治。常在咱家看病。等我問他那里贖取兩帖。與你下胎便了。婦人道。好哥哥。你上緊快去。救奴之命。這陳敬濟包了三錢銀子。逕到胡太醫家來。胡太醫正在家。出來相見聲。認的敬濟。是西門大官人女婿。讓坐。說一向稀面。動問到舍。有何見教。敬濟道。別無干瀆。向袖中取出白金三星。充藥資之禮。敢求下胎良劑。一二貼。足見盛情。胡太醫道。天地之間。以好生為本。人家十個九個。只要安胎的藥。你如何倒要打胎。沒有沒有。敬濟見他掣肘。又添了二錢藥資。說你勿管。

他各人家自有用處。此婦子女生落不順，情願下胎。這胡太醫接了銀子，說道：「不打緊，我與你服一服白花一掃光，吃下去，如人行五里，其胎自落矣。」于是取了兩貼，付與敬濟。敬濟得了藥，作辭胡太醫，到家遞與婦人。婦人到晚夕，煎湯吃下去，登時滿肚裏生疼，睡在炕上。教春梅按在肚上，盡情揉揣，可霎作怪，須臾坐淨桶，把孩子打下來了。只說身上來，令秋菊攪艸紙，倒在毛廝裏。次日，掏坑的漢子挑出去一個白胖的孩子兒，常言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消幾日，家中大小都知金蓮養女婿，偷出私孩子下來，且說吳月娘有日來家，往回去了半個月光景。來時正值十月天氣，家中大小接着，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月娘到家中，先到天地佛前燒了香，然後西門慶靈前拜罷，就對玉樓衆姐妹，把岳廟中的事從頭告訴一遍。因大哭一場，合家大小都來參見了。月娘見孀子抱孝哥兒到跟前，子母相曾在一處。即此一旬月娘燒香之罪可勝言哉置酒款待吳大舅回家。晚夕，衆姐妹與月娘接風。這不在話下。到第二日，月娘因路上風霜跋涉，着了辛苦，又吃了驚怕，身上疼痛沉困，整不好了兩三日。燒香者看樣那秋菊在家，把金蓮敬濟兩人幹的勾當聽的滿耳，滿心要告月娘說。走到上房門首，又被小玉噤罵在臉上，大耳刮子打在他臉上，罵道：「賊饒舌的奴才，趁早與我走。俺奶奶遠路來家，身子不快活，還未起來，氣了他倒值了多的罵的。」秋菊忍氣吞聲，喏喏而退。一頓亦是文字，伏而後起之法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敬濟進來尋衣裳，婦人又在他翫花樓上，兩個在一塊兒。被秋菊走到後邊，叫了月娘來看，說道：「奴婢兩番三次，告大娘說不信，娘不在，兩個在家，明睡到夜，夜睡到明，偷出私孩子來，與春梅兩個却打成一家。今日兩人又在樓上，不是奴婢說謊，娘快些瞧去。」月娘急忙走到前邊，兩人還未下樓。春梅在房中忽然看見，連忙上樓去說不好了。大娘來了，兩人慌的手腳沒處躲避。敬濟只得拿衣服下樓往外走。被月娘撞見，喝罵了幾句，說小孩兒家沒記性，有要沒緊進來撞甚麼。敬濟道：「鋪子內人等着，沒人尋衣裳。」月娘道：「我那等分付你，叫小廝進來取，如何又進來寡婦房裏做甚麼。沒廉恥，幾句罵得敬濟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婦人羞的半日不敢下來。然後下來。」四字寫得金蓮之難，被月娘儘力數說了一頓，說道：六姐今後再休這般沒廉恥。你我如今是寡婦，比不得有漢子香噴噴在屋裏，正以此一句。瓶兒罐兒有耳朵，有要沒緊，和

這小厮纏什麼。叫奴才們背地排說的磔死了。常言道。男兒無性。寸鉄無鋼。女人無性。爛如蔗糖。其身不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你若長俊正條。肯叫奴才排說。他在我跟前。說了幾遍。我不信。今日親眼看見。說不的了。大爲秋我今日說過。要你自家立志。替漢子爭氣。像我進香去。被強人逼勒。若是不正氣的也來不到家了。自是如此方金蓮吃月娘數說。羞的臉上紅一塊。白一塊。口裏說一千個沒有。只說我在樓上燒香。陳姐夫自去那邊尋衣裳。誰和他說甚話來。當日月娘亂了一回。歸後邊去了。月娘亂了一晚夕。西門大姐在房內。又罵敬濟賊囚根子。敢說又沒真贓實犯。拿住你。大姐豈不你還那等嘴巴巴的。今日兩個又在樓上做甚麼。只把我合在缸底下一般。那淫婦耍了我漢子。還在我面前拿話兒拴縛人。毛厮裏磚。又臭又硬。又謂月娘燒香金蓮在家恰似降伏着那個。他便羊角葱靠南牆。老辣已定。你還要在這裏雌飯吃。敬濟罵道。淫婦你家收着我銀子。我雖你家飯吃。使性子往前邊來了。自此以後。敬濟只在前面。無事不敢進入後邊來。取東取西。只是耽安平安兩個。往樓上去。取每日飯食。晌午還不拿出來。把傅夥計餓的。只拏錢上街盪麵吃。正是龍鬪虎傷。苦了小獐。各處門戶。日頭半天就關了。由是與金蓮兩個恩情又間阻了。又敬濟那邊陳宅的房子。一向叫他母舅張團練看守居住。張團練革職在家閒住。敬濟早晚往那里吃飯去。月娘亦不追問。兩個隔別約一月不會面。婦人獨在那邊。挨一日似三秋。過一宵如半夏。怎禁這空房寂靜。眼前千里。要見他一面。難上加難。兩下音信不通。這敬濟無門可入。忽一日。見薛嫂兒打門首過。有心要托他。寄一紙柬兒與金蓮。訴其間阻之事。表此肺腑之情。一日。推門外討賬。騎頭口。逕到薛嫂家。拴了驢子。掀簾便問薛媽在不在。他兒子薛紀媳婦兒金大姐抱孩子在坑上。伴着人家賣的兩個使女。聽見有人叫薛媽。出來問是誰。敬濟道。是我。問薛媽在家不在。金大姐道。姑夫請家來坐。俺媽往人家兌了頭面。討銀子去了。有甚話說。使人叫去。連忙點茶與敬濟吃。坐不多時。只見薛嫂兒來了。與敬濟道了萬福。說姑夫那陣風兒吹來我家。叫金大姐倒茶與姑夫吃。金大姐道。剛才吃了茶了。敬濟道。無事不來。如此這般。我與五娘勾搭日久。今被秋菊丫頭截舌。把俺兩個姻緣拆散。大娘與大姐甚是疎淡我。大姐取我與六姐離別日久。音

信不通。欲捎寄數字進去與他。無人得到內裏。須央及你。如此這般。通個消息。向袖中取出一兩銀子來。這些微

禮。權與薛媽買茶吃。那薛嫂一聞其言。拍手打掌笑起來。說道：「誰家女婿戲丈母。」敬濟說得與金蓮勾搭何等得親密入

人不。世間那里有此事。姑夫你實對我說。端的你怎麼得手來。總是怪敬濟道：「薛嫂禁聲且休取笑。我有這東帖

封好在此。好歹明日替我送與他去。」薛嫂一手接了。說你大娘從進香回來。我還沒看他去。兩當一節。我去走走。

敬濟道：「我在那里討你信。」薛嫂道：「往舖子裏尋你回話說畢。敬濟騎頭口來家。次日薛嫂提着花箱兒。先進西門

慶家上房看月娘。坐了一回。又到孟玉樓房中。然後才到金蓮這邊。月娘又不防金蓮正放桌兒吃粥。春梅見婦人悶

悶不樂。說道：「娘你老人家也少要憂心。是非有無隨人說去。」二人相對猶自說是非有無然則使人伏其罪無辭片言折獄之難也如今爹也沒了。大娘他

養出個墓生兒來。莫不也是來路不明。莫不也是妙絕他也難管你暗地的事。你把心放開。料天塌了。還有個撐天大

漢哩。此大漢為誰人生在世。且風流了一日。是一日。是春梅結果於是篩上酒來。遞一鍾與婦人說。娘且吃一杯兒。暖酒解

解愁悶。因見階下兩隻犬兒相戲。說道：「畜生尚有如此之樂。何況人而反不如此乎。」求為狗而不能矣正飲酒間。只見薛嫂

兒來到。與金蓮道了個萬福。又與春梅拜了拜。笑道：「你娘兒們好受用。因觀二犬戲在一處。又笑道：「你家好祥瑞。」

你娘兒們看着怎不解悶。婦人道：「那陣風兒今日刮你來。怎的一向不來走走。一面讓薛嫂坐。薛嫂兒道：「我整

日幹的不知甚麼。只是不得閒。大娘頂上進了香來。也不曾看的他。剛才好不怪我。西房三娘也在跟前留了我

兩對翠花。一對大翠圍髮。好快性。就稱了八錢銀子與我。玉樓不惱薛嫂大是深心只是後邊雪姑娘。從八月裏要了我兩對線

花兒。該二錢銀子。白不與我好怪吝的人。是對金蓮說的話我對你說怎的不見你老人家。婦人道：「我這兩日身子有些不自在。不會出去走動。」

春梅一面篩了一鍾酒。遞與薛嫂兒。薛嫂忙又道：「萬福說我進門就吃酒。」婦人道：「你到明日

養個好娃娃。」與說王婆時悲樂自是不同薛嫂兒道：「我養不的。俺家兒子媳婦金大姐。到新添了個娃娃兒。纔兩個月來。又道你老

人家沒了爹。終日這般冷清清了。引婦人道：「說不得有他在好了。如今弄的俺娘兒們一折一磨的。不瞞老薛說。如今俺家中人多口舌多。他大娘自從有了這孩兒。把心腸也改變了。姐妹不似那咱親熱了。」將向日月這兩日一

日一

來我心裏不自在。二來因些閒語沒曾往那邊去。漸漸春梅道：都是俺房裏秋菊這奴才。大娘不在，劈空架了俺

娘一篇是非。把我也扯在裏面，好不亂哩。梅語春梅道：就是房裏使的那大姐，他怎的倒弄主子。自古穿青衣抱

黑柱，這個使不的。婦人使春梅，你瞧瞧那奴才，只怕他又來聽。竊聽爲能手春梅道：他在廚下揀米哩。這破包籩

奴才，在這屋裏，就是走水的槽。春梅語單管屋裏事兒往外學舌。春梅道：這裏沒人，咱娘兒們說話。昨日陳姐夫

到我那裏，如此這般，告訴我乾淨。是他戮犯你們的事兒了。陳姐夫說：他大娘數說了他，各處門戶都緊了。不許

他進來取衣裳拿藥材。又把大姐搬進東廂房裏住。又知西門失計在先每日晌午，還不拿飯出去與他吃。餓的他只往他母

舅張老爹那裏吃去。一個親女婿不托他，倒托小廝，有這個道理。他有好一向沒得見你老人家。巴巴央及我，捎

了個東兒，多多拜上你老人家。少要心焦，左右爹是沒了，爽利放倒身，大做一做，怕怎的。點根香，怕出煙兒，放把

火倒也罷了。一味不經於是取出敬濟封的東帖兒，遞與婦人，拆開觀看，別無甚話，上寫紅綉鞋一詞。

襖廟火，燒皮肉，藍橋水，淹過咽喉。緊按納，風聲滿南州。洗淨了，終是染污，成就了，倒是風流。不怎麼，也是有。

六姐粧次

敬濟百拜上

婦人看畢，收入袖中。春梅道：他叫你回個記色與他，或寫幾個字兒，捎了去。方信我送的有個下落。婦人叫春梅

陪着薛嫂吃酒。他進入裏間，半晌拿了一方白綾手帕，一個金戒指兒，帕兒上又寫了一首詞兒，叙其相思契闊

之懷。寫完封得停當，走出來交與薛嫂，便說你上覆他，叫他休要性兒，往他母舅張家那裏吃飯，惹他母舅唇

齒。說你在丈人家做買賣，却來我家吃飯。顯的俺們都是沒生活的一般。猶以丈母自居叫他張舅見怪，或是未有飯吃，

叫他舖子裏拿錢買些點心和夥計吃便了。你使性兒不進來，和誰的氣哩。却相是賊人胆兒虛一般。難道不是觀金蓮語氣

是不防春梅即去也薛嫂道：等我對他說。婦人又與薛嫂五錢銀子，作別出門。來到前邊舖子裏，尋見敬濟，兩個走到僻靜處

說話，把封的物事遞與他。五娘說：叫你休使性兒賭氣，叫你常進來走走。休往你張舅家吃飯去，惹人家怪。因

拿出五錢銀子與他瞧。此是裏面與我的，漏眼不藏絲。入後你兩個愁不會在一答裏對出來。我臉放在那裏，敬

濟道：老薛多有累你，深深與他唱喏。那薛嫂走了兩步，又回來說：我險些兒忘了一件事，剛才我出來，大娘又使了頭綉春，叫進我去，叫我晚上來領春梅。如此出賣梅雪，紛紛公案如是。要打發賣他，說他與你們做牽頭，和他娘通同養漢，敬濟道：薛媽你就領在家，我改日到你家見他一面，有話問他。那薛嫂說畢，回家去了。果然到晚夕月上的時分，起來領春梅到月娘房中，月娘開口說：那咱原是你手裏十六兩銀子買的你，如今拿十六兩銀子來，就是了。分付小玉，你看看，到前邊收拾了，叫他盤身兒出去，休要帶出衣裳去了。那薛嫂兒到前邊，向婦人如此這般，他大娘叫我領春梅來了，對我說，他與你老人家通同作弊，偷養漢子，不管長短，只問我要原價。婦人聽見，說領賣春梅，就睜了眼。半日說不出話來，不覺滿眼流淚。是大開目處。叫道：薛嫂兒，你看我娘兒兩個，沒漢子的好苦也。今日他死了多少時兒，就打發我身邊人，他大娘這般沒人心仁義，自待他身邊養了個尿胞種，就把人躡到泥裏。李瓶兒孩子週半，還死了哩。花麻痘疹未出，知道天怎麼算計，就心高遮了太陽。薛嫂道：春梅姐，說爹在日曾收用過他。婦人道：只爲着死鬼把他當心肝肺腸兒一般看待，說一句聽十句，要一奉十，正經成房立紀老婆，且打靠後，他要打那個小厮十棍兒，他爹不敢打五棍兒。薛嫂道：可又來。三字非爲春梅稱冤，乃言既非原物，還要原價，爲不通也。大娘差了爹收用的，恁個出色姐兒，打發他箱籠兒，也不與，又不許帶一件衣服兒，只叫他盤身兒出去，隣舍也不好看的。婦人道：他對你說休教帶出衣裳去。薛嫂道：大娘分付小玉姐便來，叫他看着，休叫帶衣裳出去。那春梅在傍聽見，打發他一點眼淚也沒有。又是大開目處。見婦人哭，說道：娘你哭怎的？奴去了，你耐心兒過，休要思慮壞了你。你思慮出病來，沒人知你疼熱。動人千古之憾，等奴出去，不與衣裳也罷。自古好男不吃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直照五娘，你信我奶奶倒三顛四的。又單重衣服，非相留也。小大姐扶持你老人家一場，瞞上不瞞下，你老人家拿出箱子來，揀上色的與兩套，叫薛嫂兒與他拿了去做個紀念，也是服伺一場。婦人道：好姐姐，你倒有點仁義。小玉道：你看誰人保得常無事？蝦蟆促織兒，都是一鍬土上人，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有飛安在各有心事也。一面拿出春梅箱子來，凡帶的汗巾兒、翠簪兒，都叫他拿去。婦人揀了兩套上色羅緞衣服、鞋腳包了一大包。婦人梯已與了他幾件釵梳簪墜戒指。

小玉也頭上拔下兩根簪子來。遞與春梅。餘者珠子、纓絡、銀絲、雲髻、遍地金粧花裙襖。一件兒沒動。都抬到後邊去了。必如此乃映不垂。別淚方是有志氣。春梅當下拜辭婦人。小玉洒淚而別。正是與金蓮刻骨。臨出門。婦人還要他拜辭月娘諸人。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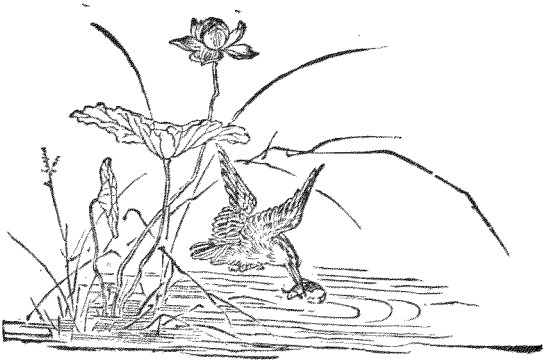
金蓮如此只見小玉搖手兒。這春梅跟定。薛嫂頭也不回。揚長決裂出門去了。如椽之筆。爲從席場中吐此一。口惡氣。蓋不屑受之之意也。小玉合婦人送出大門回來。小玉到上房回大娘。只說罄身子去了。衣服都留下。沒與他這金蓮歸進房中。往常有春梅、娘兒兩個相親相熱。說知心話兒。今日他去了。丟得屋裏冷冷落落。甚是孤悽。不覺放聲大哭。西門死無此痛哭。潘

爲證

耳畔言猶在。於今恩愛分。房中人不見。無語自銷魂。



繪圖真木金瓶梅 第八十五回 吳月娘識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別淚



繪圖真本金瓶梅

第八十六回

孫雪娥。打敬濟

潘金蓮發還王婆

詩曰

雨打梨花倍寂寥。幾回腸斷淚珠拋。 睽違一載猶三載。情緒千條與萬條。
好句每從秋裏得。離魂多自夢中銷。 香羅重解知何日。辜負巫山幾暮朝。

話說潘金蓮自從春梅出去。房中納悶不題。單表陳敬濟。次日早飯時出去。假作討帳。騎頭口到了薛嫂兒家。薛嫂兒正在屋裏。一面讓進來坐。敬濟拴了頭口。進房坐下。點茶吃了。薛嫂故意問姐夫來有何話說。敬濟道。我往前街討帳。竟到這裏。昨晚小大姐出來了。在你這裏。薛嫂道。是在我這裏。還未上主兒哩。敬濟道。在這裏。我要見他。和他說句話兒。薛嫂故作喬張致道。好姐夫。昨日你家丈母百般分付我。與後王婆不同因為你們通同作弊。弄出醜事來。才把他打發出門。叫我防範你們。休要與他會面說話。你還不趁早去哩。只怕他一時使將小厮來看見。到家說了。又是一場兒。明透下文倒沒的弄的我也上不得的門。那敬濟便笑嘻嘻。袖中拿出一兩銀子來。權作一茶。你且收了。改日還謝你。那薛嫂兒見錢眼開。說道。好姐夫。自恁沒錢使。將來謝我。只是我去年臘月。你鋪子當了人家。兩付扣花枕頭。將有一年來。本利該八錢銀子。你尋與我罷。偏以閒筆作總文。過入下文來安。敬濟道。這個不打緊。明日就尋與你。這薛嫂兒一面請敬濟裏間房裏去。與春梅厮見。一面叫他媳婦金大姐定菜兒。我去買茶食點心。又打了一壺酒。并肉鮮之類。叫他二人吃。這春梅看見敬濟說道。姐夫你好人兒。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把俺娘兒兩個弄的。上不上。下不下。出醜惹人嫌。到這步田地。敬濟道。我的姐姐。你既出了他家門。我在他家也不久了。妻兒趙迎春。各自尋投奔。你叫薛媽替你尋個好人家去罷。我醃韭菜。已是入不的哇了。不娶春梅意。在金蓮也。我往東京俺父親那裏去。計較了回來。把他家女兒休了。只要我家寄放的箱子。說畢。敬濟敢於肆惡。壯膽處。在此又是西門之愚。不一時。薛嫂買將茶食酒菜來。放炕桌兒。排了兩個。做一處飲酒。叙話。薛嫂也陪他吃了兩盞。一遞一句。說了回月娘心狠。宅裏恁個出色姐兒出。

來通不與一件兒衣服簪環。就是往人家上主兒去。裝門面也不好看。還要舊時原價。就是清水。這碗裏傾倒那碗裏也拋撒些兒。若是金蓮碗中清。水固淵泉不絕也。原來這等夾腦風。臨時出門。倒虧了小玉丫頭。做了個分上。叫他娘拿了兩件衣服與他。不是往人家相去。拿甚麼做上蓋。比及吃得酒濃時。薛嫂叫他媳婦金大姐。抱孩子躲去人家坐的。叫他兩個在裏間自在坐個房兒。正是

帶一分愁情更好。不多時別與尤濃。

兩個會了一面作別。比時難割難捨。爲下數回大書作地。薛嫂恐怕月娘使人來瞧。連忙攬掇敬濟出港。騎上頭口來家。遲不上兩日。敬濟又捎了兩方銷金汗巾。兩雙膝褲。與春梅。又尋枕頂出來。與薛嫂兒。又拿銀子打酒。在薛嫂兒房內。正和春梅吃酒。不想月娘使了來安小厮。來催薛嫂兒。怎的還不上主兒。看見頭口拴在門首。來安兒到家學了舌。說姐夫也在那裏來。月娘聽了。心中大怒。使人一替兩替。叫那薛嫂兒去。儘力數說了一遍道。你領了奴才去。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後日。只顧不上緊。替我打發。好窩藏着養漢掙錢兒與你家使。若是不打發。把丫頭還與我領了來。我另叫馮媽媽去賣。你再休上我門來。這薛嫂兒聽了。到底還是媒人的嘴。說道天麼天麼。你老人家怪我差了。我趕着增福神着棍打你老人家照顧我。怎不打發。昨日也領着走了兩三個主兒。都出不上。你老人家要十六兩原價。俺媒人家那裏有這些銀子賠上。月娘又道。小厮又說陳家種子。經簿語月娘曰。是勢利場中人。今日在你家。和丫頭吃酒來。薛嫂慌道。耶啞耶啞。又是一場兒。還是去年臘月。當了人家兩付枕頭。在咱獅子街鋪子裏。銀子收了。今日姐夫送枕頭與我。我讓他吃茶。他不吃。忙忙就上頭口來了。幾時進屋裏吃酒來。原來咱家這大官兒。恁快搗謊。鴛鴦。月娘吃他一篇。說的不言語了。說道。我只怕一時被那種子。設念隨邪。差了念頭。薛嫂道。我是三歲小孩兒。豈可恁些事兒。不知道你那等分付了我。我長吃短吃。他在那裏也沒的久停久坐。與了我枕頭。茶也沒吃就來了。幾會見咱家小大姐面兒來。萬物也要個真實。你老人家就上落起我來。既是如此。如今守備周爺府中。要他圖生長。只出十二兩銀子。過入守備府無填。看他若添到十三兩上。我兌了銀子來罷。說起來守備老爺前者

在咱家酒席上也曾見小大姐來。因他會這幾套唱。好模樣兒。才出這幾兩銀子。又不是女兒。其餘別人出不上。薛嫂當下和月娘訂死了價錢。次日。早把春梅收拾打扮。粧點起來。戴着圍髮雲髻兒。滿頭珠翠。穿上紅緞襖兒。藍緞裙子。脚上雙彎尖趂趂。一頂轎子。送到守備府中。周守備見了春梅。生的模樣兒比舊時越好。又紅又白。身段兒不短不長。一對小脚兒。滿心歡喜。就兌出五十兩一錠元寶來。這薛嫂兒拿來家。鑿下十三兩銀子。往西門慶家。交與月娘。另外又拿出一兩來說。是周爺賞我的喜錢。價錢輕而喜錢重妙絕你老人家這邊不與我些兒。那月娘免不過。只得又秤出五錢銀子與他。恰好他還禁了三十七兩五錢銀子。十個九個媒人。都是如此賺錢養家。令人不恨而爲玉樓恨却表陳敬濟見賣了春梅。又不得往金蓮那邊去。見月娘凡事都不理他。門戶都嚴緊。到晚夕親自出來打燈籠前後照看。上了鎖。方才睡去。因此弄不得手脚。敬濟十分急了。先和西門大姐嚷了兩場。淫婦前淫婦後罵大姐。我在你家做女壻。不道的雌飯吃。吃傷了你家。收了我許多金銀箱籠。特橫處你是我老婆。不顧瞻我。反說我雌你家飯吃。我白吃你家飯來。罵的大姐只是哭涕。十一月二十七日。孟玉樓生日。又是玉樓安排了幾碟酒菜點心。好意叫春鴻拿出前邊鋪子。叫敬濟陪傅夥計吃。月娘便攔說。他不是才料。休要理他。要與傅夥計。自與傅夥計自家吃。就是了。不消叫他。玉樓不肯。春鴻拿出來。排在水櫃上。一大盞酒都吃了。不勾。又使來安兒後邊要去。傅夥計便說。姐夫不消要酒去了。這酒勾了。我也不吃了。敬濟不肯。不知深淺之人如此定叫來安要去。等了半晌。來安兒出來回說。沒了酒了。這陳敬濟也有半酣。酒兒在肚內。又使他要去。那來安不動。又另拿錢打了酒來。吃着罵來安兒。賊小奴才兒。你別要慌。你主子不看我。連你這奴才們。也欺負我起來。使你使兒不動。我與你家做女壻。不道的酒肉吃傷了。有爹在怎麼行來。今日爹沒了。就改變了心腸。把我來不理。都亂來擠搗我。大丈夫聽信奴才言語。凡事托奴才不托我。由他。我好耐驚耐怕兒。傅夥計勸道。好姐夫。快休舒言。不敬奉姐夫。再敬奉誰。想必後邊忙。怎不與姐夫吃。你罵他不打緊。牆有縫。壁有耳。恰似你醉了一般。敬濟道。老夥計。你不知道。我酒在肚裏。事在心頭。俺丈母聽信小人言語。駕我一篇是非。就算我頂了人。人沒頂了我。妙語後日冷舖中妥公廟前此說難說矣好不好。我把

這一屋子老婆都刮刺了。到官也只是後丈母通奸論個不應罪名。月娘如今我先把你家女兒休了。然後一紙狀子告到官。再不東京萬壽門進上一本。之甚你家現收着我許多金銀箱籠。都是楊戩應沒官贓物。好不好。把你這幾間孽房子都抄沒了。老婆便當官辦賣。我不圖打魚。只圖混水。裏子會事的。把俺女婿收籠着。照舊看待。還是大家便益。本意傅夥計見他話頭兒來的不好。說道：姐夫你原來醉到十分。只吃酒。且把散話革起。這敬濟睜眼瞅着傅夥計罵道：賊老狗。怎的說我散話。揭挑我醉了。吃了你家酒來。我不才是他家家女婿。你無故只是他家行財。你也擠撮我起來。是醉語我教你這老狗別要慌。你這幾年賺的俺丈人錢。勾了飯也吃飽了。心裏要打夥兒。把我疾發了去。要奪權兒做買賣。好趁錢養家。我明日本狀也帶你一筆。又容易叫他打官司。那傅夥計最是個小膽兒的人。見勢頭不好。穿上衣裳。悄悄往家。一溜煙走了。小厮收了家活後邊去了。敬濟倒在炕上睡了一宿。晚景題過。次日。傅夥計早晨進後邊見月娘。把前事具說一遍。哭哭啼啼。要告辭家去。交割帳目。不做買賣了。月娘便勸道：夥計。你只安心做買賣。休要理那潑才料。如臭屎一般。丟着他。月娘意止當初你家爲官事。報到俺家來。權住着。有甚金銀財寶。也只是大姐幾件粧奩。隨身箱籠。你家老子便躲上東京去了。那時恐怕小人不。叫俺家晝夜耽心。你來時纔十六七歲。黃毛團兒也一般。也虧在丈人家。養活了這幾年。調理得諸般買賣兒。都會。今日翅膀兒毛乾了。反恩將仇報。一掃帚掃的光光的。小孩兒家說話欺心。恁沒天理。到明日。只天照看他。夥計。你自安心做你買賣。休理他便了。他自然也羞。一面把傅夥計安撫住了。不題。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印子舖擠着一屋裏人。贖討東西。只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送了一壺茶來。與傅夥計吃。放在桌上。孝哥兒在奶子懷裏。哇哇的只管哭。這陳敬濟對着那些人。作耍當真說道：我的哥哥。乖兒。你休哭了。向衆人說：這孩子倒像我養的。依我說話。寫來確是一不知事後生叫他休哭。他就不哭了。那些人就呆了。如意兒說：姐夫。你說的好妙話兒。越發叫起兒來了。看我進房裏說不說這陳敬濟趕上。踢了奶子兩脚。戲罵道：怪賊。還這。市井你說不是。我且踢個响屁。股兒着。那爛子抱孩子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向月娘哭說。姐夫對衆人。將哥兒這般言語發出來。這月娘不聽。

便罷。聽了此言。正在鏡臺邊梳着頭。半日說不出話來。往前一撞。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但見

荆山玉損。可惜西門慶正室夫妻寶鑑花殘。枉費九十日東京匹配。花容淹淡。猶如西園芍藥倚朱欄。檀口無言。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小園昨日春風急。吹折江梅就地花。

慌了小玉。叫將家中大小。扶起月娘來。炕上坐的。孫雪娥跳上炕。撇救了半日。魯姜湯灌下去。半日甦醒過來。月娘氣堵心胸。只是哽咽。哭不出聲來。奶子如意兒。對孟玉樓。孫雪娥。將敬濟對眾人戲言孝哥之事。說了一遍。我好意說他。又趕着我踢了兩脚。把我也氣的發昏在這裏。雪娥扶着月娘。待的眾人散去。悄悄在房中對月娘說。娘也不消生氣。氣的你有些好歹。越發不好了。必用雪娥一絲不素。恐毒之於人大矣。這小厮因賣了春梅。不得與潘家那淫婦弄手脚。纔發出話來。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大姐已是嫁出女。如同賣出田一般。咱顧不的他這許多。常言養蝦蟆得水。

蟲兒病。只顧叫那小厮在家裏做甚麼。明日哄賺進後邊。老實打與他一頓。即時趕離門戶。叫他家去。處金蓮。如此。然

後叫將王媽媽子來。把那淫婦叫他領了去。變賣嫁人。如同狗屎臭尿。掠將出去。一天事都沒了。如此。處金蓮。然

着他在家里做甚麼。到明日沒的把咱們也扯下水去了。雪娥說完乃知激。打一回直透此處。月娘道。你說的也是。當下計議已定了。到次日飯時以後。月娘埋伏了丫鬢媳婦七八個人。各拿短棍棒槌。使小厮來安兒。請進陳敬濟來後邊。只推說

話把儀門關了。叫他當面跪下。問他你知罪麼。那陳敬濟也不跪。轉把臉兒高揚。佯佯不睬。是此日。敬濟。月娘大怒。於是率領雪娥。并來興兒媳婦。來昭妻一丈青。中秋兒。小玉。繡春。衆婦人。七手八脚。按在地下。拿棒槌短棍。打了一頓。亦非如此。處之道。西門大姐走過一邊。也不來救。打的這小夥兒急了。把褲子脫了。深醜月。娘之筆。嚇的衆婦人看見都丟了棍

棒。亂跑了。月娘又是發惱。又要笑。口裏罵道。好個沒根基的忘八羔子。敬濟口中不言。心中暗道。若不是我這法兒。怎得脫身。於是扒起來。一手兜着褲子。往前走了。月娘隨令小厮跟隨。叫他算帳交與傅夥計。敬濟自知也

立脚不定。一面收拾衣服舖蓋。也不作辭。使性兒一直出離西門慶家。逕往他舅舅張團練家。他舊房子自住去了。正是

唯有感恩並積恨。 萬年千載不生塵。

潘金蓮在房中聽見打了陳敬濟趕離出門去了。越發憂上加憂。悶上添悶。一日月娘聽信雪娥之言。使玳安兒去叫了王婆來。那王婆自從他兒子王潮跟淮上客人拐了起車的一百兩銀子來家。得其發跡。也不賣茶了。爲解

地溫作買了兩個驢兒。安了盤磨。一張羅櫃。開起磨房來。聽見西門慶宅裏叫他。連忙穿衣就走。前映到路上問玳安

說我的哥哥幾時沒見你。又早籠起頭去了。有了媳婦兒不會。玳安道。還不會有哩。王婆子道。你爹沒了。你家誰

人請我做甚麼。莫不是你五娘養了兒子了。請我去抱腰。玳安道。俺五娘倒沒養。兒子倒養了。女婿天成妙語安的可兒。俺

大娘請你老人家領他出來。嫁人。王婆子道。天麼天麼。我說這淫婦死了你爹。怎守得住。只當狗改不了吃屎。就

弄碇兒來了。又是天生妙喻就是你家大姐那女婿了。他姓甚麼。王婆總是一編不漏。許久不見寫來。使婆子活跳紙。一不改一絲。真是化工之筆。玳安道。他姓陳名喚

陳敬濟。王婆子道。想着去年我爲何老九的事。去央煩你爹。到宅內你爹不在。賊淫婦他就沒留我房裏坐坐兒

折針也迸不出個來。方知寫何十事之妙。爲此下線也。只叫丫頭倒一鐘清茶我吃了。出來了。我只道千年萬歲在他家。如何今日

也還出來。好個浪蹄子淫婦。數語爲後文。林說我是你個媒主。替你作成了恁好人家。就是閒人進去。也不該那等

大意。玳安道。爲他和俺姐夫在家裏吵嚷作亂。昨日差些兒。沒把俺大娘氣殺了哩。俺姐夫已是打發出去了。只

有他老人家。如今叫你領他去哩。王婆子道。他原是轎兒來。少不得還叫頂轎子。他也有個箱籠來。這裏少不的

也與他個箱子兒。玳安道。這個少不的。俺大娘自有個處。兩個說話間。到了門首。進入月娘房裏。道了萬福。坐下

丫鬢拿茶吃了。月娘道。老王無事不請你來。悉把金蓮如此這般上項說了一遍。今來是是非人去。是非者。一

客不煩二主。還起動你領他出去。或聘嫁。或打發。叫他吃自在飯去罷。我男子漢已是沒了。招攬不過這些人來。

說不的。當初死鬼爲他。月娘無禮。處可殺。丟了許多錢底那話了。就打他恁個銀人兒也有。玉樓瓶兒皆帶銀錢來。惟至金蓮費出錢去。如今隨你聘

嫁多少兒。交得來。我替他爹念個經兒。也是一場勾當。王婆道。你老人家是稀罕這錢的。只是把禍害離門就是

了。亦是正言。早已占地。我知道。我也不冒差了。又道。今日好日。就出去罷。又一件。他當初有個箱籠兒。有頂轎兒來。也少不

的與他頂轎兒坐了去。月娘道：箱子與他一個，轎子不容他坐。小玉道：俺奶氣頭上，便是這等說。到臨時少不的僱頂轎兒。不然街坊人家，看着拋頭露面的，不吃人笑話。處處寫小玉為竊玉之根月娘不言語了。寵愛小玉如畫一面使丫鬚繡春前邊叫金蓮來。這金蓮一見王婆子在房裏，眼就睜了。向前道：萬福。坐下。王婆子開言便道：你快收拾了。剛才大娘說叫我今日領你出去哩。金蓮道：我漢子死了多少時兒？我爲下甚麼，非作下甚麼？歹來如何平空打發我出去？王婆道：你休這裏打吡，做啞裝聾。自古蛇鑽窟，蟻蛇知道各入幹的事兒。各人心裏明。金蓮你休呆裏撒奸說長道短。我手裏使不的巧語花言。如西遊記尋得妖精主人公來也幫閑鑽懶，自古沒個不散的筵席。出頭椽兒先朽爛。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蒼蠅不鑽，沒縫兒。蛋你休把養漢常飯。妙語不煩我如今要打發你西陽關。乃作者特打發其上鬼門關也金蓮見勢頭不好，料難久住，便也發話道：你打人休打臉，罵人休揭短。有勢休要使盡了。趕人不可趕上。我在你家做老婆，也不是一日兒。怎聽奴才淫婦戲舌，便這樣絕情絕義的打發我出去？方知陳書童玉簫以至於發潑者爲此二語我去不打緊，只要大家硬氣守到老。沒個破字兒才好。又爲玉樓雪娥作過文當下金蓮與月娘亂了一回。月娘到他房中打點，與了他兩個箱子。一張抽替桌兒，四套衣服，幾件簪環首飾，一床被褥，其餘他穿的鞋脚，都填在箱內。把秋菊叫到後邊來，一把鎖就把房門鎖了。月娘狠厭金蓮穿上衣服，拜辭月娘。在西門慶靈前大哭了一回，又走到孟玉樓房中，是姐妹相處一場。一旦分離，兩個落了一回眼淚。此處又以玉樓瞞着月娘玉樓瞞着月娘，悄悄與了他一對金梳簪子，一套翠藍緞襖紅裙子。說道：六姐，奴與你離多會少了？你看個好人家，往前進了罷。自古道：千里長途，也沒個不散的筵席。三語冷盡西門一生你若有了人家，使個人來對我說聲，奴往那裏去。那裏去者有去志也順便到你那裏看你去。又是永福寺內戲語也是姊妹情腸，於是洒淚而別。映春臨出門，小玉送金蓮，悄悄與了金蓮兩根金頭簪兒。此處又以小玉之簪映轉金蓮玉樓瓶兒諸簪爲離合大關目金蓮道：我的姐姐，你倒有一點人心兒在我。王婆又早僱人把箱籠桌子擡的先去了。獨有玉樓小玉送金蓮到門首，坐上轎子才回。玉樓實終始金蓮瓶

兒春梅 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無非死別與生離。

却說金蓮到王婆家。王婆安插他在裏間。晚夕同他一處睡。他兒子王潮兒也長成一條大漢。籠起頭去了。還未有妻室。外間支着床睡。這潘金蓮次日依舊打扮喬眉喬眼。在簾下看人。仍復收到簾下何等筆力無事坐在炕上。不是描眉畫眼。就是彈弄琵琶。方是金蓮王婆不在。就和王潮兒鬪葉兒下棋。方是金蓮那王婆自去掃麵喂養驢子。不去管他。朝來暮去。又把王潮兒刮刺上了。晚間等的王婆子睡着了。婦人推下炕溺尿。走至外間和王潮兒睡。正是

色膽如天大。恩情似海深。

有日陳敬濟打聽得金蓮出。還在王婆家聘嫁。因提着兩吊銅錢。走到王婆家來。婆子正在門前掃驢子撒的糞。這敬濟向前深深地唱個喏。婆子問道。哥哥你做甚麼。敬濟道。請借裏邊說話。王婆便讓進裏面。敬濟便道。動問西門大官人宅內。有一位娘子潘六姐在此出嫁。王婆便道。你是他什麼人。那敬濟嘻嘻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是他兄弟。他是我姐姐。那王婆子眼上眼下。打量他一回。說他有甚兄弟。我不知道。你休哄我。你莫不是他家女婿姓陳的。來此處撞蠅子。我老娘手裏放不過敬濟笑向腰裏解下兩吊銅錢來。放在面前說。這兩吊錢權作王奶奶一茶之費。教我且見一面。改日還重謝你老人家。婆子見錢越發發張致起來。便道。休說謝的話。他家人娘子分付將來。不許叫閑雜人來看他。咱放倒身說話。你既要見這雌兒一面。與我五兩銀子。見兩面與我十兩。又映十分光你若娶他。便與我一百兩銀子。我的十兩媒人錢在外。何不令每日見面倒我不管閑帳。你如今兩串錢兒打水不渾的。做甚麼。敬濟見這婆子口硬。不收錢。又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腳簪子。重五錢。殺鷄扯腿。跪在地。下說道。王奶奶你且收了。容日再補一兩銀子來。與你不敢差了。且容我見他一面。說些話兒。則個那婆子於是收了簪子和錢。分付你進去見他。說了話。就與我出來。不許你挺眉睜目。只顧坐着。總是爲生發地。步步吃醋也所許那一兩頭銀子。明日就送來與我。與成衣日要十兩頭道對西門之鬼有知此察何如於是掀簾放敬濟進裏間。婦人正坐在炕上看見敬濟。便埋怨他道。你好人兒。弄的我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有上梢沒下梢。出醜惹人嫌。與春梅一機話你連影兒也不來看我。看見我兒。我娘兒們好好的拆散的你。東我西。皆是爲誰來。說着。扯住敬濟。只顧哭泣。此處與春梅不同王婆又嘆哭。只怕有人聽見。夾寫

軍力到底勁甚。敬濟道：我的姐姐，我爲你剛皮刷肉，你爲我受氣就羞，怎不來看你。昨日到薛嫂兒家，已知春梅賣在守備府裏去了。才打聽知你出離了他家門，在王奶奶這裏聘嫁。今日特來見你一面，和你計議。咱兩個恩情難捨，拆散不開。如之奈何？我如今要把他家女兒休了，問他要我家先前寄放金銀箱籠，他若不與我，我東京萬壽門一本一狀進下來。那時他雙手奉與我，還是遲了。我暗地裏假名托姓，一頂轎子，娶你到家用。咱兩個永遠團圓，做上個夫妻，有何不可？又一個要偷娶西門典刑尙在婦人道：現今王乾娘要一百兩銀子，你有這些銀子與他。敬濟道：如何要這許多？婆子說道：你家大丈母說當初你家爹爲他打個銀人兒，也還多。定要一百兩銀子，少一絲毫也成不的。敬濟道：實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打得熟了，拆散不開。看你老人家下願，退下一半兒來。五六十兩銀子也罷。我往舅舅那裏，典上兩三間房子，娶了六姐家去，也是春風一度，你老人家少轉些兒罷。婆子道：休說五六十兩銀子，八十兩也輪不到你手裏了。昨日湖州販絢絹何官人，出到七十兩。何官人本爲王六兒出線，不謂又爲潘六兒開映，不知可爲王兒點綴着文字，嚴整細密之甚。街上張二官府，如今見在提刑院掌刑，又是提刑院西門有知將奈何，使了兩個節級來，出到八十兩上，拿着兩封銀子來，兌還成不的，都回去了。你這小孩兒家，空口來說空話，倒還敢奚落老娘。老娘不道的吃傷了哩。當下一直走出街上，大嚷喝說：誰家女婿要娶丈母，還來老娘屋裏放屁。很毒敬濟慌了一手扯進婆子來，雙膝跪下，央及王奶奶禁聲。我依王奶奶價值一百兩銀子罷。爭奈我父親在東京，我明日往東京取銀子去。婦人道：你既爲我一場，休與乾娘爭執。上緊取去，只恐來遲了。別人娶了奴去，就不是你的人了。淫婦騙人如此，自身不能主也敬濟道：我僱頭口連夜兼程，多則半月，少則十日就來了。婆子道：先下米，先食飯。我的十兩銀子在外，休要少了。我先與你說明白着。敬濟道：這個不必說。恩有重報，決不有忘。說畢，敬濟作辭出門。到家收拾行李。次日，早僱頭口上東京取銀子去。此一去正是青龍共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貧財忘禍

武都頭殺嫂祭兄

詩曰

悠悠嗟我里。世亂各東西。存者問消息。死者爲塵泥。賤子家既敗。壯士歸來時。行久見空巷。日暮氣慘悽。但逢狐與狸。豎毛怒裂背。我有鋤鏃劍。對此吐長霓。

話說陳敬濟僱頭口起身。叫了張團練一個伴當跟隨。早上東京去不題。却表吳月娘打發潘金蓮出門。次日使春鴻叫薛嫂兒來。要賣秋菊。這春鴻正走到大街。撞見應伯爵。叫住問春鴻。你往那裏去。春鴻道。大娘使小的叫媒人薛嫂兒去。伯爵問叫媒人做甚麼。春鴻道。賣五娘房裏秋菊丫頭。伯爵又問你五娘爲甚麼打發出來嫁人。這春鴻便如此這般。因和俺姐夫有些說話。大娘知道了。先打發了春梅小大姐。便不是大姑娘然後打了俺姐夫一頓。趕出往家去了。昨日才打發出俺五娘來。伯爵聽了。點了點頭兒說道。原來你五娘和姐夫有種兒。看不出人來。又向春鴻說。孩兒你爹已是死了。你只願還在他家做甚麼。終是沒出產。你心裏還要歸你南邊去。還是這裏尋個人家跟罷。春鴻道。便是這般說。老爹已是沒了。家中大娘好不嚴緊。各處買賣都收了。房子也賣了。琴童兒畫童兒都走了。出點也攪不過這許多人口來。小的待回南邊去。又沒順便人帶去。這城內尋個人家跟。又沒個門路。伯爵道。傻孩兒。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千山萬水。又往南邊去做甚。你肚裏會這幾句唱。愁這城內尋不出主兒來。答應。我如今保舉個門路與你。如今大街坊張二老爹家。有萬萬貫家財。現頂補了你爹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如今你二娘又在他家。做了二房。此他家與那他家不同我把你送到他宅中伺候。他見你會唱南曲。管情一箭就上垛。留下你做個親隨大官兒。又不比在你這家裏。他性兒又好。年紀小小。又個儻。又愛好。你就是個有造化的。這春鴻扒倒地下。就磕了個頭。有累二爹。小的若見了張老爹。得一步之地。買禮與二爹磕頭。伯爵一把手。拉着春鴻說。傻孩兒。你起來。我無有個不作成人的。肯要你謝。你那得錢兒來。春鴻道。小的去了。只怕家中大娘抓尋小的。怎了。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問你張二老爹。討個帖兒封一兩銀子與他家。兩個他家他家銀子不敢受。三個他家與上文無數大官人哥字相映也不怕不把你雙手兒送去了。說畢。春鴻往薛嫂兒家。叫了薛嫂兒。見月娘領秋菊出來。只賣了五兩銀子。交與月娘。不在話下。秋菊原爲去金蓮之機。金蓮去矣。則秋菊不賣。安用哉。却說應伯爵。領春鴻到張二官宅裏。見了張二官。張二官見他生的清秀。

又會唱南曲。就留下他伺候。便拿拜帖兒。封了一兩銀子。送往西門慶家。討他箱子。那日吳月娘家中。正陪雲理守娘子范氏吃酒。先是雲理守補在清河左衛做同知。見西門慶死了。吳月娘守寡。手裏有東西。就安心有垂涎圖謀之意。與夢境一照此日正買了八盤美果禮物。來看月娘。見月娘生了孝哥。范氏房內亦有一女。方兩月兒。要與

月娘結親。那日吃酒。就兩家割衫襟。做了兒女親家。留下一雙金環為定禮。聽見玳安兒拿進張二官府帖兒。並一兩銀子。說春鴻投往他家伺候去了。使人來討他箱子衣服。月娘見他現做提刑官。不好不與他。銀子也不會收。只得把箱子擡將出來。初時應伯爵對張二官說。西門慶第五娘子潘金蓮生的標致。會一手琵琶。百家詞曲。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會寫字。因為年小守不的。又和他大娘子合氣。今打發出來。在王婆家嫁人。這張二官一

番兩番。使家人拿銀子。往王婆家相看。王婆只推他大娘子分付。不開口要一百兩銀子。那人來回講了幾遍。還到八十兩上。王婆還不吐口兒。落後春鴻到他宅內。張二官聽見春鴻說婦人在家。養着女婿。方打發出來。這張

二官就不要了。對着伯爵說。我家現放着十五歲未出幼兒子。上學攻書。要這樣婦人來做甚。寫張二官總欲使伯爵

真有趣又聽見李嬌兒說。金蓮當初用毒藥排布死了漢子。被西門慶占將來家。又偷小厮。把第六個娘子娘兒二官說兩個。生生吃他害殺了。金蓮罪案一總以此。張二官就不要了。話分兩頭。却說春梅賣到守備府中。守備見他生的標致。伶俐。舉止動人。心中大喜。與了他三間房住。手下使一個小丫鬟。就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三日替他裁了兩

套衣服。所謂不圖嫁時衣也醉嫂兒去。賞了醉嫂五錢銀子。又買了個使女伏侍他。立他做二房。大娘子一目失明。吃長齋念佛。不管閑事。還有生姐兒孫二娘。在東廂房住。春梅在西廂房。各處鑰匙。都叫他掌管。甚是寵愛他。一日聽醉嫂

兒說。金蓮出來。在王婆家聘嫁。這春梅晚夕。啼啼哭哭。對守備說。俺娘兒兩個在一處厮守這幾年。他大氣兒不

會呵着我。把我當親女兒一般看承。那知拆散開了。不想今日他也出來了。你若肯娶將他來。俺娘兒們還在一處過好日子。又說他怎的好模樣兒。諸家詞曲都會。又會彈琵琶。聰明俊俏。百伶百俐。屬龍的。今年才三十二歲

兒。他若來。奴情願做第三也罷。於是把守備念轉了。使手下親隨張勝。李安。封了兩方手帕。二錢金子。往王婆家

相看果然生的好個出色的婦人。王婆開口指稱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張勝李安講了半日。還了八十兩。那王婆還不肯。走來回守備。又添了五兩。復使二人拿着銀子。和王婆說。王婆只是假推他大娘子不肯。不轉口兒。要一百兩。媒人錢要不要便罷了。天也不空使人。這張勝李安只得又拿回銀子來。稟守備。丟了兩日。怎禁這春梅。晚夕啼啼哭哭。好歹再添幾兩銀子。娶了來。和奴做伴兒。死也甘心。守備見春梅只是哭泣。只得又差了大管家周忠。已伏同張勝李安。毡包內拿着銀子。打開與婆子看。又添到九十兩上。婆子越發張致起來。說若九十兩。到不的如今提刑張二老爹家擡的去了。差十兩又照提光這周忠就惱了。分付李安把銀子包了。說道。三隻腳蟾便沒處尋。兩脚老婆愁尋不出來。這老淫婦。連人也不識。你說那張二官府怎的。俺府裏老爹管不着你。不是新娶的小夫人。再三在老爹跟前說。念要娶這婦人。平白出這些銀子。要他何用。李安道。勒着俺兩番三次來回。賊老淫婦。越發鸚哥兒風了。拉着周忠說。管家咱去來。到家回了老爺。好不好叫牢子拿去。搵與他一頓好搵子。這婆子終是貪着陳敬濟那口食。由他罵。只是不言語。為武二作地非照應敬濟也二人到府中。回稟守備說。已添到九十兩。還不守備說。明日兌與他一百兩。拿轎子擡了來罷。周忠說。爺就與了一百兩。王婆還要五兩媒人錢。且丟他兩日。他若張致。拿到府中。搵與他一頓搵子。他才怕。看官聽說。大凡金蓮生有地而死有處。不爭被周忠說這兩句話。有分教。這婦人從前作過事。今朝沒興。一齊來有詩為證。

人生雖未有前知 禍福因由更問誰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按下一頭單表武松。自從發往孟州牢城充軍之後。多虧小管營施恩看顧。次後施恩與蔣門神爭奪快活林酒店。被蔣門神打傷。央武松出力。反打了蔣門神一頓。不想蔣門神妹子玉蘭。嫁與張都監為妾。賺武松去。假捏賊情。將武松拷打。轉又發安平寨充軍。這武松走到飛雲浦。又殺了兩個公人。復回身。殺了張都監蔣門神全家。老小。逃躲在施恩家。施恩寫了一封書。皮箱內封了一百兩銀子。叫武松到安平寨。與知寨劉高。叫看顧他。一路將水不想路上。聽見太子立東宮。放郊天大赦。武松就遇赦回家。到清河縣下。投了文書。依舊在縣當差。還做都頭來。

到家中尋見上隣姚二郎交付迎兒。千里一脈那時迎兒已長大十九歲了。收攬來家。一處居住。就有人告他說。西門慶已死。你嫂子又出來了。如今還在王婆家。早晚嫁人。這漢子聽了。舊仇在心。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次日理幘穿衣。逕走過間壁王婆門首。金蓮正在簾下站着。見武松來。連忙閃入裏間去。武松掀開簾子。便問王媽媽在家麼。那婆子正在磨上掃麵。連忙出來。應道。是誰叫老身。見是武松。道了萬福。武松深深唱喏。婆子道。武二哥。且喜幾時回家來了。武松道。遇赦回家。昨日才到。一向多累媽媽看家。改日相謝。婆子笑嘻嘻道。武二哥。比舊時保養。鬚子梢兒也有了。且是好身量。在外邊又學得這般知禮。以此方忘舊事一面請他上坐。點茶吃了。武松道。我有一樁事。和媽媽說。婆子道。有甚事。武二哥只顧說。武松道。我聞的人說。西門慶已是死了。我嫂子出來。在你老人家這裏居住。敢煩媽媽對嫂子說。他若不嫁人。便罷。若是嫁人。如今迎兒大了。娶得嫂子家去。看管迎兒。早晚招個女婿。一家一計。過日子。庶不叫人家笑話。婆子初時還不吐口兒。便道。他在便在我這裏。倒不知嫁人不嫁人。

還有防心次後聽見說謝他。便道。等我慢慢和他說。那婦人在簾內。聽見武松言語。要娶他。看管迎兒。又見武松在

外。出落得長大身材。胖了。比昔時又會說話兒。舊心不改。心下暗道。我這段姻緣。還落在他的手裏。就等不得王婆

叫自己出來。必如此寫來。方使金蓮背嫁武二有情理。不然金蓮十二分聰明人。豈不知防患乎。向武松道了萬福。說道。既是叔叔還要奴家去。看管迎兒。招女婿

成家。可知好哩。王婆道。有一件。只如今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才嫁人。武松道。如何要這許多。王婆道。西門

大官人。當初爲他使了許多。就打恁個銀人兒也勾了。武松道。不打緊。我既要請嫂嫂家去。就使一百兩也罷。另

外。破五兩銀子。謝你老人家。這婆子聽見喜歡的屁滾尿流。沒口說道。還是武二哥知禮。這幾年江湖上見的事

多。真是好漢。婦人聽了此言。走到屋裏。又濃濃點了一鐘瓜仁泡茶。雙手遞與武松吃了。比雪天團。嬌何如。婆子問道。如

今他家有發嫁說的緊。又有三四個官戶人家。爭着娶。都回阻了。價錢不足。你這銀子作速些使好。常言先下米

先吃飯。千里姻緣有線牽。休要落在別人手內。婦人道。既要娶奴家。叔叔上緊些。猶得叔武松便道。明日就來兌

銀子。晚夕請嫂嫂過去。那王婆還不信武松有這些銀子。胡亂答應去了。到次日。武松打開皮箱。拿出施恩與知寨劉高那一百兩銀子來。又另外包了五兩碎銀子。走到王婆家。拿天平兌起來。那婆子看見白晃晃排了一桌銀子。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雖是陳敬濟許下一百兩。上東京去取。不知幾時到來。仰着合着我現鐘。不。打去。打鑄鐘。又見五兩謝他。連忙收了。拜了。又拜說道。還是武二哥知人甘苦。武松道。媽媽收了銀子。今日就請嫂嫂過門。婆子道。武二哥。且是好急性。門背後放花兒。你等不到。晚了。財之迷也待我往他大娘那裏交了銀子。才打發他過去。又道。你今日帽兒光光。晚夕做個新郎。財之迷那武松緊着心中不自在。那婆子不知好歹。又奚落他。打發武松出門。自己尋思。他家大娘。只叫我發脫。又沒和我斷定價錢。我今胡亂與他一二兩銀子就是了。綁着鬼也落他一半養家。於是把銀鑿下二十兩銀子。往月娘家裏交割明白。月娘問甚麼人家娶去了。王婆道。鬼兒沿山跑。還來歸舊窩。嫁了他家小叔。還吃舊鍋裏粥去了。月娘聽了。暗中跌脚。月娘死金蓮以此書常言仇人見仇人。分外眼精明。與孟玉樓說。往後死在他小叔子手裏罷了。那漢子殺人。不轉眼。豈肯干休。此處方知必用撒潑以後方不說月娘家中嘆息。却表王婆交了銀子到家。下午時。叫王潮兒把婦人箱籠桌兒送過去。使月娘不言而棄之妙也又早收拾定當。打下酒肉。安排下菜蔬。晚上婆子領婦人過門。換了孝。戴着新髻。身穿紅衣服。搭着蓋頭。進門來。見明間內明亮。點着燈燭。重立武大靈牌。供養在上。而方知冷遇之先有些疑忌。由不的。髮似人揪肉。如鈎搭。進入門來。到房中。武松分付迎兒。把前門上了。拴後門也頂了。比雲天金蓮頂王婆見了。說道。武二哥。我去罷。家裏沒人。武松道。媽媽。請進房裏請盞酒。武松叫迎兒拿菜蔬。排在桌上。須臾。盪上酒來。請婦人。和王婆吃酒。那武松也不讓。把酒斟上一連吃了四五碗。酒。婆子見他吃得惡。實得便道。武二哥。老身酒勾了。放我去。你兩口兒。自在吃罷。武松道。媽媽。且休得胡說。我武二有句話問你。只聞響的一聲。响向衣底。掣出一把二尺長。刃薄背厚的朴刀來。插寫一隻手。籠着。刀。靴。右一隻手。按着。掩心。手。便睜圓怪眼。倒豎鬚。說道。婆子。休得吃驚。自古。冤有頭。債有主。休推。睡裏。夢裏。我哥哥性命。都在你身上。婆子道。武二哥。夜。晚了。酒。醉。拿刀。弄杖。不是。裏。處。亦。着。武松道。

婆子休胡說我武二就死也不怕等我問了這淫婦慢慢來問你這老猪狗王又撇若動一動步兒先吃我五七刀

子一面回過臉來看婦人罵道你這淫婦聽着我的哥哥怎生謀害了從實說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叔如

何冷鍋中豆兒爆好沒道理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事說猶未了武松把刀子乞楂的插在桌子上寫

刀用左手揪住婦人雲鬢右手匹胸提住把桌子一脚踢翻碟兒盞兒都打得粉碎特寫那婦人能有多大氣脈

被這漢子隔桌子輕輕提將過來拖出外間靈桌子前那婆子見勢頭不好便去奔前門走前門又上了拴被武

松大投步趕上揪翻在地用腰間纏帶解下來四手脚網住如猿猴獻果一般便脫身不得又照管口中只叫

都頭不消動怒大娘子自做出來不干我事武松道老猪狗我都知道了你賴那個你叫西門慶那厮打發我充

軍去今日我怎生又回家了已說自西門慶那厮在那裏又投你不說時先剛了這個淫婦後殺你這老猪狗照又

到婦人一提起刀來又寫便望那婦人臉上撇兩撇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放我起來等我說便了武松一提起

那婆娘旋剝淨了趁勢跪在靈桌子前武松喝道淫婦快說那婦人嚇得魂不附體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時收簾

子打了西門慶起并做衣裳以致通姦後怎的踢傷武大心窩王婆怎的教唆下毒撥置燒化又怎的娶到家用

一五一十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三個寫的王婆聽見只是暗中叫苦說傻才料你實說了却教老身怎的支吾寫

這武松一面就靈前一手揪着婦人一手澆奠了酒把紙錢點着說道哥哥你陰魂不遠今日武松與你報仇

雪恨聲淚俱盡那婦人見勢頭不好才待大叫又寫被武松向爐內過了一把香灰塞在他口就叫不出來了然後劈

腦揪翻在地那婦人掙扎把鬚鬢簪環都滾落了武松恐怕他掙扎先用油靴只顧踢他肋肢直對後用兩隻脚

踏他兩隻胳膊直對便道淫婦自說你伶俐不知你心怎麼生着我試看一看一面用手去攤開他胸膊說時遲

那時快把刀子去婦人白馥馥心窩內只一剜不意數字却如剜了個血窟窿那鮮血就射出來那婦人就星眸半

閃兩隻脚只顧登踏武松口啣着刀子又寫雙手去幹開他胸膊撲乞的一聲把心肝五臟生扯下來血漉漉供

養在靈前後方一刀割下頭來又寫血流滿地迎兒小女在旁看見嚇的只掩了臉又寫武松這漢子端的好狠

也。半日火燒寫可憐這婦人。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亡年三十二歲。但見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來至此一歇時紅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枉死城中。好似初春大雪。映伯爵壓折金線柳。臘月狂風。映東京吹折玉梅花。這婦人嬌媚不知何處去。香魂今夜落誰家。古人有詩一首。單悼金蓮死的好苦也。

堪悼金蓮誠可憐。衣裳脫去跪靈前。誰知武二持刀日。只道西門得籠年。

往事堪嗟一場夢。今身不值半文錢。世間一命還一命。報應分明在眼前。

武松殺了婦人。那婆子便大叫殺人了。武松聽見他叫。向前一刀也割下頭來。收拾拖過屍首一邊。將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簷下。又找那時有初更時分。倒控迎兒在屋裏迎兒道。叔叔我害怕。武松道。孩兒我顧不得你了。武松跳過王婆家來。還要殺他兒子。王潮不想王潮合當不該死。不殺王潮文字省手處聽見他娘這邊叫。就知武松行兇。推前門不開。叫後門也不應。慌的走上街上。叫保甲。那兩隣明知武松兇惡。誰敢向前。又映武松跳過牆來。到王婆房內。只見點着燈。房內一人也沒有。一面打開王婆箱籠。就把他衣服撇了一地。那一百兩銀子。止交與吳月娘。二十兩。還剩了八十五兩。并些釵環首飾。武松都包裹了。真寫至此見財之無益提了朴刀。又結越後牆趕五更。挨出城門。投十字坡張青夫婦那裏。躲住。做了頭陀。上梁山為盜去了。此回俱與水正是

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

第八十八回 陳敬濟感舊祭金蓮 龐大姐埋屍托張勝

詩曰

夢中雖暫見。及覺始知非。展轉不成寐。徒倚獨披衣。

淒淒曉風急。沉沉月光微。空床常達旦。所思終不歸。

話說武松殺了婦人。王婆刦了財物。逃往梁山去了。不題。且說王潮兒街上叫了保甲來。見武松家前後門都不開。又王婆家被刦去財物。房外衣服。丟的橫三豎四。就知是武松殺人。刦財而去。未免打開前後門。見血漉漉兩

個死屍倒在地下。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簷下。迎兒倒控在房中，問其故。只是哭泣。次日早衙呈報到本縣，殺人兇刃都拿放在面前。本縣新任知縣也姓李，雙名昌期，乃河北真定府棗強縣人氏。聽見殺人公事，即委差當該吏典，拘集兩隣保甲，并兩家苦主王潮迎兒，眼同當街，如法檢驗。生前委被武松因忿帶酒，殺潘氏王婆二命。疊成文案，就委地方保甲埋葬看守，掛出榜文。四廂差人跟尋訪拿正犯武松，有人首告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守備府中張勝李安，打着一百兩銀子，到王婆家，看見王婆婦人，俱已被武松殺死。縣中差人檢屍，捉拿兇犯二人回報府中。好過春梅聽見婦人死了，整哭了兩三日。茶飯都不吃，慌了守備，使人門前叫調百戲的貨郎兒進去，要與他觀看，只是不喜。直渡教濟逐日使張勝李安打聽，拿住武松正犯，告報府中知道，不在話下。按下一頭，且表陳敬濟前往東京取銀子，一心裏贖取金蓮，成其夫婦，不想走到半路，撞見家人陳定從東京來，告說家爺病重之事。奶奶使我來請大叔往家去，囑托後事。這敬濟一聞其言，兩程做一程，路上趲行。這日到東京，他姑夫張世康家。張世康已死，只有姑娘尙在。他父親陳洪，已是沒了三日。滿家帶孝，敬濟參見他父親靈座，與他母親張氏，并姑娘磕頭。張氏見他長成人，母子哭做一處。通同商議，如今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敬濟便道：如何是喜，如何是憂？張氏道：喜者如今朝廷冊立東宮，郊天大赦，憂則不想你老爹得病，死在這裏，你姑夫又沒了，姑娘守寡，這裏住着，不是常法。如今只得和你打發你爹爹靈柩回去，埋葬鄉井，也是好處。敬濟聽了，心內暗道：這一回發送，裝載靈柩家小粗重上車，少說也得許多日期耽擱，却不誤了六姐。不如先掉騙了兩車細軟箱籠家去，待娶了六姐，再來搬取靈柩不遲。人子待父母之心如此，所以此書幻化孝節也。一面對張氏說道：如今隨路盜賊十分難走，假如靈柩家小箱籠一同起身，未免起眼。倘遇小人，怎了？甯可就遲不耽擱，我先押兩車細軟箱籠家去，收拾房屋。母親隨後和陳定家眷，併父親靈柩，過年正月同起身回家，寄在城外寺院。然後做齋念經，築墳安葬，也是不遲。張氏終是婦人家，不合一時聽信敬濟巧言，就先打點細軟箱籠，裝載兩大車上，插旗號，扮做香車。從臘月初一日，東京起身，不上數日，到了山東清河縣家門首。對他舅舅張團練說：父親已死，母親押靈車不久就到。我押了兩車行李，先來

收拾打掃房屋。他母舅聽說。既然如此。我仍搬回家去便了。一面就令家人搬家。騰出房子來。敬濟見母舅搬

去。滿心歡喜。說且得冤家離眼前。後生之待老成如此落得我娶六姐來家。自在受用。我父親已死。我娘又疼我。為親者聽之原

心之先休了那個淫婦。然後一紙狀子把俺丈母告到官。追要我寄放東西。誰敢道個不字。又挾制俺家充軍人

數不成。便使從前依人之苦脫口一吐正是人便如此。如此。天理不然。不然。這敬濟就打了一百兩銀子在腰裏。又袖着十兩謝王

婆。來到縣前街王婆門首。可霎作怪。只見門前街旁埋着兩個屍首。上面兩桿鎗。交叉挑着個燈籠。門首掛着一

張文榜。上書本縣為人命事。囚犯武松。殺死潘氏王婆二命。有人捕獲首告官司者。官給賞銀五十兩。這敬濟仰

頭看見。便立睜了。只見窩舖中鑽出兩個人來。喝聲道。什麼人。看此榜文做甚。現今正身囚犯捉拿不着。你是何

人。大抄步便來捉獲。敬濟慌的奔走不迭。恰走到石橋下酒樓邊。只見一個人頭戴萬字巾。身穿青褶襖。隨後趕

到橋下。說道。哥哥你好大膽。平白在此看他怎的。這敬濟扭回頭看時。却是一個熟識朋友。鐵指甲楊大郎。順手

全不另二人聲喏。楊大道。哥哥一向不見。那裏去來。敬濟便把東京父親死。往回之事。告說一遍。恰才這殺死婦

人是我丈人的小潘氏。不知他被人殺了。適才見了榜文。方知其故。楊大郎告道。他是小叔武松。充配在外。遇赦

回還。不知因甚殺了婦人。連王婆子也不饒。他家還有個女孩兒。在我姐夫姚二郎家。養活了三四年。如此昨日

他叔叔殺了人。走的不知下落。我姐夫將此女縣中領出。嫁與人為妻小去了。完迎現今這兩個屍首。日久只顧

埋着。只是苦了地方保甲看守。更不知何年月日。才拿住囚犯武松。說畢。楊大郎招了敬濟。上酒樓飲酒。與哥拂

塵。敬濟見婦人已死。心中痛苦不了。那裏吃得下酒。約莫飲勾三杯。就起身下樓。作別來家。到晚夕。買了一陌紙

錢。在縣前街離王婆門首。遠遠的石橋邊。叫着婦人。潘六姐。我小兄弟陳敬濟。今日替你燒陌紙錢。皆因我來遲

了一步。誤了你性命。却為你早了一步送了性命也你活時為人。死後為神。早保佑捉獲住仇人武松。替你報仇雪恨。我在法場上

看着。剛他方趁我平生之志。說畢。哭泣。燒化了紙錢。敬濟回家。關了門戶。走歸房中。恰才睡着。似睡不睡。夢見金

蓮。身穿素服。一身帶血。向敬濟哭道。我的哥哥。我死的好苦也。實指望與你相處在一處。不期等你不來。被武松

那厮害了性命。如今陰司不收。我白日遊遊蕩蕩。夜歸各處尋討漿水。適間蒙你送了一陌紙錢與我。但只是仇人未獲。我的屍首埋在當街。你可念舊日之情。買具棺材。盛了葬埋。免得日久暴露。敬濟哭道。我的姐姐。我可知要埋葬你。但恐我丈母那無仁義的淫婦知道。他只恁賴我。倒趁了他機會。姐姐。你須往守備府中。對春梅說。叫他埋葬你屍身便了。婦人道。剛才奴到守備府中。又被那門神戶尉攔擋不放。奴須慢慢再哀告他。則個敬濟哭着。還要拉着他說話。被他身上一陣血腥氣。撇手掙脫。却是南柯一夢。枕上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說道怪哉。我剛才分明夢見六姐。向我訴告衷腸。叫我葬埋之意。又不知甚年何日。拿着武松。是好傷感人也。正是

夢中無限傷心事 獨坐空房哭到明

按下一頭。却表縣中訪拿武松。約兩個月有餘。捕獲不着。已知逃遁梁山爲盜。地方保甲鄰佑。呈報到官。所有兩個屍首。相應責令家屬領埋。王婆屍首。便有他兒子王潮。領去埋葬。止有婦人身屍。無人來領。却說府中春梅。兩三日一遍。使張勝李安。來縣中打聽。回去只說凶犯還未拿住。屍首照舊埋瘞。地方看守無人敢動。直接過年。正月初旬時節。忽一日晚間。春梅作一夢。恍恍惚惚。夢見金蓮雲鬢蓬鬆。渾身是血。叫道龐大姐。我的好姐姐。奴死的好苦也。好容易來見你一面。又被門神把住。噴喝不敢進來。今仇人武松。已是逃走脫了。所有奴的屍首。在街暴露。日久。風吹雨洒。鷄犬作踐。無人領埋。奴舉眼無親。你若念舊日母女之情。買具棺木。把奴埋在一處。奴在陰司。口眼皆閉。說畢。大哭不止。春梅扯住他。還要再問別的話。被他掙開。撇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從睡夢中直哭醒起來。二夢與瓶兒二夢又遙遙相映射心內猶疑不定。次日。叫進張勝李安。分付你二人去縣中打聽。那埋的婦人。婆子屍首。還有也沒有。張勝李安應諾去了。不多時。來回報。正犯凶身。已自逃走脫了。所有殺死身屍。地方看守。日久不便。相應責令各人家屬領埋。那婆子屍首。他兒子招領的去了。那婦人無人來領。還埋在街心。春梅道。既然如此。我這樁事兒。累你二人。替我幹得來。我還重賞你二人。跪下道。小夫人說那裏話。若肯在老爺前。擡舉小人一二。便消受不了。雖赴湯跳火。敢說不去。春梅走到房中。拿出十兩銀子。兩疋大布。委付二人道。這死的婦人。是

我一個嫡親姐姐。嫁在西門慶家。今日出來。被人殺死。你二人休叫你老爺知道。拿這銀子。替我買一具棺材。把他裝殮了。擡出城外。擇方便地方。葬埋停當。我還重賞你二人。道：「這個不打緊。小人就去。李安說：「只怕縣中不叫你我領屍怎了。須拿老爺個帖兒。下與縣官才好。」張勝道：「只說小夫人是他妹子。嫁在府中。那縣官不敢不依。何消帖子。於是領了銀子。來到班房內。張勝便向李安說：「想必這死的婦人。與小夫人。曾在西門慶家做一處。相結的好。今日方這等爲他費心。想着死了時。整哭了三四日。不吃飯。直教老爺。門前叫了調百戲貨郎兒。調與他觀看。還不喜歡。今日他無親人領去。小夫人豈肯不葬埋他。咱們若替他幹得此事。停當早晚。他在老爺跟前。只方便你我。就是一點福星。現今老爺百依百隨。聽他說話。正經大奶奶二奶奶。且打靠後。總爲春梅得意描寫也說畢。二人拿銀子到縣裏。遞了領狀。就說他妹子。在老爺府中。來領屍首。使了六兩銀子。合了一具棺材。把婦人屍首掘出。把心肝填在肚內。用線縫上。竄出金蓮之慘用布裝殮停當。裝入材內。張勝說：「就埋在老爺香火院永福寺裏罷。」惟金蓮與敬濟直入永福寺是貪此不厭那裏有空閑地。就叫了兩名伴當。擡到永福寺。對長老說：「這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要一塊地兒。葬埋長老不敢怠慢。就在寺後。揀一塊空心白楊樹下。那裏葬埋已畢。走來宅內。回春梅話。說除買棺材裝殮。還剩四兩銀子。交割明白。春梅分付。多有起動你二人。將這四兩銀子。拿二兩與長老道。堅叫他早晚替他念些經懺。超度他生天。又拿出一大罈酒。一腿豬肉。一腿羊肉。這二兩銀子。你每人將一兩家中盤纏。二人跪下。那裏敢接。只說小夫人若肯在老爺面前。擡舉小人。消受不了。這些小勞。豈敢接受銀兩。春梅道：「我賞你不收。我就惱了。二人只得磕頭領了出來。兩個班房吃酒。甚是感念小夫人好處。映後文二次日。張勝送銀子。與長老念經。春梅又與五錢銀子。買紙與金蓮燒。俱不在話下。却說陳定。在東京載靈柩家眷。到清河縣城外。把靈柩寄在永福寺。等念經發送。歸葬墳內。敬濟在家。聽見母親張氏家小車輛到了。父親靈柩寄停在城外永福寺。收卸行李已畢。與張氏磕了頭。張氏怪他。就不去接我。一接敬濟。只說：「心中不好。家裏無人看守。張氏便問你舅舅怎的不見。敬濟道：「他見母親到。連忙搬回家去了。張氏道：「且叫你舅舅住着。慌搬去怎的一面。他舅舅張團練。來看姐姐。姐妹抱

頭而哭。置酒叙話。不必細說。次日張氏早使敬濟拿五兩銀子。幾陌金銀錢紙。往門外與長老替他父親念經。正騎頭口街上走。忽撞遇他兩個朋友。陸大郎。楊大郎。下頭口聲喏。二人問道。哥哥那裏去。又是哥哥起頭蓋寫。敬濟又一小熱結也。敬濟悉言。先父靈柩。寄在門外寺裏。明日二十日是終七。家母使我送銀子與長老。做齋念經。二人道。兄弟不知老伯靈柩到了。有失弔問。因問幾時發引安葬。敬濟道。也只在二三日之間。念經畢。入墳安葬。說罷。二人舉手作別。這敬濟又叫住。因問楊大郎。縣前我丈人的小。那潘氏屍首。怎不見。被甚人領的去了。楊大郎便道。半月前地方因捉不着武松。稟了本縣相公。令各家領去。葬埋。王婆是他兒子領去。這婦人屍首。丟了三四日。被守備府中。買了一口棺材。差人擡出城外。永福寺去葬了。敬濟聽了。就知是春梅在府中。收葬了他屍首。因問大郎。城外有幾個永福寺。大郎道。南門外只有一個永福寺。是周秀老爺香火院。那裏有幾個永福寺。來。敬濟聽了。暗喜。就是這個永福寺。也是緣法湊巧。喜得六姐亦葬在此處。一面作別。二人打頭口出城。逕到永福寺中。見了長老。且不說念經之事。就先問長老道。聞此處有守備府中。新近葬的一個婦人。在那裏。長老道。就在寺後白楊樹下。說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這陳敬濟且不參見他父親靈柩。人子待父之禮。又如此。先拿紙錢祭物。走至金蓮墳上。與他祭了。燒化錢紙。哭道。我的六姐。你兄弟陳敬濟。今來與你燒一陌錢紙。你好處安身。苦處用錢。祭畢。然後才到方丈內。他父親靈柩跟前。燒紙祭祀。遞與長老經錢。叫他二十日。請八衆禪僧。念斷七經。長老接了經。襯備辦齋供。敬濟到家。回了張氏話。二十日都去寺中。拈香。擇吉發引。把父親靈柩。歸到祖塋。安葬已畢。來家。母子過日不題。却表吳月娘。一日二月初旬。天氣融和。孟玉樓。孫雪娥。西門大姐。小玉。出來大門首站立。觀看來往車馬。人煙熱鬧。忽見一簇男女。跟着個和尚生的十分胖大。頭頂三尊銅佛。身上拘着數枝燈樹。杏黃袈裟。風兜袖。赤脚行來。泥沒踝。當時古人有幾句讚。這行脚僧好處。

打坐參禪。講經說法。鋪眉苫眼。習成佛祖家風。賴教求食。立起法門規矩。白日里賣杖搖鈴。黑夜間舞鎗弄棒。有時門首磕光頭。餓了街前打响嘴。空空色色。誰見衆生離下土。去來來去。何曾接引到西方。

那和尚見月娘衆婦女在門首。便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在家老菩薩施主。既生在深宅大院。都是龍華一會上人。貧僧是五臺山下來的。結化善緣。蓋造十王功德。三寶佛殿。仰賴十方施主菩薩。廣種福田。捨資財共成勝事。種來生功果。貧僧只是挑脚漢。自云漢子想月娘聽了他這般言語。便喚小玉往房中取一頂僧帽。一雙僧鞋。一吊

銅錢。一斗白米。原來月娘平昔好齋僧布施。常時發心。做下僧鞋僧帽。預備佈施。這小玉取出來。月娘分付。你叫

那師父近前來。佈施與他。這小玉故做嬌態。高聲叫道。那變驢的和尙。還不過來。俺奶奶佈施與你。這許多東西。還不磕頭哩。必令小玉出落一番。一者為竊玉。月娘便罵道。怪孽孽的小臭肉兒。一個僧家。是佛家弟子。你有要沒緊。

恁誘他怎的。不當家化化的。你這小淫婦兒。到明日不知墜多少罪孽。小玉笑道。奶奶這賊和尚。我叫他。他怎的

把那一雙賊眼。眼上眼下打量我。那和尚雙手接了鞋帽錢米。打問訊說道。多謝施主老菩薩佈施。小玉道。這秃

厮好無禮。這些人站着。只打兩個問訊兒。就不與我打一個兒。總攬小玉得時觀眷月娘道。小肉兒。還恁說白道黑。他一個佛

家之子。你也消受不的。他這個問訊。小玉道。奶奶。他是佛爺。兒子誰是佛爺。女兒。總攬小玉月娘道。相這比丘尼姑

僧。是佛的女兒。小玉道。譬若說。相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都是佛爺。女兒。誰是佛爺。女兒。總攬小玉月娘道。相這比丘尼姑

道。這賊小淫婦。學也學的油嘴滑舌。見見就說下道兒去了。是偏小玉道。奶奶只罵我。本等這秃和尚。賊眉豎眼

的。只看我。孟玉樓道。他看你想必認得你。要度脫你去。小玉道。他若度我。我就去。直照一百四說着。衆婦女笑了

一回。月娘喝道。你這小淫婦兒。專一毀僧謗佛。那和尚得了佈施。頂着三尊佛。揚長去了。小玉道。奶奶還嗔我罵

你。你看這賊秃。臨去還看了我一眼。纔去了。一段為月娘籠小玉又為小玉聽衆夢一段脈也有詩單道。月娘修善施僧好處。

守寡看經歲月深。私邪空色久違心。奴身好似天邊月。不許浮雲半點侵。

月娘衆人正在門首說話。忽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從街上過來。見月娘衆人。道了萬福。月娘問你往那裏去來。

怎的影跡兒。也不來我這裏走走。薛嫂兒道。不知我終日窮忙的是些甚麼。這兩日。大街上掌刑張二老爹家。開口

刺與他兒子和北邊徐公公家做親。娶了他姪女兒。也是我和文嫂兒說的親事。昨日三朝。排大酒席。忙的連守

入

備府裏。咱家小大姐那裏。叫我也沒去。不知怎麼惱我哩。一語便將過日春梅一邊無數新寵一齊勾出亦如西廂記之不做周

其如月娘問道。你如今往那裏去。薛嫂道。我有樁事。特來和你老人家說來。月娘道。你有話進來說。一面讓薛嫂

此也兒到後邊上房裏坐下。吃了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你陳親家。從去年在東京得病沒了。親家母叫了姐

夫去。搬取老小靈柩。從正月來家。已是念經發送墳上安葬哩。我只說你老人家這邊知道。怎不去燒張紙兒。探

望探望。月娘道。你不來說。俺怎得曉的。又無人打聽。倒只知道潘家的。吃他小叔兒殺了。和王婆子都埋在一處。

却不知如今怎樣了。薛嫂兒道。自古生有地兒死有處。五娘他老人家。不因那些事出去了。却不好來。可知殺金蓮者月娘也

平日不守本分。幹出醜事來。出去了。若在咱家裏。他小叔怎得殺他哩。還是冤有頭。債有主。倒還虧了咱家小大

姐春梅。越不過娘兒們情腸。差人買了口棺材。領了他屍首葬埋了。不然只顧暴靈着。又拿不着小叔子。誰去管

他。孫雪娥在旁說。春梅賣在守備府中。多少時兒。就這等大了。伏線手裏拿出銀子。替他買棺材埋葬。那守備

也不噴。當他甚麼人。雪娥不知西門家之春梅已經受辱今又小視守備府之春梅能不受辱乎薛嫂道。耶。你還不知。守備好不喜他。每日只在他房裏歇

臥。說一句。依十句。一娶了他。見他生的好模樣兒。乖覺伶俐。就與他西廂房三間房子住。撥了個使女伏侍他。老

爺一連在他房裏歇了三夜。替他裁四季衣服。上頭三日吃酒。賞了我一兩銀子。一疋緞子。他大奶奶五十歲。雙

目不明。吃長齋。不管事。東廂孫二娘。生了小姐。雖故當家。搵着個孩子。如今大小庫房鑰匙。倒都是他拿着。守備

好不聽他說話哩。那個銀子。手裏拿不出來。幾句說的。月娘雪娥。都不言語。坐了一回。薛嫂起身。月娘分付。你明

日來我這裏備一張祭桌。一疋尺頭。一分冥紙。你來送大姐。與他公公燒紙去。薛嫂兒道。你老人家去不去。月娘

道。你只說我心中不好。改日望親母去罷。那薛嫂約定。你叫大姐收拾下。等着我。飯罷時候。我來。月娘道。你如今

到那裏去。守備府中。不去也罷。薛嫂道。不去就惹他怪死了。他使小伴當。叫了我好幾遍了。月娘道。他叫你做甚

麼。薛嫂道。奶奶你不知。他如今有了四五個月身孕了。映老爺好不喜歡。叫了我。一定賞我。提着花箱作辭去

了。雪娥便說。老淫婦說的沒個行款兒。他賣與守備多少時。就有了半肚孩子。那守備身邊少說也有幾房頭。莫

不興起他來。這等大道。天下總是如此。量人可勝浩嘆。月娘道：他還有正經大奶奶房裏，還有一個生小姐的娘子兒哩。雪娥道：可又來到底還是媒人嘴。一尺水十丈波的。不料今日雪娥說話，正是從天降下鈎和線，就地引起是非來。有詩爲證。

會記當年侍主傍，誰知今日變風光。
世間萬事皆前定，莫笑浮生空自忙。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永福寺夫人遇舊主

詞曰

佳人命薄，歎絕代紅顏，幾多黃土。豈是老天，渾不管好惡隨人自取。既賦嬌容，又全慧性，却遣輕歸去。不平如此，問天天更不語。可惜國色天香，隨時飛謝，埋沒今如許。借問繁華何處，在多少樓臺歌舞。紫陌春遊，綠窗晚坐，姐妹嬌眉嬌態，人生失意，從來無間。今古此回結金蓮拜瓶兒右調翠縷吟

話說月娘次日備了一張祭桌，并冥紙尺頭之類。大姐身穿孝服，坐轎子先叫薛嫂押祭禮到陳宅來。只見陳敬濟正在門首站立，便問道：那裏的薛嫂道了萬福？說姐夫你休推不知。你丈母家來與你爹燒紙，送大姐來了。敬濟道：死爛了的，才是我丈母。然則永福寺內真岳母也正月十六日貼門神，來遲了半個月，人也入了土。才來上祭。薛嫂道：好姐夫，你丈母說寡婦家沒腳蟹，不知親家靈柩來家，遲了一步休怪。正說着，只見大姐轎子落在門首。敬濟問是誰。薛嫂道：再有誰？你丈母心內不好。一者送大姐來家，二者來與你爹燒紙。敬濟罵道：趁早把淫婦擡回去。好的死了萬萬千千。我要他做甚麼？薛嫂道：常言道：嫁夫着主，怎的說這個話？敬濟道：我不要這淫婦了，還不與我走。那擡轎的只顧站立不動，被敬濟向前踢了兩腳，罵道：還不與我擡了去。我把你花子腿碰折了，把淫婦鬢毛都薨淨了。那擡轎子的見他踢起來，只得擡轎子往家中走不迭。比及薛嫂叫出他娘張氏來，轎子已擡去了。薛嫂兒沒奈何，叫張氏收下祭禮，走來回覆吳月娘。把吳月娘氣的一個發昏，說道：恁個沒天理的短命囚根子，當初你家爲了官司，躲來丈人家居住，養活了這幾年。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只恨死鬼當初攬的好貨在家裏，弄出事

來到今日教我做臭老鼠。叫他這等放屁辣臊。自己對着大姐說。孩兒你是眼見的。丈人丈母那些兒虧了他來。你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我家裏也難以留你。你明日還去。休要怕他。料他挾你不到井裏。他好膽子。恆是殺不了人。透難道世間沒王法。管他也怎的。當晚不題。到次日。一頂轎子。叫玳安兒跟着。把大姐又送到陳敬濟家來。不想陳敬濟不在家。往墳上替他父親添土。疊山子去了。張氏知禮。把大姐留下。對着玳安說。大官到家。多上覆親家。多謝祭禮。休要和他一般見識。他昨日已有酒了。故此這般等我慢慢說他。一面管待玳安兒。安撫來家。至晚陳敬濟墳上回來。看見大姐。就行踢打罵道。淫婦你又來做甚麼。還說我在你家雌飯吃。你家收着俺許多箱籠。因起這大產業。將西門家私隱隱不道的白養活了女婿。好的死了萬千。我要你這淫婦做甚。大姐亦罵沒廉恥的囚根子。沒天理的囚根子。對其娘亦不淫婦出去。吃人殺了。沒的禁拿我煞氣。月娘教被敬濟扯過頭。儘力打了幾拳頭。他娘走來解勸。把他娘推了一交。他娘叫罵哭喊。說好囚根子。紅了眼。把我也不認的了。到晚上一頂轎子。把大姐又送將來。分付道。不討將寄放粧奩箱籠來家。我把你這淫婦活殺了。月娘亦當受此氣以爲瓶兒少舒憤恨這大姐害怕。躲在家中。居住。再不敢去了。這正是誰知好事多更變。一念翻成怨恨媒。這裏不去不題。且說一日。三月清明佳節。吳月娘備辦香燭金錢冥紙。三牲祭物。擡了兩大盒酒食。要往城外墳上。與西門慶上新墳祭掃。留下孫雪娥和大姐衆丫頭看家。留下帶了孟玉樓和小玉。并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帶了都坐轎子。往墳上去。又請了吳大舅和大姑子二人。同去了城門。只見那郊原野曠。景物芳菲。花紅柳綠。士女遊人不斷。一年四季。無過春天最好景致。日謂之麗日。風謂之和風。太平吹柳眼。綻花心。拂香塵。天色暖謂之暝。天色寒謂之料峭。太平騎的馬謂之寶馬。坐的轎謂之香車。太平行的路謂之芳徑。地下飛的塵謂之香塵。太平千花發艷。萬草生芽。謂之春信。韶光明媚。淑景融和。太平小桃紅。粧臉妖嬈。嫩柳娘。宮腰細膩。百轉黃鶯。驚回午夢。數聲紫燕。說破春愁。太平日舒長。暖澡鵝黃水。渺茫香浮鴨綠。隔水不知誰院落。鞦韆高掛。綠楊煙。信乎作者以之自喻也。端的春景果然是好詩曰

清明何處不生煙。

郊外微風掛紙錢。

人笑人歌芳草地。

乍晴乍雨杏花天。

海棠枝上綿鶯語。

楊柳隄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畫板。

綵繩搖曳學飛仙。

吳月娘等轎子到五里原墳上。玳安押着食盒先到。廚下生起火來。廚役落作整理不題。寫得不堪之甚方與贈桃一回作照月娘與

玉樓小玉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到了莊院客座內坐下吃茶。等着吳大妗子不見到。玳安向西門慶墳上祭

臺上排設桌面。三牲羹飯祭物。列下紙錢。只等吳大妗子原來大妗子僱不出轎子來。約已牌時分才同吳大舅

僱了兩個驢兒騎將來。總是月娘便說大妗子僱不出轎子來。這驢兒怎麼騎。一面吃了茶。換了衣服。同來西門

慶墳上祭掃。那月娘手拈着五根香。自拿一根。遞一根與玉樓。又遞一根與奶子如意兒。與孝哥上。那兩根遞與

吳大舅大妗子。月娘插在香爐內。深深拜下去。說道我的哥哥你活時爲人。死後爲神。今日三月清明佳節。你的

孝妻吳氏三姐孟三姐和你周歲孩童孝哥兒敬來與你墳前燒一陌錢紙。你保佑他長命百歲。替你做墳前拜

掃之人。我的哥哥我和你做夫妻一場。想起你那模樣兒。并說的話來。是好傷感人也。拜畢掩面痛哭。玉樓向前

插上香也深深拜下。同月娘大哭了一場。玉樓上了香。奶子如意兒抱孝哥兒同跪下上香。磕了頭。吳大舅大妗

子都炷了香。行畢禮數。玳安把錢紙燒了。不題瓶兒短甚讓到莊上捲棚內。放桌席排飯。收拾飲酒。月娘讓吳大舅大妗

子上坐。月娘與玉樓下陪。小玉和奶子如意兒同大妗子家使的老姐蘭香也在兩邊打橫列坐。寫得不倫不次便見得冷淡煞人

把酒來斟。按下這裏吃酒不題。却表那日周守備府裏也上墳。先是春梅隔夜和守備睡。假推做夢。睡夢中哭醒

了。守備慌的問你怎的哭。春梅便說我夢見我娘向我哭泣。說養我一場。怎地不與他清明寒食燒紙。因此哭醒

了。知己者如此守備道。這個也是養女一場。你的一點孝心。不知你娘墳在何處。春梅道。在南門外永福寺後面便是。

守備道。不打緊。永福寺是我家香火院。明日咱家上墳。你叫伴當擡些祭物。往那裏與你娘燒分紙錢。也是好處。

到次日。守備令家人收拾食盒酒果祭品。徑往城南祖墳上。那裏有大莊院廳堂花園亭臺祭臺。大奶奶孫二娘

并春梅都坐四人轎。排軍喝路上墳。要子去了。映前便却說吳月娘和吳大舅大妗子吃了回酒。恐怕晚來分付玳

安來安兒收拾了食盒酒果先往杏花村酒樓下揀高阜去處人煙熱鬧那裏設放桌席等候又見大姘子沒轎子都把轎子擡着後面跟隨不坐領着一簇男女吳大舅牽着驢兒壓後同行踏青遊玩三里桃花店五里杏花村只見那隨路上墳遊玩的王孫仕女花紅柳綠鬧鬧喧喧不知有多少正走之間也是合當有事遠遠望見綠槐影裏一座庵院蓋造得十分齊整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勅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勢猛五間大殿龍鱗瓦砌碧成行兩下僧房龜背磨磚花嵌縫前殿塑風調雨順後殿供過去未來鐘鼓樓森立藏經閣巍巍旛竿高接青雲寶塔依稀侵碧漢木魚橫掛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煒煌爐內香煙繚繞幢旛不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鬼母位通羅漢殿時時護法諸天降歲歲降魔尊者來拾千金爲今日

吳月娘便問這座寺叫做甚麼寺吳大舅便說此是周秀老爺香火院名喚永福禪林前日姊夫在日曾捨幾十兩銀子在這寺中重修佛殿方是這般新鮮映出月娘向大姘子說咱也到這寺裏看一看於是領着一簇男女進入寺中來不一時小沙彌看見報於長老知道見有許多男女便出方丈來迎請見了吳大舅吳月娘向前合掌道了問訊連忙喚小和尚開了佛殿請施主菩薩隨喜遊玩小僧看茶那小沙彌開了殿門領月娘一簇男女前後兩廊參拜觀看了一回然後到長老方丈長老連忙點上茶來吳大舅請問長老道號那和尚答說小僧法名道堅這寺是恩主帥府周爺香大院小僧忝在本寺長老廊下管百十衆僧行後邊禪道中還有許多雲遊僧行常時坐禪分明點出梵僧見西門以此而死與四方檀越答報功德一面方丈中排齋讓月娘衆菩薩請坐月娘道不當打攪長老寶剎一面拿出五錢銀子叫大舅遞與長老佛前請香燒那和尚打問訊謝了說道小僧無甚管待施主菩薩稍坐略備一茶而已何勞費心賜與佈施不一時小和尚放下桌兒拿上各等齋食餅糕上來那和尚在傍邊坐才舉筋兒讓衆人吃時忽見兩個青衣漢子走的氣喘吁吁暴雷也一般報與長老如此寫來方纔得起說道長老還不快出迎接府中小奶奶來祭祀來了慌的長老披袈裟戴僧帽不迭分付小沙彌連忙收了家活請列位菩薩且在小

房避避。打發小夫人燒了紙。祭畢去了。再歛坐一坐不遲。吳大舅告辭。和尚死活留住。又不肯放。那和尚慌的鳴起鐘鼓來。出山門迎接。還遠在馬道口上等候。特織月娘只見一簇青衣人圍着一乘大轎。從東雲飛般來。轎夫走的個個汗流滿面。衣衫皆濕。映春梅性急那長老躬身合掌說道。小僧不知小奶奶前來。理合遠接。接待遲了。萬勿見罪。這春梅在轎內答道。起動長老。那手下伴當。又早向寺後金蓮墳上。忙將祭桌紙錢來排設下。春梅轎子來到。先不到寺。逕入寺後白楊樹下。金蓮墳前下轎。兩邊青衣人伺候。這春梅不慌不忙。來到墳前。擺了香。拜了四拜。說道。我的娘。今日龐大姐特來與你燒陌紙錢。你好處昇天。苦處用錢。早知你死在仇人之手。奴隨問怎的。也要來府中。和奴做一處。還是奴耽誤了你。悔已是遲了。說畢。令左右把錢紙燒了。這春梅向前放聲大哭不已。吳月娘在僧房內。只知有宅內小夫人來到。長老出山門迎接。又不見進來。問小和尚。小和尚說。這寺後有小奶奶的一個姐姐。新近葬下。今日清明節。特來祭掃。燒紙。孟玉樓便道。怕不就是春梅來了。也不見的。無嫌人便如此月娘道。他那個姐姐。死了葬在此處。又問小和尚。這府裏小夫人。姓甚麼。小和尚道。姓龐。前日與了長老四五兩經錢。叫替他姐姐念經。薦拔昇天。玉樓道。我聽見他爹說。春梅娘家姓龐。叫龐大姐。莫不是他。正說話。只見長老先來分付小沙彌。快看好茶。不一時。轎子擡進方丈二門裏。才下。月娘和玉樓衆人。打僧房簾內望外張看。怎樣的小夫人。定睛仔細看時。却是春梅。但比昔時。出落得長大身材。面如滿月。打扮的粉粧玉琢。頭上戴着冠兒。珠翠堆滿。鳳釵半卸。上穿大紅粧花襖。下着翠藍縷金寬闊裙子。封着了當禁步。比昔不同。許多。但見

寶簪巍峨。鳳釵半卸。胡珠環耳邊低掛。金挑鳳髻後雙拖。紅繡襖偏襯玉香肌。翠紋裙下映金蓮步。行動處胸前搖响玉丁當。坐下時一陣麝蘭香撲鼻。膩粉粧成。脖頸花鈿巧貼眉尖。舉止驚人。貌比幽花珠麗。姿容閒雅。性如蘭蕙溫柔。若非綺閣生成。定是蘭房長就。儼若紫府瓊姬。離碧漢。宛如蕊宮仙子。下塵寰。

那長老上面。獨獨安放一張公座椅兒。讓春梅坐下。為炎涼一吐惡氣長老參見已畢。小沙彌拿上茶來。長老遞茶上去。說道。小僧不知小奶奶來這裏祭祀。有失迎接。萬望恕罪。春梅道。外日多有起動長老。誦經追薦。出那和尚說。小僧

豈敢有甚殷勤補報恩主。多蒙小奶奶賜了許多經錢襯施。小僧請了八衆禪僧。整修道場。看經禮懺。一日晚夕。又與他老人家裝些箱庫焚化。道場圓滿。纔打發兩位管家進城。宅裏回小奶奶話。春梅吃了茶。小和尚接下。盞來。長老只顧一遞一句與春梅說話。把吳月娘衆人攔阻在內。又不好出來的。月娘恐怕天晚。使小和尚請下。長老來。要起身。那長老又不肯放。走來方丈。稟春梅說。小僧有件事。稟知小奶奶。春梅道。長老有話。但說無妨。長老道。適間有幾位遊玩娘子。在寺中隨喜。不知小奶奶來。如今他要回去。未知小奶奶尊意如何。春梅道。長老何不請來相見。那長老慌的來請。吳月娘又不肯出來。有嫌人只說長老不見罷。天色晚了。俺們告辭去了。長老見收了他佈施。又沒管待。又意不過。只顧再三催促。吳月娘與孟玉樓。吳大妗子。推阻不過。只得出來。春梅一見。便道。原來是二位娘。與大妗子。於是先讓大妗子轉上。花枝招颺。磕下頭去。慌的大妗子還禮不迭。說道。姐姐。今非昔比。折殺老身。人情如此春梅道。好大妗子。如何說這話。奴不是那樣人。尊卑上下。自然之理。拜了大妗子。然後向月娘。孟玉樓。插燭也似磕頭。月娘玉樓亦欲還禮。人情如此春梅那裏肯。扶起磕了四個頭。說不知是娘們在這裏。早知也請出來相見。月娘道。姐姐。你自從出了家門。在府中一向。奴多缺禮。沒曾看你。你休怪。炎涼惡氣一吐春梅道。好奶奶。奴那裏出身。豈敢說怪。不垂別淚此時反欲垂淚矣因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說道。哥哥也長的恁大了。月娘說。你和小玉過來。與姐姐都磕個頭兒。那如意兒和小玉二人。笑嘻嘻過來。亦與春梅都平磕了頭。月娘道。姐姐。你受他兩個一禮兒。春梅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簪兒來。插在孝哥兒帽上。月娘說。多謝姐姐簪兒。還不與姐姐唱個喏兒。如意兒抱着哥兒。真個與春梅唱個喏。把春梅喜歡的了不得。玉樓道。姐姐。你今日不到寺中。咱娘兒們。怎得遇在一處。相見。春梅道。便是因俺娘他老人家。新埋葬在這寺後。奴在他手裏一場。他又無親無故。奴不記掛着。替他燒張紙兒。怎生過得去。月娘說。我記的你娘沒了好幾年。不知葬在這裏。孟玉樓道。大娘還不知。龐大姐說話。說的是。潘六姐死了。多虧姐姐。如今把他埋在這裏。月娘聽了。就不言語了。吳大妗子道。誰似姐姐這等有恩。不肯忘義。還葬埋了。你逢節令題念他。替他燒錢化紙。春梅道。好奶奶。想着他怎生擡舉我來。今日他死的苦。這般

拋露丟下。怎不埋葬他。

將一部隱筆所寫之月娘至此大放手一醜之也

說畢。長老叫小和尚放桌兒。排齋上來。兩張大八仙桌子。蒸酥點心。

各樣素饌菜蔬。堆滿春臺。絕細金芽雀舌甜水好茶。衆人吃了。收下家活去。吳大舅自有僧房管待。不在話下。孟

玉樓起身。心裏要往金蓮墳上看看。替他燒張紙。也是姐妹一場。見月娘不動身。拿出五分銀子。叫小沙彌買紙

去。長老道。娘也不消買去。我這裏有金銀紙。拿幾分燒去。玉樓把銀子遞與長老。使小沙彌領到後邊。白楊樹下

金蓮墳上。見三尺墳堆。一抔黃土。數柳青蒿。美人黃土千古傷心。但不當爲金蓮痛。上了根香。把紙錢點着。拜了一拜。說道。六姐。不知

你埋在這裏。今日孟三姐來到寺中。與你燒陌錢紙。你好處昇天。苦處用錢。一面放聲大哭。哭自己罪。哭金蓮也。那奶子如意

兒。見玉樓往後邊。也抱了孝哥兒來看。一看。月娘在方丈內。和春梅說話。叫奶子休抱了孩子去。只怕嚇了他。如

意兒道。奶子不妨事。我知道。逕抱到墳上。看玉樓燒紙。哭罷回來。春梅和月娘勻了臉。換了衣裳。分付小伴當將

食盒打開。將各樣細菓甜食。餚品點心。攢盒擺下兩桌子。布飯內篩上酒來。銀鍾牙筯。請大妗子。月娘。玉樓。上坐

他便主位相陪。奶子。小玉。都在兩邊打橫。吳大舅另放一張桌子。在僧房內。正飲酒中間。忽見兩個青衣伴當。走

來跪下。稟道。老爺在新莊。差小的來請小奶子。看雜耍調百戲的。大奶子。二奶子。都去了。請奶子快去。哩。這春梅

不慌不忙。將前西門家無數寫春梅處一齊圓滿於此說你回去知道了。那二人應諾下來。又不敢去。在下邊等候。大妗子。月娘。便要起身。

說姐姐。着實打攪。天色晚了。你也有事。俺們去罷。那春梅那裏肯放。只顧令左右將大鍾來勸道。咱娘兒們。會少

離多。彼此都見長着。休要斷了。這們親路。奴也。沒親沒故。到明日娘的好日子。奴往家裏走走。去。月娘道。我的姐

姐。說一聲兒。就勾了。怎敢起動你。爲炎涼。吐惡氣。容一日。奴去看姐姐去。飲過一杯。月娘說。我酒勾了。你大妗子沒轎子。

十分晚了。不好行的。春梅道。大妗子沒轎子。我這裏有跟隨小馬兒。撥一疋與妗子騎。送了家去。大妗子再三不

肯辭了。方一面收拾起身。春梅叫過長老。令小伴當拿出一疋大布。五錢銀子。與長老。長老拜謝了。送出山門。

春梅與月娘拜別。看着月娘。玉樓。衆人上了轎子。他也坐轎子。兩下分路。一簇人跟隨。喝道。往新莊上去了。正是

樹葉還有相逢處。豈可人無得運時。

第九十回 搖驚閨來旺兒拐逃 剝衣裳孫雪娥受辱

詩曰

菟絲附蓬麻。引蔓原不長。失身與狂夫。不如棄道傍。暮夜為儂好。席不暖儂床。昏來晨一別。無乃太匆忙。行將瀕死地。老痛迫中腸。

話說吳大舅領着月娘等一簇男女。離了永福寺。順着大樹長隄前來。玳安又早在杏花村。玉樓在內酒樓下邊。人煙熱鬧。揀高阜去處。幕天席地。設下酒筵。等候多時了。遠遠望見月娘眾人。轎子驢子到了。問道如何這唱才來。月娘又把永福寺中。遇見春梅。告訴一遍。不一時。斟上酒來。眾人坐下。正飲酒。只見樓下香車繡轂。往來人煙喧雜。月娘眾人。躡着高阜。把眼觀看。只見人山人海。圍着都看教師走馬耍解。原來是本縣知縣相公兒子李衙內。名喚李拱壁。心與理如合璧也年約三十餘歲。現為國子舍。一生風流博浪。懶習詩書。專好鷹犬。走馬打毬。蹴鞠。常在三瓦兩巷中。走人稱他為李浪子。那日穿着一弄兒輕羅軟滑衣裳。頭戴金頂纏棕小帽。腳踏乾黃靴。同廊吏何不韋。帶領二三十好漢。拿彈弓吹筒毬棒。在於杏花莊大酒樓下。看教師李貴走馬賣解。豎肩椿。隔肚帶。輪鎗舞棒。做各樣技藝。頑耍引了許多男女。圍着烘笑。那李貴諱名號為山東夜叉。已伏頭戴萬字巾。身穿紫窄衫。銷金裹肚。坐下銀鬃馬。手執朱紅桿明鎗。背插招風令字旂。在街心扳鞍上馬。往來賣弄手段。這李衙內正看處。忽擡頭看見一簇婦人。在於高阜處飲酒。內中一個長挑身材婦人。不覺心搖目蕩。觀之不足。看之有餘。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知是誰家婦女。有男子沒有一面。叫過手下伺候的小張閑架兒來。必用問人方知端的悄悄分付你去那高坡上打聽那三個穿白的婦人。是誰家的。訪得的實。告知我。那小張閑架兒。雲飛跑去。不多時。走到跟前。附耳低言。回報說。如此這般。是縣前西門慶家妻小。一個年老的姓吳。是他姪子。一個五短身材。是個大娘子。吳月娘。那個長挑身材。有白麻子的。是第三個娘子。姓孟名喚玉樓。如今都守寡在家。這李衙內聽了。獨看上孟玉樓。重賞小張閑。不在話下。吳月娘和大舅眾人。觀看了半日。見日色銜山。令玳安收拾了食盒。上轎騎驢。一徑回家。有詩為證。

詩曰

柳底花陰壓路塵。一回遊賞一回新。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親。

這裏月娘衆人回家不題。却說那日孫雪娥與西門大姊在家。午後時分無事都出大門首站立。也是天假其便。不想一個搖驚閨的過來。那時賣脂粉花翠生活磨鏡子。都搖驚閨大姐說我鏡子昏了。使平安兒叫住那人。與我磨磨鏡子。那人放下擔兒說道。我不會磨鏡子。我只賣些金銀生活。首飾花翠。站立在門前。只顧眼上眼往下看。雪娥道。那漢子你不會磨鏡子。去罷。只顧看我怎的。那人說。雪姑娘。大姑娘不認的我了。大姐道。眼熟。急忙想不起來。那人道。我是爹手裏出去的來旺兒。雪娥便道。你這幾年住那裏來。出落得恁胖了。來旺兒道。我離了爹門。回原籍徐州家裏。閑着沒營生。投跟了個老爹。上京來做官。想不到半路裏他老爺兒死了。丁憂家去了。我便投在城內顧銀舖學會了此銀行手藝。各樣生活。這兩日行市遲。顧銀舖叫我挑副擔兒出來街上發賣些零碎。看見娘們在門首不敢來相認。恐怕惹門臉戶的。今日不是你老人家叫住。還不敢相認。雪娥道。原來是你。教我只顧認了半日。白想不起。既是舊兒女。怕怎的。因問你擔兒裏賣的是什麼生活。挑進裏面等俺們看一看。那來旺兒。一面把擔兒挑入裏邊院子裏來。打開箱子。用盤兒托出幾件首飾來。金銀鑲嵌不等。打造得十分奇巧。大姐與雪娥看了一回。問來旺兒。你還有花翠拿出來。那來旺兒。又取一盤子。各樣大翠髻花。翠翹滿冠。并零碎草蟲生活來。大姐揀了他兩對髻花。這孫雪娥便留了他一對翠鳳。一對挑穿金魚兒。大姐便秤出銀子來。與他雪娥兩件生活。欠他一兩二錢銀子。約下他明日早來取罷。今日你大娘不在家。和你三娘和哥兒都往墳上。與你爹燒紙去了。來旺道。我去年在家裏。就聽見人說爹死了。大娘生了哥兒。怕不的好大了。雪娥道。你大娘孩兒如今才周半兒。一家兒大大小小。如寶上珠一般。全看他過日子哩。說話間。來昭妻一丈青出來。傾了盞茶與他吃。又映。那來旺兒接了茶。與他唱了個喏。來昭也在跟前同叙了回話。分付你明日來早見大娘。那來旺兒挑擔出門。到晚上。月娘衆人轎子來家。雪娥大姐衆人丫頭接着。都磕了頭。玳安跟盒擔走不上。僱了匹驢兒騎來。

家打發擡盒人去了。月娘告訴雪娥大姐說。今日寺裏遇見春梅一節。原來他把潘家的就葬在寺後首。俺們也

不知他來替他娘燒紙。誤打誤撞遇見他娘兒們。又認了回親。醜絕先是寺裏長老排齋吃了。落後他又叫伴當

排上他家的四五十攢盒。各樣菜蔬下飯。篩酒上來。通吃不了。他看見哥兒。又與了他一對簪兒。好不氣起解

行。三坐五坐着。大轎子許多。跟隨。又是出落的。比舊時長大了好些。越發白胖了。吳大妗子道。他倒也不得新

忘舊。那時在咱家時。我見他比衆丫鬢行事兒。正大說話兒。沉穩。就是個才兒。你看今日。福至心靈。恁般造化

將上文無數寫春梅之筆一掃孟玉樓道。姐姐沒問他。我問他來。果然半年沒洗換。身上懷着喜事哩。也只見八九月裏孩子。守備

好不喜歡哩。薛嫂兒說的。倒不差。玉樓別有深心說了回。雪娥題起今日娘不在。我和大姐在門首。看見來旺兒。原來他

又在這裏學會了銀匠。挑着擔兒。賣金銀生活。花翠。俺們就不認得了。買了他幾枝花翠。他問娘來。我說往墳上

燒紙去了。月娘道。你怎的不叫他等着我來家。又是雪娥道。俺們叫他明日來。正坐着說話。只見奶子如意兒。向

前對月娘說。哥兒來家這半日。只是昏睡不醒。口中出冷氣。這月娘聽見慌了。向炕上抱起孩兒。夾口搵着口兒。

果然出冷氣。渾身發熱。罵如意兒。好淫婦。此是轎子冷了孩兒了。如意兒道。我拿小被兒裹的緊緊的。怎得凍着。

月娘道。再不是抱了往那死鬼墳上。嚇了他來了。那等分付。叫你休抱他去。你不依。浪着抱的去了。如意兒道。早

是小玉姐看着。只抱了他。到那裏看看就來了。幾時嚇着他來。月娘道。還要說嘴。看那看兒便怎的。却把他嚇了。

即忙叫來安兒。快請劉婆子去。不一時。劉婆來到。看了脈息。摸了身上。說着了些驚寒。撞見邪祟了。留了兩服。硃

砂丸。用姜湯灌下去。分付奶子抱着他。熱炕上睡到半夜。出了些冷汗。身上才涼了。於是管待劉婆子吃了茶。與

了他三錢銀子。叫他明日還來看看。一家子慌的要不起。倒倒。整亂了半夜。却說來旺次日。依舊挑將生活

擔兒。來到西門慶門首。與來昭唱喏。說昨日雪姑娘留下我些生活。許下今日叫我來取銀子。就見見大娘來。昭

道。你且去着。改日來。昨日大娘來家。哥兒不好。叫醫婆太醫看下藥。整亂一夜。好不甘心。今日才好些。那得工夫。

秤銀子與你。正說着。只見月娘玉樓雪娥。送出劉婆子來。到大門首。看見來旺兒。那來旺兒扒在地下。與月娘玉

樓磕了兩個頭。月娘道：「幾時不見你，就不來這裏走走。」來旺兒悉將前事說了一遍，要來不好來的。月娘道：「舊兒女人家，怕怎的？你爹又沒了，當初只因潘家那淫婦，一頭放水，一頭放火，把個好媳婦兒，生生迫勒的吊死了。將有作沒，把你發充了去。今日天也不容他往那裏去了。」來旺兒道：「也說不的，只是娘心裏明白就是了。」說了回話，月娘問他賣的是甚麼生活，拿出來瞧，揀了他幾件首飾，該還他三兩二錢銀子，都用戥子秤了與他。叫他進入儀門裏面，分付小玉取一壺酒來，又是一盤點心，叫他吃。那雪娥在廚下，一力攬掇，又熱了一大碗肉出來，與他吃的酒飯飽了，磕頭出門。月娘玉樓諸人，歸到後邊去。如此無禮，實是不堪。雪娥獨自悄悄和他說話，你常常來走着，你怕怎的？奴有話叫來昭嫂子對你說。我明日晚夕，在此儀門裏紫牆兒跟前耳房內等你。兩個遞了眼色，這來旺兒就知其意，說這儀門晚夕關不關。雪娥道：「如此這般，你來先到來昭屋裏，等到晚夕，蹀着梯櫬，越過牆順着遮隔，我這邊接你下來。咱二人會合一回，還有細話與你說。」這來旺得了此話，正是歡從額起，喜向腮生，作辭雪娥，挑擔兒出門，正是不着家神，弄得家鬼，有詩爲證。

閒來無事倚門闌。

偶遇多情舊日緣。

對人不敢高聲語。

故把秋波送幾番。

這來旺兒歡喜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也不挑擔兒出來賣生活，慢慢趕來西門慶門首，等來昭出來，與他唱喏。那來昭便說：「旺哥稀罕，好些時不見你了。」來旺兒笑道：「不是也不來，裏邊雪姑娘少我幾錢生活銀子，討來昭一面把來旺兒讓到房裏坐下。來旺兒道：「嫂子怎不見來昭道：「你嫂子白日後邊上灶哩。」那來旺兒拿出一兩銀子，遞與來昭，說這銀子取壺酒來，和哥嫂吃。來昭道：「何消這許多。」即叫他兒子鐵棍兒過來，那鐵棍兒起頭來，十五歲了，拿壺出來，打了一大注酒，使他後邊叫一丈青來，不一時，一丈青蓋了一錫鍋熱飯，一大碗雜熬下飯，兩碟菜蔬，說道：「好呀，旺官兒在這裏，來昭便拿出銀子，與一丈青瞧，說兄弟破費，要打壺酒，請咱兩口兒吃。」一丈青笑道：「無功消受，怎生使得。」一面放了炕桌，讓來旺炕上坐，排下酒菜，把酒來斟。來旺兒先傾頭一盞，遞與來昭，次斟一盞，與一丈青，深深唱喏，說一向不見哥嫂，這盞水酒，孝順哥嫂，一丈青便說：「哥嫂不道酒肉吃傷了，你對真人。」

休說假話裏邊雪姑娘。昨日已央及達知我了。你兩個舊情不斷。托俺們兩口兒。如此這般周全你。你休推睡裏夢裏。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你若入港相會。有東西出來。休要獨吃。須把些汁水。叫我呷一呷。俺替你們。須耽許多利害。寫人情便那來旺便跪下道。只望哥嫂周全。並不敢有忘。說畢。把酒吃了一同。一丈青往後邊。和雪娥答了話。出來對他說。約定晚上到來。昭屋裏窩存。待夜裏關上儀門。後邊人歇下。越牆而過。於中取事。有詩爲證。

報應本無私。

影響皆相似。

要知禍福因。

但看所爲事。

這來旺得了此言。回來家巴不到晚。復到來昭屋裏。打酒和他兩口兒吃。至更深時分。更無一人覺的。直待的大門關了。後邊儀門上了。拴家中大小歇息定了。彼此都有個暗號兒。只聽牆內雪娥咳嗽之聲。這來旺兒踏着梯。攪黑影中扒過粉牆。雪娥那邊用櫬子接着。兩個就在西耳房堆馬鞍子去處。會了一面。雪娥遞與他一包金銀首飾。幾兩碎銀子。兩件緞子衣服。分付明日晚夕你再來。我還有些細軟與你。你外邊尋下安身去處。往後這家中。過不出好來。不如和你悄悄出去。外邊尋下房兒。成其夫婦。你又會銀行手藝。愁過不得日子來。旺兒便說。如今東門外細米巷。有我個姨娘。有名收生的屈老娘。他那裏曲灣小巷。倒避眼。咱兩個投奔那裏去。避些時。看無動靜。我帶你往原籍家裏。買幾畝地種去也好。兩個商量已定。這來旺就作別雪娥。依舊扒過牆來。到來昭屋裏。等至天明。開了大門。挨身出去。到黃昏時分。又來門首。蹚入來昭屋裏。晚夕依舊跳過牆去。朝來暮往。非止一日。也被盜了許多細軟東西。金銀器皿。衣服之類。來昭兩口子。也得抽分好些肥已。月娘守家俱不必細說。一日。後邊月娘。看孝哥兒出花兒。心中不快。睡得早。這雪娥房中。使女中秋兒。原是大姐使的。因李嬌兒房中。元宵兒。被敬濟要了。月娘就把中秋兒。與了雪娥。把元宵兒。伏侍大姐。那一日。雪娥打發中秋兒睡下。房裏打點一大包。釵環頭面。裝在一個匣內。用手帕蓋了頭。隨身衣服。約定來旺兒。在來昭屋裏等候。兩個要走。來昭便說。不爭你走了。我看守大門。管放水鴨兒。若大娘知道。問我要人。怎了。不如你們打房上去。就踏破些瓦。還有蹤跡。來旺兒道。哥也說得是。雪娥又留一個銀折盆。一根金耳釵。一件青綾襖。一條黃綾裙。謝了他兩口兒。直等五更月黑之時。

隔房扒過去。來昭夫婦。又篩上兩大鍾暖酒。與來旺雪娥吃。說吃了好走。路上壯膽些。吃到五更時分。每人拿着一根香。躡着梯子。打發兩個扒上房去。一步一步。把房上瓦也踏破許多。比及扒到房簷跟前。街上人還未行走。聽有巡捕聲音。這來旺兒先跳下去。後却叫雪娥躡着他肩背。接撲下來。兩個往前邊走到十字路口上。被巡捕的攔住。便問往那裏去的男女。雪娥便嚇慌了手脚。這來旺兒不慌不忙。把手中官香彈一彈。說道。俺是夫婦二人。前往城外岳廟裏燒香。起的早了些。長官勿怪。那人問背的包袱內是什麼。來旺兒道。是香燭紙馬。那人道。既是兩口兒岳廟燒香。也是好事。你快去罷。這來旺兒得不的一聲。拉着雪娥。往前飛走。走到城下。城門才開。是黑

夜出

來。打人鬧裏。揆出城去。轉了幾條街巷。原來細米巷。在個僻靜去處。住着不多幾家人家。都是矮房低廈。到了

屈姥姥家。屈姥姥還未開門。叫了半日。屈姥姥才起來開了門。見來旺兒領了個婦人來。原來來旺兒本姓鄭。名

喚鄭旺。說這婦人是我新尋的妻小。姨娘這裏有房子。且借一間。寄住些時。再尋房子。遞與屈姥姥三兩銀子。教

買柴米。那屈姥姥得了銀子。只得留下他兒子屈鑄。乃是三足鍋也。雪因見鄭旺夫妻二人。帶着許多金銀首飾。東

西。夜晚見財起意。就掘開房門。偷盜出來去。要錢。致被捉獲。具了事件。拿去本縣見官。李知縣見係賊贓之事。賊

物現在。即差人押着屈鑄到家。把鄭旺孫雪娥一條索子都拴了。那雪娥嚇的臉蠟渣也似黃了。換了慘淡衣裳。

帶着眼紗。把手上戒指都勒下來。打發了公人。押去見官。當下烘動了一街人觀看。有認得的。說是西門慶家小

老婆。今被這走出的小廝來旺兒。改名鄭旺。通姦拐盜財物。在外居住。蘆蓮公案又被這屈鑄拘摸了。今事發見官。

當下一個傳十個。十個傳百個。路上行人似飛。月娘家中。自從雪娥走了。房中中秋兒。見箱內細軟首飾。都沒

了。衣服丟的亂三攪四。報與月娘。月娘吃了一驚。便問中秋兒。你跟着他睡。走了你豈不知。中秋兒便說。他時常

到晚夕。悄悄偷走出外邊。半日方回。不知詳細。月娘又問來昭。你看守大門。人出去。你怎不曉的。來昭便說。大門

連日上鎖。莫不他飛出去。逆奴却有落後看見。房上瓦躡破許多。方知越房而去了。又不敢使人晒訪。只得按納

舍忍。不想本縣知縣。當堂問理這件事。先把屈鑄夾了一頓。追出金頭面四件。銀首飾三件。金環一雙。銀鍾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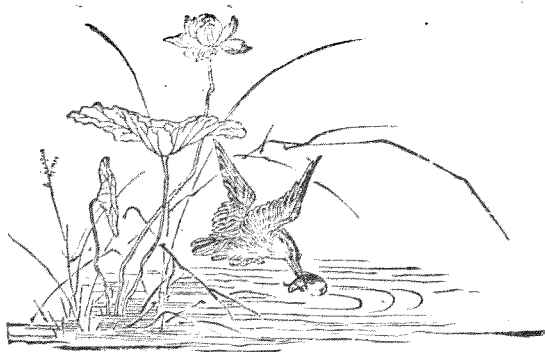
碎銀五兩衣服二件手帕一個匣一個向鄭旺名下追出銀三十兩金梳簪一對金仙子一件戒指四個向雪娥名下追出金挑心一件銀鐲一付金鈕五付銀簪四對碎銀一包。比牆頭物何如屈姥姥名下追出銀三兩就將來旺兒問擬奴婢因奸盜取財物屈鑑係竊盜俱係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贓物入官雪娥孫氏係西門慶妾與屈姥姥當下都當官撈了一撈屈姥姥供明放了雪娥責令本縣差人到西門慶家叫人遞領狀領孫氏那吳月娘叫吳大舅來商議已是出醜平白又領了來家做甚麼沒的玷污了家門與死的裝幌子。文字亦無復回之筆打發了差人錢回了知縣話知縣拘將官媒人來當官辦賣却說守備府中春梅打聽得知說西門慶家中孫雪娥如此這般被來旺兒拐出盜了財物去在外居住事發到官如今當官發賣春梅聽見要買他家上灶以報平昔之仇。必寫雪娥出醜者爲此一旨蓋春梅正氣雪能不受辱乎對守備說雪娥善能上灶會做的好茶飯湯水買來家中伏侍這守備即便差張勝李安拿帖兒對知縣說知縣自慙要做分上只要八兩銀子官價交完銀子領到府中先見了大奶奶并二奶奶孫氏次後到房中來見春梅春梅正在房裏鏤金床上錦帳之中才起來。極力描手下丫鬢領雪娥見面那雪娥見是春梅不免低頭進見望上倒身下拜磕了四個頭這春梅把眼一瞪。是春梅不喚將當值的家人媳婦上來與我把這賤人批去了鬚髻刺了上蓋衣裳打入廊下與我燒火做飯這雪娥聽了暗暗叫苦自古世間打牆板兒翻上下掃米却做管倉人既在他簷下怎敢不低頭孫雪娥到此地步只得摘了髻兒換了艷服滿臉悲慟往廊下去了有詩爲證

布袋和尚到明州

策杖芒鞋到處遊

饒你化身千百億

一身還有一身愁



繪圖本真金瓶梅

第九十一回 整妝奩愛嫁李衙內 浴蘭湯怒打玉簪兒

詩曰

簾展湘紋浪欲生。幽懷自感夢難成。倚牀剩覺添風味。開戶羞將待月明。

擬情蜂媒傳密意。難將螢火照離情。遙憐織女佳期近。時看銀河幾曲橫。

話說一日陳敬濟聽見薛嫂兒說知孫雪娥之事。這陳敬濟乘着這個根由。就如此這般。使薛嫂兒往西門慶家對月娘說。薛嫂只得見月娘說。陳姑夫在外聲言發話。說不要大姐。要寫狀子巡撫巡按處告你。說老爹在日。收着他父親寄放的許多金銀箱籠細軟之物。這月娘一來因孫雪娥被來旺兒盜財拐去。二者又是來安兒小厮走了。三者家人來與媳婦惠秀又死了。剛打發出去。家中正七事八事。聽見薛嫂兒來說此話。嚇的慌了手脚。連忙僱轎子打發大姐家去。但是大姐牀窩箱廚部嫁之物。交玳安諸人都擡送到陳敬濟家。以先何不送去以此知月娘貪刻陰毒無處不然也敬濟說。這是他隨身嫁我的牀帳粧奩。還有我家寄放的細軟金銀箱籠。須索還成。薛嫂道。你大丈母說來。當初丈人在時。止收下這個牀窩嫁粧。他沒見你別的箱籠。敬濟又要使女元宵兒。薛嫂兒和玳安兒來對月娘說。月娘不肯把元宵與他。說這丫頭是李嬌兒房中使的。如今留着早晚看哥兒哩。把中秋兒打發將來。說原是買了伏侍大姐的。這敬濟又不要中秋兒。兩頭來回。只叫薛嫂兒走。他娘張氏便問玳安說。哥哥。你到家拜上你大娘。你家姐兒們多。也不稀罕這個使女看哥兒。既是與了大姐房裏好一向。你姐夫已是收用過他了。你大娘只顧留怎的。玳安一面到家。把此話對月娘說了。月娘無言可對。只得把元宵兒打發將來。敬濟收下。滿心歡喜。說道。可怎的也打我這條道兒來。正是

饒你好似鬼。吃我洗脚水。

按下一頭。單說李知縣兒子李衙內。自從清明郊外看見吳月娘孟玉樓。兩人一般打扮。生的俱有姿色。知是西

門慶妻小衙內有心愛孟玉樓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模樣兒風流俏麗原來衙內喪偶鰥居已久一向着媒婦各處求親都不遂意及見玉樓便覺動心但無門可入未知嫁與不嫁從違如何不期雪娥緣事在官已知是西門慶家出來的周旋委曲在伊父案前將各犯用刑研審追出贓物數目望其來領出月娘害怕又不使人見官衙內失望因此纔將贓物入官雪娥官賈至是衙內謀之於廊吏何不韋徑使官媒婆陶媽媽來西門慶家訪求親事許說成此門親事免縣中打卯還賞銀五兩這陶媽媽聽了喜歡的疾走如飛一直到了西門慶門首來昭正在門首立只見陶媽媽向前道了萬福說道動問管家哥一聲此是西門老爺家冷來昭道你是那裏來的老爹已下世了有甚話說陶媽媽道累及管家進去稟聲我是本縣官媒人名喚陶媽媽奉衙內小老爹鈞語分付說咱宅內有位奶奶要嫁人敬來說親那來昭喝道你這婆子好不近理我家老爹沒了一年有餘止有兩位奶奶守寡並不嫁人常言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你這媒婆有要沒緊走來胡撞甚親事還不走快着惹的後邊奶奶知道一頓好打那陶媽媽笑說管家哥常言官差吏差來人不差小老爹不使我我敢來嫁不嫁起動進去稟聲我好回話去來昭道也罷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少待片時等我進去兩位奶奶一位奶奶有哥兒一位奶奶無哥兒不知是那一位奶奶要嫁人陶媽媽道衙內小老爹說清明那日郊外曾看見來是面上有幾點白麻子的那位奶奶來昭聽了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告月娘說縣中使了個官媒人在外面倒把月娘吃了一驚說我家並沒半個字兒迸出外邊人怎得曉的來昭道曾在郊外清明那日見來說臉上有幾個白麻子兒的月娘便道莫不孟三姐也臘月裏蘿蔔動個心忽刺八要往前進嫁人月娘原不識玉樓一向蓋爲玉樓牢籠久矣正是世間海水知深淺惟有人心難忖量一面走到玉樓房中坐下便問孟三姐奴有件事兒來問你外邊有個保山媒人說是縣中小衙內清明那日曾見你一面說你要往前進端的有此話麼看官聽說當時無巧不成語自古姻緣着線牽那日郊外孟玉樓看見衙內生的一表人物風流博浪兩家年甲多相彷彿又會走馬拈弓弄箭彼此兩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知有妻子無妻子口中不言心內暗度男子漢已死奴身邊又無所出雖然天娘有孩兒到明

日長大了。各肉兒各疼閃的。我樹倒無陰。竹籃兒打水。又見月娘目有了孝哥兒。心腸改變。不似當時。我不如往
前進一步。尋上個葉落歸根之處。還只顧傻傻的。守些甚麼。到沒的擔閣了奴的青春年少。正在思慕之間。不想
月娘進來說此話。正是清明郊外看見的那個人。心中又是歡喜。又是羞愧。口裏雖說大娘休聽人胡說。奴並沒
此話。不覺把臉來飛紅了。愛嫁如此寫來却是安身立命
之意不是金蓮輩妖淫等也正是。

含羞對衆備開口。

理髮無言只搵頭。

月娘說此是各人心裏事。奴也管不的許多。一面叫來昭你請那保山進來。來昭門首喚陶媽媽進到後邊。見月
娘。行畢了禮數。坐下。小丫鬢倒茶吃了。月娘便問保山來有甚事。陶媽媽便道。小媳婦無事不登三寶殿。奉本縣
正宅衙內分付。說貴宅上。有一位奶奶要嫁人。講說親事。月娘道。俺家這位娘子嫁人。又沒曾傳出去。你家衙內
怎得知道。陶媽媽道。俺家衙內說來。清明那日在郊外。親見這位娘子。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臉上有稀稀幾
個白麻子。便是這位奶奶。月娘聽了。不消說就是孟三姐了。於是領陶媽媽到玉樓房中。中間坐下。等勾多時。
玉樓梳洗打扮出來。陶媽媽道了萬福。說道。就是此位奶奶。果然話不虛傳。人材出衆。蓋世無雙。堪可與俺衙內
老爹做個正頭娘子。玉樓笑道。媽媽休得亂說。且說你衙內今年多大年紀。原娶過妻小沒有。房中有人也無。姓
甚名誰。有官身無官身。從實說來。休要搗說。特映薛姨陶媽媽道。天麼天麼。小媳婦是本縣官媒。不比外邊媒人快說
謊。我有一句說一句。並無虛假。俺知縣老爹。年五十多歲。止生了衙內老爹一人。今年屬馬的。三十一歲。正月二
十三日。辰時建生。現做國子監上舍。不久就是舉人進士。有滿腹文章。弓馬熟嫻。諸子百家。無不通曉。沒有大娘
子。二年光景。房內止有一個從嫁使女。答應。又不出衆。要尋個娘子當家。敬來宅上。說此親事。若是咱府上做這
門親事。老爹說來。門面差。窩墳塋地土錢糧。一例盡行蠲免。有人欺負。指名說來。拿到縣裏。任意拶打。玉樓道。你
衙內有兒女沒有。原籍那裏人氏。誠恐一時任滿。千山萬水帶去。奴親都在此處。莫不也要同他去。陶媽媽道。俺
衙內身邊兒花。女花沒有。好不自在。原籍是咱北京真定府棗強縣人氏。過了黃河。不上六七百里。他家中田連

阡陌驛馬成羣。人丁無數。走馬牌樓。都是撫按明文。聖旨在上。好不赫耀驚人。雖是媒人語寫來。自是與市井不同。如今娶娘子。到家

做了正房。過後他得了官娘子。便是五花官誥。坐七香車。爲命婦夫人。有何不好。這孟玉樓被陶媽媽一席話。說

得千肯萬肯。一面喚蘭香。放桌兒看茶食點心。與保山吃。因說保山你休怪。我叮嚀盤問你。這媒人們說說的極

多。奴也吃人哄怕了。一語見血。陶媽媽道。好奶奶。只要一個比一個清。清自清。渾自渾。好的帶累了歹的。小媳婦並不搗

謊。只依本分做媒。奶奶若肯了。寫個婚帖兒與我。好回小老爹話去。玉樓取了一條大紅緞子。使玳安交鋪子裏

傅夥計。寫了生時八字。吳月娘便說。你當初原是薛嫂兒說的媒。如今還使小廝。叫將薛嫂兒來。兩個同拿了帖

兒去。說此親事纔是禮。不多時。使玳安兒叫了薛嫂兒來。見陶媽媽。道了萬禮。當行見當行。拿着帖兒。出離西門

慶家門。往縣中回衙內話去。一個是這裏冰人。一個是那頭保山。兩張口四十八個牙。這一去。管取說得月裏嫦

娥尋配偶。巫山神女嫁襄王。陶媽媽在路上問薛嫂兒。你就是這位娘子的原媒。薛嫂道。便是。陶媽媽問他原先

嫁這裏。根兒是何人家的女兒。嫁這裏是女兒是再婚。這薛嫂兒便一伍一什。把西門慶當初從楊家娶來的話

告訴一遍。因見婚帖兒上。寫女命三十七歲。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時生。說只怕衙內嫌年紀大些了。他今纔三

十一歲。倒大六歲。薛嫂道。咱拿了這婚帖兒。交個過路的先生。算看年命。妨礙不妨礙。若是不對。咱瞞他幾歲兒

也不算說說。極力寫媒人是深恨薛嫂餘意。二人走來。再不見路過响板的先生。只見路南遠遠的一個掛肆。青衣帳幔。掛着兩行

大字。子平推貴。鐵筆判榮枯。有人來算命。直言不容情。帳子底下。安放一張桌子。裏面坐着個能寫快算的先生。

這兩個媒人。向前道了萬福。先生便讓坐下。薛嫂道。有個女命。累先生算一算。向袖中拿出三分命金來。說不

當輕視。先生權且收了。路過不曾多帶錢來。先生道。請說八字。陶媽媽遞與他婚帖看。上面有八字生日年。紀。先

生道。此是合婚。一面拈指尋紋。把算子搖了一搖。開言說道。這位女命。今年三十七歲了。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時

生。甲子月。辛卯日。庚子時。理取印綬之格。女命逆行。現在丙申運中。丙合辛生。往後大有威權。執掌正堂夫人之

命。作者其志如此。

四柱中。雖夫星多。然是財命益夫。發福受夫寵愛。這兩年定見刑剋。見過了不曾。薛嫂道。已尅過兩位

夫主了。先生道：若見過後來好了。薛嫂兒道：他往後有子沒有？先生道：子早哩。直到四十一歲，纔有一子送老。一生好造化，富貴榮華無比。取筆批下命詞四句道：

嬌姿不失江梅態。

三揭紅羅兩畫眉。

會看馬首昇騰日。

脫却寅皮任意移。

薛嫂問道：先生如何是會看馬首昇騰日？脫却寅皮任意移？這兩句俺們不懂。起動先生講說。講說：先生道：馬首者，這位娘子如今嫁個屬馬的夫主，才是貴星，享受榮華。寅皮是尅過的夫主，是屬虎的，雖故寵愛，只是偏房。往後一路功名，直到六十八歲，有一子送終。夫妻偕老，兩個媒人說道：如今嫁的，倒是個屬馬的，只怕大了好幾歲，配不來。求先生改少兩歲纔好。先生道：既要改，就做丁卯三十四歲罷。作者直欲不爲數命所縛薛嫂道：三十四歲與屬馬的也合的着麼？先生道：丁火庚金，火逢金煉，定成大器，正合得着。當下改做三十四歲，兩個拜辭了先生，出離卦肆，逕到縣中。門子報入衙內，便喚進陶薛二媒人，旋磕了頭。衙內便問那個婦人是那裏的？陶媽媽道：是那邊媒人，因把親來說成，告訴一遍。說娘子人材無比的好，只爭年紀大些。小媳婦不敢自便，隨衙內老爹尊意，討了個婚帖在此。於是遞上去。李衙內看了，上寫着三十四歲。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時生，說道：就大三兩歲也罷。薛嫂兒插口道：老爹見的多，自古道：妻大兩黃金，長妻大三黃金。不差一字可嘆可想這位娘子人材出衆，性格溫柔，諸子百家當家理紀，自不必說。衙內道：我已見過，不必再相。只擇吉日良時行茶禮過去就是了。兩個媒人稟說：小媳婦幾時來伺候。衙內道：事不可稽遲。你兩個明日來討話。往他家說，每人賞了一兩銀子，做脚步錢。兩個媒人歡喜出門。不在話下。這李衙內見親事已成，喜不自勝。卽喚廊吏何不韋來，商議對父親李知縣見了，令陰陽生擇定四月初八日行禮。十五日准娶婦人過門，就兌出銀子來，委托何不韋。小張閒買辦茶紅酒禮，不必細說。兩個媒人次日討了日期，往西門慶家回月娘玉樓話。正是姻緣本是前生定，曾向藍田種玉來。四月初八日，縣中備辦十六盤羹果茶餅，一副金絲冠兒，一副金頭面，一條瑪瑙帶，一副丁當七事金鐲銀釧之類，兩件大紅宮錦袍兒，四套粧花衣服，三十兩禮錢。其餘布絹棉花，共約二十餘擔。兩個媒人跟隨廊吏何不韋押擔，到西門慶家下了茶。

十五日縣中撥了許多快手閒漢來搬擡孟玉樓床帳嫁粧箱籠。月娘看着但是他房中之物盡數都交他帶去。恨無阻原舊西門慶在日把他一張八步彩漆床陪了大姐。月娘就把潘金蓮房中那張螺鈿床陪了他。玉樓要蘭香跟他過去留下小鸞與月娘看哥兒。月娘不肯說你房中丫頭我怎好留下你的左右哥兒有中秋兒繡春和奶子也勾了。玉樓止留下一對銀回回壺與哥兒耍子做一念兒其餘都帶過去了。比楊姑到晚夕一頂四人

大轎四對紅紗燈籠八個皂隸跟隨來娶。玉樓戴着金梁冠兒插着滿頭珠翠胡珠子身穿大紅通袖袍兒先辭拜西門慶靈位。來去分明若云改過爲去邪歸然後拜月娘。月娘說道孟三姐你好狠也你去了撇的奴孤另另獨自一個和誰做伴兒。月娘始終不識玉樓兩個攜手哭了一回然後家中大小都送出大門媒人替他帶上紅羅錦金蓋袱抱着

金寶瓶月娘守寡出不的門請大姨送親送到知縣衙裏來滿街上人看見說此是西門大官人第三娘子嫁了知縣相公兒子衙內今日吉日良時娶過門也有說好的也有說歹的說好者當初西門大官人怎的爲人做人今日死了止是他大娘子守寡正大有兒子房中攬不過這許多人來都交各人前進甚有主張有那說歹的街

談巷議指戳說道西門慶家小老婆如今也嫁人了當初這厮在日專一違天害理貪財好色姦騙人家妻女今日死了老婆帶的東西嫁人的嫁人拐帶的拐帶養漢的養漢做賊的都野鷄毛兒零掃了常言三十年遠報而今眼下就報了旁人紛紛議論不顯命於棄妾散用傍人語一結又玉樓之於西門仇仇也今幸而不終陷溺復有安身立且說

孟大姨送親到縣衙內舖陳床帳停當留坐酒席來家李衙內賞薛嫂兒陶媽媽每人五兩銀子一段花紅利市打發出門至晚兩個成親重行合卺之禮到次日吳月娘送茶完飯楊姑娘已死孟大娘子二娘子孟大姨都送

茶到縣中衙內這邊下回書請衆親戚女眷做三日扎彩山吃筵席都是三院樂人妓女動鼓樂扮演戲文。此瓶如何吳月娘那日亦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百花裙繫蒙金帶坐大轎來衙中做三日赴席。比花大娘子在後廳吃酒知縣奶奶出來陪待月娘回家因見席上花攢錦簇歸到家中進入後邊院落靜悄無個人接應想

起當初有西門慶在日姊妹們那樣鬧熱往人家赴席來家都來相見說話一條板櫪坐不了如今並無一個兒

了一面撲着西門慶靈床兒不覺一陣傷心放聲大哭。哭了一回被丫鬢小玉勸止。於諸人數完用此一結。正是

平生心事無人識 只有穿窗皓月知

這裏月娘憂悶不題。却說李衙內和玉樓兩個女貌郎才如魚似水。正合着油瓶蓋。每日燕爾新婚。在房中厮守。一步不離。端詳玉樓容貌。越看越愛。極力將玉樓一寫自熱結後至此方有此一段暢快文字又見帶了兩個從嫁丫鬢。一個蘭香。年十八歲。會彈唱。一個小鸞。年十五歲。俱有顏色。心中歡喜。沒入脚處。有詩爲證。

堪誇女貌與郎才 天合姻緣禮所該 十二巫山原咫尺 兩情願保百年偕

原來衙內房中先頭娘子丟了一個大丫頭。約三十年紀。名喚玉簪兒。後來嚴州之豐原從一善起此寫玉簪總爲下文地也。又玉樓鑄名於簪則簪於簪樓是一名字。此又作

者乾惕深意言雖一朝天理不冥使我輩得寬我又不敢以浮名累實也專一搽胭抹粉。作怪成精。頭上打着盤頭楂髻。用手帕遮蓋周圍勒銷金箍兒。假充

作鬢髻。身上穿一套怪綠喬紅的裙襖。脚上穿着雙撥船樣四個眼的剪絨鞋。約長尺二。在人跟前輕身浪蕩。做

勢拿班。所爲浮名也衙內未娶玉樓時。他便逐日頓羹頓飯。殷勤扶持。不說強說。不笑強笑。何等精神。自從娶過玉樓

來。李衙內和他如膠似漆。把他不去揪探。這丫頭就使性兒起來。一日衙內在書房中看書。這玉簪兒在廚下頓

了一盞好菓仁泡茶。雙手用盤兒托來書房裏。笑嘻嘻掀開簾兒。送與衙內。看了一回書。搭伏在書桌

就睡着了。這玉簪兒叫道。爹爹誰似奴疼你。頓了這碗好茶來與你吃。你家那新娶的娘子。還在被窩裏睡得好覺

兒。怎不交他那小大姐。送盞茶來與你吃。因見衙內打盹。在跟前只顧叫不應。說道。老花子。你黑夜做甚的。使乏

了也怎的。大白日打盹。睡起來吃茶。那衙內醒了。看見是他。喝道。怪磣奴才。把茶放下。與我過一邊去。這玉簪

兒滿臉羞紅。使性子把茶丟在桌上。出來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用心。大清早辰。送盞茶兒來你吃。倒嚙喝

起我來。常言醜是家中寶。可喜惹煩惱。我醜你當初瞎了眼。誰交你要我來。名之難謝如此被衙內聽見。趕上儘力踢了

兩靴脚。這玉簪兒登時把那付奴臉。勝的有房梁高。也不擦臉了。也不頓茶了。趕着玉樓。也不叫娘。只你也我也

無人處一屁股。就在玉樓床上坐下。名之累人如此玉樓亦不去理他。他背地又壓伏蘭香小鸞說。你休趕着我叫姐。只

叫姨娘。我與你娘係大小之分。又說你只背地叫罷。休對着你爹叫。你們且跟隨我行。用心做活。你若不聽我說。老娘拿鐵鍬子請你。名之可。怕如此。後來幾次見衙內不理他。他就撒懶起來。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飯兒也不做。地兒也不掃。玉樓分付蘭香小鸞。你休靠玉簪兒了。你二人自去廚下做飯。打發你爹吃罷。這玉簪兒又氣不憤。使性謗氣。牽家打伙。在廚房內打小鸞罵蘭香。賊小奴才小淫婦兒。確磨也有個先後到。先有你娘來。先有我來。都是你娘兒們占了罷。不獻這個勤兒也罷了。當原先俺死的那個娘。也沒曾失口叫我聲玉簪兒。你進門幾日。就題名道姓叫我。名之難。稱如此。我是你手裏使的人。也怎的你未來時。我和俺爹同床共枕。那一日不睡到飯時纔起來。房中事。那些兒不打我手裏過。自從你來了。把我蜜罐兒也打碎了。把我姻緣也拆散開了一攆。擡到我明間。冷清清支板櫬打官舖。我這氣苦也沒處聲訴。名之自。苦如此。你當初在西門慶家。也曾做第三個小老婆來。你小名叫做玉樓。敢說老娘不知道。點明寫玉。簪之意。你來到俺家。你識我見。大家膿着些罷了。會那等喬張致。呼張喚李。誰是你買到的。屬你管轄不成。玉樓在房中聽見的發昏。又不好聲言對衙內說。名之累。人如此。一日熱天。也是合當有事。必於熱處。隱名方可。無晚夕衙內分付他廚下熱水。拿浴盆來房中。要和玉樓洗澡。玉樓便說。你叫蘭香熱水罷。休要使他衙內不從。說道。我便使他休要慣了這奴才。玉簪兒見衙內要水和婦人共浴。蘭湯。必洗心方。可去名。心中正沒好氣。拿浴盆進房往地下只一墩。用大鍋燒上一鍋滾水。口內喃喃啞啞說道。也沒見這浪淫婦刁鑽古怪。禁害老娘。無故也只是個醜貨。沒三日不拿水洗。像我與俺主子那時。也不見點水兒。也不見展污了甚麼佛眼兒。偏這淫婦會兩番三次刁瞪老娘。直罵出房門來。玉樓聽見也不言語。衙內聽了此言。心中大怒。澡也洗不成。精脊梁拖着。自向床頭取拐子。就要走出來。婦人攔阻住。說道。隨他罵罷。你好惹氣。只怕熱身子出去。風試着你。倒值了多的。名之有。事如此。衙內那裏按納得住。說道。你休管。這奴才無禮。向前一把手。探住他頭髮。拖踏在地下。輪起拐子。雨點打將下來。饒玉樓在旁勸着。也打了二三十下。在身打的這丫頭急了。跪在地下告說。爹你休打我。我想爹也看不上我在。家裏了。我不求名。名。自不為我累。情願賣了我罷。衙內聽了。亦發惱怒起來。又狠打幾下。玉樓勸道。他既要出去。你不消打。倒沒

得氣了你。衙內隨令伴當。即時叫將陶媽媽來。把玉簪兒領出去。便賣銀子來交。不在話下。正是蚊蟲遭扇打。只爲嘴傷人。玉簪一段疑於蛇足不知總爲玉樓描寫一生因氣。如此方出又言利固不可貪而名亦非可求之物也。有詩爲證。

百禽啼後人皆喜。惟有鴉鳴事若何。見者多言聞者厭。只爲人前口嘴多。

第九十二回 陳敬濟被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鬧授官廳

詩曰

猛虎憑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支撐已在脚。
忽看皮寢處。無復睛閃爍。人有甚于斯。足以勸元惡。

話說李衙內打了玉簪兒一頓。即時叫陶媽媽來領出賣了八兩銀子。另買了個十八歲使女。名喚滿堂兒。上竈

蓋云滿堂僧不厭。一個俗人多是也。多東西至此方吐。也又爲瓶兒一痛。三日一場嚷。五日一場鬧。問他娘張氏。要本錢做買賣。他舅舅張團練。來問他母親。借了五十兩

銀子。復謀管事。被他吃醉了。在張舅門上罵嚷。他舅舅受氣不過。另問別處借了銀子。幹成管事。還把銀子交還

將來。故云荷盡已無擎雨蓋。然前團練奈何不去。他母親張氏。着了一場重氣。染病在身。日逐臥床不起。終日服藥。請醫調治。吃他逆瀝不

過。只得兌出二百兩銀子。與他。叫陳定在家門首。打開兩間房子。開布舖做買賣。敬濟便逐日結交朋友。陸三郎

楊大郎。狐羣狗黨。比十兄弟何如。在舖中彈琵琶。抹骨解。打雙陸。吃半夜酒。看看把本錢弄下去了。陳定對張氏說。他每

日飲酒花費。張氏聽信。陳定言語。便不肯托他。敬濟反說。陳定染布去。尅落了錢。把陳定兩口兒。趕出來外邊居

住。却搭了楊大郎做夥計。這楊大郎名喚楊光彥。綽號鐵指甲。專一羅風賣雨。架說鑿空。他許人話。如捉影捕風。

騙人財。似探囊取物。比伯爵更甚。這敬濟問娘。又要出三百兩銀子來。添上共湊了五百兩銀子。信着他往臨清販布

去。這楊大郎到家。收拾行李。跟着敬濟。從家中起身。前往臨清馬頭上尋缺貨去。一路總寫敬濟吳處被西門遊甚方。可爲嚴州作地。到了臨清。

這臨清市上。是個熱鬧繁華大碼頭。去處商賈往來之所。車馬輻輳之地。有三十二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

這敬濟終是年小後生。被這楊大郎領着遊娼樓。登酒店。貨物到販得不多。因走在一娼樓。見了一個粉頭。名喚馮金寶。好缺貨也生的風流俏麗。色藝俱全。問青春多少。鴿子說。姐兒是老身親生之女。止是他一人。掙錢養活。今年青春纔交二九一十八歲。敬濟一見。心目蕩然。與了鴿子五兩銀子房金。一連和他歇了幾夜。楊大郎見他愛這粉頭。留連不捨。在旁花言說合。就要娶他。鴿子開口。要銀一百二十兩。講到一百兩上。兒子銀子。娶了來家。一路上是轎擡着。楊大郎和敬濟。都騎馬押着貨物車走。一路揚鞭走馬。那樣懽喜。正是

多情燕子樓。馬道空回首。載得武陵春。陪作鸞鳳友。

張氏見敬濟貨到。販得不多。把本錢到娶了一個唱的來家。又着了口重氣。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此金蓮罵潘洪。如何所以此書必

以孝化也。這敬濟不免買棺裝殮。念經做七。停放了一七光景。發送出門。祖塋合葬。他舅舅張團練。看他娘面上。亦不和他一般見識。省筆亦這敬濟墳上。覆墓回來。把他娘正房三間。中間供養靈位。那兩間收拾與馮金寶住。大姐

倒住着耳房。又替馮金寶。買了丫頭重喜兒。伏侍門前。楊大郎開着舖子。家裏大酒大肉。買與唱的吃。每日只和唱的睡。把大姐丟着不去理他。一日打聽孟玉樓。嫁了李知縣兒子。李衙內帶過許多東西去。又為罵張四三年任

滿。李知縣陞在浙江嚴州府。做了通判。領憑起身。打水路赴任去了。這陳敬濟因想起昔日在那花園中。拾了孟玉樓那根簪子。就要把這根簪子。做個證見。趕上嚴州去。一簪針線其妙如此只說玉樓先與他有姦。與了他這根簪子。不

合又帶了許多東西。嫁了李衙內。都是昔日楊戩寄放金銀箱籠。應沒官之物。那李通判一個文官。多大湯水。聽見這個利害口聲。不怕不叫他兒子。雙手把老婆奉與我。我那時娶將來家。與馮金寶做一對兒。落得好受用。不

定要六房。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敬濟不來到好。此一來趕是失曉人家。逢五道。趕齋餓鬼撞鐘。還是知足

禡有詩為證。

趕到嚴州訪玉人。人心難付似石沉。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落陷坑。

一日。陳敬濟打點他娘箱中。尋出一千兩金銀。留下一百兩。與馮金寶家中盤纏。把陳定復叫進來看家。并門前

趕到嚴州訪玉人。人心難付似石沉。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落陷坑。

一日。陳敬濟打點他娘箱中。尋出一千兩金銀。留下一百兩。與馮金寶家中盤纏。把陳定復叫進來看家。并門前

趕到嚴州訪玉人。人心難付似石沉。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落陷坑。

舖子發賣零碎布疋。他與楊大郎又帶了家人陳安。押着九百兩銀子。從八月中秋起身。前往湖州。販了半船絲綿細絹。來到澆江浦馬頭上。灣泊住了船隻。投在個店主人陳二店內。教陳二殺雞取酒與楊大郎共飲。飲酒中間。和楊大郎說。夥計你暫且看守船上貨物。亦是熟結文中餘音蓋西門結而不以爲真敬濟不結而不以爲假故西門之受騙較敬濟少可在二郎店內略住數日。等我

和陳安拿些人事禮物。往浙江嚴州府看看。家姐嫁在府中多不上五日。少只三日。就來。楊大郎道。哥去只顧去

兄弟情愿店中等候。哥到日一同起身。這陳敬濟千不合萬不合。和陳安和陳安更妙身邊帶了些銀兩人事禮物。有

日取路。逕到嚴州府。有日二字內大進入城內。投在寺中安下。打聽李通判到任一個月。家小船隻。纔到三日。這陳

敬濟不敢怠慢。買了四盤禮物。兩疋紵絲尺頭。兩罈酒。陳安挑着。他便揀選衣帽齊整。眉目光鮮。逕到府衙前。與

門吏作揖道。煩報一聲。說我是通判李老爹衙內新娶娘子的親孟二舅來探望。方知前請二舅用敬濟陪坐之妙這門吏聽了。不

敢怠慢。隨即稟報進去。衙內正在書房中看書。聽見是婦人兄弟。令左右先把禮物擡進來。一面忙整衣冠。道有

請。把陳敬濟請入府衙廳上叙禮。分賓主坐下。說道。前日做親之時。怎的不會二舅。敬濟道。在下因在川廣販貨。

一年方回。不知家姐嫁與府上有失親近。今日敬備薄禮。來看看家姐。李衙內道。一向不知失禮。恕罪。恕罪。須臾

茶湯已罷。衙內令左右把禮帖并禮物取進去。對你娘說。二舅來了。孟玉樓正在房中坐的。只聽小門子進來報

說。孟二舅來了。玉樓道。再有那個孟舅。莫不是我二哥孟銳來家了。千山萬水來看我。只見伴當拿進禮物和帖

兒來。上面寫着眷生孟銳。就知是他兄弟。一面道。有請。令蘭香收拾後堂乾淨。玉樓裝點打扮。俟候出見。只見衙

內讓進來。玉樓在簾內觀看。可霎作怪。不是他兄弟。却是陳姐夫。他來做甚麼。等我出去看他怎的說話。常言親

不親。故鄉人。美不美。鄉中水。雖然不是我兄弟。也是我女婿人家。一面整粧出來拜見。那敬濟說道。一向不知姐

姐嫁在這裏。沒曾看得。纔說得這句。不想門子來請衙內。外邊有客來了。這衙內分付玉樓。款待二舅。就出去待

客去了。玉樓見敬濟磕下頭去。連忙還禮。說道。姐夫免禮。那陣風兒刮你到此。叙畢禮數。讓坐。叫蘭香看茶出來。

吃了茶。彼此叙了些家常話兒。玉樓因問大姐好麼。敬濟就把從前西門慶家中出來。并討箱籠的一節話。告訴

玉樓

借詳月娘之情以挾玉樓所以下文不敢當面聲言也

玉樓又把清明節上墳。在永福寺遇見春梅。在金蓮墳上燒紙的話。告訴他。又說我

那時在家中。也常勸你大娘。疼女兒。就疼女婿。親姐夫。不曾養活了外人。他聽信小人言語。把姐夫打發出來。落

後。姐夫討箱子。我就不知道。敬濟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相交。誰人不知。借金蓮以動玉樓文。字酒清一絲不亂。生生吃他信

奴才言語。把他打發出去。纔吃武松殺了。他若在家。那武松有七個頭。八個膽。敢往你家來殺我。我這仇恨。結的

有海來深。六姐死在陰司裏。也不饒他。玉樓道。姐夫也罷。丟開手的事。自古冤仇只可解。不可結。說話中間。丫鬢

放下桌兒。擺上酒來。盃盤殺品。堆滿春檯。玉樓斟上一盃酒。雙手遞與敬濟說。姐夫遠路風塵。無事破費。且請一

盃兒水酒。這敬濟用手接了。唱了喏。亦斟一盃回奉婦人。叙禮坐下。因見婦人姐夫長短。姐夫叫他。口中不言。心

內暗道。這淫婦怎的不認犯。只叫我姐夫。等我慢慢的探他。呆乃當下酒過三巡。餚添五道。彼此言來語去。說得

入港。這敬濟酒蓋着臉兒。常言酒情深似海。色膽大如天。見無人在跟前。先丟幾句邪言。說入去道。我兄弟思想

姐姐。如渴思漿。如熱思涼。想當初在丈人家。怎的在一處下棋抹牌。同坐雙雙。似背蓋一般。誰承望今日各自分

散。你東我西。玉樓笑道。姐夫好說。自古清者清。而渾者渾。久而自見。玉樓之言不惡而戲。較月娘粗鄙遠甚。這敬濟笑嘻嘻。向袖中取

出一包雙兒兒的香茶。遞與婦人說。姐姐。你若有情。可憐見兄弟。吃我這個香茶兒。說着。就連忙跪下。那婦人登

時一點紅從耳畔起。把臉飛紅了。一手把香茶包兒掠在地下。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遞酒與你吃。倒戲弄

我起來。就撒了酒席。往房裏去了。敬濟見他。不理。一面拾起香茶來。就發話道。我好意來看你。你到變了卦兒。你

敢說你嫁了通判兒子好漢子。不保我了。你當初在西門慶家。做第三個小老婆。沒曾和我兩個有首尾。因向袖

中。取出舊時那根金頭銀簪子。拿在手內說。這個是誰人的。你既不和我有姦。這根簪兒。怎落在我手裏。上面還

刻着玉樓名字。你和大老婆串同了。把我家寄放的八箱子金銀細軟。玉帶寶石東西。都是當朝楊織寄放。應沒

官之物。都帶來嫁了漢子。我叫你不要慌。到八字八錢兒上。和你答話。玉樓見他發話。拿的簪子。委是他頭上戴

的金頭蓮瓣簪兒。昔日在花園中不見。怎的落在這短命手裏。恐怕嚷的家下人知道。須臾變作笑吟吟臉兒。此

一變直如文現形龜顯出像千走將出來。一把手拉敬濟說道：好姐夫。奴鬪你要子，如何就惱起來。悄悄說道：你既有古婦人，同此一付臉皮付技量也。
心奴亦有意。敬濟悄悄向他說：我如今治了半船貨，在清江浦等候。你若肯下顧時，如此這般。到晚夕假扮門子，私走出來，跟我上船家去。成其夫婦，有何不可。他一個文職官，怕是非，莫不敢來找尋你不成。婦人道：既是如此，也罷。約會下你今晚在府牆後等着。奴有一包金銀細軟，打牆上繫過去，與你接了。然後奴纔扮做門子，打門裏出來，跟你上船去罷。看官聽說，正是佳人有意，那怕粉牆高萬丈，紅粉無情。總然共坐隔千山，當時孟玉樓若嫁得個癡蠢之人，不如敬濟。敬濟便下得這個鐵鋤着。如今嫁這李衙內，有前程，又且人物風流，青春年少。敬濟固自子建矣，後生大都如此。恩情美滿，他又拘你做甚。休說平日又無連手，這個郎君也是合當倒運，就吐實話，泄機與他，到吃婆娘，哄賺了，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

人心難保不懷毒。

當下二人會下話。這敬濟吃了幾盃酒，告辭回去。李衙內連忙送出府門。陳安跟隨而去。衙內便問婦人：你兄弟在那裏下處。我明日回拜他去。送些下程與他。婦人便說：那裏是我兄弟。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如此這般。來均搭要拐我出去。奴已約下他。今晚三更在後牆相等。俺不如將計就計，把他當賊拿下。除其後患。如何。必拿敬濟蓋為奇放諸物之言。有以中之也。觀其言後，患二字可知。衙內道：真是這厮無賴。自古無毒不丈夫。不是我去尋他，他自來送死。一面走出外邊，叫過左右伴當，心腹快手。如此這般，豫備去了。這陳敬濟不知機變，至半夜三更，果然帶領家人陳安，來府衙後牆下，以咳嗽為號，只聽牆內玉樓聲音，打牆上掠過一條索子去。那邊繫過一大包銀子。原來是庫內拿的二百兩贓罰銀子。衙門庫中取銀通判不這敬濟纔待叫陳安拿着走，忽聽一聲梆子響，黑影裏閃出四五條漢，叫聲有賊了。登時把敬濟連陳安都捆了。稟知李通判，分付且都押送牢裏去。明日問哩。原來嚴州府正堂知府姓徐，名喚徐封。是期風猶是冬天晴和之風，故殘枝得少留也。係陝西臨洮府人氏。庚戌進士，極是個清廉剛正之人。高次日升堂，左右排兩行官吏。這李通判上去，畫了公座。庫子呈稟賊情事，帶陳敬濟上去。說昨夜至三更時分，有先不知名，今知名賊人二名，陳敬濟

陳安。掀開庫門鎖鑰。偷出贓銀二百兩。越牆而過。致被捉獲。來見老爺。徐知府喝令帶上來。把陳敬濟并陳安。揪

扭驅擁。至富廳跪下。知府見敬濟年小清俊。畫出一不知事之狂且便問這廝是那裏人氏。因何來我這府衙公地。夜晚做賊。

偷盜官庫贓銀。有何理說。那陳敬濟只顧磕頭聲冤。徐知府道。你做賊。如何聲冤。李通判在旁。欠身便道。老先生

不必問他。眼見得賊證明。何不加起刑來。徐知府即令左右拿下去。打二十板。李通判道。人是苦蟲。不打不招。

不然。這賊便要展轉。當下兩邊皂隸。把敬濟陳安拖翻。大板打將下來。這陳敬濟口內只罵誰知淫婦孟三兒。陷

我至此冤哉冤哉。聊自陷耳。玉姐與爾何仇這徐知府終是黃堂出身官人。聽見這一聲。必有緣故。纔打到十板上。喝令住了。且

收下監去。明日再問。李通判道。老先生不該發落他。常言人心似鐵。官法如山。縱容他一夜不打緊。就翻異口詞。

徐知府道。無妨。吾自有主意。當下獄卒把敬濟陳安。押送監中去訖。這徐知府心中有些疑忌。即喚左右心腹近

前。如此這般。到監中探問。敬濟所犯來歷。即便回報。這幹事人假扮作犯人和敬濟晚間。在一樞上睡。問其所以。

我看哥哥青春年少。不是做賊的。今日落在此。打屈官司。敬濟便說一言難盡。小人本是清河縣西門慶女婿。這

李通判兒子。新娶的婦人孟氏。是俺丈人的小舊。與我有姦的。今帶過我家老爺楊織。寄放十箱金銀寶玩之物。

來他家。我來此間。問他索討。反被他如此這般欺負。何不堂上說出活畫一狂且身分把我當賊拿了。苦打成招。不得見其天日。是

好苦也。這人聽了。走來後廳。報告徐知府。知府道。如何我說這人聲冤叫孟氏。必有緣故。到次日升堂。官吏兩旁

侍立。明為李通判一棍方為打衙內身分這徐知府把陳敬濟陳安提上來。摘了口詞。取了張無事的供狀。喝令釋放。李通判在旁邊

不知。還再三說。老先生。這廝賊情既實。不可放他。反被徐知府對佐。貳官員。着實說了。李通判一頓說我居本府

正官。與朝廷幹事。不該與你家公報私仇。誣陷平人作賊。你家兒子娶了他丈人西門慶妾孟氏。帶了許多東西。

應沒官贓物。金銀箱籠來。他是西門慶女婿。逕來索討前物。你如何假捏賊情。拿他入罪。叫我替你家出力。做官

養兒養女。也要長大。若長如此。公道何堪。必得如此方激得李公一怒當廳把李通判數說的滿面羞慚。垂首喪氣。而不敢言。陳

敬濟與陳安。便釋放出去了。良久。徐知府退堂。這李通判回到本宅。心中十分焦燥。便對夫人大嚷大叫道。養的

好不肖子。今日吃徐知府當堂對衆同僚官吏。儘力數落了我一頓。可不氣殺我也。夫人慌了。便道甚麼事。李通判即把兒子叫到跟前。喝令左右拿大板子來。氣殺我也。說道。你拿得好賊。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因這婦人帶了許多粧奩金銀箱籠來。他口口聲聲。稱是當朝逆犯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來問你要。說你假盜出庫。中官銀當賊情拿他。我通一字不知。反被正堂徐知府對衆數落了我這一頓。此是我頭一日官未做。你照顧我的。我要你這不肖子何用。即令左右雨點般大板打將下來。可憐打得這李衙內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夫人見打得不像模樣。在旁哭泣勸解。孟玉樓立在後廳角門首。掩淚潛聽。當下打了三十大板。李通判分付左右。押着衙內。即時與我把婦人打發出門。令他任意改嫁。免惹是非。全我名節。那李衙內心中怎生捨得離異。只顧在父母跟前啼哭哀告。寧把兒子打死。爹爹跟前並捨不的婦人。寫玉樓得所托矣李通判把衙內用鐵索墩鎖在後堂。不放出去。只要囚禁死他。夫人哭道。相公你做官一場。年紀五十餘歲。也只落得這點骨血。不爭爲這婦人。你囚死他。往後你年老休官。倚靠何人。回照西門又回照磨鏡一回李通判道。不然。他在這裏須帶累我受人氣。夫人道。你不容他在此。打發他兩口兒回原籍。真定府家去便了。通判依聽夫人之言。放了衙內。限三日就起身。打點車輛。同婦人歸棗強縣家裏攻書去了。至此方結玉樓夫玉樓直結入真定棗強之李家是真以天理之却表陳敬濟與陳安。出離嚴州府。到寺中取了行李。徑往清江浦陳二店中來尋楊大郎。陳二說。他三日前說你有信來。說不得來。他收拾了貨船。起身往家中去了。這敬濟不信。還向河下去尋船隻。撲了個空。說道。這天殺的。如何不等我來。就起身去了。况新打監中出來。身邊盤纏已無。和陳安不免搭在人船上。把衣衫解當討吃歸家。忙忙似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隨行找尋楊大郎。並無蹤跡。那時正值秋暮天氣。樹木凋零。金風搖落。甚是淒涼。有詩八句。單道這秋天行人最苦。

栖栖菱荷枯。

葉葉梧桐墜。

蛩鳴腐草中。

雁落平沙地。

細雨濕青林。

霜重寒天氣。

不是路行人。

怎曉秋滋味。

有日敬濟到家。陳定正在門首。看見敬濟來家。衣衫襤褸。面貌漆黑。嚇了一跳。接到家中。問貨船到了何處。敬濟

氣得半日不言。把嚴州府遭官司一節說了。多虧正堂徐知府放了我。不然性命難保。今被楊大郎這天殺的。把我貨物不知拐的往那裏去了。先使陳定往他家探聽。他家說還不曾來家。陳敬濟又親去問了一遭。並沒下落。心中着慌。走入房來。那馮金寶。又和西門大姐首南面北。自從敬濟出門。兩個合氣。直到如今。大姐便說馮金寶拿着銀子錢。轉與他鴿子去了。他家鴿兒成日來。瞞藏背掖。打酒買肉。在屋裏吃。家中要的沒有。睡到晌午。諸事兒不買。只熬俺們。會幾何時西門之女已凍餓矣馮金寶反說。大姐成日橫草不拈。豎草不動。偷米換燒餅吃。又把煮的醃肉。偷在房裏。和丫頭元宵兒同吃。這陳敬濟就信了。反罵大姐。賊不是才料淫婦。你害饑瘠。是離飯吃。之言同報偷米出去換燒餅吃。又和丫頭打夥兒偷肉吃。把元宵兒打了一頓。把大姐踢了幾脚。這大姐急了。趕着馮金寶兒撞頭罵道。好養漢的淫婦。你偷盜的東西與鴿子不值了。到學舌與漢子。說我偷米偷肉。犯夜的倒拿住巡更的了。又是金蓮月娘教漢子踢我。我和你這淫婦兌換了罷。要這命做甚麼。這敬濟道。好淫婦。你換他。你還不值他的脚指頭兒哩。也是合當有事。於是一把。手扯過大姐頭髮來。用拳打脚踢。拐子打。打得大姐鼻口流血。半日甦醒過來。這敬濟便歸唱的房裏睡去了。繇着大姐在邊房裏。嗚嗚咽咽。只顧哭泣。元宵兒便在外間睡着了。可憐大姐到半夜。用一條索子。懸梁自縊身死。亡年二十四歲。到次日早晨。元宵起來。推裏間不開。上房敬濟和馮金寶。還在被窩裏。使他丫頭重喜兒來。叫大姐要取木盆洗坐脚。只顧推不開。敬濟還罵賊淫婦。如何還睡。這咱晚不起來。我這一踢開門進去。把淫婦鬢毛都拔淨了。取死之道如此重喜兒打窗眼內望裏張看。說道。他起來了。且在房裏打鞦韆。子兒哩。又說他提偶戲耍子兒哩。只見元宵瞎了半日。叫道。爹不好了。俺娘在床頂上吊死了。這小郎纔慌了。和唱的齊起來。打開房門。向前解卸下來。灌救了半日。那得口氣兒來。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死了。正是

不知真性歸何處 疑在行雲秋水

陳定聽見大姐死了。恐怕連累。先走去報知月娘。人情月娘聽見大姐吊死了。敬濟娶唱的在家。正是冰厚三尺。不是一日之寒。率領家人小厮。丫鬢媳婦七八口。往他家來。見了大姐屍首。吊的直挺挺的。哭喊起來。將敬濟拿

住亂採亂打。渾身錐子眼兒也不計數。總是市井惡唱的馮金寶躲在床底下。探出來也打了個臭死。把門窗戶壁

都打得七零八落。房中床帳粧奩都還搬的去了。歸家請他吳大舅二舅商議。凡事必上舅二舅商議一寫人情大舅說

姐姐你趁此時咱家人死了不到官。到明日他過不數日子還來纏要箱籠。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如到官處斷

開了。庶杜絕後患。月娘道哥見得是一面寫了狀子。次日月娘親自出官。來到本縣授官廳下。遞上狀去。原來新

任知縣姓霍名大立。湖廣黃岡縣人氏。舉人出身。為人硬直。聽見係人命重事。即升廳受狀。見狀上寫着

告狀人吳氏。年三十四歲。係已故千戶西門慶之妻。告爲惡婿欺凌孤孀。聽信娼婦。熬打逼死女命。乞憐究以

存殘喘事。氏有女婿陳敬濟。遭官事投來氏家數年。平日吃酒行兇。不守本分。打出吊人。氏懼怯令其出門。豈

知敬濟懷恨在家。將氏女西門氏時常受辱。素向含忍。不料伊又娶臨清娼婦馮金寶來家。奪氏女正房居住。

聽信唆調。將女百般痛辱。熬打。又採去頭髮。週身踢傷。受忍不過。比及將死。於本年八月二十三日三更時分。

方纔將女上吊縊死。竊思敬濟恃逞兇頑。欺氏孤寡。聲言還要持刀殺害等語。情理難容。乞賜行拘到案。嚴究

女死根因。盡法如律。庶兇頑知警。良善得以安生。而死者不爲含冤矣。爲此具狀上告。

本縣青天老爺 施行

這霍知縣在公座上看了狀子。又見吳月娘身穿縞素。下繫孝裙。係五品職官之妻。生的容貌端莊。儀容閒雅。將

娘一寫總是醜絕。又爲當日提刑所一照也欠身起來說道。那吳氏起來。本縣看你也是個命官娘子。這狀上情理我都知了。你請回去。今

後只令一家人在此伺候。就是我就出牌去拿他。吳月娘連忙拜謝了知縣。出來坐轎子回家。委付來招廳下

伺候。須臾批了呈狀。委兩個公人。一面白牌。行拘敬濟。娼婦馮金寶。并兩隣保甲正身。赴官廳審。這敬濟正在家

裏亂喪事。聽見月娘告下狀來。縣中差公人發牌來拿他。嚇的魂飛天外。魄喪九霄。那馮金寶已被打的遍身俱

傷。睡在床上。聽見人拿他。嚇的魂也不知有無。陳敬濟沒高低使錢。是不知事打發公人吃了酒飯。一條繩子連

唱的都拴到縣裏。左隣范綱。右隣孫紀保。甲王寬。霍知縣聽拿着了人來。即時升廳。來昭跪在上首。陳敬濟一千

犯人跪在階下。知縣看了狀子，便叫敬濟上去說：「你這厮可惡，因何聽信娼婦打死西門氏，方令上吊，有何理說？」敬濟磕頭告道：「望乞青天老爺察情，小的怎敢打死他，因為搭夥計在外，被人坑陷了資本，着了氣，來家問他要飯吃，他不曾做下飯，委被小的踢了兩脚，他到半夜自縊身死了。知縣喝道：『你既娶了娼婦，如何又問他要飯吃？』是說不通。吳氏狀上說你打死他女兒，方纔上吊，你還不招認。敬濟道：『吳氏與小的有仇，故此誣賴小的。望老爺察情。』知縣大怒，說他女兒見死了，還推賴那個。喝令左右拿下去打二十大板。提馮金寶上來，撈了一撈，敲一百敲，令公人帶下收監。即日委典史臧不息，帶領吏書保甲隣人等，前至敬濟家，擡出屍首，當場簡驗，身上俱有青傷，脖項間亦有縊痕。生前委因敬濟踢打傷重，受忍不過，自縊身死，取供具結回報縣中。比宋仁所告之傷何如知縣大怒，又打了敬濟十板，金寶褪衣，也是十板。不知如何打法一笑問陳敬濟夫毆妻至死者絞罪，馮金寶遞決一百發回本司院當差。這陳敬濟慌了，監中寫出帖子對陳定說：『把布舖中本錢連大姐頭面，共湊了一百兩銀子，暗暗送與知縣。知縣一夜把招卷改了。硬直將如此一嘆』止問了個逼令身死，係雜犯准徒五年，運灰贖罪。吳月娘再三跪門呈告。何不叫保甲改送提刑所來可

嘆可知縣把月娘叫上去，說：『娘子，你女兒項上已有繩痕，如何問他毆役條律，莫非是我私向麼？你怕他後邊纏擾你，我這裏替你取了他一張杜絕文書，令他再不許上你門就是了。是作者要使敬濟與西門慶絕下奸放手寫敬濟與秦梅也』一面把敬濟提到跟前，分付道：『我今日饒你一死，務要改過自新，不許再去吳氏家纏擾。再犯到我案下，決然不饒。』即便把西門氏買棺裝殮，發送葬埋。來回話：『我這裏好申文書往上司去。這敬濟得了個饒，交納了贖罪銀子，歸到家中，擡屍入棺，停放一七，念經送葬埋城外。前後坐了半個月監，使了許多銀兩，唱的馮金寶也去了。家中所有都乾淨了。房兒也典了，剛刮刺出個命兒來，再也不敢聲言丈母了。正是禍福無門，人自招，須知樂極有悲來，有詩為證。』

風波平地起蕭牆 義重恩深不可忘 水溢藍橋應有會 三星權且作參商

第九十三回 王杏庵義恤貧兒 金道士變淫少弟

詩曰

階前潛酒淚。衆裏自嫌身。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
暖風張樂席。晴日看花塵。盡是添愁處。深居乞過春。

話說陳敬濟自從西門大姐死了，被吳月娘告了一狀，打了一場官司出來，唱的馮金寶又歸院中去了。剛刮刺出個命兒來，房兒也賣了。一本錢兒也沒了。一頭面也使了。一家伙也沒了。一又說陳定在外邊打發人，剋落了錢，把陳定也擡去了。一家中逐日盤費不週，坐吃山空。不時往楊大郎家中，問他這半船貨的下落。一日來到楊大郎門首，叫聲楊大郎，在家不在？不想楊光彥拐了他半船貨物，一向在外賣了銀兩，四散躲閃，及打聽得他家，中吊死了老婆，他丈母縣中告他，坐了半個月監。這楊大郎就驀地來家住着，聽見敬濟上門叫他，問貨船下落，一徑使兄弟楊二風出來。又是一個假兄弟之親兄弟出來與二搗鬼作。映然則人各有親兄弟何必含親而結假也哉。反問敬濟要人，你把我哥哥叫的外邊做買賣。這幾個月通無音信，不知拋在江中，推在河內害了性命，你倒還來我家尋貨船，下落人命要緊，你那貨物要緊。這楊二風平昔是個刁徒潑皮，裏錢搗子，胳膊上紫肉橫生，胸前上黃毛亂長，是一條直率光棍，走出來一把手扯住敬濟，就問他要人。那敬濟慌忙，掙開手跑回家來。這楊二風故意拾了塊三尖瓦片，將頭顱劃破，血流滿面，趕將敬濟來罵道：我搗你娘眼，我見你家甚麼銀子來，你來我屋裏放屁，吃我一頓好拳頭。那陳敬濟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奔到家，把大門關閉，如鐵桶相似。技量如此由着楊二風牽爹娘罵父母，拿大磚撞門，只是鼻口內不敢出氣兒。又况纔打了官司出來，夢條繩蛇也害怕，只得含忍過了。正是嫩草怕霜霜怕日，惡人自有惡人磨，不消幾時，把大房賣了，找了七十兩銀子，典了一所小房，在僻巷內居住。又一落後兩個丫頭，賣了一個重喜兒。又一只留着元宵兒，和他同舖歇。又過了不上半月，把小房倒騰了，却去賃房居住。又一陳安也走了，家中沒營運，元宵兒也死了。止是單身獨自，家伙桌椅都變賣了，只落得一貧如洗，未幾房錢不給，鑽入冷舖內存身。此時所爲百當也花子見他是個富家人兒，生的清俊，叫他在熱炕上睡，與他燒餅兒吃。語中有味有當夜的過來，叫他頂火夫打梆子搖鈴。那時正值臘月，殘冬時分，天降大雪，吊起風來，十分嚴寒。這陳敬濟打了回梆子，打發當夜的兵牌過去，不免又

提鈴串了幾條街巷。又是風雪地下。又踏着那寒冰。凍得聳肩縮背。戰戰兢兢。臨五更雞叫。只見個病花子。倒在牆底下。恐怕死了。總甲分付他看守着。尋了把草。叫他燒。這敬濟支更一夜。沒曾睡。就歪下睡着了。不想做了一夢。夢見那時在西門慶家。怎生受榮華富貴。和潘金蓮。拘搭頑耍。戲謔。從睡夢中。就哭醒了。此處雖人何限。所以衆花子說你哭怎的。這敬濟便道。你衆位哥哥。我的苦楚。你怎得知。

頻年困苦痛妻亡。身上無衣口絕糧。馬死奴逃房又賣。隻身獨自走他鄉。

朝收肆店求遺饌。暮宿莊園倚敗牆。只有一條身後路。冷夜之中去打梆。

陳敬濟晚夕在冷舖存身。白日間街頭乞食。清河縣城內。有一老者。姓王名宣。廷。自言本爲朝廷可用之材。年六十餘歲。家

道殷實。爲人心慈。仗義疎財。專一扶貧救苦。好善敬神。所生二子。皆當家成立。長子王乾。乾爲三陽。乃伏羲卦中長子。襲祖職。爲

牧馬所。掌印正千戶。次子王震。震爲二陽。乃伏羲卦中次子。俱用先天也。充爲府學庠生。老者門首。搭了個主管。開着個解當舖兒。每日

豐衣足食。閒散無拘。在梵宇聽經。琳宮講道。無事在家門首。施藥救人。拈素珠念佛。因後園中有兩株杏樹。道號

爲杏庵。居士。可知用杏菴所以反復者。明玉樓爲作者自喻也。一日杏庵頭戴重簷幅巾。身穿木合道袍。在門首站立。只見陳敬濟打他門首

過。向前扒在地下。磕了個頭。忙的杏庵還禮不迭。說道。我的哥。你是誰。老拙眼昏不認的你。這敬濟戰戰兢兢。站

立在旁邊。說道。不瞞你老人家。小人是陳松橋。陳洪兒子。老者想了半日。說。你莫不是陳大寬的令郎麼。陳洪號出所以深明敬濟之醜也。

因見他衣服襤褸。形容憔悴。說道。賢姪。你怎的弄得這般模樣。便問你父親母親可安麼。敬濟道。我爹

死在東京。我母親也死了。杏庵道。我聞得你在丈人家住來。敬濟道。家外父死了。外母把我攆出來。他女兒死了。

告我到官。打了一場官司。把房兒也賣了。有些本錢兒。都吃人坑了一向。閒着。沒有營生。杏庵道。賢姪。你如今在

那裏居住。敬濟半日不言語。說。不瞞你老人家。說。如此如此。杏庵道。可憐賢姪。你原來討吃哩。想着當初。你府上

那樣根基人家。我與你父親相交。賢姪。你那咱還小哩。纔札着總角上學堂。怎就流落到此地位。可傷可傷。你還

有甚親家。也不看顧你看顧兒。敬濟道。正是俺張舅那裏。一向也久不上府。不好去的。問了一回話。老者把他讓

到裏面客位裏。令小厮放桌兒。擺出點心。腹飯來。叫他儘力吃了一頓。見他身上單寒。拿出一件青布綿道袍兒。

一頂毡帽。又一雙毡襪綿鞋。又秤一兩銀子。五百銅錢。如此方便一部寫玉樓的文字。遞與他。分付說。賢姪這衣服鞋

襪。與你身上。那銅錢。與你盤纏。賃半間房兒住。這一兩銀子。你拿着做上些小買賣兒。也好糊口。過日子。強如在

冷舖中學不出好人來。婆心如此方不。愧王廷用之名。每月該多少房錢。來這裏。老拙與你。這陳敬濟。扒在地下。磕頭謝了。說道。小

姪知道。拿着銀錢。出離了杏庵門首。也不尋房子。也不做買賣。把那五百文錢。每日只在酒店麵店。以了其事。那

一兩銀子。搗了些白銅。願銀。在街上行使。狂且不。肯如此。吃巡邏的當土賊。拿到該坊節級處。一頓拶打。使的盡空。還落

了一屍股瘡。不消兩日。把身上綿衣也輸了。襪兒也換嘴來吃了。依舊原在街上討吃。一日。又打王杏菴門首。經

過杏菴正在門首。只見敬濟走來。磕頭。身上衣服都沒了。止戴着那毡帽。精脚拖鞋。凍的乞乞縮縮。老者便問陳

大官。做得買賣如何。房錢到了。來取那房錢麼。那陳敬濟。半日無言可對。問之再三。方說如此這般。都沒了。老者

便道。呵。賢姪。你這等就不是過日子的道理。你又拈不的輕。負不的重。但做了些小活路兒。還強如乞食。免得

人恥笑。有玷了父祖名。婆心如此真不。愧王廷用者。你如何不依我說。一面又讓到裏面。叫安童拿飯來。與他吃飽了。又與了他

一條袷褲。一領白布衫。一雙裹脚。一吊銅錢。一斗米。你拿去。務要做上了小買賣。賣些柴炭豆兒瓜子兒。也過了

日子。強似這等討吃。這敬濟口雖答應。拿錢米在手。出離了老者門。那消幾日。熟食肉麵。都在冷舖內。和花子打

夥兒都吃了。要錢又把白布衫袷褲來輸了。大正月裏。又抱着肩兒。在街上走。不好來見老者。走在他門首。房山

牆底下。向太陽站立。老者冷眼看見他。不叫他。他挨挨搶搶。又到跟前。扒在地下。磕頭。老者見他還依舊如此。說

道。賢姪。這不是常策。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無底坑。如何填得起。你進來。我與你說。有一個去處。又清閒。又安

得。你身。只怕你不去。婆心如此真是。四夫四婦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者看他開開寫一玉樓。和事便是。天下無。敬濟跪下。難事開開寫一杏菴。濟人便真見。胞物與方知作者。學問經濟。色色皆到。而玉樓杏菴。為一人也。

哭道。若得老伯見憐。不拘那裏。但安下身。小的情愿就去。杏菴道。此去離城不遠。臨清馬頭上。有座晏公廟。晏者。送人安。身之處。那裏魚米之鄉。舟船輻輳之地。錢糧極廣。清幽瀟灑。廟主。任道士。任者人也。欲與老拙相交。極厚。他手下也。

有兩三個徒弟孫。我備分禮物。把你送與他做個徒弟出家。學些經典。吹打與人家應福。也是好處。敬濟道。老伯看顧。可知好哩。杏菴道。既然如此。你去。明日是個好日子。你早來。我送你去。敬濟去了。這王老連忙叫了裁縫。就替敬濟做了兩件道衣。一頂道髻。鞋襪俱全。民胞之懷如此次日。敬濟果然來到。王老教他空屋裏洗了澡。梳了頭。戴上道髻。裏外換了新襖新褲。上蓋青絹道衣。下穿雲霞襪。備了四盤菓果。一罈酒。一疋尺頭。封了五兩銀子。他便乘馬。僱了一疋驢兒。與敬濟騎着。安童喜童跟隨。兩個人擡了盒擔。出城門。逕至臨清馬頭。晏公廟來。止七十里。一日路程。比及到晏公廟。天色已晚。王老下馬。進入廟來。只見青松鬱鬱。翠柏森森。兩邊八字紅牆。正面三間朱殿。端的好座廟宇。但見

山門高聳。殿閣峻層。高懸勅額金書。彩畫出朝入相。五間大殿。塑龍王一十二尊。兩下長廊。刻水族百千萬衆。旗桿凌漢。帥字招風。四通八達。春秋社禮。享依時。兩順風調。河道民間。皆祭賽。萬年香火。威靈在。四境官民仰賴安。

山門下。早有小童看見。報入方丈。任道士忙整衣出迎。王杏菴令敬濟和禮物。且在外邊伺候。不一時。任道士把杏菴讓入方丈。松鶴軒叙禮。說王老居士。怎生一向不到敝廟。隨喜。今日何幸。得蒙下顧。杏菴道。只因家中俗冗所羈。久失拜望。叙禮畢。分賓主而坐。小童獻茶。茶罷。任道士道。老居士。今日天色已晚。你老人家不去罷了。分付把馬牽入後槽。喂息。杏菴道。沒事不登三寶殿。老拙敬來。有一事干瀆。未知尊意肯容納否。任道士道。老居士有何見教。只顧分付。小道無不領命。杏菴道。今有故人之子。姓陳。名敬濟。年方二十四歲。生的資格清秀。倒也伶俐。只是父母去世太早。自幼失學。若說他父祖根基。也不是無名小姓人家。有一分家當。只因不幸遭官事。沒了無處棲身。老拙念他。乃尊舊日相交之情。哭殺千古人。彼熱結者安得知欲送他來貴宮。作一徒弟。未知尊意如何。任道士便道。老居士分付。小道怎敢違阻。只因小道命蹇。家下雖有兩三個徒弟。都不省事。沒一個成立的小道。常時惹氣。未知此人誠實不誠實。是任道之言。非吳道之言。可知。晏公廟比玉皇廟爲有人也杏菴道。這個小的。不瞞尊師說。只顧放心。一味老實本分。膽兒又小。凡

事兒伶俐。堪可作一徒弟。總是婆心不是說說任道士問幾時送來。杏菴道：現在山門外伺候。還有些薄禮。伏乞笑納。慌的

任道士道：老居士何不早說。一面道有請。於是擡盒人擡進禮物。任道士見帖兒上寫着謹具粗緻一端。魯酒一

樽。豚蹄一副。燒鴨二隻。樹果二盒。白金五兩。知生王宣頓首拜。連忙稽首謝道：老居士何以見賜許多重禮。使小

道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只見陳敬濟頭戴金梁道髻。身穿青絹道衣。脚下雲履毡襪。腰繫絲絛。生的眉清目秀。齒

白唇紅。面如傅粉。進來向任道士倒身下拜。拜了四雙八拜。任道士因問他多少青春。敬濟道：屬馬。交新春二十

四歲了。任道士見他果然伶俐。取了他個法名叫做陳宗美。言倘能收心在此猶是其祖功宗德之美也原來任道士手下有兩個徒弟。大

徒弟姓金名宗明。猶是今人之道便自以為明二徒弟姓徐名宗順。他便叫陳宗美王杏菴都請出來。見了禮數。一面收了禮物。

小童掌上燈來。放桌兒。先擺飯。後吃酒。餚品盃盤堆滿桌上。無非是雞蹄鵝鴨魚肉之類。王老吃不多酒。師徒輪

番勸飲。幾巡。王老不勝酒力。告辭房中。自有床舖安歇一宿。到次日清晨。小童盥水淨面。梳洗盥漱畢。任道士又

早來遞茶。不一時。擺飯。又吃了兩盃酒。喂飽頭口。與了擡盒人力錢。王老臨起身。叫過敬濟來。分付在此。好生用

心習學經典。聽師父指教。我常來看你。按季送衣服鞋襪來與你。又向任道士說：他若不聽教訓。一任責治。老拙

並不護短。一面背地。又囑付敬濟我去後。你要洗心改正。習本等事業。你若再不安分。我不管你了。那敬濟應諾

道：兒子理會了。王老當下作辭任道士。出門上馬。離晏公廟回家去了。敬濟自此就在晏公廟。做了道士。因見任

道士年老赤鼻。身體魁偉。聲音洪亮。一部髭髯。聽談善飲。猶是人道所為者又為後炭火作根只專迎賓送客。凡一應大小事。都在大

徒弟金宗明手裏。那時朝廷連河初開。臨清設二閘以節水利。便伏守不拘官民。船到閘上。都來廟裏。或求神禱

或來祭愿。或討籤與卦。或做好事。也有布施錢米的。也有餽送香油紙燭的。也有留松篙蘆席的。這任道士將常

署裏多餘錢糧。都令家下徒弟。在馬頭上。開設錢米舖。賣將銀子來。積攢私囊。猶是人道所為他這大徒弟金宗明。也不

是個守本分的。年約三十餘歲。常在娼樓。包占樂婦。是個酒色之徒。手下也有兩個清潔年小徒弟。同舖歇臥。日

久絮絮。又是西門慶一生註脚又是潘金蓮一生註脚今道如此作為因見敬濟生的齒白唇紅。面如傅粉。清俊乖覺。眼裏說話。就纏他同房居住。晚

夕和他吃半夜酒。把他灌醉了。在一舖歇臥。初時兩頭睡。便嫌敬濟脚臭。叫過一個枕頭上睡。這敬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厮合敗。他討得十方便宜多了。把我不知當做甚麼人兒。與他個甜頭兒。且叫他在手內納些銀錢。一面故意聲叫起來。這金宗明恐怕老道士聽見。連忙掩住他口。說好兄弟。噤聲隨你要的。我都依你。敬濟道。你要我不言語。須依我三件事。宗明道。好兄弟。休說三件。就是十件事。我都依你。敬濟道。第一件。你既要我不許你再和那兩個徒弟睡。第二件。大小房門上鑰匙。我要執掌。第三件。隨我往那裏去。你休噴我。你都依了我。我方依你。金宗明道。這個不打緊。我都依你。當夜二人儼然海誓山盟。到第二日。果然把各處鑰匙。都交與他手內。就不和那個徒弟在一處。每日只同他一舖歇臥。一日兩。兩日三。這金宗明便再三稱贊他老實。找足在道所問誠實不誠實一句話又此等人今道固以爲老實也任道士聽信。又替他使錢討了一張度牒。自此以後。凡事並不防範。這陳敬濟因此常常拿着銀錢往馬頭上遊玩。看見院中架兒。陳三兒。陳舊也舊性復數也說馮金寶兒他鴿子死了。他又賣在鄭家。叫鄭金寶兒如今又在大酒樓上趕趁哩。你不看他去。這小夥兒舊情不改。所云陳三也拿着銀錢。跟定陳三兒。逕往馬頭大酒樓上來。此不來倒好。若來。正是五百載冤家來聚會。數年前烟眷又相逢。有詩爲證。

人生莫惜金縷衣。

人生莫負少年時。

見花欲折須當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原來這座酒樓。乃是臨清第一座酒樓。名喚謝家酒樓。裏面有百十座閣兒。週圍都是綠欄杆。就緊靠着山岡。前臨官河。極是人煙鬧熱去處。舟船往來之所。伏愛怎見得這座酒樓齊整。但見

雕簷映日。畫棟飛雲。綠欄杆低接軒窗。翠簾櫺高懸戶牖。吹笙品笛。盡都是公子王孫。執盞擎盃。擺列着歌姬舞女。消磨醉眼。倚青天萬疊雲山。勾惹吟魂。翻瑞雪一河煙水。樓畔綠楊啼野鳥。門前翠柳繫花驪。

這陳三兒引敬濟上樓。到一個閣兒裏坐下。便叫店小二。打抹春檯。安排一分上品酒果。下飯來擺着。使他下邊叫粉頭去了。須臾。只聽樓梯響。馮金寶上來。手中拿着個厮羅兒。見了敬濟。深深道了萬福。常言情人見情人。不覺簇簇地兩行淚下。正是

數聲嬌語如鶯囀。一串珍珠落線頭。

敬濟一見便拉他一處坐。問道：姐姐，你一向在那裏來，不見你。呆後生之呆，只好看殺人。這馮金寶收淚道：自從縣中打斷出來，

我媽着了驚嚇，不久得病死了。把我賣在鄭五媽家。這兩日子弟稀少，不免又來在臨清馬頭上趕趁酒客。昨日

聽見陳三兒說：你在這裏開錢鋪，要見你。一見，開錢鋪所以要見，也否則見聊做甚。不期今日會見一面，可不恨殺我也。說畢，又哭了。

敬濟取袖中帕兒，替他抹了眼淚。呆後生呆，事如此。說道：我的姐姐，休要煩惱。我如今又好了。呆語好，看殺人。自從打出官司來，

家業都沒了，投在這晏公廟，做了道士。師父甚是托我，往後我常來看你。因問你如今在那裏安下。金寶便說：奴

就在這橋西酒店家。劉二那裏，疾入有百十房子，四外衛衙窠子妓女，都在那裏安下。白日裏倒來這各酒樓趕

趁說着，兩個挨身，做一處飲酒。陳三兒盪酒上樓，拿過琵琶來，金寶彈唱了個曲兒，與敬濟下酒。名普天樂。

淚雙垂，垂雙淚。三盃別酒，別酒三盃。鸞鳳對拆開，拆開鸞鳳對。嶺外斜暉，看看墜。看看墜，嶺外暉。天昏地暗，

徘徊不捨，不捨徘徊。

兩人吃得酒濃時，便叙了舊情。敬濟見天色晚了，與金寶作別。與了金寶一兩銀子，與了陳三兒三百文銅錢。卷

銀錢如彼用，敬濟如此用。騙付姐姐。我常來看你。咱在這搭兒裏相會。你若想我，使陳三兒叫我去，下樓來，又打發了店主人謝

二郎三錢銀子酒錢。敬濟回廟中去了。這馮金寶送至橋邊方回。正是

盼穿秋水因錢鈔，哭損花容爲郢通。

第九十四回 大酒樓劉二撒潑 酒家店雪娥爲娼

詩曰

骨肉傷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淚垂玉筋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

覽鏡自憐傾國色，向人初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話說陳敬濟自從謝家酒樓上，見了馮金寶兩個，又勾搭上前情。往後沒三日不和他相會，或一日敬濟有事不

去金寶就使陳三兒捎寄物事。或寫情書來叫他。去一次或五錢或一兩。以後日間供其柴米。納其房錢。歸到廟中。便臉紅。任道士問他何處吃酒來。敬濟只說在米舖。和夥計暢飲三盃。解辛苦來。他師兄宗明。一力替他遮掩。晚夕和他一處盤弄。那勾當是不必說。朝來暮往。把任道士囊篋中細軟的本錢。也抵盜出大半花費。一日也是合當有事。這酒家店的劉二。有名坐地虎。他是帥府周守備府中親隨張勝的小舅子。特書一人專一在馬頭上開娼店。倚強凌弱。舉放私債。與巢窩中各娼使用。加三討利。有一不給。搗換文書。將利作本。利上加利。嗜酒行兇。人不敢惹他。就是打粉頭的班頭。欺酒客的領袖。因見陳敬濟是晏公廟任道士的徒弟。白臉小厮。在謝三家大酒樓上。把粉頭鄭金寶兒。包占住了。吃的楞楞睜睜。提着碗大的拳頭。有聲走來謝家樓下。問金寶在那裏。慌得謝三郎。連忙聲喏說道。劉二叔。他在樓上第二間閣兒裏。便是。這劉二大叔。步上樓來。敬濟正與金寶。在閣兒裏面飲酒。做一處快活。把房門關閉。外邊簾子掛着。被劉二一把手扯下簾子。大叫金寶兒出來。嚇的陳敬濟鼻口內氣兒。都不敢出。這劉二用脚。把門踢開。金寶兒只得出來相見。說劉二叔。叔有何說話。劉二罵道。賊淫婦。你少我三個月房錢。却躲在這裏。就不去了。金寶笑嘻嘻說道。二叔。你去。我使媽媽。就送房錢來。被劉二只搜心一拳。打了老婆一交。把頭顱搶在階沿下。磕破血流滿地。粉頭罵道。賊淫婦。還等甚送來。我如今就要看見陳敬濟。在裏面。走向前。把桌子只一掀。碟兒打得粉碎。那敬濟便道。呵呀。你是甚麼人。走來撒野。劉二罵道。我搗你。道士。穠。穠。敬濟自忘是道士看官亦忘是道士劉二眼中自是分明一手揪過頭髮來。按在地下。拳跳脚踢無數。那樓上吃酒的人。看着都立睜了。店主人謝三郎。初時見劉二醉了。不敢惹他。次後見打得人。不像模樣。上樓來解勸。說道。劉二叔。你老人家息怒。他不曉得你老人家大名。誤言沖撞。休要和他一般見識。看小人薄面。饒他去罷。這劉二那裏依從。儘力把敬濟。打了個發昏章第十一。章名如此不叫將地方保甲。一條繩子。連粉頭拴在一處墩鎖。分付天明。早解到老爺府裏去。原來守備勅書上。命他保障地方。巡捕盜賊。兼管河道。這裏拿了敬濟。任道士廟中。尙還不知。只說他晚夕米舖中。上宿未回。出却說次日。地方保甲。巡河快手。押解敬濟金寶。顧頭口。趕清晨早到府前伺候。先遞手本。與兩個

管事張勝李安看說是劉二叔地方喧鬧一起晏公廟道士一名陳宗美娼婦鄭金寶衆軍牢都問他要錢說道俺們是廳上動刑的一班十二人隨你罷正經兩位管事的你倒不可輕視了他敬濟道身邊銀錢倒有無知小語都被夜晚劉二打我時被人掏摸的去如此了身上衣服都扯碎了那得錢來止有頭上關頂一根銀簪兒結簪拔下來與二位管事的罷衆軍牢拿着那根簪子走來對張勝李安如此這般說他一個錢兒不拿出來止與了這根簪兒還是低銀的張勝道你叫他近前等我審問他衆軍牢不一時擁到跟前跪下問你幾時與任道士做徒弟俗名叫甚麼我從未見你敬濟道小的俗名叫陳敬濟張勝一問爲後文春梅問故也原是好人家兒女做道士不久張勝道你既做道士便該習學經典許你在外宿娼飲酒賭博你把俺帥府衙門當甚麼些小衙門不拿了錢兒來這根簪子打水不渾要他做甚還掠與他去分付牢子等住回老爺升廳把他放在頭一起眼見這狗男女道士就是個吝錢的只許你白要四方施主錢糧休說你爲官事你就來吃酒赴席也帶方汗巾兒揩嘴等動刑時着實加力撈打這厮又把鄭金寶叫上去鄭家有忘八跟着上下打發了三四兩銀子張勝說你係娼門不過趁熱趕些衣食爲生沒甚大事看老爺喜怒不同看惱只是一兩撈子若喜歡只恁放出來也不知不一時只見裏面雲板响守備升廳兩邊僚掾軍牢森列甚是齊整但見

緋羅繳壁紫綬卓圍當廳額掛茜羅四下簾垂翡翠勘官守正戒石上刻御製四行人從謹廉鹿角旁插令旗兩面軍牢沈重僚掾威儀執大棍授事立階前挾文書廳旁聽發放雖然一路帥臣果是滿堂神道

當時沒巧不成話也是五百劫冤家聚會姻緣合當湊着春梅在府中從去歲八月間已生了個哥兒小衙內補出今方半歲光景貌如冠玉唇若塗朱守備喜似席上之珍愛如無價之寶未幾大奶奶下世守備就把春梅補正做了夫人補出就住着五間正房買了兩個養娘抱好哥兒一名玉堂一名金匱兩個好名却是二星名兩個小丫鬢伏侍一名翠花一名蘭花又有兩個身邊得寵彈唱的姐兒都十六七歲一名棠棠一名月桂總爲春梅一時命運通都在春梅房中侍奉那孫二娘房中止使着一個丫鬢名喚荷花兒不在話下每常這小衙內只要張勝抱他外

邊頭要。遇着守備升廳。便在旁邊觀看。當日守備升廳坐下。放了告牌出去。各地方解進人來。頭一起就叫上陳敬濟。并娼婦鄭金寶兒去。守備看了呈狀。便說道：「你這厮是個道士。如何不守清規。宿娼飲酒。騷擾地方。行止有虧。左右拿下去。打二十棍。追了度牒還俗。」那娼婦鄭氏。撈一撈。敲五十敲。責令歸院當差。兩邊軍牢向前。纔待扯翻敬濟。脫去衣服。用繩索綁起。轉起棍來。兩邊招呼要打時。可霎作怪。張勝抱着小衙內。正在月臺上站立觀看。那小衙內看見打敬濟。便在懷裏攔不住。撲着要敬濟抱。張勝恐怕守備看見。忙走過來。那小衙內一發大哭起來。直哭到後邊春梅跟前。入引春梅問他怎的哭。張勝便說：「老爺廳上發放事。打那晏公廟陳道士。他就撲着要他抱。小的走下來。他就哭了。」這春梅聽見是姓陳的。此心乎不免輕移蓮步。效蹙湘裙。走到軟屏後面探頭觀戲。打的那人聲音模樣。倒好似陳姐夫一般。他因何出家。做了道士。又叫過張勝問他。此人姓甚名誰。張勝道：「這道士我曾問他來。他說俗名叫陳敬濟。方知張勝一問之妙春梅暗道：「正是他。」一面使張勝請下你老爺來。這守備廳上打敬濟。纔打到十棍。一邊還撈着唱的。忽聽後邊夫人有請。分付牢子。把棍且閣住。休打。一面走下廳來。春梅說道：「你打的那道士。是我姑表兄弟。看奴面上。饒了他罷。」守備道：「夫人何不早說。我已打了他十棍。怎生奈何。」一面出來。分付牢子。都與我放了。唱的便歸院去了。守備忙忙使張勝叫那道士回來。且休去。問了你奶奶。請他相見。這春梅纔待使張勝請他到後堂相見。忽然沈吟想了一想。雪纒死矣便又分付張勝：「你且叫那人去着。等我慢慢再叫他度牒。也不會追。」這陳敬濟打了十棍。出離了守備府。還奔來晏公廟。不想任道士聽見人來說。你那徒弟陳宗美。在大酒樓上。包着唱的。鄭金寶兒。惹了酒家店的坐地虎劉二。打得臭死。連老婆都拴了。解到守備府去了。行止有虧。便差軍牢來。拿你去審問。追度牒還官。這任道士聽了。一者年老的着了驚怕。二來身體胖大。因打開囊篋內。又沒了許多細軟東西。着了口重氣。心中痰湧上來。昏倒在地。衆徒弟慌忙向前扶救。請將醫者來。灌下藥去。通不省人事。到半夜。嗚呼。斷氣身亡。亡年六十三歲。第二日。陳敬濟來到左右隣人說：「你還敢廟裏去。你師父因爲你。如此這般。得了些重氣。昨夜三更鼓死了。」這敬濟聽了。嚇的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復回清河縣城。

中來正是

鹿隨鄭相應難辨。蝶化莊周未可知。

話分兩頭。却說春梅一面使張勝叫敬濟且去着。一面走歸房中。摘了冠兒。脫了繡服。倒在床上。便捫心搥被聲。疼叫喚起來。自作處與金蓮不同。自是急性人做作。嚇的合宅大小都慌了。下房孫二娘來問道。大奶奶纔好好的。怎的就不好起來。

春梅說。你們且去休管我。落後守備退廳進來。見他躺在床上叫喚。也慌了。扯着他手兒問道。你心裏怎的來。也不言語。一不又問那個惹着你來。也不做聲。三語如畫。言語。却是常技。守備道。不是我剛纔打了你兄弟。你心內惱麼。亦不應答。三不。

教我打了他十下。惹的你奶奶心中不自在。我會叫你留下他。請你奶奶相見。你如何又放他去了。你這厮們却討分曉。張勝說。小的曾稟過奶奶來。奶奶說。且叫他去着。小的纔放他去了。一面走入房中。哭哭啼啼。哀告春梅。

望乞奶奶在爺前方便一言。不然爺要見責小的們哩。這春梅睜圓星眼。剔起蛾眉。叫過守備近前說。得體人如此作用。我自心中不好。干他們甚事。那厮他不守本分。在外邊做道士。且奈他些時。等我慢慢招認他。已留後地。這守備纔不麻。

犯張勝李安了。守備見他只管聲喚。又使張勝請下醫官來看脈。說老安人染了六慾七情之病。着了重氣。在心。討將藥來又不吃。都放冷了。丫頭門都不敢向前說話。請將守備來。看着吃藥。只呷了一口。就不吃了。守備出去。

了。大丫鬢月桂拿過藥來。請奶奶吃藥。被春梅拿過來。向臉只一潑。罵道。賊浪奴才。你只顧拿這苦水來。灌我怎的。我肚子裏有甚麼。果然沒甚麼。叫他跪在面前。孫二娘走來問道。月桂怎的。奶奶叫他跪着。海棠道。奶奶因他拿藥。

與奶奶吃來。奶奶說我肚子裏有甚麼。拿這藥來灌我。叫他跪着。孫二娘道。奶奶你委的。今日沒會吃甚麼。這月桂他不曉得。奶奶打他。看我面上。饒他這遭罷。分付海棠。你往廚下熬些粥兒來。與你奶奶吃。口兒。春梅於。

是把月桂放起來。那海棠走到廚下。用心用意。熬了一小鍋粳米濃濃的粥兒。定了四碟小菜兒。用甌兒盛着。熱烘烘拿到房中。春梅躺在床上。面朝裏睡。又不敢叫。直待他翻身。方纔請他。層次寫來。有了粥兒在此。請奶奶吃粥。春。

梅把眼合着不言語。海棠又叫道：「粥要冷了，請奶奶起來吃粥。」孫二娘在旁說道：「大奶奶，你這半日沒吃甚麼，這回你覺好些，且起來吃些個。」那春梅一砧碌子扒起來，叫姝子拿過燈來，取粥在手，只呷了一口，往地下只一推。早是不曾把家伙打破，被奶子接住了，就大吆喝起來，向孫二娘說：「你平白叫我起來吃粥，你看賊奴才熬的好粥，我又不坐月子，熬這照面湯來，與我吃怎麼？」分付奶子金匱：「你與我把這奴才臉上打與他四個嘴巴，當下真個把海棠打了四個嘴巴。」借二婢編孫二娘便道：「奶奶，你不吃粥，却吃些甚麼兒，却不餓着你？」春梅道：「你叫我吃我心內攔着，吃不下去。」方入良久。雪娥叫過小丫鬢蘭花兒來，分付道：「我心內想些雞尖湯兒吃。」與肉絲湯相對你去廚房內對那淫婦奴才，教他洗手做碗好雞尖湯兒與我吃，叫他多放些酸筍，做的酸酸辣辣的，我吃。孫二娘便說：「奶奶分付他，教雪娥做去，你心下想吃的就是藥。」語亦尖這蘭花不敢怠慢，走到廚下，對雪娥說：「奶奶叫你做雞尖湯，快些做，等着要吃哩。」原來這雞尖湯，是雞雞脯翅的尖兒，碎切的，做成湯。這雪娥一面洗手剔甲，旋宰了兩隻小雞，退刷乾淨，剔選翅尖，用快刀碎切成絲，加了椒料葱花、芫荽酸筍、油醬之類，搗成清湯，盛了兩甌兒，用紅漆盤兒，熱騰騰，蘭花拿到房中，春梅燈下看了，呷了一口，怪叫大罵起來：「你對那淫婦奴才說去，做的甚麼湯，精水寡淡，有些甚味，你們只叫我吃，平白叫我惹氣，慌的蘭花生怕打，連忙走到廚下，對雪娥說：『奶奶嫌湯淡，好不罵哩。』這雪娥一聲兒不言語，忍氣吞聲。」有層從新洗鍋，又做了一碗，多加了些椒料，香噴噴，叫蘭花拿到房裏來。春梅又嫌忒鹹了，拿起來照地下只一潑，早是蘭花躲得快，險些兒潑了一身，罵道：「你對那奴才說去，他不生氣，做與我吃，這遭做的不好，叫他討分曉。」這雪娥聽見千不合，萬不合，悄悄說了一句：「姐姐幾時這般大了，就抖擻起人來。」一路寫來方入此句不突。不想蘭花回到房裏，告春梅說了。這春梅不聽便罷，聽了此言，登時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咬碎銀牙，通紅了粉面，大叫與我扯將那淫婦奴才來，須臾使了姝娘丫鬢三四個，登時把雪娥拉到房中，春梅氣狠狠的，一手扯住他頭髮，把頭上冠子摔了，罵道：「淫婦奴才，你怎的說幾時這般大，不是你西門慶家擡舉的我這般大。」恨舊深矣，自激打時，至此何日忘之。我買將你來伏侍我，你不憤氣，教你做口子湯，不是精淡，就是苦鹹，你到還對着丫頭說，我幾時恁

般大起來。撲搜索落我要你何用。一面請將守備來。扯雪娥出去。當天井跪着。前邊叫將張勝李安。旋剝褪去衣裳。打三十大棍。兩邊家人。點起明晃晃燈籠。張勝李安。各執大棍伺候。那雪娥只是不肯脫衣裳。守備恐怕氣了。他在跟前不敢言語。孫二娘在旁邊。再三勸道。隨大奶奶分付。打他多少。免褪他小衣服。不爭對着下人。脫去他衣服。他爺體面上。不好看的。只望奶奶高擡貴手。委的他的不是了。春梅不肯。定要丟去他衣服。打說道。那個攔我。我把孩子先摔殺了。然後我也一條繩子吊死。就是了。留着他便了。此方知上文寫月娘之醜於是也不打了一頭撞倒在地。就直挺挺的。昏迷不省人事。好做作比守備嚇的連忙扶起。說道。隨你打罷。沒的氣着你。當下可憐。把這孫雪娥拖翻在地。褪去衣服。打了三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一面使小牢子。半夜叫將薛嫂兒來。即時罄身領出去發賣。春梅把薛嫂兒叫在背地分付。我只要八兩銀子。再不多要。你務必將這淫婦奴才。好歹與我賣在娼門。隨你轉多少。我不管你。你若賣在別處。我打聽出來。只休要見我。那薛嫂兒道。我靠那裏過日子。却不依你說。當夜領了雪娥來家。那雪娥悲悲切切。整哭到天明。薛嫂便勸道。你休哭了。也是你的晦氣。冤家撞在一處。老爺見你到罷了。只恨你與他有些舊仇舊恨。折挫你。連老爺也做不得主兒。見他有孩子。凡事依隨他。正經下邊孫二娘。也讓他幾分。常言拐米倒做了倉官。說不的了。你休氣哭。雪娥收淚謝薛嫂。只望早晚尋個好頭腦。我去。只有飯吃罷。薛嫂道。他千萬分付。只叫我送你送在娼門。我養兒養女。也要天理。等我替你尋個單夫獨妻。或嫁個小本經紀人家。養活得你來也罷。那雪娥千恩萬福。謝了薛嫂。過了兩日。只見隣居一個開店張媽走來。叫薛嫂。你這壁廂有甚娘子。怎的哭的悲切。薛嫂便道。張媽。請進來坐。說道。便是這位娘子。他是大人家出來的。因和大娘子合不着。打發出來。在我這裏嫁人。願配個單夫獨妻。免得惹氣。張媽道。我那邊下着一個山東賣綿花客人。姓潘。排行第五。年三十七歲。始終爲潘五兒所陷。蓋此時受辱。因敬濟弄一得雙。又是因金蓮。這本前源之論。幾車花果。常在老身家安下。前日說他家有個老母有病。七十多歲。死了渾家。半年光景。沒人伏侍。再三和我說。替他保頭親事。並無相巧的。我看來這位娘子。年紀到相當。嫁與他做個娘子罷。薛嫂道。不瞞你老人家說。這位娘子大人家出身。不拘粗細。都做的。針指女

工自不必說。又做的好湯水。今纔三十五歲。本家只要三十兩銀子。倒好保與他罷。張媽媽道。有箱籠沒有。薛嫂道。止是他隨身衣服簪環之類。並無箱籠。張媽媽道。既是如此。老身回去對那人說。叫他自家來看。一看說畢。吃茶坐回去了。晚夕對那人說了。次日飯罷以後。果然領那人來相看。一見了雪娥好模樣兒。年小一口就還了二十五兩。另外與薛嫂一兩媒人錢。薛嫂也沒爭競。就兌了銀子。寫了文書。晚夕過去。次日就上車起身。薛嫂叫人改換了文書。只兌了八兩銀子。交到府中。春梅收了。只說賣與娼門去了。那人娶雪娥到張媽媽家。止過得一夜。到第二日五更時分。謝了張媽媽。作別上了車。逕到臨清去了。此是六月天氣。日子長。到馬頭上。纔日西時分。到了酒家府那裏。有百十間房子。都下着各處遠方來的黑子街院唱的。這雪娥一領入一個門戶。半間房子裏。炕上坐着個五六十歲的婆子。還有個十七八歲老丫頭。打着盤頭檯髻。抹着鉛粉紅唇。穿着一弄兒軟絹衣服。在炕邊上彈弄琵琶。這雪娥看見。只叫得苦。纔知道那漢子潘五是個木客。到底爲潘五所誤。然則六出者。終難與五出者爭也。買他來做粉頭。起了他個名叫玉兒。這小妮子名喚金兒。每日拿厮鑼兒。出去酒樓上接客。俚唱做這道路營生。這潘五進門。不問長短。把雪娥先打了一頓。睡了兩日。只與他兩碗飯。教他學樂器彈唱。學不會。又打打得身上青紅遍了。引上道兒。方與他好衣穿。粧點打扮。門前站立。倚門獻笑。眉目嘲人。正是遺蹤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牡丹。有詩爲證。

窮途無奔更無投。南去北來休便休。一夜彩雲何處散。夢隨明月到青樓。

這雪娥在酒家店。也是天假其便。一日張勝被守備差遣。在河下買幾十石酒麵。宅中造酒。酒是色。這酒家店坐

地虎劉二。看見他姐夫來。連忙打掃酒樓乾淨。在上等閣兒裏。安排酒榖杯盤。張勝坐在上面飲酒。酒博士保

兒篩酒。稟問二叔。下邊叫那幾個唱的上來遞酒。劉二分付叫王家老姐兒。趙家嬌兒。潘家金兒。玉兒。四個上來

伏侍你張姑夫。酒博士保兒。應諾下樓。不多時。只聽得胡梯。哧笑聲兒。一般兒四個唱的。打扮得如花似朵。都穿

着輕紗軟絹衣裳。上的樓來。望上拜了四拜。立在旁邊。這張勝猛睜眼觀看。內中一個粉頭。可霎作怪。到相老爺

宅裏打發出來的那雪娥娘子。他如何做這道路在這裏。那雪娥亦眉眼掃見是張勝。都不做聲。這張勝便問劉二。那個粉頭是誰家的。劉二道。不瞞姐夫。他是潘五屋裏玉兒金兒。這個是王老姐。一個是趙嬌兒。張勝道。這潘家玉兒。我有些眼熟。因叫他近前。悄悄問他。你莫不是雪姑娘麼。怎生到了此處。那雪娥聽見他問。便簇地兩行淚下。便道。一言難盡。如此這般。具說一遍。被薛嫂攔嘴。把我賣了二十五兩銀子。賣在這裏。供筵席唱。接客迎人。這張勝平昔見他生的好。常時懷心。這雪娥席前。殷勤勸酒。兩個說得入港。雪娥和金兒。不免拿過琵琶來。唱個詞兒。與張勝下酒。唱畢。彼此傳盃換盞。倚翠偎紅。吃得酒濃時。常言錢財紅粉歌樓酒。誰為三般事不迷。這張勝就把雪娥來愛了。兩個晚夕。留在閣兒裏。就一處睡了。次日起來。梳洗了頭面。劉二又早安排酒殺上來。與他姐夫扶頭。大盤大碗。飽食一頓。收起行裝。喂飽頭口。裝載米麪。伴當跟隨。臨出門。與了雪娥三兩銀子。分付劉二。好生看顧他。休叫人欺負。自此以後。張勝但來河下。就在酒家店。與雪娥相會。往後走來走去。每月與潘五幾兩銀子。就包住了他。不許接人。那劉二自慙要圖他姐夫歡喜。連房錢也不問他要了。找酒樓撒各窠窩刮刷將來。替張勝出包錢。包定雪娥柴米。有詩為證。

豈料當年縱意為。貪淫倚勢把心欺。禍不尋人人自取。色不迷人人自迷。
第九十五回 玳安兒竊玉成婚 吳典恩負心被辱

詩曰

寺廢僧居少。橋灘客過稀。家貧奴負主。官儒吏相欺。

水淺魚難住。林稀鳥不棲。人情皆若此。徒堪悲復淒。

話說孫雪娥。賣在酒家店。為娼不題。却說吳月娘。自從大姐死了。告了陳敬濟一狀。大家人來昭也死了。他妻一丈青。帶着小鐵棍兒。也嫁人去了。來與兒看守門戶。房中繡春。與了王姑子做徒弟。出家去了。那來與兒。自從他媳婦惠秀死了。一向沒有妻室。奶子如意兒。要便引着孝哥兒。在他屋裏頑耍。吃東西。來與兒又打酒和奶子吃。

兩個嘲來嘲去。就刮刺上了。非止一日。但來前邊。歸入後邊。就臉紅。月娘察知其事。罵了一頓。家醜不可外揚。與

了他一套衣裳。四根簪子。揀了個好日子。就與來與兒完房。做了媳婦了。白日上竈看哥兒。後邊扶持。到夜間。往

前邊他屋裏睡去。先為玳安。一日八月十五日。月娘生日。有吳大妗子二妗子。并三個姑子。都來與月娘做生日。在

後邊堂屋裏吃酒。晚夕。都在孟玉樓住的廂房內聽宣卷。到二更時分。又是月娘自開端。不知作者必欲寫月娘十成惡。何故。中秋兒便在後邊

竈上看茶。由着月娘叫。都不應。月娘親自走到上房裏。只見玳安兒和小玉在房裏看見月娘推開門進來。慌的

湊手脚不迭。月娘便一聲兒也沒言語。只說得一聲賊臭肉。不在後邊看茶去。其處家之惡。且在這裏做甚麼。哩。不

知此為做甚麼乎。那小玉道。我叫中秋兒竈上頓茶哩。低着頭往後邊去了。特寵如此。玳安便走出儀門。往前邊來。過了兩

日。大妗子二妗子三個女僧都家去了。這月娘把來與兒房騰出。收拾了與玳安住。却叫來與兒搬到來昭屋裏

看守大門去了。替玳安做了兩床舖蓋。反是如此。平安固。盜了一頂新網新帽。平安又。做了雙新

靴襪。平安又。又替小玉編了一頂鬚髻。與了他幾件金銀首飾。四根金頭銀腳簪。環墜戒指之類。兩套緞絹衣服。

溺愛。擇日就配與玳安兒。做了媳婦。白日裏還進來在房中伺候。只晚夕臨關儀門時。便出去。寫出。和玳安歇去。

這丫頭揀好東西。甚麼不拿出來。和玳安吃。這月娘當看見。只推不看見。常言道。溺愛者。不問貪得者。無厭。句

斷矣。月羊酒不均。駟馬奔騰。處家不正。奴婢抱怨。却說平安兒。見月娘把小玉配與玳安。衣服穿戴。勝似別人。他

比玳安倒大兩歲。今年二十二歲。倒不與他妻室。一日在解當舖。看見傅夥計。當了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

鈎子。月邊滿已如金鈎。韶光迅速可嘆。當了三十兩銀子。那家只把銀子使了一個月。加了利錢。就來贖討。傅夥計同玳安尋取來。

放在舖子大櫥櫃裏。不隄防這平安兒。見財起心。就連匣兒偷了。走去南瓦子裏武長脚家。月照南瓦已為殘月。況南

葬之方月。能不自歸雲。理守之夢乎。有兩個私窠子。一個叫薛存兒。一個叫伴兒。在那裏歇了兩夜。忘八見他使錢兒猛。大匣內藏着

金頭面。撒着銀挺子。打酒買東西。報與土番。就把他截在屋裏。打了兩個耳刮子。就拿了。也是合當有事。不想吳

典恩新陞巡簡。騎着馬。頭裏打着一對板子。正從街上過來。看見問拴的甚麼人。土番跪下稟說。如此這般。拐帶

出來瓦子裏宿娼。拿金銀頭面行使。小的可疑。拿了。吳典恩分付與我帶來審問。一面拿到巡簡廳兒內。吳典恩坐下。兩邊弓皂排列。土番控平安兒到跟前。認的是吳典恩。當初是他家夥計。已定見了我就放的。開口就說。

吳典恩小的的是西門慶家平安兒。吳典恩道。你既是他家人。拿這金東西。在這坊子裏做甚麼。平安道。小的大娘。借與親戚家頭面戴。使小的取去。來晚了。城門閉了。小的投在坊子裏。借宿一夜。不料被土番拿了。吳典恩罵道。你這奴才胡說。你家這般頭面多。又金銀廣。正是爲此。叫你這奴才把頭面拿出來。老婆家歇宿行使。想必是你偷盜出

來的。趁早說來。免我動刑。平安道。委的親戚家借去頭面。家中大娘。使我討去來。並不敢說謊。吳典恩大怒罵道。此奴才真賊。不打如何肯認。喝令左右。與我拿來棍夾這奴才。一面套上來棍夾的小廝。猶如殺豬叫。叫道。爺休

夾小的。等小的實說了罷。典恩道。你只實說。我就不夾你。平安兒道。小的偷的是舖當的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吳典恩問道。你因甚麼偷出來。平安道。小的今年二十三歲。大娘許了替小的娶媳婦兒。不替小的娶

家中使的玳安兒小廝。纔二十歲。倒把房裏丫頭。配與他完了房。小的因此不憤。纔偷出解當舖。這頭面走了。吳典恩道。想必是這玳安兒小廝。與吳氏有奸。原令人可疑。月娘自取夫復誰尤。纔先把丫頭與他配了。你只實說。沒你的事。我便饒

了你。明教其說平安兒道。小的不知道。吳典恩道。你不實說。與我撈起來。如此方見吳典恩之名爲不虛。左右套上撈子。慌的平安兒沒

口子說道。爺休撈小的。等小的說就是了。吳典恩道。可又來。你只說了。須沒你的事。總是明挑一面放了撈子。那平安

說。委的是大娘與玳安兒有奸。先要了小王丫頭。俺大娘看見了。就沒言語。倒與了他許多衣服首飾東西。配與他完房。這吳典恩一面令吏典中來抄了他口詞。取了供狀。把平安監在巡檢司。等着出牌。提吳氏玳安小玉來

審問這件事。那日却說解當舖。櫥櫃裏不見了頭面。把傅夥計嚇慌了。問玳安玳安說。我在生藥舖子裏吃飯。我

不知道。傅夥計道。我把頭面匣子放在櫥裏。如何不見了。一地裏尋平安兒。尋不着。急的傅夥計插香賭誓。那家子討頭面。傅夥計只推還沒尋出來哩。那人走了幾遍。見沒有頭面。只顧在門前嚷鬧。說我當了一個月。本利不少你的。你如何不與我頭面鈎子。值七八十兩銀子。傅夥計見平安兒。一夜沒來家。就知是他偷出去了。四下使

人找尋不着。那討頭面主兒。又在門首嚷鬧。對月娘說。賠他五十兩銀子。那人還不肯。說我頭面。值六十兩。鈎子連寶石珠子鑲嵌。共值十兩。該賠七十兩銀子。傅夥計又添了他十兩。還不肯。定要與傅夥計合口。正鬧時。有人來報說。你家平安兒偷了頭面。在兩瓦子養老婆。被吳巡檢拿在監裏。還不叫人快認賊去。這吳月娘聽見吳典

恩做巡檢。是咱家舊夥計。又反襯吳典恩一面請吳大舅來商議。連忙寫了領狀。第二日。叫傅夥計領賊去。有了原物在

省得兩家賴。傅夥計拿狀子到巡檢司。實承望吳典恩看舊時分上。領得頭面出來。不想反被吳典恩。老狗奴才

儘力罵了一頓。是名笑典恩叫皂隸拉倒要打。褪去衣裳。把屁股脫了半日。是名無典恩饒放起來。說道。你家小厮在這裏

供出吳氏。與玳安許多奸情來。我這裏申過府縣。還要行牌。提取吳氏來對證。你這老狗骨頭。還敢來領賊。倒吃

他千奴才萬老狗。罵將出來。嚇的往家中走不迭。來家不敢隱諱。如此這般。對月娘說了。月娘不聽便罷。聽了正

是分開八塊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慌的手腳麻木。又見那討頭面人。在門前大嚷大鬧。說道。你家不見了我

頭面。又不與我原物。又不賠我銀子。只反哄着我兩頭來回走。今日哄我去領贖。明日等領頭面。端的領的在那

裏。這等不合理。那傅夥計陪下情。將好言央及安撫他。略從容兩日。就有原物出來了。若無原物。加倍賠你。那人

說等我回聲當家的去。說畢去了。這吳月娘憂上加憂。眉頭不展。使小厮請吳大舅來商議。叫他尋人情。對吳典

恩說。何大人在說何不尋伯爵去掩下這樁事罷。吳大舅說。只怕他受人人情。要些賄賂打點他。月娘道。他當初這官。還是咱家

照顧他的。呆還借咱家一百兩銀子。此也文書俺爹也沒收他的。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吳大舅說。姐姐說不的

那話了。從來忘恩背義。纔一個兒也怎的。本意一語吳月娘道。累及哥哥。上緊尋個路兒。寧可送他幾十兩銀子罷。領

出頭面來。還了人家。省得合口費舌。打發吳大舅。吃了飯去了。月娘送哥哥到大門首。也是合當事情湊巧。只見

薛嫂兒。提着花箱兒。領着一個小丫鬢過來。月娘叫住。便問老薛。你往那裏去。怎的一向不來走走。薛嫂道。你老

人家。到且說的好。這兩日好不忙哩。偏有許多頭緒兒。咱家小奶奶那裏。使牢子大官兒。叫了好幾遍。還不得空

兒去哩。又說入春梅文字月娘道。你看媽媽子撒風。他又做起俺小奶奶來了。永福寺猶薛嫂道。如今不做小奶奶。穿插之妙如此

倒做了大奶奶了。妙月娘道：他怎的做大奶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他好生造化兒，自從生了哥兒，大奶奶死了，守備老爺就把他扶了正房，做了封贈娘子。正經二奶奶孫氏不如他，手下買了兩個奶子，四個丫頭伏侍。又是兩個房裏得寵學唱的姐兒，都是老爺收用過的。要打時就打，老爺敢做主兒，自恁還恐怕氣了他。那日不知因甚麼，把雪娥娘子打了一頓，把頭髮都拴了，半夜叫我去領出來，賣了八兩銀子。今日我還睡哩，又使牢子叫了我兩遍，叫我快往宅裏去，問我要兩副大翠垂雲子鈿兒，又要一副九鳳鈿兒，先與了我五兩銀子，銀子不知使的那裏去了，還沒送與他生活去哩。這一見了我，還不知怎生罵我哩。月娘道：你到後邊等我瞧瞧，怎樣翠鈿兒，一面讓薛嫂到後邊坐下。薛嫂打開花箱，取出與吳月娘看，只見做的好樣兒，金翠掩映，背面貼金，那個鈿兒，每個鳳口內，啣着一掛寶珠牌兒，十分奇巧。開中映出新鑑薛嫂道：只這副鈿兒，做着本錢三兩五錢銀子，那副垂雲子的，只一兩五錢銀子，還沒尋他的錢，正說着，只見玳安走來，對月娘說：討頭面的，又在前邊嚷哩，說等不的領贖，領到幾時？若明日沒頭面，要和傅二叔打了，到個去處理會哩。傅二叔心裏不好往家去了，那人嚷了回去了。薛嫂問是甚麼勾當，月娘便長吁了一口氣。深深鬱鬱，所以有此一書如此這般告訴薛嫂，說平安兒奴才偷去印子舖，人家當的一副金頭面，一個鍍金鈎子，走在城外坊子裏養老婆，被吳巡檢拿住，監在監裏，人家討頭面沒有，在門前嚷鬧。吳巡檢又勒指刁難，不容俺家領贖，又要打將夥計來要錢，白尋不出個頭腦來，死了漢子，敗落一齊來。纒丈夫當做不知，亦悔從前之惡否就這等被人欺負，好苦也。說着，那眼中淚紛紛落將下來。薛嫂道：好奶奶，放着路兒不會尋，咱家小奶奶，你這裏寫個帖兒，等我對他說聲，叫老爺着人分付巡檢司，莫說一副頭面，就十副頭面也討去了。月娘道：周守備他是武職官，怎管的着那巡檢司？薛嫂道：奶奶，你還不知道，如今周爺朝廷新與他的勅書，好不管的事情寬廣，地方河道軍馬錢糧都在他手裏，打卯遞手本，又河東水西捉拿強盜，賊情正在他手裏，月娘聽了便道：既然管着，老薛就累你多上覆龐大姐說聲，一客不煩二主，叫他在周爺面前美言一句兒。此書總欲為炎涼翻案，亦是世情必有問巡檢司討出頭面來，我破五兩銀子謝你。薛嫂道：好奶奶，錢恁中使，我見你老人家，剛纔悽惶，我到過意不去。

你叫人寫了帖兒。等我到府裏。和小奶奶說成了。隨你老人家。不成。我還來回你老人家話。這吳月娘一面叫小玉擺茶與薛嫂吃。薛嫂兒道。不吃罷。你只叫大官兒寫了帖兒來。你不知我一身的事哩。月娘道。你也出來這半日了。吃了點心兒去。小玉即便放桌兒。擺上茶食來。月娘陪他吃茶。薛嫂兒遞與丫頭兩個點心吃。月娘問丫頭幾歲了。薛嫂道。今年十二歲了。不一時。玳安前邊寫了說帖兒。薛嫂兒吃了茶。放在袖內。作辭。月娘提着花箱出門。逕到守備府中。春梅還在暖床上睡着。沒起來。哩。總描春梅只見大丫鬢月桂進來。說。老薛來了。春梅便叫小丫頭翠花。把裏面牕寮開了。日色照的紗牕十分明亮。薛嫂進來。說道。奶奶。這唱還未起來。放下花箱。便磕下頭去。春梅道。不當家化化的。磕甚麼頭。說道。我心裏不自在。今日起來的遲些。問道。你做的翠雲子和九鳳釧兒。拿了來不曾。薛嫂道。奶奶。這兩副釧兒好不費手。昨日晚夕。我纔打翠花舖裏討將來。今日要送來。不想奶奶又使了牢子去。一面取出來。與春梅過目。春梅還嫌翠雲子做的不十分現嫩。極力描寫還放在紙匣兒內。交與月桂收了。看茶與薛嫂兒吃。薛嫂便叫小丫鬢進來。與奶奶磕頭。春梅問是那裏的。薛嫂兒道。二奶奶和我說了好幾遍。說荷花只做的飯。叫我替他尋個小孩子。學做些針指。我替他領了這個孩子來了。到是鄉裏人家女孩兒。今年纔十二歲。正是養材兒。春梅道。你一發替他尋過城裏孩子。還恰俐些。這鄉裏孩子。曉的甚麼。因問這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兒道。要問價。只四兩銀子。他老子要投軍。使春梅叫海棠。你領到二娘房裏去。明日兌銀子與你罷。又叫月桂。大壺內有金華酒。篩來與薛嫂兒盪寒。再有甚點心。拿一盒子與他吃。省得他又說。大清早晨。拿寡酒勸他。薛嫂道。桂姐。且不要篩上來。等我和奶奶說了話着。剛纔也吃了些甚麼來了。春梅道。你對我說。在誰家吃甚來。薛嫂道。剛纔大娘那頭。留我吃了些甚麼來了。如此這般。望着我好不哭哩。說平安兒小厮。偷了印子舖內。人家當的金頭面。還有一把鍍金鈎子。在外面養老婆。吃番子。拿在巡檢司。拶打這裏人家。又要頭面。嚷亂。那吳巡檢舊日是咱那裏夥計。爹在日。照顧他的官。勸春梅處在此今日一旦。反面無恩。來打小厮。攀扯人。又不容這裏領財。要錢。纔把傅夥計打罵將來。嚇的夥計不好了。躲的往家去了。央我來。多多上覆你老人家。可憐見舉眼兒無親的。

叫你替他對老爺說聲。領出頭面來。付交與人家去了。大娘就來拜謝你老人家。春梅問道。有個帖兒沒有。不趕緊。你爺出巡去了。怕不的今晚來家。等我對你爺說。薛嫂兒道。他有說帖兒在此。向袖中取出。春梅看了。順手就放在牕戶棧上。不一時。托盤內拿上四樣。馥飯菜蔬。月桂拿大銀鍾。滿滿斟了一鍾。流沿兒遞與薛嫂。薛嫂道。我的奶奶。我怎捱的這大行貨子。春梅笑道。好歹與我捱了。要不吃。月桂你與我捏着鼻子灌他。薛嫂道。你且拿了點心。與我打個底兒着。春梅道。這老媽子。單管說謊。你纔說吃了來。這回又說沒打底兒。薛嫂道。吃了他兩個茶食。這咱還有哩。月桂道。薛媽媽。你且吃了這大鍾酒。我拿點心與你吃。俺奶奶怪我沒用。要打我哩。這薛嫂沒奈何。只得灌了一鍾。覺心頭小鹿兒。劈劈跳起來。那春梅拿個嘴兒。又叫海棠。斟滿一鍾。叫他吃。薛嫂推過一邊說。我的那娘。我却一點兒也吃不的了。海棠道。你老人家捱了月桂姐一下子。不捱我一下子。奶奶要打我。那薛嫂兒慌的直撇兒。跪在地下。雪之服氣至此梅花生色何如春梅道。也罷。你拿過那餅與他吃了。叫他好吃酒。月桂道。薛媽媽。誰似我恁疼你。留下恁好玫瑰果餡餅兒與你吃。就拿過一大盤子。頂皮酥玫瑰餅兒來。那薛嫂兒只吃了一個。別的春梅都叫他袖在袖子裏。到家稍與你家老王八吃。薛嫂兒吃了酒。蓋着臉兒。把一盤子火薰肉。醃臘鵝。都用草紙裹包。塞在袖內。海棠使氣白賴。又灌了半鍾酒。見他嘔吐上來。纔收過家伙。不要他吃了。春梅分付明日來討話說。免了頭銀子與你臨出門。春梅又分付。媽媽。你休推裝髮啞。那翠雲子做的不好。明日另帶兩副好的。我瞧。薛嫂道。我知道。奶奶叫個大姐送我送。看狗咬了我腿。春梅笑道。俺家狗都有眼。只咬到骨禿根前就住了一面。使蘭花。送出角門來。話休饒舌。周守備至日落時分。出巡來家。進入後廳。左右丫鬢接了冠服。進房見了春梅。小衙內心中欣喜。坐下。月桂海棠。拿茶吃了。將出巡之事。告訴一遍。不一時。放桌兒擺飯。飯罷。掌上燭。安排盃酌飲酒。因問前邊沒甚事。春梅一面取過薛嫂拿的帖兒來。與守備看說。吳月娘那邊。如此這般。小厮平安兒偷了頭面。被吳巡檢拿住監禁。不容領贖。只拷打小厮。攀扯誣賴吳氏奸情。索要銀兩。呈詳府縣等事。守備看了說。此事正是我衙門裏事。如何呈詳府縣。吳巡檢那厮。這等可惡。我明日出牌。連他都捉來發落。又說我聞得吳巡檢。是他

門下夥計只因往東京與蔡太師進禮帶挈他做了這個官如何倒要誣害他家春梅道正是這等說意在西門替他明日處處罷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旋教吳月娘家補了一紙狀當廳出了個太花欄批文令人爲提慶之悟刑所一笑用一個封

套裝了批上山東守禦府爲失盜事仰巡檢司官連人解贓繳右差虞侯張勝李安准此當下二人領出公文來

先到吳月娘家月娘管待了酒飯每人與了一兩銀子鞋腳錢傳夥計家中睡倒了又寫傳夥計吳二舅跟隨到巡檢

司吳巡檢見平安監了兩日不見西門慶家中人來打點正教吏典做文書申呈府縣見只守禦府中兩個公人

到了拿出批文來與他見封套上朱紅筆標着仰巡檢司官連人解繳拆開見裏面吳氏狀子嚇慌了反賠下情

與李安張勝每人二兩銀子隨即做文書解人上去到了守備府前伺候半日待的守備升廳兩邊軍牢排下然

後帶進人去這吳巡檢把文書呈遞上去守備看了一遍說此是我衙門裏事如何不申解前來只願延捱監滯

顯有情弊那吳巡檢稟道小官纔待做文書申呈老爺案下不料老爺鈞批到了守備喝道你這狗官可惡多大

官職這等欺玩法度抗違上司我欽奉朝廷勅命保障地方巡捕盜賊提督軍務兼管河道職掌開載已明你如

何拿了這件不行申解妄用刑杖拷打犯人誣攀無辜顯有情弊那吳巡檢聽了摘去冠帽在階前只顧磕頭守

備道本官參治你這狗官且饒你這遭下次再有犯定行參究一面把平安提到廳上說道你這奴才偷盜了

財物還肆言謗主人家都是你恁般也不敢使奴才了喝令左右與我打三十大棍放了將贓物封貯叫本家人

來領去一面喚吳二舅來遞了領狀守備這裏還差張勝拿帖兒同送到西門慶家見了分上春梅吐氣如此方了不垂別淚一段公案

吳月娘打發張勝酒飯又與了一兩銀子走來府裏回了守備春梅話那吳巡檢乾拿了平安兒一場倒折了好

幾兩銀子月娘還了那人家頭面鈎子兒是他原物一聲兒沒言語去了傳夥計到家傷寒病睡倒了只七日光

景調治不好嗚呼哀哉死了月娘見這等合氣把印子舖只是收本錢贖討再不解當出銀子去了止是叫吳二

舅同玳安在門首生藥舖子日逐轉得來家中盤纏此事表過不題一日吳月娘叫將薛嫂兒來與了三兩銀子

薛嫂道不要罷傳的府裏奶奶怪我不堪給的月娘道天不使空人多有累你我見他不題出來就是了於是買了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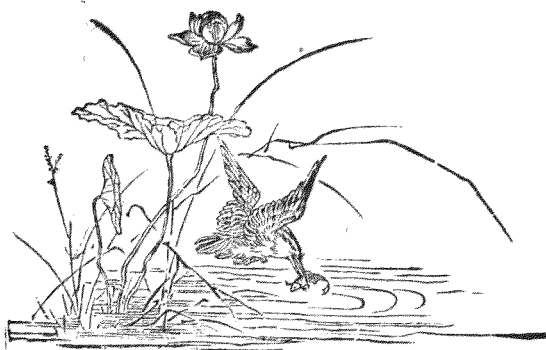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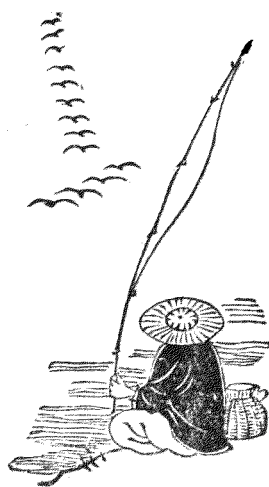
盤下飯。宰了一口鮮豬。一罈南酒。一疋紵絲尺頭。薛嫂押着來守備府中。致謝春梅。總爲不盡別。淚生色也。玳安穿着青絹摺兒。拿着禮帖兒。薛嫂領着。逕到後堂。春梅出來。戴着金梁冠兒。上穿繡襖。下着錦裙。左右丫鬟。養娘侍奉。今昔不同。如此。玳安扒倒地下。磕頭。春梅分付放桌兒。擺茶食與玳安吃。說道：「沒甚事。你奶奶免了罷。如何又費心。送這許多禮來。你周爺已定不肯受。」玳安道：「家奶奶說。前日平安兒這場事。多有累周爺。周奶奶費心。沒甚麼。些小微禮兒。與爺奶奶賞人罷了。」春梅道：「如何好受的。」薛嫂道：「你老人家若不受。惹那頭又怪我。春梅一面又請進守備來計較了。只受了豬酒下飯。把尺頭回將來了。與了玳安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擡盒人二錢。春梅因問你奶奶哥兒好麼。」玳安說：「哥兒好。不會耍子兒哩。」又問玳安兒。你幾時籠起頭去。包了網巾。幾時和小玉完房來。玳安道：「是八月內來。春梅道：「到家多上覆你奶奶。多謝了重禮。待要請你奶奶來坐坐。你周爺早晚又出巡去。我到過年正月裏。哥兒生日。我往你家來走走。」玳安道：「你老人家若去。小的到家。對俺奶奶說。到那日來接奶奶。說畢。打發玳安出門。薛嫂便向玳安兒說：「大官兒。你先去罷。奶奶還要與我說話哩。那玳安兒押盒擔回家。見了月娘說：「如此這般。春梅姐讓到後邊。管待茶食吃。問了回哥兒好。家中長短。與了我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擡盒人二錢銀子。多上覆奶奶。多謝重禮。都不受來。被薛嫂兒和我再三說了。纔受了下飯豬酒。擡回尺頭。要不是請奶奶過去坐坐。一兩日周爺出巡去。他只到過年正月孝哥生日。要來家裏走走。又告說。他住着五間正房。穿着錦裙繡衣。戴着金梁冠兒。出落的越發胖大了。手下好多了。頭妹子侍奉。月娘問他真實。說明年往咱家來。玳安兒道：「委的對我說來。月娘道：「到那日。咱這邊使人接他去。因問薛嫂。怎的還不來。」玳安道：「我出門。他還坐着說話。叫我先來了。自此兩家來往不絕。正是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有詩爲證。」

得失榮枯命裏該。

皆因年月日時栽。

胸中有志終須至。

囊裏無財莫論才。



繪圖真本金瓶梅

第九十六回

春梅姐遊舊家池館

楊光彥作當面豺狼

詩曰

人生千古傷心事。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一夢仙肌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

青衫淚濕想在天涯。右調青衫濕

話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又早到正月二十一日。春梅和守備說了。備一張祭桌。四樣羹果。一壺南酒。差家人周

仁。送與吳月娘。一者是西門慶三週年。噫如此敘來光陰迅速人。情變幻有淚令人何處酒。二者是孝哥兒生日。月娘收了禮物。打發來人。帕一

方。銀三錢。這邊連忙就使玳安兒穿青衣。具請書兒請去上寫

大德周老夫人粧次。重承厚禮。感感。即刻舍具小酌。奉酬腆儀。仰希高軒俯臨。不外幸甚。西門吳氏端肅拜請

春梅看了。到日中才來。戴着滿頭珠翠。金鳳頭面釵梳。胡珠環子。身穿大紅通袖。四獸朝麒麟袍兒。翠藍十樣錦

百花裙。玉丁當禁步。束着金帶。坐着四人大橋。青緞銷金橋衣。軍牢執籐棍。喝道家人伴當跟隨。擡着衣盒。後邊

兩頂家人媳婦小橋兒。緊緊跟隨。吳月娘這邊請了吳大妗子相陪。又叫了兩個唱的彈唱。聽見春梅來到。月娘

亦盛粧縞素打扮。頭上五梁冠兒。戴着稀稀幾件金翠首飾。上穿白綾襖。下邊翠藍緞子裙。今昔與大妗子迎接

至前廳。春梅大轎子擡至儀門首。才落下轎來。兩邊家人圍着。此又是如。到於廳上叙禮。向月娘插燭也似拜下去。

月娘連忙答禮。相見。說道。向日有累姐姐費心。粗尺頭又不肯受。今又重承厚禮祭桌。感激不盡。春梅道。惶恐。家

官府沒甚麼這些微禮。表意而已。一向要請奶奶過去。家官府不時出巡。所以不曾請得。月娘道。姐姐你是幾時

好日子。我只到那日。買禮看姐姐去罷。春梅道。奴賤日是四月二十五日。月娘道。奴到那日一定去。兩個叙禮畢。

春梅務要把月娘讓起。受了兩禮。然後吳大妗子相見。亦還下禮去。春梅道。你看大妗子。又沒正經。一手扶起。受

禮。所以罵申二姐必着大妗子。在榜方令此時滿足。大妗子再三不肯。止受了半禮。一面讓上坐。月娘和大妗子主位相陪。然後家人媳婦。丫

鬻養娘都來參見。春梅見了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哥兒。吳月娘道：「小大哥還不來與姐姐磕個頭兒，謝謝姐姐。」
醜醜今日來與你做生日。那孝哥真個下如意兒身來，與春梅唱喏。月娘道：「好小厮不與姐姐磕頭，只唱喏。」那春梅連忙向袖中摸出一方錦手帕，一副金八吉祥兒，叫替他統帽兒上。月娘道：「又叫姐姐費心，又拜謝了。」落後小玉奶子來見磕頭。春梅與了小玉一對金頭簪子。醜月與了奶子兩枝銀花兒。月娘道：「姐姐你還不知，奶子與了來興兒做媳婦兒了。」來興兒那媳婦害病沒了。春梅道：「他一心要在咱家到也好。」恨餘一面丫鬻拿茶上來，吃了茶。月娘道：「請姐姐後邊閒內坐罷。」這客位內冷。春梅來後邊，西門慶靈前，又早點起燈燭，擺下桌面祭禮。春梅燒了紙，落了幾點眼淚。門時然後周圍設放圍屏，火爐內生起炭火，安放大八仙桌，擺茶上來。無非是細巧蒸酥，稀奇果品，絕品芽茶。月娘和大妗子陪着，吃了茶，讓春梅進上房裏換衣裳，脫了上面袍兒，家人媳婦開衣匣，取出衣服，更換了一套絲遍地錦粧花襖兒，紫丁香色遍地金裙。總照在月娘房中坐着，說了一回。月娘因問道：「哥兒好麼？今日怎不帶他來這裏走走？」春梅道：「不是也帶他來與奶奶磕頭。」他爺說：「天氣寒冷，怕風冒着他，他又不肯在房裏，只要那當值的抱出來。」廳上外邊走。有敬濟這兩日不知怎的，只是哭。月娘道：「你出來，他也不尋你。」春梅道：「左右有兩個奶子輪番看他也罷了。」月娘道：「他周爺也好大年紀，得你替他養下這點孩子也殼了，也是你裙帶上的福。」直照前說他孫二娘還有位姐兒幾歲兒了。春梅道：「他二娘養的叫玉姐，今年交生四歲，俺這個叫金哥。」月娘道：「說他周爺身邊還有兩位房裏姐兒。」春梅道：「是兩個學彈唱的丫頭子，都有十六七歲，成日啣氣在那裏。」語犯月娘道：「他爺也常往他身邊去不去？」春梅道：「奶奶他那裏得工夫在家，多在外，少在裏。」對西門如今四外好不盜賊發生，朝廷勅書上，又叫他兼管許多事情，鎮守地方，巡理河道，捉拿盜賊，操練人馬，常不時往外出巡，幾遭好辛苦哩。說畢，小玉又拿茶來吃了。春梅向月娘說：「你奶奶引我往俺娘那邊花園山子下走走。」本意傷心傷心月娘道：「我的姐姐還是那咱的山子花園哩，自從你爹下世，沒人收拾他，如今丟搭的破零零的，石頭也倒了，樹木也死了，俺等閑也不去了。」春梅道：「不妨，奴就往俺娘那邊看看去。」這月娘強不過，只得叫小玉拿花園門

山子門鑰匙冷開了門。月娘大妗子陪春梅倒裏邊遊看了半日。但見

垣牆欹損。臺榭歪斜。兩邊畫壁長青苔。滿地花磚生碧草。山前怪石遭塌毀。不顯嵯峨。亭內涼床被滲漏。已無樞櫺石洞口。蛛絲結網。魚池內蛤蟆成羣。狐狸常睡臥雲亭。黃鼠往來存春閣。料想經年人不到。也知盡日有雲來。

春梅看了一回。先走到李瓶兒那邊。見樓上丟着些折桌環樣破椅子。下邊房都空鎖着。地下草長的荒荒的。出

瓶兒方來到他娘這邊。樓上還堆着些生藥料。下邊他娘房裏。止有兩座廚櫃。床也沒了。因問小玉。俺娘那張

床往那去了。怎的不見。小玉道。俺三娘嫁人。陪了俺三娘去了。月娘走到跟前說。因你爹在日。將他帶來那張八

步床。陪了大姐在陳家。落後他起身。却把你娘這張床。陪了他嫁人去了。春梅道。我聽見大姐死了。說你老人家

把床還擡的來家了。如此照出可月娘道。那床沒錢使。只賣了八兩銀子。打發縣中皂隸都使了。春梅聽言。點了點

頭兒。那星眼中。由不的酸酸的。口中不言。心中暗道。想着俺娘。那咱爭強不伏弱的。問爹要買了這張床。照應我

實指望要回了這張床去。也做了他老人家一念兒。不想又與了人去了。由不的心下慘切。又問月娘。俺六娘那

張螺鈿床。怎的不見。月娘道。一言難盡。自從你爹下世。逐日只有出去的。沒有進來的。常言家無營活計。不怕斗

量金。也是家中沒盤纏。擡出去。交人賣了。春梅問賣了多少銀子。月娘道。止賣了三十五兩銀子。春梅道。可惜了

那張床。當初我聽見爹說。值六十兩多銀子。只賣這些兒。早知道你老人家打發我。到與你老人家三四十兩銀

子。要了也罷。又找瓶兒筆月娘道。好姐姐。人那有早知道的。一面嘆息了半日。只見家人忙忙來接。說爺請奶奶早

些家來。哥兒尋奶奶哭哩。這春梅就抽身往後邊來。月娘叫小玉鎖了花園門。同來到後邊明間內。又早屏開孔

雀。簾控絞綉。排下酒筵。兩個妓女。銀箏琵琶。在旁彈唱。吳月娘遞酒安席。請春梅上半。醜絕正是春梅不肯。務必拉

大妗子。同他一處坐的。可知月娘月娘主位。筵前遞了酒湯飯點心。割切上席。春梅叫家人周仁。賞了廚子三錢銀

子。說不盡盤堆異品。酒泛金波。當下傳杯換盞。吃至日色將落時分。只見宅內又差伴當。拿燈籠來接。比昔日叫人

月娘那裏肯放。叫兩個妓女。在跟前跪着。彈唱勸酒。分付你把好曲兒。孝順你周奶奶一個兒。一面叫小玉斟上大鍾。放在跟前。說姐姐。你分付個心愛的曲兒。叫他兩個唱與你下酒。春梅道。奶奶奴吃不得了。怕孩兒家中尋我。月娘道。哥兒尋。左右有奶子看着。天色也還早哩。我曉得你好小量兒。春梅因問那兩個妓女。你叫甚名字。是誰家的。兩個跪下說。小的一個是韓金釧兒。妹子韓玉釧兒。一個是鄭愛香兒。姪女鄭嬌兒。此等人亦有今昔之感春梅道。你們會唱懶畫眉。不會。玉釧兒道。奶奶分付。小的兩個都會。月娘道。你兩個既會唱。斟上酒。請你周奶奶吃。你們慢唱。小玉在傍。連忙斟上酒。兩個妓女。一個彈箏。一個琵琶。唱道。

冤家爲你幾時休。捱過春來又到秋。誰人知道我心頭。天害的我伶仃瘦。聽的音書兩淚流。從前已往訴緣由。誰想你無情把我丟。

那春梅吃過。月娘又令鄭嬌兒。遞上一杯酒與春梅。春梅道。你老人家也陪我一杯。兩家於是都齊斟上。兩個妓女又唱道。

冤家爲你滅風流。鵲噪簷前不肯休。死聲活氣沒來由。天倒惹的情拖逗。兩的淒涼兩淚流。從他去後意無休。誰想你辜恩把我丟。

春梅道。奶奶你也叫大矜子吃杯兒。纓月娘一日奉承春梅不暇他顯處月娘道。大矜子吃不了的。叫他拿小鍾兒陪你罷。一面令小玉斟上大矜子。一小鍾兒酒。兩個妓女又唱道。

冤家爲你惹場憂。坐想行思日夜愁。香肌消瘦減溫柔。天要見你不能勾。悶的我傷心兩淚流。從前與你共綢繆。誰想你今番把我丟。

春梅見小玉在跟前。也斟了一大鍾。叫小玉吃。生色中却不是閒文月娘道。姐姐他吃不了的。春梅道。奶奶他也吃兩三鍾兒。我那咱在家裏沒和他吃。又纓出門情意各有深淺於是斟上。叫小玉也吃了一杯。妓女唱道。

冤家爲你惹閒愁。病枕着床無了。休滿懷憂悶鎖眉頭。天忘了還依舊助的我腮邊兩淚流。從前與你兩無

休。誰想。你。經。年。把。我。丟。

看官聽說。當時春梅爲甚叫妓女唱此詞。一向心中牽掛陳敬濟在外。不得相會。情種心苗。故有所感。發於吟咏。點明然感金蓮而思。敬濟又是兩段苦事。又見他兩個唱的。口兒甜乖。覺奶奶長奶奶短。侍奉心中歡喜。叫家人周仁近前來。拿出兩包兒賞賜來。每人二錢銀子。反襯申二姐。兩個妓女放下樂器。磕頭謝了。不一時。春梅起身。月娘款留不住。伴當打燈籠。拜辭出門。坐上大轎。家人媳婦都坐上小轎。前後打着四個燈籠。軍牢喝道而去。正是時來頑鐵有光輝。運去黃金無艷色。有詩爲證。

點絳脣紅弄玉嬌。

鳳凰飛下品鸞簫。

堂前高把湘簾捲。

燕子還來續舊巢。

且說春梅自從來吳月娘家赴席之後。因思想陳敬濟。不知流落何處。接下無痕。歸到府中。終日只是臥床不起。心下沒好氣。守備察知其意。說道。只怕思念你兄弟。不得其所。一面叫張勝。李安來分付道。我一向委你尋奶奶兄弟。如何不用心找尋。二人告道。小的一向找尋來。一地里尋不着下落。已回了奶奶話了。守備道。限你二人五日。若找尋不着。討分曉。這張勝。李安領了鈞語下來。都帶了愁顏。沿街遶巷。各處留心找問。不題。話分兩頭。單表陳敬濟。自從守備府中。打了出來。欲投晏公廟。又聽見人說。師父任道士死了。就害怕不敢進廟來。緊接又沒臉見杏庵王老。白日裏到處打油卦。夜晚間還鑽入冷舖中存身。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敬濟正在街上站立。只見鐵指甲楊大郎。頭戴新羅帽兒。身穿白綾襖子。騎着一疋驢兒。揀銀鞍轡。一個小廝跟隨。正從街心走過來。敬濟認的是楊光彥。便向前一把手。把嚼環拉住。說道。楊大哥一向不見。自從青江浦。你把我半船貨物偷拐走了。我好意往你家問。反吃你兄弟楊二風。拿瓦楔打破頭。趕着打上我家門來。今日弄的我一貧如洗。你是會搖擺受用。那楊大郎見陳敬濟已自討吃。便伴伴而笑。說。人情如此何足怪。作者描盡哉。今日晦氣。出門撞見瘟死鬼。量你這餓不死賊花子。那裏討半船貨。我拐了你的。你不撒手。須吃我一頓好馬鞭子。敬濟便道。我如今窮了。你有銀子。與我些盤纏。只如此不然。咱兩個到個去處講講。楊大郎見他不放。跳下驢來。向他身上抽了幾鞭子。喝令小廝。與我擡了這少死的。

花子去。那小厮使力。把敬濟推了一交。楊大郎又向前踢了幾脚。踢打的敬濟怪叫。須臾圍了許多人。旁邊閃過一個人來。青高裝帽子。勒着手帕。倒披紫襖。白布襪子。精着兩條腿。踏着蒲鞋。生的阿兒眼。掃帚眉。料綽口。三鬚鬚子。難為敬濟面上紫肉橫生。手腕橫筋競起。吃的楞楞睜睜。提着拳頭。向楊大郎說道。你此位哥。好不近理。他年少這般貧寒。是本意你只顧打他怎的。自古噴拳不打笑臉。他又不曾傷犯着你。你有錢看平日相交。與他些沒錢罷了。如何只顧打他。自古各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楊大郎說。你不知他賴我拐了他半船貨。量他恁窮樣。那有半船貨物。那人道。想必他當時。也是有根基人家娃娃。天生就這般窮來。閣下就是這般有錢。二語道盡老兄依我。你有銀子。與他些盤纏罷。那楊大郎見那人說了。袖內汗巾兒上。拴着四五錢一塊銀子。解下來。遞與敬濟。與那人舉一舉手兒。上驢子揚長去了。敬濟地下扒起來。擡頭看那人時。不是別人。却是舊時同在冷舖內。和他一舖睡的土作頭兒。飛天鬼侯林兒。構倒糊孫散方有此人近來領着五十名人在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裏做工。起蓋伽藍殿。因一隻手拉着敬濟說道。兄弟。剛才若不是我。拿幾句言語譏犯他。他肯拿出這五錢銀子與你。那賊却知見範。他若不知範時。好不好吃我一頓好拳頭。你跟着我。咱往酒店內吃酒去。到一個食葷小酒店內。案頭上坐下。叫量酒拿四賣。噯飯。兩大壺酒來。不一時。酒量擺下小菜。噯飯。四盤四碟。兩大坐壺時。與橄欖酒。不用小杯。拿大磁甌來。因問敬濟。兄弟。你吃麵吃飯。量酒道。麵是溫淘。飯是白米飯。敬濟道。我吃麵。須臾。掉上兩三碗溫麵上來。侯林兒只吃一碗。敬濟吃了兩碗。然後吃酒。侯林兒問敬濟說。兄弟。你今日跟我到坊子裏睡一夜。敬濟此時固以爲知遇也明日。我領你城南水月寺。水月長老那裏修蓋伽藍殿。並兩廊僧房。你哥率領着五十名做工。你到那裏。不要你做生活。只擡幾筐土兒就是了。也算你一工。討四分銀子。我外邊賃着一間廬子。晚夕咱兩個就在那裏歇。找一做些飯打發咱的人吃。把門你一把鎖鎖了。家當都交與你。真妻好不好。強如你在那冷舖中。替花子搖鈴打梆。這個還官樣些。敬濟道。若是哥哥這般下顧兄弟。可知好哩。不知這工程做的長遠不長遠。侯林兒道。才做了一個月。這工程做到十月裏。不知完不完。兩個說話之間。你一錘我一盞。把兩大壺酒都吃了。量酒算帳。該一錢三分半銀。

子敬濟就要拿出銀子來秤。侯林兒推過一邊，說：「僂兄弟莫不叫你出錢，哥有銀子在此，一面扯出包兒來，秤了一錢五分銀子，與掌櫃的，還找了一分半錢袖了。」搭伏着敬濟肩背，同到坊子裏，兩個在一處歇臥。到天明同往城南水月寺，果然寺外，侯林兒賃下半間廬子，裏面燒着炕柴，早也買下許多碗盞家活，早晨上工，叫了名字，衆人看見敬濟，不上二十四五歲，白臉子，生的眉清目俊，就知是侯林兒兄弟，都亂着戲弄他，先問道：「那小夥子兒，你叫甚名字？」陳敬濟道：「我叫陳敬濟。」那人道：「陳敬濟，可不由着你就擠了？」又一人說：「你恁年小小的，怎幹的這營生？」是此一班人話侯林兒喝開衆人，罵道：「怪花子，你們只顧僂落他怎的？一面散了揪鋤筐扛，派衆人擡土的擡土，和泥的和泥，打憑的打憑，原來曉月長老，叫一個葉頭陀做火頭，造飯與各匠人吃。這葉頭陀，年約五十歲，一個眼睛，穿着皂直裰，精着脚，腰間束着爛絨繖，也不會看經，只會念佛，善會麻衣神相，衆人都叫他做葉道。一日，做了工下來，衆人都吃畢飯，也有閒坐的，臥的，也有躑着的。」總是史筆只見敬濟走向前，問葉頭陀討茶吃。這葉頭陀只顧上上下下看他，內有一人說：「葉道，這個小夥子兒，是新來的，你相他一相。」又一人說：「你相他相倒相個兄弟。」一人說到相個二尾子，葉頭陀叫他近前，端詳了一回，說道：「色怕嫩兮，又怕嬌，聲嬌氣嫩，不相饒，老年色嫩，招辛苦，少年色嫩，不堅牢，只吃了你面皮嫩的虧，一生多得陰人寵愛，八歲十八二十八，下至山根上，至髮，有無活計，兩頭消，三十印堂休帶煞，眼光帶秀，心中巧，不讀詩書也可人。」是敬濟做作百般人可愛，從然弄假又成真，休怪我說，一生心恰機巧，常得陰人發跡，你今多大年紀？敬濟道：「我二十四歲。」葉頭陀道：「虧你前年怎麼過來，吃了你印堂狹窄，子喪妻亡，懸壁昏暗，人亡家破，唇不蓋齒，一生惹是招非，鼻若灶門，家私傾敗，那一年遭官司，口舌傾家散業，見過不會敬濟道，都見過了。」葉頭陀道：「只一件，你這山根不宜斷絕，麻衣祖師說得兩句好山根斷分早虛花，祖業飄零定破家，早年父祖丟下家產，不拘多少，到你手裏，都了當了，你上停短兮，下停長，主多成多敗，錢財使盡，又還來，總然你久後營得成家計，猶如烈日照冰霜，你如今往後，還有一步發跡，該有三妻之命，尅過一個妻宮，不會敬濟道，已尅過了。」葉頭陀道：「後來還有三妻之會，但恐美中不足，三十上小人有些不足，花柳之中，少要行走。」

直對神仙 一個人說。你相差了。他還與人家做老婆。那有三個妻來。衆人正笑做一團。只聽得曉月長老打梆了。各人都拿鐵鋤擡杠。上工做活去了。如此者。敬濟在水月寺。也做了約一月光景。一日。三月中旬天氣。敬濟正與衆人。擡出土來。在山門牆下。倚着牆根。向日陽蹲踞着。捉身上虱蟻。只見一個人。頭戴萬字頭巾。身穿青窄衫。紫裏肚。腰繫纒帶。脚穿芒靴。騎着一疋黃馬。手中提着一籃鮮花兒。見了敬濟。猛然跳下馬來。向前深深的唱了喏。便叫陳舅。小人那處沒尋你老人家。原來在這裏。到嚇了敬濟一跳。真連忙還禮不迭。問哥哥。你是那裏來的。那人道。小人是守備周爺府中親隨張勝。自陳舅從府中官事出來。奶奶不好。直到如今。老爺使小人那處不找尋陳舅。不知在這裏。今早不是俺奶奶使小人往外莊上。折取這幾朵芍藥花兒。打這裏過。怎得看見你老人家在這裏。一來也是你老人家際遇。二者小人有緣。不消猶豫。就騎上馬。我跟你老人家往府中去。那衆做工的人。看着面面相覷。不敢做聲。這陳敬濟把鑰匙遞與侯林兒。逃絕當門他背夫逃走罪騎上馬。張勝緊緊跟隨。逕往守備府中來。正是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月明何處樓。有詩爲證。

白玉隱於頑石裏。黃金埋在污泥中。今朝貴人提拔起。如立天梯上九重。

第九十七回 假姐弟暗續鸞膠。真夫婦明諧花燭。

詞曰

追悔當初辜深。歷經年別兩成幽怨。任越水吳山。似屏如幃。堪遊玩。奈獨自備搔眼。一賞煙花聽絃管。徒歡娛轉加腸斷。縱時轉丹青。強拈書信頻頻看。又會似親相見。

話說陳敬濟到了守備府中。下了馬。張勝先進去稟報春梅。春梅分付。叫他在外邊班直房內。用香湯沐浴了身體。後邊使養娘。包出一套新衣服靴帽來。與他更換了。然後稟了春梅。那時守備還未退廳。春梅請敬濟到後堂。盛粧打扮出來相見。這敬濟進門。就望春梅拜了四雙八拜。讓姐姐受禮。比見玉樓何如那春梅受了半禮。對面坐下。叙說寒溫離別之辭。彼此皆眼中垂淚。真正史筆春梅恐怕守備退廳進來。見無人在跟前。使眼色與敬濟。真正史筆悄悄說

等他回。他着問你。只說是姑表弟兒。我大你一歲。二十五歲了。四月二十五日午前生的。表明向日未得時 敬濟道。

我知道了。不一時。丫鬢拿上茶來。兩人吃了茶。春梅便問你一向怎的出了家。做了道士。守備不知是我的親。錯

打了你。悔的要不的。若不是那時就留下你。爭奈有雪娥那賤人在這裏。不好安插你的。出點 所以放你去了。落後

打發了那賤人。才使張勝到處尋你不着。誰知你在城外做工。流落至此地位。敬濟道。不瞞姐姐說。一言難盡。自

從與你相別。要娶六姐。必竟從他發源 我父親死在東京。來遲了。不曾娶成。被武松殺了。聞得你好心葬埋了他。永福寺。

我也到那裏燒紙來。落後又把俺娘沒了。剛打發喪事出去。被人坑陷了資本。來家又是大姐死了。被俺丈母那

淫婦。告了一狀。床帳粧奩。都搬的去了。打了一場官司。將房兒賣了。弄的我一貧如洗。多虧了俺爹朋友王杏庵

周濟。我才送到臨清晏公廟那裏出家。不料又被光棍打了。拴到咱府中。自從咱府中出去。投親不理。投友不顧。

因此。在寺內傭工。多虧姐姐掛心。使張管家尋着我來。得見姐姐一面。猶如再世爲人了。說到傷心處。兩個都哭

了。過前文 正說話中間。只見守備退廳。左右掀開簾子。守備進來。這陳敬濟向前。倒身下拜。慌的守備答禮相還。

說向日不知是賢弟。被下人隱瞞。誤有衝撞。賢弟休怪。敬濟道。不才有玷。一向缺禮。今幸親近。望乞恕罪。又磕下

頭去。守備一手拉起。讓他上坐。敬濟乖覺。那裏肯務要拉下椅兒。旁邊坐了。守備關席。春梅陪他對坐下。須臾。換

茶上來。吃畢。守備便問賢弟貴庚。一向怎的不見。如何出家。敬濟便告說。小弟虛度二十四歲。俺姐姐長我一歲。

是四月二十五日午時生的。因父母雙亡。家業凋零。妻又沒了。出家。在晏公廟。不知家姐嫁在府中。有失探望。守

備道。自從賢弟那日去後。你令姐晝夜憂心。常時啾啾唧唧不安。直到如今。補出 一向使人找尋賢弟不着。不期今

日相會。實乃三生有緣。看官聽說。若論周守備與西門慶相交。也該認得陳敬濟。原來守備爲人。老成正氣。舊時

雖然來往。並不留心管他家閒事。就是時常宴會。皆同的是。荆都監。夏提刑。一班官長。並未與敬濟見面。况前日

又做了道士一番。那裏還想的到西門慶家女婿。所以被他二人瞞過。補出方是 只認是春梅姑表弟。一面分付

左右放桌兒。安排酒上來。須臾。擺設許多杯盤饅饌。湯飯點心。堆滿桌上。銀壺玉盞。酒泛金波。守備相陪叙話。吃

至晚來掌上燈燭方罷。守備分付家人周仁打掃西書院乾淨。那裏床帳都有。春梅拿出兩床舖蓋衾枕。與他安歇。又撥一個小厮喜兒答應。他又包出兩套細絹衣服來。與他更換。每日飯食。春梅請進後邊吃。正是一朝時運至。半點不由人。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但見

行見梅花臘底。

忽逢元旦新正。

不覺艷香盈枝。

又早新荷貼水。

敬濟在守備府裏住了數月有餘。一日是四月二十五日。春梅的生日。吳月娘那邊買了禮來。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兩隻溫鵝。四隻鮮雞。兩盤果品。一罈南酒。玳安穿青衣拿帖兒送來。守備正在廳上坐的。門上人稟報。推進禮來。玳安遞上帖兒。扒在地下磕頭。守備看了禮帖兒。說道。多承你奶奶費心。又送禮來。一面分付家人收進禮去。討茶來與大官兒吃。把禮帖叫小伴當送與你舅收了。封了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擡盒人錢一百文。拿回帖兒。多上覆。說畢。守備穿了衣服。就起身拜人去了。玳安只顧在廳前伺候。討回帖兒。只見一個年小的。戴着瓦楞帽兒。穿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從角門裏走出來。手中拿着帖兒賞錢。遞與小伴當。一直往後邊去了。可霎作怪。模樣倒好像陳姐夫一般。他如何却在這裏。只見小伴當遞與玳安手帕銀錢。打發出門。到了家中。回月娘話。見回帖上。寫着周門龐氏禱拜。月娘便問你沒見你姐。玳安道。姐姐倒沒見。倒見姐夫來。與對王婆一言相照月娘笑道。怪囚。你家倒有恁大姐夫。守備好大年紀。你也叫他姐夫。玳安道。不是守備。是咱家陳姐夫。我初進去。周爺正在廳上。我遞上帖兒。與他磕了頭。他說又生受你奶奶。送重禮來。分付伴當拿茶與我吃。把帖兒拿與你舅收了。討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擡盒人是一百文錢說畢。周爺穿衣服出來。上馬拜人去了。半日。只見他打角門裏出來。遞與伴當回帖賞賜。他就進後邊去了。我就押着盒擔出來。不是他。却是誰。月娘道。怪小囚兒。休胡說白道的。那羔子知道流落在那裏討乞。不是凍死。就是餓死。月娘自己如此。安怪典恩。他平白在那裏做甚麼。守備認的他甚麼。春梅兒肯招攬下他。玳安道。奶奶敢和我兩個賭。我看得千真萬真。就燒的成灰骨兒。我也認的。月娘問他穿着甚麼。玳安道。他戴着新瓦楞帽兒。金簪子。身穿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吃的好了。月娘道。我不信不信。這裏說

話不題。却說陳敬濟進入後邊。春梅在房中鏡臺前搽臉。描畫娥眉。敬濟拿吳月娘禮帖兒與他看。因問他家。如何送禮來與你。是那裏緣故。這春梅便把清明郊外。永福寺撞遇月娘相見的話。訴說一遍。後來怎生平安兒偷了解當鋪頭面。吳巡檢怎生夾打平安兒。追問月娘奸情之事。薛嫂又怎生說人情。守備替他處斷了事。落後他家買禮來相謝。正月裏我往他家。與孝哥兒做生日。勾搭連環到如今。他許下我生日買禮來看我。一節說了一遍。敬濟聽了。把眼瞅了春梅一眼。活跳說姐姐。你好沒志氣。想着這賊淫婦。那咱把咱姐兒們生生的拆散開了。知正氣。又把六姐命喪了。永世千年。門裏門外。不相逢才好。反替他去說人情兒。那怕那吳典恩拷打玳安小廝。供出奸情來。隨他那淫婦一條繩子。拴去出醜見官。管咱們大腿事。他沒和玳安小廝有姦。怎的把丫頭小玉配與他。寫出仇恨。有我早在這裏。我斷不叫你替他說人情。他是你仇人。又和他上門往來做甚麼。六月連陰。想他好情兒。幾句話說的春梅閉口無言。這春梅道。過往勾當也罷了。還是我心好。不念舊仇。敬濟道。如今人好心不得好報哩。春梅道。他既送了禮。莫不白受他的。他還等着我這哩人。請他去裏。敬濟道。今後不消埋那淫婦了。又請他怎的。春梅道。不請他。又不好意思的。丟個帖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他若來時。你在那邊書院內。休出來見他。往後咱不招惹他就是了。敬濟惱的一聲兒不言語。走到前邊。寫了帖子。春梅使家人周義去請吳月娘。月娘打扮出門。叫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坐着一頂小轎。映春梅玳安跟隨。來到府中。春梅孫二娘。都打扮出來迎接。至後邊相見。叙禮坐下。如意抱着孝哥兒。相見磕頭畢。敬濟只在那邊書院內。不走出來。由着春梅孫二娘。在後廳擺茶安席遞酒。叫了兩個妓女。韓玉釧鄧嬌兒。冷結金釧愛香兒言。下有物是人非之感。彈唱俱不必細說。玳安在前邊廂房內管待。只見一個小伴當。打後邊拿出一盤湯飯點心。下飯。往西角門書院中走。玳安便問他。拿去誰吃。小伴當道。是與舅吃的。玳安道。你舅姓甚麼。小伴當道。姓陳。這玳安賊悄悄後邊跟着他。到西書院。小伴當便撒簾進去。玳安慢慢打紗窗眼。往裏張看。明明見陳姐夫正在床上搔着。見拿進湯飯點心來。就起來放桌兒吃。這玳安悄悄走出外來。依舊坐在廂房裏。直待天晚。家中燈籠來接。吳月娘轎子起身。到家一五一十告訴月娘。果然陳姐夫在他

家居住。自從春梅這邊被敬濟把攔。兩家都不相往來。一語煞住正是

誰知豎子多間阻。一念翻成怨恨媒。

敬濟在府中與春梅暗地勾搭。人都不知。或守備不在。春梅就和敬濟在房中吃飯吃酒。閒時下棋調笑。無所不至。守備在家。便使丫頭小厮拿飯往書院與他吃。或白日裏。春梅也常往書院。遂與他坐半日。方進後邊來。彼此情熱。俱不必細說。一日守備領人馬出巡。正值五月端午佳節。出愛姐矣春梅在西書院花亭上置了一桌酒席。和孫

二娘陳敬濟吃雄黃酒。解粽歡娛。丫鬢侍妾都兩邊侍奉。春梅令海棠月桂兩個侍妾。在席前彈唱。當下直吃到炎光西墜。微雨生涼的時分。春梅拿起大金荷花杯來相勸。酒過數巡。孫二娘不勝酒力。起身先往後邊房中睡去了。獨落下春梅和敬濟。在花亭上吃酒。猜枚行令。你一杯。我一杯。不一時。丫鬢掌上紗燈來。養娘金匱玉堂。打發金哥兒睡去了。敬濟輸了。便走入書房內。躲酒不出來。這春梅先使海棠來請。見敬濟不去。又使月桂來。分付他不來。你好歹與我拉將來。拉不將來。回來把你這賤人打十個嘴巴。這月桂走進西書房中。推開門。見敬濟歪在床上。推打鼾睡不動。月桂說。奶奶叫我來請你老人家。請不去。要打我哩。那敬濟口裏喃喃吶吶說。打你。不干我事。我醉了。吃不的了。被月桂用手拉將起來。推着他。我好歹拉你去。拉不將你去。也不算好漢。推拉的敬濟急了。黑影裏佯裝着醉。作要當真。調戲月桂。那月桂益發上頭上腦。說人好意叫你。你做大不正。倒做這個營生。敬濟道。我的兒。你若肯了。那個好意做大不成。一手拖了他。走到花亭上。寫諸醜總爲守備不知作地月桂道。奶奶要打我。還是我把舅拉將來了。春梅令海棠斟上大鍾。兩個下盤棋。賭酒爲樂。當下你一杯。我一盞。熬的丫環都打睡了。春梅又使月桂海棠後邊取茶去。兩個在花亭上。正是得多少花陰。曲檻燈斜。照旁有墜釵。雙鳳翹。有詩爲證。

花亭歡洽鬢雲斜。

粉汗凝香沁絳紗。

深院日長人不到。

試看姊妹放雙花。

兩個正叙舊情。忽然丫鬢海棠送茶來。請奶奶後邊去。金哥睡醒了。哭着尋奶奶哩。春梅陪敬濟只吃了兩鍾酒。用茶漱了口。然後抽身往後邊來。丫環收拾了家活。喜兒扶敬濟歸書房寢歇。不在話下。一日朝廷勅音下來。命

守備領本部人馬。會同濟州府知府張叔夜。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早晚起身。守備對春梅說。你在家看好哥兒。叫媒人替你兄弟。尋上一門親事。我帶他個名字。在軍門若早僥倖得功。朝廷恩典。陞他一官半職。於你面上。也有光輝。這春梅應諾了。遲了兩三月。守備打點行裝。整率人馬。留下張勝李安看家。止帶家人周仁。跟了去。不題。一日春梅叫將薛嫂兒來。如此這般和他說。他爺臨去分付。叫你替我兄弟。尋門親事。你須尋個門當戶對好女兒。不拘十六七歲的也罷。只要好模樣兒。聰明伶俐些的。他性兒也有些厭劣。薛嫂兒道。我不知他也怎的。不消你老人家分付。想着大姐那等的還嫌哩。春梅道。若是尋的不好。看我打你耳刮子不打。我要趕着他。叫小姑子兒哩。休要當耍子兒。說畢。春梅令丫鬢排茶與他吃。只見陳敬濟進來吃飯。薛嫂向他道了萬福。說姑夫。你老人家一向不見。在那裏來。且喜呀。剛才奶奶分付。交我替你老人家尋個好娘子。你怎麼謝我。那陳敬濟把臉兒迸着不言語。薛嫂道。老花子。怎的不言語。春梅道。你休叫他姑夫。那個已是揭過了。的帳了。你只叫他陳舅就是了。薛嫂道。真該打我這片子狗嘴。只要叫錯了。往後趕着。汝只叫舅爺罷。那陳敬濟忍不住撲吃的笑了。說道。這個才可到我心上。那薛嫂撒風撒癡。趕着打了他一下。說道。你看老花子說的好話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怎麼可在你心上。連春梅也笑了。不一時。月桂安排茶食。與薛嫂吃了。說道。我替你老人家用心踏看。有人家相應好女子兒。就來說。春梅道。財禮羹果。花紅酒禮。頭面衣服。不少他的。只要好人家。好女孩兒。方可進入我門來。薛嫂道。我曉得。管情應你老人家心便了。良久。敬濟吃了飯。往前邊去了。薛嫂兒還坐着。問春梅。他老人家幾時來的。春梅便把出家做道士一節說了。我尋得他來。做我個親人兒。薛嫂道。好好。你老人家有俊眼。又道。前日你老人家好日子。說那頭他大娘來做生日來。春梅道。他先送禮來。我才使人請他坐了一日去了。薛嫂道。我那日在一個人家舖床。整亂了一日。心內要來急的。我要不的。又問他陳舅。也見他那頭大娘來。春梅道。他肯下氣見他。爲請他。好不和我亂成一塊。噫。我替他家說人情。說我沒志氣。那怕吳典恩打着小厮。攀扯他出官才好。管他甚事。你替他尋分上。想着他昔日好情兒。薛嫂道。他老人家也說的是。反到其間。也不記舊仇罷了。春梅道。咱既受了他

禮不請他來坐坐兒。又使不的甯可叫他。不仁。休要咱不義。薛嫂道。怪不的你老人家有恁大福。你的心忒好了。當下薛嫂兒說了半日話。提着花箱兒。拜辭出門。過了兩日。先來說。城裏朱千戶家小姐。今年十五歲。也好陪嫁。只是沒了娘的兒子。春梅嫌小不要。又說應伯爵第二個女兒。年二十二歲。春梅又嫌應伯爵死了。在大爺手內聘嫁。沒甚陪送。也不成。都回出婚帖兒來。又遲了幾日。薛嫂兒送花兒來。袖中取出個婚帖兒。大紅緞子上。寫着開緞舖萬員外家大女兒。年二十歲。屬雞的。十一月十五日。子時生。小字翠屏。生的上畫兒般模樣兒。五短身材。瓜子面皮。溫柔典雅。聰明伶俐。針指女工。自不必說。父母俱在。有萬貫家財。在大街上開緞子舖。走蘇杭南京。無比好人家。陪嫁都是南京床帳箱籠。春梅道。既是好。成了這家的罷。就教薛嫂兒先通信去。那薛嫂兒連忙說去了。正是欲向繡房求艷質。須憑紅葉是良媒。有詩爲證。

天仙机上繫香羅。

千里姻緣竟足多。

天上牛郎配織女。

人間才子伴嬌娥。

這裏薛嫂通了信。來萬員外家。知是守備府裏。情願做親。又使一個張媒人同說媒。春梅這裏備了兩盞茶葉糖餅美果。叫孫二娘坐轎子。往萬員外家插定女兒。回來對春梅說。果然好個女兒。生的如花似朵。人家又相當。春梅這裏擇定吉日。納綵行禮。十六盤羹果茶餅。兩盤頭面。二盤珠翠。四盞酒。兩牽羊。一頂鬚髻。全付金銀頭面簪環之類。兩件羅緞袍兒。四季衣服。其餘綿花布絹。二十兩禮銀。不必細說。陰陽生擇在六月初八日。准娶過門。春梅先問薛嫂兒。他家那裏有陪床使女沒有。薛嫂兒道。床帳粧奩都有。只沒有使女陪床。春梅道。咱這裏買一個。十三四歲丫頭子。與他房裏使喚。接桶子倒水方便些。薛嫂道。有。我明日帶一個來。到次日。果然領了一個丫頭。說是商人黃四家。兒子房裏使的丫頭。今年纔十三歲。黃四因用下官錢糧。和李三。還有咱家出去的保官兒。都有錢糧。捉拿在監裏追贓。監了一年多。結總家產盡絕。房兒也賣了。李三先死。拿兒子李孟監着。咱家保官兒那兒子僧寶兒。如今流落在外。與人家跟馬哩。結全春梅道。是來保。薛嫂道。他如今不叫來保。改了名字叫湯保了。春梅道。這丫頭是黃四家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道。只要四兩半銀子。緊等着要交贓去。春梅道。甚麼四兩半。與他三

兩五錢銀子留下罷。一面就交了三兩五錢雪花官銀與他。寫了文書。改了名字。喚做金錢兒。因錢至此話休饒舌。又早到六月初八日。春梅打扮珠翠鳳冠。冠通袖大紅袍兒。束金釧碧玉帶。坐四人大轎。鼓樂燈籠。娶葛家女子。奠雁過門。陳敬濟騎着白馬。揀銀鞍轡。青衣軍牢喝道。頭戴儒巾。穿着青緞圓領。脚下粉底皂靴。頭上簪着兩枝金花。正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一番拆洗一番新。到守備府中。新人轎子落下。戴着大紅銷金蓋頭。添粧舍飯。抱着寶瓶。進入大門。陰陽生引入面堂。先恭拜了堂。然後歸到洞房。春梅安他兩口兒坐帳。然後出來。陰陽生撒帳畢。打發喜錢出門。鼓手都散了。敬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坐了回帳。騎馬打燈籠。往岳丈家謝親吃的大醉而歸。正是

頻年潦倒君休笑。猶有風光在後頭。

當夜敬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合香懽懽。三日完飯。春梅在府廳後堂。張筵掛綵。鼓樂笙歌。請親眷吃會親酒。俱不必細說。每日春梅吃飯。必請他兩口兒。同在房中一處吃。彼此以女姘稱之。同起同坐。丫頭養娘。家人媳婦。誰敢道個不字。原來春梅收拾西廂房三間。與他做房。裏面鋪着床帳。糊的雪洞般齊整。垂着簾幃。外邊西書院。是他書房。裏面亦有床榻几席古書。即後死所并守備往來書柬拜帖。并各處遞來手本揭帖。都打他手裏過。春梅不時常出來書院中。和他閒坐說話。兩個暗叙交情。正是

朝陪金谷宴。暮伴綺樓娃。休道歡娛處。流光速落霞。

第九十八回 陳敬濟臨清逢舊識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詩曰

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
雲鬢半挽臨粧鏡。兩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

話說一日。周守備與濟南府知府張叔夜。領人馬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三十六人。萬餘草寇。都受了招安。地方

平復。此處又結 果水滸表奏朝廷大喜。加陞張叔夜爲都御史。山東安撫大使。陞守備周秀爲濟南兵馬制置管理分巡

河道。提察盜賊。部下從征有功人員。各陞軍門一級。軍門帶同敬濟名字。陞參謀之職。月給米二石。冠帶榮身。守

備至十月中旬。領了勅書。率領人馬來家。先使人來報與春梅。家中知道。春梅滿心歡喜。使陳敬濟與張勝。李安

出城迎接。家中廳上。排設酒筵。慶官賀喜。官員人等來拜賀送禮者。不計其數。守備下馬。進入後堂。春梅孫二娘

接着。參拜已畢。陳敬濟就穿大紅員領。頭戴冠帽。脚穿皂靴。束着角帶。比西門加 官時何如和新婦葛氏兩口兒拜見。守備見

好個女子。賞了一套衣服。十兩銀子打頭面。不在話下。晚夕春梅和守備在房中飲酒。未免叙些家常事務。春梅

道爲娶我兄弟這婦。又費許多東西。守備道。阿呀。你止這個兄弟。投奔你來。無個妻室。不成個前程道理。就使費

了幾兩銀子。不曾爲了別人。春梅道。你今又替他掙了這個前程。足以榮身勾了。一部親戚 俱是如此守備道。朝廷旨意下來

不日我往濟南府到任。你在家看家。打點些本錢。教他搭個主管。做些大小買賣。三五日教他下去。查算帳目。一

遭轉得些利錢來。也勾他攪計。春梅道。你說的也是。在家只住了十個日子。到十一月初旬時分。收拾起身。帶領

張勝。李安。前去濟南到任。留周仁。周義看家。陳敬濟送到城南。永福寺。方回。又送守備到 永福寺去一日。春梅向敬濟商議。守

備教你如此這般。河下尋些買賣。搭個主管。覓得些利息。也勾家中費用。這敬濟聽言。滿心歡喜。一日。正打街前

走。尋覓主管夥計。也是合當有事。不料撞遇舊時朋友。陸二哥。陸秉義。作揖說。熟時偏就撞着不知在冷鋪 中時二哥偏撞不着何故哥怎的一

向不見。敬濟道。我因亡妻成訟。又被楊光彥那厮。拐了我半船貨物。坑陷的我。一貧如洗。我如今又好了。幸得我

姐姐嫁在守備府中。又娶了親事。陞做參謀。冠帶榮身。如今要尋個夥計。做些買賣。一地裏沒尋處。陸秉義道。楊

光彥那厮。拐了你貨物。如今搭了個姓謝的。做夥計。在臨清碼頭上。開了一座大酒店。又放債。與劉二撒 澆時一映與地方

趁熟窠子。娼門人使。好不獲大利息。他每日穿好衣。吃好肉。騎着一疋驢兒。三五日下去。走一遭。算帳收錢。又映 後把舊朋友都不理。他兄弟在家開賭場。鬪鷄養狗。人不敢惹他。敬濟道。我去年曾見他一遍。他反面無情。打我一頓。被一朋友救了。我恨他入於骨髓。因拉陸二郎入路旁一酒店內吃酒。兩人計議。如何處置他。出我這口氣。

一頓。被一朋友救了。我恨他入於骨髓。因拉陸二郎入路旁一酒店內吃酒。兩人計議。如何處置他。出我這口氣。

陸秉義道。常言說得好。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咱如今將理和他說。不見棺材不下淚。他必然不肯。小弟有一計策。哥也不消做別的買賣。只寫一張狀子。把他告到那裏。追出你貨物銀子來。就奪了這座酒店。再添上些本錢。等我在馬頭上。和謝三哥掌櫃管賣。哥哥你三五日。下去走一遭。查算帳目。管情兒一月。你穩拍拍的有百十兩銀子利息。強如做別的生計。看官聽說。當時只因這陸秉義。說出這樁事。有分教。數個人死於非命。陳敬濟一種死。死之太苦。一種亡。亡之太屈。正是

非干前定數。半點不由人。

敬濟聽了道。賢弟你說的是。我到家就對我姐夫和姐姐說。這買賣成了。就安賢弟同謝三郎做主管。當下兩個吃了回酒。各下樓來。還了酒錢。敬濟分付陸二哥兄弟千萬謹言。陸二郎道。我知道。各散回家。這敬濟就一五一十對春梅說。爭奈他爺不在。如何理會。有老人家周忠在旁便道。周又伏不打緊。等舅寫了一張狀子。該拐了多少銀子貨物。拿爺個拜帖兒。都封在裏面。等小的送與提刑所。兩位官府案下。把這姓楊的拿去衙門中。一頓夾打追問。不怕那厮不拿出銀子來。敬濟大喜。一面寫就一紙狀子。拿守備拜帖。彌封停當。就使老人家周忠。送到提刑院。兩位官府正升廳問事。門上人稟說。帥府周爺差人下書。何千戶與張二官府。西門安在喚周忠進見。問周爺上任之事。說了一遍。拆開封套觀看。見了拜帖狀子。自恁要做分上。即便批行差委緝捕番提。往河下拿楊光彥去。回了個拜帖。付與周忠。到家多上覆你爺奶奶。待我這裏追出銀兩。伺候來領。周忠拿回帖到府中。回覆了春梅說話。即時准行拿人去了。待追出銀子。使人領去。敬濟看見兩個摺帖。上面寫着侍生何承壽張懋德頓首拜。西門安在敬濟心中大喜。遲不上兩日光景。提刑緝捕觀察番提。往河下把楊光彥。并兄弟楊二風。都拿到衙門中。兩位官府。據着陳敬濟狀子審問。一頓夾打監禁數日。追出三百五十兩銀子。一百桶生眼布。其餘酒店中家活。共算了五十兩。陳敬濟狀上告着九百兩。還差三百五十兩銀子。把房兒賣了五十兩。家產盡絕。林兒去矣這敬濟就把謝家大酒樓奪過來。和謝胖子合夥。春梅又打點出五百兩本錢。共湊了一千兩之數。委付陸秉義做主管。從新

把酒樓粧修油漆彩畫。闌干灼耀。棟宇光新。桌案鮮明。酒餚齊整。真個是

啓甕三家醉。開樽十里香。神仙留玉珮。卿相解金貂。

從正月半頭。陳敬濟在臨清馬頭上。大酒樓開張。一見日也發賣三五十兩銀子。都是謝胖子

和陸秉義。眼同經手。在櫃上掌櫃。敬濟三五日騎頭口。伴當小姜兒跟隨。往河下算帳。一遭若來。陸秉義

和謝胖子兩個夥計。在樓上收拾一間乾淨閣兒。舖陳床帳。安放桌椅。糊的雪洞般齊整。擺設酒席。交四個出色的粉頭相陪。

起劉二陳三兒那裏往來做量酒。一日三月佳節。春光明媚。景物芬芳。翠依依槐柳盈堤。紅馥馥杏桃燦錦。

太平時節日初長。能添壯士英雄膽。善解佳人愁悶腸。風拂煙籠錦繡粧。

三尺曉垂楊柳岸。一竿斜插杏花旁。男兒未遂平生志。且樂高歌入醉鄉。

一日敬濟在樓廳後瞧看。正臨着河邊。泊着兩隻駁船。船上戴着許多箱籠桌橙家活。四五個人。盡搬入樓下空

屋裏來。船上有兩個婦人。一個中年婦人。長挑身材。紫膛色。寫來便是舊時中致一個年小婦人。擦脂抹粉。生的白淨標致。約

有二十多歲。盡走入屋裏來。敬濟問謝主管。是甚麼人。也不問一聲。擅自入我屋裏來。謝主管道。此兩個是東京

來的婦人。投親不着。一時間無處尋房住。央此間隣居范老來說。暫住兩三日便去。遲遲不去方知寫胡秀揚州一闌之妙。否則道國能不肯奔揚州乎。然不

是舊為王府官身。則清河亦可留矣。讀亦安知其經營慘淡之妙乎正欲報知官人。不想官人來問。這敬濟正欲發怒。只見那年小婦人。欲衽向前望敬

濟深深的道了個萬福。告說官人息怒。非干主管之事。是奴家大膽。一時出於無奈。不及先來宅上稟報。望乞怒

罪。容略住得三五日。拜納房金。即便搬去。這敬濟見小婦人會說話兒。只顧上上下下把眼看他。那婦人一雙星

眼。斜盼敬濟。又是金蓮之續。却不與金蓮一樣兩情四目。不能定睛。敬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倒像那裏會過。這般眼熟。那長挑身

材。中年婦人。也定睛看了敬濟。說道官人。你莫非是西門老爺家陳姑夫麼。這敬濟吃了一驚。便道。你怎的認得

我那婦人道。不瞞姑夫說。奴是舊夥計韓道國渾家。這個就是我女孩兒愛姐。敬濟道。你三口兒在東京如何來

我。我那婦人道。不瞞姑夫說。奴是舊夥計韓道國渾家。這個就是我女孩兒愛姐。敬濟道。你三口兒在東京如何來

到這裏你老公在那裏。那婦人道。在船上。看家活。敬濟急令量。請來相見。不一時。韓道國走來作揖。先愛姐次六

事都已是慘白鬚鬢。因說起朝中蔡太師。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監等六人。都被太學國子生陳東。兒次道國情

上本參劾。後被科道交章彈奏倒了。一部大開目獨美 聖旨下來。拿送三法司問罪。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太師兒

子禮部尚書蔡攸。處斬。家產抄沒入官。陳生真千秋快事 我等三口兒。各自逃生。投到清河縣。尋我兄弟

第二的。傷心語刺 不想第二的把房兒賣了。流落不知去向。三口兒僱船從河道中來。不料撞遇姑夫在此。三生

有幸。因問姑夫。今還在西門老爺家裏麼。隔江猶唱後庭 敬濟把頭項搖說。我也不在他家了。我在姐夫守備周爺

府中做參謀官。冠帶榮身。近月合了兩個夥計。在此馬頭上。開這個酒店。胡亂過日子。你們三口兒。既遇着我。也

不消搬去。便在此間住。也不妨。請自穩便。婦人與韓道國一齊下禮。說罷。就搬運船上家活箱籠上來。敬濟看得

心癢。也使伴當小姜兒。和陳三兒。替他搬運了幾件家活。王六兒道。不勞姑夫費心用力。彼此俱各歡喜。敬濟道。

你我原是一家。何消計較。敬濟見天色將晚。有申牌時分。要回家。分付主管。咱早送些茶盒與他。上馬。伴當跟隨

來家。一夜心心念念。只是放韓愛姐不下。過了一日。到第三日早起。身打扮衣服齊整。伴當小姜兒。跟隨。來河下大

酒樓店中。看看做了回買賣。韓道國那邊。使的八老來請吃茶。敬濟心下正要離去。恰好八老來請。便起身進去。

只見韓愛姐見了。笑容可掬。走將出來。道了萬福。官人請裏面坐。敬濟到閣子內坐下。王六兒和韓道國都來陪

坐。少頃茶罷。彼此叙些舊時的閒話。敬濟不住把眼。只睜那韓愛姐。一雙涎瞪瞪秋波。只看敬濟。此書寫生處全 彼

此都有意。有詩為證。是此等筆意

弓鞋窄窄剪春羅。

稱體衣衫着地拖。

麗質不勝嫵娜態。

一腔幽恨蹶秋波。

少頃韓道國走出去了。愛姐因問官人。青春多少。敬濟道。虛度二十六歲。敬濟問姐。青春幾何。愛姐笑道。奴與

官人一緣一會。也是二十六歲。舊日又是大老爹。府上相會過面。如今又幸遇在一處。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愛姐

自說。那王六兒見他兩個說得入港。看見關目。推個事故。也走出去了。止有他兩人對坐。愛姐把些話兒來勾敬

濟。敬濟自幼幹憤的道兒。怎不省得。便涎着臉兒。調戲答話。原來這韓愛姐。從東京來。一路兒和他娘已做些道

與敬濟對香菴說如此。路。此如此一樣藉藉語。

今見了敬濟。也是夙世有緣。三生一笑。不絲的情投意合。無人處就走向前。挨在他身邊坐

下。作嬌作癡。說道。官人。你將頭上金簪子。借我一看。依舊是一簪作線。此書真是一絲不素。敬濟正欲拔時。早被愛姐一手按住。敬

濟頭髻。一手拔下簪子來。便笑吟吟起身說。我和你去樓上說句話兒。一頭說一頭走。敬濟得不的這一聲。連忙

跟。上樓來。正是
風來花自舞。春入鳥能言。

敬濟跟他上樓。便道。姐姐有甚話說。愛姐道。奴與你是前世姻緣。今朝相遇。願訂終身之約。敬濟道。難得姐姐見

憐。向你叫幾聲。那韓愛姐道。奴是端午所生。就叫五姐。六姐死西門五姐死敬濟又是逢對又名愛姐。韓愛姐便將金簪子照原插在

他頭上。又告敬濟說。自從三口兒東京來。投親不着。盤纏缺欠。千兩頭又在二你有銀子。乞借與我父親五兩。奴

按利納還。不可推阻。敬濟應允。說不打緊。姐姐開口。就兌五兩來。兩個又坐了半日。恐怕人談論。吃了一盃茶。愛

姐留吃午飯。敬濟道。我那邊有事。不吃飯了。少間就送盤纏來與你。愛姐道。午後奴略備一盃水酒。官人不要見

却。好歹來坐了。敬濟在店內吃了午飯。又在街上閒散走了一回。撞見昔日晏公廟師兄金宗明。作揖。吾故云金道也。敬濟既得安飽。復事淫樂。又沉溺今人之道。死期近矣。故用把前事訴說了一遍。金宗明道。不知賢弟在守備府中認了親

金道來。一點世人。否則試問金宗明作者。必欲其至何謂哉。在大樓開店。有失拜望。明日就使徒弟送茶來。閒下請去廟中坐一坐。說罷。宗明歸去了。敬濟走到店中。陸主管

道。裏邊住的老韓。請官人吃酒。沒處尋。正說着。恰好八老又來請。就請二位主管相陪。再無他客。敬濟就同二主

管走到裏邊房內。早已安排酒席齊整。敬濟上坐。韓道國主位。陸秉義謝三郎打橫。王六兒與愛姐旁邊僉坐。八

老往來篩酒。下菜。吃過數盃。兩個主管會意。說道。官人慢坐。小人曠上看去。起身去了。敬濟平昔酒量不十分洪

飲。又見主管去了。開懷與韓道國三口兒吃了數盃。便覺有些醉將上來。愛姐便問今日官人。不回家去罷了。敬

濟道。這咱晚了。回去不得。明日起身去罷。王六兒韓道國吃下一回。下樓去了。敬濟向袖中取出五兩銀子。遞與

王六兒。王六兒道。官人。你這銀子。是與誰的。敬濟道。是與你父親的。王六兒道。你父親這銀子。是與誰的。敬濟道。是與你

愛姐。愛姐到下邊。交與王六兒。復上來。兩個交盃換盞。倚翠偎紅。吃至天晚。愛姐卸下濃粧。留敬濟就在樓上。闌兒裏歇了。當下枕畔山盟。衾中海誓。不能悉記。愛姐在東京蔡太師府中。與翟管家做妾。曾伏侍過老太太。也學會些彈唱。又能識字。會寫種種可人。伏稍敬濟歡喜不勝。就同六姐一般。正可在心上。又照金蓮筆墨全無一辦可擊以此恩愛。免不得第二日起來。得遲約飯時。纔起來。王六兒安排些鷄子肉圓子。做了個頭腦。與他扶頭兩個。吃了幾盃煖酒。

少頃。主管來請敬濟。那邊擺飯。敬濟梳洗畢。吃了飯。又來辭愛姐。要回家去。那愛姐不捨。只顧拋淚。鴛鴦相遇馬能相捨敬濟道。我到家三五日。就來看你。你休煩惱。說畢。伴當跟隨。騎馬往城中去。了一路上。分付小姜兒。到家休要說出韓

家之事。小姜兒道。小的知道。不必分付。敬濟到府中。只推店中買賣忙。算了帳目。不覺天晚。歸來不得。歇了一夜。交割與春梅利息銀兩。現一遭。也有三十兩銀子之數。回到家中。又被葛翠屏咕咕。官人怎的外邊歇了一夜。想

必在柳陌花街。行踏把我丟在家中。獨自空房。就不思想來家。補此定一連留住陳敬濟。七八日。不放他往河下來。店中只使小姜兒。來問主管討算利息。主管一一封了銀子去。人作地韓道國免不得。又教老婆王六兒。又

招個別的熟人兒。西門安在或是商客來屋裏走動。吃茶吃酒。這韓道國。先前嘗嘗着這個甜頭。靠老婆衣服肥家。况

王六兒年紀雖半。風韻猶存。恰好又得他女兒來接他。也不斷絕。這樣行業。如今索性大做了。當下見敬濟不來。量酒陳三兒。替他勾了一個湖州販絲綿客人。何官人來。何官人自道國未入西門家先有何官人因何官人貨方出道國此時復找入何官人來作收緊者不知其提筆布局之妙為何如請

他女兒愛姐。那何官人年約五十餘歲。手中有千兩絲綿綉緞貨物。要請愛姐愛姐一心想着敬濟。推心中不快。三回五次。不肯下樓來。急的韓道國要。不的那何客人。又見王六兒。長挑身材。紫膛色。瓜子面皮。描大大水鬢。涎

鄧鄧一雙星眼。眼光如醉。愛姐之眼正是家傳衣鉢抹的鮮紅嘴唇。料此婦人也好。就留下一兩銀子。在屋裏吃酒。和王六兒

歇了一夜。韓道國便躲避在外間歇了。他女兒見做娘的留下客。只在樓上。不下樓來。自此以後。那何官人被王

六兒迷住了。反襯愛姐一邊沒三兩日不來。與他過夜。韓道國也得過許多錢。使這韓愛姐兒。見敬濟一去。竟數日不來。心中思想。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未免害木邊之目。田下之心。又是金蓮本稿使八老往城中。守備府中探聽。看

見小姜兒悄悄問他官人如何不去。小姜兒說：官人這兩日有些身子不快，不會出門。回來訴與愛姐，愛姐與王六兒商議，買了一副豬蹄、兩隻燒鴨、兩尾鮮魚、一盒酥餅，在樓上磨墨揮筆，寫封柬帖，使八老送到城中，與敬濟去叮嚀囑付。你到城中，須索見陳官人親收，討回帖來。八老懷內揣着柬帖，挑着禮物，一路無詞，來到城內守備府前，坐在沿街石臺基上。只見伴富小姜兒出來，看見八老，你又來做甚麼。八老與他聲喏，拉在僻靜處，說我特來見你官人，送禮來了。還有話說，我只在此等你。你可通報官人知道。小姜兒即轉身進去不多時，只見敬濟搖將出來。那時約五月天氣暑熱，敬濟穿着紗衣服，頭戴瓦楞帽，涼鞋淨襪。亦會回憶雪天搖鈴否八老慌忙聲喏，說道：官人貴體好些。韓愛姐使我捎一柬帖，送禮來了。敬濟接了柬帖，說五姐好麼。八老道：五姐見官人一向不去，心中也不快在那裏多。上覆官人，幾時下去走走。敬濟拆開柬帖，觀看上面寫着甚言詞。

情郎陳大官人臺下，自別尊顏，思慕之心，未嘗少息。向蒙期約，妾倚門凝望，不見降臨。昨遣八老探問起居，不遇而回。聞知貴恙欠安，令妾空懷盼望，坐臥悶懣，不能頓生兩翼，而傍君之左右也。君在家自有嬌妻美愛，又豈肯動念于妾，猶吐去之菓核也。愛姐與孝哥得回結一百回內以此一句蓋皆是復封也茲具腥味茶盒數事，少伸問安誠意。幸希笑納。情照不宣。賤妾韓愛姐，斂衽再拜。謹啓。

外具錦繡鴛鴦香囊一個，青絲一縷，少表寸心。仲夏念日，賤妾愛姐再拜。

敬濟看了柬帖，并香囊、香囊裏面安放青絲一縷，香囊上扣着寄與情郎陳君臺下八字，依先摺了，藏在袖中。府旁側首有個酒店，令小姜兒領八老同店內吃鍾酒。等我寫回帖與你，分付小姜兒，把禮物收進我房裏去。你娘若問，只說河下店主人謝家送的禮物。小姜不敢怠慢，把四盒禮物收進去了。敬濟走到書院房內，悄悄寫了回柬，又包了五兩銀子，到酒店內，問八老吃了酒不曾。八老道：多謝官人，好酒吃不得了，起身去罷。敬濟將銀子并回柬付與八老，說到家多多拜上五姐。這五兩白金與他盤纏，過三兩日，我自去看他。八老收了銀柬，一直去了。敬濟回家，走入房中，葛翠屏便問是誰家送來禮物。敬濟悉言店中謝胖子打聽我不快，送禮物問安。翠屏亦信。

其實兩口兒計謀。叫丫鬢金錢兒。拿盤子拿了一隻燒鴨。一尾鮮魚。半副蹄子。送到後邊。與春梅吃。說是主人家送的。也不查問。此事表過不題。一路情事寫來如畫。却是爲春梅送葬相遇地步。却說八老到河下。天已晚了。入門將銀東都付與愛姐收了。

拆開銀東。燈下觀看。上面寫道。

愛弟敬濟頓首字覆。愛卿韓五姐。粧次向蒙會問。又承厚款。無時少怠。所云期望。正欲趨會。偶賤軀不快。有失卿之盼望。又蒙遣人垂顧。兼惠可口佳餚。錦囊佳製。不勝感激。只此二三日間。容當面佈。外具白金五兩。綾帕一方。少申遠芹之敬。伏乞心鑑。萬萬。敬濟再拜。

愛姐看了。見帕上寫着四句詩曰。

吳綾帕兒織迴紋。酒翰揮毫墨跡新。寄與多情韓五姐。永諧鸞鳳百年情。

看畢。愛姐把銀子付與王六兒。母女千歡萬喜。等候敬濟不在話下。正是得意友來情不厭。知心人到話相投。有詩爲證。

碧紗窗下啓箋封。一紙雲鴻香氣濃。知你揮毫經玉手。相思都付不言中。

第九十九回 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竊聽陳敬濟

詞曰

白雲山紅葉樹。閱盡興亡。一似朝還暮。多少夕陽芳草。渡潮落潮生。還送人來去。阮公途。楊子路。九折羊腸。會把車輪誤。記得寒蕪。嘶馬處。翠管銀箏。夜夜歌樓曙。不知是聲。是淚是血。右調蘇幕遮。

話說陳敬濟過了兩日。到第二日。却是五月二十五日。春梅生日。後廳整置酒肴。與他上壽。合家歡樂了一日。次日早辰。敬濟說。我一向不曾往河下去。今日沒事。去走一遭。一者和主管算帳。二來就避炎暑。走走便回。春梅分付你去坐一乘轎子。少要勞碌。交兩個軍牢抬着轎子。小姜兒跟隨。逕往河下大樓店中來。一路無辭。午後時分到了。下轎進入裏面。兩個主管齊來參見。說官人貴體好些。敬濟道。生受二位夥計掛心。他一心只在韓愛姐身

上坐了一回，便起身分付主管，查下帳目。等我來算，就轉身到後邊。八老又早迎見，報與王六兒夫婦。韓愛姐正在樓上，凭欄盼望，揮毫作詩，遣懷。忽報陳敬濟來了，連忙輕移蓮步，款攝湘裙，走下樓來。母女面上堆下笑來，迎接說道：「官人難見面，那陣風兒吹到俺這裏。」敬濟與母女作了揖，同進入閣兒內坐定。少頃，王六兒點茶上來，吃畢茶。愛姐道：「請官人到樓上，奴房內坐。」敬濟上的樓來，兩個如魚得水，似漆投膠，無非說些深情密意的話兒。愛姐硯臺底下，露出一幅花箋，敬濟取來觀看。愛姐便說：「此是奴家盼你不來，作得一首詩，以消遣悶懷。恐污官人貴目，敬濟念了一遍。」上寫着：

倦倚綉牀愁懶動。

閒垂錦帳鬢鬢低。

玉郎一去無消息。

一日相思十二時。

敬濟看了，極口稱羨不已。不一時，王六兒官排酒肴上樓，撥過鏡架，就擺在梳粧桌上。兩個並坐，愛姐篩酒一盃，雙手遞與敬濟。深深道了萬福，說官人一向不來，妾心無時不念。前八老來又多謝盤纏，舉家感之不盡。敬濟接酒在手，還了喏，說賤疾不安，有失期約。姐姐休怪酒盡也篩一杯，敬奉愛姐。吃過，兩人坐定，把酒來斟。王六兒韓道國上來，也陪吃了幾盃，各取方便。下樓去了，教他二人自在吃幾盃，敘些闊別話兒，免不得把舊情一叙。正是生死冤家，五百年前撞在一處，敬濟魂靈都被他引亂，身體困倦，打熬不過，午飯也沒吃，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也合當禍起，不想下邊販絲綿何官人來了。王六兒陪他在樓下吃酒，韓道國出去街上買菜蔬，看品菓子來配酒。只見兩個在下邊落後，韓道國買將菓菜來，三人又吃了幾盃。約日酉時分，只見酒家店坐地虎劉二吃的酪酊大醉，禪開衣衫，露出一身紫肉，提着拳頭走來酒樓下大叫：「又是劉二特特與，上文遙對作章法探出何蠻子來，嚇的兩個主管見敬濟在樓上睡，恐他聽見，慌忙走出櫃來，向前聲喏，說道：「劉二哥何官人並不會來，那劉二那里依聽。」大投步撞入後邊，韓道國屋裏，一手把門簾扯去半邊，看見何官人正和王六兒並肩飲酒，心中大怒，便罵何官人：「賊狗男女，我搗你娘。」今日之官人即昔日之道士一見敬濟安得不惱那里沒尋你，却在這裏，你在我店中，占着兩個粉頭，幾遭歇錢不與，又欠下我兩個月房錢，却來這裏養老婆。那何官人忙出來道：「老二，你休怪，我去罷。」那劉二罵道去。一字如聞其聲你這狗入的，不防

廳的一拳來。正打在何官人面上。登時就青腫起來。那何官人也不顧。逕奪門跑了。劉二將王六兒酒桌一脚登

翻。家活都打了。王六兒便罵道。是那裏少死的賊殺才。無事來老娘屋裏放屁。老娘不是耐驚耐怕兒的人。有敬

也被劉二向前一脚。踢了個仰八叉。罵道。我搗你淫婦娘。今日之六兒即昔日之金寶也。敬濟安得不惱。你是那裏來的。無名小姓私窠子不

來。老爺手裏報過。許你在這酒店內趁熱。還與我搬去。若搬遲。須吃我一頓好拳頭。那王六兒道。你是那裏來的

光棍搗子。老娘就沒了親戚兒。有敬濟故也。許你便來欺負老娘。要這命做甚麼。一頭撞倒。哭起來。劉二罵道。我把淫

婦腸子也踢斷了。你還不知老爺是誰哩。這里喧亂。兩邊隣舍。并街上過往人。登時圍看。約有許多。有知道的旁

邊人說。王六兒你新來不知。守備老爺府中管事張虞候的小舅子。有名坐地虎。劉二在酒店住。專一是打粉

頭的班頭。降酒客的領袖。你讓他些兒罷。休要不知利害。這地方人。誰敢惹他。王六兒道。還有大似他的。保這殺

才做甚麼。因自有敬濟在也。陸秉義見劉二打得兇。和謝胖子做好做歹。把他勸的去了。陳敬濟正睡在牀上。聽見樓下

嚷鬧。便起來看時。天已日西時分。問那裏嚷亂。那韓道國不知走的往那裏去了。只見王六兒披髮垢面上。樓如

此這般。告訴說。那裏走來一個殺才搗子。混名喚坐地虎。劉二在酒店住。說是唱府里管事張虞候小舅子。因

尋酒客。無事把我踢打。罵了恁一頓去了。又把家活酒器都打得粉碎。一面放聲大哭起來。敬濟就叫上兩個主

管去問。問者非不信六兒蓋欲問明劉二也。兩個主管。隱瞞不住。只得說是府中張虞候小舅子。劉二來這里尋何官人討房錢。見他

在屋裏吃酒。不緣分說。把簾子扯下半邊來。打了何官人一拳。嚇的何官人跑了。又和老韓娘子兩個相罵。踢了

一交。烘的滿街人看。敬濟聽了。便曉得是前番做道士。被他打的劉二了。所以必問明主管。欲要聲張。又恐劉二潑皮行

兇。一時鬧他不過。恐出前醜耳。又見天色晚了。因問劉二那厮。如今在那裏。主管道。被小人勸他回去了。敬濟安撫王

六兒道。你母女放心有我哩。不妨事。你母女只請住着。我家去自有處置。主管算了利錢銀兩。遞與他。打發起身

上轎。伴當跟隨。剛趕進城來。天已昏墨。心中好惱。到家見了春梅。交了利息銀兩。歸入房中。一宿無話。到次日心

心念念要告春梅說。展轉尋思。且住。等我慢慢尋張勝那厮幾件破綻。亦發叫我姐姐。對老爺說了。斷送了他性

命。不如此敬濟不死討厭這厮幾次在我身上欺心。敢說我是他尋得來。知我根本出身。量視我禁不得他。正是

冤仇還報當如此。機會遭逢莫遠圖。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一日敬濟來到河下酒店內。見了愛姐母女說。外日吃驚。又問陸主管道。劉二那厮可曾走動。陸主管道。自從那日去了。再不會來。又問韓愛姐。那何官人也沒來行走。愛姐道。也沒會來。這敬濟吃了飯。算畢帳目。不免又到愛姐樓上。兩個叙了回衷腸之話。因閒中叫過量酒陳三兒近前。如此這般打聽府中張勝。和劉二幾樁破綻。這陳三兒。千不合萬不合。說出張勝包占着府中出來的雪娥。在酒家店做表子。所以必寫雪娥爲娼接張勝等事蓋總爲死敬濟故耳劉二又怎的

各處巢窩。加三討利。舉放私債。逞着老爺名壞事。這敬濟聽記在心。又與了愛姐二三兩盤纏。和主管算了帳目。包了利息銀兩。作別騎頭口來家。閒話休題。一向懷意在心。一者也是冤家相湊。二來合當禍起。不料東京朝中徽宗天子。見大金人馬犯邊。搶至腹內地方。聲息十分緊急。天子慌了。與大臣計議。差官往北國講和。情願每年輸納歲幣金銀彩帛數百萬。一面傳位與太子登基。改宣和七年。爲靖康元年。宣帝號爲欽宗皇帝。在位。徽宗自稱太上道君皇帝。退居龍德宮。朝中陸了李剛爲兵部尚書。分部諸路人馬。神師道爲大將。總督內外軍務。一日降了一道勅書。來濟南府陸周守備爲山東都統制。提調人馬一萬。前往東昌府駐紮。會同巡撫都御史張叔夜。防守地方。阻當金兵。守備領了勅書。不敢怠慢。一面叫過張勝李安。兩個虞候。近前分付。先押兩軍箱馱行李。細軟器物。家去。原來在濟南府做了一年官。也賺得巨萬金銀。都裝在行李馱箱內。委托二人押到家中。交割明白。晝夜巡風。仔細我不日會同你巡撫張爺。調領四路兵馬。打清河縣起身。二人當日領了鈞旨。打點車輛起身。先

行一路無詞。有日到於府中。交割明白。二人晝夜內外巡風。

先放此句在此

不在話下。却說陳敬濟見張勝押車輛來家。

守備陸了山東統制。不久將到。正欲把心腹中事。要告訴春梅等。守備來家。發露張勝之事。不想一日因渾家葛翠屏。往娘家回門住去了。他獨自個在西書房寢歇。春梅慕進房中。看見他無了鬢。跟隨兩個就一處睡了。不防張勝搖着鈴巡風過來。到書院角門外。聽見書房內。彷彿婦人笑語之聲。就把鈴聲按住。慢慢走來窗下竊聽。原

來春梅歇在敬濟房裏聽得敬濟告訴春梅說恨極張勝那厮欺壓於我說我當初虧他尋得來幾次在下人前敗壞我昨日見我在河下開酒店一徑使小舅子坐地虎劉二來打我的酒店把酒客都打散了專一倚逞他在姐夫麾下在那里開巢窩放私債又把雪娥隱占在外姦宿只此一語使春梅固住手不得而張勝亦住手不得也只瞞了姐姐一人眼目我幾次含忍不敢告訴姐姐說趁姐夫來家若不早說知往後我定然不敢往河下做買賣去了春梅聽了說道這厮恁般無禮雪娥那賤人我賣了他如何又留住在外敬濟道他非是欺壓我就是欺壓姐姐一般春梅道等他爺來家教他定結果了這厮常言道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兩個只管在內說却不知張勝窗外聽得明白白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時教他算計我不如我先算計了他罷一面撇下鈴走到前邊班房內取了把解腕鋼刀說時遲那時快在石上磨了兩磨便捷走入書院中來不想天假其便還是春梅不該死於他手若便結果春梅後文愛忽被後邊小丫鬢蘭花兒慌慌走來叫春梅報說小衙內金哥兒忽然風搖倒了快請奶奶看去嚇的春梅兩步做一步走奔入後房中看孩兒去了剛進去了那張勝提着刀子逕奔到書房內不見春梅只見敬濟睡在被窩內見他進來叫道呵呀你來做甚麼張勝怒道我來殺你四字妙答天下未有如此答人問者你如何對淫婦說倒要害我我尋得你來不是了反恩將仇報常言墨頭蟲兒不可救救之就要吃人肉休走吃我一刀子明年今日是你死忌那敬濟光赤條身子沒處躲只攙着被吃他拉過被向他身就扎了一刀子來札着軟肋鮮血就迸出來寫得活現比金這張勝見他掙扎復又一刀去囊着胸膛上動彈不得了一面探着頭髮把頭割下來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可憐敬濟青春不上三九死於非命張勝提刀遠屋裏床背後尋春梅不見大拔步逕望後廳走走

到儀門首只見李安背着牌鈴在那里巡風所以先插巡風必云張李二人一見張勝兇神也似提着刀跑進來便問那里去張勝不答只顧走被李安攔住張勝就向李安戳一刀來李安冷笑說道我叔叔有名山東夜叉李貴我的本事不用借寫玉樓時已伏此人可知其用意處不在李安而在真定張強之可貴可安之理也早飛右起脚只聽忒楞的一聲把手巾刀子踢落一邊張勝急了兩個就揪探在一處被李安一個潑脚踏翻在地解下腰間纏帶登時綁了嚷的後廳春梅知道說張勝持刀入內小的

拿住了。那春梅方救得金哥。麴省聽言大驚失色。走到書院內。見敬濟已被殺死在房中。一地都是鮮血。不覺放聲大哭。一面使報知渾家葛翠屏。慌奔來家。看見敬濟殺死。哭倒在地。不省人事。寫翠屏正映被春梅扶救。麴省過來。拖過屍首。買棺材裝殮。把張勝墩鎖在監內。單等統制來家。處治這件事。那消數日。只見軍情事務緊急。兵牌來催促。周統制調完各路兵馬。張巡撫又早先往東昌府。那里等候取齊。統制到家。春梅把殺死敬濟一節說了。李安將兇器放在面前。跪稟前事。統制大怒。坐在廳上。提出張勝。也不問長短。是文字喝令軍牢五棍一換。打一百棍。登時打死。隨馬上差旗牌快手。往河下捉拏坐地虎劉二。鎖解前來。孫雪娥見拏了劉二。恐怕拏他。走到房中。自縊身死。了結雪娥夫敬濟已死要雪娥何益哉妾輩終因或敗又是實意旗牌拏劉二到府中。統制也分付打一百棍。當日打死。烘動了清河縣。大鬧了臨清河。正是平生作惡欺天。今日上着報應。有詩為證。

為人切莫用欺心

舉頭三尺有神明

若還作惡無報應

天下兇徒人食人

當時統制打死二人。除了地方之害。分付李安。將馬頭大酒店。還歸本主。如此結酒店寫得可畏之甚把本錢收算來家。分付春

梅在家。與敬濟修齋做七。打發城外永福寺葬埋。惟敬濟金蓮直入永福寺寓意甚深留李安周義看家。把周忠周仁。帶去軍門答應。

春梅晚夕與孫二娘置酒送餞。不覺簇他兩行淚下。說相公此去。未知幾時回。還出戰之間。須要仔細。番兵猖獗。不可輕敵。統制道。你們自在家清心寡慾。好生看守孩兒。不必憂念。我既食朝廷爵祿。盡忠報國。至於吉兇存亡。付之天也。不謂此書中囑付畢過了一宿。次日。軍馬都在城外屯集。等候統制起程。一路無詞。有日到了東昌府下。

統制差一面令字藍旗。打報進城。巡撫張叔夜。聽見周統制人馬來到。與東昌府知府達天道。出衙迎接。至公廳

叙禮坐下。商議軍情。打聽聲息緊慢。駐馬一夜。次日。人馬早行。往關上防守去了。不在話下。却表韓愛姐母女。在

謝家樓店中。聽見敬濟已死。愛姐晝夜只是哭泣。茶飯都不吃。一心只要往城內統制府中。見敬濟屍首。一見死

也甘心。此等文火可鑿金蓮對武大瓶兒對子虛等病父母旁人。百般勸解不從。韓道國無法可處。使八老往統制府中。打聽敬濟靈柩已出

了殯。埋在城外永福寺內。這八老走來回了話。愛姐一心只要到他墳上燒紙哭一場。也是和他相交一場。做父

母的只得依他。僱了一乘轎子。到永福寺中間長老。葬於何處。長老命沙彌引到寺後。新墳堆便是。這韓愛姐下

了轎子。到墳前點着紙錢。道了萬福。叫聲親郎我的哥哥。與敬濟哭奴實指望和你同諧到老。誰想今日死了。放

聲大哭。哭的昏暈倒了。頭撞於地下。就死過去了。此等艾火可靈。金蓮一樣。靈辭靈瓶兒。燒靈等病。慌的韓道國和王六兒。向前扶救。叫姐姐。叫

不應。越發慌了。不想那日正是葬的三日。春梅與敬濟。渾家葛翠屏。坐着兩乘轎子。伴當跟隨。擡三牲祭物。來與

他煖基燒紙。看見一個年小的婦人。穿着縞素。頭戴孝髻。哭倒在地。一個男子漢。和一中年婦人。攬抱他扶起來。

又倒了。寫哭如此寫不省人事。吃了一驚。因問那男子漢。是那里的。這韓道國夫婦。向前施禮。把從前已往話。告訴了

一遍。這個是我的女孩兒。韓愛姐。春梅一聞愛姐之名。就想起昔日曾在西門慶家中會過。又認得王六兒。韓道

國悉把東京蔡府中出來一節。說了一遍。女孩兒曾與陳官人有一面相交。不料死了。他只要來墳前見他。一見

燒紙錢。不想到這里又哭倒了。當下兩個救了半日。這愛姐吐了口粘痰。方纔甦省。尚哽咽哭不出聲來。痛哭了一

場。起來與春梅翠屏。插獨也似磕了四個頭。說道。奴與他雖是露水夫妻。他與奴說山盟。言海誓。情深意厚。實

指望和他同諧到老。此等艾火可靈。一誰知天不從人願。一旦他先死了。撒得奴四肺着地。他在日曾與奴一方吳

綾怕兒。上有四句情詩。知道宅中有姐姐。奴願做小。倘不信。向袖中取出吳綾怕兒來。上面寫詩四句。春梅同葛

翠屏看了詩云。

吳綾兒帽織迴紋。酒翰揮毫墨跡新。寄與多情韓五姐。永諧鸞鳳百年情。

愛姐道。奴也有個小小鴛鴦錦囊。與他佩帶在身邊。兩面都扣繡着並頭蓮。每朵蓮花瓣兒。一個字兒。寄與情郎

陳君台下。此等艾火可靈。一春梅便問翠屏。怎的不見這個香囊。翠屏道。本來時時拴着。奴替他裝殮在棺槨內了。

當下祭畢。讓他母女到寺中擺茶飯。勸他吃了些。王六兒見天色將晚。催促他起身。他只顧不想動身。一面跪着

春梅葛翠屏前。哭說。奴情愿不歸父母。同姐姐守孝寡居。明日死傍他魂靈。也是奴和他恩情一場。說是他妻小

說着那淚如湧泉。此等靈火可靈一部。淫婦紊亂綱常等病。翠屏只顧不言語。春梅便說。我的姐姐。只怕年小青春守不住。却不誤了你

好時光。愛姐便道。奶奶說那裏話。奴既爲他。雖拔目斷鼻。也當守節。誓不再配他人。此等艾火可靈一切奸夫淫婦亂臣賊子盜殺邪淫等病 囑付他父母。你老公婆回去罷。此等艾火可靈溺愛癡愚等病 我跟奶奶和姐姐府中去也。那王六兒眼中垂淚。哭道。我承望你養活俺兩口兒到老。纔從虎穴龍潭奪得你來。今日倒閃賺了我。那愛姐口裏只說。我不去了。你就留下我。到家也尋了無常。那韓道國因見女孩兒堅意不去。和王六兒大哭一場。洒淚而別。回上臨清店中去了。這韓愛姐同春梅翠屏。坐轎子往府里來。那王六兒一路上悲悲切切。只是捨不的他女兒。哭了一場又一場。又爲湖州愛河作因 那韓道國又怕天色晚了。僱上兩疋頭口。望前趕路。正是

馬遲心急路途窮。身似浮萍類轉蓬。只有都門樓上月。照人離恨各西東。

第一百回 韓愛姐路遇二搗鬼 普靜師幻度孝哥兒

詩曰

舊日豪華事已空。銀屏金屋夢魂中。黃蘆晚日空殘壘。碧草寒煙鎖故宮。
 隧道魚燈油欲盡。粧台鸞鏡匣長封。憑誰話盡興亡事。一納閒雲兩袖風。

話說韓道國與王六兒歸到謝家酒店內。無女兒道不得個坐吃山崩。使陳三兒去。又把那何官人勾來續上。那何官人見地方中沒了劉二。除了一害。依舊又來王六兒家行走。和韓道國商議。你女兒愛姐。只是在府中守孝。不出來了。等我賣盡貨物。討了賒賬。你兩口跟我往湖州家去罷。省得在此做這般道路。韓道國說。官人下顧。可知好哩。一日賣盡了貨物。討上賒賬。僱了船。同王六兒。跟往湖州去了。不題。却表愛姐在府中。與葛翠屏兩個。持貞守節。姐妹稱呼。甚是合當。白日裏與春梅做伴兒在一處。那時金哥兒大了。年方六歲。孫二娘所生玉姐。年長十歲。相伴兩個孩兒。便沒甚事做。誰知自從陳敬濟死後。守備又出征去了。這春梅每日珍饈百味。綾錦衣衫。頭上黃的金白的銀圓的珠。光照的無般不有。只是晚夕難禁。獨眠孤枕。因見李安一條好漢。只因打殺張勝。巡風早晚十分小心。一日冬月天氣。李安正在班房上宿。忽聽有人敲後門。忙問道是誰。只聞叫道。你開門。則個李安

連忙開了房門。却見一個人搶入來。閃身在燈光背後。李安看時。却認的是養娘金匱。李安道。養娘。你這咱晚來。有甚事。金匱道。不是我私來。裏邊奶奶差出我來的。李安道。奶奶教你來怎麼。金匱笑道。你不好不理會得。看你睡。了不曾。叫我。把一件物事來與你。向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把與你。包內又有幾件婦女衣服。與你娘。前日多累你。押解老爺行李車輻。又救得奶奶一命。不然。也吃張勝那厮殺了。說畢。留下衣服。出門來了兩步。又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又取出一錠五十兩大元寶來。撒與李安。自去了。當夜躊躇不決。次早起來。逕掣衣服到家。與他母親。孝子行徑如此做娘的問道。這東西是那里的。李安把夜來事說了一遍。孝子心地如此做母的聽言叫苦。賢母聲口方當初張勝幹壞事。一百棍打死他。今日把東西與你。却是甚麼意思。我今六十以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爹爹。滿眼只看着你。若是做出事來。老身靠誰。明早便不要去了。賢母聲口真是教。李安道。我不去。他使人來叫。如何答應。婆婆說。我只說你感冒風寒病了。李安道。終不成不去。惹老爺不見怪麼。做娘的便說。你且投到你叔叔山東夜叉李貴那裏。住上幾個月。或再看事故何如。必欲使李安往依李貴一片天理。相投亦是使玉樓身分愈高也。這李安終是個孝順的男子。就依着娘的話。收拾行李。往青州府。投他叔叔李貴去了。真是神龍蹤跡。不愧一個孝子。春梅以此見李安不來。三回五次。使小伴當來叫。婆婆初時答。應家中染病。次後見人來驗看。才說往原籍家中討盤纏去了。這春梅終是惱恨在心。不題。時光迅速。日月如梭。又早臘盡陽回。正月初旬天氣。統制領兵一萬一千。在東昌府屯住已久。使家人周忠。捎書來家。教搬取春梅孫二娘。並金哥玉姐。家小上車。止留下周忠。東莊上請你二爺看守宅子。處處爲二搗鬼。生色方寫孝。即寫弟作者。真有餘痛在心。原來統制還有個族弟周宣。在莊上住。周忠在府中。與周宣。葛翠屏。韓愛姐。看守宅子。周仁與衆軍。牢保定車輛。往東昌府來。此一去。不爲身名離故土。爭知此去少回程。有詞一篇。單道周統制果然是一員好將材。當此之時。中原蕩掃。志欲吞併。但見

四方盜起如屯蜂。

狼煙烈焰薰天紅。

將軍一怒天下安。

跳梁掃蕩盡從風。

公事忘私愿已久。

此身許國不知有。

金戈抑日酬戰征。

麒麟圖畫功爲首。

雁門關外秋風烈。鐵衣披張臥寒月。

汗馬辛勤二十年。

贏得斑斑鬢如雪。

天子明見萬里外。幾番勞動來旌書。

肘懸金印大如斗。

無負堂堂七尺軀。

有日周仁押家眷車輜。到於東昌。統制見了春梅。孫二娘。金哥。玉姐。衆丫鬟。家小都到了。一路平安。心中大喜。就在統制府衙後廳居住。周仁悉把東莊上請了二爺來宅內。同小的老子周忠看守宅舍。說了一遍。周統制又問怎的李安不見。春梅道。又題甚李安。那厮我因他捉獲了張勝。好意賞了他兩件衣服。與他娘穿。他到晚夕巡風。進入後廳。把他二爺東莊上收的子粒銀。一包五十兩。放在明間桌上。偷的去了。幾番使伴當叫他。只是推病不來。落後又使叫去。他躲的上青州原籍家去了。統制便道。這厮我倒看他原來這等無恩。等我慢慢差人拏他去。如此結李安真。是神龍出沒。這春梅也不提起韓愛姐之事。過了幾日。春梅見統制日逐理論軍情。幹朝廷國務。焦心勞思。日中尙未暇食。至於房幃之事。久不沾身。因見老人家周忠次子周義。野渡無人忽逢義舟。自是沉溺之數矣。年十九歲。生的眉清目秀。眉來眼去。兩個暗地私通。常在房中下棋飲酒。只瞞過統制一人不知。一日不想北國大金皇帝滅了遼國。又見東京欽宗皇帝登基。集大勢甲兵。分兩路寇亂中原。大元帥粘沒喝。領十萬人馬。出山西太原府井陘道。來搶東京。副帥幹離不。由檀州來搶高陽關。邊兵抵擋不住。慌了。兵部尙書李綱。大將种師道。星應火牌羽書。分調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關東。陝西。分六路統制人馬。各依要地防守截殺。那時陝西劉廷慶。領延綏之兵。關東王裏。領汾絳之兵。河北王煥。領魏博之兵。河南辛興宗。領彰德之兵。山西楊維忠。領澤潞之兵。山東周秀。領青兗之兵。六路寫得一時張皇却說周統制見大勢甲兵。來搶邊界。兵部羽書火牌星火來。連忙整率人馬。全裝披掛。兼道進兵。比及哨馬到高陽關上。金國幹離不人馬。已搶進關來。殺死人馬無數。正值五月初旬。黃沙四起。大風迷目。統制提兵進趕。被幹離不兜馬反攻。沒鞦一箭。正中咽喉。墜馬而死。衆番將就用鈎索來搭。被這邊將士向前。僅搶屍首。馬載而還。所傷軍兵無數。可憐周統制一陣亡。亡年四十七歲。與西門死的不同正是忘家爲國忠。心將不辨賢愚血染沙。古

人意不盡。作詩一首以嘆之曰。

勝敗兵家不可期。安危端自命爲之。出師未捷身先喪。千古英雄共此悲。

巡撫張叔夜見統制沒於陣上。連忙鳴金收軍。查點被傷士卒。退守東昌。星夜表奏朝廷。不在話下。部下士卒載

屍首。還到東昌府。春梅合家大小號哭動天。合棺木盛殮。交割了兵符印信。又一段一日春梅與家人周仁發喪

載靈柩歸清河縣。不題。話分兩頭。單表葛翠屏與韓愛姐自從春梅去後。兩個在家。清茶淡飯。守節持貞。過度日

月。正值春盡夏初天氣。景物鮮明。日長針指困倦。姐妹二人閒中徐步到西書院花亭上。見百花盛開。鶯啼燕語。

觸景傷情。葛翠屏心還坦然。這韓愛姐一心只想念陳敬濟。凡事無情無緒。睹物傷悲。不覺潸然淚下。姐妹二人

正在悲悽之際。只見二爺周宣走來勸道。你姐妹兩個少要煩惱。須索解嘆。我連日做得夢有些不吉。夢見一張

弓掛在旗竿上。旗竿折了。不知是凶是吉。必用二爺夢韓愛姐道。倒只怕老爺邊上有些好話。正在猶疑之間。忽見

家人周仁掛着一身孝。慌慌張張走來報道。禍事老爺如此這般。五月初七日在邊關上陣亡了。大奶奶二奶奶

家眷載着靈車都來了。慌了二爺周宣。別人不知收拾打掃前廳乾淨。停放靈柩。擺下祭祀。合家大小哀號起來。一

面做齋。僧道念經。金哥玉姐披麻帶孝。弔客往來。擇日出殯。安葬於祖塋。俱不必細說。却說二爺周宣引着六歲

金哥兒。行文書申奏朝廷討祭葬。襲替祖職。朝廷明降兵部覆題引奏。已故統制周秀奮身報國。沒於王事。忠勇

可嘉。比西門不同遣官諭祭一壇。墓頂追封都督之職。伊子照例優養。出幼襲替祖職。這春梅在內頤養之餘。淫情愈

盛。常留周義在香閣中。鎮日不出。朝來暮往。淫慾無度。生出骨蒸癆病。逐日吃藥。減了飲食。消了精神。體瘦如

柴。而貪淫不已。一日纔過他生辰。到六月伏暑天氣。就嗚呼哀哉死了。亡年二十九歲。結春梅必使春梅如此死者蓋欲與西門慶貪慾喪命一對章法

也。這周義見他沒了氣兒。慌了手脚。向箱內抵盜了些金銀細軟。帶在身邊。逃走在外。丫鬢養娘不敢隱匿。報與

二爺周宣得知。把老家人周忠鎖了。押着抓尋周義。可霎作怪。正走在城外他姑娘家投住。一條索子拴將來。已

知其情。恐揚出醜去。金哥久後不好襲職。擎到前廳。不由分說。打了四十大棍。即時打死。把金哥與孫二娘看着。

面發喪於祖塋。與統制合葬畢。房中兩個養娘。并海棠月桂都打發各尋投向嫁人去了。止有葛翠屏與韓愛姐。

再三勸他。不肯前去。一日不想大金人馬。搶了東京汴梁。太上皇帝與靖康皇帝。都被虜上北地去了。中原無主。

四下荒亂。兵戈匝地。人民逃竄。黎庶有塗炭之苦。百姓有倒懸之危。大勢甲兵。已殺到山東地界。民間夫逃妻散。

鬼哭神號。父子不相顧。有月娘萬翠屏已被他娘家領去。又去一個翠屏只合如此各逃生命。只丟下韓愛姐。無處倚。

依。不免收拾行裝。穿着隨身慘淡衣裳。出離了清河縣。前往臨清。找尋他父母。到臨清謝家店。店也關閉。主人也

走了。不想撞見陳三兒。三兒說。你父母去年就同了何官人。往江南湖州去了。這韓愛姐。一路上懷抱月琴。唱小

詞曲。所以云玉樓抱阮來愛姐抱阮去千里金針同往前找尋父母。隨路飢餐渴飲。夜住曉行。忙如喪家之犬。急急如

漏網之魚。弓鞋又小。萬苦千辛。行了數日。來到徐州地方。天色晚來。投在孤村裏面。一個婆婆。年紀七旬之上。正

在灶上杵米造飯。這韓愛姐便向前道了萬福。告道。奴家是清河縣人氏。因為荒亂。前往江南投親。不期天晚。權

借婆婆這裏投宿一宵。明早就行。房金不少。那婆婆看這女子。不是貧難人家婢女。生的舉止典雅。容貌非俗。因

說道。既是投宿。娘子請炕上坐。等老身造飯。有幾個挑河夫子來吃。那老婆婆炕上柴灶。登是造出一大鍋稗稻

插葦子乾飯。又切了兩大盃生菜。撮上一包鹽。一部酒食舖只見幾個漢子。都蓬頭精腿。襯褲兜襠。腳上黃泥。一部

體態以進來放下鐵鋤。便問道。老娘有飯也未。婆婆道。你們自去盛吃。當下各取飯菜。四散正吃。只見內一人約

四十四五年紀。紫面黃髮。便問婆婆。這炕上坐的是甚麼人。婆婆道。此位娘子是清河縣人氏。前往江南尋父母

去。天晚在此投宿。那人便問娘子你姓甚麼。愛姐道。奴家姓韓。我父親名韓道國。那人向前扯住問道。姐姐。你不

是我姪女韓愛姐麼。那愛姐道。你倒好似我叔叔韓二。兩個抱頭相哭。做一處。此又真正冷遇也讀者因問你爹娘在

那裏。你在東京如何至此。是親也這愛姐一五一十。從頭說了一遍。因我嫁在守備府裏。丈夫沒了。愛姐反是如此

云爲艾就守寡到如今。我爹娘跟了何官人。往湖州去了。我要找尋去。荒亂中又沒人帶去。胡亂單身唱詞。覓些

衣食前去。不想在這里撞見叔叔。真比父母還親比那韓二道。自從你爹娘上東京。我沒營生過日。把房兒賣了。在

這裏挑河做夫子。每日覓碗飯吃。既然如此。我和你往湖州尋你爹娘去。愛姐道。若是叔叔同去。那更好哩。當下

也盛了一碗飯與愛姐吃。愛姐吃了一口見粗飯不能下咽。只吃了半碗就不吃了。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天明。衆夫子都去了。韓二交納了婆婆房錢。領愛姐作辭出門。望前途而進。那韓愛姐本來嬌嫩。弓鞋又小。身邊帶着些細軟釵梳。都在路上零碎盤纏。將到淮安上船。迤邐望江南湖州來。非止一日。找尋到湖州何官人家。尋着父母相會見了。今日愛何二字已成一片須細思其在愛何中搗鬼胡認。均屬寓言欲食好淫之病也。故必至湖州字意又可想見。不想何官人已死。家中又沒妻小。止是王六兒一人。丟下六歲女兒。有幾頃水稻田。地不上一二年。韓道國也死了。王六兒原與韓二舊有路兒。就配了小叔。種田過日。那湖州有富家子弟見愛姐生的聰明標致。都來求親。韓二再三叫他嫁人。愛姐割髮毀目。出家爲尼。姑誓不再配他人。艾能灸病故用之針灸奸夫淫婦也。一部奸淫須如此針灸。後年至三十一歲。以疾而終。正是

貞骨未歸三尺土。芳魂先徹九重天。

後韓二與王六兒成爲夫婦。安受何官人家業田地。不在話下。却說大金人馬。搶過東昌府來。看到清河縣地方。只見官吏逃亡。城門盡閉。人民逃竄。父子流亡。但見煙塵四野。日蔽黃沙。封豕長蛇。互相吞噬。龍爭虎鬪。各自爭強。皂幟紅旂。布滿郊野。男啼女哭。萬戶驚惶。強軍猛將。一似蟻聚蜂屯。短劍長鎗。好似森林密竹。一處處死屍朽骨。橫三豎四。一攢攢折刀斷劍。七段八截。個個攜男抱女。家家閉戶關門。十室九空。不顯鄉村城郭。狼奔鼠竄。那有禮樂衣冠。先插數句接。入月娘有勢。正是得多少

宮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

那時吳月娘見番兵到了。家家都關鎖門戶。亂竄逃去。不免也打點了些金珠寶玩。帶在身邊。此非贅頭之物乎至此不捨寫月娘自是儂尼

一那時吳大舅已死。止同吳二舅。玳安。小玉。領着十五歲孝哥兒。把家中前後都倒鎖了。要往濟南府投奔雲理。守一來避兵。二者與孝哥完就親事。一路上。只見人人慌亂。個個驚駭。可憐這吳月娘。穿着隨身衣裳。和吳二舅男女五口。雜在人隊裏。挨出城門。到了郊外。往前奔行。到于空野。十字路。是可以爲孝爲逆之地。只見一個和尚。身披紫褐

袈裟。手執九環錫杖。腳踏芒鞋。肩上背着一條布袋。袋內裹着經典。大踏步迎將來。與月娘打了個問訊。高聲大

叫道：吳氏娘子，你到那裏去，還與我徒弟來嚇的月娘，大驚失色，說道：師父，你問我討甚麼徒弟，那和尚又道：娘子，你休推睡裏夢裏，你會記十年前，在岱岳東峰，被殷天錫趕到我洞中投宿，我就是那雪洞老和尚，法名普淨，你許下我徒弟，如何不與我，吳二舅便道：師父出家人，如何不近道，此等荒亂年程，亂攬逃生，他有此孩兒，久後還要接代香火，他肯捨與你出家去，和尚道：你真個不與我去，吳二舅道：師父，你休閒說，悞了人家去路，後面只消兵馬來到，朝不保暮，和尚道：你既不與我徒弟，如今天色已晚，也走不出路去，金人就來，也不到此處，你且跟我到這寺中歇一夜，明早去罷，吳月娘問師父是那箇寺中，那和尚用手一指道：那路旁便是，和尚引着，來到永福寺。一部大指亦如翠龍爭入大海也吳月娘認的是永福寺，曾走過一遍，比及來到寺中，長老僧衆，都走去大半，止有幾個禪和尚，在後邊打坐，佛前點着一大盞琉璃海燈，燒着一爐香，已是日色，脚山時分，當晚吳月娘與吳二舅、玳安、小玉、孝哥兒、男女五口兒，投宿在寺中方丈內，小和尚有認的，安排了些飯食，與月娘等吃了，那普淨禪師，跏趺在禪堂床上，敲木魚，口中念經，月娘與孝哥兒、小玉，在床上睡，吳二舅和玳安做一處，着了慌亂，辛苦的人，都睡着了，只有小玉不曾睡熟，起來在方丈內，打門縫內，看那普淨老師父念經，看看念至三更時分，只見金風淒淒，斜月朦朧，人煙寂靜，萬籟無聲，佛前海燈半明不滅，這普淨老師見天下荒亂，人民遭劫，陣亡橫死者極多，發慈悲心，施廣惠力，禮白佛咒，荐拔幽魂，解釋宿冤，絕去掛礙，各去超生，於是誦念了百十遍解冤結咒，少頃，陰風淒淒，冷氣颼颼，有數十輩焦頭爛額，蓬頭垢面者，或斷手折臂者，或是剖腹剜心者，或有無頭跛足者，或有吊頭枷鎖者，都來悟領禪師經咒，列於兩旁，禪師便道：你等衆生，冤冤相報，不肯解脫，何日是了。一部言此言淫言殺言孽乃忽時以解冤結冤然則作者固自有流冤莫白上及其父母下及其兄弟有千秋莫解之冤而提筆作此以仇其所仇之人也你當諦聽吾言，隨方托化去罷。詩曰：

勸爾莫結冤 冤深難解結 一口結成冤 千日解不徹 若將冤解冤 盡被冤磨折
 如湯去潑雪 若將冤報冤 如狼重見鴆 我見結冤家 若將冤磨折
 我今此懺悔 各把性悟徹 照見本家心 冤愆自然雪 仗此經力深

